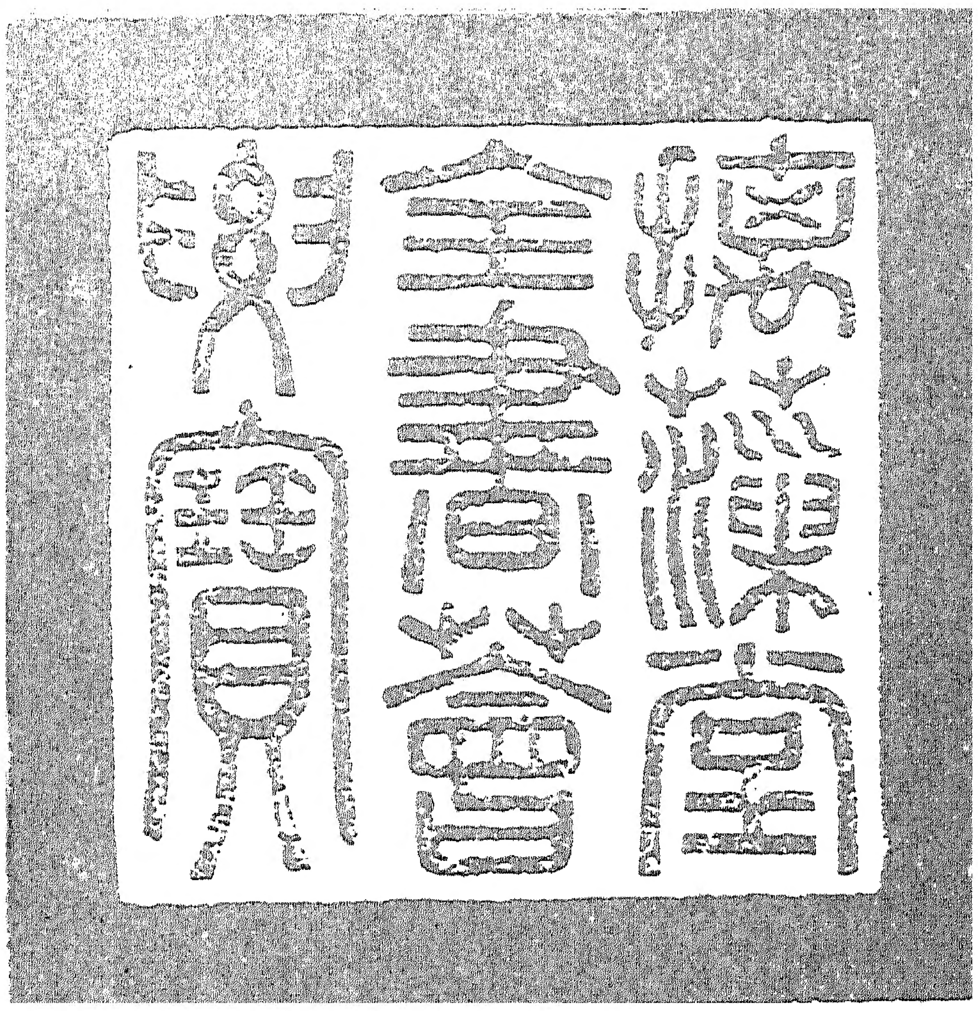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二十二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Z121.5
CH1
47

ZJU001016155

明史紀事本末

〔清〕谷應泰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目録 卷一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摛藻堂

明史紀事本末目録

卷一
太祖起兵
卷二
平定東南
卷三
太祖平漢
卷四
太祖平吳
卷五
方國珍降
卷六
太祖平閩
卷七
平定兩廣

卷八
北伐中原
卷九
畧定秦晋
卷十
故元遺兵
卷十一
太祖平夏
卷十二
太祖平滇
卷十三
胡藍之獄
卷十四
開國規模
卷十五
削奪諸藩

卷十六
燕王起兵
卷十七
建文遜國
卷十八
壬午殉難
卷十九
開設貴州
卷二十
設立三衛
卷二十一
親征漠北
卷二十二
安南叛服
卷二十三
平山東盜

卷二十四
河漕轉運
卷二十五
治水江南
卷二十六
太子監國
卷二十七
高煦之叛
卷二十八
仁宣致治
卷二十九
王振用事
卷三十
麓川之役
卷三十一
平浙閩盗

卷三十二
土木之變
卷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卷三十四
河決之患
卷三十五
南宮復辟
卷三十六
曹石之變
卷三十七
汪直用事
卷三十八
平鄖陽盗
卷三十九
平藤峽盗

卷四十
典復哈密
卷四十一
平固原盗
卷四十二
弘治君臣
卷四十三
劉瑾用事

卷四十四
寘鐇之叛
卷四十五
平河北盗
卷四十六
平蜀盗
卷四十七
宸濠之叛
卷四十八
平南贛盗
卷四十九
江彬奸佞
卷五十
大禮議
卷五十一
更定祀典

卷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卷五十三
誅岑猛
卷五十四
嚴嵩用事
卷五十五
沿海倭亂

卷五十六
李福達之獄
卷五十七
大同叛卒
卷五十八
議復河套
卷五十九
庚戌之變
卷六十
俺答封貢
卷六十一
江陵柄政
卷六十二
援朝鮮
卷六十三
平哱拜

卷六十四
平楊應龍
卷六十五
礦稅之弊
卷六十六
東林黨議
卷六十七
爭國本
卷六十八
三案
卷六十九
平奢安
卷七十
平徐鴻儒
卷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卷七十二

崇禎治亂

卷七十三

修明曆法

卷七十四

宦寺誤國

卷七十五

中原羣盜

卷七十六

鄭芝龍受撫

卷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卷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卷七十九

甲申之變

卷八十

甲申殉難

臣等謹案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國朝谷應泰編應泰字賡虞豐潤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浙江提學僉事其書仿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君臣事蹟凡八十卷每卷為一目始於太祖起兵終於甲申殉難當應泰成此書時明史尚未刊定無所折

衷故紀靖難時事深信從亡致身諸録以惠帝遜國為實於滇黔游跡載之極詳又不知懿安皇后死節而稱其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俱不免沿野史傳聞之誤然其排比纂次詳畧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為淹貫每篇後各附論斷皆仿晉書之體以駢偶行文而遣詞抑揚隷事親切尤為曲折詳盡邵廷采思復堂集明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

輯明一代遺事為石匱藏書應泰脩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予之又稱明季稗史雖多體裁未備罕見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據此則應泰是編取材頗備集衆長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謂勤矣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起兵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甲戌朔明太祖起兵濠梁

太祖之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為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歷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

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嘗苦病父欲度為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藁葬之仲與太祖舁至山麓綆絕仲還取綆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隴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為僧逾月僧乏食太祖西至合淝歷光固汝潁諸州道病輒見兩紫衣人與俱病差

遂不見嘗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絶跡崎嶇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頴兵起騷動濠州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布哈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耶果大吉帝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抵門門者疑為諜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為親兵一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為己女遂妻馬即高后也軍中咸呼為朱公子 九月元丞相托克托既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帥餘黨奔濠托克托命賈魯追圍之太祖與子興竭力捍守時子興屈己下彭趙遂為所制彭趙據濠稱王一日執子興於獄太祖曰吾受郭氏深恩可不赴乎遂入子興家明日彭趙聞釋之

十三年春元將賈魯死圍解濠軍士亦多折傷太祖雖在甥館每有大志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往歸焉

十四年秋七月狥定遠下滁陽時彭趙御下無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畧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太祖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大呼曰來者何為聚恐請益人太祖曰多人無益滋之疑耳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帥出見太祖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帥許諾請留物示信太祖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請諸軍促裝且申密約太祖還留聚俟之越三日聚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太祖即率兵三百人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

襲破之亨舉衆降軍聲大振　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太祖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顧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馮國勝一名勝又名宗異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下掌書記畫餽餉甚見親信　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雲提劒躍馬橫衝其陣而過敵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既戰遂克滁陽因駐師焉　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牽上衣而戲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也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高后育之為子何世隆來降并取鐵佛崗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諸塞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太祖守盱眙辭勿往未幾二人爭權部曲乘而鬭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并彭故部曲狼戾益甚銜子興必欲殺之太祖憂之使人說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悟為少寬太祖又賂其左右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惑讒言悉奪太祖兵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行自是征討之權太祖皆不得與且日疎遠而事之愈恭有譖太祖戰不肯力者子興信之即令其人與太祖俱出戰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太祖直前奮擊衆皆披靡徐還了無所傷子興頗內愧又嘗與三百人出城顧聞鵓鴿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俄而敵兵驟至一無所獲時諸將各有所獻太祖所至禁

剽掠有得即分部下無所獻子興甚不悅馬皇后悉所有遺子興妻張氏張喜由是疑釁漸釋　冬十月元丞相托克托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子興故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太祖曰六合破滁不獨存脣齒也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勿吉為辭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也於是帥師東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詰旦復完壘與戰尋以計紿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錯愕不敢逼遂列陣而出徐引去還滁州既而元兵復大攻滁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敗走滁得完　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即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虹縣胡大海來歸大海長身

鐵面智力過人太祖一見語合用為前鋒

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向攻民寨時得兵三千號廬州路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士椎結左衽衣青衣佯為彼兵以四槖駝載賞物而馳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至和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誤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額森特穆爾急閉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額森特穆爾夜遁再成兵既敗歸謂天祐等已陷

没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招降子興益恐名太祖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太祖命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之太祖曰殺之彼將謂我怯故滅其口是速之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子興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子興急屬太祖率兵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太祖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先進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乃入撫定城中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諸將破和陽暴横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名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太祖既總和陽兵諸將多子興故部曲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太祖與諸將分閫和陽城諸將甓工未就太祖作色置坐南向出子興檄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專擅今甓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者軍法從事諸將恐

唯唯由是皆奉命時元太子圖堅樞密副使班珠瑪民兵元帥陳埜先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太祖率諸將擊走之元兵乘太祖出復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獲甚衆元兵皆走渡江　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子興故與德崖隙聞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他往其軍先發德崖後太祖送其軍出城行三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鬭德崖為子興所執太祖大驚亟呼耿炳文吳楨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恨擁太祖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止之子興聞太祖被留如失左右手急遣徐達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太祖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達亦脫歸　三月子興卒太祖併統其軍時劉福通等立韓魯爾為皇帝號小明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檄子興子為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　虹縣人鄧愈來歸愈年十六從父兄起

兵父兄戰沒愈代領其衆每戰必挺身破敵軍中服其勇太祖命充管軍總管　懷遠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絶人年二十三為羣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抄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太祖騎從至即乞歸附請為先鋒太祖曰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儻得效力於智者雖死猶生太祖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臣我未晚

也　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時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桑世傑張德勝華高等各率衆泊巢湖連結水砦以捍寇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為所扼乃遣使間道納欵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太祖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閘已脫險然未入江漫濟哈雅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屯黃墩會巢湖將趙普勝蓄異志永安等密露其機太祖遂聲言歸和陽取舟同攻漫濟哈雅實欲以兵勢挾之既歸集商人舟載精銳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漫濟哈雅敵舟高大進退不利永安等小舟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時湖口淺涸會大雨連旬水漲遂縱舟至潯陽橋衆恐舟大不能渡比至纔餘分寸永安等遂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太祖帥諸將渡江永安請所向太祖曰采石大鎮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難為備禦攻之必克迺乘風舉帆舳艫齊發頃刻達牛渚太祖先

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平章旺扎勒布哈萬戶萬鈞達嚕噶齊普里罕忽里等棄城遁丙辰克太平路初太祖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飭軍士榜及入城揭之通衢一卒違令立斬之城中肅然太平路總管靳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

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戰衣皆紅色葢以火德王故也　時太平四面皆元兵漫濟哈雅阿嚕輝等以巨舟截采石閉姑孰口而義兵元帥陳埜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城下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埜先率衆來攻時有黃雲罩於城阜埜先驚敗為伏兵所擒太祖釋而用之　八月分命徐達等取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皆下之　初陳

埜先被執太祖釋不殺埜先詐曰生我何為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乃為書招其軍明日皆降漫濟哈雅阿嚕輝等見埜先敗還駐峪溪口諸軍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埜先之為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為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强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埜先歸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因為書報曰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崗三面據水以山為郭以江為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並進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莫若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

絶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歴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為此迂迴之計邪埜先得書詐不行諸軍進攻集慶埜先遂與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諸軍失利張天祐與郭元帥皆戰死元帥子與之子也埜先來追襲經葛仙郷郷民兵百戸盧徳茂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攢槊刺殺之埜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漫濟哈雅擁舟師結寨釆石圖犄角窺太平

十一月壬子釋元萬戸納嚆楚北歸納哈出木華黎裔孫也拔太平獲之待之至厚納嚆楚居欝欝不樂至是太祖召語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況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

十六年春元兵屯釆石將士家屬留和州道梗常遇春

攻之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犄之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漫濟哈雅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朔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水陸並進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卧榻傍太祖解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集慶路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抜栅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庚寅克集慶路漫濟哈雅遁歸張士誠康茂才等帥衆來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懐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悦更相慶慰獲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録用之置天興建

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太祖嘉福壽之忠為棺衾以禮葬之

谷應泰曰明太祖之起兵濠梁也鼓其朝銳所向披靡六年之間北取滁和南收姑孰金陵一下天物克基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塋紫衣視疾以至伽藍立珧之奇黃雲覆城之瑞論者嘖嘖莫不謂生而神靈天之所授也然予以厚德隆峻實則命世之器非夫

羣雄艸竊所能闇奸而覬覦者觀其救民塗炭除暴去苛縱還婦女不貪玉帛納陶安之說進馮國用之謀是其仁也褒嘉靳義禮葬福壽赴子興之難縱埜先之去是其義也克太平而延見名士入金陵而拊慰父老是其禮也還軍降定遠移師救六合借天語以拒酖毒環宿衛以定反側是其智也擊哈雅於黃墩麾遇春於釆石坐叱元使者不奉韓畱爾是其勇也嗟乎濠城之起始於揭竿乃能規模弘敞有兹不世出之畧是則五德既備百神自呵而術數之家沾沾以休徵福應為王者受命之符則但知其得天而不考其順人良足哂也雖然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徐達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與自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即在虹縣常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人如碁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

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固若類聚而扶掖之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間相需魚水豈盡地脉使然哉人材良足多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定東南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毋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旺扎勒圖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遂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克之改鎮江為江淮府命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鎮守已而復以江淮府為鎮江府　六月乙卯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改為廣興府以鄧愈鎮守　秋七月己卯置江南等處

行中書省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行丞相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賢為參議以李夢庚陶安等為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親軍以馮國用為總制都指揮使復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都先鋒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為僉事　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為校官累遷置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太祖兵東下謂徐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為吾訪之徐達等至鎮江得從龍還報太祖喜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太祖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　九月太祖如鎮江府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　十二月長鎗賊謝元帥冦廣德鄧愈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尋

遣裨將費子賢攻武康安吉皆下之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寧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長鎗軍來援我師扼險破走之乃造飛車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守將楊仲英不能支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將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亮祖六合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來降尋叛去數與我師戰我軍為所獲者六十餘人諸將勿能當至是徐達等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鎗而還太祖督兵攻破之縛亮祖以見太祖曰今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亦下　秋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巴爾思布哈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敗之庚辰克徽州路納與阿嚕輝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擊敗之納等自殺改徽州路為興安府命鄧愈守之　九月青軍元帥張明鑑逐元鎮南王博囉布哈

據揚州日屠居民以為食元帥繆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馬二千匹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耿再成張德林守之按籍城中居民僅得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元苗帥楊旺扎勒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方將兵攻婺源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鄧愈乃激厲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夾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殺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吳辛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愈遣裨將王弼孫虎攻婺源斬元將特特穆爾布哈婺源元帥汪同降

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茂才蘄州人初結義旅為元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裕溪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潰散竪寨於天寧州太祖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

江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觧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屢敗天也生死惟命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屢有功至是太祖進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泄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餙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 李文忠等進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是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輝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建德路太祖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大海等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長鎗元帥余子貞以兵來

拒擊敗之追至淳安敵望風潰遂安守將洪元帥率衆五千援淳安復戰敗之降其衆千餘丙辰克建德路元守將布哈等棄城遁走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改建德路為嚴州府、五月苗帥楊旺扎勒率衆屯徽之烏龍嶺文忠愈合兵擊却之癸酉下浦江縣文忠既下浦江聞鄭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為義門禁軍士毋侵掠是月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録囚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争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為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初胡大海取蘭谿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已而婺州堅守不下太祖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甲子自率常遇春等兵十萬往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名

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士朱升名名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太祖悅命叅帷幄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往婺州偵探宗顯少攻儒業博涉經史避亂寓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偵知城中守將各自為心還報太祖喜曰我得婺州命汝作知府元叅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攻婺州急與叅謀胡深章溢議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為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太祖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戰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以精兵遏之其勢即破援兵破則城中不勞而下矣翼日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長亘天頃之白氣為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

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疆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僉甯安慶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太祖許之甲申兵既入守將惶恐失措遂擒特穆爾剌實石抹厚孫等下令禁侵暴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分置中書省名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舉手加額是月發倉賑貧民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即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十九年春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上於寧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乃能知奇士閤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太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饑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喜即授博士留帷幄未幾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瑗

為知府　三月甲午宥獄囚　五月辛酉太祖將自寧越還建康名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為浙東重地吾以爾才故特命爾守宋巴延布哈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遂還太祖既至建康以無為州逼近肘腋遣兵克之　秋九月常遇春進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宋巴延布哈悉力捍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斤秤鈎懶龍爪用長斧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架砲攻圍甚急院判張斌度不能支遣使約降夜出小西門迎大軍入衆遂潰擒宋巴延布哈遇春還寧越尋改寧越為金華府　冬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攻處州初再成駐兵縉雲之黄龍山規取處州黄龍四

面陡絶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兵來咸擣敗之元處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士卒皆弛怠無鬭志胡深棄軍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攻大海即出軍樊嶺與再成合攻之桃花嶺據山巔最險阸再成間道出其後連拔桃花葛渡二砦遂薄城下壬寅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以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散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

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四人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亦薦諸儒王禕許元黃天錫太祖皆徵用之

二十年春正月命馮國勝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太祖命勝襲兄職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常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為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客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基曰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既而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太祖一日從容問陶安曰劉基四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未幾以濂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為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太祖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有在太祖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　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苗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將

胡大海初苗帥楊旺扎勒為張士誠所殺劉震等從員城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曰胡参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

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甯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罵賊不屈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李文忠急遣何世明郭彦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走降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為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之民乃定　丁亥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蔣英等殺胡大海亦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變即上馬收軍不及迎戰罵曰死賊何負爾反耶賊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賊環卒守之脇炎降炎不屈大罵賊賊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被害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皆不屈死文

忠復調兵屯縉雲圖之時二郡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田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各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諸軍同進討時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處州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再成舊部曲朱絢等遂集各部將士會同部榮王祐等往討賊遇賀仁德戰敗之癸酉復處州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為浙東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

全軍馬

二十三年春二月申將士屯田之令時康茂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特申諭及時開墾

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上卽吳王位建百官司屬以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毋茍且因循充位而已　秋七月丁丑克廬州路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降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執君弼母妻送建康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

二十五年春正月徐達遣指揮張彬克辰州傅友德克衡州胡海克寶慶路靖州軍民安撫司來降朱文正遣

叅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謙斬之擢顯江西行省叅政時陳友諒既平荆襄南北次第皆下　夏五月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湘漢諸郡太祖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煽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榦榦若有損枝葉何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平章政事諭之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駐兵撫輯近聞王保保居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唯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人心之歸正如穿穴其堤使水走下力少而功多愈奉命遂行時元同僉任亮擁衆柵守安陸遇春遣吳復將先鋒自沔倍道徑擣之傅友德奮兵進擊身被九創亮兵大潰遂生擒之乙未克安陸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釋之授指

揮僉事遇春兵至襄陽己卯守將棄城遁　秋七月丁巳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盗姚本所斬之取永新州戮左丞周安等仍命和田守常州時元思州宣慰使田仁厚遣使獻鎮遠吉州二府婺川等十縣龍泉等三十四州

二十六年春正月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吾民效順轉輸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今歲農民毋得種秫　五月時淮地悉平

徐達韓政等進兵攻安豐扼其四門晝夜環攻之於城東龍垻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辛未克安豐元將忻都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貢元帥而還珠徹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珠展引兵來救復戰敗走之　八月庚申拓建康城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内在城因元南臺為宮稍隘太祖乃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盡據山川之勝焉

十二月韓魯爾卒于瓜步魯爾為劉福通所立都於亳徙安豐自安豐徙汴梁兵敗復走安豐安豐没於張士誠乃走入建康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魯爾復自建康至瓜步卒于道太祖始及羣臣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　二月命免應天太平鎮江諸郡租賦有

差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歴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罹兵革生息未遂予甚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税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太祖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得食粗糲頗亦甘之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繫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租賦

一年已復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糧稅三年　夏六月久不雨太祖減膳素食謂近臣曰予以天旱率宮中素食往時宮中所需蔬菜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内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太祖曰天雖雨害稼必多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乃下令免今年田租　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太祖即皇帝位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

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安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徒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大志驕氣盈卒致滅亡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毋庸汲汲也

谷應泰曰語云始事者或於東南收功者多於西北然秦據咸陽混一區宇漢都關中長轡六合於是談形勝者以為三吳於越勢同蕞爾無足貴也乃高皇帝畧定金陵分兵浙右經營江介之間草路偏隅之地若旦夕不能緩者勢有所不得已也蓋其時士誠國珍窺吾肘腋元人失馭彼且磨牙而爭我有遺利彼將乘之我有棄貨彼將資之顧安得而不汲汲耶方是時旺扎勒圖守鎮江楊仲英守寧國張明鑑據維揚巴爾思布哈駐徽州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州巴延布哈守衢州

以至鄧仲謙拒命於新淦任亮擁衆於安陸十年之内諸將效忠天心佑順櫛風沐雨以次削平何其偉與然皆折矢費糧銖積寸累婺枯之閒反者再起蓋戡亂若斯之難也假令半壁垂成虛名別奉感諸將之議正曾爾之位則彼將遙擅太阿予奪愛憎盆子聖公必隳大業時無青田沮散厥謀即江左非吾有也若夫命康茂才為營田使而積貯豐盈設民兵萬戶府而農戰復古規取襄漢諸

郡而上游建瓴屈劉宋四先生而忠益漸廣凡諸良法美意靡不始自江南而王者大一統之業即肇基於此豈若典午之短馭建炎之弩末乎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平漢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冬十月常遇春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太祖命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遇春禎等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入城執天完將洪元帥斬之天完徐壽輝偽號也并擒其副將魏壽徐天雄等天完平章陳友諒寇池州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諒沔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贅于陳冒陳姓常為書獄吏意忽忽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等起兵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為元帥文俊漸專恣友諒積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時友諒方强兹為戰爭之始

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陷江西隆興瑞州己巳遣其黨

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赴援遇賊敗沒池州守將趙忠亦戰死俞通海尋復池州普勝驍將號雙刀趙初結砦巢湖已歸友諒趙德勝畧石埭擒友諒將錢清

十九年春三月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寧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於柵江口破走之　夏四月徐達俞通海趙德勝等擊趙普勝柵江營大破之賊棄舟走獲巨艦艨艟癸酉復池州擒偽帥洪鈞等時太祖經營浙東方憂普勝剽掠聞捷大喜擢徐達同知樞密事諸將陞賞有差　秋八月遣徐達攻安慶達率張德勝等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砦擊敗普勝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友諒參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達復大破之斬泰獲輜重無筭遂克潛山　九月僉院俞廷玉帥兵攻安慶不克沒於陣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用間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術数嘗為普勝畫策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置書與客故達普勝客懼來歸盡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輙自言其功有德色友諒深忌之至是憤潛山之敗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普勝出迎至鴈汊登舟友諒殺之併其軍　冬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俟壽輝入即閉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幽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

二十年夏四月徐達常遇春拔趙普勝之水寨友諒盛兵來援聲言出安慶遇春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兵九華山待之而以羸弱守城友諒明日果至直造城下鋒銳甚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人常遇春欲盡殺之謂徐達曰此皆勍敵也不殺將為後

患若以上聞必不殺達不從遂以聞太祖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令戰爭方始不可縱殺以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為後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太祖聞之不懌命悉放還　閏五月友諒率舟師犯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憊甚不能戰丙辰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為膾也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賊非吾主敵也曷不速降賊怒縛雲舟檣叢射之比死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皆抗節不屈死之方雲之與賊戰也勢甚急妻部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語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部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部瘞之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偽漢敗孫

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度江遇漢潰軍奪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冦太平時挾壽輝行既得太平亟謀僭偽號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撾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死令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既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冦士誠齷齪自固不敢應友諒自江州引兵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戰不勝即走未晚太祖心非諸將議獨劉基張目不言太祖召基入内問計基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先

生計将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太祖意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彼乃以巨艦乘城為所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太祖自將禦之太祖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

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太祖曰汝與友諒雅游令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遣使貽友諒偽約降為內應招之速來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閽舊嘗事友諒遣使賫書必信無疑太祖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太祖曰遲則二寇謀合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賊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閽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為驗閽者諾歸告太祖太祖喜曰賊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命常遇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五

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太祖親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謬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

舟師趨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栅勢甚銳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揮汗命去蓋衆欲戰太祖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未信忽風起西北須臾大雨如注赤幟舉太祖下令拔栅諸軍競前拔栅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太祖命發鼓鼓大震黄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内外合擊友諒兵大潰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筭生擒七千餘人收得巨艦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太祖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潰追至采石復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頟戰益力流血淋漓旋迴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死周顯與賊戰於觀渡橋亦敗之諸軍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固志辛酉遂復太平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常遇春命移築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六月戊寅胡大海取信州大海率兵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支衆潰遂克之改信州為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為同僉守之　七月徐壽輝舊將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以城來降太祖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光等連營拒之屢殲其衆已而漢將侯邦佐陷浮梁于光單騎來歸

時安慶為長江上流要地先是趙普勝守之頗難攻取友諒既殺普勝用别將守安慶而以普勝部將張志雄帥兵從侵建康志雄怨友諒敗龍江之戰無鬬志來降因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太祖命巢湖將僉院趙伯仲守之尋為張定邊所破伯仲遁還太祖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當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勲舊宜曲赦之太祖曰不依軍法無以警後賜弓弦令自盡而官其弟庸行樞密院事　九月徐

壽輝舊将歐普祥以袁州來降陳友諒遣其弟友仁攻普祥普祥擊敗之擒友仁友諒懼乃與普祥約和釋友仁歸

二十一年春三月陳友諒遣其将李明道冦廣信據草平鎮遏浙東援兵胡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壕戰死賊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将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於東津橋遂復玉山抵廣信絶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而德濟兵少僅嬰城守遣使求援於父大海大海率

師由靈溪進李文忠亦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戰馬器械無筭大海送明道漢二於文忠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昌守将王溥溥漢二兄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太祖釋而用之征江州南昌用為鄉道　秋八月太祖决計伐陳友諒會李明道具言友諒弑徐壽輝後将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勇如趙普勝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恃也太祖召諸将諭之曰友諒殺主僭號犯我近疆殞我名将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庚寅太祖御龍驤巨艦帥舟師乘風泝流而上烏数萬夾上艦而飛戊戌抵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請棄安慶去徑搗江州傾其巢穴太祖從之遂率兵西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将丁普郎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後徙碭山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剽掠入蜀常

為軍鋒冠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明師攻江州而嘆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擢為将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壬寅次湖口友諒舟出江偵邏擊敗之乘勝至江州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卒不能軍挈妻子夜奔武昌癸卯師入江州乘勝追拔蘄州黄州興國黄梅廣濟等處　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遣其部将鄭仁傑詣軍門納欵且請禁止数事勿散離其

所部兵太祖有難色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太祖悟許之賜書慰諭畧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

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梁鉉等攻江北功績並著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為之計廷瑞得書遣康泰詣九江降廷瑞後改名廷美　漢將餘干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孫本立等皆遣使納欵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瑞州臨江諸郡鄧愈帥兵襲浮梁友諒參政侯邦佐棄城遁于光進拔樂平敗偽蕭總管擒萬户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悉定十月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諒將鄧克明據撫州佯遣使通欵無降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尋被獲諸將旋師攻安慶下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幸南昌胡廷瑞率祝宗康泰等迎謁以鄧愈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時宗

泰降非本意即欲謀叛廷瑞容以言上乃令宗泰帥所部從徐達攻武昌二月太祖率胡廷瑞等還建康宗泰行至女兒港遂叛道掠布商船為旗反兵劫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死之鄧愈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走還建康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至新淦為鄧志明所殺泰走廣信以廷瑞甥特宥之南昌復定太祖聞之喜曰南昌控引荆越西南之

藩屏得南昌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叅政鄧愈鎮之八陳指揮聚衆結寨南昌之西山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人　冬十二月漢將熊天瑞寇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剽悍有膽畧所至毒害人呼為饒大膽丁亥朱文正遣兵復吉安鼎臣出走

二十三年春二月漢太尉張定邊陷饒州于光走還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埸日蹙大作舟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艣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自謂必勝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攻南昌壬戌薄城下諸將分門拒守鄧愈守撫州門趙德勝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鋭二千往來策應丙寅友諒親督兵攻撫州門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二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竪木柵賊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薛顯將鋭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敵兵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煆鐵戟鐵鉤穿柵復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畫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萬方殺傷甚衆友諒分遣饒鼎臣等陷吉安李明道叛守將曾萬中死之劉齊朱叔華被執陷臨江復執趙天麟以三人徇於城下文正等不為動賊復攻宮步士步二門趙德勝廵城至宮步門賊伏蹶張弩射之中腰膂箭深入六寸拔出擲鏃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矣未有若此之創者命也獨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耳遂卒南昌被圍既久內外阻絕文正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

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候至暮見無降意縛降卒至城下殺之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越石頭城晝行夜止半月達建康時太祖方親破張士誠將呂珍於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太祖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太祖遣使命解圍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太祖親督諸將會師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癸未進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

防其奔逸丙戌友諒圍南昌凡八十有五日聞太祖至解圍東出鄱陽逆戰太祖率諸將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太祖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二十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鋒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聲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亦死戰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乘之達撲火更戰太祖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犯太祖舟舟膠於沙漢兵亞馬程國勝劍叱之與陳兆先大奮擊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宋貴陳兆先俱戰死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

追定邉定邉走身被百餘矢退去會日暮太祖鳴鉦集諸将申約束恐張士誠乘虛入寇命徐達回守建康己丑太祖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前右師少却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為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為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

鬭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将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数百艘煙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数梟勇善戰至是友諒為之喪氣普畧即新開陳也是日張志雄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数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剄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植立舟中不仆持兵若戰狀是時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庚寅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率衆大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聯大艦拒戰敵之舟若没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将見之勇氣

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為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友諒戰不利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友諒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諸将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劉基亦密

言當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瀦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初友諒戰不利右金吾曰今戰不利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戮力一戰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無所據矣友諒猶豫不能決至是失亡多乃曰右金吾是也左金吾聞之懼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歸友諒兵益衰太祖既駐師彭蠡移書友諒曰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死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盡殺所獲我戰士太祖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

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之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吾船對泊瀦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荅太祖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掠糧於南昌朱文正遣人燔其舟勢益困時我師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太祖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

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又曰縛汝水濵以俟乃遣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生死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死決矣乃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善兒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諸將多勸太祖乘勝徑擣武昌滅漢者不從初劉基自青田還建康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基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陳氏會士誠遣呂珍攻韓林兒於安豐太祖親率諸將援之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及友諒急攻南昌張子明請濟師始解廬州圍親師而上至是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割據惟友諒鷙悍為羣雄冠其初起也父普才戒之曰若捕魚兒耳而乃圖大事友諒曰相塚者言我家當富貴今其時矣及貴迎父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至是敗年四十四稱帝僅四年友諒既敗太祖喜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　九月壬申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差太祖經理建康守禦畢留徐達等偹吳壬午復率諸將親征陳理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狥漢陽德安州郡湖北諸郡皆來降十二月甲寅太祖還建康命常遇春率諸將圍之

二十四年春二月乙未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

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俯城中可瞰也漢兵屯焉太祖問諸将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人服其勇敢将陳同僉者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太祖方坐胡床疾呼曰郭四為我殺賊英持鎗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太祖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漢岳州守将張必先率潭岳兵來援至夜婆山太祖命常遇春乘其衆未集擊敗之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為潑張城中倚以為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為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速降為善定邊氣索不能言後數日太祖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太祖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相持哭哭止復仁諭以太祖意詞旨懇切時陳氏将畧無右定邊者定邊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銜璧肉袒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太祖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明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參政守之封陳理為歸德侯　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床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耶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夏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康郎山祀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余旭昌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住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

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幹王喜仙袁華史德勝常推德曺信逯德山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乙巳命建忠臣祠於南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劉齊朱叔華許圭朱潜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萬思誠葉琛趙天麟等十有四人　時漢既平熊天瑞尚竊據贛州未下八月壬辰命常遇春鄧愈率兵討之愈與遇春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執偽知州鄧志明送建康及其兄克明俱伏誅時李明道匿武寧山被獲太祖以其反覆亦戮之遇春兵次吉安遣人語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坐而飲之曰歸語而父可善自為計鼎臣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已而鼎臣復肆剽掠王國寶擊斬之　九月乙未命徐達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故偽漢知院姜珏等以城降改江陵為荆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　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太祖諭遇春等曰熊天

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二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百姓苟得地無民將安用之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軍遇春從數騎猝與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壯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撾以拒且戰且却遇春曰壯士也止勿追　十二月徐達克辰州衡州　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伐陳之事簡曰向敗陳氏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用力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實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殘破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敢復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士卒不傷一者生靈獲全所得不已多乎簡

大悅服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降其所統南安雄州韶州諸郡皆下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先是天瑞橫歛取民財太祖悉命罷之　甲戌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招諭韶州未下諸郡於是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彝南雄守將孫

榮祖等各籍兵糧來降遇春振旅還

谷應泰曰慨自元人失馭羣雄蠭發逐鹿之夫所在都有太祖崛起濠梁而同時並興者則有張士誠據吳徐貞一據蘄明玉珍據蜀方國珍據浙東然皆閭門坐大非有圖天下之志也獨陳友諒以驍鷙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險而兵强才剽而勢盛實逼處此以與我爭尺土者非特漢之文伯子陽唐之世充建德而已乃太祖之用兵也先規偽漢後取偽吳成筭在胸次第不爽於是龍江拔柵大奪戰艑柴桑陳兵自天而下不待康郎報捷湖口移軍而敵在目中氣吞小醜矣雖其間茂才作諜韓成赴江履尾秉危亦煩經畫而太祖屢挫而氣不折友諒小勝而志益驕此明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也至若友諒者本沔陽漁家刀筆小吏徒有凶殘實無功德干城仗普勝而旋即殺之北面事壽輝而旋即斃之名實交喪忠勇並失誠

所謂鼃聲紫色聖王之驅除耳而論者以周顛仰天鐵冠大笑劉基之手揮雞星雷老之忽然不見王者所至諸神効靈而不知友諒者犯順多黑闥之風歸命少竇融之智盜竊空名進退無據抑亦人謀不臧匪特天亡之也然而江夏既平漸可北窺襄鄧荆揚混一便當分下中原從此摧枯拉朽帝業已成宜乎太祖有云此賊平天下不足定也雖然尤有異者友諒初破太平僭稱大號兵來甚

銳議者欲降獨劉基以為取威定覇在此一舉豈直周瑜決策孫不降曹實乃隨何絕使漢終覆楚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平吳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陷高郵士誠白駒場亭民為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販鹽緣為奸利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至是因亂與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聚兵陷泰州

十四年冬十一月元右丞相托克托圍高郵張士誠引兵逆戰托克托奮擊大破之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騎突圍出走托克托遂克高郵

十五年春三月元竄托克托于雲南尋殺之

十六年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托克托既竄士誠亡命復聚衆渡海攻陷平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下之

九月徐達圍常州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下鎮江保二降至是復叛

歸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去乙亥太祖遣楊憲通好于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搆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太祖比之隗囂不恱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又冦宜興耿君用以鎧騰柵中槊死宜興入于士誠太祖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于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冦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于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鋒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竒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横衝其陣陣亂九六策馬走遇伏馬蹶為先鋒刁國賓王子虎所獲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

六力為多既被擒士誠氣沮十月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士誠既連敗乃奉書請和願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于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外來援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入城達率諸軍困之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十七年春二月丙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遂克長興擒其守將李福安達實寮等獲戰船三百餘艘立永興翼元帥命耿炳文統兵守之尋士誠遣其偽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冦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部將費聚復追至瑣橋敗之自是士誠不敢犯長興者四年　我師圍常州

既久敵衆之食不能支呂珍等復潛遁去三月戊午克常州立長春樞密院以湯和為同僉總管統兵守之　夏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畧太湖入馬跡山衝賊水寨降張士誠將王貴紐津經洞庭山口呂珍兵猝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不可我寡乃身先士卒決戰矢中右目不為動徐令壯士披己冑立船上曰俞將軍珍不敢迫引去　命兩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正率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來救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己卯遂克泰興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翼日己未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為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密邇士誠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增兵協鎮良等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　秋七月丁丑徐達等下常熟八月徐達常遇春康茂才襲江陰

馬馱沙克之元帥費子賢下武康士誠累敗勢日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為楊旺扎勒所破乃請降于元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十八年春二月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偽帥欒瑞帥州判朱鋭等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死永安等奮擊大敗之擒欒瑞朱鋭盡獲其海舟　三月鄧愈李文忠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遇長鎗元帥俞子貞擊敗之追至淳安遂安守將洪某率衆五千來援大海復戰敗之軍抵建德元參政布哈等不支棄城遁丙申克建德路以文忠為帳前總制親兵指揮使守之文忠太祖姊子也時建德新破城中守禦未備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兵大敗之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亦遁　夏六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力戰敗之擒其卒三百人士誠復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敗之追至通州狼山獲

其戰艦而還　九月元苗帥左丞旺扎勒為張士誠所殺先是江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為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破張士誠兵歷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無遺郡縣苦之士誠為所窘既降欲圖之而達實特穆爾亦厭旺扎勒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旺扎勒兵敗自殺丁酉其部將員成蔣英劉震等率所部詣李文忠降旺扎勒死士誠益無所憚尋遣兵據杭州嘉興達識無如之何矣　冬十月張士誠

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匹甲戌克宜興徐達邵榮帥師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未易猝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破既拔宜興廖永安復帥舟師擊士誠兵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獲不屈士誠因之太祖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士德尋謀間殺之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二十六寨太祖命國興總督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徠安集民多歸之遂城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來寇國興率諸將擊敗之士誠遁去

十九年春正月庚申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州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已而士誠遣呂珍率兵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然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

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偽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為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有頃敵陣于江壖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面以十餘騎躡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賊分兵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敵

大敗宵遁時賊屢侵常州良及其弟禎守禦有方每冦至輒破走之士誠數敗氣索自是不敢犯境太祖名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諸儒臣為詩文美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據浙西長興江陰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自是侵軼路絶　平章邵榮自臨安進攻湖州戰不利還屯臨安李伯昇來攻設伏山下戒冦至勿動俟山上旗舉齊擊之伯昇果率衆奄至遇覆敗我師乃還　三月張士誠冦建德李文忠禦之于東門使别將潛出小北門間道過鮑婆嶺由碧雞塢繞出陣後大破之士誠復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令部將何世明率精鋭西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兵據分水嶺世明進擊斬首五百餘級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軍士誠復遣兵陷紹興　九月張士誠遣兵冦常州吳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吳良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士誠兵狼狽奪氣乃還　十二月張士誠忿分水之敗復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自是士誠不敢窺建婺尋改建德為嚴州府

二十年春三月常遇春攻杭州不克　秋九月張士誠兵侵諸全守將袁實戰死呂珍徐義自太湖分三路冦長興耿炳文擊破之總管湯全張珙被殺

二十一年秋八月胡大海攻紹興部將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死之大海引兵還　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將李伯昇冦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勢甚鋭城中守兵僅七千耿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往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炳文嬰城固守伯昇悉兵圍之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隍以火船燒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内外不相聞月餘十一月

戊午太祖在九江聞報急遣常遇春將兵往援伯昇聞遇春至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處州苗帥叛張士誠乘間遣其弟士信同僉呂珍率兵十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鏖戰二十九日未決走嚴州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貴虛聲乃揭榜義烏古樸嶺揚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抵諸全賊見榜轉相告呂珍欲退軍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率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再興分門而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金鼓銃砲震天地賊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德濟督兵追擊之士信大潰走　冬十一月池州帥羅友貴據神山寨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擊斬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戊寅命移置浙江行省于嚴州時張士誠屢寇諸全李文忠駐金華應援不及于是徙省治于嚴留徐司馬守金華　三月張士誠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于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韓璽爾走滁州太祖率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據城列柵汪元帥攻其中壘拔之會左右軍敗阻于塹不得出遇春橫擊三戰三勝珍大敗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珠徹忻都乘間入安豐　夏四月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再興遣人往杭州私貿易太祖怒其洩軍中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歸聽調再興懼殺知州欒鳳執夢庚以諸全軍馬赴紹興降左丞李文忠聞亂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以備之九月謝再興以張氏兵犯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來援壬午遇賊于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來援與文忠議以諸全不守則衢州不支矣乃度地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山築新城

不旬日城完太祖以胡德濟為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時太祖伐陳友諒未還張士誠以書賂達實特穆爾封王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宮室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

二十四年夏四月俞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等百餘人　秋八月張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實特穆爾罪失勒令自陳老疾避位脅將佐為上言江浙丞相非士誠不可逼取符印幽達實于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又脅布哈特穆爾為請于元使為真王布哈不從即遣使至紹興欲奪其印布哈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不可得也仰藥死達實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專有江浙時浙西殷富士誠兄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尚持重寡言好士築景賢樓士無賢不肖輿馬居室多厭其心亦往往趨焉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

部將史椿為謀主後士德被擒史椿以讒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約降謀泄士誠殺之于是委政弟士信士信荒淫出師多攜摴蒱蹴踘擁婦女酣宴其命將將或卧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即失地喪師多不問或復用之士信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憸邪惟事蒙蔽故其國政日非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民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崑山郭巽上書士誠曰明公仗馬箠下吳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不恤其下也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樂四方豪傑並起明公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巽亡去　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弟丞相士信冠長興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憤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大敗之士信走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張士誠復冦長興耿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自是不敢復犯長興炳文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湯和守常州吳良守江陰氣勢聯絡俱為東南屏障云　二月丙午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全之新城造廬室建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為持久必拔之計分屯精兵數萬于城北隅遏我援師初至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前鋒于斗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之再戰皆捷既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但嚴為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于李文忠文忠令指揮張斌出浦江為聲援自率朱亮祖等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敵二十里據險為營胡德濟知文忠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謝玄八千人破苻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輜重皆汝等有也詰旦軍方食候卒告敵至文忠悉精銳陣于營外張左右翼待之文忠自將中軍旣而直營右數里烟焰勃興疑為冦乃分兵守隘扼之會處州參軍胡深遣耿天璧援兵適至文忠軍益奮兩軍既交文忠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身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數人所向皆靡叛將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慴失色大軍乘之敵大潰亂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十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朱亮祖張斌乘勝追殄餘冦燔其營落數十獲偽同簽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如山舉之旬日不盡其偽五太子及李伯昇僅以身免太祖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　冬十月戊戌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規取淮東時士誠所據郡縣

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太祖欲先取通泰諸郡剪其肘翼然後專事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乙巳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士誠兵擊敗之駐軍海安壩丁未進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己酉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沒請為之備太

祖揣知其情諭徐達等曰冦初駐兵范蔡港吾度其詐令猶豫不敢即泝上流為詐茲明彼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徒欲分我兵勢耳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而大軍勿輕動此冦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庚辰諸將克泰州擒士誠將嚴再興夏思誠等分兵徇興化降其將李清十一月進攻高郵太祖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會士誠犯宜興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之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十二月士誠遣兵冦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張士誠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溯流侵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太祖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冦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獲士卒二千人太祖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久之良在江陰十年終始戒嚴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

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敕將校馭胥吏不少假借敦教化興學校修屯田足軍餉境內帖然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擾皆良等為之捍蔽也　馮國勝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墻為應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踰城而入皆為所殺三月徐達自宜興還攻高郵初士誠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屯太倉觀望不敢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

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聲援從之遣使諭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出鈲子角或出寶應趨高郵不可不備達得書遂會兵進攻一鼓克之戮其將俞同僉等興祖守海安士誠兵來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進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不敢犯海安　夏四月徐達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徐義舟師集馬騾港夜率兵襲破之義泛海遁去獲戰艦百餘艘進薄城下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太祖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之徐達還兵攻興化先是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太祖覽之見鈲子角為興化要地冦兵所經之路令達以兵絶其隘戊午遂克興化淮地悉平

命韓政進取濠州濠自郭子興棄後屢為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將李濟守之太祖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

報太祖曰濠州吾家鄉今為張士誠竊據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即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庚申守將李濟以城降太祖幸濠省陵墓宴父老　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名中書省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内之冦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徐達進曰張氏驕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娱耳居中用事王蔡葉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鋭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大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出師八月辛亥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

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令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志不在民不過貪富貴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既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强力數侵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燬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淩士卒凡為將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御西苑召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輩皆强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令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太祖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癸丑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而別遣李文忠趨杭州華雲龍向嘉興以分其兵辛酉師至太湖己巳遇士誠將尹義陳旺逆戰破擒之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山望風遁指揮熊天瑞果叛降張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騏分兵三路以拒我師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天騏自當北路唐傑為後繼達進兵薄之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陶子寶别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扼其歸遇春進擊寶敗之寶走入城阻橋不得濟還兵力戰又敗被擒天騏子寶不戰退

士誠遣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四面圍之伯昇天騏閉門拒守士誠又遣呂珍朱暹等及其五太子率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遇春等分兵營于東遷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士誠壻潘元紹駐兵烏鎮東為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遁遂塡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遣親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敗之九月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遷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會

天大風雨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舟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衆二千餘人別將廖永忠薛顯將游軍攻德清克之擒其院判鍾正士誠自徐志堅敗後懼甚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扼歸路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復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王銘挺戈先登縱火焚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自是舊館援絕十月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皆敗走追至昇山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同僉戴茂降我師馳據之王晟亦降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出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躍入敵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五太子者盛兵來援常遇春小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衆大敗五太子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皆將軍之力吾不

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士誠倚之而珍尤敢戰嘗廓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每戰輒為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喪氣徐達以呂珍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遙語李伯昇出降伯昇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死十一日甲申左丞張天騏等以城降伯昇亦降　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

降其將戴元帥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守將謝五謝再興弟也文忠遣人語之曰爾兄弟以李夢庚小隙歸張氏非爾謀也爾我之戚臣若降可得不死謝五亦降進兵杭州未至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欵文忠曰吾兵遠來勝負未可知而遽約降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立敗杭雖孤城生齒百萬聞將軍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内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己丑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强入民家磔以徇太祖以原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聽李文忠節制命懸胡大海像刺蔣英劉震心血祭之庚子李文忠攻紹興守將李思忠降華雲龍攻嘉興守將宋興降

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至南潯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進圍吳江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癸卯達等兵至平江城南鮎魚口擊其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温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其上又設襄陽炮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栅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平江城堅不可破天祐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為攻困之計益備指揮茅成攻婁門中流矢死

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爭獻牛酒迎道左通海卻其獻慰諭遣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偽帥陳仁等以大船百餘艘降崑山崇明嘉定望風皆附松江路守將王立中聞之亦降

太祖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二月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太祖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沈毅有謀用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受命檄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建康太祖幸其第視病病革太祖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太祖揮泪出通海遂卒初徐達之圍姑蘇也太祖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遣士誠許以竇融錢俶故事士誠不報夏六月己酉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出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分兵北濠截其後戰良久未決士誠遣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衆乘之遂大敗其軍溺于沙盆之潭可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名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

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内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嘆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

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户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復率兵突出胥門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鉦收軍遇春乘之復大敗自是士誠不敢復出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外兵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伏兵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九月辛巳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内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支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錢參政等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

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媪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復蘇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達又令潘元紹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至舟中獲其偽將相李素徐義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通州士誠守將張右丞降丁亥平章胡廷美帥師取無錫先是士誠表天祐于元授同僉樞密院事守無錫徐達累遣使諭之皆被殺至是廷美等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為張氏守十二年矣張氏已就縛固守將為誰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天祐擲其帽于地曰誰不知降也亦降士誠卧舟中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賜棺葬之誅叛將熊天瑞剮三參軍藁于旗竿之首改平江曰蘇州府太祖乃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等還元浙西吳會皆平諸將振旅還太祖御戟門降敕褒諭論功行賞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諭諸將曰滅漢滅吳皆公等功公等何忝古名將今當北定中原矣各努力明日入謝太祖曰公等還第置酒為樂乎對曰荷上恩有之太祖曰吾寧不欲宴公等為一日懽中原未平非為樂時也公等不見張氏乎終日酣飲宜深戒之

谷應泰曰張士誠本泰州鹽儈至正十三年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弗克而士誠孤軍轉戰北跨淮海與山左相距南據浙西與方國珍接境中間帶甲數十萬沃野數千里即未能藉其富强削平區宇而官山多鼓鑄之資煮海盡魚鹽之

利儻更勞心苦志收名豪傑倣典午之化龍憑赤烏以立國則江南雖小可全而王也乃論者以士誠之失在深居高拱上下相蒙驕將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王蔡三參軍輩又迂濶昧大計以故謀主被讒爪牙受縛而予以太祖有可乘之隙三士誠乃内懷選懦坐失事機此其所以亡也方士誠之竊發也距太祖起兵僅一年耳其時太祖者濠圍初解鄉里募師未敢窺江外一步而

士誠不以此時長驅姑孰畧定金陵為百里趨利之謀奮一鼓先登之氣其失一也洎乎友諒借號約同入寇而江州兵下議者欲降明師單弱勢岌岌矣士誠又不以此時乘夫差之伐齊規卞莊之刺虎而保境苟安喙息旦夕其失二也及乎偽漢屢摧鄱陽大戰輔車唇齒可為寒心士誠又不以此時倣樂毅之結韓趙孔明之救東吳而肥瘠越秦不關疴癢其失三也比至江楚悉平藩籬羣固全軍并力捲甲東來此時强弱之勢已明衆寡之形不敵譬之孤豚咋虎燎髮洪爐必無幸矣為士誠者宜以犧牲玉帛待于境上河西三郡獻自竇融新都六城保于汪氏庶無喋血之憂不失通侯之賞而反鼓厲用兵分畨四出命尹義陳旺逆戰太湖朱暹五太子結寨東遷又以張天騏當北路黄寶當南路陶子實當中路卒之桑榆不收噬臍無及齊雲一炬闔室自焚豈太祖滅士誠哉蓋士

誠自滅之也然人但知友諒之失在輕戰而士誠之失在自守不知輕戰之弊原于氣驕自守之私叢于志滿急攻晉而苻秦遂困不伐魏而蜀業亦亡過猶不及斯亦魯衛之政與雖其後士誠頗絶粒自經辭無撓屈然隗囂恚憤公孫洞胷遊魂倔强何足數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謄録舉人臣嚴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至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方國珍降

順帝至正八年浙東台州黃巖人方國珍起兵刦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

十三年十月時青田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執政多受國珍金者輒罪基擅作威福羈管于紹興竟受國珍降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尋叛據溫台慶元等路

十八年十二月太祖既下婺州遣典籤劉辰使方國珍招諭之國珍與其弟謀曰今元運將終羣雄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難與爭鋒況與我為敵者東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

十九年春三月丁巳方國珍遣使因劉辰來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之以次子關為質太祖曰凡質疑也不疑何質厚賜關而遣之改關名為明完國珍復納温台慶元三郡籍願輸金助軍守土如錢鏐故事事定卽以獻

二十一年春三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獻先是太祖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國珍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隗囂公孫述可鑒也國珍惶懼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珍玩非所好也卻之

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方明善攻平陽元帥胡深擊敗之遂下瑞安先是温州土豪周宗道以平陽來附明善率兵攻之宗道求援于深深擊明善敗之下瑞安進兵温州明善懼與國珍謀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資太祖許之命深班師

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參軍胡海攻樂清下之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送建康九月元復以方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二十六年九月元改方國珍為浙江行省左丞相國瑋國瑛國珉及國珍子明善俱平章政事初國珍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假借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命國珍益驕橫遂據有瀕海諸郡縣不肯奉正朔時太祖方連兵張陳不暇往討累遣博士夏煜楊憲往諭之國珍心持兩端太祖聞之笑曰姑置之待我克蘇州後欲奉正朔晚矣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復云俟克杭州卽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乃累假貢獻來覘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庫庫特穆爾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太祖遺書數其十二過且徵貢糧二十萬石曰克杭有日矣公何負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壤取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耶吾旦暮下姑蘇奄至公境背城一戰亦

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公審思之國珍懼與其弟姪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計不能越境而致于人劉席曰江左多步騎平地用耳奈吾海舟何丘楠曰皆非主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淮之間豪傑並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與二吳耳漢人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區如竇中鼠敗可知也江左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毫無犯

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主此乃弔伐之心必有天下且業已并漢勢復兼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自居錢鏐抑又背焉不可謂信我之不信彼徵師焉不可謂直莫若與也國珍不能用至是命亮祖率馬步舟師討之初台州為國珍弟國瑛竊據己丑亮祖駐師新昌遣部將嚴德攻關嶺山寨平之辛卯至天台守將湯盤以城降進攻台州國瑛以兵拒戰擊敗之嚴德戰死遂至台州國瑛聞亮

祖至即欲遁去會國珍入慶元治兵為城守計使人謂國瑛堅守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懷懼亡去者亮祖等急攻之辛丑國瑛度力不能支以巨艦載妻子乘夜出興善門走黃巖亮祖入城撫定之十月進兵黃巖瑛復遁海上留其黨哈喇妻守黃巖哈喇妻即以城降亮祖分兵下仙居等縣國珍聞之氣沮

癸丑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楨為副將軍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方國珍于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

伐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乎定安集乃吾所願也十一月吳楨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垻通道出其不意抵軍廐會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楨勒兵追之湯和兵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令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院判徐善等率父老迎降國珍乘海舟遁和率兵追敗之國珍率餘衆入海和分徇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船六十艘馬二百餘疋銀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

千六百石　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溫州陳于城南七里國珍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其城獲員外郎劉本善國瑛等遁去亮祖撫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降遂帥舟師會吳楨襲明善于樂清之盤嶼島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　國珍既遁入海島己丑太祖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

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持書招之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國珍不得已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乞降又遣其子明完明則從子明肇等納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巖方國珍及其兄子明善率衆來降于是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太祖始怒其反復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辯而恭太祖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賜書曰吾當以投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辛亥國珍及其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士馬舟楫數萬計和送國珍等于京師太祖讓之曰公胡反復陰陽勞我戎師耶顧實公左右舞小智教公公不能自裁耳乃悉名其臣以丘楠為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鼎手命官之其餘盡徙濠州浙東悉平後太祖即位厚遇國珍賜第京師宴位功臣次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一日侍宴坐不能興舁歸太祖官其二子曰令國珍見云

國珍以善終

谷應泰曰元至正八年方國珍以黃巖黔赤首弄潢池揭竿倡亂西據括蒼南兼甌越元兵屢討卒不能平以致五年之內太祖起濠城士誠起高郵友諒起蘄黃莫不南面稱雄坐擁劇郡則國珍者雖聖王之驅除亦羣雄之首禍也然而國珍地小力少不足以張國餉匱援絕不足以待敵此惟識畧過人真知天命若陳嬰以兵屬漢高馮異以地

歸光武則功垂刑馬名在雲臺豈不善始善終哉而國珍者市井之徒斗筲之器宜其無定見也夫國珍智昏擇木心懷首鼠懼明之侵軼則受撫于元以壯其虛聲懼元之窮追則納欵于明以資其外衛其效忠于陳友定也豈非河朔之劉琨西涼之張氏而侍子于明太祖也又豈非下江之王常吳越之錢俶正所謂狺牙搖尾荒忽無常毋論明室鼎興貽羞鬼蜮就令元兵晚振亦斬鯨鯢蓋首尾衡決無一而可者而彼終持狡謀依違兩墮則以攝乎大國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耳然究竟友諒兖強士誠給富無不先期殄滅而國珍以彈丸之地乃更支離後亡者非國珍之善守禦而太祖之善用兵也太祖之意以用兵如攻木先其堅者後其節目故先平吳漢後議國珍緩急之勢所不得混也而中間允其納幣者一遣使招諭者再又且推還質子姑置夫後蓋吳漢者門庭之冦赴之宜

速而國珍者樊籠之鳥取之如寄毋亦米成山谷盡天水于目中豈真兵白頭鬚置隴蜀于度外也卒之六師既加竄奔海島計窮歸命傳送京師語云不為禍始又云無始亂國珍之竊據非分適足為新主資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平閩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勢且及汀元汀州判蔡公安募吏士乘城福清人陳友定以明溪驛卒談軍事公安奇之授黄土寨巡檢從討延平邵武諸山賊平之遷清流簿尋為清流令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從福清

徙居清流少孤病頭瘡傭于富室羅氏常與羣兒樵設隊伍為戲羅奇之將以為壻媪不悅曰頭病郎足壻耶因失驚而奔于隣隣家夢虎踞門得友定大喜名飲食乞于羅媪竟壻之俾習商販善敗大困然其為人勇沈喜游俠擊斷不問家人有無要以借軀徇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爭願為之役

十九年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鄧克明冦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于黄土盡獲其部衆克明逃去遷行省參政

二十年二月庚申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禄以福寧州來歸先是福建義兵萬户賽富廸音阿里瑪丹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禄輩知元勢不振至是見明師下浙東方國珍歸附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欵時福清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來降太祖賜書褒嘉之

二十一年鄧克明復冦汀州陳友定逆戰敗之遂開省于汀州遷左丞

二十二年夏元以陳友定守汀州友定兵勢日盛郡縣倉庫悉入其家元行省平章雅克布哈擁虛位而已

二十四年陳友定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時元大都道絶友定遣貢舶多由海道取登萊十達三四元主下詔褒美方國珍來冦擊敗之

二十五年二月陳友定侵處州參軍胡深擊之遁復追敗之己丑遂下浦城　四月乙丑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深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太祖如深言遣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擊之五月胡深等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六月會朱亮祖克崇安建陽遂進攻建寧大兵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深

視氛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為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迫深進兵深猶執不可會建寧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鋭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即突圍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被執友定頗禮遇之深為具道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諭之友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督迫之遂殺深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太祖聞報痛惜之遣使賜祭追封縉雲郡伯

二十六年八月元以陳友定既敗胡深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友定有勝兵萬人益發取諸郡縣遠近瓦解無敢角而長汀人羅良者故亦以散資募士

為元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州圍為閩將第一良數從海道漕元元爵良晉國公貽友定書曰足下向為參政國大臣汀州之役固本職雅克平章足下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出自朝命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役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為家資口言為國心實身耳跬步之間眞偽甚明不審足下將為郭子儀抑為曹孟德友定大怒發兵攻漳良使三千人操弩毒矢伏險待之十長石古違良節制友定兵得渡柳

營江良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良堅守旬月死之友定據漳使人鑿山道城守自固　十二月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欵

太祖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中書平章胡廷美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諭廷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非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征進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廷美拜命出　十一月壬寅胡廷美度杉關畧光澤縣下之己酉廷美克

邵武元守將李家茂以城降丁巳廷美克建陽元守將曹復疇亦降　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率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庚午湯和克福州初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鋭守延平時湯和偕廖永忠吴禎等自明州乘東北風不數日奄至福州五虎門駐師南臺遣人入城招諭為元平章庫春所殺大兵登岸將圍城庫春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欵黎明大兵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庫春塔海穆爾哈札拉布哈左丞敦珠中丞持穆爾喇實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軍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拜特穆爾居署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吾得為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刎湯和入省署撫

輯軍民獲馬六百餘匹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餘石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之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元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耆民李子成等率衆詣湯和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于是莆田等十三縣皆降和進攻延平　胡廷美何文輝等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爾瑪參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

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挑戰達爾瑪等固守不出廷美督兵環其四門晝夜急攻之達爾瑪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欵詰旦總管翟額森布哈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己欲屠其城文輝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乃止壬辰整軍入秋毫無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人馬銀糧以萬計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垂發先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置酒中盟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大兵遂至延平隅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鬬氣鋭慎毋戰戰徒殺吏士耳吾墉山塹壑蓄犀器飽士為持久計困之衆曰善遂乘城守勒吏士日夜擊刁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守者怨甚會諸將欲

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遂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攜貳心收蕭院判殺之奪守仁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走者圍十日城中軍局火砲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文殊哈雅訣曰公等善為計吾為元死耳坐省堂按劍仰藥飲盡英輔與達嚕噶齊白哈瑪爾具服北嚮拜自經死文殊哈雅賴正孫等開門降庚子大兵入城輿友定出俄值大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樂來就死并執送

京師太祖面詰曰元已亡若為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內使者今何僭也友定恚曰已矣毋多談安得加我死乎遂併其子棄市　胡廷美等進兵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納欵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置延平衛廷美以部將蔡玉守之六月甲子友定故將金子隆馮谷保等復率衆寇延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負險自守會建寧指揮沐英攻鉛山上命英以兵會和丙寅英引兵夾攻破之擒谷保戊辰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金子隆等　閏七月李文忠帥師攻清化寧化諸山寨擒金子隆及其餘黨誅之閩地悉平

谷應泰曰太祖之取閩也嘗分兵從兩道入胡廷美何文輝由陸路湯和廖永忠督海師而其時為元守封疆者則福清人陳友定也友定以布衣談兵謁州判蔡公安從攻延邵諸山賊起家巡檢歷功擢行省平章何其偉也乃其為人勇沈喜游俠捐軀報仇不問生產又且明兵壓境義無反顧殺使者盟諸將嬰城固守誓死報元豈非犖犖尤異者歟方羣雄割據中原雲擾之時友定藉海船之利乘閩門之險北引東甌南襟嶺表練兵積粟專制一方則無諸之業閩越王之尊可坐而致也又不然則如徐煜之在江南錢俶之據吳越持虛名以奉唐挈土地以歸宋列爵王侯不失富貴亦數世之利也乃友定計不出此始終為元延平垂破慷慨就死仰藥復蘇父子駢戮亦足愧智士之持兩端人臣之懷二心者矣雖其間胡深之殺頗有孤疑劉守仁之降亦多猜刻定之方畧要亦未稱盡善而英輔與哈瑪以自經告終金子隆與馮谷保又血戰致斃蓋若田橫既死義士悉從李芾自裁潭城皆盡豈非激于忠勇奮臂不顧者耶然予獨怪至正之末猶德祐之末也內則鈒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一矢加遺望風相屬乃其部落多奔潰

而閩人獨為扼守京畿多散亡而閩地獨能死守者豈漢室將衰邊庭請附晉家解紐張駿稱藩荒裔絕域固未測中朝之虛實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定兩廣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張彬率武昌荊州潭岳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諭璟等曰南方之人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美分道南征以取八閩

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取廣東故命爾等率荊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爾其務靖亂止暴使遠人畏服毋替予命璟等頓首出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全州平章阿爾斯蘭遣兵來援逆擊敗之進逼永城守將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斂兵入城固守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容

甚盛璟遣指揮袁子明擊敗之獲其萬户丁武等千餘人　二月癸卯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為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望風欵附當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悦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如其拒命然後舉兵扼其險要絶其聲援聞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諸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癸丑楊璟遣千户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既克寶慶復為陳友諒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文貴遁遂復寶慶　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

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兵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取廣西先聲既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　三月楊璟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壬申我師克全州元平章阿爾斯蘭遁去道州莫友遜寧遠州李文卿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取廣東元左丞何真降先是嶺海騷動真固保鄉里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固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僕縛成以出真笑謂曰公奈何養虎自貽患成慙僕求賞真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鑊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己也真乃縛僕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炊火僕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主者視此于是人具服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授惠州路通判尋以真為叅政遷右丞嶺表民頼以安或陳符瑞勸為尉佗計者

輒斥絶之初廖永忠駐福州遣人以書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畧曰乃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分剖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號令或自擅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削平惟兩廣僻在遐方未霑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足下其留意焉至是永忠等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戸口甲兵錢穀奉表歸附上嘉其保境息民視漢唐竇融李勣等特名乘傳來朝　丙戌平章楊璟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舉城降　四月朔辛丑廖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迎見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率兵下英德清遠連江連州肇慶等郡縣辛丑進克德慶路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按何真東莞人常為淡水場管勾元末嶺南盜蜂起剽掠真鄉真結豪

民保障及亂兵據惠州真率衆復之以功授惠州路通判陞宣慰司都元帥時南海寇邵宗愚陷廣州真又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于廣東以真為叅政又陞右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始降　乙卯廖永忠擒廣州僞叅政邵宗愚等誅之時宗愚據三山寨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斬于市分捕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汲州廖仁南海麥康祖等皆誅之何真入朝賜宴并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段各百疋將校分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毒流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授真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楊璟圍永州久不下命指揮胡海洋等築壘困之復造浮橋于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是食盡力窮守將鄧祖勝仰藥死叅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戸夏昇

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衞指揮同知丁玉守之于是耒陽等州皆遣人降　五月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嚕噶齊貝珠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布延特穆爾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永忠兵適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應者既而藤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欝林亮祖勒兵追之布延特穆爾戰沒張翔赴水死亮祖駐兵藤州　甲午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元同知布哈及普寧縣達嚕噶齊瑪嚕等迎降朱亮祖師次貴州元欝林州知州張諾哈迎降　六月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俱遣使降　壬戌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柵據靖江險要絕其聲援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參政張彬屯西關朱亮祖亦帥師自廣

東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城二旬不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關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閘口關殺守堤兵決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近與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閱月攻圍益力額爾吉納勢窮蹙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璟因使彥高陰搆其總制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期以是夜降既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城中積貯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額爾吉納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初張彬始攻城為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　戊辰廖永忠進兵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恩珠等遣使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

命真守其城送恩珠等赴京師　七月己巳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黄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巴延等遣使賫印章詣平章楊璟降　元平章阿爾斯蘭自全州之敗率餘衆退保象州廖永忠遣指揮耿天壁等討之師至賓州境阿爾斯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壁擊敗之阿爾斯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欵戊子遂自帥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　丁酉元郴州守將左丞楊以誠詣平章楊璟營降廣西悉平楊璟

等自靖江振旅還

二年二月詔改慶遠府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土酋為安撫使大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祐首來欵附宜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以莫天祐為安撫司同知　三月癸亥置廣西行省初廣西隷湖廣至是時置行省九月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還京師　冬十一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賫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民曰

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並施遐邇咸服者也睠玆兩廣地邊南徼風俗質樸自唐宋以來黄岑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脩職貢良由審時知幾故保世滋大頃者朕命將南征八閩克清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旅奉印來歸嚮慕之誠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職宣布朕意以安居民

谷應泰曰吳元年太祖命平章楊璟由湖廣取廣西又命征南將軍廖永忠由閩之海道取廣東兩路進師尅期同發趨之如猛獸鷙鳥迫不及待者蓋亦乘新勝之威振發蒙之勢者也夷考其時淮北山東曾無經畧秦晉關陝尚懸度外止徐達一軍由淮入河長驅北伐耳夫咸陽建瓴百二非止珠崖銅柱之險也中州沃野千里不特桂林象郡之饒也三晉兵馬莫強又不止尉佗之夷風番禺

之敵俗也乃太祖不幷力中原而分兵南徼不急爭隩府而先事蠻方緩急之數得毋出于下策乎而予以為不然也方其時元人地大力全雖遣王時未窺虛實合衆叩關計需歲月而江南之地漢吳閩三方並沒所向無前粵服先聲畏之如虎更若一矢加遺即可傳檄而定兵法云避實擊虛又云攻其瑕則堅者瑕于是由武岡入者皆長鬣之精騎從海道入者下樓船以濟師而又以陸仲亨一軍出贛踰嶺批吭擣虛雖淮陰之用兵出奇岳侯之神算料敵不是過也究之楊璟戰功止全永二州廖永忠戰績止三山一寨而靖江不下稍煩兩軍合圍旬月耳其餘郡縣無不開門納降望風迎附兵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算長也聞之孔明伐魏先定南苗秦國自强首吞巴蜀蓋正向而爭天下者殊恐人之議其後耳況乎南方既定兵力有餘海王坐收軍資尤盛因而還師轉

戰掃滅上游楊璟著唐州之功永忠鼓夔門之捷與徐達諸軍相為犄角克奏蕩平譬之光武悉定江淮然後一意隴蜀宋主先取兩川然後專辦東南所謂事形已濟迎刃而解者也至若元左丞何真者拒自王之謀全歸命之義而太祖嘉其保境息民與竇融李勣輩爭烈嗚呼不誣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北伐中原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九月明太祖遣千戶王時往方國珍所附海舟至元都偵察元政及察罕特穆爾李思齊軍馬情形時察罕克汴梁平山西秦隴等處遂分兵鎮守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日練兵積穀謀恢復

山東軍聲大振故遣時往探之

二十一年八月復遣都事汪河使元通好察罕特穆爾時察罕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豐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上謂左右曰察罕特穆爾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博囉特穆爾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所為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傾側亦復待以腹心則昧于知人矣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行事然後議焉

二十二年春正月元平章庫庫特穆爾遣使來通好庫庫察罕甥王保保也察罕養為己子先是察罕駐汴梁太祖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太祖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察罕尋為叛將田豐王士誠所刺博囉代領父衆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太祖復遣都事汪河與俱往報禮河至河南庫庫留之拘于陝州踰三年始得還以為吏部侍郎

二十六年夏四月壬戌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聞徐達等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降太祖嘉其識

天命命為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于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　秋九月上遣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于元主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使以書諭元庫庫特穆爾先是使臣汪河為庫庫所拘留太祖以書諭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畧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閣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失者大也

閤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誠操刃于潼關李思齊抗衡于秦隴俞寶畜變于肘腋王信生釁于近郊閤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閤下惜所以數使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于閤下閤下何為自矜倘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

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眾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此時閤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閤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丁未元庫庫特穆爾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餘泝舟至呂梁捨舟督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躍馬奮槊刺韓乙墜馬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鬬趨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外令士卒皆臥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李貳眾大潰溺死無算遂生擒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匹擢友德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十月甲子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生民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為眾所附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山東則有王宣父子反側不常河南

則有王保保保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可挺竿而勝也都城既克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

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達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于是命徐達為征北大將軍常遇春為征北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長驅北伐復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鬭然能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遇大敵遇春領前鋒當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各將精銳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勇畧冠諸軍可使獨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厲羣帥運籌決勝不可

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御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傅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于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太祖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七里山祝畢復召將士諭之曰此行非必畧地攻城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丙寅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檄曰自宋祚傾移元主中國此豈人力實乃天授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歷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夫君人者斯民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禮義者御世之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及其後嗣荒淫失道加以宰相擅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因人事所致

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也當此之時天運循環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玆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陜雖有數雄阻兵據險互相吞噬皆非人民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

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爾民其體之　十一月壬子克沂州初揚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為司農掾治河有功命為招討使從伊蘇復徐州授義兵都元帥宣子信從察罕特穆爾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至是達師至淮安以書諭宣父子使降信得書遣使納款太祖遣徐唐臣等至沂州授信江淮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宣父子陰持兩端乃令信密往莒密募兵而遣人詐犒師以緩我軍達受而遣之使還宣卽以兵夜劫徐唐臣欲殺之衆亂唐臣脫身走達軍達卽日率師抵沂州分兵急攻之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宣自度不能支開門降達令宣為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走山西于是嶧州趙鑾子莒州周黼海州馬驪及沭陽日照

贛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來降達以宣反覆執而戮之命韓溫守沂州太祖遣使諭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如向益都當遣精銳扼黄河要衝斷其援兵可以必克若益都未下卽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物矣達命平章韓政畧榆行梁城諸鎮寨繼又令政分兵扼黄河以斷山東援兵政遣千戸趙實畧滕州元守將楊知院遁去達進攻益都路宣慰使布延布哈　捍城力戰不能支城陷還與母訣曰兒不能

兩全忠孝矣達聞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俱死之布哈妻阿嚕章亦抱其子女投井死執其平章妻博囉與白知縣等獲士馬兵糧以萬計　十二月丁未都督同知汪興祖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走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户許秉進至東阿元叅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佑左丞蔣興皆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和琳台詹同托音特穆爾先驅人民引軍遁平章達多爾濟津巴等以城降得將士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庚戌汪興祖至濟寧元守將陳秉直棄城遁甲子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萊陽　丙辰上復遣使諭達遇春曰聞大軍下山東所過郡縣元之省院官降者甚多二將軍皆留于軍中吾慮其雜處或晝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絀于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之使來處我官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方可無患若濟寧東平諸來歸將士家屬亦發遣來將厚待之

太祖洪武元年二月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往濟南從大將軍達北征　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茌平等縣皆降　丙寅徐達平樂安初樂安俞勝納欵達禮而遣之勝歸復叛達進攻之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壍以進郎中張仲毅出降勝遁去達命指揮華雲龍守之　戊子命中書省給榜撫安山東郡縣時山

東悉平令所在訪賢才凡仕元者疑懼不自安故榜諭之　丙申上別命征南將軍鄧愈師襄陽安陸景陵等處兵北畧地愈遣別將王成李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南陽路擒其將史國新　徐達引兵上黄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師至陳橋己亥左君弼珠徹以汴梁降先是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安豐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彛使守陳州上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子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

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于此今足下奉異國之命與予接壤若欲興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乃足下丘壠之鄉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于老母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

復待以故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大兵下山東西指汴洛克彝夜驅軍民遁入河南君弼與珠徹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命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率步騎自中灣進取河南　彗星出昴北　夏四月徐達率大軍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托音特穆爾以兵五萬迎戰列陣于洛水之北我軍既成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指揮乘之俘斬無算托音特穆爾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于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嚕威送欵軍門戊申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壬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分兵下未附諸山寨戊子元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降庚申元福昌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喇婁許州右丞謝李陳州知院楊崇各遣人詣大將軍降辛酉參政傅友德分兵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潘瑪勒降副

將軍常遇春下汝州留兵守之遂徇下郟縣　壬戌都督同知馮宗異克陝州元守將托音特穆爾復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大軍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雲勇敢有謀畧時河南諸郡皆下獨雲守裕州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　詔免山東夏稅秋糧中原兵難之後流離失業者多遣使賑恤　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謂君天下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帝往視之且會大將

軍謀取元都　五月庚午大將軍徐達遣指揮王臻帥兵往虢州取毛葫蘆山寨甲申登封犨縣雞翎山并天堂山寨復叛徐達遣指揮豐諒率兵討平之指揮任亮克露豹王山等寨叅政傅友德取凌青黑山二寨　庚寅車駕至汴梁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徐達尋自河南至上皆慰勞之達等頓首謝既退上復召問達取元都計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觀望不進今潼關又為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絶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克無疑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騎戰不可無備宜選裨將提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受命退　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守河南任亮守嵩州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　七月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壬午新寨瑪展等叛愈遣指

揮吳復討平之　時潼關以東悉平上命諸將還師進取元都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鬭于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中非得已也今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兹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拯民水火昔元祖入主中國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朕實不忍爾諸將帥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　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以副將軍馮宗異留守徐達遂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指揮高顯等將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昌元大都紅霧及黑風起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灣渡河庚子右丞薛顯叅

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徐達等師至淇門鎮傅友德獲嘉縣尹胡仲信達命從鎮撫王處仁守衛輝癸卯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陳同知等詣軍門降達令左丞楊思祖守之明日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曼棄城遁邯鄲尹都文玉率父老降克趙州獲元將僉院等己酉進次臨清遣人詣東昌趣都督同知張興祖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雲龍將兵從征庚戌傅友德遊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為鄉道達因遣友德開道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浚閘通舟師時諸將駐臨清久知府方克勤籌應芻粮無匱乏朱亮祖勒民夫五千濬河克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天大雨水漲舟遂行　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于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發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顯毛讓程華等皆會戊午達等師至長蘆元守

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分兵徇下清州師至直沽獲其海舟七艘造浮橋濟師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伊蘇等捍禦海口望風奔潰元都大震　癸亥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大敗元平章俺普達多爾濟津巴擒其知院海拉蘇等三百餘人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岸常遇春營于河西岸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攻之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級擒其將巴延特穆爾　丙寅達率諸將入通州是月二十七日也元主聞報大懼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遲明召羣臣會議端明殿時元都再遭博囉庫庫之變民生喪亂守備多不設元主徘徊嘆息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實勒們知樞密院事哈厮等皆勸固

守京城不聽命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丞相强通留守是夜三鼓元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北走如上都　八月二日庚午徐達等進師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填濠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門宗室淮王特穆爾布哈及太尉中書左丞相强通平章德哷默色保賽音布哈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穆徹等戮之并獲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府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

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安堵達下令凡元朝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于官署民籍中違者有罰元翰林待制黄殷仕欲投井為其僕所守乃紿僕曰吾甚愧何從得酒醉而出見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殷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死亡國史也遂往見達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參政張郎中等

達遣將赴京獻捷仍命薛顯傅友德曹良臣顧時等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　甲戌徐達遣人詣東昌令韓政分兵守廣平徐達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張興祖徇永平路下之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衛為大興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為永清右衛留兵三萬人分隷六衛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北平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等率

大軍往取山西

二年二月庚辰元丞相伊蘇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萬騎營于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也乃密遣指揮許勇等于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亘三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伊蘇望之驚遁　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宋指揮守之尋唐州兵亂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事聞

故有是命璟至南陽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惡南陽復平　六月元伊蘇復侵通州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自鳳翔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為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往開平道三河經鹿兒嶺過會州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州得士馬以千數次全寧伊蘇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伊蘇遁進攻大興州文忠策其必走乃分兵千餘為八屯伏其歸路伊蘇果夜遁遇伏大敗走擒其丞相托和齊遂帥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數百

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珠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改元都為北平府

谷應泰曰高帝起淮右布衣定鼎金陵削平吳漢奄有荆楚開拓閩越固已志清中原之民氣吞大河之北矣吳元年遂命徐達常遇春大舉六師奉辭伐罪乃不鼓我朝銳直搗幽燕而先取山東撤其屏蔽轉戰河南斷其羽翼再取潼關據其戶檻然後彈丸孤城所向必克猶之酈生說漢首下陳留光武滅新先收宛雒蓋論事者動言高皇之英武而不知平生之謹慎也至若虓虎之臣貔貅之佐莫不汗馬功高風雲氣壯以故塔兒灣之捷河西務之捷通州開平之捷比之垓下合圍悲歌四起昆陽大戰屋瓦皆飛固宜開國承家勒銘鐘鼎者矣然夷考其時大軍甫定者猶少先聲歸命者更多於凡青徐各郡千里扶攜兗豫諸司百城分潰東阿茌平小邑也而降濟南汴梁巖城也而亦

降馬德陳秉漢人也而遁和琳托音元種也而亦遁蓋以其時乾綱廢弛羣情竄散柄臣尾大既誅帝后東宮腦湍擅討憸邪以至開河起大業之愁鼓檝有海山之戲又且列圖素女拱手望夷日肆慆淫坐視瓦裂太祖之興豈非天之所啟乎況乎禡牙北出伐亂救民屢詔軍中勿妄誅戮破都之日市不易肆彼以暴吾以仁彼以昏吾以義克紂都而去殷弊政入咸陽而除秦苛法從知天命之

有歸乃在人心之豫附矣若乃會議端明棄同甌脫叔寶全無心肝紀侯大去其國審德量力吾何責焉獨是伯顏入宋妃后皆俘明室破元嬪嬙不御忠厚開基又何必天道之好還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舉人臣嚴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九 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畧定秦晉

太祖洪武元年元將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下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仍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五月都督同知馮宗異抵潼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麟城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望風奔潰先是宗異下陝州上遣使諭之曰若克潼關勿遽乗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守關以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至是五月庚午徐達調僉事郭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丙子宗異回軍至陝州與徐達俱還河南　八月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既定元都受命帥師取山西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討　九月乙丑

副將軍常遇春等下保定留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以指揮董勲守之遂師師趨真定元守將孫平章棄城走　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遣廣武衛鎮撫劉聚守河間兼領府事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由河南渡河克武陟下懐慶元平章白索珠棄城遁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棄城遁破磨盤寨獲叅政俞仁戮之進克潞州分兵克雄州以鎮撫程信守之　十一月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叅隨王成守之右丞薛顯敗元托克托特穆爾于石州庫庫特穆爾遣其將哈扎爾來攻澤州楊璟張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大戰失利　十二月大將軍徐達率諸軍進取太原庫庫特穆爾敗走庫庫特穆爾者察罕特穆爾甥也先是察罕與羅山人李思齊起兵擊賊元授察罕汝寧達嚕噶齊察罕死詔庫庫領父兵封河南王而李思齊亦在節制中思齊自謂父行與他將張良弼孔興圖嚕卜等皆欲異軍思齊遂據盩厔良弼據麻臺庫庫

遣關保珪琳齊攻麻臺李思齊孔興圖嚕卜皆與良弼合元數趣庫庫出師庫庫遣其弟托音特穆爾及部將旺扎勒摩該往山東而自與思齊良弼相攻一歲餘元下詔與和解庫庫殺詔使拒命遣兵據太原元太子與關保思齊良弼諸軍合夾攻澤復削奪庫庫爵邑令思齊等誅之庫庫退守平陽關保據澤潞二州與摩該合戰而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乃自詣庫庫與結好因解兵西歸庫庫與摩該關保戰擒之上疏陳罪元赦庫庫特穆爾復其官使出兵禦明命右丞伊蘇趨山東圖嚕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梁然大將軍已至通入北平順帝夜開建德門北走仍命庫庫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引兵徑進庫庫既

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前鋒萬騎突至傳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却之庫庫軍于城西壓明軍而陣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會庫庫部將呼必瑪勒潛遣人約降且請為内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

舉火鳴砲伏兵應之遇春等兵大至鼓譟相接軍大潰自相蹂躪庫庫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侍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得驏馬從十八騎遁去達等勒兵進營城西呼必瑪勒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疋庫庫奔大同遇春率兵追至忻州不及得行人汪河還庫庫走甘肅　庚午徐達遣傳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于石州敗之以戴復初署霍州丁玉明署忻州蔣應宗署崞州翁子奇守大石

副將軍馮宗異西至猗氏擒元右丞賈成甲戌進攻平陽擒元右丞李茂下之叅政陸聚率兵攻車子寨及鳳山成山帖山三寨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宗異進攻絳州克之擒元右丞田保徐伯昌獲將士五百人陽曲盤闢勒等十寨頭目各以其衆詣大將軍徐達營降

二年春正月詔免北平燕南山東山西河東河南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　甲寅副將軍常遇春師師攻大同庚申兵至大同元守將珠展棄城走擒知院于陳等

八十餘人　叅政傅友德將兵屯朔州右丞薛顯攻下潞州桃花寨大將軍徐達遣叅政陸聚分兵守井陘故關聚進攻承天寨克之　癸亥遣使賚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有定賞以大將軍等滅元未還故也于是遣諸偏將從大將軍征進楊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且太原得此為犄綴以分其勢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

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寇　二月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　三月乙未元鄜城守將副樞施成詣軍門降徐達仍令成守之庚子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先是李思齊據鳳翔副將欽穆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圖嚕卜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至是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由野口遁去達遣都督僉事郭興將輕騎擣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按兵遣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整兵入改奉元路為西安府以夏德署府事留耿炳文守之炳文在長安脩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繁急炳文輸餉五千石赴鞏昌軍食賴以足達師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瑪爾圖棄奉元走盩厔為民兵所殺平章烏爾圖西臺治書侍御史王武遁去復降斬之西臺御史僧格實哩守關家洞達遣攻之勢窮促

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貝沁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實克布哈自縊死三原尹朱春與其妻亦俱投崖死時關中饑上聞命戶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癸卯常遇春馮宗異等帥師發陝西進克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適至不能隱而殺之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竭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兵衆地險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庫庫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此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鳳翔不守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倘中原相從之衆以塞地荒涼一旦變生肘腋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

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翻然來歸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番思齊惑之至是大兵至鳳翔思齊懼遂帥所部奔臨洮

參政傅友德克鳳州以指揮張能守之　夏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會諸將于鳳翔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于臨洮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戎北界河湟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令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縛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令指揮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克之尋至秦州馬跑泉元守將呂德張義遁去遣都督僉事陳德追獲之以合肥衛千戸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曾將兵千人守秦州達進師至鞏昌元守將梁子中汪靈真保等出

降以都督僉事郭興守之遣馮宗異攻臨洮顧時戴德攻蘭州丁丑顧時等克蘭州以指揮韓温守之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窮迫舉城降宗異遣人送徐達營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臨洮捷奏至上覽畢即遣使諭徐達曰李思齊既降宜進攻慶陽寧夏張思道兄弟多詐若來降當審處之勿墮其計也李思齊入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禄于京師　己卯徐達師入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調青州右衛官軍守之克會州以參隨黎宗文署州事指揮陳壽守之乙酉徐達師入靖寧州遂狥下隆德縣　五月丁酉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下平凉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　辛丑元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走寧夏而使其弟張良臣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為庫庫特穆爾所執徐達既下平凉即謀取慶陽令湯和遣兵往涇州别遣指揮張煥將騎兵偵邏慶陽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

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為小平章戊申良臣復據慶陽叛初良臣之降也遣其花叅政詣徐達獻軍民數目尋又遣知院李克仁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比良臣出迎匍伏道左佯為卑下以示歸順薄暮即以兵劫營顯等不意其叛為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言然良臣之叛秪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翦之于是馮宗異傅友德聞良臣叛帥師自臨洮至涇州湯和亦帥所部來會達恐其黨相扇為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俞通源將精騎畧其西顧時畧其北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達帥諸將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六月辛巳達督諸軍攻慶陽張良臣遣珠克往寧夏求援于王保保獲斬之仍以叅隨王敬祖將兵守彭原　秋七月甲午徐達遣降將李茂等將騎兵千人往隆德秦安等處收捕未附頭目杜拜布哈　羅左丞相等

辛亥王保保部將哈札爾陷原州指揮陳壽死之徐達聞報與馮宗異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據之又遣指揮葉石真守彭原調指揮韋正守邠州傅友德薛顯駐靈州扼之宗異復與徐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故令扎爾攻原州欲以救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扎爾復攻陷涇州丁千户退保靈臺縣宗異自驛馬關引兵赴之扎爾走追至邠州又走宜祿遁去宗異還屯驛馬關　八月丙寅慶陽小元帥謀納款為張良臣所囚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詣大將軍營達受之令軍中無虐降者　先是七月己亥常遇春還次柳河川得疾卒上令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衆至是詔文忠自北平會師攻慶陽行至太原會元將圖嚕卜等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公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于國專之可也今

大同被攻甚急若俟進止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適游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特穆爾進至白楊門又擒黠寇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至五里營於漫地阻水先遣由間道達大同使知之元將圖嚕卜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為動良久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圖嚕伯降其衆萬餘獲馬疋輜重甚衆縛圖嚕卜詣軍門文忠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果倉而還先是元主北走騰格哩命圖嚕卜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圖嚕卜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圖嚕卜至京師上曰彼各為其主耳釋之賜冠帶衣服　癸未徐達克慶陽先是徐達率諸將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

顧時擊敗之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禦之走還良臣登城呼呂德約降達不聽初良臣之叛也自以其城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哈扎爾為羽翼姚暉葛行為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明師列營城下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俱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輙被獲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之絕至煑人汁和泥噉之姚暉熊左丞胡知院知事不濟開門納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父子俱投井中引出斬之明日誅良臣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或隧地或突至甕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周興嬰城固守至是慶陽下宗哲乃引去徐達聞宗哲由六盤山遁遣顧時薛顯傳友德將萬騎追之宗哲以其衆掠蘭州達遣馮宗異率步騎一萬七千道靖寧擊之宗哲由德呼蘇渡河遁去宗異乃率所部還　九月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

和發平凉還京師以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十二月王巴拜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兵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温會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為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于是整兵出戰巴拜兵少却温斂兵入城巴拜進圍之温堅守不與戰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巴拜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但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堅夜二鼓保保以兵登城千户郭佑醉不能起廵卒擊却之温屢設方畧乘怠破其兵巴拜圍數月不利且聞大軍至遂引去温執郭佑數其罪將殺之知事朱有聞諫曰當其時斬佑以狥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賊已退誅之無及徒有專殺罪温杖而釋之事聞陞温都督僉事贈恤于光

谷應泰曰初太祖之北伐也直趨青濟者正兵而西扼潼關者疑兵也故以徐中山大軍擣彼胸腹而以馮宗異孤軍綴彼聲援原未嘗命其仰關而攻躍馬而入也此時元將之守晉者為庫庫特穆爾其守秦者為李思齊張思道皆庸才耳庫庫之應詔入援出雁門經居庸其算神矣而太原根本空國而去一軍奄至巢覆穴傾此晉之所以亡也李思齊負百二之險藉建瓴之勢乃不捲甲出關以斷河南要路而反徘徊關内風鶴驚奔使宗異拱手而取河西安驅而入華陽此秦之所以亡也假令庫庫留守如孟德之保三城思齊出關如趙奢之争閼與則明之重兵深入雲代既壓其前韓魏又議其後托懽未去伊蘇重來安危之機正未可必也奈何徐常諸將由豫入晉自晉達秦庫庫不戰于北平而戰于晉陽思齊不戰于河津而戰于崤底譬之腐鼠孤雛直坐受人縛耳然又不特此也思齊以父行倔强庫庫以私釁稱兵大敵在前

而兩虎自鬬遂使明兵直入河南迅掃上谷方始解甲西歸輸誠結好憂卞莊之刺講廉藺之懽嗚呼晚矣以予觀之唐起冀方混一區宇秦據雍州蠶食六國而元末武臣坐失事機怯于公戰正所謂倔强蓁莽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豈真仗義勤王有深圖遠算之概哉至于哈扎爾之河隍剽掠張良臣之慶陽復叛而明師乃能西臨驛馬東叩大同出奇無窮料敵制勝則晉室之表裏山河秦地

之隩區陸海安得不為新主資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故元遺兵

太祖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上以王保保為西北邊患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北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將軍湯和為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巴拜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

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巴拜之寇邊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巴拜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巴拜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巴拜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

如狐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克雲州獲元平章呼嚕固岱右丞噶海等大同指揮金朝興克東勝州獲元平章判麟等大同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　夏四月大將軍徐達率師出安定初達師至定西王巴拜退屯車道峴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至是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巴拜隔深溝而壘一日數戰王巴拜發兵千餘人

出間道從東山下潛刧東南壘一軍皆驚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出達率親兵擊之斬東南壘趙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軍爭奮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郯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哈扎爾珪琳齊嚴奉先李景昌察罕布哈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騾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巴拜至和林元嗣主阿裕爾實哩達喇復任以事徐達以胡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赦之仍遣使諭達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胡左丞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今歸之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彼常守信州救諸全皆有功不忍即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　五月丁酉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師出野狐嶺擒元平章祝真進敗元

太尉曼濟平章沙布廸音多爾濟巴勒等於白海之駱駝山遂次開平元平章尚都罕等降　都督孫興祖率燕山右衛指揮平定大興左衛指揮麗裡兵次賽音布拉克川遇元兵力戰皆沒於五郎口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率兵至落馬河及元太尉瑪魯戰死之　癸卯李文忠克應昌文忠率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騎問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庚申君已殂文忠督兵兼程而進遇元兵一戰敗之追至應昌圍其城獲元主孫密廸理巴喇并

后妃宫人諸王省院達官士卒等宋代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鎮國玉帶玉斧各一及駝馬牛羊無筭惟太子阿裕爾實哩達喇與數十騎遁去文忠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至京師百官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與又以庚申君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上又自為祭文曰生死廢興非一時之偶然乃天地之定數古之聖

賢於是四者一或臨之不為之變何也蓋知天命而不惑者也君之祖宗昔起沙漠彎弓矢入據大都横行天下九夷八蠻盡皆歸之非天命不至此及君之父子正當垂衣守成之時而盗生汝潁華夏騷然號令不行以致失國此人事歟天道歟朕於其時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為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君主沙漠朕主中國君與羣臣乃固執不移致邊警數興今聞君没於沙漠朕用惻然特遣人致弔奠以牲醴以享

爾靈爾其鑒之　六月李文忠遣人送俘獲元諸王密迪哩巴拉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密迪哩巴拉獻俘於廟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對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内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

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衣於中宫朝見見畢賜中國之服亦令謝恩乙亥密迪哩巴拉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宫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於龍山封密迪哩巴拉為崇禮侯丁丑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仍遣使賚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君則晏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歛日促天怒人怨盗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

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耶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　元宗室四大王初遁入靜樂岢嵐山中結寨自固至是率衆冦武州太原指揮程桂等擊敗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三大王托和爾特穆爾送京師　乙酉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番元陝西行省吐番宣慰使索諾木藏布詣軍門降鎮西武諸王伯納呼亦以吐番諸部來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殺額森圖罕於是河州以西甘朶烏思藏等部皆來歸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九月命指揮韋正守河州正初至河州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正受命率公等出鎮邊陲當不避艱險報國恩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遂生戎心其誰禦之吾與若等死亡無地妻孥不得相保毋寧死於王事乎於是衆感激如命正日夜撫循軍民河州遂為樂土　冬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還至龍江車駕出勞於江上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往北平訓練軍士繕治城池給守邊將士衣　二月甲戌元遼陽守將平章劉益降先是遣斷事黃儔詔諭遼陽諸處官民帥衆歸附益遂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之數遣右丞董遵僉院楊賢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巴拜馬彥翬共謀殺益張良佐房暠復擒彥翬殺之巴拜走納克楚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暠權衛事至是良佐以聞并遣使賫馬上元所授印章宣勅金牌獻賊殺劉益逆黨仍上其事於中書省曰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元平章高家努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喇章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伊蘇之兵金山則有太尉納克楚之衆彼此相依互為聲援今洪巴拜逃往其營必有搆兵之釁乞留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逆黨巴勒丹知院實勒械送京師詔以良佐暠為遼東衛指揮僉事　魏國公

徐達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散處衛府籍為軍者給衣糧籍為民者給田以耕凡已降而內徙者三萬四千五十六戶尋命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

秋七月遼東衛奏元納克楚據金山為邊患遣黃儔賚書諭之曰比者元綱解紐紅巾起於汝潁羣盜徧於中原僭名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於亳徐真一稱帝於蘄陳友諒稱帝於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玉珍稱帝於西蜀擁兵數萬割據中原垂二十年朕本淮民為羣雄所逼集衆渡江與將軍會於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特釋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遣兵四出北平中原南定閩粵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俘馘元君奔亡華夏悉定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自守一方不然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釁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克楚拘留不還

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吳泉馮祥為同知王德為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上以劉益之變納克楚未附特命雲等鎮之雲等由登萊渡海駐兵金州招降元叅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嘉努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一方遂安命靖海侯吳禎帥舟師運餉遼東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諜知元平章僧嘉努營於牙頭夜遣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嘉努盡俘其衆獲駝馬四百餘匹進至上都大石岸攻破劉學士寨擊敗魯爾國公於高州武平悉衆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帥兵口北招諭惠王巴圖布哈儲王巴延布哈宗王子瑪爾布特穆爾等冬十二月丙戌遣人送巴圖布哈等至京上命賜第宅襲衣什器等物仍月給錢米有差

五年春正月乙丑詔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庚午命達為征北大將軍出中路文忠為左副將軍出東路勝為右副將軍出西路三道並進以清沙漠中路由鴈門趨和林東路由

居庸出應昌西路由金蘭趨甘肅　三月徐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為前鋒敗巴拜游騎於野馬川丁卯復敗巴拜於圖喇河巴拜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銳而心輕敵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救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巴拜亦不敢入塞偏將軍湯和遇別部於斷頭山亦敗　馮勝師次蘭州傅友德率驍騎五千為前鋒直趨西涼遇元沙實平兵擊敗之追至永昌又敗元太尉多爾濟巴勒於和勒歡口大獲

其輜重牛馬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共擊元兵走之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布哈追斬四百餘人降太尉索諾木嘉勒平章袞楚克夏六月戊寅元將尚律先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户迎降勝撫輯其民留兵守之進至額齊納路守將巴延特穆爾全城降師至別駕山元岐王多爾濟巴勒遁追獲其平章昌嘉努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　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敵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哈喇莽賚敵部落驚潰復進至臚朐河文忠下令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以負重乃留輜重臚朐河令部將韓政等守之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圖拉河元太師哈喇章漫濟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督兵力戰戰數合敵稍却復進至鄂勒琿河敵兵益衆摶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

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敵騎乘之文忠得馬氣益厲據鞍横槊麾衆更進於是士卒皷勇皆殊死戰敵敗走逐北至驕海敵兵益大集文忠乃勒兵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縱所獲馬畜於野示以閒暇居三日敵疑有伏不敢逼稍稍引去文忠亦觧而歸迷失道至僧格拉木之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士馬賴以俱濟是役也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糧且盡遇元兵士卒疲之不能戰時奮勇獨

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擊敗之掠其輜重牛馬還軍復大振曹良臣至鄂勒琿河孤軍深入敗没驍騎衛指揮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死焉秋七月乙未文忠以所獲故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一千八百四十餘人送至京師　九月丁巳吴禎遣送遼東元平章高嘉努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高世舉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賦等至京師　冬十一月壬申命賞甘肅京衛軍士時馮勝等以匿所獲馬騾牛羊

不賞上曰祭遵為將憂國奉公曹彬平江南所載惟圖書汝等當法古人省躬以補過諸將叩頭謝　十二月壬寅遣使賷書與元幼主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彦德書曰人臣致身於君貴有終始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初立朝之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事之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君數事且令取其子客迪哩巴拉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以倔强絶父子之道爾君宗祀不絶二生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六軍出討旌旗蔽塞於

陰山二生身膏草野固奇男子事也或不能狥國偷生免死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六年春正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夏四月華雲龍奏上諸關防守事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户所禦守從之　六

月甲申武朔等州邊警時大將軍徐達駐師臨清報至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興將兵擊之　秋八月丙子河州土門峽邊警千户王才戰死　陳德郭興兵至達蘭哈濟口遇敵騎擊敗之生擒其同僉與都等斬首六百級獲駝馬牛羊千頭餘衆潰去　冬十月凉州屢有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額齊納之地斬其渠帥伊約蘇索爾等衆又招降其國公吴巴圖等　十一月壬子徐達等擊元兵於懷柔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

僉李文忠出朔州擒元太尉巴延布哈七年春正月曹國公李文忠敗敵於白登俘其國公博囉特穆爾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擒平章陳安禮瑪蘇繙於賽音布拉克斬珍珠律於順寧陽門　二月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圖嚕默色等九十七人於會寧諸處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諸處俱送京師三月丁卯勅大將軍徐達分布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營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屯種

達與李文忠馮勝還京師　乙亥蘭州巴特瑪民郭木德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珠實卜與其弟和斯岱往招之郭木德不從扎實和斯台夜斬其首以歸事聞上曰木德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吿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大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夏四月己亥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元將托音特穆爾棄城走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興

復鎮北邊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元太尉盧巴延布哈平章特穆爾布哈等於黑城子等處河南都指揮使繆道獲元叅政等官於昇拉山等處而還　秋七月曹國公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火石崖克之斬元宗王托多錫勒擒承旨伯嘉努八月丙辰追擊之於豐州擒其帥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克及其印并斬其司徒塔斯哈平章巴圖知院忽都等　九月丁丑遣崇禮侯密迪哩巴拉

北還上謂廷臣曰崇禮侯密迪哩巴拉南來五載能無父母鄉土之情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二人送行復遣其父阿裕爾實哩達喇織文金綺錦衣各一襲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以全骨肉之恩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遣書諭元主阿裕爾實哩達喇

八年夏五月詔永嘉侯朱亮祖同潁川侯傅友德率師往北平備邊　八月故元王巴拜卒巴拜自定西之敗走和林元嗣主復任以政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於合剌諸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縊死上一日宴謂群臣曰天下誰為男子者皆對曰無如常國公所將不過萬人而橫行無留陣上乃拊髀歎曰是遇春耶我得而臣之我竟無以臣王巴拜真男子也竟冊其妹為秦王妃　冬十二月癸巳元太尉納克楚冦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先是上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冰結敵必乘時入冦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可得退有後慮伏兵險阻扼其歸路可坐而致也至是果入冦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克楚將至命盖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敵至堅壁勿戰及納克楚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葢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冦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克楚裨將烏喇

固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烏喇固被傷悶絕遂獲之冦勢大阻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克楚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葢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祚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祚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緣河疊冰為墻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俟四顧寂若無人已而敵騎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克楚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必里克河斬戮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克楚僅以身免

九年春正月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　命中山侯湯和

潁川侯傅友德帥師往延安防邊諭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裔可以坐制令延安地控西北元騎聚散不常若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將受害卿等至邊上當嚴為之備雖不見敵常若臨敵三月湯和等至延安元巴延特穆爾遣人請和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之勑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四月巴延特穆爾果乘間犯邊傅友德設伏大敗之俘其衆獲馬畜輜重無筭元

平章烏納岱遂執巴延特穆爾以降　十一月吐番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為副將軍率兵討之

十年夏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無筭俘男女一萬獲馬五千牛羊十三萬　十一月都督濮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巳而高麗龍川鄭白等來降勑遼東守將潘敬葉旺勿納以破其奸

十一年春正月北平警　五月元嗣君阿裕爾實哩達喇殂子特古斯特穆爾立　秋八月西番洮州等處戎寇亂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朶降其萬戶旦達爾嘉平其部落俘獲無筭洮州十八族番鬼據納琳七站之地英進兵擊之

十二年春二月戊戌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諸處督理軍務　西平侯沐英兵至洮州番寇三副使阿卜薩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土

官阿禪七站土官實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請事宜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英進擊西番擒三副使癭嗉子等班師　夏六月命都督馬雲率兵征大寧

十三年春三月元國公托和齊知院阿珠屯和琳為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額齊納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

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托和齊等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元平章烏爾布哈等寇邊命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湯和傅友德率師討之夏四月達率諸將出塞友德為前鋒軍至北黄河敵駭遁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博囉布哈太史文通等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擣高州嵩州全寧諸部過臚朐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

十五年五月上聞士卒海運多溺死者命羣臣議遼東屯田

十八年二月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大畧謂備邊在足兵足兵在屯田宜選諸將軍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之法也上嘉納之

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軍頴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叅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為右叅將率師北征納克楚上諭勝等曰納克楚詭詐未易得其虛實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没彼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既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出納克楚不意必可擒矣既而復遣前所獲烏喇圖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二月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聞敵騎有屯慶州者遣右副將軍藍玉將輕兵出關襲之殺其平章果囉擒其子不蘭奚獲人馬而還三月辛未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寛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夏六月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辛未上勑諭勝等納克楚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元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掩其無備彼衆可盡獲也丁酉勝等至遼河東獲納克楚屯卒三

百人馬四百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時鶚喇固還至松花河納克楚見之大驚相勞問鶚喇固因諭以朝廷送還之意納克楚喜即遣其左丞劉特默齊叅政張德裕至軍門獻馬且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鶚喇固復備以撫卹之恩語其衆由是部落多有降意時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敵死之丁未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克楚部將全國公家通來降初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鵞莊

一曰龍安一秃河輜重富厚畜牧蕃息元主數招之不往至是大將軍逼之納克楚計窮鶚喇固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克楚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欵而更覘兵勢勝即遣藍玉往一秃河受之使還報納克楚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藍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克楚酌酒酬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克楚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座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之納克楚大驚起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克楚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家通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凡四萬餘羊馬駝驢輜重亘百餘里納克楚有二姪不肯降勝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於地亦來降勝以禮諭納克楚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

使奏捷奏常茂驚潰降衆遂班師悉以納克楚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將騎兵三千為殿初納克楚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軍還以其降衆俱行甚恨之乃設伏於途俟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猝為所乘衆寡不敵英馬蹶被執英絶食不言乘間剖腹而死秋七月丁酉納克楚所部營王實喇巳圖等來降八月壬子上聞馮勝等在軍中多不律遣使戒諭之癸酉馮勝械常茂至京茂勝之壻也

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御之及納克楚降而衆驚潰勝乃歸咎於茂奏之茂至陳所以降納克楚之故上曰如爾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印召勝還令永昌侯藍玉總兵代之九月戊寅納克楚至京封為海西侯詔左副將軍傅友德偏集新附軍士駐兵大寧防寇　丁未以永昌侯藍玉為大將軍延平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為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為左右參將率兵討殘元肅清沙漠冬十一月甲午藍玉奏元丞相哈喇章蠻爾布哈遁入和林乞進兵勦滅許之

二十一年夏四月藍玉率師自大寧進至慶州聞元主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乙卯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四十餘里哨不見敵玉欲引兵還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沙漠未見敵而班師何以復命玉然之弼復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敵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元主營在

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為前鋒直薄其營敵始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元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倉卒拒戰擊敗之殺漫濟其衆遂降元主特古斯特穆爾與其太子天保努知院捏怯來丞相錫勒們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努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圖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托音特穆爾將逃失馬竄草間擒之及追獲吳王多爾濟代王達爾瑪平章巴朗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入奏聚其甲兵悉焚之遂班師

二十二年夏五月癸巳置泰寧福餘朵顏三衛於烏梁海以故元歸附阿爾薩里為泰寧衛指揮使達實特穆爾為指揮同知海蘇實克為福餘衛指揮同知托勒呼扎爾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　秋七月

元伊蘇岱爾弑其主特古思特穆爾立琨特穆爾其部屬皆奔散元裔日微

二十三年春正月命傅友德為大將軍率列侯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訓練軍馬聽燕王節制出征沙漠勑王弼以山西聽晉王節制三月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哨得鄂爾布哈等駐牧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癸巳遂抵迤都隔一磧敵不知也乃先遣指揮家通徑詣其營家通與鄂爾布哈有舊至則相抱持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其營衆大驚鄂爾布哈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鄂爾布哈與俱詣軍門降燕王降辭色待之賜之酒慰諭遣還鄂爾布哈大喜過望於是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而還報捷京師上大喜曰肅清沙漠者燕王也

二十四年春三月元遼王阿扎克實哩寇邊命頴國公傅友德率列侯郭英等討之五月至和卓舍哩軍行友德遠下令班師敵聞信之越二日忽趨師深入六月至黑嶺鴉山等處洮兒河獲人口馬匹駐師金鞍子山七月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哈喇津山追其渠札都深入黑松林之地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勒達烏喇罕掩襲其衆大獲而還　八月哈密寇邊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師討之九月晟等破哈密擒其王子伯勒齊爾豳王桑結錫哩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多爾濟俘衆一千三百人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率將士追逃寇祁者孫遂進征西番罕東之地五月藍玉兵至罕東遣都督宋晟等徇阿真州土渠合咎等遁去尋奉詔移兵討建昌叛師伊埒特穆爾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偽千户段太平等其衆大潰伊埒特穆爾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囉等寨拔之伊埒特穆爾復遁能轉戰而前破水寨關及上匾寨進至打冲河三里所與伊埒特穆爾遇大戰破走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計獲牛馬無筭官軍入德昌知府安

德渡打沖河遁去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獲駕橋於打沖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囉寨餘孽進至水西斬伊埒特穆爾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渠長沙納的等皆中兵死能還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伊埒特穆爾復遁入栢興州九月罕西西番叛入寇命都督宋晟總兵討平之十一月甲午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伊埒特穆爾并其子胖其衆悉降送伊埒特穆爾至京師伏誅玉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行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為衛漢州灌縣西連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為要道皆宜置軍衛下羣臣議行之　都督周興帥兵討元逆臣伊蘇岱爾與追至察察爾山破之　十二月壬申馮勝等奉命率列侯籍太原平陽民為兵伍置衛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立五衛大同迤東立五衛衛五千六百人

二十九年春三月寧王權言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道上恐敵兵往來有盜邊之舉上曰狡寇多奸此必示弱誘我軍耳於是勑燕王選精卒抵大寧沿河南北覘北兵所在隨宜掩擊甲子燕王率諸軍北至察察爾山遇元兵與戰擒其將索琳特穆爾等數十人追至烏蘭和托城遇烏蘭鄂罕戰敗之

三十年春正月命耿炳文郭英巡西北備邊　五月己巳勑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邊戒勿輕戰俟敵分散驕怠邀截要路擊之

三十一年夏四月命燕王率諸王防邊勑曰北騎南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可召西涼都指揮張文傑莊得開平都督宋真宋晟遼東武定侯郭英等皆以兵會遼王以護衛軍悉數北出山西北平亦然令郭英宋真宋晟翼於左莊得張文傑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兵法示饑而實飽外鈍而內精爾其察之五月戊午勑左軍都督楊文往北平并燕谷

寧三府精銳往開平從燕王防邊勑郭英總兵往遼東隨遼王屯開平迤北險要防邊仍聽燕王節制乙亥命燕王總帥諸王防邊勑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朕之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攘外安内非汝而誰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奠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毋怠

谷應泰曰塞下之險東起開鐵北歷喜峰西亘偏

頭五灰相距二千二百里而遥乃欲阻長城而堵之列亭障而蔽之設險守國葢其難哉若夫高皇之定天下也與漢唐異漢唐之主所稱勝國之孽者悉中原之人耳乾符一御醜類盡殲寶籙攸歸餘裔革面然而漢圍白登唐苦突厥内地既輯邊患乘之强弩之末殊未可以易視也又況順帝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始亡耳於時呼達一軍駐雲州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峪納克楚一軍駐金山實喇罕一軍駐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萬衆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蹛林祭纛大舉報仇田單一鼓而下齊申胥七日而救楚豈得云情歸之氣沒世不復歟然而太祖之攻之也分兵二道一出西安以擣定西一出居庸以擣沙漠則雲中鴈門之勢斷矣及其再舉也分兵三路徐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

勝出西路則盧龍榆關之援又絶矣而且築東勝之險是南仲之城朔方也設屯田之利是充國之守金城也宜乎左丞右帥東底開平鄧愈沐英西臨弱水雖貳師之入大宛張騫之通屬國其長驅遠馭未有若斯之極也厥後應昌之捷默德就俘武平之戰惠儲歸命於是稽幕南而無庭過陰山而慟哭元氏舊墟幾乎盡矣至於設伏馬陵揚水疏勒則桑格爾之跑地槖駝塞之氷城似有神助

功亦爛焉若夫燕雲割棄四百餘年石晉以來復還版圖豈景純定限南北更合將衛霍樹績王者無外耶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毛大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平夏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春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随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為鄉黨所服初聞徐壽輝兵起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授元帥隸倪文俊麾下鎮沔陽與元將哈喇圖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微眇十七年以兵千人將斗船五十泝夔而上時青巾盜李喜喜聚兵苦蜀元義兵元帥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右丞相旺扎勒圖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順流下巫峽遇玉珍訟之且言重慶可取狀玉珍未決萬戶戴壽曰攻重慶事濟據蜀不濟歸無損也從之遂進克其城旺扎勒圖遁父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

十八年旺扎勒　自果州來攻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明

玉珍使明三禦之明三黃陂人驍勇善戰玉珍弟畜之後復姓名曰萬勝又密遣猛士夜眼陳劫烏斗山寨擣嘉定皆下之惟大佛寺未下玉珍親濟師旬日城潰旺扎勒圖叅政趙資平章郎德格皆死之人稱三忠道出瀘州自訪元進士劉楨喜曰吾得一孔明也

二十一年明玉珍稱隴蜀王初玉珍謀討陳友諒乃整兵守夔關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徐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

二十二年春三月明玉珍僭稱帝于蜀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置雅樂供郊祀之祭皆劉楨為也

二十三年明玉珍遣萬勝等三道攻雲南梁王博囉走金馬山勝入城據之博囉復集衆來攻勝敗于關灘引還

二十四年萬勝攻興元敗還鄖興克巴州

二十五年九月夏主明玉珍以萬勝戴壽為左右丞相遣叅政江儼來通好命都事孫養浩報之是年萬勝取興元

二十六年春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年三十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嗣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其都察院張文炳用事忌萬勝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吉殺之勝夏驍將也兵無不一當百勝死夏以不競劉楨代為丞相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解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不問　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險北有劍閣棧道之阻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富利饒實天府之國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

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常遣使四方戒其謹于言語勿為誇大恐遺笑于人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遣叅知政事蔡哲往報蜀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太祖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

太祖洪武元年冬十二月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

二年秋八月夏主明昇遣使來貢王師平關陜蜀人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强盛竟莫能禦況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為令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自强昇從其言遣使修貢上賜璽書荅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令足下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遂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冬十月壬戌遣平章楊璟諭明昇奉國入覲昇牽于羣議不能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曰古

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則為順圖足下自謂瞿塘劍閣一夫負戈萬卒誰何此皆不達時變相謬誤足下自度孰與劉備諸葛孔明然僅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過興元王師一至所為足下謀者各自為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即冲幼當亦痛心老母順逆之圖度之而已昇不能從

三年夏五月大將軍徐達既出安定走王保保乃遣左副將軍鄧愈招撫土番而自帥所部攻興元以傅友德為前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故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分遣裨將金興旺等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金興旺張龍守之達還軍西安　秋七月蜀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再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鷄請援兵友仁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

拒守發巨礮擂石敵兵多死傷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遣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友德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望見大驚乗夜遁

四年春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營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為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將軍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陜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憫明昇稚弱不忍加兵數遣賜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于羣議反以兵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大軍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諸將陛辭上復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鋭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户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仍命宋國公馮宗異往陜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二月江夏侯周德興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覃垕温陽關中山侯湯和率師克歸州李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帥兵取桑植容美洞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垕寨克之　三月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横斷關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益兵為固守計壽等于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王師至是璟師次夔州大溪口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杲出白鹽山

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潁川侯傅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于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為前鋒攀援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夏四月丙戌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擊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上以湯和傅友德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右副將軍帥師助之　丁酉傅友德下青州果陽留指揮潘忠守之進兵狥江油彰明二縣下之癸卯遂趨綿州友德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乘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死之大亨走保漢州友德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乃益震恐五月己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初蜀人命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陣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新敗必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大敗之六月壬午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

其衆殺獲二千餘人并擒宣慰胡孔彰等獲馬騾五百餘匹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時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不得進乃駐師大溪口欲俟水稍平上聞之恐其逗遛緩事而傅友德捷書適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冐險深入克階文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

忠遂帥所部先進和遲疑未決會得友德木牌于江流廼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趨夔州永忠兵先至舊夔州蜀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出兵拒戰戊子永忠分軍為前後陣軍既交出後軍兩翼夾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上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

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山巖石間蜀人不覺也度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褁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先破其陸寨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發火炮火筒夾攻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

者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始至永忠乃與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平章丁世真陷文州先是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朱顯忠守之世真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拒卻之其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邪詰旦世真攻益急顯忠出東門拒戰而世真

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創累瘡決戰力不支城破死之千户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人及城破僅百餘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真棄城走事聞恤顯忠均諒家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世真復率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友德調兵來援擊走之世真逃竄山巖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為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上曰小校殺本官非義也不賞　廖永忠帥舟師自夔州乗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效力若敺之出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

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欵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啣璧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朱亮祖兵亦至　秋七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躪藉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欵友德許之翼日庚申壽率其屬降友德整衆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分兵會朱亮祖狥州縣之未附者壬戌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桂華率父老降壽大亨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沈死　八月上遣使諭湯和等曰為將貴審機而重料敵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

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事乎和聞詔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克其城執友仁送京師誅之蜀地悉平明昇至京師廷臣上言宋乾德間孟昶降有叩頭伏罪禮上曰昶奢淫自恣昇幼孽自臣下可免其伏地禮封昇為歸義侯居第京師已而投昇于高麗　命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文忠以成都舊城卑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制畧備時傅友

德駐兵保寧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丙子置成都右中前後四衛分隸之復置保寧守禦千户所調濠梁等衛官軍守之　十二月辛卯賞平蜀將士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營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親製平西蜀文紀傅廖二將之功

　谷應泰曰聞之名山大川不封諸侯王公設險用守厥國而周都雒陽則曰南望三塗北望嶽鄙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盖古者賢明之主在德不在險也夫中國之得地險者宜無過巴蜀棧道揭其北瀘水阻其西表岷峨之天關帶二江之雙流勇夫重閉幾乎斗絕矣而自古及今敗亡相繼俘繫入臣罕有全者則蜀之地險固不足恃也方夫元運垂終羣雄並起明玉珍以隨州布衣結寨青山為徐壽輝之外臣倪文俊之守將及文俊見殺

于友諒而遂奄有三巴盜竊名字比之劉宗下輩而自王公孫躍馬而稱帝功尤易易也玉珍不以此時北趣子午入叩關隴南下夷陵先窺漢沔而但固守夔門改元稱制偏隅自割坐待滅亡此策之最下者是則東之自守者無過士誠而西之自守者無過玉珍也方太祖之初逐鹿中原未遑外討答書通聘以待隗囂厚禮卑辭以驕李密而使者乃以張喬之口舌誇蠶叢之形勝井蛙坐大斯

為過矣至于元都已沒秦晉悉平蜀道一隅勢如黑子乃始命鄒興莫仁壽等瞿塘阻水鐵鎖橫關丸泥壘守不已晚乎若夫太祖之伐蜀也以湯和等舟師入峽疾趨重慶此正兵也而傅友德一軍揚言發金牛潛師取階文者此奇兵也夫鄧艾縋入陰平則綿竹之師不摧而潰吳漢襲至廣都則城市之橋可燒而斷宜乎劉仁表詣軍門明昇面縛啣璧而彭氏以為縱走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也

乃知桓温既入李勢告亡全斌濟師孟昶不祀此張載勒銘于劍閣左思致誠于蜀都玉壘銅梁險無足據矣從此冉駹效順卭笮景從蒟醬出于番禺竹杖來于大夏版圖之盛固不必言獨是功紀傅廖文皆御製楊璟以無績而不敘小校以非義而輟賞勸懲斯在又非特平蜀之規耳若夫明昇者封矦歸義居第京師要領克全母子相保雖劉禪樂魏身不生還而望帝歸魂死猶啼血嗚呼方西川僭號時其為寄生久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平滇

太祖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遣翰林院待制王禕齎詔諭雲南雲南古滇池地南控交趾北接土蕃西擁諸甸東以曲靖為門戶與蜀黔錯壤麗江松潘烏蠻霑益如犬牙然戰國時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歸報會秦擊楚巴黔道塞遂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漢武帝元狩元年彩雲見南方遣使跡之起于洱河因置雲南郡諭滇王入朝宣帝遣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雍闓斬之封其渠龍祐那為部長賜姓張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于是始有姓氏隋開皇中為史萬歲所破唐武德貞觀間張氏弱遜位蒙氏號南詔天寶七年閣羅鳳反敗節度使鮮

于仲通西洱河後段氏有其地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改國號大理宋太祖立王全斌下西川請取大理宋祖鑒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不被兵段氏得長世焉元世祖自臨洮過大渡河經山谷二千里至金沙江乘革囊以濟獲段興智滅其國乃以其子呼圖出為雲南王鎮之仍錄段氏子姓守其土呼圖死封其子松山為梁王至正時巴咱爾斡爾密嗣位明王珍一攻之不克至是上既平夏乃遣使往諭之

六年冬十二月詔使王禕被殺于雲南禕初至雲南見元梁王君臣諭以奉版圖歸職方梁王不省館于別室數日又曰予將命遠來非為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荊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據巴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斧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庫庫特穆爾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至者誅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

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遣一將軍將龍驤百萬會戰昆明池爾猶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梁君臣相顧駭服頗有降意改館禕厚待之會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托克托自西番徵糧雲南謀連兵拒我托克托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間托克托聞之誚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與托克托相見托克托欲屈禕禕罵曰天命訖汝元我朝實代之

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使臣豈為爾屈顧梁王曰爾朝殺我大兵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禕有王佐才上嘗語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後子紳走雲南求遺骸贈翰林學士謚文節

七年秋八月遣元威順王子巴拜齎詔往諭雲南

八年秋九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上諭雲曰今天下混一四方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重傷吾民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對曰雲南恃其險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順附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易服詐為元使更制書以紿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

十四年秋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帥師征雲南列侯曹震王弼金朝興都督郭英張銓等皆從上諭之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巴咱爾斡爾密等自恃險遠輒害使臣在所必討爾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迺進兵

曲靖曲靖雲南之喋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使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煩兵而下也師行上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丁未傅友德師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陳桓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兵由辰沅趨貴州　十二月辛酉傅友德率藍玉沐英等進攻普定克之羅鬼苗蠻犵狫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元梁王巴咱爾斡爾密聞明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爾瑪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右副將軍沐英謂傅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丙寅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爾瑪望見大驚倉皇

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爾瑪悉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爾瑪急撤衆禦之陣動英乃拔劍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我師畢濟友德麾兵進薄之矢石雨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爾瑪横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業蠻人見歸者皆喜慰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分遣藍玉沐英率師趨雲南而自以衆數萬向烏撒為郭英等聲援壬申元梁王巴咱爾斡爾密聞達爾瑪敗棄城走入羅佐山其右丞魯爾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于是巴咱爾斡爾密挈妻子與左丞達的魯爾俱入普寧州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俱赴滇池死癸酉藍玉沐英等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出降明日駐兵金馬山故梁王閣監額森

特穆爾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出迎王等整衆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宮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餘日藍玉別遣曹震王弼金朝興等率兵二萬分道進取臨安諸路皆下之沐英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先是都督郭英等出永寧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責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

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容指蠻雲南諸郡邑皆震至是友德自曲靖帥師循格孤山而南直擣烏撒元右丞實卜收兵屯赤水河拒郭英等友德大軍至實卜遁友德下令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請戰友德敔勿許士爭奮思致死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帥衆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師趨之戰數十合渠長多中槊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衆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讋皆望風降附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元威楚路平章閆納默拜參政埒克矩布哈等詣曹震營降壬午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同知克埒　該傳慰高仁廉訪司副使博囉呼察及

中慶武定澂江三路嵩盟晉寧昆陽安寧新興路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南甸河陽陽宗六縣達嚕噶齊扎木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營降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甲午遣使諭傅友德等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處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

東渠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　金朝興兵畧瀓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俱下之革宣慰司立臨安府及各府十四衛置雲南都指揮司以都督謝熊馮誠署司事二月置雲南布政司改中慶路為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以張紞等為參政參議等官　閏二月靄翠至京賜衣帽及鈔遣還藍玉沐英等進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為固土目段世聞明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為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為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夜半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旗幟昧爽大軍抵下關望之踴躍讙譟敵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没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敵腹背受敵大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

門關下金齒于是車里摩些和泥平緬等處相率降雲南悉平　三月藍玉遣兵攻拔三營萬戶砦更定雲南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四傅友德遣使以故元威順王之子巴拜及梁王家屬三百一十八人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爾瑪等言元末田土多為豪右隱佔今循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　夏四月烏撒東川芒部復畔傅友德移撤沐英合兵進討西堡蠻賊冦普定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擊敗之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守之造舟以渡往來上復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合征南三將軍攻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關索嶺

諸蠻　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傅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萬計餘衆遁去復遣兵捕擊悉平之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　八月乙巳遣使諭傅友德沐英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破烏撒次第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險勿輕動人自七星關來者又曰芒部烏撒蠻至夜舉火挈家入霑翠符至可諭霑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即芒部渠長可盡獲將軍其熟圖之已復遣使諭曰雲南士卒既艱食不宜分屯止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霑翠之地必用十萬衆乃可定也凡此者朕所見大概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將軍便宜自處置　九月傅友德沐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馮誠守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叛土官楊苴尤傑黠紿其下曰總兵領大軍歸矣雲南城可圖也遂糾衆至二十萬會于城下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乏食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為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嬰城拒守備樓櫓戰具多置强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出奇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為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為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相顧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祺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圖再舉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勦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復定誠國用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參政緽滿布哈及渠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各賜其家衣服以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時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其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蠻民降者數

十萬户三月甲辰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藍玉等班師而副將軍沐英以數萬衆留鎮之雲南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為指揮統兵守之五月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尋甸等處繕城池立屯堡安輯其人民

十七年三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友德平雲南上前後下璽書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皆中友德奉行不敢失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穎國公列侯藍玉仇成王弼子孫世及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將校遞陞有差　秋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元所授宣慰司印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有城郭宮室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至是大兵下金齒與平緬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乙酉景川侯曹震奏言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閒服時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為便詔從之

十八年春正月東蘭州韋富亂沐英討平之英在滇仞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賴以安分兵剪廣西維摩餘孽通四川糧道上喜曰英能如是吾無南顧憂矣　冬十二月思倫發反率衆冦景東馮誠擊之失利千户王昇死之

十九年春二月雲南臻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傅友德率師討之友德復移兵討平越蠻麻哈楊孟等平之　秋九月庚申沐英奏雲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畜詔從之

二十年夏五月庚申勅諭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緬但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固守待之英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率兵屯種以備蠻寇已復命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尋甸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畢節曲靖越州諸處立營屯種候征討

二十一年春正月思倫發入寇結砦於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寗正擊破之斬首一千五百級三月思倫發悉其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沐英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隅壘而陣遣都督馮誠先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驅象三十餘逆戰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為前鋒其渠帥跨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膝及脇象仆地渠長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譟而前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賊不足平也乃下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為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

銃箭俱發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詰旦分軍為三隊命馮誠領其前寗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將士皆鼓勇而進賊悉衆出營結陣以待其渠帥把事招綱等皆乘象象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于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羣象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走指揮張因千户張榮祖率騎士乘之直擣其柵遂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剌亦者驍勇復率衆殊死戰我左師小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師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率衆更進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千級俘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蝟死渠帥刀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賊潰英師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　夏六月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為左右副將軍曹震葉昇為左右參將率馬步諸軍討之八月

壬寅沐英遣都督寧正從傅友德討東川　九月越州土目阿資叛阿資故囉囉種苦麻部王師南征沐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之道過平彝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阿資遂遷其山民往居旱上村留神策衛千户劉成等駐兵立柵其上後以為平彝千户所阿資等復帥衆寇普安燒府治大掠友德進擊之斬其渠滿已青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資退屯普安倚崖壁為砦傅友德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寧正從友德擊阿資于越州大敗之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餘人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分兵追捕之阿資窮蹙降甲午曹震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悉平之　冬十一月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叛逆之謀皆其下刀厮郎等為之以象馬白金入

貢願輸貢賦百彝遂平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沐英以阿資畔服不常請從越州衛于陸涼鎮之阿資復畔平羌將軍何福督兵討之至越州阿資援絶降福扼險置寧越堡

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於雲南雲南二十郡左右分畫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瀾滄俱入海幅員萬里英鎮雲南簡官僚修惠政剔姦蠧興學校治水利墾田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並著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嘗入朝賜宴奉天殿賚黄金綵幣陛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爾也既卒追封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

二十八年春正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平羌將軍何福擒斬之于越州

三十年春正月置雲南按察司　秋九月平緬諸蠻刀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奔訴京師命西平侯沐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何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率雲南四

川兵討之　冬十二月乙巳遣思倫發還雲南駐怒江上命沐春令刀斡孟歸而主毋為不臣

三十一年春二月刀斡孟請入貢　夏五月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使人諭刀斡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渠刀名孟斬獲甚衆還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

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躪寨下揚塵以讋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衆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刀斡孟乃遣人乞降帝以其反覆不之許尋春病卒何福討擒刀斡孟思倫發始得還平緬悉定

谷應泰曰梁王以故元宗室裂土滇南國亡君死偷視蠻陲此其勢非同天水之坐大隴西子陽之稱尊白帝也大義自裁誓不反顧則北地劉諶猶能殉漢義成公主終不忘隋瘞王禕於北寺斬吳雲於沙塘死從余闕生媿危公計非得已節斯烈矣若以天命旣去新主有歸天子北門已棄中原於敝屣孤臣天末難塡滄海于丸泥則子嬰軹道詎是亡秦劉禪長安無須思蜀稱臣歸命納土入朝頡利家留灞上突利老死并州我其臣僕之悲亦明哲保身之智也而乃猶豫兩端徘徊去就旌旗舳艫蔽江西上乃始開閫平章斂兵曲靖不知

烏撒之師分出永寧普定之兵專攻曲靖大軍直擣雲南偏師還赴大理堂陛有聚米之形將帥成破竹之勢釜中游魂久已在太祖握中矣倉皇聞敗六宮出走龍衣焚于寶殿闔門驅死滇池鼠輩乃爾何因倔強如是耶或亦會連帝秦顧蹈東海田橫入朝道刎客舍之志與而太祖之下雲南也運籌萬里料敵如神山川險阨俱似躬行進退指揮不爽尺寸史稱漢祖止於百敗不折敵畏唐宗

不過身先諸將方其雄畧瞠乎後矣若夫曲靖之戰沐英決策冒霧疾驅兵臨白石寧我薄人毋人薄我此先軫所以克也張幟展角潛出敵背此陳餘所以擒也臨江結陳退不能止此苻融所以死也甲高熊耳之山馬飲昆明之水路踰萬里時纔百日耿弇功震祝阿李靖風行突厥潁川黔寧何多讓焉雖其後竊發時聞不煩左顧而軍若驚飈彼同敗葉逆傳仁貴咋舌稱神争識令公望塵羅

拜沐氏父子所以威行萬里也夫武帝用事西南彝夜郎邛筰遂成荒服唐復陷入吐蕃宋乃劃於西夏元極兵威始分桐葉而黔寧永鎮三百年來不獨貝金象齒來自殊方抑且金馬碧雞入參侍從豈非春風所及鷹眼能慈泮水之林鴞音速化猗與盛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胡藍之獄

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以為不可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上曰

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犂上曰吾之相無踰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負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六年秋七月以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

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既相胡惟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增疾基嘗為上陳甌閩事盖甌閩之間有隙地曰

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為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于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復陰持其窦基使子璉上書奏之而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故銜基使刑部尚書吳雲劾之以淡洋踞山海有王氣欲圖為墓地民勿與則建立司之議以窘其人致激變疏入上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上皆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上不敢辨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

俄有疾惟庸覘上念基怠乃陽為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不省也又三月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

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不軌伏誅自楊憲汪廣洋既敗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于上惟庸銜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己用為福壽所發惟庸故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餽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為太常卿累遷中書參政遂與善長深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佑貪賄弄權益無所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出竹笋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夜有光燭天于是惟庸稍自負有邪謀矣會惟庸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帝怒殺家人惟

庸謝不知帝又究故誠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乃計曰主上艸菅勳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手寂寂而是時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者常犯法帝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又見惟庸用事因與往來久之益密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

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惟庸又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為外應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奔入輓輅中墜馬死惟庸殺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逆謀益急而是時日本貢使適私見惟庸惟庸約其王令以舟載精兵千人偽為貢者及期會府中力士掩執帝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海就日本有成約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于市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衆羣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

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于艸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既長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膂吾不忍罪之其勿問癸卯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倣古六卿之制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制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

十二月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且宋先生家居寧知朝廷事耶上意解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十四年春二月有訴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時四方仇怨相告訐凡指為胡黨率相收坐重獄鄭氏素以孝義聞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其弟鄭湜曰弟

在乃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伏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擢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二十三年夏五月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縊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冤畧曰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善長于胡惟庸姪之親耳于陛下則子之親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男尚主女納妃而已矣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世絶宮污不保首領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人年邁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茍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强暴感動其中也哉且善長子事陛下托骨肉無纖芥之嫌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脱禍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為陛下明之猶願陛下作戒于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不報國用疏解縉代艸也

命刑部以肅清逆黨事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康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都督毛驤陳萬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

二十五年秋八月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伏誅

太祖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西番玉開平王常遇春婦弟也長身赬面有勇畧從遇春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遇春素稱于上上亦以遇春故寵異之累功至都督僉事至是同英討西番擒其渠瘦胖子斬獲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

十四年秋九月命永昌侯藍玉以征南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討雲南轉戰平之（事見太祖平滇）

二十年春正月命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同宋國公馮勝襲金山納喝楚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勝以詿誤召還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事見故元遺兵）

二十一年夏四月大將軍藍玉襲捕魚兒海獲元主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多爾濟等將相官校三十人男女七萬馬駝五萬上大悅下璽書褒玉

比之衛青李靖　秋七月戊寅大將軍藍玉遣人送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上大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玉還朝上切責之戒以率德改行

十二月壬戌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先是擬封玉梁國公至是改封涼鐫其過于劵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番蠻人復叛命涼國公藍玉率都指揮瞿能往大渡河邀擊之玉討平嵓川雜道克散毛峒擒土目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賜黃金文綺尋詔還鄉

二十四年冬十月命涼國公藍玉往陝西訓練軍士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捕逃寇祁者孫遂畧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遣都督宋晟徇阿真川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伊埒特穆爾反建昌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已大破其衆伊埒特穆爾走柏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盡降其餘黨便宜請

增設諸衛且請籍民為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初胡惟庸之畔有稱玉與其謀者上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為大將總兵征伐甚稱上意嘗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川墜馬微傷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然玉素不學性復狠愎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橫暴畜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

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先是北征還私其珍寶駝馬無算渡喜峰關吏以夜不即納玉大怒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不樂併詰責其私元主妃玉慢不省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傲慢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黜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脅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圖陞爵及命為太傅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也恒怏怏不樂居宋潁二公下間奏事上不從玉懼退語所親曰上疑

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為變約束已定為錦衣衛指揮蔣瓛所告命羣臣訊狀具實磔于市夷三族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蔓衍過于胡惟庸　三月辛酉會寧侯張温都督蕭用藩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九月詔胡黨藍黨除已捕在官者外其未發不究

谷應泰曰昔者太公賜履南至穆陵羆熊論封奄有江漢以故土田圭瓚勒之景鐘而彤弓盧矢銘之太常用以分王功臣永保厥世甚盛典也乃高帝刑馬綰豨伏鑕闔閭誓國伍胥屬鏤遺介推于綿上試文種于地下弓藏鳥盡良足悲矣明太祖力戰中原躬擐甲胄櫛風沐雨賴茅土之爪牙枕戈卧鼓藉萑林之虓虎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

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主非無勞之賜臣亦非無功之奉也獨奈何惟庸複壁藏兵藍玉家奴束甲張敖不軌逼漢祖于柏人處仲稱兵追黃鬚于姑孰遂乃爵除五等禍及三宗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傾邪升鼎耳藍以寵利居成功不學無術器小任重宜其及也乃論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故君臣之恩

始終不替麃鳴天保若魚水焉然予考太祖之分封也至尊貴者無過韓國食禄四千石魏國食禄五千石未嘗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師則本于廟算還軍則歸之禁旅亦未嘗得專征伐也凡此内安外攘勢若犬牙强幹弱枝何難控禦而乃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圖倉卒啓機傅會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内深文亦云慘矣夫淮陰陽夏就令闌通彭越欒布罪無相及而況皂隷之後漸乃式微酎金之舉以次削除寧有朝登盟府夕繋檻車口血未乾爰書遂擬以致善長自縊景濂道亡蕭何三木而就徵望之仰藥而自殺豈尚功之典不設于齊侯而議功之條不載于周禮耶雖然高帝晚年甘露慶雲屢書于冊而醴泉之詐與貶爵削封播告于外而伏甲之謀起是則胡藍之釁抑亦鳳德之衰也至若徐中山之忠志無疵李岐陽之好學飭行湯信公之聽命唯謹沐西平之居貴不驕並皆攀龍鱗而有功履虎尾而不咥嗚呼與畢散之徒爭烈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毛大瀛
謄録監生臣揚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開國規模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率羣臣奉太祖即吳王位以李善長為中書右相國徐達為中書左相國太祖退朝語善長等曰建國之初先正綱紀綱紀先禮元氏主荒臣專今宜鑒之　三月置起居給事中日侍左右記言動諭中書省臣許山林士伍上書効用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有學識者辟赴中書　夏四月甲午太祖退朝語侍臣孔克仁曰秦主虐臣佞天下叛之漢高起布衣寛大善駕馭遂帝天下今元政弛極豪傑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感歎久之　五月太祖御白虎殿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

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于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二十六年夏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闡明聖賢之學尤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　十二月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已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　禁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適觀羣下所進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太祖吳元年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嘗空腹出戰得粗糲甚甘今未嘗忘之太平應天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尤勞其免太平租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一年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設文武二科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三年一開舉　夏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亂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其徐宿濠泗壽邳襄陽安陸免傜賦三年　六月諭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

之下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為用刑之本又諭中書省臣曰法有連坐之條吾以為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先王罪不及孥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太祖曰民之為惡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不敢犯其術淺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道　秋七月乙亥太祖御戟門閱雅樂自擊石磬學士朱升辨五音悞宮為徵起居注熊鼎曰八音石聲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于君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太祖深然之　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以養廉也　九月甲戌朔太廟成　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

文樓武樓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為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於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言者慚而退　冬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上左先是承元制尚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善長為左相國　勅禮官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御史大夫福壽祠歲時祀之　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上下滋弊至是臺察已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吏得藉手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

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吾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為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太祖親閱視去煩減重命頒行之　十一月甲午圜丘成太祖出視世子從行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户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羮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居處食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若復加之横斂則民不堪命矣　十二月丁未以先聖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勸進太祖辭固請不許明日復請許之辛酉善長率羣臣以即位禮儀進甲子太祖御新宫以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上帝神祇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上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

太廟追尊四代祖考　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殿上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君上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不言或臣下抗言直諫而君上飾非拒諫比來朕每發言百官唯訥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可以直言者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　辛丑命廷臣兼東宫官先是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宫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宫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宫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為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宫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

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上欲官外戚后曰國家官爵當用賢能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世外戚家多驕淫不守法度每致覆敗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敗非妾所願也上遂止

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曰朕起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若更毆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民何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

福也　上與儒臣論學術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諸侯急於利者多從之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諭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其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以定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上謂劉基曰

㬥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今天下次第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民之道在于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當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基頓首曰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　二月勅中書省臣定郊社宗廟禮以聞於是李善長傅瓛陶安等引古酌今擬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四代各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祭及歲除則合祭於高廟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户所每百户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

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為常　丁未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詔衣冠悉如唐制　乙丑命中書議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　庚午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　三月丁未命翰林儒臣修女誡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以預政事至于嬪嬙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内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内嬖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土地甲兵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

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　乙酉蘄州進竹簟命却之諭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進竹簟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夏四月丁未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

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未嘗不為之惋歎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秋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　庚寅賑恤中原貧民中書省臣慮財匱上曰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患無其

心果心注之何憂不贍　閏七月丁未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先養其廉恥然後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　免吳江廣德太平寧國和滁水旱災租　八月漳州府通判王禕上言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為心寬大以為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生物為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

而搏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斂之當減猶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上嘉納之時反元政尚嚴厲故禕以為言　上謂宋濂等曰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　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

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基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凡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啓皇太子捕置法宿衛舍人弈碁于直舍按治之人皆側足立中書都事李彬骫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上還愬基者多訴于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會基有喪告歸許之　上幸北京放元宮人　命學士詹同等十八人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冬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　十一月辛丑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　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為帝又聽鼂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甲辰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十二月己巳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為游觀之所誠不忍重

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爾等常存儆戒　辛未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時人民仍元俗喪葬作樂娛尸御史高原侃奏禁之

二年春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寛以得之亦寛以失之上曰以寛得之則聞之矣以寛失之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寛元季君臣躭于

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非寛也大抵聖王之道寛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寛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免中原田租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十有四年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懽然饋迎近平燕都下晉冀民久被兵困征斂其北平山東山西免今年税糧河南諸郡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亦行蠲免秦隴新附之民俱如一體以稱朕意　免江南田租詔曰朕渡江之始駐兵太平繼克鎮江下宣城西征北伐罔不底定朕念創業之初諸郡供億繁重嘗深憫之今天下十定其九太平應天鎮江免糧税一年寧國廣德無為滁和亦如之　二月丙寅詔修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録元雖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寛等十六人同纂修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訪元統至正事蹟

壬午上躬耕籍田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為祭祀衣服　三月戊申上與詹同論文章上曰古人為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夏四月癸巳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甚衆

羣臣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漢武帝獲一角獸産九莖芝好功生事卒使海内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至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已而禮部尚書崔亮奏祥瑞國家休徵按唐六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兎之類中瑞蒼烏朱雁之類下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今擬祥瑞合

大瑞者所司表奏餘瑞驗實圖進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所司即時飛奏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體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因取大戴禮賈誼疏以進　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教養人才國子生習騎射　秋八月己巳命吏部定内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閹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

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醢司服守祧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可與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于中涓百無一二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腹心即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　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詔儒臣纂修禮書　九月上詔問羣臣建都之地或言關中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汴梁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

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長江天塹足以立國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為中都　冬十月辛巳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鬬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於是詔府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設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

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三年春二月壬戌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而歎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　召浙西蘇州富民至京師面諭毋凌弱毋貪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恤貧乏各賜酒食而遣之　戊子詔天下有司推訪賢才　三月庚寅免應天潁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稅糧　丁酉鄭州知州蘇琦上言三事一關輔平涼北平遼右餘孽未平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一選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務者分鎮要害懷之以德其沙漠非要害處當毀其城郭徙人民于內地一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為草莽宜責之守令召誘流徙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耕耨其守令能增户開田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書奏命中書省采行之

夏四月以危素為翰林侍讀學士已謫素居和州素居

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素踰年卒　夏五月甲午置司農司上以中原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設司開治所於河南　乙未嚴宮闈之政著為令俾世守之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典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焉宮費奏自尚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　己亥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詔曰成周之際取才于貢士賢

者在職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宋科舉但貴詞章不求德藝前元設科取士權家勢要結納奔競賢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自今八月為始特設科舉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非由科舉者毋得為官許高麗安南占城諸國以鄉貢赴試于京師　丁未詔行大射禮令太學生及天下郡縣學生員皆習射　辛亥詔定服色禮部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尚赤為宜上從之　六月癸亥詔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禁淫祠　免蘇州逋糧詔蘇松嘉湖杭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耕種以所種田為世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三年不徵稅時從者四千餘戶　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禮冠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鐘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具通五十卷　冬十月丙辰御史袁凱言保全功臣之道從之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與諸將說書

四年春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　三月策試進士於奉天殿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殷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酃縣祀神農寧

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　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從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履霜堅冰之意也　夏五月免江西浙江田租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作宴享九奏樂章曰本太初曰仰大明曰民初生曰品物亨曰御六龍曰泰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曰樂清寧上以協律善之悉屏俗樂　秋八月免淮揚臨濠泰滁無為田租　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平邊宇恢廣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遂怨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子疊見卿宜條悉以聞基

上言以為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五年夏六月甲辰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于宮中定宦官禁令　冬十二月甲戌勅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于督運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遥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命仍祀孟子初國子監請釋奠命罷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之

六年春正月來朝守令陛辭諭以慈祥豈弟毋作偽

甲寅以舉人張唯王璉等為編修入文華堂肄業詔太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隆　二月甲午

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暫罷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　夏四月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　修昭鑒祖訓録成初上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可為鑒戒者書成賜名昭鑒祖訓録目十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義曰法律曰内令曰内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為之敘頒賜諸王　秋八月上嘗從容諮正字桂彥良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時上懲元氏以寛縱失天下頗用重典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輒犯奈何彥良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　九月庚戌詔禁對偶文辭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為法者羣臣以柳宗元代柳

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為式　冬十月壬辰令考究前代糾劾内官法　十二月令郡縣止存大寺觀一僧道併居焉禁女子四十下者為尼

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縣得一賢守令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繁劇同其量減之

八年春正月甲子詔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丁亥詔天下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上以北方喪亂之後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給廩食衣服而遣之　山陽民父得罪當杖子請代上曰朕為孝子屈法特釋之　十二月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九年夏六月詔改中書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秋九月中書省奏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死奸吏上曰君之

馭臣以禮臣之馭吏以法吏詐則政蠹政蠹則民病朕嘗令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有司多不法為下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今兩參政能寘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特賜璽書勞之　閏九月庚寅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遥訓導葉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雖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乃上言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分封太侈事見削奪諸藩）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也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

吏務求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敍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録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

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為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于山林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

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即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乃歸咎於新附户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于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有户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户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

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户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以農桑言之

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及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條舉綱目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為要務以獲贓多者為稱職以事績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太學正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

弇鄧禹者固未可拘于常法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書奏逮問瘐死獄中

冬十月上與侍臣論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四裔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入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由是矣漢亡於外戚閹寺唐亡於藩鎮戎狄然制之有道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職在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壅蔽謹威福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財歸有司兵待符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御四裔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省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十二月諭中書省臣凡職官聽選者早與銓注勿使資用乏絕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十年春正月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擇監

察御史二京師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三北方開墾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粮守令不得責里甲虛增額數擢為宛平知縣　二月免仕者徭役著為令　夏五月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諭羣臣曰閹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許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六月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

前　秋八月庚戌改建圜丘於南郊先是郊祀一如周禮行之既久風雨不時災異迭見上謂天地猶父母父母異處人情有所未安乃命即圜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癸丑改建社稷壇於午門之右共為一壇十一月丁亥冬至合祀天地奉天殿　是年免河南山西廣東湖廣田租

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十二年春三月上退朝御便殿召儒臣論治道以國子學官李思廸馬懿獨無言謫之

十三年春正月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見胡藍之獄）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冦且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佃歷付有司俾如其數為額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徵三斗　五月詔免天下今年田租還山西軍二萬

四千人為民

十四年春三月上以北方自喪亂後經籍殘缺命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秋七月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以何德忠金思存等為參政參議諸官

十五年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斥之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請如元時置鑪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鐵百餘萬斤上命杖之流海外　五月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廣東

儒士上治平策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責之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擢用　上一日錄囚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　秋九月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曰法天道廣地理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脉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教化馭四裔蒐才俊廣諮訪上嘉納之

十六年夏四月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强敏綜核善深文莫能自脫嘗繫獄借死囚脫代獄吏發之捶獄吏死冬十月下濟獄伏誅

十七年春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　秋七月丁酉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文移往來　冬十月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

十八年春正月上諭戶部農桑衣食之本足食在于禁

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衣錦繡

十九年春三月上諭戶部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聚斂傷國體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師　八月上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上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他如漢靈帝西苑唐

德宗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貸于內藏課賦有餘則償之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財利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用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佐軍需者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二十年春正月上聞錦衣衛多以非法訊鞫罪囚命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仍送刑部審理　閏六月申養老之政於天下　秋七月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途也太公從祀帝王廟罷其舊祀

二十一年夏四月庶吉士解縉上言陛下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絕女寵寺人之患亡聲色遊畋之娛此帝王之畧也乃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云世不絕賢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良由誠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陛下又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寒士叢說臣願陛下聚儒生上泝唐虞夏商周紀之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傳令臣執筆而隨其後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

廟之制太常非俗樂可肆官伎非人道所為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婦女帷薄不修方令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戮倣古藍田呂氏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至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乎義夫節婦哉夫粢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鈎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上

手持其疏稱縉奇才然以其言頗迂不及行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二心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不因乎地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削潮州生員陳質軍籍質父戍大寧已死有司取質補伍質上書請卒業上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朕豈少一持戟之士乎許之除其伍

二十五年秋七月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恒給由至京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宋儒胡瑗為蘇湖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聖賢之道所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何事其竄之極邊命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九月詔求通曉歷數推往知來者爵封侯山東監生周敬上疏諫畧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歷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則國祚自傳萬世陛下連年征伐臣民皆以為恥不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寳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御璽易曰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寳玉璽非寳也方今力役繁興戶口雖多民勞者衆賦斂過厚倉廪雖實民貧者多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强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稅粮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

時如之何其可治也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豈無善人君子偶入詿誤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非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北征之議稍息

二十六年夏四月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秋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

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尋以東宮官屬闕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選用九月甲子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為右春坊右庶子未幾擢鄭沂為禮部尚書　冬十一月天下學官入覲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秦州訓導門克新較對亮直紹興府教授王俊華文辭工贍上擢克新為左賛善俊華為右賛善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庚戌上謂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飢煖則忘寒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比年以來時歲頗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授以種植法又益種綿花蠲其税歲終具數以聞　秋九月庚申寰宇通志書成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横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不與焉

二十八年夏六月己丑諭羣臣禁黥刺剕劓閹割之刑　秋七月有道士獻書上曰朕將躋天下生民于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命却之

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罷揚雄進董仲舒從行人司副楊砥言也

三十年夏五月甲寅大明律誥成刋布中外上御午門諭羣臣以祥刑之意　諭侍讀張信侍講戴彝以論思為職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世道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擢用之意　九月辛亥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督者罰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　十一月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上問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曰五百貫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一衣

驕奢若此豈不暴殄命切戒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于農事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郡縣督民耕種具籍所種田地與收穀粟之數以聞

谷應泰曰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之間遂成帝業開明堂禮上帝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間手不輟書禮致儒臣深思治道嘅自宋葉凌遲生民無主西京禮樂失自周遷晉代風流亡于江左繼之

元人失馭濁亂乖離自古禍亂浸淫聖學放廢未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帝神靈倔起智勇挺興亦烏能克勘禍亂率由舊章撥亂反正若斯之速者乎觀其懲宦寺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畧盡至于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稽考百王之蹟深明治亂之故振墜緒于秦灰永貽謀于周歷夫沛公老死行間漢治盡仍秦弊光武同符高祖三公僅參吏治唐美貞觀內多慚德宋推藝祖外寡經營求其網羅前哲範圍後王槩乎未之逮也觀其官制典禮律令寶訓女誡卧碑木鐸祖訓大言炎炎至文郁郁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金聲玉振所以吳札初來必觀周禮武王下車不改商舊蓋集大成者難為毀繼至善者難為功龍門作史不

能成謗帝之書陸機悲吳猶能著辨亡之論以視秦中父老誇美三章宋室子孫侈功杯酒方斯盛軌風云陋矣而或者謂其誅戮韓彭廣封宗室猜疑豪傑遷徙富民直言瘐死獄中詩過謫戍荒徼賈誼流涕于劍盤絳侯推心于牘背所以七國之釁寔啟養癰黃巾之禍不無食報河北降城竟無男子青城伏節獨有侍郎或亦作法之涼遂有天道之還乎蓋汴都城陷盡殲諸王元季羣雄率起

大盜因而懲噎不無吹羹帝性沈鷙果于屠殺微類漢高遜美唐宋或以此耳雖然隋文不永謂以急亡晉武短祚又以寬敗矯枉之不妨過正或亦英雄之善識時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觀其開國規模弘遠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削奪諸藩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帝卽位詔改明年為建文元年帝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生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九月庚寅立為皇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元裔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訓導葉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略曰日者

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鄉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今日刑于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于日者臣敢抗于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

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弟也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太祖怒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至是太祖崩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

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佑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疏間也　六月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

宗藩疏入不報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于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　冬十一月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道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十二月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曰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凡以衛中國屏四裔為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强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晁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于東南東南諸

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寧有不服順者哉上嘉之然不能用

建文元年春二月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官制　夏四月人告岷王楩不法事削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廢為庶人又以湘王柏偽造鈔及擅殺人降敕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僕隸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為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于大同廢為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谷應泰曰聞之周南始化二公分陝及其東遷晉鄭焉依以故衆建諸侯分王子弟屏藩天室拱衛京師勢綦重也高皇帝大寶既定剪桐論封燕王

居北平代王居代郡寧王居大寧碁布星羅屹然玄社揣其深謀不特維城之磐石抑亦北門之鎖鑰耳惟是并州警備多蓄重兵馬邑防秋得專節制鄭京城實危莊公晉曲沃實弑孝侯大都耦國禍之本也又況秦晉四府湘岷六藩莫不帝制自為偃蹇坐大藉神明之胄挾肺腑之尊揚水以粼粼而興周道以親親而弱變所從來非無故矣況乎沖齡御極主少國疑强宗亂家視同赧獻斯時賈生抱哭即召吳楚之兵主父設謀便啓晉陽之甲將使三家盡分公室餘地悉入廩延正所謂養虎貽患畜瘧必潰者也故論者謂建文之失在于削諸藩而予則以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論者又以建文之失在於削强藩而予則以不削强藩者燕王最强最先反寧王次强必次反毋怪齊泰黃子澄輩拊膺唇火握手閣門次第芟除計安宗社然而忠則竭矣算亦稍絀焉考其時周王岷王

都被掩捕齊藩代藩並皆幽廢寧邸護衛見削湘王闔宮自焚數月之內大獄屢興案驗未明葛藟不芘必有托蒼天以報仇生皇家而勿顧者況又中涓入燕逮繫官屬幾于十王並戮七國行誅釁起兵端非無口實矣以予論之方太祖小祥之時正諸藩遣子之日宜于大内置百孫院因而留之仍擇名臣傅之禮義四小侯就學于漢即長安君入質于秦也而又分命洪武舊勲以撫綏為名開閫通州分屯河濟倣亞夫之堅壁立辛毗于軍門仍賜溫綸躬行德化梁王罪狀咸悉燒除吳王不臣錫之几杖則天潢諸嗣逆節雖萌反形猶戢而稍俟諸子弟年各冠婚即以尺一之詔分裂其地國小則永無邪心内割則未遑外事天下亂絲可徐理而解也獨奈何葉居升之奏被譴于高皇而方孝孺之謀不行于嗣主比齊黃輩分道徵兵直出無策而石頭被詔激變蘇峻江陵蒙討逼反桓玄謀之不臧

誰執其咎哉迨至燕兵南下建業合圍而谷穗獻門安楹首附周齊列藩以次復爵同惡相保理固然也獨是蜀王之賢無與興廢之謀超然評論之外雖河間之書集博士而畢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俱靡何以加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揚星乙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燕王起兵

太祖洪武三年夏四月詔封皇子棣為燕王太祖第四子也

十一年冬十二月定諸王宮城制式太祖曰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為式

二十三年春二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將軍聽燕王節制征沙漠初燕王既之國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乃勑秦王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道北征已而秦王晉王師久不出燕王率友德等北出至迤都山擒其將鼐爾布哈

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皇太子薨皇太孫生而頟顱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儲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太祖乃止

二十八年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為傅僧道衍知燕王當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與大王戴蓋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道衍至燕邸薦鄞人袁珙相術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于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即位遺詔止諸王入臨會葬燕王入將至淮安齊泰言於帝令人齎勑使還國燕王不悅　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訊周王擒逮至京廢為庶人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澄用事遂簡壯士為護衛以勾逃軍為名異人術士多就之　冬十月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　十一月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寘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防邊為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靜圖之魏國公徐輝祖燕王妃同產兄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帝密問燕邸事誠具以實告遣誠還燕使為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異心疑之　二月燕王入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帝覽奏袖之

翼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隋文楊廣非父子耶帝嘿然良久曰卿休矣　三月燕王還國帝以都督耿瓛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皆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為採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于朝請為之備　北平按察使僉事湯宗上變告按察使陳瑛受燕金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遂勑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精銳俱選隸宗麾下屯開平名備邊仍命都督耿瓛練兵于山海關徐凱練兵于臨清密勑張昺謝貴嚴為之備又召燕番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　燕王歸國即托疾久之遂稱篤　夏四月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入臨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備之殆也不若遣還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帝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入輝祖廐取其馬以行輝祖使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燕王大憂悔曁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為多帝曰吾悔不用輝祖之言　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皆僇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卧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長史葛誠密告昺貴曰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齊泰即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圖燕使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為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為燕王舊所信任密勑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勑使促之信艴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

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乃召入拜于床下燕王佯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燕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燕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僧道衍至謀事適暴風雨簷瓦墮燕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以為祥王謾罵和尚妄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有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密以疏草示燕王因留匿邸中燕王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為者遂令玉等率壯士八百人入衛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木栅斷端禮等門未幾削爵及逮官屬詔至

秋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昺餘無能為也燕王曰是當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昺貴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壬申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燕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不來復遣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昺入燕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嘗之燕王自進片瓜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為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為乎擲瓜于地護衛軍皆怒前擒貴昺捽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于若奸臣耳遂曳貴昺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昺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散北平都指揮彭二聞變急跨馬大呼市中聚兵千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燕王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其八唯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　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言皆散

乃下令安集軍民三日城中大定都指揮使余瑱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癸酉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黄子澄為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為都指揮僉事擢李友直為布政司參議拜卒金忠為燕紀善金忠浙江鄞縣人精于卜燕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為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筞時布政司參議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降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内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用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乃上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磐石計奸臣齊泰黄子澄包藏禍心橚榑栢桂楩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栢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

之心實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奸臣跋扈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爇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内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鞫于遠邇圍守臣府已而護衛人執貴昺始知奸臣欺詐之謀竊念臣於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既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覩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内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書奏詔削燕王屬藉甲戌燕王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時都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燕王命玉率兵往攻玉使人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敗被執罵不絶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為本因簡勇

士以夜四鼓登城開門而入城中始覺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甲申燕兵攻懷來時余瑱守居庸簡練闘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是拊我背也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王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諸將皆曰彼衆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取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鋭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宋忠紿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燕兵所殺屍積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為先鋒衆遥識旗幟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無恙輒喜謂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師餘衆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噪而前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獲

燕王擇善射者射泰中之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而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之而入忠匿於廁搜獲之并執余瑱皆不屈死都指揮彭聚亦力戰死當時諸將校為燕師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燕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丙戌永平指揮陳旭趙彞郭亮以城降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庚寅大寧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燕王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萬有智勇陳亨陰欲輸款于燕畏萬不敢發燕王貽萬書盛稱萬而詆亨緘識之召所獲大寧卒解縛賞勞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尋遣與俱至則同歸卒發其事陳亨劉貞搜得與萬書遂縛萬下獄聞於朝籍其家

時帝方鋭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為不足憂黄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乃以長興侯耿炳文佩大將軍印駙馬都尉李堅為

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為右副將軍帥師北伐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帥師並進擢程濟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吳傑等各帥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帝誡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　八月己酉耿炳文等

率兵三十萬至真定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駐莫州楊松帥先鋒九千人據雄縣約忠為應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燕王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為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壬子屯於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緣城而上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漾橋伏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起據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燕王問諸將師所嚮衆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燕王曰善即趨真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

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莫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今由間道不令彼知蓋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為備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岸之衆必移于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殲之兼使知雄縣莫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壬戌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

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果北移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馬雲朱能等率衆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薛禄引槊中李堅墜馬獲之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縛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因語以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真定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衆炳文入闔門固守吳傑帥師來援兵潰遁還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以擒李堅功授薛禄指揮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推鋒奈何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比用景隆今破矣

遂遣景隆代炳文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僇之召耿炳文回　九月朔監察御史康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今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康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乃殘酷竪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方周王不軌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迄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臣愚以為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以敦親戚天下不勝幸甚疏上帝不能用　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與耿瓛楊文帥師圍永平　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

將卒并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于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粱竪子耳寡謀而驕色厲而餒未常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是自坑之也復聞景隆軍中事燕王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為將政令不修上下異心一也北平早寒南卒裘葛不足披冒霜雪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誡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壬申燕軍援永平諸將請守盧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于堅城之下奈何拒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燕兵奔之斬首數千級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詆文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　冬十月燕兵趨大寧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間燕王受命巡邉至大寧與寧王相得甚歡大寧領朶顔諸衛多降人驍勇善戰燕王既起兵謀取之而朝廷亦疑寧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喜曰此天賛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為書貽寧王而陰率師兼程趨之諸將曰劉貞守松亭關急未易破李景隆兵方盛不如還師救北平以為後圖燕王曰今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松亭之衆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如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乃自徑道

搖旆登山從後攻度闕至大寧克其西門獲都指揮房寛殺卜萬于獄都指揮朱鑑戰死劉貞陳亨引軍還援陳亨竟襲破貞率其衆降貞單騎負勑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大寧既拔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慟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洽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客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閭左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寧王出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關與俱西燕兵既得朶顔諸衛兵益盛分遣薛禄下富峪會川寛河諸處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寳貨隨寧王還北平

李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帥師進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為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礫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村壩親督之以待燕王號令壘營人各為戰非受命不得輕動

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明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時時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至俱進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氷結明日不得登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寛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隷各軍

十一月庚午李景隆移營向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孤山列陣於白河西河氷難渡是日雪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氷合是夜氷果合遂率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暉衆跳氷過氷乃解溺死無筭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遂連破七營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

遂還德州燕諸將頓首賀王神筭王曰偶中耳諸君所言皆萬全策也都督火真焚敵韉以煖燕王鎧者趨馬楯人呵之王曰止是皆壯士景隆師既敗黃子澄等匿不以聞帝曰外間近傳軍不利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勿奏　乙亥燕王上書自理以誅齊泰黃子澄傳檄天下　十二月加李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不以聞且云屯德州合各處軍馬

期以明年春大舉故有是命兼賜璽書金幣珍醞貂裘　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敝其衆今帥師征大同大同告急景隆勢必來援南卒脆弱苦寒之地疲于奔命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荆關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退實籌畫治兵如故　薊州鎮撫曽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河

北指揮張倫等率兩衛官軍自拔南歸曰矢死報國　叅贊軍務高巍上書言臣願使燕曉以禍福遂遣至燕上書燕王曰太祖升遐皇上嗣位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六師臣以為動干戈不若和解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故願奉明詔置死度外親見大王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能割旨計者送京師解去護衛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殘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

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晁錯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數月以來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在離間以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死于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

回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書再上不報

二年春正月燕王進兵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李景隆帥師救大同出紫荆關燕王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指者十二三委棄鎧仗于道不可勝紀　二月韃靼率衆助燕　夏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進兵真定以圖燕帝賜景隆斧鉞旌旄中官齎往忽風雨舟壞沈于江復賜之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軍過河間前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于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率諸將進駐固安燕王謂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為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適足為吾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以待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王從之命率衆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前鋒都督平安至白溝河是日燕兵渡五馬河駐營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燕王坐胡床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瞱然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燕王喜曰此勝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三萬為殿星馳會之己未李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次于白溝河列陣以待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驍勇善戰鋒初交安奮矛率衆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兵遂却燕有内官狗兒者亦敢勇率千戶華聚力戰河北岸百戶谷允入陣得級七王親率兵夾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時已曛戰猶未已至夜深始各收軍還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安軍哨馬失百餘匹而已景隆英傑藏火器地中人馬遇之輒爛戰既解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倉猝渡河而北燕王既收軍還營擢谷允指揮夜秣馬待戰使張玉將中軍朱能將

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能率其子擣房寬陣平安翼之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即麾精鋭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射王馬凡三被創三易之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馬卻阻於隄幾為瞿能所及燕王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王復率衆馳入陣斬其騎數人平安善用鎗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被創已而安斬亨於陣忠兩指被砍未斷自斷而擲之裂衣裹鎗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薄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嶲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相視而動王乃以勁騎繞

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瞿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燕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蕐山月漾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尸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軍燕王悉恩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為殿獨全軍而還壬戌燕王進攻德州　五月辛未李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燕兵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粮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先是山東叅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瓦解鉉與叅軍高巍酌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鉉燕王令諸將乘勝倍道而進庚辰至濟南景隆衆尚十

餘萬倉猝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衆悉力捍禦事聞乃陞鉉為山東布政司使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為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景隆還朝帝赦不誅黃子澄痛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副都御史練子寧執而數之朝以哭請卒不問燕王圍濟南久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請罷兵不報燕王圍濟南

已三月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鉉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闉王且入則下鐵板拔橋計定使守陴之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燕王大喜時王苦兵間謂濟南降即不得金陵可斷南北畫中原自守亟下令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燕王比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則堅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罵燕王大怒乃以駁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

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於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上即軍中擢鉉為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　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　宋參軍説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

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俟北兵歸台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激發忠義　冬十月燕王聞盛庸兵北向欲出兵攻滄州恐南師為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寇逼大敵而勤師遠征遼地寒早士卒不堪恐非利也燕王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犄角為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潰圮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未備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

勢令佯言往征遼東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擣城下破之必矣王與能頓首稱善徐凱諜知北兵征遼東不為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燕師至天津過直沽王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蘆今塼垛竈兒等坡無水彼不為備由此可徑至滄州城下乃下令軍士循河而南軍士疑曰征東何南也王曰夜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曰利南乃自直沽一晝夜疾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衆運土築城如故兵至城下乃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不能甲燕兵四面急攻之王師壯士由城東北隅肉薄而登遂拔其城先遣兵斷歸路生擒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械凱等至北平　十二月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王自率衆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燕王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軍餉甲午燕王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

于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燕師至東昌庸與鉉等聞燕兵且至宰牛宴犒將士誓師勵衆簡閱精銳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時燕軍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燕王以精騎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厚集圍燕王數重燕王自衝擊不得出朱能周長率番騎奮擊東北角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燕王出張玉不知王已出突入陣救之沒于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遂北奔庸趣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是役也燕王數危甚諸將奉帝詔莫敢加刃燕王亦知之故挺身出輒短兵接戰王騎射尤精追者每為所殺至是奔北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迫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獲部將數人而去燕王喜以煦肖己慰勞之薛祿亦數擊退南兵燕王聞張玉敗歿乃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失此良輔

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食不安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當以張玉為第一追封榮國公河間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東昌捷至詔褒賞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朝仍預軍事享太廟告東昌之捷　初燕王師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　二月燕王自撰文流涕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曰雖其一絲以識余心將士家父兄子弟見之皆感泣燕王因激勸將吏召募勇敢以圖進取乙未師師南出進諸將士諭曰爾等懷忠奮勇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役接戰即退遂棄前功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溝河之戰南軍先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故能出萬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自今無輕敵無選愞違者殺無赦己酉師至保定威

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吳傑平安出真定燕王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聚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為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界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軍介兩敵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

能相救況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　三月朔師次滹沱河遣遊騎哨定州真定多為疑兵誤之諜報盛庸軍夾河為營平安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盛庸軍及燕兵遇于夾河燕王以三騎覘庸陣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大銃強弩齊列王掠陣過庸遣騎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庸軍擁盾自蔽矢刃不能入燕軍預作長攢約六七尺橫貫鐵釘于端釘末有逆鈎令勇士直前擲之

直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牽連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蹂陣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軍中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衆死戰淵與其部下指揮董中峯皆為得軍所殺朱能張輔率衆並進王自以勁騎繞出南軍背貫陣前出與能軍合庸軍火器不及發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亦戰死張皂旗者常以皂旗先登燕軍畏之呼皂旗張及死猶執皂旗不仆是日戰酣迫暮皆斂兵入營燕

王以十餘騎迫庸營野宿天明見四面皆庸兵左右請亟去燕王曰毋恐日出乃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去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燕王既還營復嚴陣約戰謂諸將曰昨日譚淵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彼雖少挫尚銳必欲絕其生路安得不致死我也今日爾等嚴陣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即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壬午復戰庸軍西南燕軍東北燕王臨陣督戰張奇兵往來衝擊自辰至未

兩軍互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決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兩軍瞇目咫尺不見人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振地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兵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燕王悉縱遣之盛庸走德州當是時盛庸恃東昌之捷輕敵將士咸攜金銀扣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為燕兵所獲燕王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　詔竄逐齊泰黃子澄于外令有司籍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徒為具文實使出外募兵也　閏三月己亥吳傑等自真定引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燕王語諸將曰吳傑若嬰城固守為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是謂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乃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故令校尉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狀奔入真定報云燕軍各散出糧營中無備傑等信之乃謀輕師掩不備遂出軍

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燕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旦王曰機不可失也稍緩之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矣遂進王先策馬渡河河水深麾騎兵由上流並渡遏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流畢渡循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于藁城會日暮燕王恐傑軍遁去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等列方陣于西南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矣乃以軍縻其三面而親帥精銳攻東北隅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為南軍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跳而免督戰益力燕王親率驍騎循滹沱河繞出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軍矢下如雨集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師多被殺傷平安於陣中縛高樓上可數丈登以望燕軍燕王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墜而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鄧戩陳

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入城南兵降于燕燕王悉釋之南還王遣使送所建旗還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勿忘也燕兵自白溝河至藁城三捷皆有風助之　癸丑燕兵掠順德廣平河北郡縣多降　夏四月燕兵次于大名大名官吏迎燕兵諜者言齊泰黃子澄皆竄逐有司已簿録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棣大畧言齊黃剪削宗藩欲加死地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衄臣不敢為喜輒用傷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毋為奸邪所蔽書上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對曰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為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今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日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帝曰善命孝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為藩輔遣大理少卿薛嵓齎往燕師又為榜諭數千言授嵓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嵓遂齎詔至燕軍燕王讀之怒問嵓臨行上何言嵓曰上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燕王曰嘻是不可紿三尺兒而指侍衛將士曰有丈夫者嵓惶恐不能對諸將盡譁請殺嵓王曰奸臣不過數人嵓天子命使毋妄言嵓戰慄流汗被體燕王乃耀武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嵓觀之留數日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于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産兄臣為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為權奸讒搆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為救死計耳幸蒙詔罷兵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存心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權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單騎歸闕下唯陛

下命之嵓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嵓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謀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嵓入見帝亦備述前意帝語孝孺曰誠如嵓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惡之曰此為燕游說也　五月燕師駐大名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燕王遣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畧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等攻北絕糧餉與詔旨背馳帝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耶即兵一罷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討捷書當不遠願陛下毋惑甘言上然之縛勝下錦衣獄燕王聞怒曰俟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以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嚴師待之以逸待勞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都指揮李遠等帥輕騎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插柳枝于背為識遠等至濟寧穀亭盡焚軍興以來儲積丘福薛祿合兵攻濟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抄沙河沛縣南軍不之覺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悉為所焚軍資器械俱為煨燼河水盡熱漕運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擊敗之斬首萬餘級　秋七月燕兵襲彰德時都督趙清守彰德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清遣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中之薪折屋而炊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清果遣兵出入伏擒殺千餘人南軍據尾尖寨梗餉道險隘難下燕王遣張禮間道夜襲擊下之乃使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為之緩攻　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燕王軍告急燕軍還次定州聞北平被圍王召劉江問策將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

曰此不可疲于奔命徒為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為號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外間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為殿者放砲常不絶聲則遠近皆謂大軍既來平保兒必駭散矣保兒安小字也王大喜然其計江乃率兵渡滹沱河由間道行張旗幟夜多舉火炬至則與安戰果如其策大敗之斬獲數千人

安還走真定

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邸中知高煦高燧弗恭于燕世子中官黄儼素奸險儼方曲事高燧高燧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時時傾世子而是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道絶孝孺乃言於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餉道通事乃可濟上善之立命孝孺草書遣錦衣衛千戶張安如燕貽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書不啟封遣人并安等送軍前中官黄儼者比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燕王啟視遂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囚安等

盛庸等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略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為持久計窺北平燕王在大名聞之曰保定股肱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

八月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來附悉慰遣之令孟善鎮保定

諜報吳傑遣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餉房昭軍燕王曰昭據西水寨寨所乏糧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得固守未易拔也率精騎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等以兵五千圍定州燕王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下也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燕王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淚下有潜下寨降者十月真定援

兵果至燕王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齊眉山下令勇士捲旆登山潛出陣後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與眞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甚衆獲其將花英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韋諒走免遂破西水寨還師北平　十一月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尚太祖女寧國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顧命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出誓書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為朕伐之言訖崩至是燕兵漸逼諸將多選懦觀望乃召募淮南兵民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阨燕師既而燕王遺殷書以進香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為孝不遵者不孝劓使者耳鼻口授數語詞甚峻王怒　遼東守將楊文與王雄等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燕王遣劉江率衆趨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但聲言還歸北平既出則以夜捲旗囊甲復入永平城中楊文聞爾還北平復來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文兵于昌黎殺數千人獲將士王雄等燕王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等時燕王起兵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寧保定旋得旋棄戰死者甚多南軍分布頗盛時時告捷廷議多謂燕出沒勞苦軍少不足慮帝又御內臣甚嚴皆怨望遂密謀戴燕王告以金陵空虛宜乘間疾進王亦太息曰頻年用兵何時可已政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於是踰城不攻決計趨金陵　十二月燕師出北平駐軍蠡縣復移營汊河命李遠率輕兵前哨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燕李遠兵至藁城遇德州裨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為前鋒乘冰渡滹沱河半渡遠進擊之進望見遠兵少斂退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佯却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擊之進軍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餘級進僅以身免燕將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都督平安遣兵復通州能擊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部

將賈榮等燕王乃以師由館陶渡見一病卒仆道傍王命左右以從馬載之曰壯士為我也聞者感泣進攻東阿破之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師至沛縣知縣顏伯瑋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子有為出走令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賦詩書公署壁間夜二鼓師至東門指揮王顯以城降師遂入伯瑋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自縊死子有為不忍去復還自剄以從無何將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伯瑋父子屍葬之城南沛縣既破燕師遂向徐淮燕王久不見南師出遣番騎指揮款台帥十二騎前覘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款台大呼馳入其陣曰燕王大軍至矣轉餉卒驚潰擒千戶二人歸燕王曰款台以十二騎破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遂進師徐州守將閉城不出燕王欲驅兵南進而士卒多散出取糧恐後至者為城中兵所掩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

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中兵不出乃嫚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怒乃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所遣騎按轡徐行既渡河砲舉伏發燕王親率勁騎馳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橋壞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單騎往來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　三月師趨宿州燕王謂諸將曰敵綴我當備之乃留都指揮金銘將游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襲爾列隊徐行彼疑爾為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冀英先以數騎伏河南覘爾渡河如敵來追即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爾師畢渡矣銘往果遇南軍萬餘徐行臨河南軍來追冀英連舉砲南軍即斂退銘遂得渡河與燕王會宿州乃進兵蒙城渦河等處平安率馬步兵四萬躡燕軍燕王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淝河地平無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按伏勒諸軍皆束炬相屬於

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敵見舉炬火多必驚潰按兵數日敵不至糧且盡諸將請還師燕王曰彼遠來銳氣求戰肯委之而去耶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之時迫暮令番騎指揮款台以數騎往哨去南營四十里聞其更鼓還報南軍旦必至王喜命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真束草置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南軍來追擲於地使往取亂之真等進與安軍遇相

接戰南軍追至擲囊餌之南軍競往取囊陣稍亂又入伏内伏發南軍還走燕王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燕王以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番騎指揮素驍勇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持矟直犯燕王相距十步許燕王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獲火耳灰者其步曲哈三帖木耳亦勇見火耳灰者被獲持矟突陣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燕王率兵追之南軍大敗驍將林帖木兒等被執平安退屯宿州是日釋火耳灰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為言不聽　燕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　燕王以師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為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餉舟甚衆清還南軍圍之燕王見清旗幟亟馳往援鐵鉉來戰燕軍不利卻王馳入陣火耳灰者翼之殺南軍數十人南軍披靡欲南遁燕王常以騎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守淮兵數千人　夏四月平安營於小河燕兵據河北燕王令

陳文扼要處為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總兵何福列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王帥騎兵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援奮擊破之俘獲數百人遂斬陳文于陣平安轉戰圍王真數重真身被十餘創自刎馬上平安遇王于北坂王急幾為安槊所及馬蹶不得前燕番騎指揮王騏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燕將張武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騎合擊卻之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

將都指揮韓貴亦戰死於是南軍駐橋南北軍駐橋北相持者數日南軍糧盡採蕪而食燕王曰南軍饑更一二日餒稍集未易破也乃留兵千餘守橋而潛移諸軍輜重去南營三十里夜半渡兵而南繞出其後比旦始覺時徐輝祖軍至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蔚州衛千戶李斌馬蹶為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是時南軍再捷王真陳文李斌皆驍將敗沒燕諸將皆懼說燕王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淮土蒸濕且疾疫小河之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河擇地休息士馬觀釁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北渡士不解體乎公等所見拘攣耳下令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王怒曰公等自為之朱能曰諸君勉矣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豈可有退心燕王不解甲者數日南軍相慶時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何福軍聲遂孤時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為營軍士通夕不得休

暨成而將旦復行往往虛敵人力故臨陣之際卒先罷困燕王行營不為塹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為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即得休息自便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輒頒將士每拔破壘悉以所獲財物賚之人樂為用至是對壘日久諜報南師糧運且至燕王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必不能支遂遣朱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游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壁就糧時南軍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使負糧者居中燕王覘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於林間戒伺敵戰疲即出擊於是躬率師逆戰以騎兵為兩翼安引軍突至殺燕兵千餘矢下如雨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為二南軍遂亂何福等出壁與安合擊殺燕兵數千卻之高煦窺見南師罷即帥衆自林間突出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殺傷萬餘人喪馬三千餘匹燕師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衆入營塞壘門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旦聞砲

聲三郎哭圍出師就糧于淮河庚辰燕軍攻靈璧營王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燕兵三震砲福軍誤為已砲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壅濠塹皆滿燕兵急擊之遂破其營指揮宋垣力戰死何福遁走副總兵陳暉平安叅將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王貴等皆被執叅賛軍務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死之平安被俘見王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躓何以遇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王太息曰高皇帝好養壯士釋之遣還北平自是南軍益衰矣黄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是月上用齊泰黄子澄謀調遼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以絕燕兵後總兵楊文至直沽遇燕將宋貴截殺師潰文被執竟無一人至濟南者　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燕燕王謁祖陵泣曰横罹權奸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得今日拜陵下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之師抵淮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

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燕王命艤舟編筏揚旗鼓譟指麾若將渡者南軍望之有懼色潛遣丘福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不之覺也及漸近營舉砲南軍駭愕福等前奔之南軍棄甲走庸股栗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單舸脫去北兵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攻下盱眙燕王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遏其援兵乃以兵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險或欲以淮揚為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真揚遂可渡江無後顧憂燕王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取不易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強糧足若攻之不拔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之而下既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久則必有内變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玉招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燕師至謀舉城降時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

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揚州城禮既有異謀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誘力士母呼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遂出禮于獄開門降庚子燕兵至天長禮等縛二人以獻不屈皆死燕王遂至揚州命禮同指揮吳庸等諭下高郵通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燕兵至高郵指揮王傑降遂克儀真立大營于高資港儀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京師聞北兵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都御史練子寧募兵杭州燕王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為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帝下詔罪己遣使四出徵勤王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兵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帝從之乃以呂太后命遣慶城郡主如燕

師議和以割地分南北為請郡主燕王從姊也燕王見郡主哭郡主亦哭燕王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燕王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議燕王曰凡所以來為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也但得奸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北平祗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奸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燕王送之出曰為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為奸臣所惑更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帝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　寧波知府王璡永清典史周縉募兵勤王　六月癸丑朔燕王命都指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于瓜州命內官狗兒（狗兒後賜名彥回）領都指揮華聚為前哨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王大喜遽起按甲仗

錢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燕王率精騎直衝庸陣庸軍小卻朝廷大臣多遣使來燕軍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帝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麾下謀迎降金都督首欲叛去植以大義責之遂為所殺金率衆降燕且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葬于白石山乙卯陳瑄具舟至江上來迎燕王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渡江舳艫相銜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燕王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潰追奔數十里庸單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徑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其守將童俊遂率衆降帝聞江上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躊躇徘徊殿廷間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

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羣臣鄒公瑾等十八人即殿前毆景隆幾死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帝從之下令軍民商賈晝夜撤屋運木盛暑中饑渴勞苦死者相枕藉民憚于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修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乃命谷王橞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為辭覘虛實以待援兵景隆瑺至龍潭見燕王伏地叩頭而已燕王笑曰勤勞公等至此有言乎景隆等惶恐叩頭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公等說客耶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計也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

下詔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景隆瑺還報命帝令景隆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逐俟執至來獻景隆趦趄帝令諸王與偕既至燕王見諸王相勞苦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諸王曰大兄洞見矣燕王曰吾來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遂宴諸王遣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援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為後舉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

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無應者子澄欲航海徵兵于外洋不果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癸亥燕先鋒將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燕王慮京城完繕四方或有勤王者日夜為攻城計乃命保等領先鋒騎兵千餘哨至朝陽門覘知無備還報燕王大喜乃整兵而進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燕御史魏公冕等請誅之不聽至是燕兵進屯金川門帝乃命左右捽增壽至責以大義斬之時谷王橞與李景隆守金川門燕兵至遂開門降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王馳千餘騎衛周齊二王周王曰吾死矣曰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哭燕王亦哭已並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燕王具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俱降來迎帝左右唯數人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之挈三子變服出走倉皇復棄三子於宮門被燕軍執寘師中帝遂遜國去是日茹瑺先羣臣叩頭勸進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義

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儁右侍郎古朴劉季箎大理寺少卿薛嵓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傅書黃淮芮善侍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　揭榜左班文臣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

部尚書王鈍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侍郎暴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紞侍郎毛太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公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燕王指以上諸人為奸臣別其首從先是出賞格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綁縛奸臣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陞二級綁縛官吏為首者陞二級為從者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衆乘機報私讐刼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能止也旣而鄭賜王鈍黃福尹昌隆皆迎駕歸附自陳為奸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以茹瑺李景隆言并宥張紞復為吏部尚書餘皆不宥尋復揭榜于朝堂增徐輝祖葛成周是修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璡黃希范陳彦回劉璟程通戴德彝王艮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共五十餘人丙寅諸王及文武臣請即位燕王曰予始遘於難不得已以兵

救禍誓除奸惡安宗社庶幾周公之勲不意少主不亮予心自絶于天今纘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大臣皆頓首曰天生聖人為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生民者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殿下為太祖嫡嗣德冠羣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萬世之洪業永有所托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王上表勸進燕王再辭諸王羣臣頓首固請燕王乃命駕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殿下先入城耶先謁孝陵耶燕王悟遂謁孝陵畢入城燕王曰諸王羣臣以為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徇衆志諸王羣臣各宜恊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即皇帝位諸王文武羣臣皆上表稱賀復周王橚齊王榑封爵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且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是始驗其言云　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上詰問宮人內侍以建

文帝所在皆指認后屍應馬乃出屍於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讀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從之復諸殿門舊名革去興宗孝康皇帝廟號仍舊謚號懿文皇太子遷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吳王允熥為廣澤王衡王允熞為懷恩王徐王允熙為敷惠王尋復降允熥允熞為庶人允熙改封甌寧王後皆不得其死　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武陽侯帝念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中山王之後一門二公焉　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帝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迫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臣子孫免死而已帝大怒以元勲國舅欲誅又輙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寛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禄米而已　録用建文中所罷斥諸臣馬興張喬李諒等宥前御史尹昌隆命為北平按察司知事初燕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奏

章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藩王也若沈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無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名捕治奸黨昌隆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案也帝乃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若也詔貸其死　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閱視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及對修撰李貫對曰臣實無之帝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禄則思任其事當國危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宗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隱蔽也　帝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

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言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于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以其私智小見禀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智謀至于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時吏部尚書張紞懼退而自經死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以即位詔天下大赦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悉復舊制　幽建文帝少子於中都廣安宮後莫知所終　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帝即位首召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既而瑛奏言建文之臣如黄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而效死于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加追戮帝曰朕初舉義

誅奸臣不過齊黄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黄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其身已死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不聽　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為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還帝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上曰原吉父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豈不忠於朕哉逾月遂進擢尚書

九月封賞從征將士封丘福為淇國公朱能為成國公張武為成陽侯鄭亨為武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玉子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寧伯已上並子孫世世承襲封房寬為思恩侯子孫世襲指揮房勝為富昌伯劉才廣恩伯子孫世襲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陳瑄

有默相事機功增景隆祿一千石封茹瑺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子孫世襲指揮使以駙馬都尉王寧惟誣陷封永春侯子孫世世承襲餘將士論功有差

成祖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為北京設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為順天府

谷應泰曰天未厭兵孝康蚤世燕王在北怏怏非少主臣也然而高帝賓天太孫即位令帝開誠布公杜釁修睦几杖之賜頻及智囊之計不行獄詞燒毀曲庇梁王朝士留章封還錢俶羈縻之道亟行柴車之謀未決也若謂事憂厝火計決徙薪季友進酒而叔牙亡玄武喋血而建成敗當其堂皇不避升陛不拜則相如奏筑血犯秦王朱虛行酒追斬呂氏抑數武士力耳齊黃獨不能乎建文仁柔類元帝舉事則學景宣齊黃迂謹類王陵進謀則效鼂錯先主已去操乃追擊當陽劉裕辭歸玄乃悔使京口為燕王者將散甲歸兵縛見天子乎

抑束手無策闔門自焚也遣張昺遣謝貴彼豈能擒燕王者哉速之反而假以名也燕既起兵非帝殺王即王弒帝其傳檄天下自比周公上書帝闕欲清君側呼忱日月指誓河山藉令帝囚縛齊黃歸致燕館亦或開門延叔握手迎師王敦既收伯仁安能反臣姑孰侯景朝見太極惟有幽帝東堂史稱文帝伏犀日角皇孫落月偏顱天生兩人聚於一宮久無兩全之理矣而齊黃用兵罪自難逭真定之戰炳文所將三十萬鄭村壩之戰景隆所將五十萬白溝河之戰景隆合兵又三十萬滹沱河之戰盛庸所將猶二十萬合天下之兵握一人之手不知燕王單旅孤城利於戰不利於守利於合不利於分獨令山東北平堅城深溝繕甲儲粟驍將數十輩各將數萬衆分據險阻出沒敵間進破滎陽彭越燒其糧道南追漢王韓信收其河北燕王雖百戰百勝久且左支右詘寧能縱馬飲濟

水之西加矢及聊城之上乎柰何挾萬全之勢摶匹夫之勇驚飈掃葉疾電奔雷執九江於朝堂哭包胥於海外嗚呼晚已獨是建文之初昇平繼體海宇晏清而燕王橫貪天位覬顏人上子突入而昭公出奔曲沃盛而孝侯遇弒毋亦弱肉強食豈為天與人歸宜乎練子寧噀血地上書成王安在而方孝孺衰絰大罵以為不立成王之子弟也當其大內灰飛緇衣宵遁為燕王者急宜降德音下明詔咸與維新計安反側而乃縣賞討奸清宮戮御斬袪之怨旁及五宗射鉤之嫌蔓延婦寺國君含垢固如是乎至若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齊鶩之謀早形於諮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進者欺天乎吾誰欺也幸而即位之後山東首給農器雲南不輕用兵省視旱蝗周諏郡縣勅吏部以拔幽隱顧學士以求直言而且耀武邊陲尊崇先聖政事之美頗斑斑可考焉然以予論之梁皇弒主肺石

達寃衛武纂兄賓筵好學蓋曲終奏雅逆取順守亦晚蓋之常規非哲王之天性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建文遜國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門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為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

究詰有等妻子在任心必縈繫宜各從便御史曾鳳韶曰願即以死報陛下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為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歳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檢討程亨澤州人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程濟績谿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漼黄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人翰林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和州人徐王府賓輔史彬吴江人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

多不過五人餘俱遥為應援可耳帝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道士進夜饍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俱稱比丘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漼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槎主趙天泰適衣葛即稱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號東湖樵夫亦稱東湖主人帝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史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况新主意尚未釋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臣等中有家給足備旦夕者即駐錫於兹有何不可帝曰良是於是更主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彬梁良玉帝曰此可暫不可久况郊壇所在明旦必行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亦巨族且忠孝可居也夜分帝足脛痛度不能行微明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謀所以載者有一艇為吴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彬與景先

亟迎帝且至彬家諸人聞之且悲且喜同載八人為程葉楊牛馮宋史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道溧陽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史彬家彬奉帝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帝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閲三日諸臣至彬家相聚五日帝命歸省成祖即位編籍在任諸臣遯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削籍八月命禮部行文州縣追繳革除誥勅至是蘇州府遣吳江縣丞鞏德至史彬家追奪且曰建文皇帝聞在君家彬曰無之微哂而去次日帝同兩比丘一道人行餘俱星散時八月十六日也帝附舟至京口過六合陸行至襄陽十月至廖平家適有詗其跡遂決意往滇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十三日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初帝期從亡臣以三月復至廖平家至是留永嘉寺頗安適將以明年遊天台而諸臣以帝舊約俱集於襄陽廖平家適馮漼自雲南來傳帝命止之令諸臣無煩往來各散去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陽六月入吳八月八日復至史彬家時天將暝彬家已舉火矣帝突至彬及家人出拜舉酒半酣帝曰我明晨當即去彬云臣掃門而俟久矣即有不肅亦乞見原欲留師數月明晨何遽耶先是帝命從亡者俱師弟稱故彬等呼為師帝泣曰彼方急圖我昨於西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視我此臣我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逋臣屈指先汝我去正為汝計對哭久之且曰此近宮闕不便彬曰亦無害視帝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布衣而去帝為兩浙之遊杭州計遊二十三日天台鴈蕩計遊三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來石梁間且云諸臣俱約至此然終不見時天氣寒帝返雲南固却諸臣而去

三年春二月建文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尋舍之而去嘗聞金陵諸臣慘死事泫然曰我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為我也

四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留旬日五月結茆白龍山

五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死難諸人自為文哭之時朝廷偵帝甚密户科都給事胡濙訪求張三丰蓋為帝也帝知之遂遁跡不出

六年夏六月白龍菴災程濟出山募葺

七年春正月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時胡濙鄭和數往來雲貴間踪跡建文帝帝東行三月至善慶里五月復至襄陽廖平家已徙蜀帝還滇

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菴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帝震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結菴於白龍山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夏月患痢因有戒心不能出山覔膳狼狽殊甚適史彬程亨郭節訪至帝相對大慟隨問曰汝等攜有方物否各為獻史彬獨有僮而所獻豐且當年職居禁近知帝所好帝遍嘗之曰不食此已三年矣三人相留許久帝遣之歸别時痛哭失聲帝屬曰今後勿再來道路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況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去後帝復舍白龍菴他去

九年春有司毀菴夏四月建文帝至浪穹鶴慶山其地頗佳因募建一菴名大喜

十年春三月應能卒四月希賢卒建文帝因納一弟子名應慧

十一年夏五月建文帝南行至甸六月還　冬十二月渡馬嶺遇冦適官軍至僅免

十二年夏四月遣程濟募糧　秋九月建文帝學易數

十三年秋八月建文帝遊衡山冬十月還菴

十四年夏六月建文帝足疾發程濟乞藥於城西三日乃反帝飲獲愈　冬十一月帝命濟録述從亡傳藏之山巖中帝自為叙

十五年春二月史彬復至白龍故道了不見菴山旁詢

一老婦則曰官司毀之矣問僧徒曰不知所之至是彬忽與帝遇於鶴慶之大喜菴深林密樹不下數里先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建者甫落成而兩人死即於菴東葬之十一月帝避囂東行至衡山

十六年春三月建文帝還至黔

十七年夏六月建文帝始觀佛書

十八年夏六月建文帝命程濟移居菴西偏　冬十月帝入蜀程濟從徧遊諸勝登峨眉有詩云登高不待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

十九年秋七月建文帝入粵遊海南諸勝十一月帝還菴

二十年夏四月建文帝避囂於菴南四十里名渌泉

二十一年春二月建文帝入楚程濟從登章臺山賦弔古詩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繞樹啼六月帝遊漢陽登晴川樓吟云江波猶湧憾林霭欲翻愁七月帝留大別山

二十二年春二月建文帝東行　冬十月與史彬相遇於旅店言及榆木川稍色喜史彬問道路起居狀答曰近來强飯精爽倍常即同彬下江南至彬家彬具酒饌於所居之重慶堂帝上座程濟東列彬西列彬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未答即起趨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於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帝吾無死所矣帝實活我恩無以報彬不得已實告之即頓首堂下涕泣問向來狀帝曰賴諸從亡者給我衣食周旋險阻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曰今想可老終矣弘曰帝今欲何之曰遊天台諸勝弘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帝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弘從之去十一月至寧波渡蓮花洋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建文帝謁大士於潮音洞五月自閩粵還山止程濟從聞仁宗崩帝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往來亦少如意也且悲且喜

宣宗宣德元年秋八月建文帝祭從亡諸臣於菴前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移居鶴慶之静室　秋八月滇冦亂帝入蜀程濟從　冬十月宿永慶寺題詩云杖錫來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閒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

三年夏五月建文帝遊神女廟　秋七月遊黄牛磯　冬十月遊漢中

四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再宿而去　五月帝還浪

穹　六月至鶴慶山中

五年夏四月建文帝欲稍廣其菴程濟等出募

六年春二月建文帝往陜西　夏四月至延安　秋七月南行入蜀　九月至虁阻雪

七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　夏五月至武昌　秋八月下九江　九月遊杭州吴山　冬十一月遊天台

八年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

九年夏五月建文帝復至吴江史彬家程濟從時彬已死帝悲悼久之慰勞其子倍至復為會稽之遊八月還

十年春三月建文帝往粤西

英宗正統元年秋八月建文帝還至滇卜築舊日之浪穹

二年夏五月建文帝復遊峩眉　冬十一月還至浪穹

三年秋七月建文帝欲往粤西不果會有弟子亡去帝恐跡露遂有粤西之行

四年夏四月程濟勸建文帝還滇不聽

五年春三月十三日建文帝謂程濟曰我決意東行子盍為我著得兊之歸妹濟拊几大呼曰大凶今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尅之行夏之時其危乎帝好文章能為詩歌嘗賦詩曰窂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宫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緑野老吞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

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黄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遥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衮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至是出亡葢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聞之藩司因繫僧并及帝堅章以

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八月至金陵九月至京命御史廷鞫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錦衣獄從者十二人戍邊而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閹吴亮老矣逮事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吴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鵞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餂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内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帝既入宫宫中人皆呼為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谷應泰曰聞之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然而秉機察變忍恥圖存一旅而中興奏五年而天節反則惠王居櫟仍殺子穨襄王居鄭終誅太叔建文之

倉皇出奔或亦有深意焉又況鐵函鎖柙度牒剃刀先皇所遺也龍鬉帝后妖讖亡周燕啄皇孫天心割漢厥有定數又非智力所移耳乃遜國之期以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獨從地道餘臣悉出水關痛哭仆地者五十餘人自矢從亡者二十二士而廖平之議以為多人必生得失不若遥為應援於時謹侍左右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程濟稱道人是也往來道路給辦資糧者六人馮淮

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各諱名號潛相通問是也其經由之地則自神樂觀啓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中間結菴於白龍題詩於羅永兩入荆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踪跡去來何歷歷也特以年逼桑榆願還骸骨岑瑛據之以聞吳亮辨其非妄夫不復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雖以考終亦云恧矣然以予論之假令成皇方死沙場昭帝新居諒闇

此時兵力黷於邊關内難伏於高煦國勢危疑人情牽制必不能長駕遠馭經營萬里之外者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强因兹遁跡之時宜申控告之義非流竄而藉共和則東遷而依晉鄭一軍出荆門即襄鄧可揺一軍出漢南即長江可據狐先河水之功馮鄧雲臺之業後輓前推匪異人任也奈何枕席有涕泣之痕行旅多橐饘之奉而興復大計闕焉不講譬猶危葉畏飈驚禽易落正所謂亡國之大夫不足與言事者也洎乎正統改元帝易四朝統踰五紀内鮮恵懷之亂外無連管之謀嗣服相承天定之矣而況主君已老從者凋零方險阻備嘗之時正精志消亡之日魯展喜之已衰晉銅鞮而既死崦嵫待盡尚安望其復振乎至若從亡諸臣國爾忘家捍王於艱四十餘年櫛風沐雨即無包胥之義復楚王於郢中亦有子家之忠哭昭公於野井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議者

據成祖之實録謂建文之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衆蛇而不載夫隱巢之事不直序於貞觀燭斧之疑亦依違於興國時史所書非無曲筆矣而況胡濙訪仙思恩擢職以及陵在西山不封不樹有目者所共睹又豈得以傳聞異辭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壬午殉難

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絶矣文皇首肯之及師次金川門大内火建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偪之孝孺衰絰號慟闕下為鎮撫伍雲等執以獻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説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是非成祖欲草即位詔皆舉孝孺乃召出獄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為絶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妻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輒以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絶徼死者不可勝計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時孝孺目之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孝孺之弟孝孺又有二

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連袂投橋水死

兵部尚書鐵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可得文皇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濺起丈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文皇大驚詫命葬之鉉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鞍轡局充匠尋皆戮死妻楊氏并二女發教坊司楊氏病死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適士人

戶部侍郎卓敬被執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爾前日裁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豈得至此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至誠猶未忍殺而姚廣孝力言養虎遺患意遂決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宿面如生誅三族沒其家圖書數卷而已文皇雅聞敬名既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者惟卓敬耳

禮部尚書陳迪受建文帝命督軍儲於外過家不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并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詈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迪唾並指斥遂凌遲死宗戚被戍者一百八十餘人迪既死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皇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皆悲烈云

刑部尚書暴昭被執抗罵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

左僉都御史景清建文中以左都御史改北平參議往

察燕邸動静王嘗宴之清言論明興大被稱賞尋召還僃任及燕師入清知帝出亡也猶思興復詭自歸附乃詣見文皇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劔於衣衽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劔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已而上晝寢夢清仗劔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耶命赤其族籍其鄉轉相扳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有青州教諭劉固者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清為御史移書招固因依清同居京師金川門陷固弟國勸允出降固曰固受朝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即死矧降耶後清遇害連及固遂與弟國母袁氏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

固子超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一呼綑索俱斷因奪劊子刀連殺十餘人事聞詔磔之

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親家之親被抄没戍遠方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姻族未及逮既官中朝恒為鄉人所持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曰使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耶

兵部尚書齊泰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宰皆死叔時永陽彦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

太常卿黄子澄初執李景隆於朝請誅之不聽江淮連敗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建文帝密使子澄召兵不及責問不屈族其家一子走易姓

名田經遇赦家湖廣

吏部尚書張紞遜國後自經死侍郎毛太燕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紞死太亦死

禮部侍郎黄觀字瀾伯奉命徴兵上江諸郡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聞金川失守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云家已被收夫人并二女給配象奴夫人翁氏持釵釧佯使出市酒餚急攜二女同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淮清橋下死觀復痛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已遜位知事不可為乃朝服東向再拜自投羅刹磯湍激處舟人急鉤之僅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束芻象觀帽之而剉於市籍其家并連姻黨百餘人謫戍

蘇州知府姚善合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即位索黄子澄甚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下許千户縛獻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為其主耳語多不遜遂磔之善友黄鉞者仕為給事中與善相期許國鉞以親喪家居聞善被執鉞遂閉目三四日求死或傳善款伏已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方孝孺字也乃稍稍食已而善就刑報至鉞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紿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家人俱竄伏有友楊福日夜泣橋側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成禮葬之

翰林修譔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會齊泰來奔叔英曰泰二心矣令執之泰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絶命辭藏衣間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纒肥甘空在

案對之不能嚥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當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縊於玄妙觀銀杏樹下夫人金氏亦自經死二女俱赴井死

翰林王艮初聞北平兵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與妻子訣曰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為艮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閙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初洪武中禮部廷試艮最優太祖以艮貌不揚易靖第一艮次之至是艮死靖改名廣降於燕

浙江按察使王良聞燕師入京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名之良執使者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狥道中忽遇衆譟起而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擕歸廨舍嗟歎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吾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命妾饋食抱其子歔欷于廁置子池傍自投水死良起而殮之即列薪于户閉其家人毋得出令妾抱幼子托鄉人之客於杭者遂舉火抱印闔室焚

兵部郎中譚翼金川陷赴火死妻鄒氏子謹自縊

御史曾鳳韶請從建文帝出亾帝麾使去鳳韶泣曰臣頃即以死報陛下文皇後以原官名不至尋加侍郎亦不至乃刺血書憤詞於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氏子公望曰吾死勿易衣殮遂自殺李氏亦自經死

衡府紀善周是修為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為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為生死累故行無不果乃輯自古今忠節事為觀感録當金川失守宮中自焚是修留書别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為賛繫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死初是修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黄淮胡儼約同死義惟是修不負其言後楊士奇為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吾亦同死誰為爾父作傳聞者笑之

監察御史魏冕力請建文帝誅徐增壽及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不用也奈何徒自汚遂自殺陳瑛請追罪詔誅其族同邑鄒朴建文初仕周府諫王邪謀錮獄上嘉其忠名至京授御史歸省聞冕死亦不食死時稱永豐雙烈

刑科給事中葉福守金川門兵入死之

大理寺丞鄒瑾與甥魏冕同毆徐增壽於朝請誅之京師陷自殺詔誅其族凡男婦四百四十八人

户科給事中陳繼之被執責問不屈磔於市

大理寺丞劉端約刑部郎中王高同棄官去跡露被執名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文皇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劓其鼻文皇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詈曰我猶有面目即死可見皇祖文皇怒立捶殺之戍其家

駙馬都尉梅殷擁重兵淮上文皇既即位迫公主公主高皇后長女大長公主也公主嚙指血作書招殷中使至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亡與亡君存與存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文皇銜之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詞色文皇嘗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納亡命私匿番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咒幾得罪明年冬早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文皇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

殺臣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為公主踪跡賊毋自苦公主謹護二子乃官其子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為指揮旗手衛僉事時駙馬都尉耿璿炳文子也尚孝康帝長公主與弟都督瓛俱論死

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通經書究兵畧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建文初燕師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文皇登極璟卧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别姻戚舉餞戒之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决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聞即位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集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與六生皆死之

叅軍斷事高巍洪武十七年旌孝行巍嘗上書燕王曰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願也京城破縊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同時死義弟宣戍南海衛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少從方孝孺遊後文皇召見不屈死之族其家教授劉政聞孝孺死痛哭不食斃

刑部右侍郎胡子昭坐方黨受戮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弟僉事子義聞子昭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為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絶吾姓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勲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極大方

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二孫添生歸生死獄中妻張氏發教坊病死命棄其屍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

監察御史鄭公智坐方黨召見不屈死之戍其族

大理寺少卿胡閏字松友日夜與齊黃密謀設法防禦又請誅徐增壽遜國後文皇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皆衰絰至哭聲徹殿陛文皇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即死服不可更文皇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瓜落其齒齒盡罵聲不絕文皇大怒縊殺之以灰盝水浸脫其皮剝之實以草懸武功坊子傳慶同日論死傳福方六歲戍雲南抄提全家二百十七人女郡奴年四歲其母王氏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汚面禿垢二十餘年功臣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行丐歸鄱陽貧無所

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饋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肖貞姑

監察御史高翔在建文時戮力戎事激發忠義文皇聞翔名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乃命殺之沒產誅族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院

刑部尚書侯泰督餉至淮安聞京師失守泰行至高郵被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妻曾氏配象奴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

左拾遺戴德彝被執責問不屈死之德彝死時有兄俱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并藏德彝二子於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氏焚炙遍體焦爛竟無一言戴族遂全

戶部侍郎郭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三女給配

户部侍郎盧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袁州太守楊任與黃子澄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被執至京磔於市子禮益坐死籍產族誅親戚莊毅衍等百餘家皆遠戍

禮部侍郎黃魁不屈死之

御史連楹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文皇詞色不屈命收之引頸受刃白氣沖天尸僵立不仆

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使燕軍還（見燕王起兵）痛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度奉敕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壬午秋坐黨戍賀縣千户所以語不遜論死誅其族

監察御史董鏞會諸御史中有氣節者於鏞所相誓以死後被執論死女發教坊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監察御史甘霖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

御史林英劾李景隆誤國謫知瑞安賜還同王叔英募兵廣德力屈自經妻宋氏繫獄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丁志方燕兵逼京城謂妻韓氏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攜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

晉府長史龍鐔被執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賛云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别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為臣盡孝為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

宗人府經歷宋徵嘗上疏請削罪宗屬籍數言李景隆失律懷二心被執責問不屈遂磔之誅其族

徽州知府黃希范聞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上防禦策論死籍其家

遼府長史程通上防禦燕兵數千言衛士紀綱者方辛遼王通輒辱之文皇即位綱乘間言通有封事指斥遂械通論死家人戍遼簿錄其家得遺書數百卷而已

賓州知州蔡運有善政遜國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燕山衛卒儲福建文末攜母妻逃去文皇即位録戍卒入衛福在録中挈母妻行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人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為營地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聞其事曰節孝婦也我何忍犯之皆以壽終

中書舍人何申奉使至四川至峽口聞金川不守慟哭吐血不數日死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遜國後瑛召還窮治建文諸臣宗論死

盧振當燕兵起時與徐輝祖攻守力為多後逮至京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誅其族牛景先聞金川失守變姓名出走已而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振景先俱不知何許人

監察御史巨敬被執不屈死之誅其族

户科給事中韓永遜國後杜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曰吾王蠋耳何以官為不屈死

國子監博士黃彦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

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為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詔奪其恩典籍其家止敝衣數襲而已

給事中龔泰北兵渡江奉命巡城泰與妻傅氏訣曰國事至此我自分必死爾第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宫中火起泰馳赴為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自投城下死

四川都司斷事方法為方孝孺所取士文皇即位諸司皆表賀法不肯署名尋被逮舟過安慶投江死

指揮張安被執道亡隱於樂清以樵為業人莫知其姓氏自山採樵歸聞京師陷卓侍郎被殺呼天號哭曰國

既就篡我不願為其民遂棄柴投水死

工部侍郎張安國當燕兵逼京師與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為也余職非司馬既不能率師應敵又不能屈膝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安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大慟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主之世恥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沈

知府葉仲惠以修高帝實録指斥燕師為逆黨論死籍其家

刑部主事徐子權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

神策衛經歷周璿建文時言事擢僉都御史遜國後逮至京不屈死妻王氏子鑾兒繫獄

御史謝昇建文時給兵餉有功後不屈死父旺子吹住戍金齒妻韓氏四女發教坊司

松江同知周繼瑜募戰勇入援文皇即位械至京不屈磔於市

徽州知府陳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赴援被擒不屈而死妻屠氏為奴

給事中張彥方改樂平知縣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或阻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燕遊兵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東平吏目鄭華亦不食死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荅曰燒宮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中死

谷應泰曰聞之川澤納汙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舊怨漢帝首封射鉤小嫌齊侯不問况吠堯者主未必桀而詈我者節重於許乎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發哀痛之言為謝過之舉

其能從我游者固且厚糈以寵范陽尊官以禮魏徵矣若或天命雖改執志彌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逢萌之掛冠東都伯況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迫乎而文皇甫入清宮即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為墟雖温舒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鄒瑾之案誅戮者四

百四十八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元質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又若赴義之最烈者鐵鉉之屍還反背景清之死猶犯駕就義之最潔者教授之明倫慟哭樵夫之自投東湖若此之儔則又未易更僕數也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漢之律不過五宗故步闡之門皆盡機雲之種無遺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絶至此乎又況孔融覆巢之女郭淮從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誅從無玷染而或分隷教坊給配象奴薄氏承恩於織室才人下降於廝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為植髮衝冠椎胸而雪涕者也抑予聞之蕩陰之戰血惟嵇紹靖康之禍死僅侍郎而建文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盡

田橫之客蹈死如歸奮臂不顧者蓋亦有所致此也方高皇英武在上其養育者率多直節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劫人其搜捕者易於抵觸難於感化雖人心之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至於宋朝忠厚不殺大僚孫皓凶殘恒加燒鋸臣以禮使士不可辱嗚呼成祖之作法涼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趙　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開設貴州

太祖洪武十五年春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彝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南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土至是遣傅友德等平雲南

上遣使諭友德曰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靄翠輩不盡服雖有雲南不能守也靄翠故元宣慰使已而見雲南俱平乃與同知宋欽皆降上仍授靄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為貴州宣慰使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田茂安曁鎮遠等府隸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已而靄翠請兵討部落隴居上曰中國之兵豈荒服報怨之具耶不許

十八年夏四月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

侯周德興從楚王楨討平之時蠻寇出没不常王師至輒竄匿退則復出剽掠和等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之

三十年三月古州洞蠻林寛自號小師聚衆作亂攻龍里千户吳得率麾下馳擊之中毒弩死命左都督楊文為征蠻將軍都督同知韓觀副之統京衛江湖兵往征已林寛為指揮朱俊所縛送京師　冬十月兵至沅州

伐山開道二百里抵天柱遂涉苗境營小坪而以偏師别由渠陽零溪西南山徑銜枚夜發犄角以進分道夾攻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諸洞大破之都督顧成亦勦平臻部六洞螃蟹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班師還京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設普安安撫司以土目慈長為安撫賜銀印置流官隸四川布政司　三月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奏金筑安撫司諸處土軍宜一槩訓練上以蠻人憚拘束止之已而以貴州安寧特賜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遠方罷敝中國朕無取焉顧成老成能持重安邊非喜功好事之流以是特嘉奬之

十一年二月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八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初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州諸宣慰使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仍設

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及靄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煡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為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為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

願刋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曄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曄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後安氏即靄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沙坑故日尋兵上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上句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上曰思南舊歸明王珍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耶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疆愼弗搆釁啟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至是上密遣鎮遠侯顧成率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人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日使出揭榜諭諸羅曰朝廷以二凶日搆殺荼苦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羅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為亂其易為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為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烏撒威清十五衛普市千户所皆屬焉改蔣廷瓚為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事諳彝情也

十四年設貴州提刑按察司户部刑部各增貴州一司其鄉貢附於雲南

谷應泰曰秦皇開邊桂林象郡旋没尉氏武帝窮兵越嶲牂牁僅附臣屬或聚干戈或通壁幣用力若此獲效若彼盖拓疆域通文教易稱革面書載頑民帝王若斯之難也貴州西接滇蜀東連荆粵地當神州久淪荒服特以其地皆毒霧瘴山蠻峒彝寨無宛馬卭竹動中國愛慕而其君長世樂奉藩保不失禮貽憂邊吏黔遂無日通上國矣洪武

初湯信國使之民蠻雜耕兵燹互習豈非天啓荒徼漸染華風朝鮮將開乃來箕子勾吳當治始有姬雍者與乃宋欽妻之乘間奔朝安奢香之聞呼赴闕兩女子觀變決機勇於丈夫甚至入見高皇后使高帝竟斬馬都督蒲伏掖門瞻仰天日指陳險阨立誓河山開赤水之道通龍場之驛智溢唐蒙功高博望彼地有此異人山川豈能再阻蠻方耶永樂中二田復自相攻殺金雞命使特遣解紛翠華臨軒親承戒諭猶復怙終不遷攻殺如故夫亦夜郎恃遠于闐負險抑或天誘其衷折入中國閩人侵逼南粵歸漢延陀攻殺敕勒入唐廢興有數革置有時乎而顧成以校士數人入執二田繫頸檻車寂無知者比之介子樓蘭斷頭酒後班超鄯善捕使中宵天子神靈兵威不測斯為至矣此豈一時掩襲虎穴得子實乃二祖英武先聲奪人也二田授首處分郡縣為布政司者一為府者六為州者四為安撫司者一為衛者十五而黔中一省儼然進明堂分符瑞受冠帶祠春秋厠肩內地附麗皇輿矣國家無斗粟介士之勞邊臣無亡矢遺鏃之失自古開疆廓宇又未有若斯之易者也然則天馬蒲桃志寶物者不知畧地樓船橫海志畧地者不知化俗詩曰日闢國百里伊惟二祖有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設立三衛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故地畀三衛大寧故烏蘭和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為山戎秦時為遼西北境漢為奚所據後魏韓庫莫奚服屬契丹唐為奚契丹元為大寧

路洪武中元兵遁沙漠屢侵之乞降高皇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地北設北平行都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為寧王時宗國公馮勝征納噶楚據大寧塞列戍控制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卒破降納噶楚二十二年封烏蘭和為三衛處降人而以阿北實哩等為三衛指揮使同知自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圖延自錦義歷廣寧渡遼河至白雲山為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惟圖延最強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竟叛去附於元燕王起兵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奄至寧王猝出不意降燕王乃移王與其軍內地盡拔降騎還北平從戰有功遂以三衛地畀烏蘭和使仍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為外藩居則偵探警則捍衛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此棄大寧設三衛之始也三衛自遼瀋抵宣府幾三千里大寧既棄天壽山與異域為鄰而宣府遼

東斷左右臂乃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谷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復設東勝中前後三所千戶於懷仁等處守備然諸部落已列我門庭矣亡何三衛復叛附阿嚕岱終明之世泰寧福餘常與東合而圖延常與西合為中國膏肓之患則皆三衛為之鄉導也

二十年秋七月上親征烏嚕岱旋師討烏蘭和大破之

永樂初福餘衛請鬻馬令於廣寧開原互市尋三衛為根雅實哩所脅掠我邊卒上遣使諭之納馬贖罪然時附烏嚕岱出沒塞下至是上北征旋師召諭諸將曰烏嚕岱敢為悖逆以烏蘭和為之羽翼也當分兵剪之遂簡步騎數萬分五道往而身率鄭亨薛祿等將大軍邀其西師次屈裂兒河烏蘭和驅衆數萬西奔陷澤中上麾騎兵前擊之斬級數百遂自相蹂藉死無算上乘高瞭望見其衆復聚遂張左右翼嚴陳夾攻命吏士持神機弩伏深林戒寇至乃發頃寇騎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中中伏驚潰死傷畧盡追奔三十餘里蕩其巢而還自是三衛稍創

宣宗宣德三年九月烏蘭和犯大寧上親征出喜峯口至寬河大破之宣德初圖延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武進伯朱榮鎮遼東請掩擊之上不許至是上親歷諸關塞駐蹕石門驛守將奏烏蘭和萬衆盜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請益徵兵上曰孽寇無能

為也但謂吾邊無備故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俟諸軍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不在多三千足辦擒賊遂決策親征簡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峯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其營二十里寇望見以為乘障卒遂悉衆前上麾鐵騎分兩翼進夾攻之上親射其前鋒殪三人飛矢雨集神機銃叠發寇不能當大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寇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大驚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窮搜窟穴忠勇王金忠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巴岱請自効上許之或密言忠往不反矣上不聽忠與巴岱果大克獲歸上飲以金爵遂輟賜顧謂侍臣王者宜推誠待人漢用金日磾庸不足法耶遂班師

五年徙開平衛於獨石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泥河賽峯黃崖四驛接大

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鹵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既棄而開平勢孤難守至是遂城獨石徙開平衛於此棄地蓋三百里自是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陲斗絶益騷然矣

九年夏四月烏喇托歡攻烏嚕岱殺之因通烏蘭和先是詔蠲三衛罪予自新以泰寧衛印沒於寇更給烏蘭和遂駐牧遼東塞

英宗正統二年十二月福餘等衛阿嚕岱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獨石守將楊洪遮擊西涼亭生擒百戶伊蘇瑪爾等奪所掠命集烏蘭和貢使僇之市進洪都指揮同知初正統元年福餘衛失印更給如泰寧例而托歡遣使通烏蘭和潛伺屢諭不悛至是復諭都指揮安出等縛首惡以獻

四年夏六月福餘衛都指揮達圖等數言賞薄互市失利非永樂時比上因使者還勅曰文皇帝以爾通烏嚕岱歲徵馬三千匹贖罪爾俛首聽命朕實爾寬而妄意無厭是速敗也其亟圖改已而以通烏喇罷其部落貢獻　九月烏蘭和犯邊右叅將楊洪追擊於白塔兒三岔口值烏蘭和五百騎擊敗之射死十二人擒三人

六年冬十月左叅將黃直巡邊至閔安山值烏蘭和三百餘騎擊敗之福餘衛托呼齊完哈等假射獵屢犯邊至是被擒磔於市尋復以遊騎犯密雲扒頭崖塞射傷戍卒又掠牛心山

七年冬十月烏蘭和千騎自氊帽山犯廣寧前屯等衛守將曹義擒其將富岱會三衛來朝僇示之

九年秋七月烏蘭和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二十萬分道出塞擊之朱勇同太監錢僧保由中路出喜峯口興安伯徐亨同太監曹吉祥由南路出劉家口左都督馬諒同太監劉永誠由北路出界嶺口都督陳懷同太監但住由西北路出古北口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圖延於虎頭山出所掠萬計而都督楊洪出黑山俘斬安出部各論

功加秩三衛從是寖衰然怨中國益刺骨因糾額森入冦為之鄉導矣

十二年春正月都御史王翺同總兵曹義巡邊抵廣寧烏蘭和伏騎林中義擊敗之時烏喇額森亦東侵三衛乃遣使勑諭之毋為烏喇誘

十四年三月福餘泰寧共潛結額森入冦朶顔獨扼險不從額森至不能入大掠二衛人畜去其秋旋與額森合土木北狩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京東并設叅將總

兵罷圖延三衛互市

景帝景泰六年圖延諸衛來朝乞耕地及犂鏵種糧詔予糧三十石未幾冦獨石先是既罷三衛互市景泰二年復議予貢然三衛常竄名烏喇使中窺我遏北使厚不無心望且結婚漠北挾為重稍侵軼盡没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多事自此始四年兵部尚書于謙言三衛使疊至頗為烏喇間宜令邊臣嚴備因條上防禦事詔自是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已而泰寧衛都督僉事單于特穆爾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謙持不可帝重絶三衛歡遣譯者語大寧城逼近塞不便馳獵又炎暑多生疫其甲盾須冦至乃給謀遂沮至是冦邊叅將葉盛督兵破走之

憲宗成化元年春二月富喇為三衛請賞不許自景泰末三衛多與富喇通貢使浮額隨富喇使者走雲中朝廷羈縻不問至是富喇為請賞勑諭四方貢使賞有成額三衛曩朝貢從東路喜峯口今圖延 都督圖爾根等

擅易貢道希混賞朝廷照例分别又何誅焉尋復闌入邊遣都督李鐸往諭至泰寧還兵部以奉使無狀請逮治詔貸之　十二月泰寧衛都督劉玉烏喇特穆爾等請市牛及農具塞下并乞賜蟒上諭蟒衣勿與他聽與民交易圖延衛烏研特穆爾因請職事兵部覆未有成勞例無陞授不許

二年十二月烏喇遣使貢馬挾三衛從喜峯口入詔待以三衛禮勑其渠阿實特穆爾無糾圖延妄更貢道

十四年秋七月三衛部落各請從便道入貢并求開市時太監汪直方與兵部侍郎馬文升爭遼東撫勦異同故三衛乘間挾我也詔邊吏以朝廷恩義諭之

孝宗弘治二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修邊備先是自天順後富剌潜通三衛屢入塞中國羈縻不絶誘致之亦不敢大為冦至是文升奏往歲三衛盜漠北馬經大同宣府報敵老營今兩鎮經年不報疑彼此相通乞於團營選馬步三千赴永平三千赴密雲防禦及會兩鎮巡

撫從之

十一年冬圖延入冦先是邊軍燒荒出塞遇冦騎掩殺之邊釁遂起馬文升檄守臣分據要害相機勦殺仍請
璽書切責三衛頭目從之

十七年秋七月圖延道小王子入冦大同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出兵李東陽言圖延通潮河川古北口距京師一日而近宜固根本無遠出師自疲上深然之時圖延部落益蕃屢侵盜而諸部獨呼克康以旺扎勒特穆爾裔種最貴呼克康次子巴爾遜驍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為中國患滋甚

武宗正德四年冬泰寧衛滿蠻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避北敵令居故鎮安堡戒無旁嚙其後花當部屢挾增貢詔暫增一年不為額花當部堅請不從乃益勾小王子與合謀

十年夏四月圖延巴爾遜自鮎魚關毀垣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命都督桂勇討之巡撫順天都御史王倬謀

曰敵知吾兵屯西必東入乃命指揮葉鳳伏山下敵果入伏發敗之巴爾遜遣杜禿等來請貢且獻馬贖殺陳乾罪兵部尚書王瓊持議必以巴爾遜償乾乃罷兵予貢巴爾遜輒謾言呼杜禿等去竟予巴爾遜貢班師亡何復入冦參將魏祥全軍歿終正德世不能討

世宗嘉靖十一年十二月圖延三衛冦邊先是圖延都督花當長子革列博羅早死其次巴爾遜謀奪嫡不得巴爾遜尋亦死革列博囉子革蘭台貢馬請嗣兵部令

轉譯部落方許貢革蘭台乃冦漁陽諸小關堡卒殘破

至是巡撫都御史王大用欲厚創圖延城其霧靈山不果會阿堆哈哩齊頻入建昌喜峯口恣殺掠革蘭台又請陞秩御史連疏詆大用請以毛伯温代大用既去諸衛益盜邊邊人皆廢耕牧而朶顔諸部日益横

二十年秋七月革蘭台求增貢衛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時剽掠塞下聲言結小王子入冦會俺答自雲中深入太原邊吏恐謬曰山海關諸邊無儆亦圖延

諸衛功也詔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

二十三年圖延侵薊州塞先是薊鎮總兵郤永出塞襲圖延别部李家莊斬四十餘級李家莊零騎居近獨石不通大部慣盜馬狡而善射敵追輒走險亦頗為我捍邊是役藉怨轉與敵合而遼東塞亦以圖延故頻邊警

二十六年冬十月圖延益結海西諸部出没遼東西塞無何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以貢時身受職至革蘭台父子始遣人代請而影克剽悍踰於父益誘阿

特爾大入塞

二十九年九月始置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隷焉改孫禬為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初阿特爾逼都城數言遼陽軍遼陽軍者阿特爾所呼圖延也至是始設薊遼總督以兵戍之然圖延部時時犯塞咸寧侯仇鸞詗知影克實首禍欲發兵掩之何棟曰圖延犬羊也縱有反覆為患尚小若剪除圖延漠北窺隙必且憑為巢穴是毁藩籬延冦以自近也上從棟言已

而棟設計擒叛人哈珠爾陳通事傅首九邊

三十六年三月土蠻達拉沁始收三衛導入薊州長林口踰建昌營灤河掠永平諸邑

三十八年二月薊州塞警自練兵議起鎮兵减什之三而春防視秋防又殺什之五以故最單弱已圖爾辛愛擁數萬騎以圖延影克為鄉導入冦總督侍郎王忬所遣偵諜皆被殺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大學士嚴嵩謂忬挾冦為重欲坐縻金錢不報敵騎度灤水由潘家口

入大掠薊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出其後牽之遂不敢深入二日引去忬兵尾而擊之頗有斬獲

詔逮忬及總兵歐陽安俱論死

六月改宣大總督楊博於薊遼博聞命馳至鎮區畫戰守以圖延諸衛每外通不為我用乃約諸帥同時舉烽燧揚旌纛自居庸至山海關彌漫千餘里旌旗瀲空礮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幕北大駭以為邊兵頓增益終歲不敢近塞

三十九年三月影克復糾巴圖爾辛愛等犯一片石參將佟登禦卻之

四十年冬十月影克糾東西數萬騎潰牆子嶺而入大掠通州總督侍郎楊選逮論死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圖延董狐狸糾土蠻數萬騎入界嶺口援師四集引還失道墜崖死者甚衆董狐狸亦革蘭台子也時影克出義院口邊軍以火鎗擊之斃而子長昂與狐狸頡頏

二年夏四月以侍郎譚綸為總督拜戚繼光大將軍專理練兵綸上言今之策邊防者皆曰乘障夫薊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散布於二千里之間畫地而守彼以十萬衆攻我一軍欲不破不可得也故臣以為禦敵莫如遊兵燕趙之士自邊警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必無成功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散之歸農可使無後憂而時方虞其有他是尚疑臣與繼光不可信安能

勝敵夫我兵素未一當敵戰而勝彼不心服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繼光亦上言邊鎮之卒壯者役於私門老弱僅以充伍有火器而不能用棄土著而不能練弓矢之力不强於賊而與賊共之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教練之法實用則不美觀美觀則不實用今皆虛名耳其實無有也臣又聞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衢內地之形也險易相半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敵入平原利於車在近邊利於騎在邊

外利於步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迹浙江思用浙人願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更於西北召募得馬軍五枝步兵十枝聽臣統練方今朝議紛呶易於攷絓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使臣無掣肘虞疏上俱報可綸繼光浚隍增陴邊備甚設而時阿特爾亦奉款迄隆慶三衛修職謹邊鄙稍息長昂襲職為都督

神宗萬歷元年董狐狸索賞喜峯口啓釁總兵戚繼光捽勒兵青山圍之狐狸以身免尋縛首惡獻子欵始改喜峯口守備為參將彈壓之

三年二月總兵戚繼光追逐長昂墜馬幾獲之跳而免馳去生縛其叔長托羈董家口昂納馬鑽刀盟乃釋之已長托復叛合董狐狸縱掠

六年三月泰寧衛蘇巴哈犯遼東總兵李成梁直搗劈山大創之　長昂勒賞阻諸部入貢遣弟蟒金率精騎窺喜峯西掠前屯薄山海一片石

十一年五月泰寧衛巴延巴圖糾衆呼岱等大舉攻鎮寧堡巴延故蘇巴哈子也先是蘇巴哈入鎮夷堡李成梁遣裨將李平胡逆之射蘇巴哈中脇墜馬蒼頭李有名斬之至是報仇入犯成梁出兵黑山佯為北伐而夜遣李得全馳入鎮寧為內應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呼岱傷額復貫矢中膊大哭失聲遁既而巴延復偕長昂董狐狸三萬騎犯廣寧殺掠吏士一百二十有奇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晝晦頃之雷雨大作水深數尺走出塞時三衛屬部八十餘種而昂與董狐狸兵最强然部落不踰萬

十二年春董狐狸犯前屯錦義備禦祖承訓擊敗之總兵李成梁追奔太康大定堡多斬獲　八月長昂入下莊總兵楊四畏副總兵徐從義擊卻之追至老鴉嶺而還已復糾哈巴沁等數萬騎以打牲為名圖盜邊會上視山陵昂往來紅螺山射獵調部落東西馳甚恣也然

亦以犯邊罷賞頗窘

十三年夏四月巴延巴圖復入塞遊擊周思孝逐之走遼河河深不能猝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為一二字一字衝鋒二字繼進巴延望見兵至跳騎挑戰成梁馳之巡撫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大敗之斬首八百級得名王扯征富喇等十三人　六月董狐狸率其屬三百餘叩關脫帽請甚哀言犯遼皆東西部落同姓名者非其罪願得奉撫賞長昂以李成梁聲搗穴一夜數徙帳亦哀請款及已得撫則愈驕

十四年春正月呼岱巴延等復糾土蠻犯前屯李成梁選輕騎出塞繞其後而自率兵當之夾擊大敗走　九月巴延巴圖復入塞攻鎮彝堡邊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復大敗去伯言痛哭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

十八年春正月長昂部落入貢奪賞會同館大譁欲殺禮部尚書于慎行主事張我續諭解之　長昂遣弟獐兔撥計來詞盟石門遊擊陳愚聞紿執通事張五烈等僇之長昂同弟蒙勒音犯董家口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巴延復入塞總兵董一元伏精騎鎮武堡俟其深入士卒從中起循牆而進搏戰大敗之巴延中流矢死　哨騎生得伏諜倫達爾罕等七人倫達爾罕長昂心膂也昂願革二年舊賞請贖上幸許昂自是稍戢

二十四年冬十月福餘衛巴雅爾挾賞羅文峪拒卻之尋以千騎突青山口連犯扒頭崖三道嶺並失利去

二十九年冬十月巴雅爾妻旺濟阿布該叩關求款命給半賞　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圖延諸衛馬市木市於寧前已而獐兔撥計修石門郗掠車廠庄總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蒙勒音代叩關

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撥計挾賞葦子谷長昂蒙勒音復勾西部班不來世等萬騎犯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倉卒調兵自衛及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拉輝岱踵昂轍同

蒙勒音糾阿鎮等挾賞擦崖子關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拉輝岱入建昌河流口大掠而去復糾察海爾岱吉等入寇連山驛總兵杜松出中左所長嶺山夜至哈流兔襲拱兔營大斬獲然諸部益閧因入大勝堡總督侍郎王象乾諭諸部各聽撫專勦拉蒙拉蒙勢孤乃屬西部雅博爾岱吉請欵

四十年十一月蒙拉音拉輝岱乘邊軍燒荒入圖山堡縱掠曹莊寧遠參將李應選失亡官軍九十人

四十一年春三月圖延衛頭目托拉福餘衛頭目呼噶齊各授指揮僉事賜勅　四月綽理扎薩納圖等以三萬騎屯王文谷陷七臺殺千總佟修鳳等邊軍失亡五百人　圖延曼岱奇怯薛連犯掛甲嶺麻郎谷

四十三年夏六月遼東邊將率兵出獵曹莊蒙勒音乘機入犯殺掠五十餘人喪卒二百二十餘人　十二月杜松擊火落赤於栁門敗之

四十六年夏四月曼岱及男琿布岱吉等睥睨石塘閭而馬蘭亦報蒙勒音聲犯桃林界嶺薊鎮戒嚴未幾石塘遊擊朱萬良調援遼曼岱母子益恣以萬騎攻白馬關及高家堡頃之尋盟蓋自隆慶來長昂稱梟桀雄塞上垂四十年而土蠻部落如虎墩綽理扎薩納圖輩東西颺動邊吏疲於奔命至曼岱以一婦躑躅曹石間竟不可制然亦自此漸微弱不能自立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親征漠北

成祖永樂元年春二月遣使賚璽書往諭達爾岱可汗揮里齊賜金綺四并勅太師右丞相瑪爾哈帕太傅右丞相額森岱太保樞密知院烏嚕岱等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未幾犯遼東塞十月寇永平是時揮里齊非

元種其臣不肯下已而揮里齊與烏嚕岱擊烏喇瑪哈穆戰大敗瑪哈穆烏嚕岱皆遣人入貢閏十一月烏嚕岱寇灰溝村黃甫川

三年春正月烏嚕岱部落綽和爾來歸且告揮里齊聞烏蘭和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備之

四年春三月書諭揮里齊可汗不報時諸部不服揮里齊烏嚕岱執而殺之遂迎立蒙古族琿雅實哩以烏嚕岱為太師始與中國不通烏喇瑪哈穆與烏嚕岱勢不相一遂各相讐殺

六年春三月遣鴻臚寺丞劉特穆爾布哈以織金文綺持璽書諭琿雅實哩不報都督僉事吳允誠子特蘭柴秉誠子齊里格請出塞自効從之允誠初名巴圖特穆爾秉誠初名倫多爾揮皆降人也

七年夏四月遣都督指揮金塔卜特給事中郭驥以綵幣賚書諭琿雅實哩并賜烏嚕岱瑪爾哈帕托呼齊哈實特穆爾等綵幣竟殺驥　五月封烏喇瑪哈穆為順

寧王　秋七月以淇國公丘福為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呼真為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帥師北征陛辭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毋為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出塞率千餘騎先至臚朐河南遇遊兵與戰敗之福遂乘勝渡河又獲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琿雅實哩今安在尚書詐言琿雅實哩聞王師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

之時諸軍未集諸將皆恐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孤軍深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大衆奄至圍之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陣聰戰死丘福及呼真王忠李遠竝被執死全軍皆没事聞上大怒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北征以其久在兵間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孤軍輕進安平侯等泣諫不從遂皆陷没若不早舉殄滅之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

來春朕決意親征　冬十月詔户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俟大軍之發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每十日程築一城斟酌貯糧以俟軍還

上然之

八年春正月以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丁未車駕發北京親征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從三月出塞次淩霄峯登絶頂望漠北萬里蕭條顧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也至清水原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困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次長清塞地極北夜望北斗已在南矣師次潤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水注其中五月丁夘朔入臚朐河哨馬畧黃峽遇寇騎得箭一矢馬四疋而還甲戌指揮款台畧玉華峯擒一騎譯之

始知寇在烏固爾扎河大兵遂渡飲馬河乙亥以清遠侯王友駐兵河上留金幼孜營中上以輕騎前進人齎二十日糧以方賓胡廣隨戊寅至烏固爾扎河琿雅實哩先遁夜倍道追之己夘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琿雅實哩率衆拒戰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琿雅實哩棄輜重以七騎渡河遁去六月班師至飛雲壑烏嚕岱復來戰上率精騎衝陣大呼奮擊烏嚕岱墮馬復上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烏

嚕岱攜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己酉車駕發廣漠時殘騎尚出没尾我上命伏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誘之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冦望見大兵渡河貪所載物競趨而至伏發倉皇走上率兵扼之奔渡河馬陷入泥淖生擒數十人遂無敢窺我後師次擒狐山上令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風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鑠六師禁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令以所儲供御糧鈔散給之下令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還京倍酬其直軍中頼之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具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七月還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寧已之車駕還至北京

九年冬十二月烏嚕岱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黄淮獨不可曰此屬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

遠不見諸人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烏嚕岱之請

十年秋九月烏喇順寧王瑪哈穆滅琿雅實哩立其族特哩巴瑪哈穆實專政

十一年秋七月上巡北京赦烏嚕岱無以丘福事懷慮比之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賜金錦諭意先是烏嚕岱為烏喇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於是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言瑪哈穆滅琿雅實哩之罪請討之上曰烏嚕岱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寧王賜金帛仍居漠北烏喇瑪哈穆怨烏嚕岱朝貢不至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烏喇以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將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三月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

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夏四月駐蹕興和大閱五軍盡出塞五月師次楊林城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六月三日甲辰師至撒里怯爾之地前鋒劉江遇敵三峽口擊走之上度其必大至嚴陣以待乙巳獲諜知瑪哈穆距此百里兼程赴之戊申發蒼厓峽次剌呼實琿特哩巴瑪哈穆太平博囉掃境以三萬人來戰頓山巔不敢發上遣鐵騎挑之敵奮而下安遠侯升以神機砲斃其騎數百上率鐵騎乘之遂敗卻武安侯亨追擊中流矢退寧陽侯懋成山侯通率兵薄其右掖不動豐城侯彬都督清攻其左敵殊死戰都指揮滿都死上遥見率鐵騎馳擊呼聲動天地瑪哈穆不能支大軍乘之遂大潰走追至圖拉河生擒數十人瑪哈穆乘夜北遁時烏喇雖大創去然殺傷亦畧相當夜二鼓上還帳中遂下令班師壬子師出三峽口餘衆復聚山上數百人據海子諸軍以火銃擊

之遁去還至飲馬河烏嚕岱遣頭目索珠等來朝言烏嚕岱有疾不能至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師次黑山峪頒詔天下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八月上還北京

十三年冬十月烏喇瑪哈穆遣使貢馬謝罪烏喇使者言瑪哈穆慮烏嚕岱與中國和好將為己害擬率衆至幹難河北俟冬襲烏嚕岱敕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防邊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

十四年春三月烏嚕岱遣使奏戰敗烏喇獻所俘人馬特使宴勞彩幣　秋九月烏喇順寧王瑪哈穆賢義王太平使臣觀音努巴哈來朝辭還賜鈔為道里費遣使齎璽書同往諭以順逆福禍之道賜綵幣

十五年秋八月烏喇順寧王瑪哈穆死以其子托歡襲順寧王

十九年冬十月烏嚕岱叛數寇邊初烏嚕岱為烏喇所攻窮蹙南竄久之生聚蕃富遂桀驁每朝使至輒嫚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部落出沒塞下為寇上嘗諭其使還語阿嚕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都指揮王祥戰死上遂議親征十二月上命大臣集議户部尚書夏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嚴勑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賓懼自縊命錦衣官取原吉還至則方啓廒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親征得失具對如初上令同中繫於掖庭獄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憸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召楊榮問原吉

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怒稍釋置不問

二十年春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騾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陳愉都御史王彰等領騾運者二十五人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羾等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等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騾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　三月丁丑親征烏嚕岱戊寅車駕發北京辛巳師次雞鳴山阿嚕台聞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追之上曰彼非有他計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四月辛丑師次龍門戍卒言烏嚕岱倉卒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勑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五月辛酉師次獨石

端午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丑師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丁卯大閱諸將戊辰觀士卒射有一卒三發皆中賜牛羊銀鈔上親製平戎曲俾將士歌之辛未師發隰寧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次閔安下令軍中樵牧不得出長圍外時營陣大營居中

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右哨掖以總之步卒居内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癸未師發威虜鎮次行州命户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六月癸巳師次威遠川開平來報烏嚕岱進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上曰此詐也彼方慮我擣巢故為牽制之術疾驅之果遁去七月己未師次煞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烏嚕岱部屬送御營備言烏嚕岱聞大軍發所部日憂懼有散去者其母及妻皆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為逆烏嚕岱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灤海與其家屬北走矣上曰獸窮則走然或挾詭謀示弱誤我不可不備前哨繼獲其部曲亦言悉衆夜遁乃召都督朱榮吴成等還發兵盡收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命旋師簡精兵還擊兀蘭和大破之（事見設立三衛）詢降騎言屈裂河東北深谷有賊千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以羸兵輜重誘之方接戰發伏大潰走斬獲過半八

月以班師遺書諭皇太子頒詔天下九月上入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征將校京師文武大臣迎見上乘法駕入京城十二月烏嚕岱殺其主琿雅實哩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夏四月烏喇托歡攻烏嚕岱敗之　秋七月諜報烏嚕岱將犯邊上曰去秋親征彼意吾不能復出當亟馳塞外待之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烏嚕岱八月壬子宴

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癸丑發京師命大學士楊榮掌軍中機務丙寅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内廐馬戊辰次萬全九月師次沙城知院阿實特穆爾固邇岱等率其妻子來降言今夏烏嚕岱為烏喇所敗部屬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復出必疾走遠避宣復萌南向之意上命賜之酒俱授正千户冬十月師次上莊堡先鋒陳懋知冦在飲馬河北為烏喇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遇達爾岱王子額森特根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巴哈岱為都督其部屬薩克等七人皆為都指揮賜冠帶織金襲衣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斯朕志也遣書諭皇太子以額森特根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發萬全十一月次懷來甲申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烏嚕岱冦大同初忠勇王金忠來歸

屢言烏嚕岱弒主殘民數為邊患請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卿意甚善但師出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大同守將奏烏嚕岱侵塞遂大閱議北征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為前鋒從征烏嚕岱　夏四月戊申詔命皇太子監國發京師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庚午師次隰寧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揮同知巴爾圖等獲諜者言烏嚕岱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遁及冬大雪丈餘人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特喇達穆爾河趨荒漠以避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巴爾圖為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卯次開平遣中官已里格齎敕往諭烏嚕岱部落曰王師之來止罪烏嚕岱一人頭目以下輸誠來朝者優與恩賚命柳升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叢塚

瘞之上親為文祭焉六月戊午進次玉沙泉上以特喇達穆爾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己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戒之曰兩軍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烏嚕岱亦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特喇達穆爾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車轍馬跡亦多漫滅其遁已久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臣等分索山谷周圍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者癸亥陳懋金忠亦還奏引兵抵白邙山無所遇以糧盡故還張輔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召輔等諭旋師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贏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入塞官倍償之衆賴以濟上悅秋七月庚辰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功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内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既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戊子上次雙流濼遣禮部尚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立皇太子辛卯上崩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趙　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二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安南叛服

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黎蒼為安南國王安南古交趾地唐虞時曰南交秦為象郡漢初南越王趙佗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為守教民耕種制冠履漸立學校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界建安中吴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唐亡為南漢劉隱所并未幾國内亂擁立豪渠丁部領宋乾德初南漢平上表内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公蘊死孫日燇嗣淳熙間封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再傳無子一女壻陳日照王死女主國事日照得立再傳為日烜僭稱越皇帝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上陽之義亦效日燇而然也元

世祖平雲南遣人召之入覲不行大發兵遣其將脫懽等討之十七戰皆捷日烜棄城遁入海以粮運不繼還日烜歸國勢復振日烜卒子日燇嗣曰吾祖舊名也自是為藩臣貢獻不絕封安南國王日燇卒子日煃立洪武初漢陽知府易濟頒詔安南日煃遣使朝貢上嘉之封日煃安南國王日煃卒兄子日熞嗣荒淫不治其兄叔明逼死之自立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速擇日熞親賢立之叔明懼請老傳政弟日煓日煓卒弟日煒嗣而

叔明實耑制國事與占城搆兵十餘年數侵思明地叔明卒日煒為國相黎季犛所弒立叔明子日焜季犛叔明壻也上曰叔明弒日熞而有其國今季犛又殺日煒矣復以禮待是厚助亂賊也遣行人呂讓移書責之未幾日焜亦為季犛所弒立其子顒又弒顒立其幼子𤎩在襁褓中又篡之因大殺陳氏自為舜裔胡公滿之後國號大虞紀元天聖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奃稱皇帝自稱太上皇至是詐稱陳氏絕奃為陳氏甥求權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

二年夏六月胡奃遣使奉表歸思明侵地　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刁緣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日烜之孫天明之子日煃弟也日煃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為安南王賜之章印數傳至日焜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日焜稍抑損季犛弒之立其子顒未幾復弒顒而立𤎩蒙然幼穉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𤎩弒之

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奃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為主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阨萬死一生度勢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涉以達老撾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

所依歸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此賊造逆滔天陳氏宗屬横被殲滅存者惟臣臣與此賊不共戴天因叩頭流涕上憐而納之安南故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請討黎季犛願為前驅效死自叱申包胥　十二月安南遣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𡗝初云陳氏已絶彼謂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曰可乃下詔封之今聞弑主簒位暴虐國人而臣民共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

三年春正月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勅往安南問胡𡗝簒奪陳氏之故六月安南胡𡗝遣使阮景真隨御史李琦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齎勅往諭胡𡗝十二月安南胡𡗝復遣阮景真隨行人聶聰來貢請迎陳天平遂勅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黄中呂毅大理卿薛嵓以兵五千人護行

四年春三月黄中等護送陳天平至丘温胡𡗝遣其臣黄晦卿等以廪餼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問胡𡗝不至何也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江矣嘉林江季犛所居也中遣晦卿還促𡗝且遣騎覘之迎者壺漿相繼於道中信之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雨潦忽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大理卿薛嵓行人聶聰亦遇害中等亟整兵擊之橋斷不得前賊遥拜曰遠人非敢抗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氏親屬敢肆巧偽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王即上表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等引兵還奏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曰蕞爾小醜乃敢欺我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頓首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絶之上遂決意興師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徵黄

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

秋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為左右參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横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參將統都指揮陳濬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務尚書黄福大理寺卿陳洽轉餉是日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毁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犯者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以次定功　冬十月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先是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

其不免乎已何能卒事聞上震悼輟朝乃以輔代能輔發憑祥度城壘關進攻隘留及雞陵二關破之傳檄數季犛二十罪諭其境内立陳氏意進度芹站兩傍皆有伏遣黄中呂毅搜捕之追進次昌江市造浮橋濟師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遣驃騎朱榮往約沐晟晟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棚華關隘賊徒悉奔築壘駐兵洮江北岸造舟徑渡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樁内諸江海口俱下捍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内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新福移營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驍騎朱榮敗賊衆於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時

賊所立柵皆逼江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内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黄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

走師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等督遊擊將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辛酉輔等遂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參將李彬向西都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復遁入黄江悶海等處

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追敗賊於萬劫江普賴山斬首三萬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兩旬輔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逆戰木丸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黄世岡百餘人三月窮追至膠水縣悶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陽為還師至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還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横截江中用刳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為赤乘勝追至悶海口

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義安其尚書范見覽等降四月輔率舟師追至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師舟膠不得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贊我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等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於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乙卯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詗得黎季犛所在前格之縛送升軍并

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獲黎蒼及偽太子芮將相王侯柱國黎季貔等皆縛獻軍門安南平輔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為郡縣如中國制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為鎮夷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粮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勅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使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勅張輔沐晟劉儁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送京師擢用九月張輔沐晟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問季犛父子曰

此為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下之獄赦其子澄孫芮等後季犛釋自獄戍廣西子蒼澄以善兵器赦用之　冬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七人官裴伯耆為交趾按察副使

六年春三月交趾總兵張輔沐晟振旅還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十二上嘉勞之賜輔晟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校王柴胡超擢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戸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

不如重賞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秋八月交趾蠻寇簡定反定陳氏故官不肯臣黎氏而輕騎逃歸我從下安南為別將頗有功知上不欲復陳氏遂逸去至化州說羣盜鄧悉等下之悉等推定為主稱日南王改元興慶出攻鹹子關黎賊餘黨多應之而陳季擴鄧景異尤猖獗黃福奏請益兵遂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使參政劉昱等皆死之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師師二十萬往征之勑曰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撾猶佚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謂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慎同心協力早滅此賊

七年夏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擴者蠻人自云陳氏後也安南民不忍棄陳王則相率歸季擴秋八月鄧景異攻盤灘守將徐政戰死張輔兵至交趾敗賊於鹹子潤大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監門衛將軍潘抵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美鄧景異跳身奔季擴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時季擴據地稍遠而我兵悉窮追簡定至演州分沐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抵牛鼻關輔自率騎兵至美良簡定棄馬走吉利深山搜得之并獲其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鎔景異逃於義安簡定至京伏誅

八年春正月張輔敗賊黨阮師檜於凍潮州斬首五千級生擒偽將軍范友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為京觀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役召輔還輔奏餘賊未平請留黔公沐晟鎮之五月追敗季擴於靈長海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十二月季擴遣使胡彥臣上表請降上遣方政諭季擴以為交趾右布政使又以其黨陳原樽為參政胡具澄鄧景異鄧鎔為都指揮潘季祐為按

察副使然季擴實欲緩師期耳不肯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為副將軍會征夷將軍沐晟討交趾陳季擴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朔胡具澄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尋復率舟師追梟賊黎蕊斬之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年秋八月英公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擒其翊衛將

軍鄧汝戲少保潘季祐適可雷山乞降輔承制以季祐仍按察副使理義安冬十月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粮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

十一年冬十二月英公張輔黔公沐晟合兵敗賊於愛子江時輔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師檜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算

十二年春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崖側徑英公張輔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并獲阮師檜於南靈州季擴遁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躡之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棄季擴及其妻妾於南麼生縶以歸八月交趾陳季擴伏誅

十三年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加陳洽兵部尚書贊軍務輔下交南凡三擒偽王威鎮西南而尚書

黃福有威惠交人懷之戢伏莫敢動

十四年夏四月交趾鎮夷衛百戶丁仕驗來朝貢馬謝
恩賜鈔幣遣還五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諸司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猫尾港至涌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温故路近七驛傳便往來從之尋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莫勛三江等府土官杜惟忠等來朝貢馬及金銀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為右布政使杜

惟忠為叅議鎮夷衛并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閻弘等各遣人貢馬及方物各賜鈔幣遣還冬十一月召交阯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輔經營交阯前後十年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阯交阯營房皆覆茅多火宗載令三司募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覆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春正月交阯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從陳季擴充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檢然中懷反側張輔還京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相國段莽為都督聚黨范柳范晏等肆出剽掠總兵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擒斬數百人利敗走擒晏彬請就交阯戮晏以狥先是李彬代張輔鎮交阯中官馬騏為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箇騏墨而殘交人苦之三年間叛者四五起而黎利最劇

十七年冬十二月巡按交阯御史黃宗載上言交阯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

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汚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

十八年夏五月勑豐城侯李彬叛冦黎利潘僚車三農文歴等迄今未獲宜盡心畫方略早滅此賊　交阯左叅政馮貴右叅政侯保討黎利戰死保真定贊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阯郡縣擇人撫治陞交州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為給事中陞交阯叅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强貴勦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衆貴力戰而死保為政廉恕貴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十九年夏五月豐城侯李彬上言交阯地荒遠不通餽

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度地險易為屯守征調之多寡從之　秋九月李彬言黎利奔老撾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着郎阻我兵勿入境云即發兵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以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尋召彬還以榮昌伯陳智代　冬十月赦黎利為清化知府遣内官山壽諭利竟不赴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黎利自老撾復還寧化州偽求降

不出九月掌交趾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義安府茶龍州不利昌江衛指揮伍雲死之都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於清化破走之　召工部尚書黄福還京勅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仍叅贊軍務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勞輯訓飭每戒郡邑吏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必加賙恤拔其賢者與共事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知其妄得寢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别　冬十一月交趾叅將保定侯孟瑛榮昌伯陳智言山壽未至黎利復反先後破茶龍諒山茶龍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命俟山壽至彼計議確當以聞

仁宗洪熙元年春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為征夷副將軍討黎利冬十月總交趾布按二司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貳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

總兵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宣宗宣德元年春三月總兵陳智方政討黎利進至茶龍川敗績時山壽主招撫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陳智方政復不相能洽以上聞上下璽書切責智等而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叅將討黎利仍命洽叅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隸軍中自効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

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孫毋倚富強要戰功後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弔伐之師蓋興滅繼絕盛心也而陳氏子孫為季犛殺戮已盡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深為惻然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上頷之　冬十月黎利弟黎善據廣威州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趾　十一月叅將馬瑛大破賊於清威與成山侯王通合兵石室縣進屯寕橋尚書陳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言地險惡宜遠斥堠持重不從五鼓麾兵竟渡天雨且泥濘伏驟起衝盪遂大敗洽奮馬突入賊陣死之失亡二三萬人通懼師却黎利時在義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陰許為利請封而檄清化迺南歸黎氏清化羅通曰非君命而欲責城義不可連戰敗走之初都督蔡福守義安被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降賊至是福馳馬清化城下大呼守城者宜見幾全首領羅通大罵而去賊又逼鎮城平州知州何忠懷奏潛請王師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為賊所得賊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唾地罵曰賊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食奪杯擲中賊面流血盈頭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謚忠節　十二月交趾布按上言尚書黃福舊在交趾民心思之乞令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于南京赴闕議之　以安遠侯柳升為征夷副將軍保定伯梁銘都

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為征南將軍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由雲南二道討交阯尚書李慶參贊軍務黄福仍掌布按二司事勅王通守城練兵候升等至同進

二年春正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諭曰前者論交阯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為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阯即欲為陳氏立後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無事卿等為朕再思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黄福專意求之　二月交阯賊黎利攻交阯城總兵王通出不意猝擊大敗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豸而下萬餘級利惶懼不能軍諸將請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得以暇樹柵掘塹修器械四出剽掠未幾勢復張　三月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廙往廣東總督運粮赴交阯又勅調武昌成都護衛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數萬俱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阯黎利圍溫丘都指揮孫聚拒破之　夏四月黎利攻昌江初蔡福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人憤欲焚賊營福報賊賊盡殺之遂攻昌江都指揮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自縊死子輔有惠政民愛戴之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軍民俱立鬭盡無一人降者賊縱火焚民居大殺掠王通歛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且意柳升師雖出未能猝至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狥其所請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非常人能之汝何所知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黎利攻隘留關鎮

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赴隘留城陷逮興祖下獄九月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阯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啟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勇而寡謀連勝易賊梁銘李慶曰主師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罷而少斥堠不拒險握重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語升升唯唯前至倒馬坡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既渡而橋遽壞

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梁銘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聚宿將然倉卒新喪元帥吏士沮且罵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聚被執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七萬人皆沒王通諜知升敗益大懼決意與和工部尚書黄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賊終不忍加害其渠長餽以餱粮乘以肩輿贈金幣出境至龍舟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時晟兵竟不出　冬十月王通與黎利立壇為盟退師遣指揮闔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煃三世嫡孫臣陳暠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簒國弒戮臣族殆盡臣暠奔竄老撾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云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王子孫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

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尚書蹇義夏原吉皆言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厪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乎上

曰卿二人言是先帝意朕固知之明日出暠表示羣臣且諭以息兵養民意羣臣頓首稱善於是以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尚在老撾國人乞封暠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即遣使受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勑通等即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

三年閏四月王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馬騏山壽

等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詔繫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詔褒贈安南死事諸臣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忠皆伏誅黎利遣頭目黎公僎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二百匹閉留不遣者無算已而使還利奉表言暠死陳氏絕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不問先是文皇時用兵交阯侍讀解縉力言交阯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文皇不悅至是言始驗云

憲宗成化十六年安南國王黎灝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麟立麟死子濬立濬為庶兄琮所弒因自立侵老撾宣慰刁板雅蘭掌為八百敗歸黎壽域等殺琮而立濬弟灝至是太監汪直用事好邊功議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甚急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

尚書余子俊力沮事得寢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闚結諸夷姦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

世宗嘉靖元年莫登庸立黎懬僭號統元追謚黎晭為襄翼帝先是黎灝死子暉立暉死子敬立未封而死弟誼立正德間誼母戚阮种用事屠戮宗親逼誼自殺頭目黎廣討平之立灝庶子晭晭多行不義國人惡之諒山都將陳立孫與其子暠昇作亂鄭綏鄭惟鐽攻誅之

遂弑明立譓鄭氏國世臣譓母妻族也諸大臣疾鄭氏典兵攻之綏等亡走清華昺昇猶據諒山莫登庸者本都齋漁人負勇力時時淩波而飛持劒下刺魚得巨魚呼噪為樂詭言莫邃之後以武舉從立孫官參督有罪自拔歸譓用為宜陽參將令與昺戰大敗之殺昺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時鄭氏既去譓倚登庸自强諸大臣皆受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托因請以兵盡屬之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甚乃銷九鼎為兵器竊庫藏金寶潛使其弟㰒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民若他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為興安王以鎮之謀殺譓兄弟夜率兵圍其宮譓易服間行得脱至清華復依鄭綏國中大亂登庸乃立譓弟懬初登庸妻譓母懬登庸所生也

六年莫登庸酖殺黎懬并其母殺之而自立時譓尚據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為之聲援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偽都自稱太上皇率兵擊譓取清華據之譓走義安又追敗之譓走葵州又棄葵州走老撾

九年秋九月黎譓憤悒死衆復立其子寧號曰世孫有兵三千登庸屢攻之老撾為援不能克寧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下洪荊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誅大臣為請者悉發兵二十萬起鄭綏將而攻海陽一月固守不下登庸別選兵萬人舟行出大江竟掩國都寧錯愕復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取世孫旗蓋張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綏兵大潰久之寧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陰結土師郭遼鶴使襲寧大敗之擒寧妃淑寶沈於江寧與鄭綏子惟墢走老撾聚兵八千人保漆馬江登庸以其子方瀛為大王改國大正

十六年夏四月議討安南先是皇子生當頒詔安南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兵部尚書張瓚言登庸弑逆當討戶部侍郎唐冑謂帝王之於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内難兩廣遂少邊警不必疲中國為黎氏復

仇然上意甚鋭而安南使者鄭惟憭適至初黎寧居海曲屢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惟憭等十人泛海自占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禍亂始末乞興師問罪惟憭有志操能文章為書引申胥張良豫讓為比讀者悲之禮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釋門庭之寇遠事瘴島非計宜擇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上責珍妄言對狀閑住廉州知府張岳亦上書諫不報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奏莫登庸聞發兵進討陰遣知州阮景等行覘至納更山為土舍李孟光所擒并獲偽撰大誥一冊上怒復勅征討先是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汪文盛遣指揮趙光祖往撫諭文淵獻進兵地圖及登庸可破狀授冠帶賜四品武服賚金帛

冬十月廣東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黎又轉於莫互相為賊天道好還今於安南直宜問其不庭彼若聽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

勢難窮追必生他變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專之廣東去京八千餘里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陳請而行將失機事乞假臣便宜往諭以輕率奪俸

十七年夏四月命咸寧侯仇鸞為征夷副將軍兵部尚書毛伯温參軍務討安南雲南巡撫汪文盛傳檄諭以禍福武文淵攻登庸守鎮營破之莫方瀛帥兵攻文淵不克文盛以蒙自縣蓮花灘當交廣水陸衝遣兵據其地以為諸來歸人聲援方瀛懼乃遣其黨范正毅齎公移詣雲南沐朝輔言前國王黎晭被逆臣陳暠殺害無子登庸同國人推立晭弟譓亡何譓被奸人杜溫鄭綏誘還清華登庸仍推立譓弟懬旋自清華迎譓歸與懬俱以病死黎氏無嗣懬垂死與羣臣議以登庸父子有功於國名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章命嗣主國事遂為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為梗後乃守臣閉關不納耳黎寧乃亂臣阮淦之子冒稱黎姓非譓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沐朝

輔乃以范正毅等并表疏公移送至京朝廷知登庸父子奸偽且雖稱求降而詞不欵服又不束身歸罪乃决意討之以鸞總兵伯温叅賛未幾巡撫蔡經上言安南水陸路有六憑祥龍州歸順欽州海洋西路皆接安南境用兵須二十萬輕調大衆終非完計上不悅然伯温師亦罷

十八年冬十月以莫登庸請降命禮部尚書黄綰翰林學士張治往諭登庸歸國黎氏未入境召還諭兵部會

議以聞兵部言登庸篡逼罪所必討宜臨以兵如束身聽命然後待以不死上從之仍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師師往討

十九年夏四月欽州知州林希元上言臣聞莫方瀛請降命大臣查勘夫降者將籍其土地人民以獻也今殺我士卒奪我戰船降者固如是乎臣以為欲得其請宜約之曰必歸我四洞必令黎寧不失位必令黎氏舊臣鄭惟憭武文淵者皆有爵土必奉我正朔能從者降也不然則詐也而後興問罪之師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方瀛之所恃者都齋耳其地濵海淤塗十餘里舟不得泊計以為王城不支即守都齋都齋不支即奔海上耳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賊不得奔矣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枝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都齋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一舉而定也書凡四上而為御史錢應揚所劾言希元所稱秘策者固道路

傳聞之語不足聽六月毛伯温等既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為三哨廣西憑祥州為中哨兵四萬人叅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督之龍州羅回峒為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鄭宗右叅將李榮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為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泫督之分竒兵為二哨歸順州為一哨一萬四千人叅政張岳都指揮張輗督之廣東欽州

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叅將高誼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為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涂楗都指揮武鸞督之中軍都指揮董廷玉率五百人為親兵共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兵於蓮花灘分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人中哨以副使倪象賢都指揮王紹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鄭騶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王方右哨以副使張絅都指揮馬亥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程日皆黔國公沐朝輔都

御史汪文盛經畫既定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欵聽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温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大懼遣使詣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温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於鎮南關內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登庸乃留其孫福海守國與其姪莫文明及諸頭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跣足尺組繫頸詣壇匍匐稽首納欵書復詣轅門獻所部土地軍民籍還所侵欽州四峒境土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護守本國以俟更定伯温等宣諭朝廷威德稱制赦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

二十年春二月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初毛伯温疏言登庸畏威束身歸罪而黎寧所稱黎氏後譜系不詳莫可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撫安南

因送莫文明至京師下廷議僉如伯温言乃降安南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從二品子孫世及別給印章其所僭擬制度令削除改正海陽山南等一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職官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總理通隸廣西藩司歲頒正朔令三歲一貢其黎寧仍令守臣體勘果係黎氏子孫授與清華等四府安則勿予莫文明等諸頭目賜賚有差制下登庸已死伯温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　夏六月毛伯温班師朝廷論

功加伯溫太子太保諸將校陞賞有差已而莫福海不能輯衆為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久之福海子浤瀷復振卒逐黎氏有其國

神宗萬歷九年安南莫茂洽來貢茂洽浤瀷子也隆慶中浤瀷為其下黎伯驪所逐死於海陽至是茂洽始得襲

二十四年夏四月黎維潭來降黎氏自寧死其舊臣鄭簡立寧子寵於西都簡惟憭子也寵死無子簡等共立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簡子松輔之攻殺茂洽復據安南莫敬用竄居高平維潭浮海遣使詣督臣歸罪請欵因與約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難之謂高平乃其故土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為篡逆今日國家外臣也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絕國家鎮撫四裔良厚維潭乃聽命至是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莫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來歸如祖宗成法詔以維潭為都統使子莫敬用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安南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衛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畧兩廣雲南三省軺車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南關龍州為孔道由雲南臨安則蒙自縣蓮花灘可四五日至東都國中設十三道道不過中國一縣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尉佗故事死則加諡稱宗黎晭之弒或曰鄭惟錘為之鄭宗强亡黎復黎皆鄭也鄭以江華為重莫以都齋為重維潭死子維新立維新死子維祺立補貢

谷應泰曰交趾自漢入為郡縣此與番禺桂林同歸中國非屬戛附庸僅稱職貢比也洪武陳氏奉國稱臣率先入貢太祖許為外藩不利土地及永樂中黎氏弒主盜國稱帝改元非徒得罪本國意實抗衡天朝俘馘其衆不得云暴編伍其地不得云貪也既分郡縣編置官僚垂三十年儼然宇下

一旦匹夫犯順遽爾割土加王嗟乎是賞叛也是獎奸也若曰存亡繼絶則陳乃孫也以義當立黎乃賊也以法當誅若曰勤民畧遠則將立黎利乃定之矣若猶未也不如勿伐王通力屈而請和柳升再入而敗歿然後下詔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恥同新鄭割地之議辱比敬瑭矣夫文帝不加兵南越光武罷西域都護所謂量力度德懼啓兵端未有徒敗車奔師夷將隕形見勢絀忍詬攘訽

韓王挼劍牛後魯連誓死帝秦而乃君臣相賀自鳴聖德至於旌節符紱狼藉裔土將吏公卿流離草莽戰士汚魂哭聞中夜孤臣噀血碧化千年計其班師之日文武吏士攜家而歸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為黎賊遮留不遣者尚數萬人死者君其問諸水濵生者不望生入玉門貽笑蠻方損威中國詎東國成至此極乎漢火方昌呼韓稽顙元成不競乃棄珠崖唐美貞觀組加突厥文昭板蕩

始棄維州宣宗四海乂安九州鼎盛王通敗因紈袴柳升失在輕浮乃拾捐之為美譚比祖宗於穆滿夫曹公東下子布請迎澶淵戒嚴堯叟勸避自古儒生狃安憚勞摭經誤國二楊太平宰輔黼黻承明恒若有餘決機危疑必形不足不然迎新主於金川阿缺璫於末路豈有立身朝堂進退狼狽而顧預謀閫外貽謀遠大者哉夷考其後名為陳後實為黎竊嘉靖中黎世中葉莫登庸復睥睨之

黎又匍匐告哀朝臣又主二楊之說而世宗赫怒竟伸天討兵未出於國門莫已父子自縛泥首軍門削其王號世守吏職不聞其倔强自大勞獘中國也所可異者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即留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趾不以輔留鎮彼國二十年後并召還黄福禍發於中官亂成於庸帥勃貉多魚特儆漏師短轅犍犢必敗乃公三百年來終淪王化夫亦廟算有遺策而春秋多責備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山東盜

成祖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鬬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于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髙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為號大行刼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勑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

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瓛縣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師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于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即陷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專制捽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吴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不即就道勅諭以賊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賊臨境不設備至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

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故行推擊人臣不忠莫此為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媢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於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内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七月以段民為山東左叅政是時大索唐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初唐賽兒夫死賽兒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石匣角發之得妖書寶劒遂通曉諸術劒亦神物惟賽兒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里閈間悉騐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隨所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乃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急賽兒遂反殺傷軍兵甚衆三司皆以不蚤發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遯去不知

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伏誅

谷應泰曰自古盜賊之起也莫不好為妖胥惑亂陳勝以篝狐張角以斗米而號則天公地公霧則三里五里何其怪也予以為男誠有之女亦宜然史稱瑯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盜而同時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也河阻中以是知婦女之輕剽好作亂大抵不少概見也成祖時有蒲臺唐賽兒者自號佛母能刻楮為人馬相戰鬭衆益信之于是莒即墨諸奸民遂蠭起而賊黨董彥杲賓鴻等亦掠兵應之幸所據不過數州轉戰不過旬月衛青王貴兩軍急擊旗靡轍亂魚爛而亡矣然則賽兒妖術果安在耶豈王凝之鬼兵相助而大道竟不可信耶抑費長房役使鬼物而遂為羣鬼所殺耶是皆不可知而獨是柳升以通侯之尊授鉞出師驛騷供億逍遥河上乃更切責衛青忌嫉有功假令大敵在前將校不和王師可一戰而潰也雖然成祖之用兵也南定金陵北征沙漠地拓三獠威行萬里而賽兒以一愚婦人躑躅其間乃欲結娘子之軍秉夫人之城譬之薄石擊柱多見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賽兒之亂則黷武之所致也秦風尚首功而小戎亦談車戰河北盛藩鎮而女子亦通劒器牝雞之晨或亦怒蛙之式乎至於賽兒遁去而燕齊諸尼并天下奉佛婦女逮者幾萬人猶之石閔戮羯部多鬚高鼻者并誅袁紹斬宦官而不生鬚者亦殺玉石俱焚勢固然也尤可異者賽兒踪跡杳不可問豈軍中張燕羣號沖飛河上孫恩相傳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沈啓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河漕轉運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原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大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城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厫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則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議俟民力稍甦行之

四年秋七月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河衛轉運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俱以海運功封歲運糧七十萬石止給遼左一方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

至通州是為海陸兼運八年以舊額漕運二百五十萬石不足給國用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共三百萬石有奇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河岸衝決河道淤塞故于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乃命禮等往視禮等極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于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直隸徐州民丁及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犒賞蠲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禮總督之

河南河水屢歲為患先是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黄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

以進詔發河南民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金純相度開浚并命禮兼督之　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為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兖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通于淮而新開河則居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道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啟閉又于寧陽築堽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禮還京上言會通河源于汶泗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浮沙淤塞河口宜及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東御史許堪言去年衛河水溢河

岸倒塌命工部尚書宋禮相度措置夏四月尚書宋禮奏自衛河東北至舊黄河一十二里内五里舊河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令開河泄水以入舊黄河則至海豐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為之　九月工部主事藺芳言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縁河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樁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横木貫于樁表牢築堤土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息從之尚書宋禮薦其才擢為工部右侍郎　十一月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于江

十三年三月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于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萬餘石初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輸輓甚艱故老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值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從

之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閘曰移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啓閉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内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州濟寧臨清徳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兖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支收浙江并直隷衛分官軍于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于徐州運至徳州山東河南官軍于徳州接運至通州名為支運年凡四次河淺膠舟處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縁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海運遂罷凡漕渠在齊魯間者宋禮功為多在江淮間者陳瑄功為多

十四年設淮安之清河福興徐州之沽頭金溝山東之穀亭魯橋等閘各置官于是漕運始達通州

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陳瑄復言支運法軍民均勞甚善

但民病舍穡往還不若益耗兑軍便帝是其議改為兑運法行之既久耗亦納官失初意矣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令民于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三時其啟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憲宗成化四年初正統間漕米入庾始有鋭至是帝詰

鋭米户部執曝揚之數取米石一其鋭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為耗　巡撫江南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為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頽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廹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順間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成之

七年罷瓜淮兑運并改四倉之支運者俱令兑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于原耗外益以脚米四倉故無耗者准量給耗米又復在軍云尋復定兑運改兑之額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別貯額外米于臨德曰預備米以備漕米之撥補也先是宣德間定耗例二米一他物蓋倣洪武時附載土物之意用以資君便民至成化為改兑法則悉從本色聽軍易用然多滞不便

世宗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齎銀一十

一萬詔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歳後量減加耗以寛民初弘治中議定折耗銀曰輕齎凡輕齎之銀官給之大抵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傭僦鋪墊之用要之正米無缺而止正外諸羡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饒逸漕運于斯為盛亡何漕撫李蕙請齎餘貯庫聽來年缺者貸償之上可其奏著為令嘉靖初河漕總兵楊宏奏輕齎隨軍人緩急有濟若貯漕庫非法也大學士費宏言衛軍終歳勤勞給京軍幸有羡宜與之詔皆

給軍軍驩然久之戶部言輕齎之費倉為甚譬雀鼠之嚙蟣蝨之吃雖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請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革至是通惠河成遂有是命

八年疏治清江浦復舊乃由江入淮之道

神宗萬歷七年復築高堰隆慶中高堰廢淮水壞民田至是議復築之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損改建于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發折新庄閘又改福興閘于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浸移築天妃閘內復命官修揚州高寶運河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堤岸相接

九年于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避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磯嘴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又議淮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避戚港之溜

十二年揚州高寶運道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谷應泰曰堯都冀方九州通貢水陸分道舟車遞興然皆方物筐篚非秸秷粟米負重致遠也秦人輸粟入邊十鍾而致一石葢難之矣漢興海陵之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過中原三輔唐郡縣天下關中運道龍門險峻再桴罕入歲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至率百官就食東京奉天告圍蔓菁採食韓滉粟至脫巾歡呼宋都汴京運道四達路置兊倉號為轉運此劉晏遺規非豐熙

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户以鹽盜出沒習知海上險易獻書海運成山直沽無異安瀾明初海運猶致百萬文皇遷鼎屢勤宵旰海漕並進水陸互輸漕制漸增海運遂罷安危之勢易明内外之形易判也夫蜀道千年蠶叢不啟臨海咫尺台宕猶遺自燕迄吴徑四千里踰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平江築堤考自張吴丹徒王氣鑿由孫氏黄池夫差之故跡邗溝隋帝之遺規假勾吴之覇烈為聖主之驅除藉荒王之游幸啟千年之利涉至于渡淮而北昭陽獨山滕薛瀕湖洸沂汶泗魯郊多水齊擅清濟趙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踰燕古今人力輸灌裁通遠近地形蓄豬本盛蓋東南舟楫利盡人功西北高平險由天設莫不枝延蔓引自成萬里之形璧合珠連已見百川之赴因而按圖求轍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壘石計日成城依井求泉終朝獲汲者也稽其道里之畧京口設閘而浙舟

入江謂之浙漕高郵築堤而江舟入淮謂之江漕入淮以後謂之出黄初鑿呂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十餘里繼開董家口避河險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此謂之入口南陽夏村皆引諸湖既達濟寧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皆會通河矣由天井閘至臨清三百八十餘里而濟漕入衛謂之出口而會通河盡矣衛水順流直抵天津謂之衛河衛漕入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既入徑抵通州矣若夫江淮以南陳瑄功著齊魯以北宋禮功多潘季馴之鑿開董口朱衡之廬居夏村而天井一閘南北之脊地如建瓴從老人白瑛之請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達徐北流達衛觀其神功此亦秦皇驅石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究在漕河之底績古今之明德也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治水江南

成祖永樂元年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郡水患頻年屢敕有司督治無功故有是命　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

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亙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稼苗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于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

時修圩岸以禦暴流疏上行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百姓暴體日中吾何忍于是水洩農田大利

二年春正月復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疏通舊河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　六月以陝西按察司副使宋性為布政使右參政從夏原吉蘇松治水　九月戊辰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功成還朝

三年夏六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通

政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上曰四郡之民頻年阨于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稺嗷嗷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廪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宣宗宣德七年九月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聨屬廣袤凡三千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崐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

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溺焉乞仍遣大臣督郡縣吏于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行之

世宗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開吳淞江吳淞自周忱修治後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股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至是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千餘丈十餘年無水旱之憂

二十二年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葢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昔人于下流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于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衍于岡隴之外是以瀦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今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太湖

諸水源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絶于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澱山等處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于是乃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

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蓋蘇松常鎮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在常鎮下流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吳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蓋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既沮洳成陸歲歲修之即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啟以蓄其流歲潦則啟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導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與僑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

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于橫瀝練塘盟鐵各置閘如舊

穆宗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海知縣張嵿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港共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濶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用工銀六萬餘兩是歲大饑奮鍤雲集不兩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焉

神宗萬歷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駐松江是歲命許應逵蒞任發帑金十萬為修治費及首濬吳淞後及支幹開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盡為平壤功未竟

谷應泰曰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歸吳會蓋江南之田資水灌沃特號塗泥又易霑足偃鼠飲河酌多孔取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臯天黨也考浙西及蘇松諸郡以杭湖宣歙萬山

之水奔騰涌溢盡入太湖太湖蓄豬之餘溢于三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明矣而乃吴淞婁江率皆淤塞黃浦白茆僅見虛名江海之門洩瀉既少震澤汪洋承流遂緩矣加以山水多沙夏秋暴漲乘勢飄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瀕湖諸泖相繼堙蕪矣夫懸師井陘僅容單騎則良將為之躊躇入告君門路隅九閽則忠臣為之泣血況乎滔天巨浸洩于一綫之流倒峽傾江阻于一坏之土其魚之歎能不為之寒心哉而或者謂溪不入湖皆由吴江長橋之築水清沙滯勢至壅閼賴江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橋梁既立水勢紆迴清浮則去濁重則沉此猶賈讓治河必欲盡徙民居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棣分為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夏原吉躬履勘驗始稱太湖汎溢宜浚吴淞然蘇之吴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積松之吴淞茭葦叢生漸成陸地請于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于松江更開范家濱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即所謂三江既入多為尾閭以殺震澤之怒即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南水勢大畧可覩矣至宣德七年況鍾復請修舉夏緒起民昏墊夫鍾之去夏僅三十年芍陂頓艾渭渠需莊而況金城柳大滄海田成世紀奄逝陵谷推移又有呂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茍非泥橇山樏視同推溺何以稱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子監國

成祖永樂二年四月冊立世子為皇太子先是洪武二十八年太祖親冊為燕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閱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後成祖即位議建儲武臣多請立高煦者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宣宗也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及文華寶鑑成上名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為說講畢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然則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耶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六年八月詔曰成周營洛肇啟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祗率彛典統極之初已陞順天府為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處親王止

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官吏于境内朝見一切供億皆已有備不煩于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　冬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黄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寛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决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七年春正月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邉

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啓聞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黄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令文臣中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齊治平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刋行上諭黄淮楊士奇曰東宫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説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君子何以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謹備之不使有過可

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　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廵視兩淮啓潁川軍民缺食請發廪賑貸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廪賑之勿緩　贊善王汝玉每于皇太子前論説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髙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愠之詩唐虞之君其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

宗雪恥百王之作則所尚者覇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辭不足為也太子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美其學識純正楊士竒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為君為臣皆不可不知太子即命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為治之鑒戒不可無遂命重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八年冬十月上還南京

十一年上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黄淮諭德楊士竒及洗馬楊溥等輔導太子監國

十二年三月帝發北京親征瓦剌六月班師駐蹕沙河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齎表往迎八月帝至北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髙煦復譖之遂遣使逮尚書蹇義學士黄淮諭德楊士竒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同南京黄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竒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竒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宫命法司鞫之尋召士竒至問東宫事士竒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竒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為子耳

十三年秋九月直隷鹽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百一十五頃有竒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帝至京師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上以璽書諭太子命翰林院儒臣黄淮楊士竒等採古名臣直言彚録以便觀覽至是書進上覽而嘉之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十五年春三月上廵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竒侍讀兼賛善梁潛輔太子監國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十六年春三月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覽卿為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恐輔余為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訣順顔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成余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生犯鱗觸諱之慮余令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書凾曰皇太子賫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述字也太子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寛博大類儒者云

夏五月上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户者擅取民財事覺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譛于上曰上所謫罪人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户殺之以潛冕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

六月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當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晩至即欲覽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勲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捉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寛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曰方治冬衣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十八年秋九月己巳北京宫殿垂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吉宜御新殿命户部尚書夏原吉召太子太孫於京師期十二月終至北京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嘆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令人知其文鮮知其忠葢太子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刋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太

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耆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先是原吉自南京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緩行至是原吉迎見太子于鳳陽道上旨太子以不敢緩諭之且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太子過鄒縣見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皆衣百結竈釜傾仆嘆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十二月太子及太孫將至北京原吉先入奏上問原吉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太子至北京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飢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十九年禮部尚書呂震語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聞上指其妄言今宜踈此人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較耶

二十年春三月上北征秋九月還京師

二十一年夏五月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而謀不利于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太子處分太子往往裁抑宦侍宦官黃儼江保尤見踈斥儼等日譖之于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為之地因偽造毀譽之言傳播于外謂上注意高燧以紿外廷由是賢等遂起邪

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密言于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于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寳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寳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帝布置已定正密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上覽偽撰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下人所為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嚴治尋逮其黨悉誅之八月帝發京師北征十一月還京

二十二年春三月上議北征夏四月詔太子監國駕發京師秋七月庚寅上崩于榆木川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訃太子太子慟絶强拜受即遣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瀕行太孫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太子曰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寳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興壬子太孫奉大行柩至郊太子及親王以下文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于仁智殿加斂奉納梓宮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谷應泰曰古之教太子者慎選師傅訓之德義過龍樓而問寢入虎闈而齒胄蓋若是其毖也及乎六師撻伐有事行間則從曰撫軍守曰監國非特重器所寄亦以周知艱大練察治忽為嗣王之要

務耳方仁宗之末正青宮也睿質仁明天姿愷惻然而如意類上申生無寵非黃淮進賈誼之謀解縉效鄭侯之議則烏烏向背羽翼無成金玦偏裘憂方大矣幸而皇祖親冊嫡長分定秉危履險克正重輪重耳之艱阻備嘗楚王之朝嬰夕惕非特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者也又若儲君昭鑒傳自高皇聖學心法頒于成祖比之始皇之教以法律元帝之授以韓非貽謀度越抑何偉歟而

況金忠蹇義輔導于前黃淮楊士奇糾繩于後則商山茹芝之佐也學識特崇真氏文章獨許歐公則家丞秋賓之采也賑潁川之饑而先發後聞恤鄒縣之荒而賜鈔輟食則豳風農事之規也又考成祖巡幸順天親征漠北駕凡五出年垂二紀中間大官大邑雖復啓聞而庶政庶獄咸就諮決名為儲位實則長君名為監國實則御宇故人以仁宗之歷祚短而予以仁宗之沛澤長也若夫宮闈媢禍國本瀕傾管蔡流言備極讒搆一時並集何以為懷又且迎駕緩期而逮捕官屬則高煦譖之偽誤遺詔而陰行廢立則高燧主之益以突陣者自命黃須樹功者侈談天策而又加之敬禮之密推曹植輔國之交鬭兩宮夫是以勢同孤孽危如累卵救過而不暇也自非胡濙密書七事王瑜上變一言則豫教之淑質壅于上聞含沙之哆口交亂四國非蒙戾園之誅必賜扶蘇之詔而仁宗一

載之郅理又烏能睹其盛耶嗟乎安慶復而後良鄉侯孟賢敗而後榆川崩天祚人國以有此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高煦之叛　（釋趙王高燧附）

成祖永樂二年立郡王高煦為漢王仁宗同母弟也初文皇起兵時世子居守高煦狙詐多智以材武自負善騎射從征白溝東昌有功江上之戰文皇兵却高煦適引騎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已

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于扈從儲貳分定于嫡長且元子仁賢又太祖所立真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文皇不悅太子为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又嘗作詩有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凍之語　上嘗命太子及漢王高煦趙王高燧皇太孫同謁孝陵太子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即宣宗也東宮性仁厚篤好經史有人君之度高煦不肯竟學然英武頗類上長七尺餘輕趫兩腋若龍鱗者數片上每北征令從左右上嘗與諸大臣微語及儲宮事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上意頗釋一日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

親執庖爨上御膳羞謹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上易儲語縉坐貶交阯又譖之逮繫死獄中

十二年三月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黃淮等于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

十三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于彰德漢王高煦于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勑曰既受藩

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十四年九月漢王高煦選各衛壯健藝能軍士隨侍勑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高煦所為不法上以其長史程棕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斥

交趾為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于京城內外刼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縶之西華門內皇太子力為營救乃免上厲聲曰吾為爾計大事不得不割汝欲養虎自貽患耶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去北京甚邇即聞變朝發夕就擒矣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熾太子數以書戒之竟不悛

二十二年成祖崩仁宗即位八月己丑召漢王高煦赴京九月甲申漢王高煦至京

仁宗洪熙元年夏四月遣漢王高煦子瞻圻于鳳陽守陵當文皇北征晏駕時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乎稺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五月辛巳

仁宗崩六月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庚戌太子即位改明年宣德元年　七月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上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常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

宣宗宣德元年春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有言于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復書報謝　秋八月北京地震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既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狥其意索駝與之四十索馬與之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青潜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内應輔暮夜縶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為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陛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唯二叔予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傅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畧為之備唯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勑南面坐跪太大言曰我何負朝廷哉靖難之戰非我死力燕之為燕未可知也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故事我豈能鬱鬱無動作汝循營視漢士馬豈不可洸洋天下耶速報上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言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

太曰事定必治汝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令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為朝廷罪過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汙衊乘輿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為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驁而寡謀外藹中恇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丑勅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為先鋒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遂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

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南人謀家耳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投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為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主于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師壓境王能悔禍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于萬一當率大軍乘之一戰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為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六軍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薛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臣請慎重武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黲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大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人股慄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不報已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黨逆者以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寛假今夕與妻子别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就擒辱矣高煦曰城小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衣白席藁出見上

頓首自陳羣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大義滅親上卻之以羣臣劾章示煦煦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生殺惟陛下命上令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罪止倡謀數人赦城中脅從者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乙酉班師命中官頸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戸井授等以歸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戸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勑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勑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

狀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往見蹇義夏原吉義曰上意已定衆意已定公何能中阻原吉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時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義曰即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于國體亦正矣義原吉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夏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車駕遂還京　九月帝還京師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命工部築館室于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

奉悉仍舊無改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故皆詳書之逆黨王斌朱恒等伏誅同謀伏誅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實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獨長史李默免　上至京始思楊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漢庶人高煦鎖縶之內逍遙城一日帝往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項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諸子皆死

谷應泰曰高煦為文皇第二子強力善騎射燕藩兵起摧鋒陷敵從征有功而仁宗之在青宮也性仁柔體肥足耎高煦輕之以為可取而代也于是潛謀奪長飛語傾危私造兵器陰養死士中傷東宮宮屬自比天策上將而駙馬王寧淇國公丘福亦復宮府交通陰圖翼戴自非居守功高嫡長分定又且張妃執爨陰教克修則成師名子如意類吾文皇之意亦未保其克終也然而煦者不過桀驁不臣非有深圖遠筭特以成祖喜其猛鷙昭帝曲加友愛于時父兄見驕恃愛肆奸封雲南則恚怒不去封青州則托故不行支解無罪僭用乘輿逆節所萌有自來矣然而煦之謀非有湘東刻檀之狡也煦之才非有曹植自試之敏也地不過樂安煦非有吳楚七國之强也人不過王斌朱恒煦非有貫高伍被之佐也乃以宣宗初御輕其年少

陳兵踞坐聲罪朝廷所幸神機內斷親督六師煦不先爭濟南轉躪河北而困守孤城束身就縛豈非外多誇詐內實怯懦宣宗料敵真神算也至若陳山迎駕請襲趙藩楊榮希旨贊決大計賴士奇一言克保親親獻還護衛耳昔袁盎勸邸淮南田叔燒梁獄辭即令罪狀果明猶當曲全恩紀而況齊王後悔背約城守馬攸德望舉朝共知又安可借金吾片紙使有殺叔父名乎其後逍遥城中煦嬰鎖縶檻猿未嘗不牢縛虎未嘗不急而忽伸一足勾上踣地以致銅缸燃炭身首為灰彼豈真有闔戕戴吳筑擊秦庭之智哉要不過桀驁不臣適以殺其軀耳雖然高煦之後寘鐇宸濠反者踵起豈前車之鑒不足懾以天誅抑靖難之風若或貽以家法蓋觀于漢庶人之變而歎蜾蠃之類我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沈啟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仁宣致治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上北征崩于榆木川衆倉卒莫知所措大學士楊榮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有議欲借他事賫璽書馳訃者榮曰大行皇帝在稱敕今稱敕是詐也罪孰當之乃作啓先馳報皇太子遣皇太孫往迎梓宫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虚浮議藉藉慮趙王兵為變皇太孫辭行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皇太子然之急未有所與以問大學士楊士奇士奇言上所用東宫圖書令暫假之歸即進納太子悟乃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吾今即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楊士奇草詔如下西洋寶船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撒馬兒等處取馬并採辦燒

鑄進供諸務悉皆停罷

出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侍郎楊勉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于獄復其官

以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侍郎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右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為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為翰林院修撰初上嘗諭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蹇義與汝士奇對曰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以為貶臣兩人侍陛下日久雖聖恩不遺不應先及臣等上益重之

命減惜薪司賦棗之半初楊士奇入謝新命畢聞惜薪司奏准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為宮禁香炭之用將復入奏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見士奇顧義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因言詔下才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斤得無過多雖係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也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叢脞此是急遽中荅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復語義等曰卿三人朕所倚宜盡言匡朕不逮

命吏部汰冗官

九月上念山林川澤皆與民共命自居庸以東與天壽山相接禁樵採餘俱弛禁

河南黃河溢令右都御史王彰往撫軍民免今年糧稅

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于民命給鈔市之上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強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槩下郡縣徵之小民鳩斂金幣博易輸納而吏胥因以為奸其一切禁止

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不從時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震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荅震退偏語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有遺詔令未可援以為例且仁孝皇后崩太宗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月數日今可遽即吉乎明旦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上亦未荅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經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上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士奇所執是也

以

靈壁縣丞田誠為州判官仍佐靈壁縣事誠居官廉能撫字九年考滿父老詣闕留之遂有是命　長沙府民自宫求為内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為卒戍邊　以太常寺卿周訥為交趾升華府知府訥永樂中為祠祭司郎中請封禪太宗不聽後以方賔薦入太常上曰諛佞之人宜置遠徼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　治水左通政樂福奏蘇松常杭嘉湖六府水災請俟來歲并徵命以鈔布代輸直隸廣宗縣水溢命賑給之　諭兵部尚書李慶以太僕寺馬分給諸衛所及沿邊戍卒牧養上念民力恐廢耕桑也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　冬十月革户部及南京户部行用庫初建行用庫專市民間金銀至是罷革之　賜衍聖公孔彦縉宅初彦縉來朝館于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裔來朝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命工部賜宅　山東登萊諸郡水災蠲逋租蘇州徐州水災免今年稅浙江於潜樂清民饑命

發倉賑之　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曰慎用人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曰興學校教育之道本于師範不在于備而在得人曰端風憲都察院綱紀之職令俾耑治獄非設官本意曰廣儲蓄國用空乏宜預為備曰惜民力畿南之兵困于牧養宜分給無馬郡縣曰通貨財鈔法不行由于出多而入少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則自能流通曰治奸宄畿民多盜賊宜編里甲相覺察犯者坐命議行之　大理寺奏決囚命同大學士審録召楊士奇等諭以欽恤至意　命翰林院嚴考歲貢生上諭楊士奇曰百姓不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自今宜嚴試之五經四書義不在文辭之工拙但取其明理者或人材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不學者不敢萌僥倖之望

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屬上嘗語廷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遂及寛典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交阯按察司復虞謙為大理卿先是謙奏事侍臣有言其當密請不

宜于朝中數奏沽名者又言其屬官楊時習導之密陳而諫不納上乃降諫擢時習為卿至是楊士奇從容言之且曰諫歷三朝得大臣體今犯過極小上曰吾亦悔之顧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于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遂有是命　名太監馬騏還京騏還未幾矯旨下内閣書敕復往交阯辦金珠内閣復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騏在交阯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名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遣監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進户部尚書郭資太子太師命致仕蹇義夏原吉言其偏執妨事且多病上問楊士奇對曰資强毅能守廉人不得干以私但性褊執甚至沮格恩澤不得下究上問其故對曰詔書數下蠲免災傷租稅不聽開除必令有司依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遂有是命　賜户部尚書夏原吉繩愆糾謬圖書　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立

屯種法甚善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自今天下衛所屯田軍士毋擅役妨其農務違者治之　命都察院捕治湖廣副使舒仲成以楊士奇言罷之上監國時仲成為御史嘗奉旨理木植歲課之弊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他事命捕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臣得罪者衆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復追理前事則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美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仲成而降璽書褒士奇賜鈔幣面諭之曰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上嘉羣臣能言謂楊士奇曰朕嘗處事有過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羣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實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于改　十二月諭吏部慎選師儒　令吏兵二部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

司官姓名于奉天門内西序上諭蹇義等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也昔唐太宗書各刺史于屏間有善政則各疏于下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時復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詢察其賢否而在外諸司官既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自戒爾吏部兵部具各司官姓名揭諸西序朕將考其行事而黜陟焉　罷海子西湖巡視官上謂蹇義曰朕之心苟可推以利民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之利哉　命户部被災田土分遣人馳諭各郡縣停免催徵糧税　命刑部都察院通政司自今内外官貪贓者錄其姓名藏于官以便稽閱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先是禮部尚書吕震請于上宜受賀作樂如朝儀上不從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黄淮金幼孜皆言陛下言是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覩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狥下情上顧

士奇等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狥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明日召士奇等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明為臣以能直言為忠如昨日朝會從震言今悔何及自今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文幣　南京龍山産靈芝禮部尚書吕震請賀不許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上親舉印授溥曰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　大祀天地于南郊頒詔天下罷山場園林湖池坑冶聽民採取悉照洪武年間例辦納　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牧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太僕苑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士奇不可慶忽不納士奇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豈貴賢賤畜之意乎上許出内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言之上曰偶忘之有頃上御思善閣召士奇諭曰内

批豈真忘之朕聞呂震李慶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章則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擬此草敕上之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呂震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　二月舞陽清河睢寧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其沽名上頗厭之楊士奇以主聖臣直從容為上言之且曰謙雖昧于大體葢亦感恩圖報耳上因免謙朝參而視事如故士奇復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于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言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諭當以璽書開喻之上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命百官毋以謙為戒已而名謙為副都御史時有中官採木四川擾民者名謙諭曰爾素清直其為朕窮治之勿懷疑畏　三月諭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勿治　樂亭連城萊蕪蓬萊黃巖民饑命發本縣倉賑之　夏四月詔免山東淮安徐州今年夏稅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言徐淮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催科方急上問蹇義義對亦同上命楊士奇草詔蠲恤士奇言不可不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如拯溺不可須臾緩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因命中官給筆札士奇就西角門草詔上覽畢即遣使齎行顧士奇曰卿今可語部臣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較錙銖耶　大名府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　河南鎮汝鈞許四州延津襄城等二十二縣及山東昌邑直隸邢臺等縣民饑命所在發倉粟賑之　時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楊士奇進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休養數年庶幾人得其所上嘉納之復諭蹇義等曰曩與卿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餘皆無有豈朝政果無闕生民果皆安乎諸臣

頓首謝　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上言犧牲少請遣官市上曰愛人而後可以事神其令有司監市毋擾民　五月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都御史廉御史雖不才亦知畏憚令不才者無復畏憚矣時左都御史劉觀有貪名　上崩洪武中上隨文皇入侍太祖令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畢乃閱以故遲太祖曰善孺子知恤下乎又令閱奏疏多取言民瘼者上白太祖曰兒生長深宮乃知民間疾苦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百姓何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太祖大喜稱善文皇即位為皇太子監國多仁政既即位天下益歸心每邊將陛辭輒戒曰民力罷矣毋貪功脱擾塞下驅之而已用法尚寬厚然深惡贓吏每戒法司曰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在位僅十月而百政具舉云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　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袁旵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為民和等坐

贓遇赦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三人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償還上謂夏原吉曰有司拘文法饑荒必申報賑濟民饑死久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責其專擅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楊士奇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雖有才華多輕浮仁宗曰然則將何如士奇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于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命與禮部議聞未上而仁宗崩上即位遂行之後復定南北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州縣設老人以年高有德者為之比年所用多非其才或出自僕隸

憑藉官府肆虐閭閻上命户部申舊制違者并有司置之法　冬十月思州府通判檀凱九載考滿其民詣闕乞留令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器物不足請買于民間上曰漢文帝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以儉約率下命止之

宣宗宣德元年二月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頓首曰先王制

禮有本有文陛下言及此蒼生之福也　夏四月户部奏青州借官糧賑饑乞復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當如拯溺救焚即命就便分給　五月諭三法司審錄繫囚務在平恕　御左順門諭廷臣遵守皇祖舊典上曰皇太祖肇建國家皇祖考相承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存可也　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傳旨皆須復奏然後行

朶顏衛朝貢不至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請掩擊之上曰馭邊之道毋令擾邊而已不許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高煦降尚書陳山請移師彰德襲趙王楊士奇力止之（詳高煦之叛）　冬十月復李時勉翰林侍讀先是洪熙中時勉言事過激仁宗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斷脇不死繫獄時上面訊釋之復名入翰林

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賜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靖士

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剛直濙曰清和恭靖　上御左順門夏原吉等侍上曰讒慝小人直能變白為黑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汲黷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受命　八月禁有司沮格詔令　九月命浙江按察使林碩復職碩振舉憲法不稍貸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以沮格詔令誣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毋怖但盡實對碩叩頭具言故立命馳驛復任而降敕切責可立　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儒臣講易

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虞書所載一年偏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驛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謂治貴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帝王之心選賢任良不患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時征交阯屢失利上密問英國公張輔輔請益發兵誅之楊士奇楊榮力言棄交阯便上從之赦交阯罪（詳議棄交阯）

三年二月易皇后胡氏冊妃孫氏為皇后先是上嘗名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何如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

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依回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為貶何謂無議既退榮義語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但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不決明旦上名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皆誣詆曰即此可廢也上覽二三事遽艴然變色曰彼曷嘗有此宮廟無神靈乎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士奇曰皇太后必有主張上曰與爾等語太后意也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為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但朕重皇子而中宮禄命不宜子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

月矣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頷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堅不受太后亦尚未聽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勅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閑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詞再三乃從所志就閑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皇祖太宗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為皇太子羣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今允所請册妃孫氏為皇后　上御文華殿諭侍臣曰治民有本末制田里設學校本也不幸而有愚頑者然後刑之然觀肉刑則過于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者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

多未必係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于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當重罪況漢承秦敝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傷殘者多矣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漢文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針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漢唐享國長久有以哉　三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遊萬歲山命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上指御舟曰以操以濟羣卿之力也義等叩頭呼萬歲上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然古人遊豫之樂不可廢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及醉歸出西安門天已暝　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亡豈其得已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民取之全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乃遣官往山西河南賑濟禁捕治

夏四月吏部尚書蹇義請裁内外冗員從之　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土田上曰王者食租衣税今有歲禄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　五月巡撫大理卿胡槩請增設杭嘉湖督糧布政司官一員上曰糧税自有常賦朕方裁抑冗濫古語省事不如省官不許　六月出左都御史劉觀以通政使顧佐為左都御史　上罷朝諭朝臣貪濁奈何楊士奇對曰貪風始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即顧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歎息曰除惡務本顧觀去誰代觀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為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是閱數月乃命觀巡閱河道而以佐代之尋下觀獄　工部尚書吳中以宫木磚瓦私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遥望見之詰左右得其實下中獄尋釋之　上閱皇明祖訓諭侍臣遵舊法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但躬蹈當自陛下始上嘉納之　秋七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遊東苑賜宴于東廡上與義等語良久乃曰此中復有草舍朕致齋之所非敢比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上臨河舉網取魚令中官賜食　青州民劉中等奏自永樂中歲歉流徙畿南棗彊縣凡二百餘户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遣還山東乞附籍棗彊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唐宇文融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承風勞擾百姓逃竄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八月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歷代户口盛衰上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臺煬帝遂以亡國玄宗卒至播遷皆

足為世大戒　車駕巡邊發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禄師師從駐蹕虹橋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今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甚憫焉其將士有擾民者殺無赦　九月庚戌朔駐蹕薊州進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謡爾曹勉之又進耆老諭曰今歲豐稔無他虞善訓厲子孫務禮義廉恥毋安溫飽自棄衆叩頭退

四年春正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溥諭曰朕每念創業艱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虞邇來羣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為難上曰然　二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上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于德弗類不許　夏四月上御便殿問侍臣

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縱欲遂致禍亂武帝猶為彼善于此又曰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圓果寺為國釐祝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不許　五月諭六部都察院戒濫差擾民巡按御史及按察使不察舉者同罪　命工部尚書吳中申飭郡縣務及時修築陂池隄堰慢令者罪之　六月裁湖廣採辦竹木先是命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宮殿大材至是上聞湖廣災諭吳中曰百姓艱難宜恤比聞工部採辦竹木動以萬計不為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其斟酌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秋七月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當時必有良法享國不永故無傳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漢唐初政立法

未嘗不善而子孫力役繁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弊隋文克勤克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　廣東海陽縣進白烏二胡濙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　謫御史沈潤戍遼東潤受金出死罪事覺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時事在赦前特命謫戍　九月命户部申明栽種桑棗舊令自洪武來栽種之令多廢不講上曰古人宅不毛者罰布其申明之務求成效毋具文　冬十月上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降璽書賜詩褒答　改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史書上御左順門望見山謂楊士奇曰山為人何如士奇頓首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陛下久其人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近聞于諸司徵求不厭當不令涵內閣也數日遂有是命

山瑛俱東宮舊臣瑛行事亦類山朝士皆多上明決云

十一月奸吏捃左都御史顧佐過謂受皁隸賂放歸訴通政司以聞上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事誠有非誣葢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皁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而皁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皁兩便此京師臣僚皆然臣亦不免仁宗皇帝知之增朝臣俸葢為此也上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欲罪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名佐以狀授之諭之曰此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退名吏示之狀吏惶恐請死佐曰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時又有囚告佐枉法者上怒名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陷佐因命法司窮治之得千户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上明決類如此

五年春正月吏部奏選官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設官益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可為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政務龐雜小人倖進則冗食者多上嘉納之　二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議寬恤士奇首以蠲災傷田租進因及寬馬畜免薪芻蠲采買恤刑獄罷工匠清糧運數事詔下民大悅　三月上奉皇太后謁陵命名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太后曰卿等先朝舊臣勉輔嗣君太后退謂上曰先帝曩在宮時議諸臣優劣輔武臣達大義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士奇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樂後竟從士奇言

帝還京師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睎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

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既還京因録其語作耕夫記以示蹇義楊士奇等　夏四月江西淮安饑吉水民胡有初山陽民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齎璽書旌為義民復其家　工部尚書黃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户兵部議尚書郭資張本皆言屯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地以五萬頃為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適年饑旱流徙初復宜遣官行視以示開墾上從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而以福總其事已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恐分田滋勞擾竟寢不行

五月上以除郡守由資格多不稱任各部院大臣各舉薦擢用之禮部郎中況鍾以楊士奇薦知蘇州御史何文淵以顧佐薦知溫州皆有善政而鍾出吏員尤有聲

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十年安得

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民民何罪命杖之荷校示警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犯法恃中官為之救解也自今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須覆奏　六月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寇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為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秋七月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反吏部以進退為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　八月日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請率羣臣賀上曰日食天變之大者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古人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

上罷朝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溥頓首稱善　九月初設巡撫

冬十月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　廣平大名水災命蠲其租

六年二月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實學退朝之暇命儒臣講說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天下主乎命緹騎逮至京并其家下錦衣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上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　敕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

御製招隱歌及喜雨詩　令北直隷地方如洪武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秋七月帝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明早遣太監范弘問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尭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

怨夫寃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侯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旁林叢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為所獲上歎曰士奇愛我遣弘賜金綺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豳風圖詩圖元趙孟頫所繪也　九月宛平民以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之民　十一月敕賜蹇義楊榮楊士奇御製喜雪歌　太監袁琦假公務擅遣內使事發伏誅

七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齋宫論寛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更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即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璽書已下户部格而不行上怒曰户部可罪也對曰此永樂末年循習之弊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罪首亦指此事上怒稍解曰今必舉此為第一事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卿試言今日吏當寛恤者對曰所在官司不能容逃

民則相結為非宜令郡縣撫恤不願歸者聽附籍為民亦弭患于未萌又言方面郡守小民安危係焉吏部往往循資格陞受不免賢愚雜進請自今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薦用犯贓者坐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棄上皆從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于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以進上悦　三月賜大臣御製猗蘭操及招隱詩　五月上御便殿觀宋史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于不振何也

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于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郡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厫倉廢弛贖穀罰金有司皆掩為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從其言命違者從按察使監察御史劾奏秋七月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上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創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又賜織婦詞一篇上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也朕作為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圖揭于宮掖戚里令皆知民事之艱是以賦此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能成帝業泰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為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月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

上聞內官奉使者多貪縱為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命同御史馳往各郡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從來輒奮前捽寧手擊之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姑宥之侍臣言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彼當知所改過也　冬十月八百大甸宣慰司刁乃雅貢方物且云波勒來侵掠乞發兵討之上曰八百去雲南五千里荒服之地也豈能勞中國為遠人役乎不許

八年春正月天下朝覲官在京賜宴溫州知府何文淵等七人于廷以招隱詩賜之　命致仕大學士黃淮與張輔蹇義楊士奇等十人遊西苑賜宴萬歲山之麓淮尋辭歸上宴之于太液池親灑宸翰送之　夏四月畿內河南山東山西旱詔賑恤之上作閔旱詩示羣臣八月南海諸國獻麒麟四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上謙不自居降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羣臣勿

侍以驕　十一月命楊士奇楊榮試吏部引進庶官六十八人錄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廖莊胡莊禎宋璡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晏昇七人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知縣教諭歷事六科備用　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司其籍每歲種蒔之際量給之秋成還官明年江南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貸民不知饑

九年三月廬陵民陳謙出穀一千二百石賑饑遣行人賫勅旌為義民　上御便殿觀晉史上曰晉武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托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内郡不能以時區處國禍方殷戎冦遽至東晉僅能立國而逆臣接跡然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教化蕩然豈久安之道

九月上臨朝諭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武今稽事既成朕將親師六師以行邊塞飭武備于是車駕發居庸關

駐蹕宣府洗馬林晚御幄殿楊士奇楊榮侍上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即墨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二臣頓首稱善　十二月爾幹順寧王托歡使臣昂克等來朝貢請并獻前元玉璽降敕褒諭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使來朝進馬具悉王意所得玉璽朕覩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其母獻　時有僧自陳修寺祝延聖壽上斥之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

上御文華殿名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上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無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對曰帝王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

此心上嘉納之

宣德十年春正月上崩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太子方九歲大學士楊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擇老成識大體者輔之太皇太后皇太后為皇上慎選左右侍從之臣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時中官王振故青宮舊侍上即位命掌司禮監一日太皇太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名三楊及國公輔尚書濙諭曰卿等老臣嗣君沖年幸同心協力共安社稷又名溥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嘆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蓋先是永樂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善解縉等相繼死而溥及黃淮一繫十年仁宗每與后言輒慘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為言又顧英宗曰此五臣三朝簡任貽皇帝者非五人所言不可行也又召王振至欲寘之死

英宗跪請得免（詳王振用事）踰年太后崩時蹇夏皆先卒而三楊相繼老振漸居中用事仁宣之業衰焉

谷應泰曰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然高成肇造享國長久六七十年之間倉廩贍足生齒繁殖而兵革數起脫劒未祀後之哲王但當愉愉煦煦撫摩瘡痏斲雕為樸廢觚為圜是所尚矣語有之承平之主與戡亂異假令永樂以前施仁宣之政則行軍而用鄉飲洪熙以後用高成之治則無疾而食烏喙也故余以仁宣之朝專務德化雖曰度量益亦有時勢焉乃仁宗之初御也停罷采買平反寃濫貢賦各隨物產陂池與民同利施經帶于常朝錄外吏于西省凡此皆善政也而戈謙直言坐徙馬騏矯旨不誅李時勉廷諍被擊毋亦外示止輦內則瑱規讓善即喜翹君即怒耶此則仁宗之失也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農賑荒懲貪文事則經史在御武備則車

駕待邊又且卻騶虞之祥禁白烏之瑞幽圖織婦訓誥同風招隱猗蘭四詩娩美凡此皆善政也而棄交趾于荒外廢胡后于長門繫陳祚于犴狴毋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終之規百里九十耶此則宣宗之失也雖然創業固難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嘗攷仁宗一祀不永而繼以宣之濟美則久道化成宣宗十載未多而溯于仁之監國則重熙累洽故原

其初造則仁危于宣席其已安則宣光于仁劉緒纘于元嘉宋治盛于慶歷王道無旦夕之效禮樂必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哉然而三楊作相夏蹇同朝所稱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止士奇進封五疏屢有獻替耳其他則都俞之風過于吁咈將順之美踰于匡救矣假使齊桓樂善管子勉之至王孝公奮烈商鞅進之于帝則仁宣之間化理郅隆又能進賢退不肖而數世之後固可蒙業而安也奈何童帝賔天太后震怒論誅王振大臣緘口坐令勃鞮之禍伏于多魚石顯之專萌于病已而仁宣之業則幾乎熄朝廷尚為有人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王振用事

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于乾清宮時皇太子方九歲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為正統元年　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旨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督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為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紀廣者嘗以衛卒守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張氏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英宗正統元年冬十月上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騎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

四年冬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僉事又士奇鄉里也溥怨謨論死士奇欲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請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因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漸摭朝事

五年春二月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內閣機務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然三

公亦髙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安得為此言吾輩老無能効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髙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

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工部郎中王佑為工部右侍郎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

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顔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

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驕恣欺罔不法不報順王振黨也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為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己意且言振素問之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之　十月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為蹙然乃命東華開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皆望風拜振悦　械户部尚書劉中敷侍郎陳

璽陳瑺于長安門時以京城之草御用牛馬欲分牧民間言官劾其紊制王振命械之閲十六日得釋以侍郎王佐署部事

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宣宗崩上沖年踐阼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憚矣　太監王振盗去太祖禁内臣碑洪武中太祖鑒前代宦官

之失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内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宫門内宣德時尚存至振去之 十二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徐晞為兵部尚書時振權日重晞以諂見擢于是府部院諸大臣及百執事在外方面俱攢金進見每當朝覲日進見者以百金為恒千金者始得醉飽出由是競趨苞苴乃被容接都御史陳鎰王文俱跪門俯首馬振姪千戸山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尋命侍經筵

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初張太后既崩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時楊榮先卒楊士奇以子稷故堅卧不出惟楊溥在朝年老勢孤繼登庸者悉皆委靡于是大權悉歸振矣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勤聖學以正心德親政務以總乾綱别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核以篤吏治慎刑罰以彰憲典罷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下獄初王振憾球阻麓川之師錦衣指揮

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為禮德清銜之會球疏上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益詆公也振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而球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乃逮璘及球俱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獨携一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埋衛後隙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尋得釋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子釪鉞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小校盧氏人故與耿九疇鄰一日見九疇視其瘠不類平時曰汝得無疾乎校具以實告且曰馬順將舉事密語我曰今夕有事汝當早來至則使懷刃相隨迫于勢不得不爾比聞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死死時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 太監王

振陷大理寺少卿薛瑄下錦衣獄誣死罪瑄素不為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王文諂事振譖之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瑄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初瑄既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王振老僕泣于爨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亦在京師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意忱請敬宗達之敬宗曰為人師表而求謁中官可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善書法以求書為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金綺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敬宗為祭酒十八年不遷　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

時勉于國子監門尋釋之王振嘗詣監銜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故許衡所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肆諸成均時為三械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校時勉校特重而竅隘鑑請易之時勉不可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泣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于孫太后太后為上言之始知振所為也命立釋之　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鞫之得實詔磔于市仍令內官出觀乃知誹謗者許振惡也

九年秋七月駙馬都尉石璟詈家閹呂寶太監王振惡之下錦衣獄　冬十月下監察御史李儼錦衣獄時儼監收光祿寺祭物值太監王振不跪遂得罪戍鐵嶺衛

十年春正月錦衣衛卒王永陰揭王振罪于通逵匿其名邏校緝得之詔即磔于市不覆奏　秋七月霸州知州張需下錦衣獄需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鐸嘗旌異之

有牧馬官擾民需置于法牧馬官以譖太監王振遂被逮箠楚幾死謫戍邊併坐鐸私舉下于理

十一年春正月賜司禮太監王振白金寶楮綵幣諸物振姪林為錦衣衛指揮僉事賜振勅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臣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内臣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既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以爾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賛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茲特勅賞擢爾後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朝夕念勞爾其體至意焉　三月降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寺左少卿仍巡撫謙撫梁晉十餘年懼盈滿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方用事謙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嘗忤振振意以為謙嗾言官劾之罷為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闕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請乃復命巡撫

十三年春二月修大興隆寺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建太監王振言其敝命役軍民修之費巨萬壯麗甲于京都上臨幸焉

十四年秋七月爾斡額森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八月師潰于土木帝北狩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棰棰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報至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鎰奉郕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子山臠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内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筭

天順元年五月英宗復辟思振諱為忠所殺詔復振官刻木為振形招魂葬之祀智化寺賜額曰旌忠

谷應泰曰宣皇晏駕新主幼沖王振以青宮舊侍儼然自負顧命其時三楊猶在位也太后賢明有漢馬氏宋高后風當其責振掖庭呼刃加頸三楊

能叩首力争遠竄裔土勢如摧枯非直瑾城狐外庭口舌比也乃競庇鄉曲争辨朝堂振陽持平允之名陰得中宫之喜然後知三楊之瑕振固已窺之早矣匡衡入相不制弘恭胡廣三公難除甫節心熏禄位志怵禍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小人遂得乘其隙也太后升遐東楊謝世二楊衰老後進孤危以諸賢垂暮之氣當奸人新發之鋒李時勉祭酒也頭囊三木劉中敷上卿也荷校九門石璟帝婿也侍繫請室薛瑄廷尉也論斬禁獄而侍中劉球竟為振黨竊殺蒲埋犴狴歸葬血裙悲夫侍中戰死僅反汚衣吕社魂歸惟持括帛雖范滂不祭臯陶絳侯見溺死灰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英宗初立年僅九齡至張后崩時年已十六質果英敏亦當知上官之詐矣何至呼為先生使振周公自待大宴不預懼振慚憤乃開東華中門令振出入以悦之此何異哀寵董賢願讓天下

僖呼阿父遂作門生者歟夫宵人搆禍自古多有然或驪龍乘睡盜竊寵靈以故武愛韓嫣旋為賜死文信新垣亦隨誅滅小人敗露固有時也亦或受制家奴危同履虎晉簡文風神憔悴唐文宗泣下沾袍猶曰勢已去矣云如之何未有姦形屢敗酷政亟聞外戚入暴其非親藩共聞其狀振又勢若孤雛根非磐據而白金綺幣頒賜寵褒擅殺剬威槩置不問土木之變六軍敗績九廟震驚青城覆轍躬自蹈焉馬嵬播越應思林甫之姦回紇稱戈當悟元載之罪而乃復辟以來常懷聖慮九原可作發嘆拊髀三徑猶存空悲虚宅招魂榆塞雕木浮圖為振復雝貽譏後世何其謬哉考直瑾忠賢皆蒙主眷而殁後追思惟振一人天祐人國假手額森樊忠殺振而後戰沒功何偉也嚮令英宗不陷賊兇璫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寧俟今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李士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至三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麓川之役

英宗正統二年冬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叛侵南甸州洪武中麓川思倫發内附授麓川宣慰按思倫所居本麓川地與緬接境皆在金沙江之南在元為平緬宣慰司思倫不言麓川益已據緬為己有洪武中大兵下雲南改平緬為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麓川之名始見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更立宣慰司不相混一未幾思倫叛黔國公沐英討平之其後失官改孟養宣慰使以刁氏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賔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發次子思任者狡獪踰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緬甸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復父所失故地於是擁衆叛於麓川先是侵孟定灣甸大殺掠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晟以聞至是復侵南甸州土官刁

貢罕地命沐晟遣官賫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思任不奉詔

三年冬十二月思任侵掠騰衝南甸畧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滇王號也中國遂訛為思任發云事聞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

四年春正月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討思任發太監吳誠曹吉祥監軍兵至金齒思任發遣其將緬簡斷江立柵而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兒畜之至是晟遣指揮車琳等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刑部主事楊寧曰不可兵未加稱降此詐也懼有後悔晟不從檄寧督餉金齒賊將緬簡數挑戰政怒造舟六十艘欲渡江晟不可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簡走之破賊柵賊奔景罕寨指揮唐清擊敗之指揮高遠等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共斬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

任上江上江賊重地也遠攻疲甚求援於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渡江追至空泥知晟不力援已賊伏兵四起出象陣衝擊乃遣其子瑛還曰若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軍殲馬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至楚雄上遣使者責狀仍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晟懼罪暴卒思任發犯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刁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璉等長官司五月以沐昂為左都督征南將軍右都督吳亮為副將軍馬翔張榮為左右叅將進討思任發昂上潞江之捷陞賞有差

五年春二月沐昂討麓川軍抵隴把去賊巢甚近右叅將都督僉事張榮先令都指揮盧鉞擊賊大敗榮棄符驗軍器遁昂等不能救師還勑責沐昂等留昂鎮守右都督吳亮左叅將馬翔俱逮下理　秋七月思任發屯孟羅大掠據者章硬寨沐昂率都指揮方瑛柳英等進克之賊宵遁威遠州土知州刁益罕戰威江亦敗之已

而思任發遣流目陶孟忙怕等入貢禮部議減其饗賚上曰彼來雖緩我師而朕不逆詐遂賚而不宴賜勅諭之

六年春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為征蠻將軍總兵討麓川思任發以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初雲南總兵沐晟等議麓川險遠攻之非十二萬人不可宜徵兵湖廣川貴各委善戰指揮分三道灣甸芒布騰衝刻期並進上下廷議英國

公張輔等言分兵勢孤彼或扼險邀我非萬全計宜擇大臣往雲南專征會思任發遣使謝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之在南陲彈丸耳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宜寬其天討官軍于金齒且耕且守舜德格苗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大學士楊士奇主其說張輔謂思任發世職六十餘年屢抗王師釋此不誅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覘視窺覬示弱小彝非策上從之遂命貴驥先赴雲南復以副總兵李安叅將宮聚領川貴兵副總兵劉聚叅將冉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薦太僕寺少卿李賁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為叅謀陛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偏隅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脫歡也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益王振專政欲示威荒服也　十一月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

破之思任發遁去先是思任發率衆三萬至大侯州欲攻景東威遠兵部郎中侯璡都指揮馬讓盧鉞擊之驥等遂進至金齒鎮康守陶孟刀門俸乞降令右叅將冉保以五千人入據之因其衆破昔剌寨移攻孟通王驥誓師分三道進取叅將冉保自緬甸趨孟定會木邦車里之師驥同蔣貴中路至騰衝內官曹吉祥副總兵劉聚等自下江夾象石合攻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大破之拔上

江寨賊千餘猶迎戰官軍奮長戈蹴之賊將刁放戛父子俱殁刁招漢闔家自焚生擒刁門項先後斬五萬級上江平賊散走大兵由夾象石下江通高黎貢山道至騰衝留副總兵李安戍之王驥等取道南甸至羅卜思庄令指揮江洪等以八千人抵木籠山思任發乗險以二萬人列七營相救副總兵劉聚叅將宫聚分攻之不下驥貴同奉御監蕭保自中路進左右夾攻敗之斬數百餘級乗勝至馬鞍山破其象陣死者十餘萬麓川大震十二月王驥等直擣巢穴山周三十里深堅塹廣其東南依江壁立以三千人探之賊象陣伏泥溝突起敗之賊又自永毛摩尼寨至馬鞍山伺我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攻拔之瑛方政子也而右叅將冉保從東路合木邦車里大侯之兵先後斬三千三百九十餘級于是進攻麓川積薪焚其柵思任發挈妻子間道渡江走緬甸焚溺數萬驥等班師叙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以郎中侯璡楊寧為侍郎餘陞賞有差

七年冬十月復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為寇上謂驥曰卿為朕再行遂起兵如前復命驥等往討之

八年春二月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軍至金齒遣諭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甸黨賊不可不討也乃至騰衝分為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道並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于蠻江滸覘我軍容驥責以忠義賜牛酒遂感悅初為緬人擁衆大至蔣貴率兵蔽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班師蔣貴起自行伍屢立顯功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臨陣身先士卒敵皆披靡必手擊殺數十人不知書然貴為大將拱手聽人指揮無傲色故所向成功

九年春二月王驥合木邦等諸部進兵緬甸累捷緬人用大金縷船載思任發至江上覘我復匿之欲以麓川

予木邦孟養戛里予緬甸始獻思任發詭以思任子思機發致仇為解驥等乃縱兵擒思機發寨俘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象十一事聞上詔驥還京然思機發尚竊據孟養負固不服

十年冬十二月雲南千戶王政奉勅幣諭緬甸宣慰男卜剌浪馬哈省索思任發未即遣適晝晦二日術者曰天兵至矣卜剌浪馬哈省懼以思任發及妻孥部屬三十二人付政思任發不食垂死政遂斬首函獻京師

十三年春三月初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為亂屢諭不從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為總兵張軏田禮為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為左右叅將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之以孟養舊宣慰刁孟賓為嚮道又勅木邦緬甸南甸千崖隴川宣慰使刁蓋發等各輸兵餉命戶部右侍郎焦宏督餉雲南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以渡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歛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程亨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或謂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部落復擁思任子思祿為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土目得部勒諸彝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禄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

谷應泰曰麓川地接平緬雖彈丸黑子然固皇輿以内地也洪武初思氏失官刁氏逐思據有平緬至正統時刁又衰弱思氏復振賓玉走死思任坐大且爭衡上國矣蠻彝自相攻殺趙奢所謂兩鼠鬭穴天子不必問也天使亟行誚讓數四而尉佗箕踞初無降意子陽不省乃更治兵倔强如是而討逆之旗不見於金齒問罪之旅不戰於昆池尚

謂國有人乎且宣帝即位已棄交趾新君踐祚又糜麓川雲貴二廣土彝環彊動以百計溪蠻苗峒列處內地耕牧成羣麓川不逞既有徵矣異類襲是跡而動誅戮子弟憂患長老甚者屠掠郡國并吞諸部再復數年跔蹐不見于番禺卭杖不來于大夏使斷牂牁之北地盡越巂之東矣爾時而欲用兵敗固不測勝亦大創且高帝定雲南思氏竊發沐英以三萬騎破其三十萬衆思然後俯首歸命既而刁氏又叛沐春疾驅力戰擒斬諸刁納其故主其諭傅友德曰雲南雖平尚煩區置翠靄諸地不盡服從雖有雲南亦難守也蓋小懲大戒柔遠之良規一勞永逸王師之勝算故殷興夏緒必克鬼方蜀出中原先渡瀘水控遠與綏邇不同功討貳與貪功不同道也西楊主議舜德格苗劉球上書不稱荒服或以朝多濁亂內憂羣小北敵陸梁外憂方大文子不顧楚敗山濤方懼吳亡大臣之用心固如是耶若乃長駕遠馭則亦公孫弘之罷朔方淮南安之諫閩越者也蔣貴王驥初下麓川三路分進斬首三千思任竄緬僅以身遁再攻平緬五營並進焚其援舟思任父子又竄並養然而緬人內懼傳首京師勒石金沙誓臣石爛此亦勳著燕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蒙夜郎相如卭筰者乎然史稱其起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冒躐五等橫被晃王嗟乎陳湯貪黷曾翰凶殘武臣之故態而屯守之說不行飛輓之繁不給此則其智遜金城而功比貳師者已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浙閩盜

英宗正統七年十二月麗水盜陳善恭慶元盜葉宗留合衆盜福建寶峰場銀冶命浙江福建有司捕治之

十二年春二月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甚微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山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

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以吾之衆即索金于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常苦不給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召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師訓練武藝由浦城刼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

十三年夏四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自稱閩王命都督劉聚為總兵陳榮為副總兵陳詔劉得新為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茂七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為衆所推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衆集會常數百人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横頤指殺人先是御史柳華按閩檄各郡縣令村落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長嘗佃人田例輸粟主家餽少物茂七令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之不受縛乃下巡檢追躡之因殺弓兵數人聞于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鬭殺傷畧盡懼討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游兵皆舉金鼓器

械應之烏合至萬餘人自稱閩王與正景率黨刼上杭還攻汀州為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正景被擒送京師斬之獨茂七黨盛不可制至是率其黨據杉關刼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時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賄王振得為左布政使抵任將責償焉小民苦為所廹于是

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貧人無賴者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聞將刼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官軍殲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賫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締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僅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且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摶都指揮并其從兵皆殪之前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官軍大潰茂七進攻延平張海登城諭之有緋衣賊曰我曹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徭三年都指揮范真等戰于城外衆潰真與指揮彭璽等俱死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上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楷都督劉聚陳榮等往討之　九月張楷等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　十一月指揮戴禮擊葉宗留斬之禮與都督陳榮亦戰死初張楷奉命討鄧茂七至廣信以葉宗留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宗留江西御史韓雍亦言宗留近在咫尺門庭之寇皆國家事豈可畫疆而計耶楷不知所從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寇逗留不進乃遣一步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耶楷然之遣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禮先驅與賊遇于黃栢舖麾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為渠魁刼車盤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會陳榮兵亦至併戴禮軍搜山至玉山十二都中伏榮禮皆死葉希八焚浦城還龍

泉衆數萬人屯雲和麗水陶得二陳鑑胡倶率衆從之楷聞報方益兵進而劉得新巳率江西兵敗茂七于建陽道始通楷遂間道入閩會劉得新等取道走建寧

十二月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擒賊黨周明松等尸于市時葉宗留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崇安鉛山諸縣朝廷慮其與閩寇合命瑛及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諜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刼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為動立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逡巡遁去　鄧茂七遣别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州知府熊尚初逆戰于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以建寧知府張瑛為福建右叅政鄧茂七以二千餘人攻建寧瑛率建安典史鄭烈鄉兵吳保等合都指揮徐信分道乘霧襲斬五百餘抜其寨敵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上以閩師久無成功命寧陽侯陳懋為征南將軍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叅將尚書金濂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討之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死百餘人軍士亡者倍之以捷聞初賊于近城五里許斷橋為守道阻不通劉得新既敗賊張楷乃遣使諭之降其黨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諸民不許復私讐建陽路既通沙縣賊首張錖孫至延平降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願殺賊贖罪且云賊敗後皆據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為公説令攻城公悉大軍撃之吾為内應可覆也許之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倶茂七偽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撃殺千餘人賊衆稍郤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叅政張瑛與賊戰死之于是楷等還建寧賊遂退保陳山　二月賊復下山攻延平益張錖孫羅汝先誘之出也楷以浙江

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為賊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竟進伏起礮作合擊大破之官軍乘勝進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函之馳露布以捷聞而寧陽侯陳懋等大兵亦繼至楷等至順昌諸處慰撫居民餘賊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賊據九龍山楷遣兵二千出山後戒之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據之比旦賊視營兵

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山後兵已據其寨驚潰　三月指揮王鉞捕賊于高陽里獲女賊廖氏偽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掠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尤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璽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侯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懋等乃立賞格能自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賊將張留孫者驍勇善戰茂七起事多倚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遂榮偽貽留孫書若素有約者佯使諜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砦執伯孫送京師斬之左都督劉聚兵至南平順昌甌寧擒餘黨六十三人斬首無算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畧盡八閩悉平懋等乃班師

張楷劉聚等還師討處州寇先是葉希八等據雲和山中數月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朱湖盡

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貲于義烏掠人于松楊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迫我矣衆從之遂掠處州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杭州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叅議耿定僉事王定帥兵四千至處州擊之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都指揮徐恭為總兵孫鏜陶瑾為左右叅將工部尚書石璞督諸軍討之會沈鱗耿定王晟率千戶楊清等擊賊麗水敗沒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守城不敢出賊攻處州聲言

取金華時楷等兵尚未至　葉希八分犯江西廣信境永豐知縣鄧顒死之時賊侵上饒顒奉張楷檄禦却之賊大至或勸其走不聽遂被執不屈罵賊死　陳鑑胡破松陽龍泉屯金山岩分刼青田武義義烏東陽自號太平國王改泰定元年麗水縣丞丁寧以老人王世昌等入賊巢諭鑑胡降之進寧處州府同知世昌等授巡檢鑑胡至京錮錦衣獄有詔鑑胡擬死免其妻子民兵張祐王應恭王金禮等亦殺賊千餘人獲皮甲八百上俱授巡檢責尚書石璞總兵徐恭玩寇　五月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陳危急狀時處州城中乏食諸將登陴而泣楷分兵水陸並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令軍中製竹笆數百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陽遣人求撫實覘之耳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趨馬軍射

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葢鎗入竹隙急不得出悉被擒獲賊敗潰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　初賊勢甚迫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隷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詞懇惻賊黨環動悚聽多率其黨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入山中至是千户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于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請以此三人往可得也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狥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陶得二乃先出見楷優賞加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楊希陶秉倫率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鋪緋衣中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受等三人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下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　六月上下璽書諭張楷相機勦撫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

如故欲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

景帝景泰元年五月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諸縣進攻武義武義無城郭副使陶成力禦之賊銳甚麾下勸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帥兵更進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兵潰成策馬突陣死之成有威惠屢捍海寇有功至是死民思之不置未幾復得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激擾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賚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出降餘黨因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露布以聞楷還京會帝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廷議楷無功追論下于理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二年秋七月鎮守浙江福建侍郎孫原貞以處州盜平奏析麗水青田二縣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從之

谷應泰曰浙東入閩道險而狹迤邐千里山勢崚

嶒灌木蓊翳糾紛盤互不逞之徒往往跳穴其間內可以聚糗糧下可以伏弓弩急可以遠遁走緩可以縱剽掠以故浙閩多寇盜好作亂長吏不敢問將兵者難撲滅地險然也又況栝蒼諸坑頗産貢金椎埋嗜利者因緣為奸趨之如鶩聚衆益多以故慶元葉宗留以千餘人攻政和此亂之始也然其由浦城刼建陽則自浙犯閩攻上饒破永豐則自浙犯江西而葉希八又焚浦城屯雲和麗水則自閩還犯浙矣其時閩地鄧茂七反寧化蔣福成反尤溪莫不據地稱王摧鋒陷敵擁衆萬餘轉戰數郡比之于浙為尤劇焉昔武帝之時東甌閩越治兵相攻遼濶阻深尚煩漢救而使其合兵連橫侵暴吏民咸陽雖遠可付之度外耶于是中丞張楷啣命督師劉聚陳榮分兵進討既而榮既敗沒賊又滋蔓宗留雖死明松復來希八未亡鑑胡更作何異淮裔煽亂徐戎並興甲午祠兵魯師欲潰

乃始一侯二伯授鉞南征六將兩璫協謀東伐猶之赤眉敗禹更命馮異盧循摧毅還仗宋公雖望桑榆之收亦苦潢池之酷矣所幸者閩寇自閩浙寇自浙地雖旁掠勢不交通取虜取號此成擒耳假令浙寇北下婺州東收廣信閩寇南驅光澤西薄建昌聯師有犄角之形事成有中分之約則八閩既困江浙亦揺而更待朱瑛橫格鉛山中官分守要地不已晚乎雖其後福成茂七先後並殲希

八鑑胡同歸款附東陵渠帥次第盡矣而獨叅政宋彰者輸賂王振責償閭閻民苦誅求盜所自起五年之間村落爲墟赤羽徵兵青芻轉餉土木之妖先萌內地奸閹柄政禍如是乎至于陶得二屢叛而貸死張楷捷奏而下獄蓋二以楷庇獲全楷以振黨受過刑賞失中亦云忒矣若夫孫原貞條奏浙增雲宣三邑閩置永壽二縣犬牙相錯馭險之規也但磴道素多槎枒羣盜易于伏莽黃門雖髮蟊乃不生馬援伐樹寇遂永絕原貞之策乃更不及此耶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土木之變

癸亥正統八年夏四月烏喇太師順寧王托歡死子額森嗣自托歡殺烏嚕岱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額森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烏喇

額森專候釁端圖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尚書鄺埜畏王振不敢主議時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籍一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烏喇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磽薄若如所言是絕衣食而逼其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茍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十四年春二月額森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先是額森遣人入貢通事輩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額森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貢馬曰此聘禮也答詔無許姻意額森益媿忿謀寇大同　夏六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灾異疊見振畧不警畏狠愎愈甚且諱言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陜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

戶山移有聲數日不絕移三里不敢詳奏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新宅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上荊棘二尺高始下詔赦天下　秋七月額森圖犯邊其勢甚張侍講徐珵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婦耶乃行八日額森大舉入寇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

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户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征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十七日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每旦于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遂偕王振并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駐營方一鼓衆軍訛相驚亂皆以為不祥明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諸臣連上章留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冦亦佯避誘師深入八月戊申朔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鄺埜請回鑾振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埜乘馬蹀躞而前墜地幾殆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于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軍營雷

雨大作王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没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意明日班師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荆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十三日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敵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掠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十四日辛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額森所據額森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時楊洪總兵在宣

府或勸洪急以兵衝敵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壬戌敵遣使持書來以和為言遂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踰塹而行廻旋之間行伍已亂南行未三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鐵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大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從臣得脫者蕭惟禎楊善等數人軍士脫者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額森所得太監喜寧降于額森盡以中國虛實告之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惟喜寧隨侍有一胡索衣甲不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别擁出雷家站見額森之弟薩克旺上問曰子其額森乎其巴延特穆爾乎薩克旺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額森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額森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額森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問衆何以為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巴延特穆爾大怒呼額森為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推其面曰去因力言兩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壓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壓中刀箭而問那顏問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顏若遣使告中國迎返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額森以上送巴延特穆爾營令護之時惟校尉袁彬侍命彬遣前使臣梁貴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上所在是日皇太后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

宮中物佐之詣額森營請還車駕不報

谷應泰曰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及其季也保境固圉毋生戎心是故馬邑之謗加罪王恢郅支之誅斬封延壽蓋以勤兵遠畧輕開邊釁非細故也况乃撐犁之帳甫逼關門而黄屋之尊自為鎖鑰晉明帝深窺姑孰趙武靈突入咸陽誰實謀國而乃身試不測之淵輕入虎狼之穴哉若夫英宗踐阼王振擅權額森桀黠狡焉啓疆其時如羅亨信之議備土城石亨之撥軍屯種則先事之防也王直之伏闕懇留鄺埜之堅請回鑾王佐之草間跪伏則臨事之救也而王振威福自擅從來日久銳意親征有進無退豈眞楚國聯師滅此朝食嫖姚報漢無以家為者乎乃從來嚬笑竊弄者必須假禦侮以固主恩而勢焰炙手者易于倖邊功以邀富貴此振之所以據鞍顧盼走死地如騖耳至于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十室之邑可以免難而英宗是時勸駕之言易入斷鞅之議不行者毋亦文皇自征乜剌狃于易與而宣宗自將待邊又所親見者耶以故追戎濟上專目魯公北伐令支犀推小白然而天時人事則有異焉方其天變見于上地變見于下南宮荆棘北殿塵灰比于梅福之金鐵皆飛宗周之三川告亡此何景也至龍臺而一軍皆亂出居庸而連宵風雨薄大同而殭屍滿路比于苻堅之犬嗥宮門管子之鞞鼓皆濁此何兆也逮夫井源敗衂踵至朱冕全軍覆沒而振始還屯左次定議班師嗚呼晚矣蕩陰之血酷于染衣平陽之辱幾于執蓋徒使師武臣封尸俱死諸大夫羗舍無從楚三戶之衆見懷王以何期銳司徒之裏嘆吾君之不免幸而共和行政叔武入守適來那顏之怒不用乃公之謀則貨匪居秦璧還入趙矣不然而皇太后遣賚重寶錢皇后盡括宮中幣與地同盡人與幣俱往徽欽之禍復見于兹雪

窖冰天魂終漠北矣然予嘗論之寇準饒學術可以戰而真宗受盟王振少方畧不可以戰而英宗驟舉是則澶淵之會以重發而喪功土木之變又以輕為而至敗耳彼王振倡謀喜寧反噬雖一死沙場一膏斧鑕而罪浮罄竹報不敵辜宜予靖康誅童貫而賈生之書必欲縛中行說而笞其背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景帝登極守禦

英宗正統十四年秋八月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諭曰皇帝率六軍親征已令郕王臨百官然庶務久曠令特敕郕王總其事羣臣其悉啓王聽令辛未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命郕王輔之詔天下曰邇者寇賊肆虐毒害生靈皇帝懼憂宗社不遑寧處躬率六師問罪師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無主茲于皇庶子三人選賢與長立見深為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萬姓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癸酉郕王臨午門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振啓章言振傾危宗社請滅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詔羣臣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内使將闔門衆隨擁入有令旨籍沒振黨指揮馬順往衆曰順振黨也宜

遣都御史陳鎰時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捽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旁叱百官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順首曰馬順往時助振惡今日至此尚不知懼衆爭毆之或就脫順鞾捶擊躧踏立斃順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王二人英捽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適時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于廷衆唾罵之于是衆競喧嘩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百官既毆殺順益恟懼不自安王亦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

于謙直前攬王衣曰殿下止振罪首不籍無以泄衆憤且羣臣心為社稷耳無他王從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莅事馬順罪應死勿論衆拜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衆翌王入袍袖為裂既出吏部尚書王直者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 丙子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陳鎰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德清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及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

金銀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臠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暨山弟林等皆從駕死于兵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二十三日額森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上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上以賜巴延特穆爾及額森弟大通漢英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

久飢可令刈以入城又曰額森聲言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為備從騎叩城下索搞軍資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復不應初額森來索賂郭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刼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上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祿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劵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寇覺驚擾而去時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咸感奮屢出奇挫

敵故以孤城得全　額森擁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事聞逮洪繫詔獄上出塞過貓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額森營在馬上始入額森營額森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為樂仍奉上居巴延特穆爾營去額森營十餘里巴延特穆爾與其妻見上亦如額森禮額森屢欲謀害會夜大雷雨震死額森所乘馬謀乃沮且加禮焉袁彬侍左右頗知書性警敏又有呼爾音者先隨使臣吳良覊留在北至是亦與彬同侍又有衛沙狐狸者亦隨上至漠北供薪水勞苦備至　二十九日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居以彌禍亂于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　九月戊寅朔上在迤北額森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賜額森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為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

為景泰元年　額森復遣使致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冦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設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内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穎等給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遴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出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内隨地安揷毋為冦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冦令在官者悉詣關支准為月糧之數庶幾兩得帝嘉納之　以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為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以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命侍講徐珵楊咢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　起楊洪石亨于獄詔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兵馬亨有

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膝先協守萬全坐不救衆與械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十月額森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可汗托克托布哈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故達爾岱也土木之敗降于額森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道奉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額森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赦交阯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將安出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為對興安鄙之侍講徐珵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徐珵問計珵曰驗之星象歷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䟽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珵妄言當斬太監金英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

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關思各處芻粟數萬計恐為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齎盜糧耳獨不見宋牟駝岡事乎衆皆是之

己卯額森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叅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阯舊將王通為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弱是愈張也乃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謂寇多騎長于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之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一謂寇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營設伏内地以待追者一謂寇既舉國入犯邊無所禦宜分邊兵内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為營退有所歸宜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

悉斬以殉不斬者同罪使士知畏法詔趣行之喜寧嗾額森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于土城廟額森巴延特穆爾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敕上皇視漢字書額森視番字敕額森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寇益四出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盧溝橋散掠下邑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莫能支矣大學士陳循等疏請敕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又請旨募斬額森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偽作喜寧與太監興安書云約誘額森入寇欲乘其孤軍取之書爲額森邏卒所獲額森頗疑喜寧既而宣府遼東兵至軍大振時諸軍二十二萬列城下寇見大軍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謙設伏空屋遣騎誘之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石亨出安定門與其從子彪

持巨斧突入中堅所向披靡敵却而西亨追戰城西復却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寇見彪兵少逼之亨率衆來之寇敗走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都督孫鏜禦寇西直門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叩門求入給事中程信監軍西城言鏜小失利即開門納鏜賊益張人心益危乃閉城趣鏜戰寇逼城鏜兵走死地亦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鎗砲佐鏜毛福壽高禮往援禮中流矢石亨兵亦至乃引退于是額森知我有備氣稍沮于謙使諜知上皇移駕遠命石亨等夜舉火大砲擊其營死者萬人額森以上皇北遁托克托布哈聞之遂不敢入關亦遁額森出居庸關巴延特穆爾奉上皇出紫荊關諸將分兵躡其後石亨與從子彪復破寇于清風店孫鏜楊洪范廣逐寇至固安又捷奪回人口萬餘時寇騎散掠各郡不過百餘騎驅人畜以自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獲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

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呼爾音亦隨之既入冦營額森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托克托布哈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曰托克托布哈額森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戎馬南驅三關失險留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己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以賊退優詔褒荅之時我師屢衄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必無他憂若敵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大同孤危登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為痛恤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尋京師圍解登上疏言冦騎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備必先修乞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明理克欲以成聖學親賢遠佞以收人望既又傳額森將復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退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兵法知彼知己可守則守其淶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降人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為盜

十一月以冦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有頌謙功者輒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但不城下盟何功也學士陳循疏言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曉暢軍事宜召還守宣府總兵楊洪及于俊皆善戰宜留之京師于謙曰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邊備既虛萬一額森乘虛據宣

府為巢穴京師能安枕乎兵科給事中葉盛亦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馬營獨石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寇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其如寢陵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四郊生靈荼毒何宜急令固守為便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復召宣府總兵入衛京城人心益懼或欲遂棄宣府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劒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必斬衆始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寇知有備不敢攻至是上從于謙葉盛言乃以左都督朱謙佩印鎮宣府紀廣楊俊副之僉都王竑鎮居庸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巴延特穆爾妻阿達勒阿哈剌令侍女設帳迎駕宰羊遞杯進膳尋值聖節額森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呼爾音袁彬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温足一日晨起謂音曰汝知乎汝夜手壓我胸我俟汝醒乃下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音頓首上皇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上皇使呼爾音致意巴延妻令勸巴延送還朝妻曰我婦人何能為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巴延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卣來獻爾音時時設喻慰上皇勿憂或成疾　時額森聲言欲送上皇還衆遂多主和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為重君為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賊計命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城昌平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師軍務平江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羅通守山西

景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事遂寢　大同總兵郭登敗寇于栲栳山寇入大同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

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即欲自全得乎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禄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

年大小數十戰未曾挫衂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爲夾地龍飛天網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爲神云時額森分調各部擾邊朱謙敗之于宣府杜忠敗之于偏頭關王翺敗之于遼東馬昂敗之于甘州脩城堡簡精鋭各邊皆有備石亨佩大將軍印巡邊石彪楊俊亦間出中國勢遂振　閏正月叛人小田兒伏誅小田兒爲額森鄉導雜使中來瞷虚實于謙授計侍郎王禕就大同道誅之　二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懐二心敎額森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上皇深惡之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宣府衆將楊俊出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遂縛寧送京誅之額森聞寧誅與薩克旺等分道入犯　三月額森薩克

旺寇大同陽和大同王寇偏頭關達爾布哈王寇亂柴溝持魯布哈王寇大同八里店特魯平章寇天城托克托布哈王寇野狐嶺并萬全　夏四月甲戌戸部尚書金濂等議寇騎犯邊大軍失利遺有馬營獨石龍門鵰鶚等處芻糧宜令督儲侍郎劉璉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及宣府總兵朱謙遊擊楊能會計徙運宣府從之都督楊俊請大舉出塞大同宣府列營堅守爲正兵獨石偏頭東間設伏爲奇兵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出塞逐

北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于謙曰報仇雪恥臣等職也顧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塞賊以偏師綴我而别遣部落間道來虚入冦是自撤藩籬非萬全計臣愚未見其可上從謙議

大同叅將許貴請遣使賫幣以欵冦兵而徐為討伐計于謙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冦騎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戕我何似而可言和况額森不共戴天仇也理

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是時上任謙方專切責貴于是邊將人人言戰守額森不得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始謀歸太上矣

諜報額森逼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廹石亨于雁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于謙策額森大隊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石亨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若將大舉者仍遣延綏總兵帥騎渡河于保德州設伏截殺從之已而賊果不至

于謙以畿輔諸州郡兵力單甚乃皆宿兵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竑等分屯涿州真定保定易州諸處而以右都督楊俊帥馬久之皆屹然重鎮

五月乙巳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額森分道入冦請令關隘守將畫地救援冦犯河曲保德岢嵐宜令偏頭關策應犯寧武靜樂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應犯五臺繁峙崞縣宜令雁門關策應其石州寧鄉

宜令汾州守備分兵協守從之武清侯石亨奏冦騎六萬圍代州官軍出戰有斬獲又分營雁門關一路恐侵京師下廷臣議黄花鎮鞍口外衛西北邊境内護陵寢京師宜益兵守備從之仍令兵部稽在京軍馬數以聞冦騎犯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等率兵力戰却之官軍陣亡者百四十人都督江福等兵應援不利殺傷百餘人

兵部言通事馬雲馬青先奉使廸北許額森細樂伎女又許與中國結婚皆出自指揮吳良致開邊釁請寘

諸法詔下錦衣衛鞫之　立京團營操法初太宗以北伐故宿重兵燕中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精鋭畧盡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號令紛更兵將不相識于謙上言兵冗不練遇敵輒敗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來于是即諸營選馬步驍悍者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都指揮領之團操以備警急是為團營而以謙總督列侯石亨

楊洪柳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自是兵將相識每出征即令原營都督領之故號令歸一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謙威令嚴密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亨等雖為大帥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頫首而已　戮左都督楊俊俊楊洪子也恃勇桀驁不可馴先備獨石馬營等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為恭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輒調永寧守備官軍于懷來將

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死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來私仇捶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于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　阿爾拉遣使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以聞是時達爾岱政事額森專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為可汗兵少知院阿爾拉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

歸額森而弊則均受及額森欲和恥屈意陰使阿爾拉等來言于是禮部會議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譯來使情偽彬等言額森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上皇奏至帝問尚書學士陳循曰額森可和耶循曰遣而備之上曰然乃降璽書厚賜阿爾拉數額森挾詐義不可從即阿爾拉允欲和好待烏喇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　六月吏部尚書王直等言額森遣使請上皇還京葢上下神祇陰誘其衷使之悔悟

伏望皇上許其自新遣使臣前去審察誠偽如果至誠特賜俯納奉迎上皇以歸不復事天臨民陛下但當盡崇奉之禮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上曰卿言甚當然此大位非我所欲蓋天地祖宗宗室文武羣臣之所為也自大兄蒙塵朕累遣內外官員賫金帛迎請額森挾詐不肯聽若又使人往恐假以送駕為名羈留我使率衆來犯京畿愈加蒼生之患卿等更加詳之勿遺後患

上皇駕至大同先是額森入寇聲言送駕馬奉上皇南

歸是日至大同定襄伯郭登設計于城月門裏具朝服以候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即下城閘板既及門寇覺之遂擁上皇退去　武清侯石亨言雁門關一帶山口雖已築塞賊猶漫山徑過須斷其牢山可行之處京城四面宜築墩臺以便瞭望署都督僉事劉鑑言京師與懷來止隔一山請自懷來築烟墩直至京師土城遇事舉火以報從之　秋七月額森屢以和議不成復俾其知樞密院阿爾拉為書遣參政莊扎勒托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禮部議尚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帝不允次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寇絕而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帝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荅使者冀以紓邊患得為備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乎衆

未荅王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誰敢勿行者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帝命與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與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為禮部右侍郎充正使羅綺為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馬顯授指揮使為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爾等見托克托布哈額森立言有體上遣書托克托布哈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好往來意甚厚往年奸臣減使臣賞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各邊

奏報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何異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于戰鬬恐逆天也近得阿爾拉使奏言已將各路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復降璽書諭額森及阿爾拉遺可汗額森阿爾拉白金文綺時閣臣及府部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等遂偕旺扎勒托歡行以十七日至額森營地名實布圖爾既見額森讀璽書畢乃引見上皇上皇居巴延特穆爾營所居氊毳帳服食飲皆氈酪牛車一乘為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呼爾音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為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因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上皇曰曾將有衣服否實等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常服獻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圖大事額森欲歸我

卿歸報朝廷善圖之儻得歸願為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上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于我日暮實等歸宿額森營酌酒相待額森巴延貂裘胡帽其妻珠琲覆面垂肩盌酪盂肉更互彈琵琶吹笳兒按拍歌勸酒額森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皇上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上皇意額森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臣來實等遂辭歸上皇出三書授實其一上皇太后其一達於上其一諭羣臣巴延特穆爾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額森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姻者實不敢對實未至京會托克托布哈亦遣使迪爾瑪赫嘛請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人皆危善善曰上皇在沙漠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乃遣善

榮及指揮王息千户湯胤勣同廸爾瑪赫麻往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實既還朝具述額森情及上皇起居狀諸文武大臣合疏言李實出塞道中行北騎聞欲議和皆舉手加額及見額森殊喜言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實又具道額森悔過宜迎復上曰額森詐楊善已去第以迎復意書敕付額森使還大臣言額森非詐也臣等詢李實詳矣彼使來和當遣使荅今請迎復乃不與偕是輕迎駕重講和也

不迎駕歸何以和為帝令再議李實言額森約臣迎駕毋出八月五日臣言須得旨不敢擅為期額森言期必不可失遂令渠長偕羅綺往大同調還擾邊人馬臣還過懷來宣府見軍民始敢出郊芻牧誠非空言伏望陛下俯從羣情脫有虞詐亦可塞之若過所期更欲使臣亦不敢往帝竟付迎復于敕書而已不遣使曰待楊善歸監察御史畢鑾復言羣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歸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不迎不義失詞非信就令彼詐我備在也翰林邢讓亦以為言帝曰上皇朕兄豈有不迎彼情叵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暮焉楊善既出境額森使所善田民者為館伴來迎且有所探飲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留于此前者土木之役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止扈從一不為備故潰雖然彼幸而勝未見為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砲藥弩射命中百步

之外洞人馬復穿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猱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其人悉以語額森二十九日至額森營值其出獵八月初二日丁卯與額森相見額森問減馬價故善曰往時外使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即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豈得言薄額森曰然則奈何留我使予我帛時剪裂幅不足者善

曰帛有剪裂不足者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所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至使臣所從人為奸盜他所或遇害中國留之何用額森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因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辨論數千百言額森喜額森問上皇還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額森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額森悅服平章旺克實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爾貪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册後世皆稱述額森然其言曰史中好為書也巴延特穆爾請留使臣遣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額森曰曩令遣大臣來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引善見上皇明日額森設宴餞上皇于其營善侍額森與妻妾以次起為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額森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巴延特穆爾設宴餞

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癸酉上皇駕行額森與渠帥送車駕可半日許下馬解弓箭戰裾以進諸渠帥羅拜哭而去巴延特穆爾獨送上皇至野狐嶺進酒帳房既畢屏人語呼爾音曰我額森順天意敬事皇帝一年矣皇帝此來為天下也歸時還當作皇帝即我主人有緩急我可得告愬衆皆道傍送駕進牛羊善口呼皇帝行矣巴延特穆爾再送駕出野狐嶺口上皇攬轡慰藉而與之别巴延特穆爾大哭歸仍命渠帥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别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上皇失色既至乃其平章旺克實出獵得一獐馳使來獻受之乃去駕入關丁丑上皇至宣府南城上遣太常少卿許彬奉迎工部尚書高穀給事中劉福等言奉迎上皇禮不宜薄禮部連日會議未定壬午上皇至宣府癸未千戶龔遂榮投書于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臣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欲以上聞中止給事中葉盛程言于太上疏言諸大臣持一帖羣立午門傍聚觀議論藉藉乞宣問

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獵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喜躍迎復禮宜厚上亦當避位懇辭然後復位否則貽譏後世上詰諸大臣已而知書出榖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榖大臣胡不告朕為匿名書耶遂禁恐累榖乃發憤自白陳循王文見之恚甚請治其罪下錦衣衛獄然上不深罪也尋釋之己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百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孰以為來耶黠寇不索金帛必索土地耳衆素畏文相顧莫敢言給事中葉盛等造禮部問時胡濙已具儀注送内閣矣畧謂天寶之亂玄宗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尊玄宗為太上皇帝肅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賢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着紫袍望樓上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肅宗雨泣索黃袍自為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下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餘齡汝之孝也肅宗乃受今備法駕安定門外誠為太簡

帝曰虜墮狡寇計故簡其禮大兄入城朕知尊親遂備法駕候安定門外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上皇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荅拜各述授受意遜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命保定伯梁瑤征苗寇以河間等降丁從征先是永樂間塞北部落來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强悍不可制方額森入寇乘機騷動至是大發兵征兩廣湖貴苗寇兵部尚書于謙奏遣之其有名號者厚賞犒隨軍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往自是肘腋無他患

二年秋九月額森遣使求通好固邀我使往報上從言官議詔絕之

三年夏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以兵科都給事中葉盛為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先是楊洪鎮獨石馬營等八城己巳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

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贇其軍務盛至列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卒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帑金五千兩買牛犢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歳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修器勞功恤孤諸費皆取之盛在獨石五年軍民賴之邊境得安時土木北狩浙閩三楚貴竹盜賊蠭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勲臣少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不貸片紙行萬里電燿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

虚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上能用人

谷應泰曰英宗北狩戰士兵甲死亡畧盡邊關守隘望風奔潰搖足之間黄河以北非國家有矣幸而遷都議格鍾簴不驚然而君父叩關臣子拒敵彼出有名我負不義狐疑既生上下尾解講使亟行責問無已長安必不可守英宗必不能歸徒使有貞之輩摻星象而笑其後也嗟乎南遷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當夫北兵四合守禦單寒虎穴故君已置度外圍城新主亦危孤注身先矢石義激三軍家置環寺之薪人守州兵之哭傲如石亨怯如孫鏜懦如王通無不斬將搴旗緣城血戰追奔逐北所向披靡此一役也軍聲復振君臣固守陵闕磐石矣然而遣使入朝動請迎駕懸師剽掠輒托回鑾彼直我曲彼壯我老額森者方且挾此奇貨羈制中原以戰不敗以和可成輸幣

不還進而割地割地不歸誘之稱臣中原生靈自此無安枕矣而乃兄終弟及父子之情既割社稷為重君臣之義亦輕至則龍衣糗食敬輸橐饘之恍歸亦别院閒宫不過漢家之老然則挾天子者挾一匹夫耳邀利之心懈而好義之心萌郭登之言決而楊善之說行英皇自此生入玉門矣昔太公置俎漢祖分羮徽欽被執宋高哀請一則新豐雞犬還老闕庭一則淚灑冰天終于輿櫬藎相如

碎璧而璧存賈胡藏珠而珠去擁空名者視同虛器居必爭者勢難兩全也夫昭王沈漢穆滿難歸楚懷入秦頃襄不反彼此得失危不間髮故漢高分羹之語乃孝子之變聲郭登有君之謝實忠臣之苦節英宗不感生還反疑予敵謙死東曹登貶南都忠臣義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景帝外倚少保内信與安狡寇危城不動聲色當時朝右豈乏汪黃建炎踐祚亦有宗李相提而論景誠英

主而乃戀戀神器則又未聞乎大道者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録監生臣張　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至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河決之患

[illegible]宗正統十三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尋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弗就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塲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

于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

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敕彼共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泰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河歸于海八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隄宜時啓分水二空瀉上流庶可亡後患從之

景帝景泰三年春二月河決沙隄灣命左都御史王文巡視河道

四年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乃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進有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平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踈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湮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上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

七年夏四月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堥由李堥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豬潭

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平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既設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凡堰楗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葢合五行用平水性而導汶泗之源出諸山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于海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葢三年而

告成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觔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筭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功成進副都御史初有貞方鳩功有言沮者上使中使問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竅一一壺之竅五注水二壺五竅先涸中使還報上上惟有貞之所為有貞常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心怪之聞僧居山中有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徐曰聖人無欲有貞沈思竟日悟曰僧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金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孝宗弘治二年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夏四月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河決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

濮衛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瀰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没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脩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益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云

五年秋七月張秋河決命工部侍郎陳政督治之時河溢汴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

六年春正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

七年春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平江伯陳銳太監李興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先是大夏旣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輙治治于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隄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銳等協治之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于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

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内散逸瀰漫乃者上厪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横溢功力未竟議者以黄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為海運之説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黄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遽回今自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餘年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黄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債敗輒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鋭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為宫闈為四彝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仁為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夏四月塞張秋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浚孫家渡口别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道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又于黄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四十里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西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抵虞城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于徐有貞云璽書褒賞入為户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口入淮大夏治之自宿遷小

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　九月加山東叅政張縉秩爲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治決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爲通政司右通政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于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隄樹栁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武宗正德四年河決曹單趨沛出飛雲橋命工部侍郎崔巖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漲潰代以右侍郎李鏜四月弗成盜起而罷

七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隄起魏家灣亙八十餘里至雙堌集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

世宗嘉靖七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口梁靖口吴士舉莊衝雞鳴臺沛北皆爲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刑部尚書胡世寧上言運河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説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滙于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爲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以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飛雲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隄至于沛縣之北廟道

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臣與李承勛同行擬議莫若于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河濶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為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

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三縣隄成

十三年初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閘面豐沛以北稍遠水患久之復決趙皮寨穀亭流絕而廟道口復淤議者欲引沁鑿衛置敖倉衛輝由渦經汴達陽武陸輓之始由衛北運言人人殊時治河者工部侍郎劉

天和專修復故道未幾河忽自夏邑太丘等集衝數隙轉東北流經蕭縣出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尋塞益河勢南徙

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糧運無阻上悅加以旂秩尋復淤是時河益南徙頗便漕然五河蒙城臨淮諸州邑鳳泗之北祖陵在焉議者以為憂

三十一年秋八月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為陸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

四十四年秋七月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湖陂

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鳩工未半為異議所阻至是漕堙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濬鑿衡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為運道之利無逾于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八閱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

穆宗隆慶元年春正月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復故道乃議新集郭貫樓諸處上源尚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兼欲資利河流出境山之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之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為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為患甚大陛下不忍沛魚之民橫罹昏墊欲開故道臣考之地形叅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河流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為力甚難其不可三也曠日持久役夫三十萬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工費數百萬

司農告匱其不可五也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長堤以防奔潰上從之乃築舊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其中注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隄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為閘八減水閘二十為壩十有二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隄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為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

名夏鎮河工成加衡太子少保于是河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并流秦溝

三年秋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人民溺焉

四年秋九月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督河道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欲先開泇河以遠河勢開蕭碭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爲異日慮耳今秋水洊至橫溢爲災臣以爲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疏下部

五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厓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閻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昭翁大立前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于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泇河海運紛沓莫可歸一于是即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别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由崔家口歷河南歸德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皆滂沙見水即可衝刷臣以爲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

歲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既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既報可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季馴閒住

六年春河決邳州運道阻總河侍郎翁大立復議開泇河以遠其勢潘季馴言泇與黃河相首尾今河南決淮揚北決豐沛漕渠不相屬泇處中將焉用之已而以漕舟壞季馴被劾歸給事中雒遵言治河有效無如工部尚書朱衡者乃詔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覆視則泇口限嶺阻石竟報罷而一意事徐邳河衡上言茶城以北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防黃河之決而出故自茶城至邳州宿遷高築兩隄宿遷至清河盡塞決口蓋防黃河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以接縷水舊隄蓋防黃河之入則正

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告竣沛縣窰子頭至秦溝口應築隄禦之命萬恭總理其事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兩隄成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東于河流睢邳之間可以稼建鋪立舍設軍民守之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道嘉隆之間治河者以衡恭季馴為能

神宗萬歷五年秋八月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橫流四溢連年不治詔復以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理河漕時有議當疏海口者季馴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家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上可其奏季馴為之三年而高家堰成一夕黃浦涸得龍首以獻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

十五年冬十月命工科給事中韋居敬相度黃河議修治之策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丘偃師及東明長垣多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河將北徙上流不下

徐淮則運道可憂故有是命已而督河楊一魁議因決濟運導沁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于河恐一決有衛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為完計上從之

十六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黄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東以隄行隄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黄水東運河如建瓴淮安高寶興鹽諸生民託之一丸泥決則盡化魚鱉而議者如蟻穴漏巵補救無寧歲總不如復故道為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葢支河耳河强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碍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為利無窮章下所司韋居敬言故道難復不行復議開皆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淤者復疏　夏六月總理河道潘季馴上言河水濁而强汶泗清而弱交處

則茶城也每至秋黄水發入淮沙停而淤勢也黄水減漕水從之沙隨水流河道自通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往者立石洪内華二閘遇水發即閉之以遏其横黄水落則啓之以出泉水但建閘易守閘難責使之馳行勢要之開放急不能待而運道阻矣乞禁啓閉之法報可

十七年河決雙溝單家口于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遥隄築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横隄河防幸無事

十九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于城溺人無筭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强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霪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季馴之議以為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東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為縷隄縷隄之外復為遥隄故水益淺

遠不至旁決

二十三年夏四月命工科給事中張企程勘淮泗工先是邳州高郵寶應大雨水湖決壞隄泗州水浸祖陵巡按御史牛應元言治河在闢清口浮沙次疏草灣下流達伍港灌口廣其途入海次開周家橋達芒稲河入江而鮑王諸口決為巨浸難以施工或分其水築黄堈戎口之壩疏符離集睢水之淺濬宿遷小河入黄之口故有是命已而企程覆奏隆慶末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

于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隄張福以東之障全淮以角黄舉七十二溪之水滙于泗者僅口數丈出之出之十一豬之十九河身日高安得不倒溢以灌泗乎今高家堰費鉅未可議廢且并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草子湖若浚三十餘里一自金家灣入芒稲河注之江一自子嬰溝入廣洋湖注之海則淮水泄矣武家墩南距高堰十五里傴永濟河引水自窑灣閘出口直達涇河自射陽湖入海則淮之下流有歸此急救祖陵之議也　九月總督漕運褚鐵議導淮總理河道楊一魁議先分黄次導淮御史牛應元議合行之又為祖陵計黄堈口決當制小林口淤當挑歸仁隄當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黄導淮自黄江嘴導河分趨五港灌口徑入海以殺黄勢毋盡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闢積沙數十里又于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于湖為預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鐵等賞賚有差

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寅河決黄堈口總督漕運尚書褚鐵言黄口宜塞否則全河南徙害將立見　三月濬小浮橋沂河口小河口工成自河南徙徐邳復見清泗議者謂全河水微妨運決口不塞恐下嚙歸仁為二陵患獨總督尚書楊一魁謂黄堈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沂泗築小河口工成果利運尋久旱運河澀而河又決義

安東壩一魁議浚黄堌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黄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黄河自古爲患近自分黄道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又自黄堌一決全河南徙兖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足以濟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于決隄放水之議矣而議者猶曰運道有淺澀之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不知國家運道原不資于河全河初出亳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

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久假不歸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于是濁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遏汶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侵下壅清淮則退而内瀦盱泗爲魚以至瀕河没溺歲運飄流甚至浸及祖陵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卻之他徙臣奉明命改絃易轍首開武墩經河次疏具壩固莊又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兖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益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坡湖以爲之滙有小河白羊固朱等河溝以爲之委祖陵雄據上游崇岡疊嶂諒無可慮即歸仁一隄見爲險要亦非水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盱泗也至南流泛濫雖不免爲下邑生民之害碭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涸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往者全河未徙之時豐沛

魚滕徐邳不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幾爲魚鱉乎較之今日孰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爲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爲運道之虞亦不能爲陵寢生民之患抑臣又有說焉禹之導河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碁列星布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無容水之地固宜

其有衝決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事萬世之良圖也

二十六年春三月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請開泇河泇河在滕嶧沂沭下流南通淮海隆慶以來翁大立數議未決舒應龍嘗鑿韓莊中輟時河決黃堌口請終其工報

可　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漕運東星循行河隄謂阻漕治在摽決河治在本兩利而並存之議開趙渠蓋商城虞城以下至于徐州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開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堌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館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因欲浚之又自三仙臺至泗州小浮橋開支河又濬漕河起徐邳至宿費可十萬緡

二十九年秋九月河決蕭家口先是開封歸德大水商城蒙城等處河衝蕭家口百餘丈全河南徙淮泗賈舟不及去置于沙上　總理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卒于濟寧東星浚趙渠開泇河工未竟而卒　十一月河南道御史高舉言膠萊海運嘉靖間山東副使王憲議開膠萊河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滄相距三百三十里其地河形至今尚在兩口皆貯潮水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里但其下多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如河成我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

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國初罷海運者以馬家濠未通舟出大洋故也馬家濠通舟行小海中自不險從麻灣海滄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至是舉循其議上格于守成而止

三十一年春正月山東巡撫黃克纘言開王家口爲蒙牆上流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宜旁泄宜塞從之　夏四月總理河道侍郎曾如春卒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領六十萬金竭智畢慮既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隘

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既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聞之驚悸暴卒　以工部右侍郎李化龍總理河道

三十二年春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請開泇河曰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城向徐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徐溝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于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羣議興茲役竟以資用乏絶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宛然故為今計惟守行隄開泇河為便上從之　秋八月河決蘇家莊淹豐沛黃水逆流灌濟寧魚臺單縣而魚臺尤甚　九月壬申分水河成

三十三年秋七月壬午呂梁河澀給事中宋一韓論前總督李化龍泇河之誤不報

三十四年夏四月癸亥河工成自朱旺口至小浮橋袤百七十里河歸故道役五十萬人費八十萬金五閱月而竣

懷宗崇禎六年夏五月運河淺阻降總理河道尚書朱光祚一級

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泇河從之

八年秋九月逮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駱馬湖阻運自宿遷至徐州開河注之既鑿黃水朝暮遷徙不可以舟給事中曹景參劾之被逮

九年夏四月泇河重濬成

十五年秋九月李自成圍開封河決城陷先是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至是賊圍城久人相食壬午夜河決開封之朱家寨溢城北越數日水大至灌城周王恭枵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高名衡推官黃

澍等俱北渡吏卒倉猝各奔避士民湮溺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圮賊屯高地獨全開封古都會富庶甲于中原竟成巨浸水大半入濁入泗入淮與故河分流邳亳皆災

谷應泰曰河自龍門下浮東于萬山南至豫州地平勢怒而河無安流矣故河之決必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南侵全淮即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于潁亳徐宿而害在田廬民業衝齊魯者橫激于曹濮單鄆而患兼在堤防運道然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決入漕者患大而治難也洪武初河決原武自潁壽入淮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入漕潰沙灣入海景泰三年春河又決沙灣弘治二年夏河決開封入淮三年夏河決原武支流三一自封丘下衝張秋一出中牟尉氏一溢蘭陽及歸德彌漫至宿五年秋河決張秋七年春河又決張秋世宗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四十四年河決沛之飛雲橋神宗五年河決崔鎮二十五年河決黃堌口懷宗十五年河決汴城大抵決口必在開封南北百里而被害之地淮三漕七後乃駸駸數病漕河焉蓋合大河以歸一淮物不能兩大況水又泥淖多滓驅二瀆之水行閼遏之地其必潰也明甚而兗州卑下齊魯瀕海黃河所向并牽漕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世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水漕河病涸一隅病水全河病涸而說者謂河既欲自豫決兗入漕達海何不盡浚豫兗諸決地聽河北流過濟寧下臨清出直沽漕與河合漕不病竭淮與河分淮不病溢策至便也不知淮河浩瀚千里一瀉猶不能洩怒時思沸湧漕水千步百折委紆盤曲河豈能按轡徐行乎若必廢漕制以伸河體取咽喉之地為尾閭之衝必無幸矣故治河之道古無上策史冊所載不過三說曰疏曰浚曰

塞塞在上流堙谷截流是也疏在下流分支灑澤是也浚在河身築隄固岸使之安行是也疏近上策神禹北播九河賈讓北放渤海棄地還民費以鉅萬效已難言之近世以來浚塞兼施徐有貞謂水平後可治決決止乃可濬淤此先塞繼浚之法也故力築張秋金隄堅塞決口而徐濬漕河之淤水道乃平劉大夏言河道不治乃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浚後塞之法也故力浚賈魯河孫家渡殺水入淮又浚淤河出宿遷亳州入淮後築長堤起豫達徐衝決遂止他如潘季馴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之首開武墩次疏具壩皆良策也夫殷都帶河舊耿屢遷武帝刑牲宣瓠時決終明之世河患時警未嘗一歲沮運者浚塞之力也九河故道已不能修漕河一綫勢不能廢然則塞浚之功與河終始尚其借鑒于茲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南宮復辟（易儲附）

景帝景泰元年八月丙戌上皇至自迤北入居南宮羣臣朝見而退大赦天下　冬十月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萬壽聖節禮部尚書胡濙請羣臣朝賀不許既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亦不許荆王瞻堈表請朝上皇有詔止之

三年五月甲戌廢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深爲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儲語大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内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玹者思明土知府㻅庶兄也㻅老子鈞襲知府玹欲謀奪

之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珊家支解珊父子納甕中瘞後圃珊僕福童潛走憲司訴竑父子殺珊父子狀總兵武毅知之疏聞于朝竑懼乃謀爲逃死計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且令釋竑罪予官都督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會廷議王直于謙相顧眙愕久之司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禮部尚書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竑奏是詔從之王直得所賜金扣案頓足曰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　秋七月殺太監阮浪王堯時浪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內豎王堯者往監盧溝橋浪以上皇所賜鍍金繡袋及束刀貽之堯偶飲錦衣衛指揮盧忠家解衣蹴踘忠見刀袋非常製命妻進酒醉之解其袋刀入告變謂南宮謀復皇儲遺刀求外應上怒殺浪堯猶欲窮治不已忠屏人詣卜者仝

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兇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言盧忠狂言不可信壞大體傷至性所關不小事得寢後英宗復辟忠果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性聰敏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四方爭傳之正統中客遊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諭鎮守太監裴富富私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計七八年當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朝廷率以爲詐寅力言于石亨亨與于謙協議奉迎而歸及後復辟其言皆驗

四年春正月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言官劾文淵貪縱下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

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　十一月皇
太子見濟卒
五年夏四月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先是同嘗因待漏
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至是遂上疏言
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聞者題之　五月下禮
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綸上修德弭災十四
事又曰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嘗親受冊封
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羣臣每月朔望及
歲時節旦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皇后
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皇儲于東宮以定天下之
大本疏上下錦衣獄鞫訊體無完膚御史鍾同先有言
故併逮之　以進士楊集為六安州知州集上書于謙
曰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計耳
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
章綸鍾同死獄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王
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進

士選知州始此　謫給事中徐正戍鐵嶺衛正密請召
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
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增
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
非常上怒謫戍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盡
伐之時盛暑上皇嘗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復
辟後正平皆伏誅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言宜篤親
親之誼時朝見上皇于南宮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
亦宜令親近儒臣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曉然知皇上
公天下之心不報
六年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
同于闕同死杖下綸仍詔獄謫莊定羌驛丞先是莊上
疏忤旨至是赴京陛見上念及命杖之
英宗天順元年春正月壬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
有貞等迎上皇復位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中外
憂懼兵部尚書于謙日與廷臣疏請立東宮益謂復憲

宗也中外藉藉謂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白太后迎取襄王世子十有一日都御史蕭維禎同百官問安于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内出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爲社稷計徒問安耶即日維禎集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慮矣衆還道作封事草會稿于朝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他有所屬陳循知文意獨不言李賢以問蕭鎡鎡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衆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元良爲早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疏進有候十七日御朝之旨時武清侯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念請復立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元玉徐有貞字也初名珵以己巳倡南遷議朝廷薄之後更名有貞亨軏從其言遂往來有貞家有貞亦時時詣亨人莫知也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宅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國家耳況天下無離心今天子置不問乃紛紛外求何爲也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軏曰一日前已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軏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而是時會有邊吏報警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内誰不可者亨軏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亨軏往會吉祥及王驥楊善陳汝言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爲兵既入有貞仍鎖門取鑰投水竇中曰萬一内外夾攻事去矣亨軏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門錮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之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

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亨軏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輦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掖上皇登輦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入大内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衆掖升奉天殿武士以瓜擊有貞上皇叱之乃止時黼座尚在殿隅衆推之使中遂升座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號于衆曰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上皇宣諭之衆始定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謂諸臣曰弟昨日食粥頗無恙詔逮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玉下獄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内閣典機務尋晉兵部尚書兼職如故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禮部侍郎

上以綸建議復儲出之獄喜嘆良久遂有是擢　丁亥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于市先是己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戸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貪暴謙奏出之大同亨益啣之徐有貞者常因謙求祭酒景帝名謙辟左右諭之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貞不知亦恨謙方上之復辟也有貞嗾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且誣謙下獄所司勘之無驗金牌符敕見在禁中有貞曰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乃以意欲二字成獄文憤怒目如炬辯不已謙顧笑曰辯生耶無庸彼不論事有無直死我耳獄具上猶豫未忍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斬東市妻子戍邊徼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主和謙輒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以故乜先挾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

此矣景帝嘗賜謙甲第謙頓首曰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饗此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弓劒冠帶之屬于堂而加封識歳時一謹視謙以國家多事寓直房不歸家謙與中貴曹吉祥等共兵事氣陵之故小人無不憾謙者謙既死籍其家無餘貲蕭然僅書籍耳而正室鎖鑰甚固則皆上賜也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指揮朶耳者以觴酹地而慟吉祥恚扑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天下無不冤之都督范廣勇而知義爲謙所任亨惡之併斬廣　論迎復功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督張軏爲太平侯張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以袁彬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奪大同總兵郭登定襄伯以爲南京都督僉事名廖莊于定羌驛賜還官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謚恭愍廕其子入太學　二月乙未朔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西宮廢皇后汪氏仍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

朕心有所不忍可仍舊書之郕王薨祭葬禮悉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賜帛自盡以殉葬命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景帝即位立妃爲皇后后無子有二女次妃杭氏生見濟景帝廢立時后泣諫以爲不可景帝竟立見濟而以杭氏爲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至是上以郕王薨欲令妃殉葬大學士李賢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廢棄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少不宜存内初不計其母子之命而皇太子雅知妃不欲廢立意事之甚恭遂得出舊府太子又時時護持之悉得挾貲屬外二女育宮中如故由是母子得全　三月封直内閣兵部尚書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初于謙之獄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于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爲言之上上曰爲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之歳支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錦衣指揮使

賜貂蟬冠玉帶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軏埒

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之感嘆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六月逮徐有貞下獄曹吉祥石亨憾有貞嗾諸閹巧詆數爲險語觸上上殊不爲動錦衣官門達復劾其阿比排陷石亨詔執鞫之降廣東參政既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于是復訐上謂有貞實主使逮歸置獄達窮鍛鍊無所得摘其詔詞纘禹神功語爲所自草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黔首謫戍雲南金齒有貞去而曹石日益專橫矣

谷應泰曰土木之變司徒不戒車駕蒙塵九廟震驚百官芟舍國無長君不幾青城五國乎郕王膺紱喪君有君天誘其衷擁駕還國當是時新君有捉髮之迎故王效止郊之哭弟兄握手且喜且悲夫蘇李相違河梁戀別聲椒偶値異國班荊匆在同氣又何能已棠棣之詩所爲作也弟又北面稽首恭上璽紱兄且自陳失德不敢復事宗廟以臣避君弟不先兄景能辭位史著美談實則大寶已登南向讓三西向讓再抑又何傷焉至于莬裘營

室吾將老焉千秋之後願屬梁王舍賢與子如上皇何廢不復興如天下何而乃初聞返蹕不欲郊迎旋入南宮復止朝賀勢且駸駸焉登臺授兵矣不幾貪天之位應憎寡兄實逼處此繼乃授旨廷臣廢深立濟忘餘祭傳札之言貽德昭憂死之漸君子謂郕王末路自同盜國奪門之釁身實台焉若上皇者亦宜追悔前愆不預國事夫平王東遷春秋貶之降爲王風英宗身受祖宗重器輕信宵

小被縶北庭幸而脱還亦已得罪祖宗矣辟之閫外之吏棄師而歸封疆之吏委城而走高帝之法尚當引繩批根況在至尊短垣而自踰之乎即至景帝實天羣臣力請英宗亦宜開諭至誠明予慚德嗣王可輔大統有人玄宗出奔靈武即位道君北狩康構稱尊父子兄弟之間豈不克全無憾者與而乃暮夜倉皇驅車踐位逼景帝于彌留假閹弁于翊戴奪門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帝不得正

終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況升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以至革除帝號加戮于謙夫景受國有名非少帝昌邑之比而謙功在社稷豈産祿舞陽之徒乎觀其軫念煢嫠撫恩弱息荳萁瓜蔓之淨又何淫淫也始知曹石所謀不臧小人貽誤人國刻薄寡恩如是哉獨惜于謙者百折不回于社稷無君之日不能出一言于東宮易位之辰處人骨肉自古其難漢留唐鄴所由擅美千載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曹石之變

英宗正統六年春正月以定西侯蔣貴爲征蠻將軍太監曹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郎中侯璡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吉祥灤州人出王振門下至是監軍號都督多選降丁騎射以從此内臣總兵之始也

十二年春二月以都督僉事石亨爲左參將守萬全亨渭南人伯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亨善騎射有膽略方面豐軀美髯及膝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先登輒立奇功累官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爲都督僉事彪亦爲指揮使從亨參謀

十四年春正月命太監曹吉祥監寧陽侯陳懋軍進討

鄧茂七餘黨悉平之（事見平浙閩寇）七月上北狩八月太后命郕王權總國事逮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參將石亨繫錦衣獄　九月郕王即皇帝位出楊洪石亨于獄命亨總京營兵　十月乜先犯京師于謙石亨分營城北乜先縱騎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盧溝橋散劫下邑謙督軍出德勝門背城而戰時孫鏜范廣皆小捷而亨功爲第一乜先宵遁亨復追擊至定州清風店敵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紿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皆假將軍名耳敵以爲然皆反戰亨彪合擊之大敗始知石將軍在也皆慟哭盡棄其羊馬輜重自紫荆關遁出當是時亨彪名震幕北矣既論功封亨武清伯尋進侯彪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

景泰元年閏正月命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　八月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關　始立團營以曹吉祥劉永誠節制諸軍此内臣總京營之始也

三年春正月普化可汗與也先仇殺石亨請率兵出宣府大同討寇復仇不許

天順元年春正月景帝不豫會當郊使石亨攝名命于榻前亨見帝委頓狀出與張軏張輗謀謂帝疾必不起不若迎復上皇陰約徐有貞結太監曹吉祥蔣冕内白皇太后外爲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爲東宮遂率其羣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城迎上皇復辟乃譖于謙於上殺之論奪門功又第一進封忠國公名彪大同以爲都督同知充遊擊將軍其家人石寧等數十人皆授指揮千百戶時吉祥已晉司禮監矣姪欽封貽武伯鐸鋐鏞皆都督此内臣子弟封爵之始也

三月以戶部侍郎陳汝言爲兵部尚書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謀奪門故亨薦用之及理部事益阿比表裏爲奸亨冒功陞賞不下四千餘人天下都司及邊吏爭趨之　夏四月石亨張輗請盡罷各邊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從之　逮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下獄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賢曰行事公廉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眞得其情由是富得致仕歸田里　削都御史王竑籍安置江夏石亨忌竑嗾言官論其犯闕也　五月石亨擅令守關軍放歸徐有貞李賢言于上命別遣兵戍之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曹吉祥在旁衞懼已盛怒欲罪之上不許及亨出兵歸

聞之怒訴御史言不實意賢有貞主使乃激吉祥曰今在内惟爾在外惟我賢等欲排陷其意可知矣初吉祥見亨冒濫恩賞頗不平恒訐其短至是聞亨言勢復合

六月彗孛見御史張鵬周斌交章劾石亨諸不法事疏未上給事中王鉉知之潛告亨亨與曹吉祥馳訴上謂鵬乃已僇宄監張永猶子今結御史爲永報仇上震怒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斌執彈章且誦且對言亨事且有驗上曰事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

獄問訊瀕死　逮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賢都御史耿九疇下錦衣獄初有貞得首輔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左李賢入閣力助之知無不言曹吉祥不能堪會御史張鵬等既詣獄給事中王鉉錦衣指揮門達乃上疏言九疇阿附有貞賢嗾御史排陷石亨吉祥復乘間頓首言臣等萬死一生迎復上皇內閣必欲殺臣伏地哭不起上從之乃逮有貞等置于理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家水深數尺餘翼日乃降有貞賢參政九疇右布政張鵬楊瑄等從末減戍邊衛既而上曰近日行事惟有貞一人李賢不可去命召還　以贊善岳正直文淵閣正以吏部尚書王翺薦名見文華殿特用之正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求得一人問爲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上曰官卑奈何亨軏因奏曰陛下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　秋七

月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石亨曹吉祥請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令內閣撰榜格岳正言于上曰爲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募購之理時吉祥在傍請甚力上徐曰正言是也已而亨等譖徐有貞怨望謫戍金齒　謫內閣贊善岳正爲廣東欽州同知初正入值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過重上頷之正退語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減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奸邪蒙敝狀亨見之怒遂指爲謗訕營內批有是謫兵部尚書陳汝言者故恨正復中以私事戍肅州衛　陳汝言阿曹吉祥意取還征雲貴兩廣降下　九月敕左順閽者令後非有宣名總兵官不得輒入先是石亨張軏怙寵干請無算一日率千戶盧旺彥

敬入侍文華殿上問爲誰亨曰此臣腹心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工部侍郎孫弘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請以爲尚書上曰且使侍郎再遷則尚書矣亨出曰一遷尚書何不可者乃再遷耶其驕恣如此上亦頗知亨然念其功間屏人語大學士李賢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乃可既又與賢語及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且內府門寧當奪耶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與上驚問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輩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爲社稷之心哉上大悟寖疎之　十月孛來近邊求食石亨請領兵巡邊襲之取寶璽以李賢言止不行　十一月逮兵部尚書陳汝言下錦衣獄籍其家給事中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私籍甚故逮之上命所司陳籍汝言物于大內廡

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朞得賂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初謙之死也皇太后不及知後爲上備言迎立外藩之誣上疑之每詰亨軏吉祥等皆對曰臣亦不知徐有貞向臣言耳由是上深惡之軏尋死

二年春正月三大營將石亨曹欽言太僕亟徵諸衛馬非便請隷兵部太僕卿程信執奏言太僕職專馬政高廟有旨馬數不令人知今隷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脫肘腋變生馬不備給孰任其咎兵部恩亦以爲言詔復其事歸太僕　夏四月復設督鎮巡撫官初石亨以文官提督軍務武臣不得逞請罷之邊徼騷然軍無紀律上謂李賢曰朕初復位時奉迎之人皆以此爲不便今乃知其謬也

三年春正月大同總兵石彪誣奏都御史李秉坐除名

八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彪之出鎮大同也禦寇

磨兒山斬犯禿王寨其衣甲旗幟大敗之三山墩以功封定遠伯名還其明年寇屯賀蘭山又使彪往彪與寇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埜馬澗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斬鬼力赤平章擒獲無算又名還進侯彪至京會北使入貢者見彪于朝羅拜稱石王其威望如此然性陰狡兇暴在大同素侮總兵官總兵官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稱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屢名還彪乃陰使大同千戸楊斌等五十人詣闕乞留爲

鎭守上知其詐下彪獄詞連亨上猶念亨功宥之惟罷其兵權令以本籍歸第

四年春正月彗星見日暈錦衣指揮逯杲上言石亨怨望與其從孫石俊謀不軌上以章示羣臣遂下錦衣獄初亨見上稍疎斥懷怨望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一日退朝歸私第語盧旺彥敬曰吾所居官皆爾等所欲爲者旺敬不知所謂對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曰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旺敬股慄莫敢對會瞽人童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鎭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矣逯請以盧旺守裏河及孛來寇延綏上命亨往禦之先又力勸亨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

亨不聽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而亨之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死獄中斬彪于市其黨童先等俱坐死先是上使工部爲亨營宅至三百餘間上登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上指宅顧問永謝不知瑾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孰敢上顧太監裴富曰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上名見摩其頂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婚姻取金鎖繫

兒項名曰鎖定侯益諷云

五年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昭武伯曹欽反殺恭順侯吳瑾都御史寇深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率兵討平之吉祥欽俱伏誅方石亨之敗也上命由亨冒功以進者許自首革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犒諸降丁金帛倚爲腹心諸降丁亦念已由吉祥冒功進一旦不測身且隨後相與爲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問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耶益

曰君家魏武益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由是陰畜異志未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曾役欽家常之外貿易欽慮其洩遣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出走錦衣指揮逯杲奏捕之欽又遣家人亮追獲福來箠楚瀕死廷臣疏劾欽上是之出彈文示欽曰速改過不悛罪無赦而下諭廷臣守法無有專縱似欽者先是石彪得罪上亦先諭羣臣欽以故大懼又逯杲伺欽甚急會是月孛來寇甘涼上使懷寧伯孫鏜統京軍往征之兵部尚書馬昂監其軍擇庚子昧爽出師于是欽與諸昆季其黨都督伯顏也先數十人謀曰縣官持我急不發我爲石彪續矣遂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開則擁殺鏜昂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爲內應謀定以其夕飲諸降丁酒厚贈之酒半夜可二鼓鏜與恭順侯瑾廣義伯琮方待漏朝房都指揮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亡走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鏜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罅聞上上止閉門縋入吉祥

鎖繫之欽不知也與弟鉉鐇鐸率番將伯顏也先至東長安門門閉欽知事泄即名死士馳至逯杲門杲方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爲上伺欽欽大恨都御史寇深亦善欽既乃與言官疏劾之欽亦以爲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斫深肩破其身爲兩時長安街中甲卒馳驟入朝者以爲征西軍也及訊知各悖散去大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馳索之户外之聲洶洶賢譪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斫賢肩傷耳刃跗

擊賢背少選欽持逯杲頭來叱刃者執賢手曰今日直爲此激變非得已也可爲我草疏進上亡何又執尚書王翺賢乃就翺所索紙爲草疏同翺投入長安左門隙門堅不啓欽火之守衛軍拆御河之岍磚以壘門欽往來嘯呼擬賢刃者數舍之馳去又索馬昂不得時已昧爽矣懷寧伯鏜謂其子軏若弘曰若號于道有獄賊反獲者得厚賞征西軍可集也已稍集至二千人甲兵具鏜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予金

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能殺賊者從我從者亦數百人鏜之東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門鏞接戰鏜軍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擊斬鏞欽中流矢創巨振策馳恭順侯瑾將五六騎出覘賊猝與遇力戰死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銓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自潰鏜執斬潰者以狗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銓鏜子軏遇欽于道奮斫中其膊軏亦死欽思率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盡閉大雨夜竄歸鏜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會昌侯孫繼宗兵又集鏖戰軍士奮呼而入欽迫投井死鐸見殺遂屠其家親黨同謀一時盡死捷聞上以是夕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于市且追磔欽鐸鏞銓伯顏也先馮益湯序伏誅餘並流嶺南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見欽勢盛絶不與通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欽敗姻黨株連三老獲免　八月進伯孫鏜爲懷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完者禿亮爲都督將士

陞賞有差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以擒賊詔示天下布寬卹開言路時李賢奏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予停罷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己必欲塞之以肆其非上曰此石亨曹吉祥實爲之今宜列之于詔使天下聞知

谷應泰曰石亨石彪驍勇善戰有隴西李氏之風使之卧虎北陲自當匹馬不南矣帝既北狩也先

再薄京師陵寢崩摧祭器灰燼胡騎憑陵目無中國于謙督軍九門亨彪轉戰甚力德勝安定彰義清風店倒馬關諸捷軍聲復振也先諸部慟哭出關既懼且悔乃擁還上皇以結好中國戰之力也既而龍歸興慶幕徙南庭亨彪窺伺君側逆知不起合謀曹寺取功奪門李賢有言陛下應天順人門何必奪當前星已隕震位久虛聖敬方躋乾符奪筭上天垂象益可見矣即在景帝憑扆羣臣憂懇或心歸沂邸或意屬襄藩然而襄王自外入內憲宗以子先父則上皇之必能復辟不待仰步乾象而後決也一旦挾萬乘之尊行僥倖之事乘晦勒兵登垣掖駕萬一謀臣不謹郕邸預知曹石之肉其足食乎邀天之幸私為己功吉祥蒙孤趙之勛亨彪受蕭曹之賞功以倖成福以濫敗當其請官卿貳建第長安武安侯之除吏竇都鄉之沁園曹石比時帝固已芒刺在背矣于時彪鎮大同亨

守延綏分控要害屢斬名王捷聞幕府帝輒名還帝既疑石石遂自疑妖言遽興同悲黃犬向使石氏無奪門之功亨彪豈少通侯之賞積勞汗馬以功名終石氏子孫雖至今存可也吉祥無尺寸微勞欽鐸鏞鉉蟬貂簪玉稍加抑裁輒生怨望犯闕稱兵反形尤著易著負乘詩歌相鼠身族誅滅固其宜爾嗟乎方其論吉祥之功曹欽身膺五等末幾論誅吉祥之功懷寧又進列侯高帝白馬之盟唐叔桐圭之賜稍稍凌遲衰微矣英宗間關險阻再御萬幾祭則寡人有同王振至天順五年始下詔悔恨曹石君子以為不勝其悔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録監生臣張桴

謄録監生臣姜也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至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汪直用事

憲宗成化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詗刺外事汪直者大藤峽猺獞也猺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爲昭德宮內使尋掌御馬監事年少黠譎上寵之先是妖人李子龍以左道惑衆內使鮑石鄭忠敬信之夤緣入內府時引至萬歲山觀望謀不軌錦衣官校發其事伏誅自是上銳意欲知外事乃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則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永樂中盡戮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始設東廠主刺奸至是名西廠以別東廠也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　二月籍沒福建都指揮楊曄家曄少師榮曾孫也居鄉逃罪入京師錦衣百戶韋瑛故無賴冒內官韋姓者從征延綏陞百戶至是詣汪直報之謂曄

家貲巨萬常殺人將招納亡命下海直喜發卒捕之詞連兵部主事楊仕偉中書舍人董璵俱下獄瀕死瞱竟斃復遣瑛籍其家　三月左都御史李賓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籍者多爲贋書誘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故賓奏之　夏四月汪直令韋瑛執左通政方賢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使劉福起復至京汪直並令韋瑛執繫之御史黃本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汪直令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爲民　五月罷西廠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悚怵大學士商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往者曹欽之反皆逯杲有以激之一旦禍興卒難消弭望陛下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汪直以

全其身誅韋瑛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内豎輒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不可一日缺直則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輒收捕諸近侍直輒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齧指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名懷恩數直罪責之謫韋瑛戍宣府　兵部尚書項忠削籍爲民初汪直掌西廠士大夫無與往還左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韋瑛遂深相結日往伺直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越爲介既見直相率諸卿貳叩頭出直大悅一日項忠途遇直既過覺之追及下輿謝忠不爲禮尋辱忠於朝復遣校卒直上堂辭色甚厲忠亦不爲禮而王越謀代忠又毀短之直以是啣忠日掇拾其事危甚忠具疏倡九卿劾奏直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旻署名旻曰本項公所撰當以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長也旻怒曰今日亦知六卿長乎即遣人報韋瑛直

愈怒思有以中忠會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忠逐綬綬從直營求書記頗工文詞直喜得授錦衣副千戶及西廠罷上有時密名直察外間事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綬於鎮撫司問刑直乃嗾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指揮黃賓事誣搆忠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瓘附直交論忠違法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獄成竟坐削籍壁亦降調壁故尚書夔子也　六月以御史戴縉王億言復西廠命汪直仍刺事縉言近年災變洊臻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覬進故頌直其自陳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商輅李賓難於施行也億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爲今日法且可爲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　大學士商輅尚書薛遠董芳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時越附汪直嗾御史馮瓘排諸大

臣輅既致仕遠等相繼自陳去　十一月以御史馮瓘爲大理寺丞戴縉爲尚寶司少卿縉尋擢僉都御史王億爲湖廣按察副使

十四年夏五月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士例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遼尋還京先是海西兀者都指揮散出哈上書言開原驗放管指揮索其珍珠豹皮命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會散出哈姪產察入貢指揮賄之察乃言其誣散出哈聞之怒謀聚衆入犯邊守臣乃譯番書招散出哈來廣寧而質之散出哈遂率所部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守開原恐散出哈至則事泄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進恐啓他日之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阻之散出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矢誓恨去而遼左諸衛故有執殺董山之怨既藉海西之勢遂留散出哈相煽結合兵入邊勢漸熾汪直惑於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欲遣之懷恩以直年少喜功同單昌至南閣集

尚書余子俊侍郎馬文升議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又屠其家今若何可以消弭或言酬以大官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既傳旨命馬文升詹升往直令王英與俱文升謝之直深以爲恨文升疾馳至撫順縱貢使重陽歸諭其衆使知朝廷德意尋召其部長聽宣璽書慰勞備至已而海西復縱兵寇掠文升擊敗之旋撫定事聞直言既受撫何又入寇終信王英言請自往諸部聞直聲勢久無一人出聽撫者直至開原文升在撫順直不與之接於是文升所招兀者野人堵里吉三百餘人皆怒欲歸条將周俊恐敗事謂直曰不可不請馬侍郎來直乃遣人邀文升文升馳至直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屬即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直揣知事不易聽文升言犒之遂與文升俱歸遼陽會聞于上　秋七月江西人楊福僞稱汪直伏罪福嘗爲崇府內使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

所識者謂其貌酷似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即僞爲校尉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四明有司及市舶官皆屏息奉命威福大張既至福州爲鎮守太監盧勝所覺執問如律

十五年夏六月命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事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初陳鉞巡撫遼東行事乖方文升更置之約束不得動汪直至遼東鉞戎服伏道左除道飾廚供帳鮮麗文升獨與直抗禮頤指左右左右多譽鉞毀文升鉞又乘閒譖之會給事中張良劾鉞激變屬部逮至京鉞賂直言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屢寇邊直遂奏文升妄啓邊釁擅禁農器仍遣直同聰往訊直繆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竟如直言然文升所禁鐵器非農器也　秋七月命汪直行邊　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海西以撫寧侯朱永爲總兵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之直既至遼東有頭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直誣

以窺伺掩殺之出塞掩不備焚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論功加汪直歲祿監督十二團營朱永進保國公陳鉞戶部尚書已而海西諸部以復仇爲辭深入雲陽青河等堡殺掠男婦皆支解以狥邊將斂兵不出鉞隱匿不以聞以太僕少卿王宗彝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宗彝故大學士文子也以郎中督餉遼東阿汪直得驟進

十六年春正月給事中孫慱上言東西廠緝事旗校多舉細故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

傷國體非治世事疏入切責　三月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敵於威寧破之越封威寧伯　夏四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上疏劾太監汪直總兵侯謙巡撫陳鉞前失機隱匿罪於是都給事中吴原御史許進等亦以鉞爲言比之黃潛善賈似道詔罰鉞俸鉞因怨王越掌院事縱珍而汪直適巡邊還京鉞郊迎五十里訴珍承越意旨見劾直怒越亦來迓不見越巡撫遼東王宗彝遂阿直意誣珍妄奏械珍至京下錦衣衛獄戍遼東　秋七月汪直議征安南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直因獻取安南之策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失叛逆之形未著一旦以兵加之恐貽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十七年秋八月亦思馬因寇大同以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太監汪直監其軍　冬十月巡撫宣

府都御史秦紘密疏汪直縱旗校擾民上釋之紘既抵宣府直亦以事至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紘獨與抗直亦不爲較紘乃密疏論直後直還上問各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直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置

十八年春三月復罷西廠先是有盜越皇城入西內東廠校尉緝獲太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賚直聞怒曰銘吾所用乃背吾獨擅功恐有以傾之銘懼潛以直構

禍事達於上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結昭德宮頗攬權惡直浸淫上亦漸踈之於是科道交章奏西廠苛察非國體萬安亦謂宜罷劉珝不可上竟罷西廠中外欣然珝有慚色　秋八月謫威寧伯王越守延綏都督許寧代時萬安恐汪直爲越所誘求復用故有是謫

十九年夏六月謫汪直南京御馬監直與總兵許寧不協巡撫郭鏜以聞故有是命方直之貴盛也車蓋所至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率皆預治具夙戒以待使僕從皆醉飽直然後悅至是被謫過州縣有司皆避之直困頓仰卧公館孤燈熒然有知州裴泰者向供具甚肅且備適迎謁上官遇直直喜求食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未可測旦日發得馬夫足矣泰拱手而立

秋八月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曰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爲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爲寒心乞

陛下明正典刑以爲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錦衣指揮使吳綬革職爲民起前兵部尚書項忠復其官名還馬文升以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詼諧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斥中外莫不快之尋尚銘亦有罪黜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韋瑛譎萬全衛計要功起用自撰妖言誣巫人劉忠興十餘人不軌會鞫得白瑛伏誅

谷應泰曰有明百餘載海內乂安朝野蒙業太阿

潜移刑人執柄中宮之禍屢作至憲宗命汪直設西廠喟然廢書嘆曰嗟乎法之凉也國制亂矣夫千尋之木必有壞枝徑尺之壁必有微瑕故黈纊塞聰垂旒蔽明山澤納污國君含垢媿張武之金錢隱河東之酒過所以匿疵呈瑜鼓羣力也國武好言人過君子知其見殺隋文苛細繩下識者陋其貽謀乃欲刺事暮夜詗人牀笫方言巷語競入宸聰瓜蔓枝連立成大獄不知竹筩鈎距賢吏薄之謂其行衰俗惡況以萬乘之尊行攻訐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權近寺招致奸民顯行繫械其始也李膺破柱將閭呼天因而權歸北寺獄奏黄門禍發清流慘同白馬繼也薑桂皆鋤脂韋成習呈身宫掖屈膝私人中官勢成而主上孤立矣憲宗躬法桓靈養奸甫節卿貳大臣直皆收問局司近侍直得更張檻車逮治南署空曹緹騎行邊北門不守明世中人多竊寵靈亦未有顯挈利器

授人斷割如憲宗者昔高皇帝罷錦衣衛獄焚其械具垂示子孫刑人於市以明大公勿幽置禁闥委命奄豎也西廠繼罷弊不復革瑾讀直書媿傾善類至懷宗手平内亂晚年東廠羅捕無遺商鞅治秦道無偶語元濟竊蔡火不夜燃斯亦酷吏哀痛之風衰國亂亡之漸也彼汪直以大藤猺賊幼畜禁中不思日磾寶瑟之忠妄有禄山赤心之詐酷好用兵輒開邊釁海西一獄幾激降人而垂羽北陲邀功南服不知南海明珠寂寥久矣馬文升撫順推功劉大夏安南焚籍大臣之委蛇人國固如是也阿丑詼諧悟主談笑除奸覃懷乃心王室倚毗正人夫亦寺人女子之流淳于優孟之智也與談言微中說人主者又何可不察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鄖陽盜

憲宗成化元年夏四月荊襄盜劉千斤反荊襄之上游為鄖陽鄖古麇國春秋時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賊作亂終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漢中守臣以聞且言不即誅恐有後患上曰小民為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至諭數人戍餘陽聽撫而大奸皆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揚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千斤遂倡亂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為劉千斤正統中潛往襄陽房縣與僧尹天峯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尚糾合馮子龍數百人四散剽掠通令男聰約子龍舉事乃於大石廠立黃旗聚衆據海溪寺稱王偽號漢建元德勝偽署將軍元帥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為羽翼衆至數萬刼襄鄧境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懸榜曉諭而未受分討之命賊狃為故常不肯散恕聞於朝曰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威　五月命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林貴監軍合湖廣總兵李震討劉千斤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擣其巢二年春二月擢鎮守荊襄王信為都指揮同知劉千斤之亂荊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人突至圍攻之援絕信多張旗舉火日夜不息歷四旬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

火礮賊以為援兵也驚潰信追擊大利　三月提督荊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言賊首劉千斤在襄陽房縣豆沙河諸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並進尅期會勦上報曰兵不可遥制悉如卿所議行　五月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荊襄賊平之先是圭至南陽與撫寧伯朱永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永適有疾留鎮圭與唐慎李震湖廣巡撫

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安遠進兵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揮劉清等亦自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勢逼千斤走壽陽欲出陝西苗龍走大市欲出安遠即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軼千斤退保大市與龍合都指揮田廣進至鴈坪擊賊敗之追及於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賊陣斬其子劉聰偽都司苗虎一百餘人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淖圭身先士卒至格兠賊憑險為拒時諸路兵會已

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聞圭來倍奮勇圭乃命劉清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圭與震儉攻其右王信擊其左鮑政衝其中賊數萬餘迎戰顧其營火遂驚走蹂躪死者無筭擊斬萬人生擒劉千斤獻俘京師與苗龍等四十人皆磔於市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惟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深入岩險會永病愈更帥兵搜餘賊　六月石和尚集衆千餘焚刼四川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命分兵討之　冬十月提督湖

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時石和尚劉長子聚衆巫山圭遣叅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隨賊向往勦之賊計窮食盡乞降圭遣指揮張英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餉之俾居近營既而并誘執劉千斤妻連氏及其偽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人事聞上命搜捕餘黨賊平諸將忌張英功譖於朱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搒殺之遂班師

十一月磔石和尚劉長子於市叙平荊襄功進撫寧

伯朱永為侯李震興寧伯白圭進太子少保

四年春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流民

六年冬十月荆襄賊李鬍子聚衆反先是賊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會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鬍子新鄭人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彪走免糾合餘黨小王洪石歪膊往來南漳内鄉渭南間復倡流民為亂偽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累

捕不獲荆襄南陽為之騷然　十一月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討李鬍子

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項忠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等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忠曰流民逃聚山谷陷盜中不能自脫耳乃駐兵分布險要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携老弱來歸王彪引數十人覘軍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書白圭言賊黨困饑寒出於迫脅宜敕項忠相度機勢計撫綏長策不必調永順保靖土兵以滋騷動忠奏曰賊據險在萬山中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臣奉詔旨開諭生路流民携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絶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懷疑懼且王彪雖授首而渠魁李鬍子尚伏竄設復再聚重調為難上報曰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者用心設法撫安之　十一月荆襄南陽流賊平進總督軍務項忠右都御史敕留撫治忠之用兵荆豫也遣人持榜入

山招諭負險不服即縱兵勦不赦李鬍子勢孤潛伏山寨忠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遇鬍子於竹山縣盡死拒敵為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衆五百屯於鈞州龍潭亦破擒之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家業延子孫未嘗為惡者兵入盡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貴者又多道死棄屍江滸議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既樹平荆襄碑或亦呼為墮淚以嘲忠云　十二月都御史

項忠獻荊襄俘李鬍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八年夏四月給事中梁璟疏劾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寛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縱殺要功上曰荊襄流民為患中外皆以為慮今及蕩平即議其後非所以激勸天下也兵部尚書白圭又言忠所上荊陽功次文册與震前後不同請勘上亦不聽　五月都御史項忠乞致仕慰留之召還院先是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荊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列因乞骸骨上温旨答之

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撫定流民自成化初年陝西至荊襄唐鄧之間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鬍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寛徭役使安生業則流民皆齊民矣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傑往蒞其事　秋七月北城兵馬吏目文會疏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匿聚為非正統中民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劉千斤石和尚李鬍子相繼作

亂大臣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能保無後日之患謹條上三事曰荊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所附籍者領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願回籍者聽曰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良有司為之撫綏軍衛官為之守禦則流民自安曰荊襄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之處加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

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趨於善矣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傑採其言用之九月都御史原傑奏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刼帑藏執縣官民庶騷動誠宜思患預防令請於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令二司巡守官選壯丁脩器械馬匹委任二官督之緝捕盜賊又信陽軍民雜處奸盜尤衆請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請遷置縣馬頭山詔悉如所言行之　十一月開設湖廣鄖陽府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時都御史原傑徧置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至則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諸父老皆忻然願附版籍為良民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

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開墾為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之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津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為商南山陽二縣而以商縣為商州使流寓土著者參錯以居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行都司衛於鄖陽以保障控禦之經畫既定乃上其事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鄰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己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上遂擢道宏為大理少卿代傑撫治馳璽書賜傑召還以為南京兵部尚書傑勞苦成疾南還竟卒於驛舍荆襄之民聞之無不流泣者尋以撫治鄖陽大理少卿吳道宏為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著為令

谷應泰曰鄖陽斗絶西北錯處陝蜀南下則光信南陽豫州之域漢北楚山又皆蜿蜒亘屬下抵鳳

陽廬霍地偏千里壤接數省河流四達複嶺萬里麋羅之故國鬻熊之邉陲也終元之世嘯聚不散高皇剗平竟虚其地禁民勿入夫亦周終徙洛漢不復豐惡其淵藪遂作丘墟然而鄖處萬山林莽叢容地既紆迴利堪樵給流民生長莫隷版圖家占土田不知租稅此亦桃源之於武陵五丁之於蜀道矣流聚既多遂生雄長天水泥丸之志尉佗坐大之形劉通以膂力號劉千斤石龍以妖識號石和尚憲宗之世僭號改元唐鄧荆襄騷然不靖白圭以大司馬出督五道俱進敗之南漳懸軍深入焚其中營千斤獻俘闕下而臨陣斬獲者萬有餘人蹂亂走死者不可勝筭兵威懲創於斯烈矣既而劉長子又以餘黨復聚巫山圭發師掩捕連營入討食盡援窮誘殺渠帥獲縛者復六百餘人而上猶命縱兵誅勦必無噍類示不臣之炯鑒明

天威之莫犯也既而李鬍子又以餘黨搆亂荆襄

項忠主勦尤力徧召土兵進營竹房陳俘二千編戍滿萬乃史稱其草薙良民枕籍山谷戍多道死尸棄江干項羽盡屠外黄晉尸遂築京觀不是過也然而流民入山就食雲集如前大臣悔禍始議更張洪謨著流民之說文會有三事之陳原傑乃披榛履險宣布慰問於是山東之民扶杖聽詔河北之老流涕觀軍入籍者十一萬三千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户各占曠土並輸賦役劃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鄖陽巍然重鎮矣鄭國成渠秦漑萬頃受降河外唐築三城國實慢藏利器誨盜非惟棄險實啓戎心故一介之吏賢於十萬之師耰鉏之民勝於組練之甲然後知飲至凱旋稱俘獻廟當時虔劉我赤子抑又何多也原傑崎嶇布置竟以勞卒萊公雷竹叔子峴碑視死人如刈以為已功者吾又以傑為百世如生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藤峽盜

憲宗成化元年春正月兩廣蠻寇亂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蠻將軍都督僉事和勇為游擊將軍擢浙江左叅政韓雍右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率兵討之太監盧康陳宣為監軍戶部尚書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矗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逵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硆岈巀嶪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蓋有孤藤渡峽磵如徒杠也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也諸蠻以此為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

如仙人關九層崖其極險阸者峽以南有牛腸大岵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力山力山之險倍藤峽焉又南則為府江週遭葢六百里其中多冥巖奥谷層磴絶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産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獞人善傅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猺亦憚之景泰中猺渠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朝廷方北患瓦剌未遑也天順中益縱恣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燬兩廣守臣皆待罪至是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為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為功譬之驕子愈恤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浙江左叅政韓雍有文武才以討賊屬之可抒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勇畧可任故有是命閫外之事一以屬雍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以軍法論

朕不中制也　夏六月韓雍至南京會諸將議進兵方畧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由庾嶺入廣東而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雍曰不然賊已流刼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煽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地南可以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心腹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煩于

逐乎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燬所謂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秋七月韓雍大軍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軍中股栗九月大軍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西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

七千三百餘級冬十一月大軍至潯州雍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崗密箐三時瘴癘某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且賊聞大兵至為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戰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峽山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悉防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賊聞震恐喪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參將孫琪高瑞等帥六萬八

千人為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全楊嶼張剛王岯等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由桂林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參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防其奔軼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韓雍督諸將四面並進攻之别遣兵斷諸山口賊

聞兵來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横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捍峽南排柵堅寨滾木礧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登山仰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覘其怠急擊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壓二笆等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雍命縱火焚烈烟焰蔽天日晝晦賊大潰散盡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廈諸舍老鼠塞嶺竹踏梁腦紫荆林峒沙田右營牛腸大岵大塞等寨賊屋廬藏積皆赭日暮雍命就營賊巢中衆栗栗視雍恬然整暇咸恃以安賊既潰入横石諸崖雍飭兵窮追伐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樓等山絶崖懸壁勢控霄漢林菁叢惡非人所處樹柵據之用千觔礧石大木轉而下聲若雷巖谷皆應弩矢雨注雍誘使大發而令人間道潛陟其巔覘賊發竭舉砲為應自卯至未賊發竭砲舉大駭雍督將士緣木扳蘿而升援引蟻附漫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等亦自林峒來援與大兵合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禁禦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度故曰大藤峽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先是大軍由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自為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疑雍何乃殺良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剟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有新會丞陶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公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慴悚如小吏一日顧峒賊最强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謾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鋭甚又搤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安得

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曰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矣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曰何少曰魯猶以為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任若自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叩首乞為良民得毋死幸甚魯成子也雍又奏調達官軍千餘專命偏將領之猺獞出入山林利用標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克賊畏之既平雍乃上言諸猺之性憚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蠻戎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沖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別類獞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為之渠帥統之亦可羈縻獷悍藉以保障地方奏上上皆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初出軍時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而輔但用命戰故所向有功

世宗嘉靖六年夏五月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先是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傑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

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榷稅然不得為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愜即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大為寇至是守仁至兩廣定田州盧蘇王受降而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寨賊倡亂狀守仁上疏請討從之

七年春二月王守仁以湖廣兵至南寧而盧蘇王受初降亦願立功自贖守仁乃集諸守臣將帥議命湖廣僉事汪溱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湖廣土兵襲勦斷藤峽賊仍督分永順兵進勦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各至信地先是峽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復聞以蘇受降罷兵又守仁駐南寧故為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為備湖廣兵皆偃旗卧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面夾攻之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砦官軍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 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軍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軍自後急擊俘獲甚衆賊潰散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磐石大黃石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則大懼方據險設伏待之官軍驟進奮勇夾擊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大潰奔諸路者多為防截參將沈希儀等所擒于是斷藤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衆進勦八寨猺賊各兵乘夜啣枚襲之昧爽抵賊巢遂破石門天險賊始驚覺且戰且走日午賊結聚二千餘人來拒官軍奮擊之賊既失險氣奪不能支遂大潰奔入重險官軍夜募死士掩其不備襲古蓬寨破之連克固安古鉢都者峒諸寨于是八寨之賊亦盡前後

擒斬三千餘人兩江底定守仁乃班師疏薦林富為都御史巡撫其地論功褒賞有差

十五年夏六月斷藤峽盜攻殺戍卒先是王守仁既歸卒于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目侯勝海者居弩灘為亂指揮潘翰臣聽土目黃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也勝海弟公丁集衆譟城下殺人僉事鄔閱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叅將沈希儀沮之曰滑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閱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歛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旦不聽六月堡成閱令黃貴韋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擇取勝海田廬不禁諸猺大憤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衆二千人夜寇堡殺戍卒二百餘人貴香走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閱與繼武以啟釁罷去亡何旦亦去侍郎蔡

經代之

十七年春正月蔡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賊為備久矣勦之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潯人苦之

冬侯公丁伏誅先是副使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堯臣亦贊之蔡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劾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效力自贖萬達陽庇公丁謂讎家誣之耳乃捕係訐訟公丁者數人責其啟釁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陽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為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叅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紿公丁曰潯人久以爾為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訴寇堡事由

他猺庶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冤狀汝成曰聞仇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歐公丁一市皆譁遂逮入係獄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猺須鞫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冤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猺競言事果由公丁聽論之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

十八年春三月兵部侍郎蔡經平斷藤峽諸盜先是田

汝成既誅公丁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國章屬焉副使蕭晼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荆諸處賊藪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少出兵墮損軍威諸猺恣肆久不大創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如萬達議萬達又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勦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經然之乃以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婆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木昂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綠水冲諸巢孫文繡由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

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渌上峒戚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窘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千餘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殲焉至是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饟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運山萬達移兵攻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于諸險隘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

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土兵盧蘇受賊賂斂兵縱之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時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勿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盡平萬達汝成獻議于督府凡七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以控上遊清狼田以正疆界改州治以建屯所處欵兵以慎邊防榷商稅以資公費蔡經多採納疏行之捷聞諸將帥守臣皆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大藤當粵西潯州地其水則潯水府江環五百里其山則夾江峻嶺峆岈峭削盤矗捫天高瞰數百里下乃臨不測入邃谷矣其徑則引一綫歷千盤非手援足躡不得施步而上也其中則前庭後戶左陣右屯一夫荷戟千夫辟易也其前則牛腸大岵臨江壁立敵不敢仰闞而攻也其後則仙人九層岩峒星列道里不可裹糧而窮也其產則客箐叢篁毒瘴惡霧非人所處也其器則長矢勁弩淬毒傳藥人且應弦輒斃也披圖攷俗綜其大畧而大藤之勢蓋不特蜀有鳥道蠶叢華有天門箭栝已爲之開立郡縣而流官土官交錯難治建置學校而猺獞獷悍淫殺性成通魚鹽以誘之則見利犬狺建營堡以備之而失勢獸駭辟之癭瓠腫樗輸匠不能斲蘧篨戚施官司不能材神皋之甌脫上天之驕子也然而俗編亦縣未可不臣地屬神州終難度外而嚴尤論狄古無上策賈讓治河僅行中計大軍不可久駐孤軍不敢追險合圍防其軼出屯守更苦劫掠癬疥之疾能廢七尺之軀涓滴之流可盡江河之水王竑所以決戰韓雍所以肆伐也先渡潯水決其樊籬縱火大藤空其巢穴賊乃悉衆憑險斂兵拒戰而王師援木攀蘿楚歌四合猨牽蟻附漢幟先登磨石横崖之谷題銘九層之樓鋸藤絕絙奪其世險至于支離

身首剺剔肝腸金鼓陳兵旌旗秉纛蓋以天兵不易至重險不易得扼吭拊背急擊勿失宣暢皇靈顯彰天威取威定亂在是役也然猶武備中弛芭孽復盛二十年而有新建之師又十年而有蔡經之捷賊勢稍殊兵形亦異類皆窮追深入耀甲横戈蓋孔明巴蜀率用嚴刑張詠益州輒行捕斬亂國重典有自來矣然而興利除弊勿擾其俗仁漸義摩久革其故蠻戎猶有人性長吏者又何可以馬上治之也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姜也魯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興復哈密

憲宗成化九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王入哈密掠王母併金印去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帝置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即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己校尉以斷單于右臂則今之哈密云晉為涼州牧張實所據歷後魏西域復通隋煬帝因裴矩進圖記躬度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唐隸隴右道安氏之亂盡沒吐番地無水而常寒多雪雪銷乃得水元封其裔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居之明初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峪關以西置不問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貢馬詔封為忠順王即其地置哈密衛關以西衛七曰哈密安定阿瑞赤斤蒙古曲先罕東罕東左而哈密最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數百里抵瓦

剌以天山為界授其目馬哈麻火只目等指揮分居苦峪城賜金印詔命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譯上亦漢武遺意也洪熙元年哈密貢硫黃上曰哈密既有硫黄猝遇戰鬬須有備敕邉吏知之正統四年瓦剌强數侵哈密哈密懼稍持兩端璽書諭毋背德終不悛至拘留漢人轉鬻使至多暴横邉吏請責詔曲貸之而忠順王再傳為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弑無子王母弩温荅失力署國事為乜加思蘭所破成化二年兵部奏王母以乜加思蘭侵掠避居赤斤苦峪今冦退宜敕復還哈密乃以把塔木兒為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本畏兀族故忠義王外孫也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而土魯番時强盛控弦可五萬其速檀阿力尤雄黠至是挾哈密赤斤諸夷王母不從遂見掠及劫金印去罕慎竄苦峪城衆或歸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肅撫臣婁良以聞兵部尚書白圭言哈密為我西藩土魯番無故凌奪不救則赤斤諸衛盡為蠶食嘉峪外皆强敵而禍中甘

肅請集廷議恢復因舉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經畧之比至哈密衆已潰散文等不敢深入止調集罕東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乗虛擣二衛宜還兵自為守遂引還阿力始輕中國益侵内屬諸衛矣

十二年秋八月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郎來貢且致書鎮廵餙罪稱王母已死朝使至即歸金印城池然特漫語無還意其冬更鑄哈密衛印賜罕慎于苦峪立衛居之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十四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死子阿黒麻立甘肅撫臣王濬請乗間納罕慎

二十年冬十一月罕慎入哈密嗣忠順王罕慎貪殘國人觖望西域諸貢使苦要索亦有違言

孝宗弘治元年冬十二月土魯番阿黒麻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時有奸回誘阿黒麻攻哈密阿黒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陽好語罕慎聨

姻至哈密城下頂經盟誘殺之亦未敢頌言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且乞大通事往和番兵部尚書馬文升議阿黒麻與哈密各有分地安得相併以北敵之強我屢卻欵何小醜輙與我搆且憫然王也姑許如例入貢請赦阿黒麻還王母及金印歸我哈密璽書下阿黒麻怒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帥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況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番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

勢還城印以欵之再圖後舉阿黒麻以為然

四年秋九月遣哈密衛目寫亦虎仙齎敕諭阿黒麻時王母已死阿黒麻亦悔禍上金印及所據城詔褒予金幣以寫亦虎仙為都督僉事

五年春二月封哈密陝巴為忠順王遣使護歸之馬文升謂我俗重種類且服元久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合剌灰三種而北山又有小列秃也克力相侵逼必得元裔鎮之可懾諸番乃行求忠順近屬得曲先安定王姪陝巴奏令甘肅守再詢諸番族立陝巴可否狀番族合詞稱陝巴可立為王主國事乃遣使立之輔以奄克孛剌阿木郎未幾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木郎更引哈剌灰掠土魯番牛馬阿黒麻怒復搆兵

六年冬十月土魯番復入哈密執陝巴支解阿木郎掠金印去事聞大學士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敢辭勞但西域賈胡嗜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為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

濬復言文升乃請行諸大臣言北冦方強文升不當往甘涼委四方邊事乃敕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往經理之會阿黒麻前遣部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脩貢至京事下廷議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乜克力諸部怨土魯番剌骨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互市為利我聲阿黒麻罪謝勿與通令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而廷議皆欲命海以檄往如土魯番歸陝巴聽予貢否則留前使勿遣而絶其後使上從之海等至甘

州遣哈密人齎璽書往責阿黑麻歸陝巴不報乃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奏請戍廣西

七年春三月下張海侯謙于獄張海等不候命遽歸上言西域遠方勢難興師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上怒其無功下海謙獄黜之馬文升乃請安置寫亦滿等四十餘人于閩廣示懲創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命西域諸賈胡歸怨阿黑麻以攜其黨從之乃閉嘉峪關絶西域貢時西域諸胡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

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賞宴亦薄天朝棄絶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阿黑麻遂復入據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郡諜言土魯番用雲梯攻肅州且躙甘州文升曰是虛聲恫喝我耳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絶水草貢使往返馱水行我第整師旅謹斥堠俟彼至肅州出奇縱擊以逸待勞可匹馬不返也

八年春正月阿黑麻西去留其將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守哈密牙蘭機警驍勇絶人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脅從者皆慴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教以撓中國之術馬文升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召肅州指揮楊翥至計事撫其背曰爾諳番情悉西域道里今欲擒斬牙蘭策安出翥言罕東有間道可進兵不旬日達哈密文升曰如若言以罕東兵三千為鋒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若何

翥稱善而甘肅巡撫都御史許進亦以方畧聞且曰不斬牙蘭則天威不振土魯番終不知懼文升乃以前策屬之遣副總兵彭清統銳卒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冬十一月許進及總兵劉寧抵肅州駐師嘉峪關外遲罕東兵不至乃偕彭清循大路行以水草乏絶不得馳牙蘭詗知乘千里馬宵遁惟餘番人八百登臺自保師入哈密得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斬級六十拔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還我士馬

之糧多物故文升徒取空城竟失牙蘭然西域亦自是頗憚中國上念邉吏冒險出塞進等及太監陸闇皆以功陞秩

九年三月阿黑麻自將撒他兒等復襲哈密據之先是王師入哈密牙蘭遁歸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赤斤蒙古所邀殺殆盡至是乃自率兵下之令撒他兒奄克孛剌居守撒他兒不敢守哈密就剌木城駐軍奄克

孛剌密結瓦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還守哈密阿黑麻遣兵圍之哈密人舉火小列禿來援退走

十年冬十月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又自許進撫甘肅小列禿及乜克力等部中國撓之窘甚令其兄馬黒上書願悔過還陝巴及金印易前四十餘使予貢如故馬文升恐挾詐請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始取寫亦滿速等于闐廣　十一月起前左都御史王越總制甘涼等處邉務經畧哈密

十一年秋八月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先是都御史王越出河西而陝巴至甘州越乃令三種都督回回則寫亦虎仙畏兀兒則奄克孛剌哈剌灰則拜迭力迷失共佐陝巴奄克孛剌以罕慎弟與陝巴不協乃妻陝巴以罕慎女結好遂賜陝巴蟒玉大帽為忠順王而釋寫亦滿速等西歸會越卒哈密三種人久厭兵初以國亂入居甘肅境上射獵為生不願歸哈密文升請留家之半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正月遣兵護忠順王陝巴還哈密以都督寫亦虎仙奄克孛剌拜迭力迷失三種輔之主國事土魯番諸部許復入京朝貢勞賜良厚已而陝巴嗜酒掊尅諸部阿孛剌等咸貳

十七年春三月阿孛剌陰搆阿黑麻迎其次子真帖木兒來王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邉吏遣指揮董傑及奄克孛剌往諭部衆迎陝巴還阿孛剌不從傑等遂擒殺阿孛剌幷其黨六人餘怖服乃別令都指揮朱瑄勒兵

送陝巴復王而以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時年十三其母亦罕慎女也會阿黒麻死諸子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還願依奄克孛剌曰吾外祖也守臣恐與陝巴嫌乃携還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尋定國亂自立武宗正德元年秋九月忠順王陝巴死子拜牙郎嗣位淫虐不親政事

八年春二月真帖木兒還土魯番先是滿速兒稱速檀朝貢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質所愛不予尋逸出城

追獲之七年冬始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西還至哈密奄克孛剌欲止之寫亦虎仙滿剌哈三不可護至土魯番以國情輸滿速兒潛誘拜牙郎叛中國拜牙郎淫暴心怵屬部謀害欲掩奄克孛剌往不從奄克孛剌奔肅州八月拜牙郎棄城叛歸土魯番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取金印守哈密又令火者馬黒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部乃譯書言拜牙郎棄國從番乞命將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守城勤勞命撫戎官賜之金幣撫戎官入哈密滿速兒亦率衆至分據剌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南大饑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黒河可引灌城于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日夜聚謀侵甘肅矣

九年秋八月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統延寧固原諸鎮兵經畧土魯番滿速兒既據哈密遺責鎮巡索金幣萬贖哈密城印總制都御史鄧璋以聞故有是命敕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赤斤等衛如

遇土番内侵并力捍禦

十年春正月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冦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彭澤抵甘州復遺澤書索金幣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番戎可以利啗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遣通事火信同寫亦虎仙入土魯番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增幣歸金印土地澤不俟報遽上言速檀滿速兒畏威悔禍已還哈密侵地及金印四月遂召澤還京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言澤處置失宜講和辱國兵部尚書陸

完寢其奏滿速兒諜知兵罷益驕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結瓦剌寇我河西且遣人索所許增幣歸印

十一年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初彭澤既召還趙鑑亦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代鑑巡撫甘肅滿速兒以金印來歸兵備副使陳九疇語昆曰彭總督遇事多模稜何面目立天地間昆不能違以雜幣二百貽之令送拜牙郎還國質留來使虎都六撒者兒麋其意滿速兒聞留二使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而身引萬騎直犯肅州總兵史鏞欲自甘州來援九疇以乏食止之肅州急乃以游擊芮寧出禦土魯番鋒銳甚芮寧陣沒亾七百騎兵廹城下哈密降回居肅州城頗為內應九疇廉得其情收繫諸回及都督失拜烟答等凡衷甲者捶殺之嬰城守調屬部兵劫其老營而潛遣使誘瓦剌擣巢穴破其三城滿速兒狼狽走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剌尾擊敗之瓜州土魯番乃引去九疇遂發寫亦虎仙傾陷哈密狀滿速兒復請和巡撫李昆以聞時方命彭澤及中使張永視師疏至罷遣而滿速兒實無意和又不歸拜牙郎九疇謂土魯番不臣宜絕其使勿通與昆異議兵部尚書王瓊修郄澤雅右昆且忌九疇功日媒孽河西事

十二年夏六月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在京覘知王瓊與彭澤郄突入長安左門訟寃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瓊因發澤欺罔辱國及陳九疇輕率激變罪逮昆九疇至請廷鞫戶部尚書石玠曰大夫出使于外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王瓊曰納幣冠廷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衆不能奪澤幾不免大學士楊廷和善澤得與九疇並削籍昆謫浙江副使已刑部會訊并脫寫亦虎仙死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以秘術干進得賜國姓隨上南征

十六年夏四月帝崩世宗踐阼六月逮兵部尚書王瓊下獄謫戍榆林言官劾其忌功陷彭澤陳九疇也遂起彭澤兵部尚書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寫亦虎仙論

斬死獄中

世宗嘉靖元年秋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以二萬騎入甘州都御史陳九疇率衆先登力戰解甘州圍滿速兒走肅州九疇乘夜倍道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其驍將火者他只丁衆譁滿速兒中流矢死遂以聞時上以河西危急方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濟師至蘭州聞捷用九疇議遷其使閉關絶貢而滿速兒故無恙也滿速兒歸路過亦不剌兵復邀擊之大創去

四年春二月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率衆入沙州侵及肅州

五年春三月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先是起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請羈縻土魯番還城印未幾召入閣以憲代憲盡出平涼羈留貢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伏罪歸我哈密

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初哈密二種避讐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諸處陳九疇議移肅州北境棄地以杜後患大學士楊一清以各部一旦外徙不北合瓦剌必西連察台徙足召釁議遂寢尋王憲為提督復遣使往諭之土魯番亦未肯服而楊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去職張璁桂蕚等用事方讐廷和知王瓊故怨之言哈密不靖由彭澤澤以廷和曲庇惟急用瓊西鄙乃可寧也至是遂以瓊代憲總督瓊被用即上書論澤九疇事言滿速兒實不死按驗九疇誣罔璁蕚擬坐斬并罪廷和刑部尚書

胡世寧力爭九疇雖上首功失寔然其人忠勇再保河西有功為土魯番所忌得不死戍邊澤金獻民歸里廷和得免　十二月牙木蘭率衆來歸牙木蘭者本曲先人幼為土魯番所掠黠而善兵滿速兒倚之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且數盜邊至是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且率帖木哥土巴攻肅州以遲回欲殺之牙木蘭懼率罽帳二千老稚萬人奔肅州降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未報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為辭糾瓦

剌冦肅州副使趙載遊擊彭濬等拒却之

八年春二月置哈密諸部于肅州滿速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子因齎譯書言願歸哈密城及原掠人口求牙木蘭王瓊上言哈密既歸乞令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木守之其所歸各番貢使千餘人宜散置沙州土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人置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落置肅州東郭赤斤都督瑣南東置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置甘州南山且欲縛牙木蘭予之下兵部議廷臣頗言哈密難守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離西北之交以屏藩內郡或難其守遂欲棄之將甘肅難守亦棄不守乎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遺民力能自立借虛名以享實利今嗣王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惟於諸戎中求雄傑能守城印戢部落者因而立之毋規規忠順後可也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先朝不惜棄大寧交阯何有於哈密哈密非大寧交阯比也忠順自罕順以來狎比土魯番且邀索我矣國初封元孽和寧順寧安定俱為王安定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存亾不可知一切不問而議者獨言哈密何也臣愚謂宜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中國便又言牙木蘭本屬部歸正非叛者不宜遣還啓悉怛謀之事可鑒也張璁等不聽力主王瓊議安置諸戎于肅州境內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

九年冬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使貢方物復索牙木蘭不予滿速兒欲伺奶翁歸即率諸戎冦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死瓦剌又攻其北鄙我稍息肩來降人言土魯番欲以哈密城與失拜烟荅妻兵部因請許土魯番貢令三年或五年為期使十二人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名存哈密而金印遂失忠順王拜牙郎終不可復無何哈密竟為土魯番所據諸戎部落皆為鷹食失故土雲翔河西塞而北冦窟西海瓦剌巢北山河西三面並居冦盗守臣頻歲備羌戎無暇及關外事矣

谷應泰曰環西北鄙部落百千非叩邊而臣即仰

關而攻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以斷單于右臂殫財賦兵浮河抵漠其與蒲桃天馬奚事異域者殊矣高帝開置甘肅二鎮勢甚孤危成祖乃設立哈密七衛西出肅州千五百里北抵天山所謂斷右臂隔西羌也取不亾矢遺鏃守不留兵屯戍百年逋寇扼其吭而有之爲國西藩計誠盛哉英宗即位土魯番始盛控弦數萬奄有哈密刼其王母夫晉楚勢鈞猶爭新鄭蜀

吳通好必取荆州以世守西藩不能出一旅相存活僅鑄哈密衛印更賜罕慎棄地損威端先見矣其後乘喪納主盡非長筴阿黑麻既壯復修夙釁再殺罕慎孝宗仍聽其欵更立陜巴至七年陜巴就執張海見欺朝議方主用兵許進上方畧楊翥議乘間夫定遠以一介使者決機俄頃猶然橫行絕塞諸部休息至甘英抵條支歷安息臨西海而進等筴召罕東罕東不赴計斬牙蘭牙蘭宵遁兵

不遇敵死亾畧盡僅得空城爲世口實中國長技盖可見矣自此以後賀蘭以外不見漢室旌旗成紀以西無復李家部曲然土魯猶心憚中國蒲伏納土自武宗時忠順王拜牙郎棄城抱印歸番而番長乘釁移書邊將責取金幣贖還城印廵撫彭澤復私許繒幣邀功恢復罪過王恢辱浮廣利自西方用兵幾四十年土番未嘗一矢及關也自此心輕中國徑薄甘肅中國稍稍被兵馬封疆之寇

未除中朝之鬬旋作左袒彭澤者輔臣力排彭澤者司馬訟大禮者又借封疆爲赤幟修小隙者還假通敵爲兵端嫉輔臣之激始許彭澤之欺發主帥之謀幷陷九疇之罔去年對簿今歲賜環暮入軍門朝流荒徼置大帥如奕棋視岩疆如孤注而河西以外拱手授之他人若夫天府金湯棄同敝屣而西藩甌脫又當罪從末減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固原盜

憲宗成化四年夏四月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初洪武中平陝西故元平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高帝授平涼衛千戶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號土達以畜牧射獵為生家多殷富把丹孫滿四以背力雄諸族成化初孛

來毛里孩內侵土達李俊者獨以羊酒奉孛來孛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徙意致仕都督張泰牧鳴沙州與土達鄰張把腰等時時假冦盜劫掠之泰以狀聞于巡撫陳介會有通渭縣民避徭役匿滿四所陳介下吏捕治之滿四累縱佚不知法頗危懼叅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斂諸土達賄利為餽李俊素狡黠遂以言激滿四等為亂滿四姪滿璹為平涼指揮有司移檄平涼衛捕滿四張把腰甚急璹素戇不知滿四等異謀率衆往捕滿

四知之侯璹至佯許歸罪有司紿遣其衆散遂刦璹號集諸土達以四月叛入石城石城在衆山中去平涼千里四面峭壁數十仞無徑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山罅皆墻高二三丈城中有數石池可汲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數仞如拱壁狀山後悉築墻高二丈五六尺各留小門僅容單騎城外皆亂山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始滿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而先掘地得前代行帥府

印心動遂叛入居之其徒相率偽尊四為招賢王李俊順理王散劫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李俊戰死劉清自靖鹵率衆馳戰不利都指揮邢瑞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從之遠近震駭五月勅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巡撫綏延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各率所部兵討之秋七月寧夏兵先至介等不俟綏延兵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疲比曉

即出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有卒馮信頗知兵言于介等曰賊雖降誠偽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乏水飲力疲矣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欵我兵至此豈可退乎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賊尚無兵械執木梃而闘官兵大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遺失軍資甲械千數兵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殲焉賊乃益猖

獗凡係土達盡逼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甘肅糧運無筭且聲言欲窺陝西事聞逮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下錦衣獄命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總兵劉玉參將夏正率京營兵并發陝西三邊兵五萬人往討之起大理寺少卿馬文升為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冬十月朔項忠馬文升先後至固原明旦于營外得賊所遺書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衆知為緩兵計置之忠等議進兵方畧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分六路進兵忠與文升等屯中路由莾金佛溝進延綏巡撫王銳參將胡愷由李俊溝進伏羌伯毛忠由木頭溝進右參將夏正由亂麻川進都指揮姜盛由墨城子進副總兵林盛由好水川進都指揮張英由驢毋川進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輕進失利明日復會戰賊佯敗歛衆入城伏羌伯毛忠麾其兵進據木溝翼日忠督精銳四千先登奪山北三峯又奪山西四峯與各路官軍會進攻石城擒

斬甚衆忠為流矢所中還至半山而卒諸軍皆却劉玉被圍城下衆潰王中流矢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狥衆懼不敢退王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文升曰勝負常事耳況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朝 廷聞毛忠敗死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連北冦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朱永欲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會項

忠報軍中事至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令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出大學士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羣然附和謂不出師必遂失關中多尤時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詔問忠須益兵否忠上疏言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請命永率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戎力攻之信等以忠異己各媢浮言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洶洶占者以為分在秦中不利西師忠聞之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伏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類此乃不待援師至即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無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挑戰至暮引還以疲之賊信胡神神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已矣是日賊一出敗歸始大懼會調甘州兵三千至乃益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會日暮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亦自危詐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邀忠文升等詣城下與語忠與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甲馳遶門外以示武文升在溝外賊來邀亦赴之師數十騎往叱賊使斂兵滿四等訴被劉指揮馮叅將激變故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馮二人朝廷已械京下獄矣爾速降朝廷必宥爾死又問滿璹曰爾被刦入城非反者璹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璹歸營而滿四狐疑復走上山明日復設木柵請戰不降

十一月諸將相持久時天寒甚士卒墮指忠等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即黃河凍倘有外警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西戎合患有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能決文升議欲縛木為廂車渡濠攻城衆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攻具甚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揚虎貍

者最驍悍滿四所任倚夜使虎貍出營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貍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觧所束金鈎賜遣之令為内應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朝廷有賞格必不爾負虎貍請自效且曰賊兵精當以計移其精騎于山上誘四出東山口出戰可擒也忠等厚撫慰遣之明日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忠等不欲泄謂其將曰爾暫休今日余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白馬出城即滿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貍約乃伏兵東山口滿四出諸軍競前撲之伏兵四起滿四倉皇突陣墜馬遂就擒斬首七千餘級俘獲二千餘文升欲乘勝擣城忠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援兵明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為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捕南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使易成擒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自叛逆以來前後大小三百餘戰殺我一伯三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逸去他日

必為陝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走散去因發兵分捕復斬首數千級滿四從子滿能者最驍捷逸去詢其黨知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亦就擒并獲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盡分給諸軍惟宥楊虎貍家文升謂忠曰石城之險非盡毀前後所築墻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為巢窟遂令萬人悉平之立石紀平賊歳月于山餘賊百餘人走據彗幕山會有報西戎入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忠等還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火敬等并各罪大者檻送京師餘八百人就軍中斬之捷奏至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鎮静得體云初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矢石如雨畧不退怯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時論偉之

五年正月彗幕山賊首毛哈喇被獲誅之餘賊解散忠等下令各歸農業不問奏于石城北西安州增設一千户所設兵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太祖之平陝也元部落把丹率衆歸附授平凉衛千户以畜牧射獵為生頗饒樂足用而成化初年把丹孫滿四又以貲雄諸族然招納亡命抵觸文網石勒倚嘯東門劉淵請歸會葬蓋未嘗一日忘北徙也乃以撫臣陳介捕治逋逃叅將劉清斂錢餽贈而遂聽李俊之狡黠刼滿璹以鼓亂然不西通甘肅東屯河套而但入據石城憑險負固者此直緩死之圖非有啓疆之志也夫石城去平凉千里而遥緣峭壁十仭而上繩行懸度四面陡絶昔人經營以避禍亂者萬年奄有氐服豈居鄜塢之中劉曜入據長安匪保桃源之境吾知滿四者特僨轅之小犢非飛食之攫獸矣比至陳介出討賊衆僞降斥馮信緩師之謀用吴琮進兵之策薄城一戰軍盡殲焉假令禁馬謖之輕出則街亭無敗用許歷之據險則閼與可勝介實輕敵罪則奚辭若夫項忠身冒矢石馬文升躬擐甲胄

圖山谷則聚米成形斷樵牧則困獸自斃而且金鈎賜虎貍刲刀誓賞格數月之内俘獻京師功垂竹帛乃知岳節使之神算竟定湖湘叅征鹵之奉公終摧隴蜀者也然其始王師屢挫兵力單微中外洶洶頗言星孛不利西方書生豈能料敵而忠以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安拒苻堅郗部遣罷豈非意思安閒知彼知己者耶總之辦賊之方由于将帥命将之畧本于政府所喜者彭時斷其就擒商輅欽其布置夫論思宻勿之地决勝千里之外比于真長料桓温之必克郗超識謝玄之有成猶為過之而彼張觧設難發言盈廷豈非肉食者鄙哉若夫丹穴之逃薫以蕭艾東門之役撤其闗梁則尤長駕遠馭之規毋俾易種于兹邑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弘治君臣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皇太子即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為弘治元年妖人李孜省伏誅妖僧繼曉發原籍為民太常卿道士趙玉芝鄧常恩謫戍邊番僧國師領占竹等悉革職斥佞豎梁芳陳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盡繼曉尋伏誅　冬十月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為吏部尚書初太監懷恩以直道屏居鳳陽上素知之至是召還恩言大學士萬安諛佞王恕剛方請上去安而召恕遂有是命恕至京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即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更無可見時矣恕善其言時恕負重望其居家宰銓政多釐正焉　十一月大學士萬安罷先是安

結萬貴妃兄弟進奸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結納表裏奸弊上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于內中得一篋皆密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遂命罷去安在道猶夜望三台星冀復進用尋卒　禮部右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先是濬以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分類彙集附以己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進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刊行　十二月加祀先師孔子籩豆舞佾

孝宗弘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文升陛見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自奮勵知無不言　閏正月詔天下舉異才　二月上耕耤田畢宴羣臣教坊以

雜伎承應或出褻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時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鏞請選妃以廣儲嗣遷力言不可文升主之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　三月上視學釋奠先師吏部尚書王恕請加禮于孔子前特用幣改太牢　起用謫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先是五人並以言事遂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瓘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狗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為伍情寔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命吏部皆起用之　少詹事楊守陳上開講勤政疏上嘉之初開經筵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聽明于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

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曰選廉能以任風憲禁撫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以脩庶務逐術士以防扇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勵士風廣儲積以足國用恤土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遊食敦懷柔以安四裔節費用以蘇民困足兵戎以禦外侮上嘉納之悉施行于內節用一條云一應供應之物陛下量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言尤剴切　夏四月右庶子張昇劾大學士劉吉不報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劾罷吉附阿科道建言當超遷待以不次之位昇遂上疏言應天之實以人才為先人才以輔臣為先初科道以萬安劉吉尹直為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獨存遂建言超遷科道自是

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蜜口劒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寔合而為一請亟遣斥以應災異以回天心不報御史魏璋附吉劾昇遷南京工部員外

六月王恕上言禁文職奪情起用上從之　冬十二月徽州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謂商鞅有見于孔門立信之說少詹事程敏政摘其狂妄置不問

二年春正月左賛善張元禎上疏言定聖志一聖敬廣聖知勸行王道反覆萬言上嘉納之　二月御史湯鼐壽州知州劉槩下獄先是萬安劉吉尹直在政府嘗語鼐朝廷不欲開言路鼐即以其言劾之已而安直皆免官鼐與李文祥等以為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在不足慮也吉使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鼐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鼐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劾之謂其妖言誹謗下錦衣獄辭連庶吉士鄒智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大理寺評事夏鍭上言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等皆以言獲罪寔大學士劉吉誤陛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疏留中鍭謝病歸　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為吏部左侍郎王恕為尚書得韶為貳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絶

六月京城及通州大雨水溢壞廬舍人多溺死詔求直言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言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禁奇巧却珍貢慎毀譽重諮詢抑外戚開言路所司議行之

三年春三月中官乞鷹坊牧馬場千頃戸部尚書李敏言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為飛走之所上從之　夏四月定預備倉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得失吏部侍郎彭韶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上嘉納之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左侍郎倪岳上言當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

減齋醮罷供應省營繕上俱採納焉

四年春正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脩明教化六事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獘　三月御史鄒魯誣奏刑部尚書何喬新受餽遺下獄先是喬新每重王恕不平劉吉吉銜之會鄒魯謀陞大理寺丞喬新薦魏紳補之吉遂嗾魯有是奏　禮部尚書耿裕上疏禁自宮從

之　秋八月吏部尚書王恕懇疏求致仕不許恕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事敢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進秩人呼為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監中老舉人為之吉因奏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禁除　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五年春二月右諭德王華上疏畧曰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或間旬月始一行則緝熙之功毋乃或間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宦官宮妾之時少後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納之　三月巡撫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戚假供應奪民園詔罷還之　夏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言時政之獘大畧言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佞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度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遏奸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為切中時弊　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乞恩量加內官俸級王恕力持不可止之　五月遣

建臣賫內帑銀賑杭嘉湖大水　冬十月中官傳旨以通政經歷高禄為本司叅議吏部尚書王恕侍郎周經執奏止之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開納事例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敝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為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年被黜者復其官從大學士丘濬之言也　三月亢旱求直言吏部左侍郎張悅上弭災五事并修德圖治二疏上嘉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致仕時大學士丘濬與恕俱階太子太保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己冡宰不宜居禮部尚書下頗有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格不行文泰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詳述留中之疏濬謂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恕求去益力詔允之命乘傳歸于是言官交章劾濬媢嫉妨賢上不聽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上嘉納之

七年冬十月西域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域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為外域所笑詔還之

八年三月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大學士徐溥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勿欽且設內閣者寔欲其議政事論經史弼正得失奈何阿附邪說以取容悅也乃止　十月詔取番僧領占竹至京禮部尚書倪岳執奏給事柴昇上言其誕妄引孟軻韓愈為證反覆數千言上讀之而悟詔中止天下誦之　十二月倪岳彙奏各處災異上令諸廷臣同加修省先是四方報災異禮部類集凡歲終一覆以為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後類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切為上言之戸部主事胡爟上疏言災變異常皆由奸宦楊鵬李廣所致不

報

九年閏三月諭徳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時内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諷上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飭武備　秋八月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諫燒煉齋醮時中官李廣以左道被寵溥等力言其邪妄引唐憲宗宋徽宗為戒上嘉納之　冬十月中使取寶坻港銀魚并取麻峪山銀礦横索害民順天廵撫都御史屠

勲疏言不可詔戒中使俱止之

十年二月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悟納之召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葢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　三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賜茶而退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嘗召内閣不過數語即退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見帝天姿明睿廟算周詳云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地震詔求直言祠祭郎中王雲鳳上言納忠言罷左道齋醮採辦傳奉諸事上嘉納之　秋八月上欲施恩后家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畆加税銀二分戸部尚書周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輙沒即欲加税將貽無窮之害不可疏三四上後有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宫莊者上因經前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倖有所陳請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十一月詔取太倉銀三萬兩周經言皆係小民脂膏上

遂止

十一年秋七月以浙江大水戸部尚書周經請停織造從之　九月清寧宫災勑羣臣修省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弊政上嘉納之　以少監莫英等督京通倉周經言其弊不納　冬十月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會幼公主痘殤太皇太后歸罪于廣廣懼飲鴆死上命搜廣家得納賄簿籍中言某送黄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上曰廣食幾何而多若是左右

曰黄米金也白米銀也上怒籍没之已而太監蔡昭請廣祭葬祠額許之閣臣言其不可上命止予祭　十一月下詔寛恤天下　議修清寧宫兵部尚書馬文升請發内帑免征泒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

十二年春正月給事中楊廉疏請講書宜用大學衍義從之　夏五月吏部尚書屠鏞疏請禁内降弭災變大意言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積數十年不可得而奔競之士或縁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為訓又曰今日之傳奉即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内批之降陛下當遠宗堯舜豈可襲末世之弊轍乎下所司知之　六月刑部侍郎屠勲勘壽寧侯與河間民構田事直田歸民勲上言食禄之家不言利况母后誕毓之鄉而與小民爭尺寸地臣以為不可上嘉納從之　秋九月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因災異率九卿陳時政二十八事下所司議行之　冬十一月清寧宫興工詔番僧入宫慶讃吏部尚書屠鏞上疏諫甚剴切末云自

今以後乞杜絶僧道停止齋醮崇聖賢之正道守祖宗之家法使天下後世有所取則上悦從之

十三年春正月上以法司律例繁多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大遲散歸或至昏暮四方朝貢奚所瞻覲矧今各邊啟釁四方薦災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上嘉納之　二月命戸部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田莊進會巡撫高銓勘之寃聲撼野至擁州縣吏不得行進遽欲執以復命銓曰若是固為民至意萬一不測如民重得罪何請勘實以聞上雅愛民必不忍奪其業以利左右進以為然遂勘實上疏係民業宜予民上從之　三月給事中曽昂上言以邊方調度日煩請令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餘盡輸太倉戸部尚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

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藏富于民之意乎乃止衆皆服其議　夏五月吏部尚書屠鏞戸部尚書周經各以星變乞致仕許之　翰林檢討劉瑞上言八事崇聖德親儒臣嚴近習全孝思旌直言屬士風畏小民飭邊備上嘉納之　六月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得玉璽來獻禮部尚書傅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贋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上迺屬庫藏之

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内寺柄臣之禍請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正人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祇畏變異痛加脩省勸上積金帛以備緩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羢褐内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上嘉納之　禮部尚書傅瀚率九卿疏弭災時政三十一事不報瀚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當如拯救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為理疏入從之時南北九卿上疏言事俱報可

三月保定撫臣獻白鴉以為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秋九月詔遣中官王端往武當設像脩齋大學士劉健吏部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各疏諫上遽止　冬十月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

十五年正月大計天下吏上召馬文升至煖閣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文

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陛自是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　召兩廣總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大夏素以安内攘外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先是大夏在廣東西一歲再求去皆不許既廷謝上御帷殿召問之曰朕素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徵歛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對

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若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革也上一日問諸衛所卒强勇可用否對曰向者臣固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衛有月糧戍征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耶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乃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

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三事一曰裁冗官言近年以來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歲寔支米不下萬石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二曰杜奔競言朝覲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覬覦之徒干求復進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可惜則天下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三曰革濫進邊圉多警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害選法人民受

害上皆納之

冬十月上欲于近畿地方團操人馬為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亦即此意遂將保定兩班軍萬人發回衛團操乃有造飛語帖宮門以誣大夏者上召大夏示之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軍為此耳上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臣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先是光禄供奉内府自有常額成化以來内員漸繁常供不足乃責京師邸户辦之甚苦至是大夏因言光禄日辦煩費殺牲數百既損民財復虧愛物之仁上為惻然即敕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禄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

省光祿金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然中官因是愈側目大夏矣

十六年春二月敕河南取牡丹三十本巡撫都御史孫需上疏不可上命止之　夏五月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因言兵政之弊未能悉革乞退不允令開陳所言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上又召大夏于便殿諭之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啟朕大夏對曰不敢上問何也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以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盡可托時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

語及之而怒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為無足異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執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大夏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

十七年春正月內旨脩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疏諫止之　三月內旨行河南取樂工巡撫都御史韓邦問疏諫止之　夏五月敕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據撫按語多失寔務備細參訪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小王子寇宣府劉大夏請屯兵喜峰口燕河營以備之太監苗逵謀帥師擣其營上召大夏問以王越威寧之捷大夏曰臣聞之從征將士當時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寇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上曰即爾太宗何以屢得志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人

馬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而戴珊亦從旁贊其語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為人誤事遂止珊亦以材見知上御文華有所召對必大夏再宣必及珊　秋九月清寧宮未完旨下兵部撥軍工萬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中官有所利為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上上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留猶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所裁之數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上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為隱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臣等敢不盡心諸臣叩頭出　十一月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奏請免立皇莊等六事上納之

十八年春正月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面議政事議畢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定賜之曰小佐爾廉且屬無廷謝恐他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之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卿卿不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珊嘗以老病乞骸骨不允屬大夏一慫恿上謂珊卿何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寔病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珊出而語大夏曰死此官矣　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疏乞罷諸內璫田畫歸之民下部知之　二月上諭各司大小諸臣曰朕方圖新理政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者諸臣悉心開具以聞　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

于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在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莫聞知弟還見大張免冠觸地葢因夢陽言罪壽寧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

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太常寺卿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上急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五月帝不豫庚寅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健等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强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荅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然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諸內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寬扶案李

璋捧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道俾為令主健等皆叩首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日上崩

谷應泰曰三代而上成康啓甲尚矣降是其漢文宋仁乎乃予所聞于明之孝宗近是人主在襁褓則有阿姆之臣稍長則有戲弄之臣成人則有嬖倖之臣即位則有面諛之臣千金之子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志惡聞己過宜也漢文止輦

受言張釋之馮唐皆以片言悟主宋仁開天章閣圖治韓范富歐無不先後登朝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餘年矣海内乂安戸口繁多兵革休息盜賊不作可謂和樂者乎而孝宗恭儉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絶嬖倖之門却珍奇放鷹犬抑外戚裁中官平臺煖閣經筵午朝無不訪問疾苦旁求治安非如曲江興慶賞花釣魚歌鳳凰于卷阿醉豐草于湛露流連清讌擬迹成周恣詠太平比蹤虞德者也當是時氷鑑則有王恕彭韶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遷文章則有王鏊丘濬刑憲則有閔珪戴珊夫孔甲好龍真龍降豢孝武好馬天馬西來上所好者下有甚焉延攬之門開外吏封還詔敕誹謗之禁疎小臣執奏椒姻黄鍾大吕能生瓦石之音帝室皇居不棄櫨椓之器雍雍濟濟斯為盛矣然而郭鏞李廣以中官進壽寧二張以外戚進

燒煉齋醮以方士進番僧慶讃以沙門進夫弘恭石顯已在病已之朝廖光防隣不絶馬鄧之世牛腹王杯能號後元譚書天竺進自永平蓋盛陽之月必有伏陰舜禹之朝不無共鯀得志則虎變失志則鼠伏用之則風生不用則泥蟠是故管隰在朝刁開難亂孔明作相黄皓無權世豈有無小人之日哉人君進賢退不肖之間安危倚伏不可不審也聞帝與張后情好甚篤終身鮮近嬪御琴瑟專一出自掖庭元烏呈祥遂在中宮尤古今僅事云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二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至四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劉瑾用事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以神機營中軍二司內官太監劉瑾管五千營瑾陝西興平人故姓淡景泰中自宮為劉太監名下因其姓成化時領教坊見幸弘治初擯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以俳弄為太子所悅太子即位時瑾掌鐘鼓司鐘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八人者為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焉八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其一瑾瑾尤獪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為人至是漸用事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禁門太廟脊獸奉天殿鴟吻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聞帝與八人戲亡度連疏請誅略曰政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與聞

或衆所擬議竟行改易若以臣言為是則宜傳賜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責而往往留中不發視之若無臣等因循玩愒竊祿茍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語甚切直不報　冬十月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對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為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得諸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曰

是也即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應諸文退乃屬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不省不可多多覽勿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伏覩近歲以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聖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緣此輩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

之游恣無猒之欲以累聖德乎前古閹宦誤國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為患非細伏望陛下將永成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閹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詣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監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為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

入大臣有歸咎韓文者文不應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内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輙導上游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第欲稍寛之耳上固有處吏部侍郎王鏊曰脫不處奈何曰是在榮頸裹鐵邪敢誤國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亦廉知王岳密奏事八人者遂夜趨上前環跪哭以頭搶地曰微上恩瑾等磔餧狗矣上色動瑾輙進曰害瑾等者岳也帝曰何也曰岳東廠也外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稱是此何情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否而獨咎瑾等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今左班官

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瑾夜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為各上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遷致仕惟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不休惟東陽稍緘默故得獨留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不允健遷瀕行東陽祖道歔欷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以應瑾尋矯詔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得免初舉朝必欲誅瑾兵部尚書許進曰此屬得疏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如進言刑科給事中吳翀山西道御史劉玉俱上疏論劉瑾佞倖棄逐顧命大臣乞留劉健謝遷而以瑾正典刑上怒下獄斥為民瑾既得志於是内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帝

喜益謂瑾可委任矣瑾又素善矯飾谷大用用鎮守太監言請臨清開皇店瑾捕獻計者罪之馬永成以私故欲陞錦衣百戶邵琪瑾持不可丘聚主東廠頗恣肆偶忤瑾瑾發其事調留都王琇建新第於大內誘上居之因奏令賈人居積代諸計吏輸物内帑多獲羡餘利瑾聞怒曰安有天子而攬納税糧者乎罪其人事得寢其善矯誣如此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芳潛通瑾黨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紊成憲枉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言八月初火角及心宿中星摇動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親元老大臣罷去内侍寵倖安居深宫絕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章下禮部　左都御史張敷華上言政令紛拏百臣爭之不足數幸豎壞之有餘工部尚書楊守隨言劉瑾等八人罔上誣下恣意肆情而瑾尤甚並不報　初劉健等致仕給事中呂翀劉菃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尚書林瀚

聞而歎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請斥權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社稷劉瑾矯旨遣緹騎逮繫錦衣衛獄　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内府折銀者内有假偽矯旨文不能防姦落職閑住瀕歸陰遣邏卒伺於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停勒昂坐除名為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降戶部郎中李夢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尋罷之　劉瑾矯詔勒張敷華楊守隨俱致仕以宣府總督劉宇代敷華宇附焦芳結瑾故有是用尋以宇為兵部尚書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進奏南京科道皆要職欲行南京部屬暫署而待各官問畢還職瑾怒矯旨罰進俸先是進在兵部與瑾同督京營故改吏部至是與瑾多不合瑾銜之尋劉菃呂翀及戴銑薄彦徽等二十人各廷杖除名為民瑾復矯詔降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為浙江左參政

致仕瑾素嫉瀚正直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贐且議上章直之瑾聞益怒勒科道詞連瀚矯旨降之南京副都御史陳壽獨疏申救瑾亦矯詔除名　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言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為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命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然莫敢為陛下訟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無補國事而徒增陛下之過舉耳臣恐自玆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塡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疏入瑾怒矯詔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謫後瑾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守仁至錢塘慮不免乃乘夜佯為投江而浮冠履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之句浙江藩臬及郡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隱姓名入武彝山中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華時為南京吏部尚書劉瑾勒令致仕　帝悉以天下章奏付劉瑾瑾時雜搆戲玩娛帝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帝曰吾安用爾為而一煩朕瑾由是自決政瑾初亦送内閣擬旨但秉筆者逆探瑾意為之其事大者令堂候官至瑾處請明然後下筆後瑾竟自於私宅擬行多出松江人張文冕手張文冕者故市儈嘗犯法南京兵部尚書何鑑捕置之理亡匿附瑾瑾倚之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曰候瑾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長跪大小官奉命出外及還京者朝見畢必赴瑾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内閣擬旨東陽等必極為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為國除弊等語識者鄙之　劉瑾使禁直指揮黠視六科

官辰入酉出毋離其次

二年春正月劉瑾矯旨枷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於長安左右門外郎中張瑋於張家灣俱以違例乗轎為東厰所發也時瑾遣邏卒伺韓文于途無所得遇璿等遂以其事上已而以大學士李東陽疏營救甚力瑾不得已乃瀕死而後釋之各坐謫戍　閏正月劉瑾矯詔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詳議兩京都察院各道有奏章必先呈堂稟詳然後上聞　二月以都御

史曹元巡撫陝西元故與劉瑾親遂用之　劉瑾矯詔遣科道查盤天下軍民府庫其存留者皆令解京郡縣積儲為之空匱　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天下略曰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黄昭簡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黄昭道蔣欽薄彦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遞相交通彼此穿鑿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勑内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跪金水橋南聽詔　劉瑾矯詔京官養病三年不赴部者革為民未久者嚴限赴京聽選瑾知科道等官忤己

者養病避禍故嚴禁錮之　夏四月劉瑾矯詔令内閣撰勑天下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其最為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輦送數十萬於京師畢貞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勑自山東沿海達於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備事由送内閣請勑書未有不由六部内閣自出勑者瑾付内閣創為之東陽等不能執奏唯唯而已　逮南京巡撫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先是魏國公徐俌與無錫民

家争田璞歸田於民俌賂劉瑾差官覆勘使者秉瑾風旨悉以其田予勲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矯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此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甦謫海南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㯼賂劉瑾求封郡王傑持不與曰皇帝祖訓無載也瑾矯旨許之而勒令傑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昇初以忤瑾致仕已而復不合罷　寧王宸濠厚賂劉瑾請復其先世已革護衛瑾矯旨與之　劉瑾等誣逮工科給事陶諧廷杖落職為民諧前後上疏戒逸游遠讒佞停止不急工作差官賫鹹織造皆直指羣奸欺蔽之罪瑾等以是大恨之已而復以他事逮之理捃摭百端終不屈杖戍肅州衛　五月以講官詹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舊事御經筵畢必獻規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官耳何多詞劉忠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二人當令南京去遂有是遷時南部無缺皆添註雖陞

之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蜀錦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疎忠時劉宇為中樞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日數往來兵部郎中楊廷儀廷和弟也每俟瀛出必招入私署留坐欵語四司官有不附宇者瀛必言於瑾令外補廷儀獨諂諛宇廷儀能文宇章奏皆廷儀為之

　吏部推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掌南京都察院事劉瑾矯詔令致仕繡在兵部結怨中貴至兩廣供應裁革日唯廪給數升而已瑾使人踪跡其人歎息而去瑾竟不能害致仕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　六月給事中許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時弊懐中不敢奏自經屋梁死天錫在弘治中素言事有氣節時給事中郗夔覆視榆林功次瑾私人冒功多夔難所紀叙亦自經死給事中周鑰使還當賂瑾無所借貸自刎桃源舟次　劉瑾議革天下提學官吏部尚書許進謂提學作

育人材之本執奏不可止之　太監李榮傳旨御馬太監谷大用父奉御用太監張永父友俱陞錦衣衛指揮使尋俱進都督同知此内臣父兄授官之始　秋八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奏自正徳二年以來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蓋指劉瑾也瑾大怒曰源何官亦學為忠臣耶矯旨逮送錦衣衛杖三十謫戍肅州至懐慶卒妻度氏斬蘆荻覆屍葬於驛後源父御史瑄以劾曹石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忠直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劉瑾改其姪壻納粟監生曹謐為千户起其妹夫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賛畫大同軍務　冬十月南京户部尚書楊廷和入朝命改廷和為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　起張綵復為文選司郎中綵美丰儀先為文選郎與焦芳相得給事中劉茝劾歸至是芳薦綵於劉瑾綵故瑾鄉人謁朝數日後始往見瑾瑾喜迎笑曰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即來鄉里遲

來最得也時許進議調驗封郎中石確於文選疏已入而瑾欲復用綵迫進追回用石確疏以綵易之尋復以綵為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由瑾陞户部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輩屏後羣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既謝皆歎曰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瑾設酒餚預待曰非都憲我為老韓愧死矣相得益歡　十一月劉瑾矯詔革天下巡撫　始遣科道查盤各邊芻糧劉瑾素知邊方召商中納積弊遣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内有糧粗粃草浥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鎖扭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賠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之　劉瑾矯詔裁革天下按察司兵備官　十二月逮順天府丞趙璜下詔獄斥為民璜任濟南知府裁抑鎮撫中貴故瑾恨之　巡撫四川都御史劉纓謂蜀水惡請開通巫山道可自彛陵達夔州旨未下遂開道瑾矯

旨械纓下詔獄廷臣論救釋之

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考察朝覲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吳儼家故富劉瑾嘗有所求儼不與御史楊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廷撻之不堪辱養病去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悻悻不修其致仕御史南金欺詐無病其為民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未釋也復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

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常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海輒瞯亡答之竟不一見至是夢陽客左氏者詣獄語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今死生之際始托之寧不愧於心乎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强之再夢陽乃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為能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大喜延置上座海曰昔唐玄宗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脱靴公能之乎瑾曰即當為先生役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而公曾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脱靴哉瑾曰此朝廷事今聞命當為先生圖之海遂解帶與之飲達曙別去夢陽由是得釋而海與瑾往復竟罹清議矣

左都御史屠滽掌院事一日上審錄重囚本内寫劉瑾傳奉字重復數多瑾怒駡之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於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久乃

起　二月起前都御史雍泰提督操江先是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及給事中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薦於瑾瑾以同鄉故起之鄉人諭泰謝瑾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三月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部屬時焦芳子焦黄中會試中式芳意欲得大魁既而取呂柟第一黄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劉瑾改清等官而授黄中簡討及劉宇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黄中仁等俱擢編修　劉

瑾修理庄田擅掘天地壇後土侵廠官地五十餘頃毀官民房屋三千九百餘間發民間墳二千七百餘塜降湖廣按察司僉事湯沐為武義知縣罷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恪恪沐為御史時忤瑾故降之　逮御史涂禎下獄死禎江西新淦人初為江陰令治行奏天下第一徵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不從瑾銜之後禎復命俟於朝門遇瑾不為禮即矯旨下錦衣衛獄杖戍肅州衛禎重傷死於獄仍行原籍查禎男涂樸起解補伍瑾敗始得釋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先是一清巡邊上疏陳戰守之策請復守東勝開屯田數百里首內運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工而劉瑾憾一清罷之工亦止至是又惡其築邊糜費下詔獄大學士王鏊言於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乃得釋　夏四月劉瑾假湖廣災傷為名奏遣同鄉侍郎韓福出理糧餉福科歛剥削饋銀數萬已復命福兼副都御史督理湖廣逋賦民甚苦之　逮御史王時中下獄正德初時中抗疏論瑾瑾銜之識名於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隳弛極意振厲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常以贓吏囑時中不從瑾既憾時中宇復譖之瑾矯詔逮繫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殆李東陽援之得釋　以王佐為南京戶部尚書時遣科道稽覈各邊糧芻先後巡撫憲臣多坐累繫獄佐一日同尚書顧佐等見瑾瑾言及茲事曰朝廷必大誅戮乃大懼耳佐曰本朝未嘗戮大臣有毀尚書許進者瑾語諸大臣曰許進奸邪若尚書劉宇可為吏部佐曰佐與劉尚書素厚與許尚書交淺然許素有望恐劉尚書不如也毀之者因曰王佐黨進瑾怒遂有是遷欲姑遣之去而徐圖之　劉瑾矯詔令進士陳璋致仕璋登弘治乙丑進士既歸欲終身養母母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為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至是抵京值瑾竊政獲罪遂矯命令致仕許進宣言於朝曰古今

曾有進士致仕者乎欲援之而力不能同事强璋賄瑾璋曰官以賄成吾不為也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終議者謂天所以成孝子也後瑾誅應詔起用

五月南京大饑劉瑾矯詔勑運米三十三萬石轉卹鳳陽南京兵部尚書何鑑執奏言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甚於淮西止之始得遣官賑濟

劉瑾矯詔籍沒已故戶部尚書秦紘通政强珍財産家屬遣戍

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南康民吳登顯等三家以端午競渡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華衣怒馬京師語音輙相驚告官司密賂之人不貼席矣

六月鎮守太監廖堂薦舉内外官預擬陞調吏部多徇之吏科給事中何紹正劾堂雖奉旨察賢否注遷當付吏部上責堂下所薦于御史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時早朝有遺書丹墀者上命拾以進則告瑾不法狀也瑾大怒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大臣出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内監雅待衆翰林敢爾亦

使出御史等官東向跪曰御史習知法度亦寧敢爾瑾不聽時暑甚僵偃十數人命曳出内監黄偉忿曰書中所言皆為國為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自言嫁禍他人為瑾努目曰是何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匿名固死也矧御前拉諸監入李榮曰入矣公等俛而跽令内豎擲氷瓜焉有頃瑾還來榮曰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下詔獄長安鬻飯者爭飯百官市中明日李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内寺乃得釋上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黄偉任瑾益專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瑾已勒文落職怒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遣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考訊欲置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二千石赴大同親納時諸大臣忤瑾去者瑾俱誣以舊事令輸粟塞下尚書王佐張縉楊守隨何鑑都御史熊繡孫需戈瑄等皆不免鬻産不能給稱貸以償縉紳為之騷然

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張彧劉子勵俱以查盤後先忤瑾意

下獄奎或荷校且死李東陽疏救之始釋布曾子勵杖三十為民　秋七月以雍泰為南京户部尚書瑾以泰不附已恨之併欲逐許進尋遂矯詔令泰致仕時保國公家人朱瀛者謀傾許進以劉宇代之因進嘗薦雍泰乘間言於瑾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為山西按察使及宣府巡撫皆以剛暴辱屬吏朝廷屢貶不用今進欺公舉用又揚言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原任文選郎中張綵入内詰問雍泰貶謫事如何不備入奏内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擬旨以進欺罔斥致仕尋除名為民馬文升劉大夏俱以薦雍泰削籍編修劉瑞亦以薦泰罰粟二百石輸大同　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獄謫戍大夏在中樞議革勇士節光禄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於上者太監甯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大夏建白乃免又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宗密遣錦衣衛百户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太監李榮為解得免至是宇銜舊怨言於劉瑾謂籍大夏家可得數萬金焦芳亦共譖之會土目岑猛怨潘蕃圖還田州納賂瑾瑾簡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猛為田州同知逮大夏蕃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都御史屠滽亦言大夏不宜深罪瑾怒嫚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婉解之瑾使使詗大夏家實貧乃與宇謀與蕃俱擬戍廣西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遂發甘肅衛大夏屝騾車出都門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進果食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户部尚書致仕泰素清貧為都御史奉表賀聖壽以土葛遺瑾瑾銜之會吏部推補是職瑾矯旨致仕　劉瑾矯詔以劉宇為吏部尚書曹元為兵部尚書　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惜老成宥狂

直謫廣東揭陽縣丞琳因瑾排大臣出臺諫故言及之

九月江西按察司副使王啓忤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啓為御史時敢言忤中貴瑾銜之故有是降尋又令廣西巡按提問罰米三百石輸官瑾又矯旨留巡按御史胡瓚二年瑾以巳陝西人瓚不附巳故留之未幾論遼東事罰米三百石　劉瑾禁各處有司不許奏災異

冬十月劉瑾矯詔以翰林學士張昺為鎮江府同知修撰何瑭為開封府同知昺瑭皆抗直見瑾不為禮坐事謫之　下陝西舉人郝序於獄序戶部侍郎郝志義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葬瑾謂洪武禮制無此例下錦衣衛獄謫戍瑾自擅政馬永成等八黨父俱封都督造墳葬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臺諫不敢言　劉瑾矯旨改惜薪司外廠為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內辦事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自領內廠比東西廠尤酷烈中人以微法往往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餘人集城外東郊持

白挺刼人聲言欲甘心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盡嫁及停喪未葬者盡焚棄之京師閧然瑾恐有變乃罷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廠以後事也　劉瑾矯詔天下發遣盜賊連親屬　十一月劉瑾創玄真觀於朝陽門外大學士李東陽為製碑文極稱頌

四年春正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寳致仕時公卿多出入瑾門寳一無所通瑾數以危言撼之不為動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寳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之乃得致仕去　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為國子祭酒鴻儒在山西有聲劉大夏嘗對孝宗稱其大可用吏部從人望舉之尋以守正忤劉瑾回籍　罷興化知府張嵿為民嵿先任刑部郎中時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姪爭襲賂瑾瑾囑之不為狥正德三年出守興化瑾有所餽不報郡人戴大賓弱冠登第瑾欲奪其舊聘以弟女妻之以囑嵿亦拒不許瑾怒遂摭隆平侯奪爵事誣罷歸家　二月劉瑾矯詔行吏部不時考察

兩京及在外方面官　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士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應詔劉瑾以四人皆遷鄉人而草詔由健欲因而害之矯旨下禮等鎮撫司鞫之劉宇阿瑾意劾有司訪舉失實鎮撫詞連健遷瑾持至內閣欲籍其家李東陽徐為勸解得少釋焦芳抗聲曰從輕處亦當除名既而旨下健遷除名禮等戍邊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朝官　三月以劉璣為戸部尚書璣附瑾故不次用

夏四月大學士王鏊致仕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鏊然見鏊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用事專事媕阿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鏊欲遏之力不能居嘗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因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鏊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歸時方危鏊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　以王雲鳳為國子祭酒尚書張綵以人望起之始被命欲堅辭及有遺書言執政者誦太祖寰中士夫不為吾用者當殺身滅家語雲鳳父大司徒佐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耶雲鳳泣就道至無所餽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弛雲鳳立條約示諸生約束甚嚴士子卒感服尋乞養病歸　劉瑾矯詔以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壞祖宗舊制雜以新例悉毀之降吏部尚書梁儲為右侍郎庶子毛澄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究唯李東陽如故

五月逮廣東兵備僉事吳廷舉下獄時鎮守恣橫廷舉劾太監潘忠二十罪併及劉瑾忠亦誣列廷舉逮獄鞫

之無狀止以枉道歸家荷校吏部門前主事宿建輩謀救之尚書張綵閱奏稾心賞其能言於瑾凡十二日得釋謫戍邊衛踰月赦為民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為南京部屬瑾素惡諸翰林不行跪禮至是修孝宗實錄成例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忌十餘人為南京員外郎主事等俾擴充政務始瑾以翰林慢已與張綵謀欲調之外綵不可至是瑾復持之綵為講解

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段炅輩謂可乘此擠其素有讐隙者乃以名投瑾從炅成之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初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政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為世家所佔以此不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各邊偽增屯田數百頃悉令出租人不聊生周東在寧夏尤苛刻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鐇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為名瑾禍自此始矣　六月進吏部尚書劉宇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時吏戶兵尚書皆瑾黨　八月榮王祐樞之國常德劉瑾惡王居京邸與張綵謀遣之　劉瑾受都督神英賂加涇陽伯爵給誥劵　劉瑾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占候天文推測命數私

置軍器明等妄稱瑾姪劉二漢當大貴瑾陰令內使藏小刀二於扇內出入禁闥　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正德三年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不應瑾因中以法欲置之死李東陽力爭之瑾曰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予誠姑息然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通漕大有功勒銘鐵券子孫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不悅竟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海南衛奪其誥劵　劉瑾矯詔下刑部侍郎陶琰獄陝西游擊徐謙訐奏御史李高而謙故劉瑾黨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上命琰往覈其事琰據法直高謙以告瑾瑾矯詔下之獄禁錮兩月削籍　冬十一月命給事中張繪御史房瀛等查盤兩直隸各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各斂銀賂之每省至二萬兩往往貸於京師富豪復任之日取官庫貯倍償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為異時張綵聞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盤蓋欲掩其迹也　劉瑾

奏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蘇州知府鮑瓛同知王丞贓貪江西左布政馬龍貪濫僉事阮實輕浮謫降提問有差巡按山東胡節斂銀饋瑾瑾知之捕下獄死侍郎張鸞自福建還斂銀二萬送瑾瑾收之承運庫降黜鸞給事中歐陽雲御史貝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賄瑾削籍時瑾酷法繩人内外貨賂不貲吏部尚書張綵過瑾從容為瑾言瑾殊納之然終不能改也

劉瑾擢都督僉事曹雄為左都督陝西自楊一清罷邊寇猖獗不可制總督尚書才寛好野戰自將由興武擊套部斬首數十級狃勝深入遇伏中流矢卒巡按御史劾曹雄臨陣退縮不救瑾挾私切責御史而更超擢雄

十二月追奪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勑為民充軍從都給事中李憲言也

改吏部尚書梁儲於南京儲不附瑾故有是調

五年春二月以兵部尚書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正德中不由翰林入閣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附劉瑾得之

劉瑾出太監張永於南京不果行瑾欲盡除軋己者一日伺間言於上調張永於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己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奮拳欲毆之谷大用等勸解上令諸近臣置酒和釋

夏四月劉瑾矯詔令南京刑部尚書吳洪致仕寧河王鄧愈後有兄弟爭田宅者其兄倚瑾為援洪直之故及

安化王寘鐇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大監張永提督討之一清與永西行一日歎息泣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内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廣矣且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偽檄幷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内愁怨天下亂將起上英武必

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脫上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必見殺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事機禍不旋踵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　六月大學士劉宇致仕宇附瑾排斥正人知瑾將敗先乞身免　秋八月劉瑾伏誅初寘鐇反移檄數瑾罪莫敢上聞有指揮徐鯤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論死因下赦寬恤以收人心未幾而寘鐇就擒悔欲反之方侈然自為功矯旨加已祿米擢兄劉景祥為都督張永等與瑾爭權勢不相下至是望日甲午永至自寧夏獻俘上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狀永黨張雄張銳亦助之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為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

允其奏當夜即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矣趨出戶被執就內獄明日降為奉御閑住之鳳陽命廷臣議其罪瑾嘗招置術士余明等太監孫和造衣甲弓弩遺瑾瑾皆受藏之竊有不軌圖是時瑾兄都督景祥死將以八月甲午葬百官多會送瑾初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錚然里巷私語籍籍謂傾朝送葬瑾且因為亂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即以甲午入以故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聞瑾得罪猶莫敢顯言者及旨猝中發邏卒飛騎交馳於道浹日乃定初上尚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湯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

牌五百金牌三袭袍八爪金龍四玉琴一玉瑶印一盔甲三千冬月團扇飾貂皮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付獄吏部尚書張綵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六人皆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三十餘條上是之命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廷訊之都給事中李憲亦劾瑾憲故出瑾門下瑾聞之笑曰李憲亦劾我耶鞫之日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却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人批瑾頰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既上獄上命毋覆奏淩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於天下諸被害人爭買其肉啖之有以一錢易一臠者瑾親屬十五人幷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張綵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宇子編修劉仁芳子侍讀焦黄中户部尚書劉璣兵部侍郎陳震並削籍為民

黄中為檢討踰年即陞侍郎性尤狂恣無恥時土官岑濬歿入家口内有殊色芳求瑾得之後卧病黄中烝焉瑾誅言官交章暴其罪並褫職瑾流毒五年變易吏兵二部選法將官失律有加封伯都督者或徑自傳奉時綴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事籍没故大臣家收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等官四出誅求諸邊屯田賦税以肥私家海内騷然以有寘鐇之變而卒及於禍五年中惟大理評事羅僑抗疏得脫中外聞而異之士大夫悉為曲學阿世瑾嘗有所借以驗士大夫應違一朝士某從其門下某請見某曰我公好近眉而冠君之冠高柰何曰業定矣聊姑入及見瑾瞪目視朝士驚更低冠入謝瑾乃悅祭酒王雲鳳先提學陜西榜笞生徒有同囚訊瑾聞而遷之雲鳳於是往見瑾瑾叱曰何物祭酒一嘴猪毛耶雲鳳惶恐謝既退請瑾臨視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復請較刻瑾近行法例永著為令給事中屈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劉璟數被詬懼

因劾奏其屬三人瑾謂能督責意乃悅於是瑾以為無所不可為矣一日瑾涕泣語張綵曰始谷張諸人患外臣籍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狥天下所摧折衣冠多矣今天下之怨皆集於余諸人晏然享之子未知所税駕也綵因辟左右曰今上未子勢必立宗室子若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無憂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為吾自立耳綵告不可瑾怒以茗盤擲綵綵不敢言瑾敗坐綵同叛綵呼曰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可鑒其心初瑾被縛有旨降鳳陽李東陽語諸大璫曰脱復用當奈何張永曰有我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就縛時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上見帖憐之命與故衣百件永始懼謀之東陽令科道劾瑾劾中多及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況兩班官耶今罪止瑾一人可易疏入獄詞具乃止連文臣張綵武臣楊玉等六人綵疏稱寃盡發東陽阿瑾事卒斃獄剉尸市中　詔焚

諸與劉瑾往返書札時籍瑾書得秦府永壽王為瑾慶壽詩序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旨切責李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刼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工誰不屈意待之況王府懿親自非同惡助叛法不可赦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降旨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臣願聖明廣大涵容將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悉焚之以滅其迹上從之　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玘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給誥券世襲李東陽奏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永等之功故加恩典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上疏請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者養於別宮收召老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等以修

舊政又言瑾雖死而權柄猶在宦豎安知後無復有如瑾者詞旨剴切大忤左右不報御史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內變又攘以為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不聽時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兩河南北楚蜀盜遂起

谷應泰曰嗟乎宦寺之禍自古烈矣周禮重奄寺之司秦風著寺人之制蓋以其人進身刑餘廁負

灑掃非有忠孝砥礪之素而其入也優游房闥窺伺色笑其出也口銜天憲手秉王章固宜其威福剬恣發不旋踵而傾輈覆軫動成炯鑒者也劉瑾以青宮舊侍狐蠱君側當其始也豈遂有莽懿非常之志溫卓不軌之謀乎假狗馬音樂以冀君王之憐惜取富貴苟容足矣而乃毒蛇不斷壯夫螫手韓文一發不中而顧命諸臣斥逐無遺六給事十三御史之章再入而諫官臺臣誅鋤略盡於是北門之獄驟興搢紳之禍尤烈內閣樹其私人部寺張其羽翼威鋑加於郡國吏罝及於巖疆瑾遂駸駸焉不能安於人臣之位矣夫水自湍也風又激之湯已沸也火又烈之廷臣自李東陽而下無不靦顏要地甘心頤指間或微言解鬬自托於太丘之弔張讓然而固寵依違詎殊於商君之因景監乎清流之望既歸宮府之權自一小人得志有自來矣焦芳劉宇寧足責哉然而李夢陽之閣部

密謀無異於楊一清之密說張永也王岳范亨徐智之從中奏上又無異於張永之叩頭哭泣也李計中洩於政府而楊謀獲成於閫外岳亨敗事於濡遲而張永決策於立談言於寘鐇倡亂之後者信而有徵言於狗馬娛心之日者迷而難悟卒之國家受恭顯之禍政府有匡趙之羞張永收桑榆之功諸賢深徙薪之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寘鐇之叛

武宗正德五年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鐇反寘鐇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炵靖王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封安化王弘治五年寘鐇嗣王是時劉瑾擅權毒流天下寘鐇素有逆謀與寧夏衛生員孫景文孟彬往來甚密覘王九兒降鸜鵒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鐇輒呼老天子寘鐇益懷不軌會瑾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徵馬屯租甚急敲扑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令景文家寘酒邀諸武弁素所被辱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謂寘鐇多奇徵可輔欲盡殺諸守臣刼衆舉事衆方怨聞景文言皆忻然從之曰即事不就死無恨遂歃血盟定計衆散去景文以報寘鐇寘鐇令人往平鹵

城說戍將及素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各集衆待時有邊警總兵姜漢命周昻簡鋭卒為牙兵得申居敬等六十人昻領之初五日寘鐇遂置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昻指揮丁廣謀反錦昻者故常托景文貸寘鐇金納級陞都指揮德寘鐇深寘鐇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李增鄧廣漢等惟學東辭不往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錦等詐言塞下警急呼壯士申居敬備邊執兵械跨馬呼譟儀賓韓廷璋

等伏兵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等遂走行臺殺惟學及都指揮楊忠又殺周東縛侯參議放獄囚焚官府刼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逆黨平鹵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僞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為檄數劉瑾諸罪狀張綵劉璣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為討賊大將軍昻廣左右副將軍景文為軍師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一人總管關中大震陝西守臣將寘鐇等刋印劉瑾激變罪惡告示榜文封奏瑾匿不以聞總兵曹雄等聞變率兵沿河堵截遣廣武營指揮僉事孫隆將大小二壩積垛捲埽柴草盡皆焚燬楊英率黃正等發靈州順流而下鐇遣魏鎮等至廣武營散賞孫隆用弓箭神鎗拒却之曹雄親帥兵至靈州　初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聞邊警帥兵出玉泉營寘鐇反遣人招仇鉞令以其兵來會佯許之帥衆還鎮鐇奪其軍單

騎歸私第京師訛言鉞已從賊又與武營守備保勛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勛為外應朝議用勛為參將鉞為副總兵令率兵討賊於是勛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納游兵壯士侯保勛等兵至從中起為內應俄而總兵曹雄亦遣人持書約鉞鉞蒼頭書童者沒河潛入城具言保勛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埽捲河舟盡泊東岸矣鉞喜喉

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口留昂守城時四月二十三日也寘鐇出城祭祀社稷旗纛等神使人呼鉞陪祭鉞復稱病不出昂自來問疾鉞陽呻吟臥伏諸蒼頭陶斌來得侯昂入用鐵骨朵擊殺之割其首級鉞即披甲仗劍跨馬出門呼諸壯士楊真等從者百餘人直趨安化府執朱霞孫景文等十一人殺之擒寘鐇及其子台溍儀賓謝廷槐韓廷璋并黨李蕃張會通等詐傳鐇令召錦還而別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錦方帥兵還卿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璽魏鎮等十餘人聲言城中事定以攜眾心又往河口執劉鉞姜永殺之眾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正脫身走追擒之賀蘭山外并獲申居敬等曹雄楊英各先後至寧夏鐇起兵凡十八日而敗　上聞寘鐇反頒詔天下慰安人心詔內有宥充軍罰米官員停徵糧草等件出內閣草中又欲取回各處差出官校劉瑾有難色以李東陽言從之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太監陸誾管領神鎗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率中外兵討寘鐇時朝內不知四月二十三日事故出師神英等統京營兵合陝西諸鎮兵馬分道進勦瑾矯詔改戶部侍郎陳震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討寘鐇暫行總制事震附瑾由光祿卿陞戶部侍郎瑾倚之為腹心會寘鐇反眾推楊一清提督軍務瑾屈於公論不得已從之然度一清必辭故遣震彌縫其間兾其成功將柄用之已而聞寘鐇已就擒楊一清上疏乞將京軍取回以安反側　上詔涇陽伯神英以兵還命張永及一清仍往寧夏綏安地方時道路相傳總督率京營兵將屠寧夏一清慮激變遣百戶韋成賚牌曉諭寧夏官舍軍民大賊已擒地方無事天子遣二王重臣來撫定爾輩又出示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脅從有功者許錄用各部官員不許聽人誣陷敢有流造訛言者治以軍法　侍郎陳震械寘鐇送京師楊一清以事干宗室處置少疎恐生

他變又各犯有原謀脅從情罪不一一槩解京將無可活者故馳往止之時已渡河乃收繫靈州以待一清會太監張永檄鎮守撫按督同王司官公審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時鎮巡逮至千餘人一清出者凡百餘申居敬徐欽程保等止逮其身繫家屬俟正犯誅後徙其妻子奏聞下法司議從之一清又謂永曰恩威當並行不悖大變之後堂陛凌替不復知上下之分維時造偽命偽符手刃大臣者戕殺主將奪其家者遺姦尚存無以

善後乃密諭鎮巡捕指揮馮經等奏上伏誅　八月太監張永回京楊一清仍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削慶府護衛寘鐇錦廣等械至京皆伏誅論功封仇鉞為咸寧伯

谷應泰曰正德二年四月慶府寘鐇反十四年六月寧府宸濠反逆同罪均固已然古者天子居重馭輕先奠根本分建宗子次固維城無事則修職稱貢率土歸王有事則環甲荷戈用紓國難是以家裕苞桑國鞏磐石計深遠也劉瑾威刼大臣權傾萬乘帶刃畜何羅之謀術士進蒯通之論二世之禍直須時耳寘鐇聲罪發難志清君側夫産祿在而興居之兵非叛武曌墓而敬業之兵亦正惜其溺志巫覡擅殺命卿狼狽稱戈既無觀變之智徘徊河上初無撥亂之心所以身膏斧鑕而秦人莫之哀也不然扶蘇受沙丘之詔而吞聲自裁湘岳得臺城之命而擐甲不進强枝固本又何以稱焉雖然寘鐇一狂悖豎子也天誘其衷狡焉思逞

天殆借鐇為逆瑾授首資乎寘鐇不反則張楊夜半之謀不合寧夏不亂則武宗腹心之愛不割張父趙母社稷之憂詎有艾歟觀楊一清道聞鐇擒而急反京兵緩誅惡黨豈非狡童游魂應時剪滅而瑾毒方深人心易震内憂未靖外寧非福豹房之計得行而後戰勝之賀乃在廟堂也然則寧夏之功不在寧夏在於楊一清乘寘鐇以誅城社之奸南昌之捷不在南昌在於王守仁滅宸濠以塞

覬覦之膽嗚呼皆可謂大臣者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河北盜

武宗正德四年秋九月畿南盜起時劉瑾用事專恣驕橫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刦掠號響馬盜至是聚黨益熾瑾欲速除之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

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事捕盜舊例御史出不得以家屬隨至是杲等許攜家往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為樂邏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五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瑾以捕盜功擢杲毅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五年冬十月霸州降盜劉六劉七叛初霸州文安縣大

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為深窖同時劉六劉七齊彥名李隆楊虎朱千戶等皆附之諸大璫多文安人茂通賂納交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與茂居鄰結為兄弟因得徧賂馬永成谷大用輩常因內官家人出入禁中進豹房覩上蹴踘益無忌憚河間參將袁彪數敗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吾弟耳今後好相看無相厄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與爾好今後無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

諸將聞風脂肭及甯杲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杲意偽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曲折杲率驍勇數十人乘不備掩擒之斧折茂股載歸餘賊相率至京謀逭罪忠與永成為請于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刼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六七膽力弓矢絕倫諸盜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協捕有功御史蔣瑤亦用而賞之或勸瑤弃絕禍本二人竟颺去杲仍圖形捕之逮繫妻孥盡破其家六等窮蹙憤恚乃相聚抗官府刼行旅既劉瑾伏誅杲亦被劾麾下健兒多歸之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姊出首自領三十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貰之令捕他盜自效至是復叛去往附畿內盜白英時英已流刼至山東

六年春正月霸州巨盜劉六劉七聚衆攻安肅縣刼取繫獄盜黨齊彥名時窮民響應旬日間衆至數千刼掠畿南州縣霸州文安生員趙風子者名鐩有勇力好任

俠每大言自負先是劉六等攻掠文安鐩率妻子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汙之鐩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說使降許納歸家與弟鐇鎬聚五百人會于河間由是賊黨益繁自畿南達山東倏忽來去勢如風雨乃命指揮同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瑾至德州奏言白英約四百人分為二一刼諸城高密安丘沂水一自穆陵關南溜魚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夜數百里馳而官軍馬少無以追敵請于山東直隸取

給備戰從之命瑾充參將捕盜　三月賊入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祁開等州境大肆殺掠攻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城陽信曲阜及泰安州皆破之時賊衆强多出不意突犯所在單弱勢不能支李瑾東西奔命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從之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召馬中錫為右都御史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夏五月兵部尚書何鑑奏禦盜事宜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甚至開門迎欵以故南北不通人情洶洶鑑建議選將練兵嚴號令公賞罰募義勇起用舊將白玉等數人奏行山東直隸等處修濬城隍選補軍餘錄用民間武勇不許遺以資賊鄉村鎮店結伍立寨互相應援河南山西等處設兵黄河斷太行以防奔突京操官軍倶留本處分守郡縣又于漕運十二把總部下每船選精卒一人沿河駐劄以防運道商旅詔悉從所議鑑復奏遣都督黄琮張俊統兵分布霸州等處　六月流盜趙鐩劉三邢老虎楊虎分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彦名分掠山東鐩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威縣直抵文安復往河間泊頭慶雲由山東陽信海豐向西南上江為散地六七等踰山東河南出湖廣江西仍由故道入長清齊河等縣直抵霸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為絶地所至縱横如蹈無人之境大抵賊倶起畿内恃馬力倏忽馳驟棲野不佔城郭蹈虛不立方所每戰驅脅從者居前呼號衝突官軍見形即縮賊相與笑樂恣所殺掠稍遇勁兵前者倶陷自以精騎覘勢為進退莫可控揣官軍雖屢有小捷然失亡多黠者又受賊賂多縱舍賊指揮桑玉嘗與劉六劉七遇文安村中六七匿民家樓上欲自刎玉故緩之有頃齊彦名持大刀脇官軍敗衂者數十人至樓下彦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彦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六七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去各地方官互相推委時馬中錫張偉所領京營人馬多不簡閲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

撫解散張偉紈袴子怯不能戰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獲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單車從數卒直抵賊壘開其自新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伺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刼金銀輦載至京餽權倖求赦不得遂益肆刼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刼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寇殃民兵部尚書何鑑劾中錫偉擁兵自衛縱賊不戰逮下錦衣衛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革爵閒住　八月丁巳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等合兵以二千騎破棗強縣屠戮甚慘知縣段豸死之　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大發兵討流賊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討賊非書生所能辦遂以大用等帥兵討賊何鑑奏令陸完率領主事田蘭等招

募民兵地方大擾又奏調宣府副總兵許泰遊擊郤永大同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延綏副總兵馮禎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　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真定都御史蕭翀憲等撫馭無方遇賊失機兵部奏逮下獄除名為民且著為令凡州縣官失守者比守邊將士例　劉七等圍滄州不克進抵霸州信安京師戒嚴時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賊在固安甚急上召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兵部尚書何鑑諭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卿等何以處之鑑對曰邊兵已至涿州賊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上喜初副總兵許泰奉調率部下入居庸關駐涿州馮禎入紫荊關駐保定上乃諭鑑即追還陸完東出往信安鑑承旨畢退至部中已秉燭矣遣人留都門鎖鑰賫牌馳諭戒以失誤者斬時陸完方欲整兵南行而賫牌適至遂直趨固安許泰郤永出霸州平口賊易之泰等逆擊殺數百人賊始懼南奔天津指揮賀勇遏之信安灣賊復敗

泰等追擊於東光半壁店擒斬二百七十人永再破之景州鑑橋馮禎敗賊于東明裴子巖斬賊帥偽千戸郤永復破賊棗强縣合兵又破之岑老集及薛家屯擒斬千餘人皆楊虎趙鐩黨也諸將進擊虎鐩于景州朱門村一日數戰殺賊千餘人賊奔逼小灘河北保定都司田彬率指揮趙文等扼之敗績文被獲尋走還副總兵李瑾擊趙鐩于山東蒙山亦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衣虎鐩衣蟒衣沿途炫燿過泰安州題詩有縱橫六合誰敢捕之句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益熾　冬十月劉六等攻濟寧不克初賊自滄州解圍南走破日照海豐壽張陽穀丘寧陽曲阜沂水泗水費十城至是攻濟寧焚運船千二百艘執工部主事王寵釋之　給事中竇明言弭盜安民擇將事下獄太監張永選團營驍卒聽征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為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武定州逵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橫行河北逵修城濬隍踰月而成又使民家各築墻高踰屋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守號令視旗鼓進退違者無赦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撫按交薦其才擢是職　十一月趙鐩等至宿遷初鐩等攻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南攻徐州不下至是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殺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人執指揮陳鵬攻靈壁知縣陳伯安戰敗被執攻宿州不克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鐩止之得釋又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尋亦釋之又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餘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武平衛百戸夏時扼之河楊虎率壯士黃寧九騎渡河時兵不知其為虎也擊之虎奪舟欲濟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溺水

死鐩等推劉三為主總兵白玉擊劉三於太和縣小南門敗績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失亡盔甲鎗刀二千神器七十餘攻破霍丘殺萬人執都指揮潘翀釋之殺都指揮王保射殺河南布政司經歷任傑軍民死者千餘人至鹿邑鹿邑潰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為劉三子至新蔡致仕知府張鐸率衆遺劉三金帛萬計不攻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逋諸將利刼掠戰不力賊勢日盛劉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甯龍

謀兵無主必亂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為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降者秋毫無犯拒者寸草不遺　劉六等攻徐州掠淮西劉七等覘知谷大用毛銳等駐軍臨清復擁衆走霸州賊以十二月朔車駕出郊宮省牲圖犯御蹕時兵部尚書何鑑未寢左右無一吏卒乃自具帖子令廁卒遞入長安門逐門遞入司禮監轉奉上知復傳示各衙門嚴加防守又縋城賫報通州良鄉涿州各守備官整備兵馬兼以常制駕出南郊分調軍馬於南海子盧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處分甫定漏下五鼓矣有頃上命司禮監太監名鑑至左順門問今日駕可出否對曰駕當早出以安人心車駕遂出迄暮方回賊

知有備不敢犯十二月劉六等西奔掠新城雄縣定興安肅易州淶水而南破高陽蠡縣博野容城深澤束鹿覘知祁州有備乃迂道竟攻臨城高邑成安饒陽由真定掠趙州安平直抵晉州藁城栢鄉內丘南和衡水等處鑑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彰德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襲至彰德賊方圍湯陰聞官軍至望風遁去許泰馮禎郤永金輔李瑾張俊成釗追戰敗之渡河溺死者無算劉七等復糾衆萬餘圍李瑾馮禎營許泰與禎

瑾內外夾攻敗之賊遁去　劉六劉七齊彥名劉三趙鐩邢老虎等復分掠山東河南賊欲牽制官軍故分寇其勢益熾　劉三等攻陷上蔡縣知縣霍瑄死之前鋒臨商水知縣率吏民降進攻西平知縣王佐拒敵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之乘勝攻破舞陽刼獄獄有僧德靜偽稱唐府宮人子賊黨賈勉兒留之至葉縣執知縣唐天恩并其父殺之攻襄城襄城人餽銀馬不攻攻破寶豐僉事孫盤賫黃榜撫賊趙鐩復書曰羣奸在朝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雄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羣奸有掠縣令妻子者鐩殺之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屠其城　命遼東巡撫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鉞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河南賊澤至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嚴軍政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頓首請自効良久釋之遂鼓行前時河南親藩告急何鑑建議復于宣府大同遼東延綏諸將部下續調未發官軍分道赴之復以諸賊分責諸將討日勦滅

七年春正月劉六等復攻霸州何鑑續調宣府邊兵在涿州者遏之賊遁去先是陸完聞賊北奔恐犯京師即調許泰郤永追至德州泰永方恐後期獲罪而賊東遁之報忽至泰永驚喜久之乃知遏賊宣府續調兵也嘗語人曰何公此舉既解霸州之危復舒吾輩之罪既而遼東續調軍亦至郤永率邊軍追賊至山東大敗賊李隆于穆陵關隆奔劉七營劉七惡其反覆斬之并其衆復歸河南陸完分調諸將許泰等大敗賊衆于汴北時撫治鄖陽李士實亦發兵夾攻賊奔商水倉皇阻河不能渡官軍併力蹙之方可殄滅而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崇府盤薄久之賊因得渡商水何鑑劾宗阻誤兵機逮下獄　伏羌伯毛銳至真定敗績銳衰老怯懦所領京軍萬餘皆怯不諳戰谷大用擁衆觀望不敢進銳帥師至真定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許泰援至銳僅

以身免失亡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大用同事不問罷歸第　二月趙鐩等攻唐縣先後二十八日不破邢老虎病死鐩併其衆號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劒士斬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均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鐩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衆去之總制彭澤咸寧伯仇鉞督各邊將帥敗鐩于西華縣殺賊

二千餘人奪回馬騾器械無算鐩奔鄢陵焚掠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不能入遂至滎陽汜水攻偃師　陞陸完右副都御史先是楊一清議擒斬賊三名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雖擁衆數萬然多刼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競取財帛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音陞完谷大用降敕獎勵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卒無獲者甚至賊已去而

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過冀州入民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大用完皆不問大用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坐功冒級日費餼廩自出師以來芻糧犒賞費太倉銀二百萬餘府庫為之虛耗　三月劉三趙鐩等至河南府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總兵馮禎率榆林兵方列陣而姚信所部京軍馳越禎前失利先遁賊麾衆突至禎下馬力戰死賊亦殺傷多乘夜奔汝州復犯汝寧府殺湖廣土軍數十人入潁州朱皋鎮官

軍追敗之前後斬賊及渡河淹死人馬五千有餘沿途逃散者甚衆鐩等由光山六安州攻破舒城刼掠人馬

　夏四月桐柏知縣李聚率鄉兵敗趙鐩于縣外生擒潘僧等八名泌陽縣劉機率鄉兵擒獲逆盜劉喜等總制彭澤督官軍敗趙鐩于六安州殺獲四百餘人追至定遠連敗之湖廣僉事郭韶敗劉三趙鐩等於應山縣二郎畈廣水店追逐懸崖溺水者千餘人彭澤同巡撫劉丙督各路軍馬追殺鐩等於應山弁子鋪隨州蓬甑

山等處劉三劉資等潛匿山谷去　李鋐率邊軍敗劉六等于臨朐沂水殄之劉六劉七等東入登萊掠膠州平度萊陽破文登招遠攻圍寧海陸完復分調許泰郤永合兵追勦賊潰分兩隊一隊由高密西奔李鋐追至沂水勦殺無遺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復北走霸州犯香河寶坻玉田諸縣敗官軍殺參政王杲于武清八里莊兵部奏調參將成釗等統領京軍陸完甯杲亦分調諸將會兵截殺賊過馬東圈殺戮甯杲子弟兵甚衆乃越霸州竟往雄縣迤南直抵山東賊雖屢衂然隨在脇聚寡而復衆先是正月劉六等自文安而下二月至宿遷屯小河口刼船欲渡指揮周正禦之不得前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率衆萬餘掠邳州之泇口集遂由贛榆過郯城既擁衆復寇邳州賊皆白衣瀰漫郊野知州周尚化悉力拒走之三月賊過呂梁沿途焚掠無遺總兵劉暉破賊于滕之呂孟社尋敗賊于邳之郭家庄殺獲千餘人賊且戰且走至魚頭集復破之四月賊奔登州海套陸完率大軍與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遇于嵩淺坡古縣集等處時宣大邊兵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將十萬人合圍諸軍奮勇鏖戰斬首二千三百殺傷二千有奇俘獲百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彥名獨挾驍騎三百餘潰圍而走間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諸軍悉出莫能禦賊將北出塞外尼關險不得通乃復越臨清而南下邳之新安迤運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復由靈璧西南而去　閏五月劉三自河南入羅田轉掠黃陂都指揮陳表擊敗之還據羅田仇鉞擊賊于光山神周姚信為左時源金輔為右大敗之斬首三百九十人溢奔六安諸將進至七里岡賊分為三神周追趙風子姚信追賈勉兒二賊急復合其黨張通等率衆數千降鎰屢與官軍戰不利陳翰見勢敗亦向總兵仇鉞降時源金輔追劉三由黃陂光羅至桐柏南召從騎十七人夜亡其半至土地坡指揮王瑾射劉三中其左目三縱火自焚瑾滅火斬其首都指揮朱忠等復追擊賈勉兒于扶溝

賊奔沙河溺死者甚衆追至永城勉兒變姓名匿項城之丁村老人王斌獲之餘衆悉潰趙風子走德安知事不成行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遇僧真安因削剃鬚髮藏度牒令賊黨邢本道等各散遂同真安欲渡江從江西賊再圖大舉湖廣巡撫劉丙督官軍擒邢本道等三十餘人于隨州天王險寨等處斬賊百餘級獲馬騾器械千數本道被獲始知鐩削髮遁去分命各道物色之武昌衛軍人趙成趙宗等行至黃陂縣九十三里坡遇

鐩過見鐩狀貌異常思與頒示合心疑之追至武昌江夏縣管家套鐩入軍人唐虎店飯成等進擒之搜獲真安度牒檻車入京伏誅　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僉事許逵追至高苑敗之錢鸞以百騎刼德平逵復引兵追至楊二庄盡殲之劉六劉七圍邳州督漕都御史張縉擊敗之東海千戶張瀛率銳卒開柵迎敵賊三騎馳突而前皆渠帥也中矢斃其黨悉遁六等遂從東林渡邳騎能屬者纔三百人奔河南光山確山入湖廣棗

馬登舟沿江掠聚復聚黨至七百人駐兵武昌陽邏團風鎮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攜家赴官賊遇之于爛泥鋪脅與俱至南京炳然罵之遂遇害掠其家人　內旨立監鎗名太監陸誾以陸完討賊久不滅謀出統軍禮部尚書傅珪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將士心禍旦夕及宗社諸公尚唯唯乎力爭之明日竟遣誾監鎗出征傳旨令珪致仕　劉六為湖廣官軍所追風折帆檣擊死于水其子劉仲淮數人亦死劉七齊彥名

等糾合水寇自黃州下九江剽湖口彭澤等一帶郡邑經安慶太平儀真所過殘滅　六月陸完帥諸將邊兵馳至揚州斬退避指揮程鵬劉七龎文宣等舟過蕪湖操江官軍不敢逼直抵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鎮江官軍禦之敗績殺掠過壩泊于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港遂凌駕江面縱橫上下通泰如皐濱江之區咸被創殘秋七月劉七等復自通州泝流上犯九江劉七彥名等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遊掠欲自通泰登岍趨

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官軍所拒與其黨韓三等謀復自海門而上泝流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湖賊凡三過南京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賊在海門東七里港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頽上斷腰地方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迤邐蘄黃登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至石灰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叢蘭俞諫及副總兵時源等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越瓜州蹂周家橋歷孟瀆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泊狼山下賊有舟三十餘衆六七百人陸完至鎮江留總兵仇鉞駐温恭騎兵駐江北劉暉郤永以舟師趨江陰八月劉七等既泊狼山其黨以失地利相尤多潰去丁丑賊率衆二百餘攻通州我軍擊之賊退入船是夕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墮其衆顛踣不支嘔泄臭穢自相擊撞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礮矢中發之又為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

鑽船機發自為運轉轉透船沈試賊一舟沈之賊益駭勢迫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逸輒為通州兵所蹙通州最與賊密邇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鼓副總兵劉暉帥遼東兵千總任璽帥大同兵游擊郤永帥宣府兵並進癸巳與賊戰我軍聲譟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巔古垣馮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熾僧行居人逸出賊從之上山得路而我軍方奮勇直前日加晡劉暉率部將張春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誓死決戰分軍為三劉暉在山北郤永在山南皆戴盾跪行而上手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算其餘先具舴艋山下以備逃竄至是窘懼各下山爭船不得入劉暉立崖下百矢齊發劉七勢迫遂赴水死彥名為宣府遊兵十旗張鑑斬首劉暉擒獲餘賊及龐文宣等解京伏誅賊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陸誾弟陸永為鎮平伯咸寧

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彭澤加太子少保完名回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

谷應泰曰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初發難于霸州趙鐩邢老虎劉三等附之而盜愈劇至鐩等入河南七等入山東是羣盜分寇之始也既而并兵薄都城至尊倉皇名對左順中官夜出指授方略社稷無人幾于發蒙振落矣乃馮禎繞破鐩于景州而田彬沒全師于山左許泰甯奏捷於裴嚴而劉七屠名城于冀右徒敗車奔旗靡轍亂以此易彼得不償失游魂漸大禍延淮北賊騎有京觀之築池隍無即墨之堅指斥乘輿妄陳天命而羣盜再薄都城矣夫金湯天險百靈呵護么麼小寇敢爾蹂躪則以七等固嘗潛入宮門縱觀禁掖窺龍顏于豹房分天香于御苑彼項籍偶觀會稽石勒倚嘯東門亦未有睥睨彤闈射寢臥榻如茲盜者也於是宮門晨扃南郊幾阻徵調繁興六師雲集然後七等再入齊鐩等再入豫自此以後盜不復合劉三趙鐩猖獗于兩河巡撫彭澤以大同遼東宣府之師禦之劉六劉七枝蔓于濟北少司馬陸完及禎暉許泰諸將禦之其餘咸寧侯仇鉞伏羌伯毛銳中貴谷大用邊將江彬類皆將門世胄良卒信臣莫不赤羽耀日鐵騎屯雲然而魚駭鳥窮狼奔豕突偏師少利擁麾不前軍氣初揚綏追逸賊甚至斬掠難民邀勳幕府紈袴輿徒動加青紫太倉少府濫若泥沙此怨毒所以日深中原所以不靖也既而鐩等屢挫自豫南竄楚境楊虎溺而賊勢蹙趙鐩擒而賊黨盡矣七等自齊北掠京畿南竄徐宿鋒似鴟張勢亦窮迫由邳流豫由豫流楚劉六沈于水濱此亦天亡之秋也然而舍陸登舟死灰復燃賈其餘勇三江騷動天門無安都之栅京口無徐盛之城踰楚窺吳如履平地幸而妖星已

隕風伯揚威當是時劉暉師遼東兵任璽帥大同兵郤永帥宣府兵聚天下之全力撲窮途之逋寇猶莫不水戰火攻矢窮弦絕然後骨載專車頭行萬里當其始也劉瑾以威激之張忠以賄縱之及其繼也甯杲以酷激之馬中錫以撫縱之事發于中官禍成于庸帥卒之封爵定勛先及中人子弟焉夫張讓通書張角黄巾平而讓等俱封列侯令孜致亂黄巢長安破而令孜居功巵駕敗亡之主

各賢其臣而五省生靈魚糜肉爛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蜀盜

武宗正德三年冬十月四川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起漢中攻陷郡縣起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贊理軍務督兵討之初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劒自謂有天命遂與其黨惑愚民倡亂時保寧賊劉烈亦聚衆作亂侵掠陝西漢中等處

四年十二月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恕自稱刮地王廖惠自稱掃地王合衆十萬入寇湖廣鄖陽等處已而聞巡撫林俊督兵捕勦因流侵他境　劉烈等復還至四川初烈等四出剽掠侵陝西漢中勢頗猖獗至是復還敕巡撫都御史林俊相機勦賊未幾劉烈為亂兵所殺餘黨廖麻子喻思俸復熾

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鐘兼左都御史總督川陝

湖廣河南四省軍務征勦四川等處流賊　夏四月藍廷瑞廖惠等破通江縣林俊遣官兵及調玀狪石砫等處土兵攻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恕合兵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六年春正月朔江津賊曹甫自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都御史林俊聞報馳赴乘元日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銜枚往圍燒之賊奔潰又于山坪伏子岸等連戰敗之抵賊營殺死曹甫等先後擒斬三千餘人收回被掠男婦七百餘口獲馬騾器仗無算　五月鄢本恕藍廷瑞等縱掠蓬劍二州命總制尚書洪鐘同巡撫林俊總兵楊宏相機勦捕以靖地方復勑巡視都御史高崇熙鎮守太監韋興同洪鐘林俊會勦劇賊藍廷瑞鄢本恕　六月洪鐘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不得速進藍廷瑞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鐘乃會俊督四川兵陝

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鐘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尉斗壩賊見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鐘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鐘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埡刼掠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扼之不得間賊窘甚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為己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為妻結歡世麟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鐘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逸山谷鐘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老弱兵仗騾馬甚衆未盡者許自首撫之惟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加鐘太子太保俊章陞賚

有差　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翦子麻六兒等擁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方四僞稱總兵任翦子僞稱御史賊首三十餘人僞稱評士等名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等處先後擒斬三千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　八月賊攻南川馬頸崔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諸處玀猓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會百戶柳芳等陣沒官軍却賊遂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高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率兵由江津進夾攻之　九月賊攻江津會石硅兵至弁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賊以八千人舁攻具復攻江津林俊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硅等兵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乃乘高下石不得進賊復擁衆時出衝擊李鉞幾不免賴從吏何士昂等力戰得解

林俊見賊勢猶盛遣降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方四僞令其黨李廷茂出降竟不出高崇熙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人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聽其自散去乃從翼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為六哨由大埡小埡月埡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支六面皆合破其中堅斬賊首任翦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崖塡壑數里奪獲馬騾四千五百有奇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官兵少還擊殺千戶田宣冉廷質等方四妻妾復逸去遂率餘賊二千餘人遁入思南境內　巡撫右副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俊一切拒絶權倖惡之又與洪鐘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平內批即允之臺諫疏留不報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賊復熾內江榮慶之境騷然踰

年不能定矣　命巡撫都御史高崇熙調兵討方四廖麻子麻六兒等

七年二月江津賊方四等自去年正月奔貴州八月復聚至是刼掠南川等縣高崇熙連戰敗走之　閏五月方四自南川破綦江僉事馬昊敗之奔婺川衆遂散乃變姓名潛走開縣義官李清獲之送于官　十一月漢中賊廖麻子喻思俸內江賊駱松祥崇慶賊范藻等分刼州縣衆號二十萬洪鍾分勦不暇給御史王綸劾鍾

縱寇殃民罷職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同總兵時源征之

八年二月巡撫四川右都御史高崇熙以盜賊不盡滅逮下獄以右僉都御史馬昊巡撫四川　夏四月彭澤率苗兵攻漢中劇賊廖麻子破之衆遯竄山寨多伏匿箐棘中澤分兵搤出入奪水道渡開一面縱賊夾誅之且盡廖有異術能隱形事急跳身遁購之卒不獲因移兵內江討松祥平之

九年春正月彭澤率兵討崇慶劇賊范藻等平之四川羣盜悉定加總制軍務彭澤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時源為左都督

谷應泰曰正德中蜀盜藍廷瑞鄢本恕廖惠起漢中曹甫方四起江津廷推林俊優詔特起俊時憂闋家居也俊既受命通江之戰擒廖惠走廷瑞賊勢窮蹙轉窺秦隴吳景之死曹甫授首江津不振僅走貴州俊之視蜀初效可謂李綱入來方有朝

廷光弼代軍旌旗變色者矣而乃洪鍾出督崇熙會勦兵有連鷄之形將無輔車之勢我志方瑕醜氛復振然後羣帥戮力數道並進雖誘而殺降疑近不祥詎知縱之復叛無異養癰廷瑞本恕檻車詣闕保寧餘黨誅鋤略盡所不獲者廖麻子一賊耳方四再寇江津俊又六面督攻斬其渠帥四之妻孥悉俘帳下雖蠻官小衂四幸漏網喙息黔中已墮心膽假令借箸有人處置得宜璽詔優獎留

俊撫綏汲黯臥治淮陽韋皋久鎮西川錦江三峽之間遂將桴鼓不鳴乎角巾扁舟輕裝還里蜀民追送涕泗橫流誰秉國成何其謬哉於是漢中餘孽廖麻子再與喻思俸等倡亂矣黔中逋寇方四復與麻六兒等出掠矣內江崇慶相繼效尤范藻松祥人思雄長夫蜀寇紛紜本非劇賊王師壓境實皆勁旅然而中人邀爵必使子弟監軍鄙夫秉鈞喜言賊平受賞彭澤再出餘黨旋平蓋用兵六載屢成屢衂俊既去位人多畏咎至崇熙逮而洪鍾撤爭利諸臣抑已知難而退矣澤遂得專制閫外削平全蜀夫林俊當小腆初張舉朝貪功之日而彭澤當賊氛滋蔓命臣畏禍之時澤遂享有功名俊以齎志老死君子於俊不無李廣祖逖之感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揚壽楠
謄錄舉人臣鄒貽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至四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宸濠之叛

武宗正德二年夏四月劉瑾受寧王宸濠重賂矯詔擅復護衛屯田寧藩舊在大寧今三衛地也初太祖諸子燕王善謀寧王善戰靖難兵起燕王以計挾寧王遷北平後以其地與朶顏三衛遂徙封江西天順間寧府不法革去護衛改為南昌左衛至是宸濠遣內官梁安輦金銀二萬通瑾朦朧奏請准改南昌左衛為護衛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奪民利

五年秋八月劉瑾伏誅兵部奏革寧王宸濠護衛仍為南昌左衛

六年冬十月寧王宸濠葬母於西山青嵐乃先朝禁革舊穴也

八年夏四月寧王宸濠建陽春書院僭號離宮宸濠懷

不軌術士李自然等妄稱天命謂濠當為天子又招術士李日芳等謂城東南隅有天子氣遂建書院當之

九年春三月復寧王宸濠護衛屯田先是陸完為江西按察司為宸濠所重常曰陸先生他日必為公卿完亦心附之至是完為兵部尚書濠喜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與王歲時問遺不絕王致書完欲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者有寵於上左右近習錢寧張銳張雄輩皆陰結之

以求固寵賢婿司鉞坐法充南昌衛軍宸濠因之以通于賢每手書寄賢字賢為良之至是乞護衛輦載金寶于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宣言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復護衛肯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阻之乃密謀于錢寧等會三月十五廷試進士內閣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遂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護衛疏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密約楊廷和出下制許之而宏竟不與聞廷和與完懼宏發其

狀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復乃謀去宏以宏私其弟費寀入翰林鄉人黃初及第譖之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傳旨令宏致仕宏南歸舟至臨清濠黨陰遣人入舟中縱火行李皆為煨燼濠黨使人舟尾窺之見舟焚而餘貲盡遂以是復濠濠乃已　寧王宸濠自稱國主妄傳護衛為侍衛改令旨為聖旨　夏六月寧王宸濠密令承奉劉吉等招劇盜楊清李甫王儒等百餘人入府號把勢　八月寧王宸濠令撫臣以

下朝服見撫臣俞諫不可時宸濠久畜異志會有上賜欲撫臣等朝服見諫不可又嘗去其左右為惡者濠深啣之　冬十月寧王宸濠招鄱湖賊首楊子喬統賊徒楊清等肆行劫掠

十年春二月寧王宸濠招舉人劉養正入府密謀濠聞養正有才名習兵法延至府講論宋太祖陳橋之變養正甚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待時舉事　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　冬十月江西按察司

副使胡世寧奏寧王宸濠無道罪狀下兵部移文寧府令鈐束其下時宸濠反跡已著人莫敢言世寧發憤上疏畧曰寧王自復護衛以來騷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羣盜也伏乞聖明廣集羣議簡命才節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以陳金彭澤之權銷隙寢邪於無形勅王自王其國仰遵祖訓勿撓有司以防未然疏上宸濠頗懼委過近屬以自解　以河南左布政孫燧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先是俞諫以忤宸濠奪官閑住宸濠謀益横朘削百姓輦珍寳結禁近以為與援及結連各峒寨逋賊縱其流刼鎮巡藩臬以正自持者必百計去之畏禍者遂翕然依附燧知大變將作乃均征賦飭戎備實倉儲散鹽利諸凡摧剥黎氓者漸次削除偵姦黨置之法以剪其羽翼　宸濠奏副使胡世寧離間親親妖言誹謗賄營內旨逮之先是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宸濠臨發毒之下血幾殆濠深啣世寧必欲置之死摘前疏語為謗上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世寧既遷福建便道抵浙歸家濠屬其黨巡浙御史潘鵬發卒募取世寧欲甘心焉會李承勛為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閒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横逆朝野皆聞徵臣愚戇天日共鑒兩京言官陳啓充徐文華交章論救世寧繫再經冬訊鞫搒掠幾瘐死

十一月江西豕生象宸濠三司稱賀左布政使張嵿以義折羣議正之

十一年春三月寧王宸濠以上東宮未立密遣萬銳林華賄錢寧等稱長子宜入太廟司香為名迎取來京錢寧臧賢受厚賂陰助之　夏五月宸濠欲拓府居擬大內左布政張嵿以非制拒之　秋八月謫福建按察使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初世寧刑訊一年錢寧蕭敬張雄張銳江彬等受宸濠重賄脇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至死大理寺少卿胡瓚抗言曰濠謀賴世寧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衆直之及行撫按孫燧李潤奉

勘委曲明世寧無辜得減死謫戍奪瓚等俸　九月宸濠奪官池賄李士實左布政張嵿不可濠遣承奉劉吉饋以四菓啓視之則棗梨薑芥也嵿呼吉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界也臣子受命于君行止豈人所能預濠聞之默然　冬十月以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十二年春二月寧府典寶閻順内官陳宣劉良奏宸濠不法事濠遣承奉劉吉賄錢寧矯旨發順等孝陵衛充

軍濠疑承奉周儀實使之併家人六十餘人盡棰死　三月宸濠令王春余欽等招募劇盗淩十一閔廿四等五百餘人四集亡命同楊清等藏丁家山寺刼掠官軍民財商貨復厚結廣西土官狼兵并南贛汀漳峒蠻欲圖為應遣人往廣東收買皮帳製作皮甲及私製鎗刀盔甲并佛郎機銃兵器日夜造作不息　夏五月宸濠忌布政使張嵿賄錢寧囑吏部陞光禄卿以遠之　秋七月以許逵為江西按察司副使　宸濠以進貢方物為名遣徐紀趙隆盧孔章等赴京偵伺沿途伏健步快馬限十二日報知　九月巡撫孫燧奏宜重九江兵備之權湖東分巡兼理兵備佞倖阻之不行　冬十一月宸濠仇大學士費宏遣人焚毀其廬墓并攻城掠羣從兄弟殺之孫燧請兵擒捕下兵部議　十二月命太監畢貞守江西貞遂附宸濠謀逆

十三年春正月寧王宸濠誣奏清軍御史范輅賄近倖逮問除名輅與畢貞爭坐及辨朝王服色故被陷　秋

八月宸濠大集羣盗淩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四出刼掠有抗者陰使盗屠其家吳十三刼新建庫銀七千餘兩南昌知府鄭瓛置其窩主何順於理濠怒誣瓛事執送按察司監禁　九月宸濠賄佞倖改中官畢貞鎮守浙江　冬十月巡撫孫燧捕賊首吳十三等繫南康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刼獄奪之

十四年春二月寧王宸濠持重賄交通南京留守太監劉琅

夏四月孫燧自劾乞罷不許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

萬銳等日夜與宸濠謀恐事起以反為名欲伺宴駕後乘變起益遣奸黨盧孔章等分布水陸要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先是孫燧託禦盜名城進賢南康瑞州又請勑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兼設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横降香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討賊盡調衛城兵器於外嘗笑曰即賊起吾不減賊賊必以吾處

分故速滅也會江西大水淩十一吴十三閔廿四等出没鄱陽湖為寇燧與許逵自江外掩捕之夜大風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祖墓中竟不得濠恐乃致書陸完曰急去孫燧用梁辰湯沐來王守仁亦可切勿用吴廷舉時燧疏宸濠逆謀凡七上宸濠奸黨邀諸途皆不得達燧又以朝廷懿親不敢先發故自劾乞休不報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顔頤壽戒飭宸濠時江彬錢寧有隙太監張忠等常欲借彬以傾寧會濠居父喪矯情飾禮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奏其事燧等欲緩其逆謀具疏上之上見奏驚曰百官賢當陞寧王賢欲何為且將置我何地耶張忠乃乘間密言曰朱寧臧賢交通寧王謀不軌陛下不知乎稱王孝識陛下不孝也稱王早朝譏陛下不朝也上領之東廠太監張鋭大學士楊廷和初亦黨濠為復護衛已而鋭知有反謀且知上入忠言乃與廷和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於是御史蕭淮疏稱寧

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反形已具疏入江彬張忠贊其説遂勑義等往革其護衛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各上疏宸濠不法事詔發兵大索宸濠偵卒于臧賢家時宸濠偵卒林華匿賢家家多複壁外鑰木廚閉則長巷人無覺者華以是得脫歸不獲　六月丙子寧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先是朝廷遣賴義崔元顔頤壽等行崔元過揚廷和詢之廷和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府常令駙馬袁泰往竟得釋或

此意也元等遂行而京師競傳以為且擒治寧王偵卒林華者即兼程逃歸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蓋舊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必擒我不復記廷和所云趙府事也罷宴遂密名劉養正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殺其不附已者因而舉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飭兵器以俟待旦急名致仕

侍郎李士實入以謀反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尋各官入謝拜畢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毅然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張目直視濠厲聲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大怒命縛燧眾駭愕相顧失色按察司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顧燧語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

人尚何言濠并縛之訊逵且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捶折燧左臂并縛逵喝校尉火信等拽出惠民門外殺之逵且死罵曰今日賊殺我明日朝廷必殺賊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聞之無不流涕者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右布政胡濂叅政陳杲劉斐叅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并太監王宏俱械鎖下獄思聰黃宏不食死逆黨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養正常言帝星明江

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與李士實謀令叅政季斆僉事潘鵬師夔持檄諭降諸郡縣左布政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為所脅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叅政王綸為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大元帥分遣逆黨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戊寅閔廿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進攻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頴等亦遁城俱陷宸濠即令師夔居守婁伯至進賢知縣劉源清誅

之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移檄遠近暴露宸濠罪惡起兵討之先是守仁提督江西致仕侍郎李士實素與宸濠通一日守仁見宸濠舉宴士實亦在座宸濠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陰為之備會五月閒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作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宸濠且反謂主事應典曰進貴亂小事不足煩王守仁但假此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可也乃具題降勅令守仁查處福建亂軍故宸濠之叛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惟守仁以往勘福建出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十五日守仁至豐城知縣顧佖告濠反守仁易服潛至臨江幾為宸濠所及臨江知府戴德孺聞守仁至喜迎入城調度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會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抵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宸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趨南都則大

江南北亦被其害但據江西省城則出下策勤王易為也及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計佯奉朝廷密旨先知寧藩反狀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旦秦金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藩兵至復取優人數輩厚賞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縫置袷衣絮中臨發適捕李士實家屬至舟尾故令覘知之守仁乃佯怒令牽上岸處斬而陰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還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不敢即發庚辰守仁飛報宸濠反王瓊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耳丁亥守仁集兵糧傳檄四方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皆至議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俟彼還兵來援然後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宸濠果使人探守仁不出　秋七月壬辰朔宸濠會李士實劉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叅政季斆同南昌教授趙承芳等賫偽檄榜諭吉安守仁執

縛軍門固封上進疏畧曰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可為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陛下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奸回以動天下忠義之心絕遊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宸濠率兵出江西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樤同内官萬銳等守南昌自與拱栟李士實劉養正閔廿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為叅贊指揮葛江為都督載其妃媵世子從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太監畢貞守浙江許起兵應之戊戌宸濠趨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鋭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遂留攻安慶時九江南昌既陷遠近震駭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衆死守僉事潘鵬安慶人也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其尸投城下

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文引弓欲射鵬鵬走免張文錦即鵬家盡誅之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時朝廷聞濠反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後蕭敬罰二萬金得免秦用陸完謫戍邊餘死獄中　癸卯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起兵會于臨江樟樹鎮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徐璉引兵自袁州邢珣引兵自贛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其兵至十八日己酉至豐城衆議所往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大兵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於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

克安慶精鋭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鋭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来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為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為遊兵策應之諜報寧王別伏兵墳廠為城中聲援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閒道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發兵以二十日昧爽各至汛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為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并攻具至城下梯絙而登城上雖設守禦聞風倒戈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盜頗驍悍然多肆殺掠不遵約束民被殺傷者衆守仁執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拱樤及萬鋭等十餘人宫中皆縱火自燒殺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資及兵士畧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

壕塹期在必克聞守仁帥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取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港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宸濠自率大軍繼之二十二日諜報至江西守仁乃集衆議或謂寧王兵盛憑其憤怒悉衆而来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絶將自潰矣守仁曰寧王兵力雖强然所至徒恃焚掠劫衆以威未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彼所誘惑其下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為説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鋭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於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諸宗室榜示脅釋脇從常受賊官爵能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二十三日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

二十四日乙卯賊兵乘風鼓譟而前逼黄家渡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瑜兵從後急擊横貫其陣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擊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是夜宸濠問舟所泊地其下對黄石磯南人謂黄王宸濠惡其音為王失機殺對者賊衆見兵敗稍稍散去是日建昌知府曾璵等帥兵至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别遣知府陳槐帥兵四百合知府林瑊兵攻九江知府曾璵帥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發南康九江兵至丙辰并力合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急斬先卻者以殉身立砲銃間火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鬬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丁巳宸濠朝羣臣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爭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復大潰宸濠與諸妃嬪泣别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并偽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徐吉涂欽王綸熊瓊盧行羅璜丁饋王春吴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勛何鏜王信吴國士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源僉事王疇潘鵬參政陳杲布政司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横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復遣兵分勦擊破之于樵舍又破之于吴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曾璵陳槐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各于沿湖諸處擒斬千餘級將士執宸濠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宸濠見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為庶民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遂頫首

不言初宸濠謀反妃婁氏泣諫不聽及宸濠被擒于檻車中泣語人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守仁為求婁妃尸瘞之得宸濠交賄大小臣僚手籍悉焚置不問　八月上下詔親征時王守仁擒宸濠捷書未至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永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于是上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泰劉暉中貴張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上方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至且慮有沿途竊發欲自獻俘闕下疏畧曰臣於告變之際選將集兵振揚威武先收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逆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擅作威福睥睨神器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荊軻之謀令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奏入上屢檄止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大學士梁儲蔣冕屢請回鑾不聽　九月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江彬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屢遣人至廣信止之守仁不得已乘夜過玉山械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江以進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從今將遂成土崩之勢然後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君側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意將順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乘夜渡浙江過越還江西

太監張永復命先見上備言王守仁之忠并江彬等

欲害之意初江彬張忠等謀欲奪功誣守仁初附宸濠又知其勢敗然後擒濠攘功張永知其謀語家人曰王都御史忠臣為國今欲以此害之他日朝廷有事何以教臣子之忠乃先見上備言其事彬等毀遂不入張忠又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無君可知上召之守仁即奔命至龍江將進見忠殊失意又從中阻之守仁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張永聞之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棄其官入山為道士由是上益信之命守仁巡撫江西擢吉安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司贛州知府邢珣為江西布政司右參政　十一月上在南京張忠許泰劉暉等復營內旨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時守仁受命巡撫江西許泰等領京邊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餘賊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旦暮呼守仁名嫚罵或衝道啟釁守仁畧不為動務待以禮預遣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時新經濠亂民間哭亡酹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者忠泰自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故不得已應之忠泰笑守仁乃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踴躍呼應遠近忠泰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彼矣遂班師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誅戮以為功而沒其貨財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煩江西騷然不勝其擾　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上欲自以為功乃與諸近侍戎服飾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于前為凱旋狀既入囚禁之　十五年秋九月上以大將軍鈞帖令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書守仁節畧前奏入江彬張忠等姓名於內上之疏入始議北旋　冬十月上自南京班師還京　十二月上至通州賜宸濠死燔其尸餘

黨至京師磔誅之獨抑王守仁功未叙至嘉靖初始起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谷應泰曰武宗慢棄神器王綱不守累葉金甌視為中原之鹿于是羣邪睥睨蕭墻之內眈眈虎視人有風雲之想矣宸濠復護衛于正德二年舉兵于正德十四年十餘年之間碁布星羅賊黨幾徧海內當其始也覬覦斯龍種之哀妄冀千秋萬歲之約畜梁孝淮南之志要結伍被嚴助之歡輿服

升朝儼然大寶稱戈喋血詎其本懷既而王歷無疆妖謀漸洩羅落彌嚴腹心愈廣其骨鯁不附者內則大學士費宏外則巡撫孫燧副使許逵數人已耳宮掖樹其私人六卿半其羽翼京省津梁飛騎立達荊蠻百越振臂能呼知義揚之莫舉料乘輿之必東設伏關輔之間陰謀博浪之事嗟乎飛鷹颺羽已上其韝遊魚鼓鬐已吞其餌武宗方且改號將軍貶名鎮國右挈江彬左倚忠永張皇國門有同兒戲豈不危哉所幸宸濠身居彭蠡之間結聚椎埋之客地利既失人謀不臧王燭灰而復明皇輿昃而旋正是乃天意夫豈人事焉若王新建崎嶇江介倡率羣僚亟攻南昌覆其巢穴迎戰鄱陽擊其惰歸柴桑搗而長鯨晝徙湓口圍而寶帳宵灰兵甫萬餘時纔旬日天生李晟為國非為朕也大功甫立疑謗旋生角巾野服口不言功委蛇於羣閹之間調護于悍軍之日所憂在國釁而

不在身危所爭在民心而不在已爵卒之上勳格而不行五等加而又奪然而陳湯之爵失而不泯其功魏徵之碑仆而詎損其直微彰柔剛龍蛇伸屈殆所謂浩然正氣日月爭光者與若夫孤城單旅牽制賊兵不使下留都者安慶知府張文錦武臣楊銳崔文也聞難赴義先登摧敵佐成大功者知府伍文定及邢珣徐璉戴德孺也分勦支黨收復降郡者知府陳槐曾璵也王瓚拔守仁于未有

事之先未雨綢繆國之元臣張永一寺人耳片言感悟力為左右呂彊張承業之功何以加焉悲夫樊噲以呂戚而得免菹醢杜預賂朝貴而始遂功名功臣志士所遇抑又何窮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南贑盜

武宗正德六年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蠭起贑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胡雷二等據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七年春正月南贑巡撫都御史周南率兵攻破大帽等山寨盡平之大帽山交界江閩廣三省賊首張番壇李四仔鍾聰劉條黃鏞等聚徒數千流刼攻陷建寧寧化石城萬安諸縣南分遣江西兵從安遠入攻破巢穴七廣東兵從程鄉入攻破巢穴九福建兵從武平入攻破巢穴八擒番壇等悉斬之俘獲賊屬奪回良善甚衆

二月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率兵討廬山左湖盆塘賊敗之擒斬數百人　四月周憲移軍攻華林賊于仙女寨拔之進克雞公嶺先後擒斬千餘人進薄華林絕其出道賊益窘　五月周憲攻華林賊及其子幹俱死之先是陳金檄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率兵進會諜者言賊饑疲憲信之遂檄兵夾攻其二路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如雨兵敗憲被執刀中憲首血流滿面左臂復中鎗不能行大

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子幹見父被執躍馬直前中流矢力戰墮崖死賊勢復振事聞贈憲官謚忠愍旌其子　六月南昌知府李承勳會同按察使王秩督兵進攻華林賊勳招降賊帥黃奇置麾下有智畧任用之人謂勳宜防不測勳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勳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候報至期承勳令土酋李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勳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為

內應勳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率衆入五百人奮刀砍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為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靖安瑪瑙寨賊盡俘之都御史陳金奏江西華林賊已勦平桃源賊王浩八願撫加金太子少保餘論功行賞有差　冬十月命右都御史陶琰總督

諸軍務事初廷議以河北江西諸寇未平故復勑琰總理軍務事至則劉六已滅王浩八聽撫琰慮浩八譎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簡拔郡寮有才者分處要害

八年春正月桃源賊王浩八等復作亂率五洞蠻兵與東鄉賊分刦州縣命操江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同總兵劉暉率狼兵進勦　夏四月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約王賽一內應引兵征東鄉劇賊樂庚二陳邦四等盡擒之東鄉故賊巢世寧撫樂反側務立信義樂庚二

陳邦四怙亂復叛悉擒馘王賽一效順有功奏原其死既而修城濠遷縣治經武賑飢百姓晏然　五月江西叅政吴廷舉單騎入桃源諭劇賊王浩八等計擒賊渠以出桃源賊用兵歷年征討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欲用奇謀取勝免冑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為賊所留耀武刦威廷舉畧不為動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有謀勇者陰結之使執其渠因奉廷舉歸　俞諫率狼兵大敗桃源賊于裴源初諫因吴廷舉被執移兵桃源進勦知府李承勲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及南昌兵自岳陽分兩翼伏裴源待之賊果入裴源大敗遁去

桃源賊棄巢奔突四出踰饒信縱掠徽衢諸州縣初賊聞狼兵至頗懼欲降按察司王秩欲受之已有約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取降者殺之賊復大亂棄巢奔突四出刦掠徽衢等處民被其害　六月總督浙江軍務都御史陶琰巡撫應天都御史王縝會總制江西都御史俞諫夾攻桃源賊王浩八于徽衢平

之初琰慮桃源賊聽撫難信預為之防至是果突入境督兵會勦餘黨悉平總制俞諫奏江西賊平請建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從之　十二月俞諫調兵征建昌賊徐九齡等平之建昌賊為患數年勢逼益府官軍不能討至是諫命師悉擒以還

九年三月總制軍務俞諫檄兵備胡世寧等會兵勦臨川四寨宿盜盡平之　十月陞南昌知府李承勲浙江按察司太監黎安欲奪承勲功誣陷之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得直

十二年二月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檄四省兵備官選募民兵操練初陳金討桃源華林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創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時相詬訾諸凶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山險易為巢穴南安横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藍天鳳漳州浰頭等寨有賊首池大鬢等於是福建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守仁才特

薦用之守仁至以前者多調狼達土軍糜費踰萬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中選驍勇有膽力者縣千人少或八九百選最者優廪餼署為將領其兵備原額官軍汰老弱三分之一各縣賢能官統之專守城隘所募精兵隨各兵備官屯札別選官分隊統習之於是各縣屯戍既足防守而兵備召募者又可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　三月王守仁調三省兵攻信豐龍南流賊連敗之賊突至信豐守仁令乘險設伏厚集以

待之乃潛令兵徑道夾攻賊奔潰象湖山拒守又潛兵擣其巢穴大敗之賊復潰入流恩山岡等巢尋遁去　五月王守仁調兵攻何塘洞山寨賊首張師富等及長富村等處二十餘巢平之其脇從餘黨悉願携帶家口出官聽撫守仁委官安插復業四千餘人復檄知府季斆調兵擒賊帥陳能平其巢穴　秋七月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初守仁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轉輸之苦重困于民乃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

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事無掣肘可以相機勦滅衆迂其議屢不報尚書王瓊慨然曰朝廷有此等人不與以柄又將誰用因守仁疏覆議即奉旨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冬十月王守仁討汀州左溪賊藍天鳳等平之天鳳等與贛南下新穩下等洞賊雷文聰高文輝等盤據千里守仁集從事議曰諸巢為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

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吾利也況賊但聞吾檄湖廣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得志橫水左溪既破移兵桶岡勢如破竹矣乃遣都指揮許清率兵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自上猶縣白面峪入會橫水指揮郟文率兵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斆率兵自大庾

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擣横水與諸軍會分布既定乃以初七日分道並進守仁至横水謝志山等倉卒據險拒之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賫銃砲由間道攀崖上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險奪發其滾木礧石十二日守仁率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憑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烟焰漲天守仁麾兵進逼之賊大驚失措謂官兵已盡得其巢穴遂棄險走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昶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歸大奔潰遂破横水大巢邢珣王天與等各破數巢皆會于横水郟文唐淳等各破數寨皆會于左溪會天霧雨休兵已諜知諸潰賊收集餘衆據險立柵然倉卒無資糧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前攻

一後繼用土人為鄉導自是諸營各分道破餘巢伍文定張戩亦連破數巢入會左溪賊悉平　十一月王守仁會兵攻桶岡初守仁乘横水左溪之勝遣人諭以禍福於是桶岡賊鍾景納款降守仁使夜入賊巢諭之期以初一日使人于鎖匙龍出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而横水左溪賊持不可遲疑未決守仁遣使于鎖匙龍促降而別遣邢珣率兵入茶坑伍文定率兵入西山界唐淳師兵入十八磊張戩師兵入葫蘆洞俱冒雨入藍廷鳳方于鎖匙龍聚議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震愕急奔入内隘阻水為陣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戩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戩右懸崖繞出賊旁賊敗走舒富王天與亦由鎖匙龍入賊悉衆奔十八磊唐淳嚴陣迎擊之賊又敗會日暮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邢珣先破桶岡大巢諸軍奮勇並進俘斬甚衆湖廣兵亦至賊餘衆遁入山谷守仁遣諸將分道捕之於是横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賊首藍廷鳳蕭貴模等皆斬獲無遺守仁出

師凡兩月平賊巢八十四處遂議于横水等處建城設安遠縣治控禦三省捷聞擢守仁右副都御史

十三年春正月王守仁討浰頭賊平之先是守仁征横水桶岡等賊慮浰頭賊乘虚出擾乃使人賫以銀布諭降之惟賊首池大鬢不從守仁計兵力未暇覊縻之勿深問有金巢等率衆降守仁厚撫之令從征及横水破大鬢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亦降即願從征立功實覘虚實為内應也守仁知之令從別哨遠

其歸路陰使人分名近浰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集兵衆俟平桶岡後報師期及桶岡平大鬢益懼守仁遣使至浰頭賜諸賊牛酒見賊嚴為備詭語使者曰龍川新民鄭志高盧珂欲讐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鄭移檄臨川廉二人擅兵狀且令大鬢除道俟還兵討之大鬢假使来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已招新民也仍領舊部三千餘衆時諸縣民皆為大鬢所脇三人者獨抗賊賊讐之守仁還兵三人来告變言大鬢反狀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縛將斬之曰大鬢方遣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繫珂等置之獄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諭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歸集衆以俟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横水桶岡既平浰頭歸順境内無虞矣民久勞苦宜休兵為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

盧珂被繫故遣使令大鬢勿撤備以防珂黨掩襲大鬢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安所親説仲安令自来投詐云官意良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使盧珂等言無所入大鬢信之謂其下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勒兵俟報至是探知大鬢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俟浰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賫一檄為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間見檄遂不為意大鬢至贛謁守仁見

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大鬓等緩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大鬓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泠水徑直擣下浰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浰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于龍子嶺官軍為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適推官危壽兵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遶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浰大巢餘賊精銳尚八百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上賊設礧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為賊敗奔者上山賊見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衆已闌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擒斬畧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平地方控扼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聞賜璽書襃賞餘功賞賚有差南贛自此無警矣

谷應泰曰正德濁亂羣盜蠭起而江西之盜有五大帽山者號贛賊仙女寨鷄公嶺者號華林賊瑪瑙寨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為桃源賊樂庚二陳邦四為東鄉賊自江西副使周憲戰死華林總督陶琰再撫浩八而二賊稱最劇矣至巡撫周南平贛賊知府李承勳平華林靖安參政胡世寧吳廷舉平桃源東鄉當是時陳金俞諫實筦節鉞承勳廷舉功最出奇經營九載至正德十一年而南贛賊黨畧平皇靈未暢芒蘖旋萌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為左溪賊謝志山等為橫水賊鍾景等為桶岡賊池大鬓等為浰頭賊新建以廷推舊望簡荷新銜規畫山川廣行間諜親破賊巢者八十餘增設縣治者二特設南贛提督軍門

者一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而江西賊悉平矣夫諸臣平賊遲而變隨新建平賊速而賊定蓋江西南臨百粵北枕大江東連閩嶠西接荆蠻地延千里址交五省又有崇山峻嶺鳥道叢篁車騎不得長驅米芻不得時給王師直指則鳥遁深林振旅還朝即鼠謀竊發揆其形勢則決地之巢不能離巢徑丈之鱗終難失水然而尉佗有七郡之計任囂劫坐大之志庾嶺以南舉足非國家有

也當四賊再發浰頭遠在汀州桶岡實處楚境左溪橫水連亘其中彼且視狡兎之窟成率然之形漢天子有神靈豈能從天而下乎而當時議者動思言撫此何異招麋鹿于金鑣呼亡猿於朱檻有躑躅徜徉去之惟恐不速耳撫不就而用勦徵調狼達兼招苗峒刦掠性成罕知王制引入內地恃為長城賊甫斂駭我已鴟張賊苟帖耳求生則我已受之恐後矣羈縻勿絕豈久安長治之道也哉

新建悉罷客兵自募鄉勇養兵數月觀釁伺時德裕築籌邊之樓文淵畫聚米之勢猶慮賊兵四出牽制我師偽撫浰頭佯委桶岡使皆懷疑觀望徘徊之間鼓行而進直搗中堅奇兵雲擾鐵騎飈馳橫水覆巢左溪失險矣桶岡既斷右臂王師已入門庭兼兩寨逋逃自相駭觸乘其破膽一鼓遂登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浰頭愚狡新建玩弄股掌賊首池大鬢等皆千里誘致縛之樽俎渠魁已

在檻車天兵已薄賊險而彼且鼾寢晏然鼓角一鳴千山聲動賊於斯時登陴受兵則一木不支倉皇出逸則四面楚歌相顧解甲慟哭請降武侯五月渡瀘而南人不復反矣夫江介嶺表限在天南拊背扼吭專支閫外揚僕樓船馬援銅柱比之新建何以稱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江彬奸佞（錢寧附）

武宗正德七年冬十月内旨欲調邊兵入衛京師大學士李東陽等及府部科道力諫不聽時倖豎有厭客計者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官軍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更調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持以為不可大用謂上有先入之言不可破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今日曲從即有後患百死何贖乃上疏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漠北朝廷屯宿重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流盜猖獗動調官軍乃一時權宜甚非得已蓋京軍官軍各有分地無故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聞之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

外恃勢淫怙將官護短而不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内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違妻子棄捐墳墓或風俗之不相宜或糗糧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須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糜費無紀七不便也往来交替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疏上翌日竟降内旨行之　召大同遊擊江彬等入京師彬宣府人驍勇狡險時從宣府副總兵張俊征流賊于山東惟殺掠良民以邀賞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陞左都督冒國姓為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上號外四家而彬尤甚邊卒縱橫驕

悍都人苦之上嘗于西內練兵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為角抵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禁中千户周麒常叱之彬竟陷麒死于是左右皆畏彬

八年冬十月以錢寧掌錦衣衛事賜姓朱寧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鬻能家能死事劉瑾因得見上上甚悅之嘗醉枕寧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但伺寧寧內侍帝外招權納賄諸大臣造謁恐後小拂意即中害內侍武臣率重資投寧求鎮守總兵都察院經歷錢岌至拜寧為父密伺廷臣忤寧者彈斥之是時內臣張鋭掌東廠威勢與寧埒中外號曰廠衛

九年春二月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倖朱寧張鋭張雄等日導上遊畋微行不可諫止

十年秋七月浙江左布政方永良劾朱寧鬻鈔害民不報時寧黷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永良上言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雨雹為災嗷嗷千里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歛之

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民心傷則邦本揺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惟朱寧竊寵以來陛下之賜與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乃苛歛無已負恩實深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急行浙江廵按監察御史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民怨可慰臣死且甘心倘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蠹軍食民肆無厭之求有出于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悔之晚矣疏入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兩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藉威舉朝屏息獨永良訟言攻之憾之不置尋永良上疏乞致仕從之

十一年春正月上御豹房與江彬等同卧起彬泰暱皆賜姓朱彬等與都督錢寧中貴張忠盧明秦用蕭敬優人臧賢表裏擅權為奸諸司章疏多阻格不上然諸寵皆出彬下彬時導上出宮禁遊獵近郊羣臣諫不聽

八月大學士楊一清上疏乞休畧言宮府異體用舍違宜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弊徵求苛歛不

能除讒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日靦顏在位將安用之疏入忤朱寧致仕歸

十二年夏六月中旨革彭澤職為民先是彭澤經畧哈密納幣土番頗失國體既召回掌都察院事常與言官論及朱寧輒怒曰吾恨不手刃此賊兵部尚書王瓊數憾澤因以語寧且曰吾為公致彼來公自察之遂招澤相過匿寧屏後故以言激之澤復大罵寧由是深啣之

至是瓊劾澤擅命納幣土番致啓邊釁奏上寧營內旨除名　八月上出關遊獵先是江彬等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彬並騎鎧胄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至是遂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巡關御史張欽上疏諫不報彬為上營鎮國府第于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時時入民家益索婦女以進帝樂之忘歸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諸城上時獨乘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北敵數萬騎犯陽和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引去　十月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懷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來專事從諛導非或遊獵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敵騎深入應州使當日各鎮之兵未集強敵之衆皆來幾何不蹈土木之轍哉是彬在一

日國之安危未可知也不報上還京封江彬平鹵伯許泰安邊伯冒應州功也　典膳李恭具疏請回鑾指切江彬罷擬朝賀上之彬聞逮恭拷斃于獄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御史葉忠言尤深切俱不省

十三年春正月上郊祀畢復出關游幸太皇太后王氏崩乃還京　江彬為營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于平谷御史董相杖而繫之且欲奏聞彬遽譖于上降相徐州判官　夏四月上以太后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

六陵遂幸黃花鎮密雲等處遊獵　六月寧夏塞有警上復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勅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為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陛下之左右與臣等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齒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彬亦罷副將軍命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時錢寧意在寧藩世子江彬意別有屬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易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狥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力言不可議遂寢　七月上北巡出居庸關先是上既還京輒思宣府樂稱曰家裏至是復歷宣府至大同大同

巡撫都御史胡瓚乞回鑾瓚以沙漠之地不宜久留而扈從邊將恃江彬等怙寵大為邊地害上疏極論且引漢袁盎諫文帝為言不報十月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彬索金璧裘馬數十萬令邊吏獻虎豹犬馬南京禮部右侍郎楊廉兵部尚書喬宇上疏諫止不報

十四年二月上自榆林還京　三月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畜異謀制下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謂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為刎狀完意蓋以阻言者也于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陸震聯疏入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鳳陸俸等率部寮合疏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亦合疏

先後入上大怒召江彬示之以彬言下黄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黄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時舒芬疏最切直而鞏以事出江彬故獨劾之芬疏畧曰陛下之出以鎮國公為名號茍所至親王地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朝之乎抑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陛下大婚十有

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不盡其志非恭順盖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宁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閒事為故事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游哉鞏疏畧曰陛下臨御以来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師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勿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因陳六事一曰崇正學二曰通言路三曰正名號四曰戒游幸五曰去小人六曰建儲貳陸震見其疏稿同署名以進于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時三月二十五日也金吾衛指揮張英者肉袒挾兩囊土數升當蹕道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

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污帝廷灑土掩血耳須命獄中是日內旨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廷杖三十疏首謫外任餘奪俸半年黄鞏等六人俱廷杖五十徐鏊戍邊鞏震良勝潮俱削籍林大輅周敘余廷瓚廷杖五十降三級外補餘杖四十降二級外補死杖下者員外陸震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平甫李翰臣刑部照磨劉珏十餘人車駕竟不出彬等亦

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　六月寧王宸濠反初錢寧受濠賄左右之太監張銳思傾寧力言濠不法事銳言先入寧不知也見帝且盛稱濠賢帝不應寧懼乃馳報濠而委罪臧賢賢謫戍邊中道使校尉偽為盜掩殺之帝亦執寧下之獄彬等欲邀功賛上親征會王守仁已擒宸濠以俘獻上詔止之　九月上戎服至南京令百官皆戎服迎各官竟朝服往上不問

十五年春正月朔上受朝賀于南京時江彬率邊卒數萬扈從恃恩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徐鵬舉設宴招彬不啓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問故對以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為故事彬不得已就宴

六月江彬遣兵官索南京各城門鎖鑰兵部尚書喬宇危言止之宇為南京兵部務持法守正亦多材畧每事稍裁抑彬人倚以為重彬亦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祖宗法制在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以宇言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宇必請面覆始行彬計少沮時上駐蹕南京久居舊邸不入大內復欲往幸蘇浙湖湘問宇倡九卿臺諫三上章伏闕請回鑾上召彬議彬怒欲重譴其黨勸之曰往歲京師已甚何可再也彬意乃解請慰諭百官各歸治事七月扈從大學士梁儲蔣冕跪伏行宮門外泣諫請從百官奏回鑾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乃令中官復出傳旨不日即還儲等出閏八月上至鎮江十月上自南京班師

十六年春正月上還京江彬益驕横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　二月十四日丙寅上以疾崩于豹房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奉遺詔迎取興獻王長子嗣皇帝位初上寢疾彬猶改團營為威武團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慮彬旦夕反帝崩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廷和等議恐彬為亂秘不發喪以上命名彬入彬不知帝崩并其子入俱收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悪厚賞

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黨數人下詔錦衣獄論罪磔于市籍其家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金銀珠玉珍寶首飾不可勝計隱匿奏疏百餘本世宗即位正彬黨罪惡謫戍及論死者數十人并誅錢寧太監竄逐者亦數十人

谷應泰曰江彬以邊卒入侍稔惡十年顛越乘輿幾危社稷然跡其所爲非有他謀特崛強鷙悍庸材耳方彬之起家塞上睥睨宮闈此何異祿山之侍玄宗乎且其外握邊兵内交近侍錢寧張忠皆其羽翼辟之莽乃依恭卓復結讓庚湊内附守澄沙陀通好令孜區區之天下一物亡商二憾覆晉武宗存則挾天子以令諸侯武宗崩即矯遺命以擅大寶不待智者而決矣而乃招致邊軍入演大内君臣戎服凶器爲娛繼遂厭心萬乘屏足九重誘導以離宮之歡恣情于馳騁之樂搏蒼鹿搤元熊樂如是足矣即其殄滅善類斥譴正人血飛犴

狴逐半朝堂亦猶之猛虎在檻咆哮欲出饑鷹在韝怨颺思飛初非有剪除異己之心覬封公卿之志也夫彬本武人而武宗所喜在戎服言兵彬生沙磧而武宗所喜在游巡天下順其志即相與揚戈躍馬拂其意則相與嚴威峻法同聲相應同道相謀書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非徒聖主彼亦誠然逮其震主之威已立赤族之禍將成雖有中庸亦必巧營三窟計成百足乃至武宗彌留之際彬猶晏然歸卧私第命一介之吏奉尺一之詔召之而即至同車疾驅父子駢首何其愚與夫曹爽釋兵歸天子求老私第商鞅刑太子傅孝公崩欲自亡入魏自古以來器小而位高威重則身危奸邪前敗禍患後隨瀕死而不之悟者也然予以爲武宗之世逆瑾之變十常侍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黄巾黄巢之亂也寘鐇宸濠之變七國八王之孽也江彬之奸董卓祿山之釁

也然而陰曀甫合旭日旋升大厦欲傾漂搖不入者則以攜禍諸人類皆乳臭浩浩草澤更無英雄至于在内如六給事十三御史編修舒芬等百有七人在外如楊一清王守仁林俊彭澤莫不慟哭斬奸呼號阻駕挽戈流涕投袂登舟覬于水溢宫門橋柱七折上天告譴似為言官兼之明星夜隕特勤回鑾吴楚颶風盡飽魚腹此非諸君子格天之功抑或祖宗在天之祐與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之謂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瞿東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大禮議

世宗正德十六年夏四月帝即位帝興獻王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生十皇子長孝宗敬皇帝次興獻王弘治七年甲寅興獻王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秋八月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軫翼分已而獻王薨帝受勅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武宗無子臨崩遺詔曰朕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有孤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寅也翼日丁卯遣司禮監太監韋彬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齎詔諭金符

之安陸州戊寅彩等至興邸帝迎詔國門外至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座受符朝藩衛四月壬午帝辭興獻王園寢癸未發安陸辭帝母蔣妃嗚咽涕泗帝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毋輕言帝曰謹受教比發安陸帝以藩衛官校不隸有司恐為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勑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饋屏絕有司珍獻禁行殿毋過奢丁卯禮部員外郎楊應魁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大學士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良鄉帝覽禮部狀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狀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將校奄緣監織榷稅諸弊政盡行釐革赦死雜犯以下末減有差丙午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　戊申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

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為據異議者即奸諛當誅時有待對公車舉人張璁者為禮部侍郎王瓚同鄉士詣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宋英不類瓚然之宣言於衆廷和謂瓚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瓚他失出為南京禮部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尚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師丹以為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姪署名而令崇仁主考興獻王叔益王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為萬世法興獻祀事今雖以崇仁王異日仍以皇次子後興國而改崇仁為親藩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已而廷和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

頓君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徳無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既同不可為世孝廟而上稱祖曾高以次加稱宜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也因録魏明帝詔文以上留中不報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帝終不從六月敕修武宗實録仍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　七月觀政進士張璁上大禮疏曰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

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皇妃為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明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絶父母之義故皇上為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絶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絶為説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當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

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悞朕楊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是日帝御文華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為興獻皇帝

母興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曰皇上聖孝出於天性臣雖至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於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等御史王溱盧瓊等復奏興獻王尊號未蒙聖裁大小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張璁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雖拘長子不得為人後之說璁乃謂統嗣不同豈得謂會通之宜乎又欲

別廟興獻王於京師此大不可昔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廟興獻王於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閔之失乞將張璁斥罰奏入俱命禮部議八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溱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蓋有見於天理人情之公斷不容以私意為初政累也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璁建議之偏若與仇者豈得已哉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宜將張璁戒諭不聽　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先是禮部具議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入帝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復不從帝斷議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駕儀奉迎聖母禮部請用王妃儀仗迓之帝不從命錦衣衛以母后駕儀往又命所司製太后法服以待至是聖母至通

州聞朝廷欲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為人之子謂從官曰爾曹已極寵榮獻王尊稱胡猶未定因留通州不入帝聞之涕泗不止啓慈聖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臣惶懼　冬十月上諭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為天下君長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廷和上言聖諭令臣等委曲折衷以申孝情切念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

議之不可不詳必上順天理下合人情祖宗列聖之心安則皇上之心始安矣張璁乃復為或問一帙辨析統嗣之異及尊崇墓廟之説甚悉吏部主事彭澤録遺内閣及禮官勸改前議不從璁乃齎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令修撰楊維聰等阻之不得帝覧之留中不下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勅下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纉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帝從

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意也　壬午興獻后至自通州由大明中門入帝迎於闕内朝議不謁太廟上見奉先奉慈二殿而已　兵部主事霍韜見張璁言欲用亦上言禮官持議非是時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璁議帝益為之心動矣　甲午楊廷和以追崇禮成擬上慈壽皇后及武宗皇后尊號帝因遣司禮監諭廷和曰邵太后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大婚禮成慶宮闈加

之可也　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上言以為興獻王不宜稱考廷和覧疏乃擢孟春吏部侍郎給事中熊浹上言皇上貴為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禮處之安乎臣以為當稱帝后而祀興獻於別廟則大統之議所生之恩兼盡矣乃出為按察司僉事浹大學士費宏鄉人也宏慮廷和疑己故出之　十二月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宇不

聽至是廷和嗾璁授意吏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珤語璁曰慎之大禮説終當行也廷和寄語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為大禮説難我耳璁怏怏而去　都御史林俊致仕家居廷和寓書於俊以定國是俊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於孝故耳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徳何忍襲之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林俊為工部尚書俊力辭不聽庚寅帝下御札諭加

興獻帝后以皇字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慈壽孝廟並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顧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溷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

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將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號母興獻皇太后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報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等上言若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天下内閣大臣直言規諫宜賜諭旨帝不聽仍曰宜遵懿旨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等編修陳沂等百餘人各上言加稱非是因請斥璁不聽

世宗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寧宮小房災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況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為廢禮之應主事高尚賢鄭佐相繼上言譬儆之災不於他宮而於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

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邇者廷議大臣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衮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纘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為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為迂也禮本人情皇上尊為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情難已故追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

頒毋乃擬議之未定乎臣愚謂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於慈聖應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字加之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具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乎人情當乎名實二疏俱中沮不果上　三月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冊文稱長子本生文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詣安

陸上興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導廷和指題其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壽安皇太后尊謚孝惠皇太后羣臣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楊廷和集議之禮部侍郎賈詠會公侯九卿等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於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御史唐僑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各上言力爭不報　冬十一月奉孝惠皇太后主於奉慈殿遣官告安陸廟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曰

與張璁討論古禮其議符合至是上言大禮并獻席書方獻夫議草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而强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之宗夫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復為立後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建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達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切念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可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别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至於朝議之謬有不足辨者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别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承孝宗詔而為之子乎則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明矣然則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皇上必為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故臣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疏以聞疏奏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

三年春正月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請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為大禮辨遍示羣臣俊得之喜曰違斯議者當斬也於是吏部尚書喬宇率九卿上言必以孝宗為考而後大宗為不絶俊復會公侯卿佐及翰林臺諫官上言祖訓兄終弟及以同産言也皇上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張璁霍韜熊浹與桂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其當從違可知矣帝曰更參衆論議之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

抗章力論以為當從衆議上怒其妄言亂政俱奪俸修撰唐皐亦言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帝謂皐模稜持兩可亦奪俸於是汪俊等更議於興獻帝興國太后止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報是時楚王榮滅以儀賓沈寳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黄綰錦衣衛千戸聶能遷各上疏議其言與璁議合帝益心動乃命取督賑侍郎席書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張璁詣京集議時霍韜居里中亦並召之　興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覲賀宴賚倍常是月晦日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有旨命婦免入朝賀朱淛馬鳴衡上言暫免朝賀在尋常固可然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匆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竊謂此意若出太后其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懐往時存歿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可以聖旦嘉節而輟此盛禮哉疏入帝怒命逮訊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已而陳逅李本刑部員外郎林惟聰各抗言馬鳴衡朱淛不知太后懿旨

輙有論列原其本心以為議禮之初太后輙不受朝人將謂陛下之心有所偏主而奸讒之流或從而乘間獻媚其禍有不可言爾今乃下之詔獄加以嚴刑天下聞之將謂陛下以宫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忠臣義士且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帝怒其煩擾併逮繫考訊大理卿鄭岳論救不報　三月奉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初帝召張璁等都御史吴廷舉恐璁至不變初説請勅諸生及南京大臣及耆德舊臣各陳所見以備采擇璁萼乃復上疏申明統嗣之辨璁且曰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帝嘉納之是日帝御平臺召晃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晃對曰臣等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晃等不能對乃命草詔加上尊號給事中張翀等御史朱實昌等交

章力諫帝切責之勅禮部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特加尊號為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又勅曰本生父興獻帝本生母興國太后今加稱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曰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慕之情禮部尚書汪俊上議曰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為本生父立廟大内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為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

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至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皇上聖慮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内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隆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時湛若水石珤張翀任洛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去上切責罷之 户部侍郎胡瓚等上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

不必徵取來京上從之併止璁等勿來時璁萼已抵鳳陽矣見邸報勅加尊號乃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為親之之辭也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也必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而人心信從矣疏入上命復召來京蔣冕言於帝前曰二人若來必撲殺之帝不問而遣人趣使速來遂降中旨以書為禮部尚書給事中安磐等上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

璁欲考本生而邪說始起自桂萼進席書方獻夫之論而邪說益張乞寢書新命治萼等奸罪張漢卿等亦上言書督賑乖方煮粥誤民致死生民數萬宜正國法以快人心南京給事中黄仁山等亦上言書巧詐邪佞私蓄議藁而不自進陰託桂萼代奏干寵而璁萼每造書所必在暮夜其為陰類憸人無疑乞加罷斥召還汪俊南道御史田麟等亦上言汪俊席書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卿俱推舉簡用今何取於書而出自内降

耶乞同璁萼併黜以避賢路俱不報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侯伯卿貳翰林臺省力言建室之非且曰臣等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主心姑停建室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祭俟異日皇子衆多襲封興王世世承享帝曰朕承天命祇奉宗祀孝養聖母皇考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今黨同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沖年眇忽綱常其奉先殿西室亟行修飾盡朕歲時急切之情於是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俱上疏爭之帝怒俱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翀章僑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謫柟解州判官守益廣德州判官　命內閣擬撰聖母昭聖皇太后與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文帝遣司禮官傳諭欲於昭聖冊內稱嗣皇帝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將冕等力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帝覽之遂於獻皇帝冊內加一孝字章聖冊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冕等復上言此字惟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干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勅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章聖冊內加一聖字帝御奉天殿受賀布詔天下詔曰朕躬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祇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興國太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是時張璁至東昌讀詔書嘆曰執政忍為此欺乎兩考並稱綱常紊矣蔣冕求罷歸帝曰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既而冕上言皇上恭詣仁壽宮加上尊號聖母昭聖皇太后遂有懿旨免命婦入賀其故非臣等所知又命書為禮部尚書璁萼復取來京聖意所向中外不能無疑宜追寢前命不報冕遂移疾乞去帝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　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為觀

德殿欲安獻皇帝主也禮部侍郎吳一鵬朱希周郎中江必東員外郎翁磐主事彭黯等上言獻皇帝主在安陸廟中神靈攸依奉先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之儀不報遣司禮監太監賴義京山侯崔元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題神主奉上冊寶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迎如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入大内者況安陸乃啓封之地獻皇帝神主不宜輕動惟永祀安陸則本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義得不報　霍韜將赴召復上言力辯二統之非而席書在鳳陽亦上大禮考議言諸臣講學不明固執私意且曰斯禮也廷臣耆舊自有知者未敢犯衆而璁萼等感激不平力犯羣議舉朝疾之如仇甚可畏也臣途窮矣尚言此者九廟神靈使之言耳六月璁萼至京復同上疏條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以伯孝宗而考興獻為正俱留中不下鴻臚寺少卿胡侍上言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帝怒其狂率出侍為潞州判官初張璁桂萼至京師廷臣欲撻擊之無一人與通璁萼稱疾不出數日後退朝班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入武定侯郭勳家勳喜約為内助臺諫官交章攻擊以為當與席書並正其罪章十餘上俱報聞給事中張翀取羣臣彈章奏發刑部令擬璁等罪尚書趙鑑私語翀曰若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遂降中旨命桂萼張璁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切責翀鑑罪之璁萼獻夫各上疏辭不允吏部尚書喬宇上言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願賜罷黜帝怒切責之宇遂求去從之修撰楊慎廷和子也率同官姚淶編修許成名崔桐簡討邊憲金皋等上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萼等所言者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恥與萼等同列上罷其俸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吉棠等亦爭之俱下獄外補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都御史鄒文盛伍

文定等復以為言俱切責之員外薛蕙著為人後解以駁璁萼之議畧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為後輕小宗也為人後者為之子言雖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既為之子則當稱父矣而可仍曰伯叔父乎帝覽之怒逮繫詔獄已而釋之　秋七月璁萼既拜新命復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亦無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為人後者四曰武宗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祖訓姪稱天子為伯叔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其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論定陶事為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外政無得干預十一曰皇上失行壽安皇太后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曰臺諫連名上疏勢有所迫皆條列禮官欺罔之罪疏入留中何孟春為論條辨帝切責之璁萼復辭職不許乃就官帝采其議屢遣司禮監官至閣諭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亡何帝御平臺召紀等責之曰此禮

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怖退召百官至左順門勅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孟春與尚書秦金學士豐熙等及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戊寅帝朝罷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

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吴琪張璜陳霑張縉蘇民余瓚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勲陸釴王相應良金皐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蕡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珽鄭一鵬黄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黄臣胡炳凡十有六人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栱張録郭希愈蕭一中

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二十有九人余寛党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勲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鵾洪伊凡十有二人黄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昌楊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圭安璽王尚志朱藻黄一道陳儒陳廷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録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江必東

張聰張懷翁磐李文中張潔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陶滋賀縉姚汝皐劉淑相葛潮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溱黄加賔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峩詹潮胡璉范禄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祁勅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寛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鏓

龎淳伍餘福張鳳来張羽車純蔣珙鄭鍧凡十有五人母德純蔣同仁王瑋劉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詣内閣告毛紀紀與石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禮太監諭之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帝怒命司禮監録諸姓名收繫諸為首者豐熙張翀余寛黄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等

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己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有二十人上責之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王相與王思裴紹宗

毛玉胡瓊張日韜楊淮張濲申良臧應奎仵瑜余禎安璽殷承叙等十有九人俱病創先後卒恭穆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帝迎於闕內奉謁奉先奉慈二殿已乃奉於觀德殿上冊寶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不復言本生是日復趣席書來京南京祭酒崔銑以災異陳言議禮一事或擯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而陳洸先為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為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史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帝悅復以洸為給事中逮繫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張原王時柯於詔獄復撲之謫楊慎王元正劉濟戍邊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　南寧伯毛良上言楊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陛下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千戶聶能遷百戶陳紀教諭王价錄事錢子勳各論奏議禮差謬更正得宜俱留中不報　八月席書至京

以孝宗考名未正悉發諸議留中者命禮部集議鄭岳徐文華仍力言孝宗祝享昭聖冊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胡世寧時居憂里中亦上言與璁等合帝嘉之　九月改稱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初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猶與璁等力辨可否武定侯郭勳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於是書萼璁及獻夫會公鶴齡侯勳鸞等六十有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

繼兄終弟及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獻皇帝主別立禰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從之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祭告天地宗廟布詔天下安陸松陵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及大禮既定百户隨全請改遷顯陵下工部議尚書趙璜等上言太祖不遷祖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為法帝命禮臣會多官集議尚書席書等會公侯九卿諸廷臣上言乞治全罪帝曰先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璁萼等復上言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洩臣等敢不盡言帝乃罷議命顯陵祭如七陵　十二月評事韋商臣上言臣以廷平庶獄為職臣自今年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等若而人以織造抗使臣逮繫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惟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録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恤之意疏入謫外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亦言之留中不報

四年春三月詔修獻皇帝實録　夏四月光禄寺丞何淵請立世室崇祀皇考於太廟帝命禮部集議尚書席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於太廟甚無據不報張璁桂萼俱言不可璁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改為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為自出之帝比

周文武不經甚矣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為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共王為共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為之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為席書會羣臣復上議爭之大學士費宏石珤賈詠尚書廖

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璁萼乃謂書曰觀德殿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書等遂上議宜於皇城内擇地別立禰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尊尊親親庶為兩全從之　六月作世廟初席書上廟議有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帝問其故書對曰我朝德祖比后稷太祖太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以下隨世而祧獻皇帝與孝宗同世親盡同祧帝曰別廟不與祖宗序列他日奉祧藏於何所何以伸朕世享之情其再議之書上言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太廟議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世世不遷伸朕孝思乃命工部相地於太廟左環碧殿旁立廟前殿後寢一如太廟而微殺其制路由闕左門入已而命定廟名曰世廟禮科給事中楊言等上疏乞罷世室畧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為藩臣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大統無一可者不聽

十二月席書上大禮集議帝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刊布以傳

五年夏六月獻皇帝實録成　秋七月帝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於奉先殿左工部尚書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孝惠皇太后又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諭大學士費宏等曰遷觀德殿

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勅禮工二部卜日營度給事中張嵩衛道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舊以寛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羣臣表賀撰世廟樂章　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内外命婦陪侍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宫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為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為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璁萼所引俱大婚禮今世廟告成是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宜於奉主之後

祗謁觀德殿則祖宗法守之益堅矣璁萼曰周天子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為不可因自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大學士石珤上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宫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祫祭亦未輕出入而况后妃乎漢唐之季事不師古女禍時作其患不可勝言可不慮哉帝怒切責之席書等乃上請聖母謁廟必得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禮部議祭世廟用太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太廟及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日則齋戒視牲日各不同且歳暮之際難於次日舉行禮部復請歳暮權與太廟同日帝曰俱用同日次第舉行

六年春正月諭修典禮全書張璁纂要畧二卷以進上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故皇上之改改漢宋諸君也

臣等之爭爭漢宋諸臣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今宜如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為綱事關大禮者必書備載聖裁乃輯為要畧以獻帝命付史館纂述　費宏等定議世廟樂舞止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帝諭輔臣毋再議大學士楊一清賈詠翟鑾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始昭德世廟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為缺與張璁獨上言王制有曰祭用生者皇上身為天子尊獻皇為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為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為人三十有六國朝太廟文武佾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有二人獻皇在藩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帝從之

七年夏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追奪議禮諸臣官勑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禮部仍注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

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發原籍為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從寛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戍為民者不問爾禮部揭示承天門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　秋七月加上皇考聖母尊號皇考為恭睿淵仁寛穆純聖獻皇帝聖母為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年十月朔日食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言詩十月之

交剌無良也意者陛下以議禮之故亟用張璁皇父專權致召天變則所議者不為公禮矣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疏入帝怒其疏末有引用茅焦語謫鎮海衛與楊愼等永遠不宥死戍所

十五年冬十月更世廟為獻皇帝廟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思皇考廟名似大不安太宗百世不遷故名世室恐皇考亦敎讓太宗宜别擬議且世字来者或用作宗號令施於皇考徒擁虛名可會郭勛李時議之既而又諭曰皇考廟止稱獻皇帝廟庶别宗稱以見推尊之意於是夏言上言禮惟有功德者别立廟祀百世不遷名之曰世周之文武世室是也皇考獻皇帝雖篤生皇上比跡契稷而前有文皇既稱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為世宗理宜虛俟今欽定獻皇帝廟庶幾明祀正而公議定帝從之命以所議付史館　十二月九廟成獻皇帝廟止修時祀以避豐禰之嫌

十七年五月議集明堂秋饗禮先是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不祀太廟于是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上言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帝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祝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宮褻體統下禮部議坊熙子也尚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侑饗之禮傳以為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第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庸有所弗寧矣至於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臣不敢妄議以負陛下惟聖明裁擇帝以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為過情何在為不宜也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帝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者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荅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於豐坊耶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大宗配於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大怒下胄錦衣獄出為民尚書嵩乃上言考秋饗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允合周道帝嘉納之　秋七月議祔皇考於太廟初帝因嚴嵩請既勅禮部議又諭嵩曰太宗靖難功與開創同當稱祖以别之嵩遂上議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不係父子故也晉則十一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眞宗詔議太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皇考親孝宗弟臣謂宜奉皇考於孝宗之廟我太祖即位仁祖雖自布衣必饗天子之祀皇考顧獨闕焉聖心必有所不安又曰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定鼎持危功莫大焉尊稱為祖聖見允宜嵩奏出羣臣翕然無異議時張孚敬死已六年矣　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癸未祔皇考於太廟辛卯大饗上帝於玄極殿奉睿宗配享

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時久暘不雨是日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電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須臾燬其主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祖昭穆羣廟惟獻廟獨存

二十四年秋七月太廟成布詔天下

穆宗隆慶元年春三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入廟稱宗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宗諸帝並列雖親為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武宗而今乃設位於

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先帝於獻皇帝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為獻皇祔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陛下下廷臣議求至當以妥獻皇之靈以光先帝大孝章下所司格不行

谷應泰曰孝宗仁聖麟趾不蕃武廟盤游前星失耀再世衰微古今至變也當是時重繼嗣者私恩重承統者大義而世宗以臣紹君以弟承兄敷天

臣民誰忍孝宗之嗣一傳卒斬者既已斬焉則忠臣義士不能復續求其同氣之近者立之統在嗣亦在矣所以武宗遺詔不敢子視世廟也既已兄稱武廟因欲併考孝宗則孝以無孫反因得子於義為誣稱子逼武二統嫌孝於理亦碍況父子至親豈可隔世軼代妄相附屬比之定陶濮王生視寢膳死視斂含曾有鞠養之恩蚤定父子之分者逈相判也既不考孝即考興獻天下有無父之人乎漢宣不皇其父未嘗不考皇孫光武不皇其父未嘗不考南頓既考興獻即當皇興獻天下有子為天子父為列侯者乎據稱兵逆父遂不敢皇猶之舜不王瞍禹不王鯀也興獻以肇脩啓聖儼然皇焉亦猶周王王季周王文王也湯不王商癸而周王王季光武不王南頓而世宗王興獻踵事增華禮以義起孝子之至也所疑者考興獻則疑於無孝宗皇興獻則疑於躋武宗凴几彌留奉迓入

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欲召興獻而亂其統此舉朝所以沸騰百官所以號泣也不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者有異稱宗者繼統之名皇而不宗者亦殊懿文太子亦得為康皇帝英宗斥郕王然亦稱景泰帝不入廟則地不偪不稱宗則名不嫌親近則尊親盡則祧辟之遥除之官追贈之號曲體罔極之私情無預朝廷之名器乃世宗尊為天子必欲使之不王其父興獻為天子父必

欲與之共臣其子此則議禮諸臣之過也至於觀德殿足矣必欲還近太廟與之同門獻皇帝足矣必欲削去興獻崇加徽號見太后於世廟著獻皇之實錄折衷禮經毋乃不倫興國皇太后聖旦則宴賚有加昭聖皇太后千秋即傳免朝賀傳聞乖異存歿傷心卒之不加宗不入廟殺徽稱止遷葬則亦璁萼有功於存統也若夫廷和等之伏闕呼號甚於牽裾折檻世宗之疾威杖戍竟同元祐黨

人大禮未成大獄已起君臣交失君子譏焉而廷和戮及身後楊慎謫死貶所濮議諸臣旋蒙賜環興國之獄無復金雞此則世宗乏錫類之仁亦璁萼諸人無休休之量也至於豐坊倡議嚴嵩附和嚴父之說興睿宗之號進孝宗幾疑逼宮武廟嫌蹐新鬼以明察始以豐禰終蓋豐坊固子政之劉歆分宜實議禮之林甫善作者不必善成惜乎不令張孚敬見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莫　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五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更定祀典

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洪武初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則祀地於方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德祖而下四代各為廟廟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從之行之十年水旱不時多災異太祖曰天地猶父母也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乃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列朝仍之至是給事中夏言上言古者祀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瘞於北郊即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

至於一祖二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於二至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疏入上方以大禮恚羣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甚悅賜言四品服織幣以旌其忠　夏四月廷臣集議郊祀典禮先是夏言疏見納詹事霍韜嫉之上言分郊為紊朝政亂祖制帝置不問韜復為書遺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變周禮為王莽偽書宋儒議論皆為夢語東西郊之說起自是而九廟亦可更矣言飛章并其書上之帝怒下韜獄於是中允廖道南上疏雜引周禮漢志唐六典諸書以明我朝郊廟之禮皆所當議其畧曰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圜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至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命即舊址為壇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災異之應禮緣人情者也太宗遷都當時未有建白以復古制者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至於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九年十月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於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圜丘於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聖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兆大明於東郊兆夜明於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疏入下禮臣議贊善蔡昂修撰倫以訓姚淶祭酒許誥學士張潮編脩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譚纘皆以合祀為宜而淶言猶切夏言復疏申明祀享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於郊以文王配帝於明堂欲尊文王

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宜奉太祖配天於圜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所以尊太宗於是復會羣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鋐編修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李循義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璁董玘聞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成憲不可輕改時詘不可更作尚書李瓚編修王教給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鰲柯喬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為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勲詹事霍韜魏校編

修徐階郎中李默王道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為非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帝命再議於是張璁雜引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祀未當帝然其郊議疏言不報尚書方獻夫詹事霍韜亦上言前主合祀非是帝不問尋復韜職　五月初建四郊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圜丘於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丘於北郊其南為皇祇室作朝日壇於東郊夕月壇於西郊　秋七月罷姚廣孝配享太廟移祀於大興隆寺從禮部尚書李時之請也　罷列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於京師初立文華殿聖師之祭奉皇帝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奠禮　冬十月正孔子祀典易木主及釐正從祀諸賢洪武初司業宋濂上

孔子廟堂議畧曰世之言禮者皆出於孔子不以禮祀孔子褻祀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意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菆無像設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焫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非簡乎古者郊

廟祭饗皆設庭燎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瀆乎古之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氏書有伏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世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輕重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津所制大晟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

初獻得行之可乎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吏僕不可盡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淪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贊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不果用天順間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加以修飾鶚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像疑之鶚曰此土耳豈聖賢耶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像哉於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為木主然其他郡縣如故也至是上因纂祀典議成諭大學士

張璁凡雲雨風雷之祀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次纂入璁奏曰孔子祀典自唐宋以来未有得其正者臣謹採今昔儒臣議上聖明垂覽以為百世永遵之典一謚號漢平帝元帝初追謚孔子曰襃成宣聖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平帝始封謚蓋新莽以文其奸也國初大學士吴沉孔子封王辨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春秋列國僭王則黜之夫子人臣

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布政夏寅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不得而缺豈可以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程乎祭酒丘濬曰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至開元加以文文者經天緯地者也若夫宣之為言謚法之美不過聖善周聞而已

何足為聖人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未聞有喻言者夫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加此於至聖文宣王之上於聖德無謂也一章服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曰宣聖之設像非古也洪武間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像今國子監有

設像者仍元之舊也丘濬曰塑像之設自佛教入中國始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後世化其道而為之長短豐瘠郡異縣殊非神而明之之道也一籩豆樂舞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八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冪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祭酒章懋及夏寅

皆非之以為十二籩豆八佾惟太學可行天子所自祭也郡縣皆行之祭禮僭矣夫孔子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自蹈非禮之祀哉一配享唐貞觀間始詔顏回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以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次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何以安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杞國公顏無由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侑食西嚮弘治時謝鐸程敏政俱是之敏政又以程子之父珦朱子之父松請珦不附王安石新法松不附秦檜和議其歷官行已足述也一從祀程敏政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七人從祀孔子廟庭而并及馬融等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髡徙朔方又為梁冀草奏殺李固作西第頌美之劉向初為獻賦進喜誦

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所著洪範五行傳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附會圖讖致通顯不修小節蓋左道亂正之人也王弼何晏倡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守多不法何武劾之而免及為博士毀武於朝子賔客為盜繫獄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武謝王肅仕魏嗣蘭陵侯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濟其惡杜預守襄陽數餽遺洛中貴要平吳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皆當罷黜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融等不過訓詁釋章句而已至於鄭衆

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明聖學也臣愚乞罷戴聖等八人祀鄭衆等五人祀於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禮禮記賴以傳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至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者顔回而下六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顔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畫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緼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朝廷從祀申棖封

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甚無謂且公伯寮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瑗為夫子家語史記林放俱不在弟子之列秦冉顔何疑亦字畫相近之誤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各存其一公伯寮等五人宜罷其祀而瑗放者各祀於其鄉又洪武三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揚雄進董仲舒高皇帝納其言行之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宜并況黜之其尚可議者則隋之王通宋之

胡瑗也先儒以通為僭經而瑗亦少論著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亦宜加封爵使得從祀學宮臣按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採而弘治初禮官沮格不行同時謝鐸請祀楊時罷吳澄舉人桂萼亦請祀蔡元定以為律呂大衍諸書俱有功於性理又授其子皇極範數此亦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所著本論有翊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孔子五

百餘年而得韓愈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夫韓愈既以從祀歐陽修豈可缺哉疏入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上言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妄加臆度以為陛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子像祀孔子衮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杖履猶加珍惜況先聖之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墻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籩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

復司寇之舊夷官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疏不懌出階為延平府推官帝乃自著正孔子祀典說頒賜羣臣璁復為孔子祀典或問上之上嘉焉衆議乃定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棖申黨二人存棖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遽瑗鄭玄盧植鄭衆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又以行人薛侃議併進陸九淵從祀而別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焉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　十一月己酉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圜丘祀器金爐玉爵錦幕圭璧及鐘磬賁鼓諸樂器既成陳於文華殿召大學士張璁閱視是日帝親祀於圜丘奉太祖西向配各騂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夜明各騂

牛一恒星五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下頒恩錫於庶官布寛恤於小民　大學士張璁言頃者生員李時颺疏請舉祀郊禖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禖孔子之生亦禱於尼山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於太廟世廟以祈祖考之祐慰聖母之心上嘉其請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醮壇監禮使

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太廟正太祖南向位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於羣廟三時合祭於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各祭於中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官議祧懿祖孝宗祔祧熙祖武宗祔祧仁祖獨德祖不祧時享則太祖 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帝諭張孚敬曰朕

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於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於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於崇先殿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也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以助之孚敬唯唯如諭議聞帝從之乃命祠官於廟中設帝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德祖於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祈穀於大祀殿初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於大祀殿祭皇天上帝用騂犢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太祖太宗配享夏言建議二郊奉太祖配祈穀奉太宗配張孚敬以為不可留中不下言又疏請帝謂羣臣違君悖理切責之乃命祈穀太祖太宗並配二郊專奉太祖焉已而驚蟄始祈穀

命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乃命輔臣及禮官集議已而兼問大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焉侍讀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始祖之廟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為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祖宗之有天下以德祖為始祖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又定為大祫統羣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又可復尊德祖乎身為始祖而又為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禮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則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為也臣愚以為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疏入帝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為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大學士孚敬曰言虛位者失之幻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為當李承勳等皆以為然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已而帝竟從言議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凡祭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於太廟曰皇初始祖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帝又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中陛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於大祀殿奉文皇帝配

大雩宜於郊兆傍為壇孟夏後雩祭帝謂孟春上辛既行祈穀禮若春夏雨暘以時則雩祭代攝否則躬祀秋報禮姑寢不舉　二月庚辰初朝日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於東郊太牢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　三月建大神殿於南郊初南郊撤屋為壇祭之奉上帝神牌圜丘上配以太祖既祭而神牌莫知所藏帝命建大神殿以藏之帝又念舊存齋宮在圜丘北是踞視圜丘也欲改建於丘之東南夏言言向者大神殿之建乃陛下竭誠事天此制為可若更起齋宮圜丘之傍似於古人掃地之意未為允協且秦漢以來未有營室者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之設為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據精詳豈今偶未之思耶伏望齋宮寢建以仰荅太靈帝報可遂建土穀祇先蠶壇於西苑初議皇后親蠶於北郊自夏言首發之至是帝召張孚敬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蠶壇於神壽宮側而毀北郊蠶室焉　五月壬子初有事於北郊是日

夏至帝祀地於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聖神烈山為一五鎮及天壽紀德山為一四海四瀆為二各太牢一　八月癸未初夕月祭於西郊如朝日祭東郊

十一年夏四月初營九廟帝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禮部尚書夏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寢祧俱存舊弗撤惟度地分建羣廟不決而退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帝悅下禮臣議夏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為都宮內敘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異地不合都宮不敘昭穆明帝導儉自抑遺命勿別為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為近古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皇上大奮祀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第

太廟南近宮墻東過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即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太廟嵬然而羣廟湫隘於義未安即使廟成皇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途遍歴羣廟而奠獻之日亦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攝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丘濬謂宜間日祭一廟自十四日而遍此蓋無據而强為之說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來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蓋昭穆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紊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也帝曰朕於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獨太廟之禮未能復古可乎今太廟堂寢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廟次即會官相度地勢奏聞於是言惶懼謝罪請先詣太廟旁量定地勢審度方位以聞帝從之乃撤故廟改建新宫太祖居中昭穆各三廟成祖廟在六廟之上諸廟合為都宮廟各有殿殿後有寢藏主太廟寢後

别有祧寢藏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向内門殿寢皆南向

十三年三月帝視太學釋奠先師帝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八佾從祀及啓聖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横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　六月南京太廟災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禄陛下建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黙會於昭昭之表也帝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復建遺址築周垣焉時祀并入南京奉先殿蓋失鎬洛遺意矣

十四年二月初建九廟先是夏言請定七廟額謂陛下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太宗功德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上仁宗宣宗各為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為昭穆第二廟孝宗武宗為昭穆第三廟則萬世不刊之制也帝從之

十五年二月纂修祀儀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及禘祫先師先農諸祀悉為分類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歌中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末附諸王表箋羣臣疏頌於是侍讀學士廖道南撰禋頌九章以獻　五月建慈慶慈寧宮黜禁中佛像時帝欲除去禁中釋殿以其地奉建慈慶慈寧二宮命廷臣議僉以為可帝即命撤之召李時夏言入視大善殿見金範佛像不下千百俱命銷毀其几案懸鍍金函藏貯尚多佛骨佛牙諸物言退上疏力請焚瘞帝從之於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　六月勅祀姜嫄后稷於武功　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夏言據程頤議為請也　十二月九廟成詔天下帝乃定五年一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羣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祫於太廟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

十七年秋九月奉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詳大禮議）　十一月薦大號於天改昊天上帝

稱皇天上帝

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詳大禮議）

二十四年夏六月撤元世祖廟祀及其侑饗木黎華等五人從給事中陳棐議也　秋七月太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

穆宗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令二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於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四郊如舊

谷應泰曰漢制近古然禮制缺焉唐祖李聃宋祀靈應禮官式微愈彰誣褻明初宋濂諸臣講禮戒行頗多釐正高祖喜簡易不見採擇豈禮樂必百年後興歟後世謹守故府學士大夫莫敢辨難世宗自大禮議嘅然有更定制作之思而諸臣紛紛言祀事矣嘉靖九年二月議郊社禮冬十月議孔子禮十一月有事南郊十年春正月享太廟議祧禮二月祈穀議禘行朝日禮建土穀先蠶壇五月有

事北郊八月行夕月禮十三年四月視太學行釋奠禮十四年二月建九廟十七年五月議明堂秋饗禮九月祔獻皇帝加睿宗配祀上帝嗚呼盛哉至尊莫大於天地至親莫大於祖宗教天下莫大於孔子養天下莫大於土穀尊天地故有郊社郊壇於南社壇於北本其氣也日月風雷山海嶽瀆隨焉從其類也配以太祖明受命也秋復饗於玄極殿報其功也秋則配於太宗告成功也晚易睿宗昵於私已親祖宗故有太廟太廟七太祖三昭三穆也文世室一別祀成祖不敢祧也立春特享三時合享勤時祭也季冬大祫萃渙也五年一禘設皇初祖主配於太祖報本追遠也德祖祧矣禘宜用德祖焉虛設皇初祖位泥古而誣者也黜德祖若羣帝然嫌高帝已教天下故祀孔子孔子加封自漢平帝始也王拜於帝僭已稱先師禮也廟祀設像自唐開元始也其褻已甚易木主禮也八佾十

二豆籩自宋徽宗始也祭用生禄太學仍之郡國減等禮也帝釋奠舞六佾謬已從祀四聖七十二賢矣曾點顏路退食廡下子先父食改附啓聖禮也刪申黨黜公伯寮等十三人改蘧瑗等七人進后蒼等五人考証班班勿僭勿黷禮也養天下故祀土穀祈穀於太祀殿用人道也配以太祖太宗有天下之主也遷蠶室於西苑申內禁也土穀壇亦遷焉非其類已帝採稽典閒精思禋祀進退羣心斟酌美備庶幾一代之典亦十世可知之故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世宗崇道教

嘉靖元年春三月簿録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財資及玄明宮佛像毀括金屑一千餘兩給商以償宿逋齊瑞竹正德間賜玉璽書金印賞賚無算至是從工部侍郎趙璜言也禮部郎中屠壎發檄徧查京師諸淫祠悉拆毀之　七月帝漸興寺觀崇奉諸教汪珊疏言十漸其三言議復諸不經淫寺觀非初罷之意章下所司

二年夏四月暖殿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乾清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絶又命内監十餘人習經教于宫中賞賚不貲大學士楊廷和九卿喬宇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給事中周瑯張嵩張汝安磐等交章劾文乞置重典俱不報　閏四月停齋祀時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禄見正德十六年以来宫中自常膳外少有所取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寧諸宫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至於五花宫西暖閣東次閣亦各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虚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鋭之餘黨曩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内虚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陛下急誅之遠之可也伏願改西天廠為寶訓廠以貯祖宗御製諸書西番廠為古訓廠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為聽納廠以貯諸臣奏疏選内臣謹畏者司其管鑰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

五年以道士邵元節為真人吴尚禮為左至靈

七年春正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宫寢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日拜祝恐勞且褻請已之報聞

十年十一月遣行人召大學士張孚敬還朝建祈嗣醮欽安殿以禮部尚書夏言充醮壇監禮使侍郎湛若水

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文武大臣逓日進香上親行初終兩日禮

十一年冬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斥汪鋐郭勛之奸乞罷工作禱祀上怒收繫械訊瀕死謫戍

十三年五月上御重華殿召大學士張孚敬武定侯郭勛等五人入觀祀天青詞作紀樂同遊詩

十四年夏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請順天心絕異端勑禮部尚書夏言覆奏改僧録司于大隆善寺僧徒還俗者聽併移姚廣孝神位廣孝神位帝更定祀典撤太廟配享移入興隆寺者也

十五年春正月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賜玉帶冠服元節與安人仙源范文泰見而奇之授以龍圖龜範之秘嘉靖初徵入京召對便殿首以真教主靜之說進帝嘉納之已為禱雪輒應命為致一真人領金籙醮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會帝有事南郊召元節分獻風雷雲雨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并封其師為真人勑建真人

府都城西洛成命夏言作記刻之庭歲給禄一百石遣緹騎四十人充掃除役贈田三十頃蠲其祖徭至是寵待益隆　夏四月詔求紅黃玉以禮神　十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時帝欲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視大服千善殿有金鑄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函玉匣藏貯佛骨佛牙之類及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斤言退上疏力請瘞之中野不得瀆留宮禁帝曰朕思此類智者以為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瘞中野必有竊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衢永除之于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　十一月大修金籙醮于玄極殿七日夜以謝儲祥以大臣為上香監禮迎嗣引導等使如舊　十二月以皇嗣生録致一真人邵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俸賜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貂裘授其徒邵啓為等祿秩有差先是上命中使即貴溪山中建仙源宮既成元節乞暫還山已而帝遣錦衣千戶孫經往趣起之舟至潞

河命中使迎入賜彩蟒衣併闡教輔國玉印時帝以祈嗣設醮旦夕有雲氣見于祈壇上大悅越三日皇子生遂有是命

十七年命建金籙大齋于内皇壇白鶴遶壇卿雲捧日賞賚天師張彥頵有加嘉靖初彥頵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對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遂留京邸既而請還山上遣行人持詔召之稱卿不名宅燬為作治給事中黄臣諫曰昔者欒巴郭憲噀酒止

火彥頵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彥頵尋卒詔如列侯例賜卹典天師永緒上所命名也

十八年八月致一真人邵元節死時上躬祀顯陵元節留京師一日晨起名其徒語之曰我殆將逝矣安得走行在一見皇帝言未既卒帝駐蹕裕州聞之慟手詔勑行在禮部贈謚命中官錦衣護其喪喪還勑有司營塟卹典如伯爵例　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一名仲文黄岡人少為縣掾喜神仙方術嘗授符術羅田萬玉山而邵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授遼東庫大使秩滿至京師時元節貴幸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宮中黑青見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代己試宮中稍能絶妖帝寵異之至是扈駕南巡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帝以問仲文對曰當火遣仲文禳之仲文曰火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無算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恙明日勑行在吏部授仲文是職給誥印許携其家于

官　九月上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監國朕静攝一二年然後親政太僕卿楊最上言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成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智不知學哉孔子謂老子猶龍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臣聞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犬馬之誠惟望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而自仙不

期壽而自壽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氣不可信也帝覽之大怒逮繫鎮撫司考訊久之死獄中

十九年春正月上疾不朝拜天玄極殿二月建宮祈禳三日　八月萬壽聖節建三晝夜醮告天玄極殿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為金銀因以所化銀器進上大悅曰殆天授也因授朝用紫府宣忠高士薦其器于太廟加勛禄米百石　十一月進陶仲文為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食一

品俸

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下詔獄爵上言曰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執左道以惑衆聖主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紱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畀之迂怪之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為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福哉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羅洪先等以言罷黜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于萬里矣疏入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繫之

二十二年春二月段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以黃白術

結郭勛干進久之技窮勛有罪繫獄脇索勛賂捶死勛家廝役張澗復上疏瀆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　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伏誅帝曰朕非賴天地鴻恩遏除宮變焉有今茲朕晨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

二十三年冬十月大同邊卒獲叛人王三上曰叛惡就擒固義勇之効力實神鬼有以默戮之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為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

如仲文者

二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朝天宮　秋八月永和王知爂獻白鹿上壽遂告鹿瑞于太廟是時上重箕仙箕下亦命有司掩骴骼出故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爵怡魁甫出三日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復逮獄如故浹乞休命錦衣衛遣校尉送原籍為民

二十五年秋七月久雨上曰鹿瑞龜祥洊呈去歲今朕辰日近醴泉復出承華雖聖賢不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舉謝停封貢事毋慢八月加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誠伯先是春不雨上以問仲文仲文曰疑有冤獄時陽武知縣王瀌以罪坐絞子策走京師誣巡撫胡纘宗私隙故入人罪述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雲殿湘竹英皇淚不磨為詛咒上怒逮訊久不決至是因仲文言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傳旨封仲文賜誥歲禄一千二百石

三十年夏五月復事鎮鹵法壇先是帝從陶仲文請設立符鎮鹵法壇嚴事之曰褫鹵魄勿窺我邊圉至是帝以馬市成俺荅款塞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羣臣曰朕于十九日欲撤鎮鹵法壇二十日即有警報玄威所至亦不可忘遂益敬事之冬十月邊吏獲叛人哈舟兒陳通事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實賴玄貺所至宜告謝雷霆洪應壇行獻俘禮從之

三十一年二月太上道君誕辰建醮永壽宮九日

三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三十三年秋七月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吏部尚書李默禮部尚書王用賓左都督陸炳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禮部左侍郎閔如霖吏禮右侍郎郭樸吳山並直西內撰玄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辭願洗心滌慮

劾馬革褁屍之報帝怒曰景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乃革爵安置崑山時諸臣覬撰玄營進景和獨不屑直贊　夏四月舉祀高玄大典止封停刑工部尚書趙文華乞歸以病請上方修玄禁奏疏尤諱言疾疏入觸上怒罷

三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命翰林院侍讀嚴訥修撰李春芳並為翰林學士右春坊右中允董份直西内撰玄自是詞臣多舍本職往往求供奉希進用　九月廢徽王載埨為庶人王善伺上意上宮中有需王輒先時獻道者南陽梁高輔年八十餘手甲長數寸善導引王厚遇之進之上拜散人高輔謹有所賜予皆辭王使人求謝不能應王故煉女癸服之上亦需此高輔馳求王不與而王方自恣興土木詐稱張世德自走南京市美女事聞奪爵幽鳳陽王聞之自殺　是歲上膺皇帝道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獻皇后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

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孝烈皇后號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上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

三十六年冬十月玄嶽諸山獻紫芝已而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御史路楷等相繼上者不可勝計

三十七年夏四月總督胡宗憲獻白鹿五月復獻白鹿于齊雲山帝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命告謝玄極殿太廟以宗憲忠敬陞一級百官表賀　秋七月禮部類進四方獻芝凡千八百六十有四詔更求廣徑尺以上者

三十八年六月以陶世恩為太常寺丞世恩以陰歷尚寶少卿為言官所列奪官至是仲文乞復子原職帝命改為太常寺寺丞兼道録司右演法是時仲文請假還里帝下璽書褒諭之遣錦衣千户一人護歸仍賜白金

彩繒以示眷懷令有司歲時存問

三十九年二月浙江總督胡宗憲上汪直獄上曰玄祐也命告玄極殿而論宗憲功有差已而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上悅賜金帛金彩鶴衣一襲禮部請謝玄告廟許之不數日白龜亡上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　十一月秉一真人陶仲文死仲文習祈禳術得幸賜坐稱為師然亦小心慎帝威嚴不敢他有所干列爵五等死謚榮康惠肅以伯禮葬隆慶初奪爵籍其家

四十年二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奚鳳等往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諸書　十一月禮部奏四方進芝凡七百六十九本命採五色盈尺者　淮王獻白雁二賜金幣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廟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宮災于四十年十一月不三月而告成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禧諸殿極其宏麗上悅加大學士徐階等秩有差　夏四月癸酉方士鄠縣王金進五色龜靈芝授太醫院御醫命成國公朱希

忠告廟表賀　壬寅大學士嚴嵩免初方士藍道行以箕幸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箕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中官乃合方士啓示而後焚之每答具如旨上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其賢否對曰賢如徐階楊博不肖如嵩上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之（詳嚴嵩用事）上曰人惡嚴嵩久矣朕以其贊玄壽君特優眷乃縱逆子負朕其令致仕已而上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諫上曰必皆仰奉上命闡玄修仙乃可有再言嵩者併鄒應龍斬之嵩知上意密賂左右發道行怙權及矯稱玉詔諸不法事竟以妖言律論死　秋七月內苑獻嘉禾一莖三穗者兩穗者三十有一羣臣賀　十二月辛酉甘露降顯陵松上守備太監張方奉祀都督僉事蔣華等以進上悅告郊廟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上祈鶴文檢及法祕嵩罷歸至南昌延道士藍田玉等為上醮鐵柱宮玉因以所藏召

鶴符驗法書附奏嵩玉皆賞賚有差　秋八月御苑龜生卵者五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鵲言出自景陵羣臣表賀

四十三年三月妖人李應乾等伏誅應乾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眇兩手涅日月字懷銜間不逞者多附之陰鑄印章數百太白旗數十付徒衆為符驗約四月八日起兵時山東宣大真順諸處妖人尤衆互相煽結而呂某者潛入京以白社法惑衆陰結無賴千餘人其黨有

以偽告身二帙辟穀藥餌一器首告大學士徐階者緝獲鞫實奏聞應乾匿山西久之乃獲俱伏誅　五月乙卯桃夜降于御幄左右云其空墮上喜修迎恩典五日丙辰桃復降是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謝玄告廟頌之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上以奇祥三錫手詔答之

四十四年春正月帝不豫帝注意玄修先是王大任奉命陝西湖廣招致方外士王金等能合内養諸藥姜儆奉命江西廣東亦得能通符法者還復命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里大任仍在朝不為翰林所齒上雖修玄西内而權綱總攬夜分至五鼓猶覽決章奏自王金等以修煉幸與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偽造五色靈龜靈芝以為天降瑞徵又與陶倣劉文彬申世文高守中偽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及以金石藥進御其方詭秘不可辨性燥熱非神農本草所載帝服稍稍火發不能愈然倣竟得遷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太醫院御醫文彬太常寺博士　三月方士熊顯趙添壽

各進法書數十冊帝令留覽賜冠帶銀幣遣還添壽又進法秘乞留靜虛觀祈咒　五月方士胡大順藍田玉等伏誅初有藍道行者以方術見帝帝頗信之已而事敗下獄死胡大順者故陶仲文徒也亦以事敗斥去希復進用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以箕授者用黑鉛取白名先天玉粉丸命其黨何廷玉齎至京時嚴世蕃已敗乃資以賄因道行徒藍田玉通内侍趙楹獻之帝曰既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等遂謂帝念之也

遂與羅萬象者詐稱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于帝具奏求圖書及建宮地及至則大順也帝惡之時宮中屢作氛孽田玉等遂以為藍道行下獄故至此欲以動帝帝頗惑之以問徐階階力言大順小人不畏法紀而田玉尤甚且宮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帝悟階又言田玉乃嚴世蕃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至妄傳密旨罪惡尤重帝乃命收大順等下訊獄具帝猶欲寛之復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

所指揮將若之何于是併搵論死　八月御几及褥各得藥丸一躬謝太極殿告宮廟　冬十月户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啟聖之祠瘞斥元世祖于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鋭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

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内人以為薄于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孑遺也然而内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為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玄修夫玄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

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擣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然則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設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已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日視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

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心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内之宦官宫妾外之廕恩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内廚内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事而積者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間耳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耳陛下為此非勞也民熙物洽薰為泰和陛下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縣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遥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禄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禄外為訣小臣畏罪面為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瑞下鎮撫

交城王表栶得白兔于藐姑射山撰頌以獻賜金衮

四十五年春正月上久病不瘥諭大學士徐階欲幸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階奏止之是年冬帝崩于乾清宫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奸人誑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没者卹録見監者即釋復職

穆宗踐阼釋户部主事海瑞于獄中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恩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論死

谷應泰曰宋臣李沆之言曰人主當知四方艱難不則土木禱祠次第並作而伊尹之訓太甲亦曰酣歌恒舞時謂巫風此皆豫大之良規嗣王之炯戒矣世宗起自藩服入纘大統累葉昇平兵革衰息毋亦富貴吾所已極所不知者壽耳以故因壽考而慕長生緣長生而異翀舉惟備福于箕疇乃希心于方外也爰考初政即設齋宫及其末年猶餌丹藥盖游仙之志久而彌篤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方其前星未耀元鳥方來瑶筐誕祥高禖有應世宗信之欣然以天神可降焉于是命道士邵元節為致一真人金銀象印陪祀南郊風雨壇壝職司秘籙而且祠神紅玉分詒詔使享天青爵召視

重華雖黃帝憑五城以授神人漢武寵文成以延方士未為過也繼又召真人張彥頵設金籙大醮則有白鶴降庭卿雲捧日去天尺五幾于呼吸可通矣然元節身死玉棺不來彥頵宅火噀酒不滅而世宗之意冀遇其真復召陶仲文者拜為神仙高士徐市既去更用盧生混康以還復徵靈素即蓬萊之想愈殷祈年之觀益麗矣乃若旋風四繞則行宮果災疑獄初平即春霖早霈以至白鹿一雙獻于浙地紫芝千本貢自荊州又且雲氣降于圻壇綏桃來于御幄比之建章宮中芝房露掌玉津園裏幡節樓臺以今準古史不勝書宜世宗之甘心于此也雖其後段朝用下獄被戮胡大順藍田玉等以次伏誅不過少翁牛腹致疑新平玉杯得譴耳而仲文死後更訪異人羈縻弗絕一至此乎更可駭者世宗清虛學道不御萬幾奸嵩擅權二十餘載二世居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蔡京專政陰行蠱惑吾無責焉至于周瑯鄭一鵬等諫之于前楊爵海瑞等爭之于後而永嘉再相同游撰詩貴溪典禮充壇監醮豈王旦附會祥符寇準依阿乾祐為國大臣渙忍宜爾耶然而世宗初御括燬佛金燒除佛骨海內喁喁想聞聖學而乃于佛則絀于道則崇崔伯深不事胡神更奉天師孔祭酒詆訶佛法心存道黨較長絜短即二氏何擇也究之金石燥烈昂湖既有龍升王陶論死雲中不乏雞犬語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又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吁可慨也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莫　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誅岑猛

世宗嘉靖五年夏四月姚鏌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按廣西諸土族岑氏為大自稱漢岑彭後國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為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為岑溥溥二子長猇次即猛弘治六年猇以失愛弒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殺猇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釁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洎至田州李蠻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釁十五年十月濬襲攻陷田州偽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

戮之并誅洪改思恩為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為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之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督府使又不得纍者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凌轢鄰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惴猛冀得猛重賂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遽再疏請征猛制曰可至是鏌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胡堯元為監軍督之　九月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初猛聞大軍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寃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鏌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孽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

岑璋歸順州知州也以其女失愛于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為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為猛婦翁或黨猛名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得實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名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為世讐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為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迓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黙然佯為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何嗔也稍語須臾復嘆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欵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我過耶臣曰無之璋曰鄰

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卧內跪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秘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猛取吾女譬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是盍自列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馳詣布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布儀許之遂陽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鏌鏌喜乃不備璋岑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為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布儀曰已遣千人為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布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布儀斬邦彥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

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張列侍美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布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緩五日當捕致之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為邦彥既敗死次邦佐邦相出亡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諸惡目韋好陸綬馮爵俱被擒

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捷聞論功行賞鏌請置流官治之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六年五月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南莫氏入冦陷思恩矣藩省旦暮當不保于是諸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惶懼藩臬諸司素銜姚鏌者又倡言猛實未死鏌為歸順所紿御史石金聞之遂劾鏌攘勳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帝大怒落鏌職以王守仁代之先是鏌上言田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帝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金錢不得自分彼我致悞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鏌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兵擒蘇等自贖乃徵廣西諸司議事而銜鏌者紿郵吏發檄交悞各以檄誤不至鏌竟不獲集兵而去

七年春正月王守仁將至田州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土目皆憚之守仁乃自弢晦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盧蘇王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輸罪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祗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許之蘇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罪箠之蘇受束甲受箠已而諭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況田州外捍交阯縱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為田州官猛子邦相為判官以盧蘇王受為巡檢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帝皆從焉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之官田州以寧守仁復薦布政使林富為巡撫都御史張佑為總兵官鎮廣西守仁乃往南寧　三月王守仁檄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峽八寨盜賊盡平之兩江底定守仁上言盛稱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之

十三年秋九月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先是林富代王守仁為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

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為州治以邦相為判官命副總兵張佑鎮之許以二年而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盧蘇自矜功大專横邦相不能平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購得邦彦子芝育之别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尋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畜之至是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遂劫諸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芝遣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鄰府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弑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駭諧遣人諭諸土官曰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爾等自相殘害也亡何諧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皆曰思田苦兵革久矣朝廷今復以盧蘇故興問罪之師征伐當何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

葉倪叅議陳大珊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朝廷遂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莫不解體

谷應泰曰田州為粤西南徼蠻瘴荒裔不足重輕後失安南議者稍稍視田州為南海外屏欲寄重焉岑氏世守田州自弘治六年岑猛父膏逆鐨身逼强鄰間關奔走存邢遷衛朝廷視猛愚至渥也至十八年岑濬始懸首藁街正德中岑猛始克復舊業黎子式微重耳河水猛身扞天朝不忘舊德分固應爾而乃晉惠入絳遽絶秦關衛燬廬漕坐觀齊亂猛之單騎棄軍仰藥逆旅天亡之矣然猛桀驁性成反形未見追兵四集猶敕下勿交鋒裂帛書冤上狀軍門亦云哀已而雲夢陳兵決收韓信陳平奉詔竟斬舞陽姚鏌輕于討賊重于受

降信于請兵疑于對壘猛既究死不白鏌亦功名不終猛負國恩而身殛鏌貪軍功而官奪天道好還適相當也至盧蘇王受之反釁本姚鏌失入似由新建蓋新建憐田恩厭苦兵革曲撫盧王立岑氏之後設田州之官陰假戰功陽羈蘇受而所舉張佑貪賄比匪種禍岑族張佑既隕邦相之毒邦相旋膏蘇受之戈沈王搆惡義真必棄關中鍾鄧相傾姜維幾反蜀道新建寄托不終識者微有憾

焉而繼佑來督者陶諧也邦相賊殺鎮臣朝廷寢而不問蘇受執殺州主大臣陽言病亡夫天南末郡不知天子寵靈式憑皆懸督府張佑索裘不與拘執唐侯陶諧寶賂亟行遂黨咎僕處置舛錯刑賞乖張貽笑蠻方損傷國體君子知明綱不振先在遠夷矣要之姚鏌之非在于捕反太急而貽謀者索賄之盛應期陶諧之罪在于有賊不討而貽謀者亦索賄之張佑官務賄章邊釁日急故皇甫安邊奏免墨吏奉先載寶僕固稱兵好利亡國好色亡身古今龜鑒蓋不誣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嚴嵩用事

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禮部選譯字諸生嵩至即要貨賄已而苞苴過多更高其價御史桑喬列其狀請罷黜之嵩乃疏辨求免帝曰卿所云為人臣于今日率皆觀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但盡心翼贊以副簡任不必復辯嵩意得甚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得飾辭自明以傷大體帝乃令以後大臣被劾宜自省修勿得疏辨嵩懼益為恭謹以媚
上

十六年秋九月禮部尚書嚴嵩劾應天試官品騭文字不書名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又謂策以戎祀為問多譏訕語當寘于理遂命官校逮繫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

下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麒何宏沈應陽俱命南京法司即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行所在巡按即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　十一月嚴嵩摘廣東試録有體存故可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徵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徵故可以鼓舞等語叅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交射及黄郟紫徵碧虛子之問荅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不道口指俱戾體格帝怒命監臨余光法司鞫問提調陸杰余鑑監視蔣淦鄧守愚巡撫都御史鞫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鞫問貢士不得赴試南宮

十七年夏五月通州致仕同知豐坊上言請復古禮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嚴嵩上言萬物成形于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若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有所不寧帝悅已而嵩復阿上旨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上從之乃尊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詔天下

（詳更定祀典）

十八年二月景雲見夏言顧鼎臣以聞嚴嵩請帝御朝受羣臣賀嵩乃作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詔付史館　帝南幸嚴嵩從賞賚優渥與輔臣等嵩以桑喬胡汝霖故慚且恨因于帝前以他事自白且激怒帝

十九年春正月巡按雲南御史謝瑜上言嚴嵩為桑喬所劾不自咎責反謂贊議明堂扈蹕南幸為諸臣所嫉將以揚己功激聖怒箝衆口且臣以嵩之可論難以枚數選譯字諸生通賄無算宗藩有所陳乞每事徵索故王府胥吏交代動以千計至于齎詔官役去索重賄旋索土物收買內外童子充斥家庭豈宗伯大臣所為乎嵩不以此自省而巧佞誣罔何奸邪無賴至此也不報

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栶謀襲之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白金三千兩賂嚴嵩復賂儀制司令史徐旭及王府科胥人皆受焉嵩乃題覆從之東廠邏卒執其籍以聞下法司問受賂者皆戍邊嵩無恙

既而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燱與嫡孫懷熺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亦受之為覆允永壽莊僖王妃遣人擊登聞鼓奏訐于是御史葉經劾嵩貪狀乞賜敕正嵩急歸誠于帝帝憫之乃曰表栶惟燱襲爵應否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勿以介意

二十一年夏六月大學士夏言罷言與嚴嵩同鄉稱晚進以議禮驟貴嵩謹事之言不為下時嵩為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言阻之遂有郤會言坐失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幸東一真人第謀擠言言覺之囑所善者劾嵩時上已心愛嵩攻益力上益憐之上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輿以乘上怪之勿言會上不欲翼善冠而御香葉巾命尚方倣之製沈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嵩等言密揭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嵩于召對日故冠香葉而冒輕紗于外令上見之上果悅留嵩慰諭甚至因泣訴言見淩狀上怒即下敕逐言科道官以失職不糾降調奪秩

者七十三人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部事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材御史童漢臣等首論嵩奸汚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事中王曄御史陳紹等復論嵩并及子世蕃同惡相濟闗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帝優詔百餘言慰留之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賜其家藏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　冬十月給事中童漢臣伊敏生喻時等再上疏論嚴嵩廵按四川御史謝瑜上言堯舜相繼百四十年誅四凶而陛下數月之間轉移之頃四凶已誅其二如郭勛胡守中而其二則張瓚嚴嵩是也請陛下奮乾斷亟譴之以快人心于是嵩復上疏乞罷帝慰諭留之已而謝瑜童漢臣俱以他事謫去

二十二年夏四月嚴嵩解部事嵩既入内閣竊弄威柄内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于是副封苞苴輻輳其户外大學士翟鑾位望先嵩而勢實

不競遂至不相能給事中周怡上疏論之語多侵嵩疏入下獄已而鑾以二子倖第削籍去　秋九月逮山東廵按御史葉經廷杖死初經劾嚴嵩受表柙惟熄賂嵩銜之及經監山東鄉試嵩摘試録中有諷上語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使陳儒以下皆遠謫自是中外益側目畏嵩矣

二十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為文淵閣大學士嚴嵩事取獨斷不相關白讚論之嵩乃上言獨蒙宣名于理未安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不宜有此嫌異今諸閣臣凡有宣名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同僚且明言妬也

二十四年夏五月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應旂補外職初嚴嵩入内閣南京給事中王曄首劾嵩于是言者踵至嵩恨之是春大計京官嵩令所私尚寳丞諸傑移書應旂使黜燁應旂執傑使并其書白尚書張潤欲以

奏聞潤止之釋其使而傑先為南京兵部主事有貪聲于是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旂并黜之常州守符驗故留臺御史也亦在所黜嵩乃嗾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本郡守謫補外　十一月許讚削籍去　十二月復名夏言入閣自嚴嵩入相同事者多罷去嵩獨相以太廟工成加太子太師後帝微聞其横厭之于是詔起夏言言至盡復其原官且加少師位在嵩上言凡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嵩亦唯唯雖斥逐其黨不敢救心甚恨之是時嵩子世蕃為尚寶司少卿通賂遺且代輸户轉納錢穀多所朘削言知之欲以上聞嵩懼甚挈世蕃詣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會御史陳其學以鹽法論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炳等造言請死有所進橐皆長跪而解嵩知之日與謀傾言言不悟上左右小璫來言恒僕視之詣嵩必執手延坐持黄金置其袖中故璫輩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瞰嵩言言多酣寢嵩知之每夜視青詞草初言與嵩俱以青詞得幸至是言已老倦思令幕客具草不復簡閱每多舊所進者上輒抵之地而左右無為報言嵩則精其事愈得幸言以是益危

二十六年秋七月以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世蕃納賄日盛嵩憚夏言知之乃疏遣世蕃歸帝特命馳驛往還世蕃益横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嵩既忌言都督陸炳亦怨言持己陰比嵩圖之會都御史曾銑議復河套言主之而嵩則極言其不可語頗侵言及言請給誓劍得專僇節帥以下上亦稍稍惡之會澄城山崩裂又京師大風上益疑以套議問嵩嵩因詆言擅權自用及退復上疏劾銑開邊起釁言雷同誤國并自求去甚力上温旨留嵩而切責言于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寀左都御史屠僑皆謂言誤國帝乃命緹騎捕銑至京因盡奪言師傅俾以尚書致仕　三月殺都御史曾銑銑既被逮

嚴嵩復令仇鸞訐之刑部侍郎詹瀚左都御史屠僑錦衣衛都督陸炳阿嵩意謂銑行賄夏言論斬棄西市

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先是言既歸舟至丹陽復就逮至京上疏極陳為嚴嵩所陷帝不聽刑部尚書喻茂堅等據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帝怒責茂堅等阿附言值居庸報警嵩復以開釁力持竟坐與銑交通律棄西市言既死大權悉歸嵩矣 十二月給事中厲汝進劾嚴嵩及子世蕃奸惡謫為典史

尋以大計削籍

二十八年五月杖給事中沈束于闕廷初大同總兵周尚文屢立邊功卒其家奏求卹典不報沈束上疏請卹尚文語侵嚴嵩嵩恚乃下束法司訊鞫法司論贖刑上嵩恨未泄仍予廷杖長繫鎮撫司

二十九年夏六月以仇鸞為宣大總兵鸞坐廢已久以重賂嚴世蕃得之 八月加嚴嵩上柱國嵩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為比帝悅進嚴世蕃為太常寺卿仍行尚寶司事 俺荅薄都城令人持書入朝求入貢言多悖嫚上召嚴嵩及禮部尚書徐階于西苑曰事勢至此奈何嵩曰此窮寇乞食耳毋足患帝曰何以應之嵩無以對乃命階集羣臣議司業趙貞吉抗言其不可帝壯之予金五萬募戰士而敕中無督戰語不得統攝諸將因謁嵩嵩故與貞吉有郄辭貞吉怒會通政趙文華趨入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叱守門者嵩大恨

已而貞吉單騎出城徧諭諸營將諸將皆感奮而大將軍仇鸞獨難之比復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廷杖謫嶺南 殺兵部尚書丁汝夔初俺荅薄都城嵩授汝夔計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寇飽自去諸將固怯戰輒相謂曰有禁勿戰故民間歸罪汝夔及被逮嵩恐露前畫紿曰毋慮吾為若地汝夔信之弗自辨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棄市

冬十二月帝以俺荅故詔羣臣令人人盡言刑部郎中徐學詩上言外攘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之要貴先正本原今大學士嵩位極人臣貪黷無厭內而勛貴之結納外而羣小之趨承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敵患其來有漸而嵩泄泄自得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縱子世蕃受失事李鳳鳴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郭琮金使補漕運私徒南還輜車數十乘軿車四十乘潞河樓船十餘艘貯載而歸悉假別署封識以誑道路嵩謀己得如君父何今士大夫語嵩父子無不嘆憤而莫有一人敢牴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而勢成也世蕃狡黠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必關白然後上聞蓋嵩之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耳目乘機搆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敏給揣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歡當路而緘奪人口故凡諸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如給事中王曄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等當時已蒙聖恩寛宥今則安在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請亟罷嵩父子以清本源疏入帝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斥為民

三十年春正月杖錦衣衛經歷沈鍊于闕廷初俺荅薄都城求通貢趙貞吉以為不可鍊在衆中申貞吉指不休吏部尚書夏邦奇目之曰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吏弗言故小吏言之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情歸必大捷是時大學士嵩用事數寢格邊檄不以上聞故鍊書奏不報鍊乃抗疏言嵩受國重任貪婪愚鄙不聞諮諏方畧治國安邊惟與子世蕃為全家保妻子計以朝廷之賞罰為己出故人皆計嵩愛憎不知朝廷恩威因歷數其十大罪請戮之以謝天下詔以鍊詆誣大臣廷杖之謫田保安

三月大計京官嚴嵩授指吏部中傷善類甚衆以

徐學詩劾已削籍并黜其兄中書舍人應豐吏部奏上帝察其枉留之然亦不問

三十一年冬十月御史王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大罪八帝謂其狂率謫平陽縣丞

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廵按御史趙錦請罷嵩以應天變疏上帝方以供奉青詞悅嵩命逮繫錦衣獄久之削籍為民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嚴嵩十大罪五奸畧曰方今在外之賊為俺荅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俺荅之先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止言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于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過于嵩者如四方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感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于此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訓有曰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一人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啟藁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絶一或少違顯禍立見

及至失事又駕罪于人是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一以票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即先謂曰我薦之也罰一人則又號于衆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也羣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將聖諭及

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盖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擬題疏方上滿朝紛然既下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發大學士李本擬旨本即叩之世蕃乃同趙文華自擬以上此人所共知也嵩既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謡縱姦子之僣竊四大罪也邊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置其表侄歐陽必進為總督朋奸比黨將長孫嚴效忠冒功奏捷遂陞鎮撫效忠告病嚴鵠襲代加陞錦衣千戸效忠嚴鵠皆世蕃豢養乳臭子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重賄薦為大將後知陛下疑鸞遂亙相誹謗以掩初迹是通冦者逆鸞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不肖蒙顯

戮引悖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荅犯內深入兵法擊其惰歸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于邊可掩敗于京不可掩且俺荅飽自退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紿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世蕃革任為民矣入于考察京官之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戸科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世蕃降為典史矣嵩于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既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皇上雖累加撫卹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為輔臣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尚巧滑者以為通材勵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風俗之壞未有甚

于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盖有五奸以濟之嵩知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厚以賄結之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其奸一通政司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為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世蕃先閱而後進早為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嵩既內外周密所畏者厰衛之緝訪也嵩則令世蕃籠絡厰衛締結姻親陛下試詰嵩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姦三厰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隷其姦四科道雖入其牢籠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為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

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帝怒其引用二王命繫錦衣獄詰訊主使者繼盛曰盡忠在己豈必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王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杖百送刑部尚書何鰲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郎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為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竟坐絞繫獄　二月逮兵部郎中周冕下詔獄初楊繼盛劾嚴嵩父子言及歐陽必進竄嚴效忠名冒功濫擢事必進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覈世蕃乃自為題草遣人遺武選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上覆冕奏之畧曰臣職司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為陛下陳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

有六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咨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及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冦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發嚴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遂授千户問效忠為誰曰嵩之厮役也鵠為誰曰世蕃之子也不意嵩表率百僚而壞朝亂紀一至于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覆世蕃猶私創覆草架虛遺臣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見存伏望聖

明特賜究正使内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疏入帝以晃為挾私逮繫詔獄削籍　嚴嵩以十五載考滿録其二子又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閲視勞遷世蕃為工部左侍郎嵩辭帝諭以修城賛玄實為忠首不允

三十三年春倭冦浙江工部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殺賊遂遣文華如浙初文華為主事有貪名出為州判以賄嵩得復入為郎未幾改通政與嵩子世蕃比周嵩目為義子不二年擢工部侍郎至是往浙淩轢官吏搜括財物公私苦之

三十四年冬十月殺兵部員外楊繼盛初仇鸞既誅上思繼盛言自謫所月餘遷主事隨改兵部武選司員外繼盛嘗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鸞因公幾死今相公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繼盛不聽密具疏疏成上方怒逮諸言官乃更越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竟得罪繼盛每出朝審諸内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竊嘆曰柰何不

以此囊嵩頭司業王材詰嵩曰人言籍籍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救之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鄢懋卿懋卿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決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繼盛于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歳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盛與焉將刑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雪一歳四遷臣夫啣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妄

有陳說荷上不即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觔斷筋二條日夜籠箍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賜奏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儻以罪不可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魑魅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陛下奏入為嵩所抑不得達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

三十五年春正月趙文華自江南還京與吏部尚書李默搆隙知默與嵩異疏劾之摘其部選策題有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復淮蔡而晚業不終為謗訕上怒收繫獄拷訊竟死獄中嵩德文華擢為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二月以大學士李本攝吏部事本疏諸臣百十有三人別為三等其上二十八人吳鵬趙文華嚴世蕃等其中七十人鄢懋卿徐履祥等其下十五人宜斥免乃嵩守禮艾守淳等多可大用者時論非之　十一月逮總兵俞大猷下錦衣衛獄大猷不善滑剌世蕃怒其不附己授胡宗憲意論其失事故有是逮逮至大

猷假貸三千金餽世蕃得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　時有建議薊州增設戶部侍郎督糧練兵者嚴嵩佯以推趙貞吉且名之飲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貞吉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酒半貞吉徐曰今戶侍督糧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也嵩作色而罷嗾其黨張益劾之奪官去　十二月賜大學士嚴嵩免朝賀惟入直西苑仍賜腰輿先是賜得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寵為異數云

三十六年冬十月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初鍊既編保安即予身至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大喜遣其子弟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乃爭為鍊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嘗束芻為偶人三目為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而侍郎楊順來為總督故嵩黨也應州之役多殺邊民掩敗鍊怒讓之且為樂府以誚順順大恚以其私人經歷金

紹魯指揮羅鎧走世蕃所白之且謂鍊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廵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來又嵩黨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楷至則與順合筴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鍊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為申理嵩竟殺之籍其家嵩乃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怏怏曰丞相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

復取鍊二子杖殺之併繫鍊長子襄順楷敗乃得脫

十二月趙文華罷文華自浙歸私行珍寶于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妻嵩妻勞苦文華謂相公尚不能為郎君易腰帶耶兼以李默故嵩亟稱文華于帝進位尚書躐加太子太保然文華得寵眷乃稍欲結知帝不禀嵩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帝曰嵩有是方不奏乃文華奏我嵩聞之大懼且恨立名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華慚頓首謝罪嵩怒不令起呼左右拽出令門者毋得為文華通文華日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憐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憐之一日嵩休沐諸義兒及世蕃咸候起居置酒堂上嵩夫人上坐義兒及世蕃侍列文華遥望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軒檽下酒中夫人曰今日舉家在座何少文華嵩嘻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嵩色微和文華竊望見遽走入伏席前涕泣嵩不得已遂留侍飲然意未慊也又文華初

賂世蕃金絲幕一具其姬二十七人皆寶髻一世蕃以為薄恨之乃為疏草使上引疾歸帝從之而是時帝方修玄以其疏中有病語怒削其職子戍邊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疏劾嚴嵩輔政十二年引用匪人邊事日壞令其子世蕃入直干預國政窺覘幾微以市私恩引其親萬寀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比周為奸公行賄賂進退一人行止一事必關白世蕃不論賢否是非惟視所入多寡如趙文華南還

餽遺數萬猶為未足而授草引疾張經被逮行金五千及聖斷不貸而為治裝賻邱王汝孝失律以三千而得遣戍蔡克卿撫淮陽以三千而轉地卿楊順誤國而三蔭其子吳嘉會修邊侵冒而驟遷三官邊事之不振由于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于上官之貪縱上官之貪縱由于謀國之匪人拔本塞源之喻願皇上察之主事張翀董傳策亦交章論之俱下獄廷杖謫戍嶺南

三十八年夏五月逮總督侍郎王忬下獄論死嚴嵩以忬憝楊繼盛死銜之忬子世貞又從繼盛遊為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因深憾忬嚴世蕃嘗求古畫于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為草授御史方輅令劾忬嵩即擬旨逮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

三十九年夏六月以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運懋卿益通賄無虛日御史林潤劾其貪冒五罪懋卿疏辯

不問

四十年春正月以萬壽宮災命大學士徐階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先是嚴嵩在內閣凡御札下問辭旨深奥西苑玄修聖躬卧起不常外廷得失時廑于懷內侍傳出或早或暮嵩耄而智昏多瞠目不能解世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荅悉當上意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報必重賚每事必先有以待上益喜蓋上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專政既久諸司以事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世蕃益自恣一時無行之士儹帥墨吏羣然趨之嵩妻歐陽氏嘗語嵩曰不記鈐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嵩甚愧之馭世蕃尤嚴歐陽氏卒世蕃當護喪歸嵩上言臣老無他子乞留侍許之以孫鵠代行世蕃因大佚樂干預各司事如故然不得入直房代擬間飛札走問則世蕃方擁諸姬狎客徵逐胡盧不甚了了亦不能得當如往時中使守直房迫促嵩引領待片紙不得至乃

自以意對既至追還復改大抵故步皆失上不懌頗聞世蕃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上以爲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對具言嵩父子弄權狀上曰果爾上玄何不殛之詭曰留待皇帝正法上默然適萬壽宮災宮在西苑上自壬寅宮變即移于此不復居大內忽大作乘輿服御皆燬上暫居玉熙宮隘甚邑邑不樂廷臣請還大內上以列聖晏駕于此不報嵩請徙南內故英宗幽錮所也大不樂次相徐階與尚書禮疏并力營新宮上喜報允自是凡軍國大事悉諮之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籙之類而已

十二月吏部尚書吳鵬罷鵬嚴嵩黨也先是御史耿定向劾其六罪故罷嵩復薦所親歐陽必進代之未久亦勒歸　進禮部尚書袁煒太子太保入閣參預機務時帝漸有疑嵩意密諭徐階舉堪輔政者階密奏曰人君以論相爲職陛下斷自宸衷則窺伺陰阻之私自塞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加大學士徐階少師任一子袁煒少保嵩加祿百石而已　五月嚴嵩罷猶給歲祿繫其子世蕃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爲通政司參議初嵩見張璁夏言以言禮驟貴乃從臾興獻帝稱宗祔太廟眷遇日隆人言不復入自徐學詩王宗茂楊繼盛沈鍊吳時來張翀董傳策或死或戍縉紳側目不敢言至是徐階日親用事廷臣多知之未發御史鄒應龍欲具疏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乞置于理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槀竿以謝世蕃父子帝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乘傳去而下世蕃于理擢應龍嘉其敢言世蕃因行金內侍云鄒應龍疏皆藍道行泄之帝怒并逮道行鄢懋卿萬寀復私致道行許以金令其委罪徐階則無事矣道行大言曰除貪官自是皇上本意糾貪

罪自是御史本職何與徐閣老事懋卿家懼乃囑法司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于是戍世蕃雷州衛子嚴鵠嚴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賍年最黠惡即士大夫所呼為萼山先生者也上猶以嵩故特宥其孫鴻為民嵩既去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極言不可上曰卿等即不欲違大義必天下皆仰奉君命闡玄修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

有再言同鄒應龍者俱斬嵩知上意已動仍密賂左右發道行怙寵招權諸奸狀道行亦下獄論死　六月御史鄭洛劾大理卿萬寀刑部侍郎鄢懋卿太常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賍不職寀懋卿罷虞龍降調　九月給事中趙灼劾工部侍郎劉伯躍刑部侍郎何遷右通政胡汝霖光禄少卿白啓常副使袁應樞給事中沈淳劾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給事中陳瓚劾諭德唐汝楫國子祭酒王材俱罷去伯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婿遷

撫江西時厚斂遺嵩父子汝霖雨貪肆不簡啓常匿喪遷光禄入世蕃幕至以粉墨塗面為歡笑汝楫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事嵩得及第世蕃弟畜之與材俱出入卧內交通請托至是士論大快之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具奏起居并進祈鶴文及各宗秘法上優詔荅之仍賜銀幣始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聖誕即鐵柱觀延道士藍田玉等為上建醮玉自言能書符名鶴嵩試之良驗會上遣御史姜儆王大任訪

秘法嵩乃索玉所藏諸符籙以上久之疏言臣年八十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戍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馬填溝壑誰可托以後事惟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歸終臣餘年上曰嵩有孫鴻侍養已恩逮矣竟不許世蕃未達雷州至南雄而返龍文亦逃伍潛住歙縣藏匿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老頭洩此恨階聞厚為備嵩久之亦聞驚曰兒誤我多矣幸聖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舉止如

武元衡故事横屍都門上方眷徐厚陞應龍官一震全族沈矣初階之入政府也肩隨嵩者且十年幾不敢講鈞禮嵩懲夏言禍亦頗自恭謹惟世蕃多行無禮階既曲忍嵩亦不禁也方應龍疏上階往謁慰藉甚嵩喜頓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為托既歸其子密啓曰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已階偽罵曰吾非嚴氏不至此負心為難人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盖階亦知上猶眷戀未能即割也嵩既去書問不絶久之世蕃亦忘

舊事謂徐老不我毒鳩工大治館舍隂賊彌甚先是伊王不法納數萬金求援嵩既歸遣校尉樂工三十餘人走分宜坐索如數與之密遣人邀于湖口盡刼殺取前貲以歸其他睚眦必報類如此嵩益老謬示恭謹而終不能禁世蕃世蕃勢益横

四十三年冬十月復逮嚴世蕃下獄先是御史林潤既劾鄢懋卿罷去知讐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督諫臣至箕踞不起役人戲以瓦礫擲諫臣亦不禁或尤之曰京堂科道官候主人門吪嗟誰敢動此何為者諫臣遂具揭上之潤潤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廵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為主事之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揺人心近者假治第聚衆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絶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潤

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祈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以待

四十四年三月嚴嵩削籍没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文俱棄市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郭諫臣白監司盡散其工匠四千人龍文走匿世蕃家捕得之潤因諭袁州府詳具嚴氏諸暴横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畧曰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為主謀羅龍文為羽翼惡子嚴鵠嚴珍為爪牙占會城廒倉吞宗藩府第奪平民

房而又改竈祝之宮以為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墻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為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貲亦稱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寶張象牀

圍金幄朝歌夜絃宣淫無度而曰朝廷無如我樂甚者畜養廝徒招納叛卒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郭寧三劉相誼洪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奪人子女誘人金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楧在朝則為寧賢居鄉則為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伍朦朧請移近衛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

法為不足遵以公議為不足恤世蕃稔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父嵩嵩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縱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疏入帝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黨竊議自謂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聚衆以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揚沈下獄為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揚言之刑部尚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

寺卿張守直亦以為然依其言具稿詣徐階議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　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然

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為主而闡發聚衆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羣以讓階階乃出一幅于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為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囑携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即呼入扃户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巹飲不十日釋縲絏善歸上因此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

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矣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弟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狀且曰逆賊汪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金十萬于世蕃擬為授官兗藩典楧陰冀非常世蕃納其賄為護持向非聖神威斷或從或誅則貽憂宗社矣世蕃罪擢髮難數陛下曲赦其死謫戍邊衛不思引咎輒自逃歸羅龍文招集汪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致北寇相為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觖望排上尤為不道罪死不赦上覽疏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第述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鞫訊具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畧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于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

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階能剪大憝者蹙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也已而籍嵩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于天府江西巡按鞫彭孔及嚴氏家人得其斂匿奸盜椎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罪狀二十七人各遣配有差　十一月山西巡按張檟言往者嚴嵩與逆子世蕃奸惡相濟皇上納言官鄒應龍議悉置之法而籍其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旌其

直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張翀王宗茂等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録用以旌直臣之節疏入上大怒命緹騎逮攢下于理　十二月謫原任大理寺卿萬寀充邊衛軍廣西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侍郎鄢懋卿于巡按逮問尋亦遣戍亡何嵩寄食故舊以死

谷應泰曰嚴嵩相世宗入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去位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盤踞津要盜竊寵靈凡二十餘歲比之林甫相玄寵任十九載元載輔代驕佚十餘年嵩且過其歷矣考嵩以茸闒庸材黷貨嗜利帝號英睿竟稱魚水嵩遵何道哉或者謂其議禮贊玄曲當上旨然議禮創自張桂嵩晚拾唾餘不足要結主歡惟佑贊玄功帝心感嵩夫加爵賜酺封禪用以媚臣民美酒明珠天書用以結朝貴英主好怪之心避謗之智方交戰于中而朱能造書冦準名相桓譚非讖光武加誅桂洲貽禍

于香冠分宜追思乎召鶴批逆鱗者無全功盜領珠者有巧術也況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賍婁累累嵩即自服帝前人言籍籍嵩遂狼狽求歸帝且謂嵩能附我我自當憐嵩方且謂嵩之曲謹有如飛鳥依人即其好貨不過駑馬戀棧而諸臣攻之以無將指之以煬竈微特訐嵩且似汙帝帝怒不解嵩寵日固矣漢武寧用公孫賀田蚡不能用董仲舒汲黯德宗甚喜盧杞裴延齡甚不喜陸贄顏真卿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嗟乎嵩下有殺人之子上事好殺之君身之瀕死固亦危矣又從而固寵持位鼓餘沫于焦釜餂殘膏于兌鋒二十七年殺曾銑是年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假令嵩早以賄敗角巾里門士林不齒已矣乃至朝露之勢危于商鞅燎原之

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誤帝帝實誤嵩歐陽氏勸憶鈐山堂鄒御史夢射培壘樓霍山將誅第門自壞申生訴帝披髮見形嵩父子至此寧有死所乎夫羊舌之族將覆叔向之母已知獨惜世宗自負非常而明殺輔臣始于夏言明殺諫官始于繼盛大禮之獄猶云母子之恩為其太甚夏楊之誅乃以憸壬之相甘為戎首萊朱貽戒于自用仲尼致恨于鄙夫其所由來也久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高瑞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至五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沿海倭亂

洪武二年夏四月時倭寇出没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畧居民刼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師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幇及其未陣麾兵衝擊之斬獲不可勝計生擒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艘命擢德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幣白金有差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諸寇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革心歸化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綰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厎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國君居山城所統五畿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師討日本者没於水不得志日

本亦不復來貢至是帝遣使諭降之

四年冬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掠男女七十餘人詔賜文綺荅之　十二月詔靖海侯吴禎籍方國珍所部温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隷各衛為軍仍禁濵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既至三郡每挾私意多引平民為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為兵即上封事詞甚切上立罷之

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畧來若奔狼去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

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

七年夏六月倭寇膠海靖海侯吴禎率沿海各衛兵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伏兵貢艘中會事覺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示後世不與通

十七年春正月倭頻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為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隷諸衛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寧海尋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暠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吴傑往浙訓練海

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　秋八月命吴傑同永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　冬十月倭寇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成祖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

四年冬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於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勦捕海寇　三月中軍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堠海寇入寨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效　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敕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緣海衛所備倭寇相機勦捕　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　十二月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堝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爪牙山敵臺七所

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　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吕淵等使日本先是帝命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捕倭將士寇數十俘獻京師俱日本人羣臣請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勑切責之

十七年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堝先是江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廣可駐兵千餘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寇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喉之地上疏請用石壘堡置烟燉瞭望上從之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堡備之翼日倭寇二千餘乘海艄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醜惡揮兵率衆勢鋭甚江令撝師秣馬畧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

下百户江隆師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砲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堨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並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官軍追圍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奔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艄者又為隆等所縛無一人逸者凱還將士請曰將軍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

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勞且饑我以逸飽待饑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為蛇陣故披髮作此狀以鎮服之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作士卒之銳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敕褒進封江廣寧伯子孫世襲將士賞賚有差先是元末瀕海盜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至是為江所挫斂跡不敢大為寇然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竟絕

英宗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東遇官兵矯云入貢我無備即肆殺掠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備禦漸疎至是倭大舉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刧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為勝負飲酒積骸如陵於是朝

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羣臣爭貢各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爭長不相下故

事番貨至市舶司閱貨及宴坐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宴又坐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而設衆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刼東庫逐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令縛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戸張鏜執指揮袁璡百戸劉恩又自育王嶺奔至小山浦殺百戸胡源浙中大震設負固據海島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瑤奏聞逮素卿下獄待訊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

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初太祖時雖絕日本而二市舶司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福建浙江　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以遷有無之貨省戍守之費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內臣出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至是因言奏悉罷之市舶罷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遁海島不獲獨素卿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等三十三人國王李懌奏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至浙責與素卿對簿備鞫遣貢先後及符驗真偽既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

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人數恒不如約至者率還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寧台自罷市舶後凡番貨至輒主商家商率為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於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沒海上為盜輒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出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為得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貲而來不得直曷歸

報必償取爾金寶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並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為之鄉導時時寇沿海諸郡縣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華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廵按浙江御史陳九徳請置大臣兼廵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從之乃以朱紈為右副都御史廵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泊寧波台州諸近島者已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廨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廵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叅議鄭世威因乞敕紈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紈乃下令禁海凡雙檣餘艎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數破誅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遂鐫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以上紈立決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便者大譁蓋是

時通番浙自寧波定海閩自漳州月港大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詆誣不休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紈為廵視未幾紈復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叅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連倭舟入港作亂吏有巨奸擅造艅艎走賊島為鄉導躪海濵鞫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待外裔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紈所論坐俱關重刑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於是御史周亮等劾紈注措乖方專殺啓釁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黨紈擅殺宜置於理帝遂奪紈官命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禎往福建會廵按御史陳宗夔訊喬等併覈紈事汝禎宗夔劾紈聽信姦回柯喬盧鏜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決紈恚自殺士論惜之遂罷廵撫御史不復設

三十年夏四月浙江廵按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寛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舶主土豪益自

喜為奸日甚官司莫敢禁

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黄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汪直者歙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為船主渠魁倭人愛服之倭勇而戇不甚别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而推直為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為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黄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事武偉敗死浙東騷動　秋七月廷議復設廵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廵視浙江海道及興漳泉地方忬廵撫山東聞命即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内應之律寛損傷之條勸撫勿拘從之改廵視為廵撫忬乃任叅將俞大猷湯克寛為心膂徵狼土諸兵及募温台諸下邑禁黠少年分隷諸將布列瀕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

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於普陀諸山初忬廉知俞大猷湯克寛材勇既虛已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朱紈事尹鳳坐贓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釋之以為别將亦募兵分帥之日犒撫激勵欲得其死力倭魁汪直等結砦海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鋭兵先發而湯克寛以巨艘佐之徑趨其砦縱火焚之倭倉皇覓餘艎走官軍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間率衆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表頭北茭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　夏四月汪直毛海等既潰散剽忽往來不可測温台寧紹俱罹其患叅將湯克寛率兵循海堧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於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捆載而去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滙

川沙逼松江而軍餘衆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忬遣都指揮盧鏜倍道掩擊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俞大猷等邀殺殆盡先是吴浙間人習選愞而文武大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青村柘林吴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寧上海太倉嘉定諸州縣忬不欲冒功有所隱没隨擊走之計倭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頼之　五月給事中賀涇奏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

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户請設總兵駐鎮江從之　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璋敗倭於獨山斬首千餘餘衆浮海東遁　冬十月倭寇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隣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寧等縣自獨山之敗倭東遁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泊失風者幾三百人不能去總兵湯克寛及僉事任環留兵守之環屬兵三百皆新募勵以必死不入與家人訣為書赴之而去親介胄臨陣士無敢不用命者環敝衣芒屩與士雜行伍依草舍間噉糗飲水同甘苦至是相守不下賊潛出汲環常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恐有失衣環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環嘗匿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得之又遇矢石士以死捍環環被傷舁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而過追急宰夫留禦之死焉環求其首為流涕親酬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寛復督邳漳等兵擊之敗績失亡四百人官軍疲不能攻乃開壁東南陬倭遂潰圍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漴缺登岸流

劫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寶山克寛引舟師迎擊及於高家觜毁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别隊失風至興化殺千户葉臣卿知府黄士弘指揮張棟擊殲之時沿海諸奸民乘勢流劫真倭不過十之二三

三十三年三月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皐海門諸州縣復焚掠鹽場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大震　改王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之忬在浙江薦盧鏜釋柯

喬激勵諸將鄧城劉堂孫敖等爭奮逐北以死綏著節復廣為偵刺凡沿海大猾為倭内主者悉縶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向往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以菽粟火藥通往往食盡自遁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多怨苦忬曰吾斥堠明無慮勿及奈何先敵受困耶令罷之一郡皆歡至是去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為僉都御史代忬忬去而

浙復不寧矣初忬薦盧鏜為叅將鎮閩閩人故忌鏜劾鏜兇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大猷擣巢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為動已而南京各官復薦鏜乃用鏜為叅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　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時朝議方徵狼土兵剿倭以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為狼土所戴服故用之敕令節制天下之半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叅佐經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　夏四月倭寇自海

鹽趨嘉興叅將盧鏜禦之稍却次日復戰於孟宗堰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遯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既而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大掠六月倭自吴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蘇州倭寇至嘉善轉掠松江

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之於吴松所擒七人斬二十三級八月倭寇自嘉興還屯採淘港柘林諸處進薄嘉定會募兵叅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遇於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軍追及之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已乃別從間道擊賊欲分逢時功追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　工部侍郎趙文華上言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鎮之帝命往祀

撫督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凌轢官吏公私告擾益無寧日

三十四年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徳轉掠塘西新市横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廵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縋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援兵亦不時至副使阮鶚僉事王詢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濂目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至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谿壑能保其不復至哉臣恐賊退之後又復收拾傷殘首級虚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為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於報君嫌何避於出位敢以三策為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非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夫江南衛所已成虚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餬口而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愚以為莫若盡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閲期於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共保身家寇小至則率衆以攻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舶未為害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倭寇乏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既練寇掠則懼遭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民假此為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　夏四月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引狼土兵至蘇州總督張經分隸總兵俞大猷等殺賊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為巢經冬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

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衆三千過金山衞俞大猷遣游擊白泫及瓦氏兵邀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因謂狼兵可用厚犒之使擊賊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鍾富黄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縱掠如故　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流刧狼山利河諸鎮呂四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三大浦倭賊分掠嘗熟江陰村鎮兵備任環督

保靖土兵及知縣王鈇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川沙窪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舟一至戚家墩游擊白泫劉恩邀獲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遁　五月張經破倭於王江涇逮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俱下詔獄論死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儀輩名位已抗驕不為用而新拔士又剽猾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鎗手俱不受律連戰敗衂望大損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頤指凌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華上文華恚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閩人避賊讐故縱賊耳帝大怒會臺諫亦有言者趣官校逮捕經時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遣叅將盧鏜督狼土兵水陸攻之大敗賊於石塘灣賊北走平望俞大猷邀擊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躡其後遂大敗之斬首二千級溺死者稱是餘衆奔柘林縱火焚其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適自有倭患來此為戰功第一而文華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言宜留

經平倭以自贖不聽并李天寵湯克寬俱逮至京以縱寇論死文華既疏劾經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為僉都御史代天寵巡撫而以周珫代經未幾復罷珫以南京戸部侍郎楊宜為總督　倭寇自海洋突犯蘇州南京都督周于德來援一戰而敗鎮撫蘇憲臣被殺賊中分其衆一由齊門撞馬頭而北轉掠滸墅關長洲五都地一由胥門木櫝而南轉掠吳縣横鎮蔓延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　御史屠仲律上言宜守

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口灣過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扼鼇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責江南守令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內為殿最沿海沙民鹽徒及打生手宜收錄併力禦賊詔從之　川沙窪倭賊犯閘港周浦僉事董邦政遊擊周藩擊之遇賊驚潰藩被創死賊屯石塘橋流劫崑山石浦　六月倭寇蘇常諸縣嘗熟知縣王鈇江陰知縣錢錞及居鄉叅政錢泮各督士民出禦力屈死之旋復寇蘇州民爭入城門不啓號呼震野乘陴者望之而嘆攀援上者又縋絕而下任環還自儀真曰奈何坐視之縱有覘諜我在無患也乃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所活蓋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出城力戰賊退入太湖遣舟師邀之乃棄所獲逸去環以功進副使環復擊賊馬蹟山圍逃倭嘉定民家投火爇之盡死既而環有親喪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爵谿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

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鯨遭於蝗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嚴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禦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袒裼縱酒突遇盡為所殲遂由安德鳳臺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滸墅關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為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却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於楊林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埠流劫杭嚴徽寧太平犯南都六七十人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僉事邦政時趙文華

聞冦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悉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磚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並進賊悉鋭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大張文華恨邦輔至是乃以罪委之及僉事邦政詔下邦政總督逮問既而刑科給事中孫濬言後期之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稱邦輔實心任事而流劫留都之倭又為邦輔所滅功績顯然遽請罪斥文華非是兵科給事中夏栻亦言之上乃申飭文華秉公視師以圖大效已而邦政及指揮樓宇賞竟不及文華惡之也邦輔旋亦謫戍邊巡按直隸御史張雲路為論奏不報　十一月止徵狼土諸兵土兵瓦氏等至浙驕悍不受約束所過殘掠百姓苦之於是總督楊宜力請止徵從之命兩廣督臣隨路掣止　閏十一月給事中孫濬上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都察院重臣事權不一牽掣靡定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冦實覈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陳至於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隍帝然之命行諸臣各遵敕諭施行　十二月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文華初奉命至浙適狼兵瓦氏等至知倭厚畜鋭意請戰文華惑之亟趣張經進戰不得則上書痛詆經被逮代經者周珫楊宜皆無遠畧賊勢益熾及瓦氏戰敗攻陶宅餘倭復大衂始知賊未易圖有歸志至是川兵破周浦賊俞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遽言水陸成功請還然是時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窪舊巢及嘉定高橋皆倭據如故　副使任環率永順保靖土兵勦新場倭冦時賊衆二千人皆伏不出而詐令人舉火於數里外若將引去者土舍彭翅先入嘗之不見一人於是頭目田菑田豊等爭入伏發皆死之賊承突去未幾復攻上海環以輕兵三百及之擊敗於五里橋習

家墳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太倉毛家葛隆諸屯賊方會集治攻具衝梯隊道肉薄而登環卒死士飛刃砍之連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衆又縋兵下突而前賊漸氣奪遂棄委走環既居憂哀毀又積苦兵間疾作卒

三十五年春正月巡按御史周如斗叅總督楊宜提督曹邦輔輕率寡謀致川兵敗於東溝苗兵敗於新場東兵敗於四橋乞罷黜時上深以南寇為憂疑趙文華言餘寇將滅為不實屢問大學士嵩嵩曲為營解上意終不釋文華懼因言餘寇指日可滅督撫非人一敗塗地皆因吏部尚書李默恨臣前歲劾其同鄉張經思為報復臣繼論曹邦輔則嗾給事夏栻孫濬媒孽臣及胡宗憲黨留邦輔浙直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誥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陛下宵旰何時可釋也默因得罪宜削籍為民邦輔亦被逮罷王誥以宗憲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　夏四月倭薄温州同知黄釧馳檄出迎擊

被執倭欲還之索千金為贖釧罵之不置倭怒磔殺之　江北倭流刼至團山山北等港無為州同知齊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嵩叔仲實弟寶榮姪慎寅友良大卿孫童俱在行間嵩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嵩慎寅三人得脫賊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於江中　倭率衆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游擊將軍宗禮帥兵九百禦之逆戰於皂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三戰三捷獲首功七十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衡義官霍貫道力戰俱陷陣死之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事聞贈卹有差　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陳可願使倭告傳諭渠魁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倭渠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　倭圍巡撫阮鶚於桐鄉初鶚督學浙江開武林門納難民全活數萬人

起擢巡撫方倭之寇嘉興也鵾議主勦而胡宗憲議主撫不相能倭自嘉興轉寇桐鄉氛益鋭去來實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焉東薩摩王弟書記也宗憲謀閒之遣辯士說海海心動私語桐鄉守兵曰吾已款督府矣城東門陳黨善備之是夕海道崇德而西東方急攻桐鄉宗憲說海縛麻葉因偽為麻葉書致東令圖海故達海所東海中自疑始解圍去　五月御史邵惟忠上言倭薄通州圍未解餘衆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

為留都門户鎮常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為緩圖宜大集兵敕諸臣戮力靖亂下兵部議請調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衛陝西延綏兵及徐沛募兵敕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以為犄角保障留都帝然之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嚴嵩揣知上覺趙文華欺罔且見譴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為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俟文華至上乃止良才命文華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文華既至浙假監督權凌脅百官

搜括庫藏百萬計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留漕粟除京帑給醝課迫富民脫凶惡浪授官職於是外寇未寧而内憂益甚　六月倭入慈谿縣知縣柳東伯亡初王忬在浙計城各邑未城者慈谿士人獨持不可至是倭衆大至知縣不知所禦攜印組亡去殘殺民人無算而縉紳尤甚始悔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死以無城可憑削籍為民省祭官杜槐與其父文明率兵追敗倭於王家團海道劉起宗委防餘姚慈谿定海未幾與賊遇

於白沙一日三戰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帥槐被創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倭于演武場斬白眉倭帥一從七生擒二倭驚遁呼為杜將軍已而追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死　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户方存仁逆戰死之　八月海寇徐海伏誅初胡宗憲以簪珥遺徐海侍女翠翹綠珠令日夜說海縛陳東以報朝廷海且感而趙文華方治兵擊海宗憲佯曰彼且縛陳東何戰為海果賂薩摩王弟縛東以獻于是海勢日

孤海自念數有功又信羅龍文誘約八月入謁督府于平湖海先期以數百人胄而入宗憲文華鵾坐堂上海等叩罪復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且赦若愼勿再虞厚犒遣之海既出知官兵大集自疑宗憲使使諭之曰官兵防東黨爾毋恐海請居東沈庄陳東居西沈庄又令東詐為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黨果疑相攻海令裨將辛五郎歸島宗憲密遣盧鏜計擒之文華調兵六千既集移營薄沈庄督之急宗憲猶心憐海不欲遽戰文華廹之宗憲乃下令與總兵俞大猷整師前進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柵數重官兵望之不敢入阮鶚檄趨之大猷乃從海鹽進攻東沈庄破之又追擊於梁莊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皇溺水死引出斬其首淛直海寇平海故杭之虎跑寺僧雄海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至是捷書上文華皆襲為已有帝命械繫首惡至京正法時淛東仙居淛西桐鄉二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敗之蘇松寧紹相繼告捷兵部奏文華功帝從之降敕令文華還京論平倭功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户餘陞賞有差倭俘麻葉陳東等械繫至京禮兵部請獻俘從之羣臣俱賀時倭略平惟舟山賊據險結巢未下官兵環守之不能克諸狼土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千人始至胡宗憲方留防春汛隸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官軍競進賊敗歸乃以棕蓑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海寇汪直伏誅徐海等既死汪直復糾衆三千餘入寧波岑港大掠四境汪直徽人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為都督置海上通互市乃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之而奏遣生員蔣洲往諭與之盟直信之遂自奮言能肅清海波贖死命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等從蔣洲來杭州洲至

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廵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於是逮洲獄洲乃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已而直果乘巨舟遣頭目數十人隨來泊舟定海盖初舟實為颶風所損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其觖望不遣遣千户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不疑遂詣軍門請罪具言自效狀宗憲待以賔禮使指揮為其舘主給輿夫出入復出蔬米酒肉供餽其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質為信因具狀聞請赦之科臣王國禎力持不可疏入上謂直元兇不可赦宗憲乃宻檄按察司收直等斬之論平倭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餘皆遷賞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益恚恨復大亂

三十七年春二月倭犯潮州之鮀浦攻蓬州千户所僉事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哨攻之臨敵而哨兵皆潰領哨千户魏岳高洪俱死尋犯福州廵撫阮鶚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賂之以新造大舟六艘俾載而去 夏四月倭掠台州臨海之三石鎮約數千人總督胡宗憲擊走之 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導鄔中涵俱罵賊死五月自海口出港叅將尹鳳引舟師擊之沈其舟七斬首六十餘級生擒七人餘衆遁去鳳追擊東洛外洋復敗之銃傷及溺水死者甚衆福興患少熄 倭攻惠安知縣林咸乘城禦之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者數百人倭亦失亡相當乃引去咸率兵擊倭鴨山乘勝追奔陷伏中死之倭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處 秋七月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大猷叅將戚繼光職期一月蕩平命胡宗憲督之初宗憲遣毛海峰誘降汪直直至下獄海峰遂與倭目善妙等五百餘人燒船登岸列栅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屢斬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憑高死鬬先登者多陷没新倭復大至冬十月岑港倭移巢柯梅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 兵備副使谷嶠捍禦海上屢破倭制府以捷聞進山東叅政

三十八年春三月倭寇自象山河金纜井諸處　焚舟登岸海道副使譚綸與賊戰於馬岡敗之斬首七十級總督胡宗憲上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即其焚巢夜徙力已窮處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參將黎鵬舉邀擊不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逮大猷鵬舉至京訊治時人言籍籍謂倭之開洋也宗憲實陰遣之倭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瑚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福建人宗憲疑

大猷漏言故委罪以自掩而大猷不善滑剌素不為嚴世蕃所喜故有是逮廷臣惜大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世蕃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　夏四月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成禦之不利指揮張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遊擊丘陞擊白浦于丁堰如皋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焚死二百人賊遁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先後斬首三百餘級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勦絕

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於姚家蕩自寅至申大敗之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入姚庄縱火焚庄死者二百七十餘賊退入廟灣拒守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級賊西走次日復戰於新州賊遁入民庄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焚死無一人脫者時江北流倭悉殄惟廟灣據險固守不出五月江北兵攻倭於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我兵死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營甚固巡撫李遂以我軍鼓

戰而疲宜圍守之賊乏食且水陸斷其行道可收全勝通政唐順之以為玩寇乃自擐甲持矛麾兵以進屢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盡銳東西衝殺傷相當自是復稍稍出掠覓舟為走計矣順之知失計乃駕言經畧三川沙倭南去踰月倭困廟灣既久劉景韶督卒填壕塹逼壘而陣令水兵載葦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瑕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　福建新倭大至多賚

攻具先攻福寧連江羅源流劫各鄉進攻福州不克移攻福安破之叅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長樂福清等境皆有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閩浙江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尚屯浯嶼福州漳泉無地非倭矣舟山倭屯浯嶼經年至是乃開洋去其毛海峰者復移衆南嶴建屋而居永福倭移舟出梅花洋叅將尹鳳擊敗之巡按樊獻科請趣胡宗憲應援未及行巡撫阮鶚往

勦之倭稍創 六月倭衆別部二十餘艘屯崇明三川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師師攻破之前後斬首百餘遁去宗憲以捷聞兼言唐順之贊畫功擢僉都御史

秋七月三川沙倭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叅將丘陞禦之戰於鄧家庄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鍋團陞輕騎先進賊覘無後繼盡鋭來衝陞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遁八月倭自鄧家庄敗後沿海覓舟不得官軍尾之於劉家橋白駒沙諸處倭餒甚奔庄我兵圍之時劉顯兵至先登各營繼進縱火衝擊破其巢斬首二百餘賊奔白駒沙追擊又敗之于七灶庄花墩共斬首四百餘賊盡殄焉顯驍勇敢戰江北軍悉屬顯節制故有功

三十九年春二月倭冦六千餘人流劫潮州等處時浙直倭患稍息而閩廣警報日至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四十一年春三月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生

擒江一峰泉冦稍寧 倭陷福建永寧衛大掠數日而去復攻永寧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幾盡 冬十一月逮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削籍從給事中陸鳳儀之言也獄具罷浙閩總督大臣設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

四十二年五月復逮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是時大計京官復有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逮治宗憲至京自殺宗憲在浙中與趙文華同事文華選愞不敢前宗憲輒

自臨陣戎服立矢石間督戰方倭圍杭時宗憲親登城臨視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慄懼為流矢所加宗憲恬然視之殲徐海汪直皆有功然稍稍事文華又握權太重勲臣總兵者由掖門通謁庭拜巡撫悉聽節制如三邊例宗憲才得展而禍機亦萌此矣上好玄修宗憲進白鹿稱賀大學士嵩比之會嵩敗被逮時歸安茅坤上書訟其冤　冬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來者合福建連江賊登岸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之南畧

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玄鍾所蔓延及于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叅將戚繼光既連破賊于林墩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畧登岸麾兵擊之斬首百八十級遂行而倭至者日衆始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殺遊擊倪禄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亙月巡撫游震得以狀聞請調義烏兵以繼光統之起丁憂叅政譚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協力共濟上從之十一月劉顯率兵援興化顯大兵留江西勦廣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屢戰倭新至氛甚鋭顯知不敵乃去府城三十里隅一江按兵不進欲掩逗留之罪遣五卒賫文諸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克期入城約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詐以五人為劉卒賫入至期賊陽稱顯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猝起格殺城中驚亂叅政翁時器叅將畢高倉

皇縋城走同知吴時亮被殺賊遂據城中三閱月殺掠焚燬顯卒乘亂攫之叅政王鳳靈妻竟為顯掠去賊既飽欲始如平海衛欲掠舟泛海去十二月倭結巢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下數百人皆戰死賊乘勝陷平海衛事聞罷巡撫游震得逮叅政翁時器叅將畢高劉顯坐觀望不救立功自贖倭引兵出海把總許潮光以輕舟抄之賊還屯平海衛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

建與劉顯俞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福州以南諸寇悉平四十三年春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三月戚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衆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畧盡閩寇悉平其得出者逸出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初倭既自浙創歸嘗一犯淮揚吳越皆不利遂巢閩中首尾七八載所破城十餘掠子

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雖時有勝負而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谷應泰曰島夷卉服首見禹貢秦漢以來罕被倭患蓋以其俗愛鮮華地多饒沃五州七道三島五百七十三郡率皆樂土環以大海君臣自保不愛慕中國也若乃海王充牣居民仰食雲帆所指有無懋遷則又彼此咸賴高帝時士誠友定遺孽竄伏北邊南粵歲被創殘已而通謀逆臣伏兵市舶

帝乃閉關謝貢示弗復通然而創設市舶互市不絕計深遠也後世識慮迂拘放失舊典初開橫海旋棄珠崖民競刀錐吏鮮保障秦關夜析楚吏晨驅勇士蹈險貪夫忘生於是內地奸民勾引潛深海邦貴倖藏匿不可勝計矣貧民勢家贖貨負直窮桑困頓進退洛且逃生水國求食波臣邊吏戒心搜捕始急於是沿海不逞之徒陳涉力耕怨家日衆黃巢下第憤恚思兵稍稍收聚倭奮窺竊上

國矣朱紈下車不畏疆禦窮治黨與少所報聞夫廣漢索賄先求魏相李膺破柱不避黃門政求亂本雖得河源禍發朝堂竟悲虎尾紈死而朝貴與海通交相賀也代臣畏禍海禁復弛浙東再亂王忬出督拔大猷於偏裨出盧鏜於獄中普陀一戰幾殲渠帥游魂四潰旋掠江南而忬隨處邀擊頗多斬獲括乃代頗騎還易毅大功不終自古悲歎此閫外有遙制之憂中樞失內贊之力也嗣是天

寵握兵乃棘門之兒戲文華祀海實天雄之誦經倭患愈劇張經再出經以功在銅柱因而偃蹇凌轢度亦自大四夫耳然視事一月指揮犀帥王江涇之捷賊兵宵遁史稱其兵驕將捍或亦讒人之蜚語獄吏之深文也文華行譖檻車入國蓋左豈求賂盧植徵還張讓交通王允下獄自古未有小人同事而得制制成功者胡宗憲曲意主撫因勦成功賄斬徐海誘擒汪直武安誘殺李廣誅降長致恨於封侯空悲寃於賜劒憲雖引刃應無顏見二賊於地下也憲才望頗隆氣節小貶側身嚴趙卵翼成功耿秉因竇憲勒勲杜預事朝貴甚謹封疆之吏固應折節乃爾耶倭寇披猖禍延三省任環効命留都俞大猷經營兩浙戚繼光驅馳閩海類皆大國干城足以滅此朝食而乃大戮亟行更張不一事權牽制流毒生民九閽無金城之任分宜少裴度之忠羣賢隕喪國事淩夷固其宜也中

丞張濂家居省會身在圍城訟言時事涕淚交頤觀其疏中所稱殘難民之首以償縱寇之功而督撫可知移罰罪之曲為賞功之命而莞樞可知軍法不重人無死志客兵掉臂士無關心而卒伍可知嗚呼鄭監陳圖莫救當時之亢耳然而睢陽劒在已成今日之爰書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李福達之獄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達坐死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一名午初以妖賊王良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午竄居陝西洛川縣與李父越同倡白社妖術為彌勒佛教誘愚民嘯聚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亡算已而官兵追勦捕得越及其黨何蠻漢等誅之福達逃去占籍徐溝縣變姓名為張寅賄縣中大姓以為同宗編立宗譜塗人耳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逸入京官司捕其二子按繫之福達窘乃自詣獄置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等具獄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

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達果張寅為仇家誣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為證坐良罪獄未竟昭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傅爰書如前訊勛為遺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飛章劾勛黨逆賊并上其手書帝下之都察院席書亦助勛為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鸞上言劾勛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不報都察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獄三司會鞫先是御史馬錄咨于徐溝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寅為福達不疑又咨于讞獄郎中劉仕仕鄜人也其言如泰錄復檄取鄜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為真福達也乃檄布政司李璋按察司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豸雜鞫之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爰書上錄錄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潮上言福達聚衆數千殺人巨萬雖潛踪匿形而罪跡漸露變易姓氏而惡貌仍前論以極刑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納結匪人請囑無忌雖妖

賊反狀未必明知而術容私千不為避拒亦宜抵法薄示懲艾章復下都察院　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聶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章下聶賢與原訊御史高世魁知為勛指奏寢其議勛謂大仁曰苟弗解爾曹姑亾命勿蹈叢戮也于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自璧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

鳴鳳潘壯戚雄各劾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既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中常泰亦上言勛以輸罪為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勛為福達居間畫令大仁等事急亾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逵等亦上言凡謀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託黨護叛逆不宜輕貸聶賢亦奏勛當連坐帝不從勛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為言帝信之尋命錦衣千戶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囚佐下鎮撫司羈候會鞫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任孚部郎中劉仕復交章劾勛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乞問如律勛乃與張璁桂萼等合謀為蜚語謂廷臣內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逞志自快帝深信其說而外廷不知也帝命逮取福達至京鞫問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王啟劉玉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張閏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毛伯溫汪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鞫福達于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

磔帝不從命會九卿大臣鞫于闕廷時告者薛良衆證李景全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畢昭引證薛良之誣者戚廣也訊之復云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頤壽等以其詞上上心益疑命俟齋祀畢朕親臨鞫問大學士楊一清上言庶獄無足煩聖慮者乞仍屬諸勘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為民頤壽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指為疑獄帝切責頤壽等六年夏四月遣錦衣官劉泰等逮馬錄赴京下鎮撫司

獄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璋李玨章綸馬豸詣京即訊顏頤壽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況彼以神姦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之禍臣雖伏斧質何敢欺罔之罪帝怒謂頤壽職司邦刑朋姦肆誣令戴罪辦事顏頤壽等復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達對鞫情無反異頤壽等復以上請帝謂頤壽等朋比罔上乃逮繫頤壽及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于詔獄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逮繫待罪

八月帝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雜治之太僕卿汪玄錫與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詗者以白璁等奏聞帝命逮繫玄錫才于詔獄并掠之大學士賈詠與馬錄俱河南人錄被逮詠遺書慰之鎮撫司以聞復搜得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大理寺丞汪淵御史張英私書上責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逮仲賢等

九月張璁桂萼方獻夫逢合帝意復鞫錄等于闕廷搒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璁等以聞遂釋福達帝怒錄欲坐以死璁營解之得免乃論戍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馬帝以羣臣皆抗疏劾勛朋姦陷正命逮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逵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一鵬等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詔獄死箠楚狴犴者十餘人餘戍邊削籍流毒至四十餘人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顧佖戍邊初

顏頤壽等既逮治備嘗五毒聞者慘之已而皆奪官罷歸獨文華佖論戍邊二人皆與璁等廷爭大禮者江潮李璋李玨章綸馬豸等俱奪官韓良相及其佐證俱論遣璁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頤壽等之欺罔從之

四十五年四川妖冦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為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為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馭世惑

民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諭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冦陷縉紳而樞要之人悉頤指氣使一至于是萬一陰畜異謀人人聽命為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官爵追奪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宗從之凡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叙錄是獄始明

谷應泰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為平亭寃獄乎哉亦黨武定讐諸臺諫爾當其議大禮時禮官嘗要勛同疏攻永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汪俊此事關係甚大宜折中不可偏執俊與吾力辨至大詬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収其語于大典中且曰勛竟以是搆怒于衆云及後再議考獻皇帝徐文華等與璁力辨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更何議于是璁等與勛同上議當考獻皇伯孝宗而勛益見悅于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聰則帝亦以勛為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獲伸則諸臣之竄削有弗恤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

及福達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為叛賊也迨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嗾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況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監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伏誅之後羣攻武定則勛亦百口莫解

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為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大同叛卒

世宗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大同古雲中地北距塞地平漫不甚阨險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為大同藩籬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敵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參將賈鑑望風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時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寇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刼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

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於獄脇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衆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諸亂卒曰唯命衆稍戢遂脇鎮巡為奏乞赦宥　八月代王出居宣府時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為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為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刼掠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亂亂卒刼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捕殺五十餘人乃笞郭鑑柳忠諸亂首餘釋之而人情洶洶相傳必盡殺大同人無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容言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文昌曾言巡

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文昌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委曲撫諭不定以狀聞　九月命戶部侍郎胡瓚都督魯綱帥師討大同叛卒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

冬十一月大同叛卒執總兵桂勇胡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討擒首惡文移日下數十於是城中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煽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討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黄臣徐氊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業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今能擒首惡吾為若轉達兵猶庶

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鐣兕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疤子暨諸首惡皆逃匿瓚聞之欲提兵而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謂首惡旣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别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勑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脅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

四年春二月巡撫蔡天祐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刼軍器令首官衆稍寧郭疤子胡雄旣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戸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皆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閒諜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張文錦妻李氏上疏請卹上怒執杞疏者治之廷臣屢以為言不許江西巡撫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滋大患誠宜譴責第事在朝廷雖誅僇之可也若假手士卒又從慂之臣恐羣小藉口寖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書奏上切責之萬歷中贈文錦右都御史諡莊愍

十二年冬十月大同戍卒叛殺總兵李瑾先是七月套部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

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為總制都督郤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濬濠四十里以遏突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息及承源清令益為搖楚鎮卒李富子王寶等倡亂從者六七十人脅朱振攝指揮使遂殺瑾還圍巡撫潘倣倣踰垣避匿亡其符勑諸卒搜得之倣為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即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

必悉變脇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人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朝廷處太寬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必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願勿以為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祐訊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擒賊有功為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益譁言兵來屠城矣遂羣起為亂倣命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源清為書名朱振振至切責之振飲藥死明日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遺孽遂變悍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啓擁指揮馬昇楊麟為渠帥亡何郤永師亦至整隊及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之衆曰城外屍塞道矣尚紿我反覆諭不聽倣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間道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劾倣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毋為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張孚敬意吏部以他事謫參政出綰發憤上

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上悟命復其官

十一月兵部尚書王憲謂大同之變非大發兵誅之不可張孚敬主其議乃以江桓總兵權參政樊繼祖為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劉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復之且北走胡貽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旨命趨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令郎中李文芝主

事楚書穴城決水灌之諸叛卒堅守不下十三年春正月小王子寇大同塞初大同叛卒大掠城中潛出漠北誘小王子數萬人大舉入寇郤永師師禦之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之其渠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小王子留精兵相持餘衆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　二月劉源清罷源清畏北騎猖獗再請設總制分禦之而已專事攻城張孚敬請從之上納夏言議不許下御劄謂叛卒殺主將法毋赦然非舉城所為郤永劉源清貪功引水灌城大同北門鎖鑰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其罪二臣別遣大臣禦之密擒逆賊之魁庶免師老財匱劄下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賊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為內應指揮馬昇者為賊所擁戴威令行於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掌

出告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陽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汲水灌之穴者死馬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為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罷斥之以戶部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瓚入軍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孫允中於懷仁與議時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慰諭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呼萬歲書仍進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郤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為內應衆果夜驚繼祖堅卧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無賴縱恣者檛殺一二人以徇衆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乃大定小王子聞之

亦遠適瓚還居上谷違制之事聞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劄璽書慰宗室傷殘掩骸骼賑窮乏命守臣捕誅遺惡雪誣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蔽之罪差別諸將士功賞疏上久之徵劉源清郤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級立功贖罪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等各賞賚有差

谷應泰曰大同南蔽太原西阻榆林東連上谷蓋屹然重鎮矣吏得一二賢明將吏分甘絶少嚬咻士卒號令嚴明勇氣百倍則李牧守郡匹馬不窺郅都在邊幕庭遠徙斯蓋外攘之重寄寧有內潰之猝患哉乃嘉靖三年巡撫張文錦議以去城百里增築五堡堡各列戍徙卒實之藩籬固而後明堂尊屏障列而後天府重文錦之策未為謬也但當出車以遣新軍采薇以勞還戍拊循有素踐更有法信而後勞誰敢違者奈何澤門興役鞭箠貫怨秦法送徙後期皆斬而郭鑑柳忠一呼倡亂文錦貫鑑梨尸並亾嗟乎楊炎建城而涇原兵叛弘靖刻糧而盧龍軍反事勢相激無足怪者此時便當擇智勇之臣秉節鉞之重或恩義夙敷或雅量素蓄聲罪渠魁撫輯餘醜汎元振之黨以戮叛人燒王郎之書以安反側則戍卒雖譁可一鼓而定也無如下多獷悍叛服不常上鮮方畧勦撫均失以故鑑忠授首郭疤復起鐔兕既斃季富又興脫巾相尋勢若蝟毛此固不可以勦也又若泣訴天祐更焚王振縛獻胡雄旋殺李瑾磨牙相向狀同瘈狗此又不可以撫也逮至劉源清斬關大殺李文芝決水灌城而後獸不走險鹿不擇音非馬頡厚結元海即惈恩外誘吐番許河西以賂秦師指金帛以酧回紇邊關重險幾於拱而授之矣所幸樊繼祖單騎直入張瓚麾退王師發粟賑饑鼓吹高宴亂卒憂危自茲釋矣譬之子儀入河中而一

府無諱秀實入軍門而衆皆解甲無他開誠布公推以赤心而已然則亂延十祀變凡七起者非真豺豕性成威惠兩絀也特以上下相蒙弓影之疑蓄於中恩信不著投杼之説動於外也所可恨者劉源清之主勦也王憲和之於内張孚敬持之於上而繼祖疏入不報便宜濟事卒之樊獲璽書劉繫廷尉奸臣在内大將立功賴肅帝之心開爾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柟
謄録監生臣高瑞相
謄録監生臣吳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議復河套

英宗天順六年春正月毛里孩等入河套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部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為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部始入河套然以爭水草不相下不能深入為寇時遣人貢馬頻通朶顏諸衛擾塞下河套周圍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密邇陜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可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諸部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王驥等兵次甘肅申明號令河套以寧然間亦渡

河繼而守將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要衝景泰初犯延慶不敢深入至是阿羅出掠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没遂為邊境門庭之害

憲宗成化元年冬十月毛里孩冦陝西都御史項忠及彰武伯楊信禦之遁去

二年春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河套冦屢為

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内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黄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黄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黄河溝至寧夏黒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黄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帶營堡移徙直道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帝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証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六月大學士李賢等奏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敵人巢穴今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没不常苟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絶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請畫又秋禾方熟彼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

備無患於是兵部尚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議以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寧夏延綏甘凉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期調發帝允所擬遂召信還以修武伯沈煜代之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三年春正月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備之毛里孩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廷議

楊信兵少不足制之於是以撫寧伯朱永為大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　二月毛里孩入大同界帝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四年春二月癿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孽滿魯都入河套

六年孛羅忽等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孛羅忽癿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沮於我師然未經挫衂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乞命廷臣共議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套尋以疾還遂不復舉

七年春二月朱永以河套寇未退議戰守二策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為守禦以圖萬全帝從之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驅之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盛往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帝從之

九年秋九月滿魯都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總督王越偵知其老弱盡行巢於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游擊周玉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自據河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敢誰何徼所遺老弱及殺平民以上功冐陞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亦多效邊將故習以是益橫內地且危廷臣日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而師竟不出至是捷賊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

孝宗弘治八年北部復擁衆入河套住牧

十三年冬十二月火篩入河套火篩等渡河而東焦家

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為衛其要在偏頭關三受降城受降城者唐所築禦寇於河外者也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相距各四百餘里花馬池要地成化前患在河西據套而河東為其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清王瓊新舊城效力甚堅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折牆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為捷徑自大廣武渡河

而下至靈韋亦易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總制三邊楊一清上言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甌脫巢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邊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又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基邊迤西北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防禦靈州上達其五整飭韋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多中機宜帝可其奏刻期奏績以忤劉瑾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屹然巨嶂也初弘治末朝廷清明諸大臣協和盡心休國為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崩瑾既專政一清復得罪去遂無敢言及河套者我邊日減敵日進矣

嘉靖元年套騎二萬自井兒堡撒牆入固原平涼涇州殺指揮楊洪千戶劉瑞先是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殺阿爾倫遯入河西西海之有寇自亦不剌始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名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之又東有岡留罕哈爾填三部岡留部營三其渠滿會

王罕哈部營三其渠猛可不郎爾填部營一其渠可都笛三部共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朵顏為鄰西有應紹不阿爾禿厮滿官嗔三部應紹不部營十曰阿速曰哈喇嗔曰舍奴郎曰字來曰當剌兒罕曰失保嗔曰叭兒廒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哈不乃麻故屬亦不剌亦不剌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哈剌一營僅全阿爾禿厮部營七故亦屬亦不剌後從吉囊合為四營曰哼合厮曰偶甚曰臥哈厮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官嗔部營八

故屬火篩後從俺答合為六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剌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剌嗔哈連二部哈剌嗔部營一渠把答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渠失剌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為尾剌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為讐諸部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皆有分地不相亂

二月寇固原環衛間殺傷以萬計

十七年冬十一月巡按山西御史何賛疏言河套為吉囊所據外連西海內搆大同宜急勦除其策有二一曰計以破之二曰勢以走之而其要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議寢不行

二十四年春正月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言北寇三犯山西殺傷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之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諸臣建議動稱屯守不知賊衆內侵

不由諸隘口皆緣攀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何足恃況諸鎮烽卒皆媒寇日為生計多囊針刀遇偵者賂求不殺彼此譯語互為和同待其深入然後舉燧發礮降堠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為爾且邇來之寇類多我民亡命為彼向導故連歲非時倏至冒險深入如履故途乞下廷臣集議萬全之策期於必戰盡復套地庶可弭其內擾之患而邊境無虞矣章下兵部議行

二十五年秋八月套騎三萬餘入犯延安府至三原涇

陽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請復河套條為八議一曰定廟謨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下兵部議行冬十二月總督曾銑巡撫謝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寇為鄰自定邊營至黄甫川連年入寇率由是道所當急為修繕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為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黄甫川計長五百九十

餘里為下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乞發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銑復言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擣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則彼不能支歲歲為之每出益勵彼勢必折將遯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出然後因祖宗之故疆并河為塞修築墩隍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兇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唯陛下裁之疏下兵部議行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相較則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之衆賫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故不若修牆築邊為計完而成功可期也但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鹻居民隔遠最為荒涼若欲一千五百里之

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為守宜仍行銑等計議以聞帝曰寇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筭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

二十六年夏五月總督曾銑出塞襲套部勝之初春時銑督兵出塞掩擊敗還不以聞至是復襲之寇覺銑搜選鋭卒督之戰馘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脱脱虎艶於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橐九百有五十器械八百五十三以捷聞敵移帳漸北間以輕騎出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近塞銑既以捷聞更列上諸臣功罪帝以套寇連年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大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命增俸賜白金紵幣有差　十一月總督曾銑會同陝西巡撫謝蘭延綏巡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議復套方畧乃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羸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訛言寛文法處孳畜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及遇敵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帝覽而嘉之奏下兵部尚書王以旂會

廷臣集議言曾銑先後章疏俱可施行帝曰寇據河套為國家患朕軫宵旰有年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已詳酌即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廓清其定策以聞

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學士夏言罷初河套之議言力主之嚴嵩積憾言且欲躐其首輔於是因災異疏陳缺失謂曾銑開邊啟釁誤國大計所致夏言表裏雷同淆亂國事當罪遂罷言逮銑詣京出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軍務廷臣議罪凡與議復套者悉奪俸幷罰言官廷杖有差於是復套事宜悉為停止會俺荅蹈氷踰河入套將謀犯延寧聲勢甚張巡撫延綏楊守謙以聞嵩激上怒謂俺荅合衆入套皆曾銑開邊啟釁所致於是兵部侍郎萬鎮等叅曾銑罔上貪功之罪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初被銑劾奏逮京亦上疏訐銑嵩主之棄銑市銑有機畧初為御史巡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畧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為才比視

西師乃倡復套議夏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時敵勢方熾而我兵積弱銑疏下部議久之未覆上亦危疑之密以訊嚴嵩嵩素與言不相能欲因是陷言銑銑竟論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後九月復冦宣府上曰冦以言銑収河套故報復至此遂并斬言天下並寃之自言銑死竟無一人議復河套者

谷應泰曰邊備所爭者二地勢坦衍敵騎四入列守不足追哨難及蘇子所謂大梁四戰之衝汪立

信所謂長江隨處可入是也地或險阸山谷林薄寒嶢不耕沙鹵之水耿弇弟言五溪水險絶糧而食馬文升言西域道旱因雪為泉是也若河套三面憑河荷戈守禦險踰長城地又肥饒耕桑自給然則河套屯守歲省租稅數十萬障塞之卒亦十餘萬東距偏頭西抵寧夏二千里中書乏旌旗夜罕鼓柝矣周城朔方漢開河西有自來也邊備久虛縱敵深入畜牧既久樂不思去伏嵩之雖不復畏鷹隼穴之鼠不復畏貓而邊將又坐視養癰莫敢深入憲宗時楊琚請建一十三城堡七十四墩臺李文達又以中莞力贊乃三帥授劍或輿疾徵還或逗延不出惟王越深入紅鹽池焚其廬帳刼其器甲賊喪失妻孥相顧慟哭而大師不繼虎牢一關卒為楚有河西數郡折為秦臣武宗時楊一清又請力圖受降旋以璫瑾去位夫仁愿且爭險於黃河之外而扼受降今人乃斂兵於河套之內

僅守延綏開門延冦角勝堂奧三方被敵秦晉騷然世宗之世延安涇陽皆供蹂躪矣曾銑毅然請行願以數萬之衆持五十日之糧水陸星馳矢礟電發燔燒積聚驅掠馬牛往來出沒歲無寧晷食道既窮項王亦欲踐鴻溝之約將士思歸闗羽不能救荆州之潰世宗屢降璽書特頒文綺展圖嘉歎刻期廓清而夏言又力主銑議樞臣俱先後奏行辟之充國既有孝宣復煩魏相魏尚已逢文帝

更遇馮唐君臣將相千載一時而乃急殺大臣以當星變先誅渠帥以謝兵端道濟誅而長城自壞得臣死而晉毒已亡予所怙者反禍為福難於轉石化成為敗疾又轉圜九重廟算倏智倏愚幕府平章忽功忽罪匣中之劍竟斬曹彬拜將之壇并収相國世宗之英察何如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庚戌之變

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俺荅冦大同境潰牆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偵騎信之報總兵張達達素以果鋭敢入至大將意輕之合兵兵未合而遠率麾下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遂見殺副帥林椿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救達不克亦死之達椿皆驍勇善戰俺荅得二將首輒引去事聞遣總督侍郎郭宗皋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耀杖死宗皋謫戍遼左贈達左都督椿都督同知賜祀立祠春秋祀之　八月俺荅入薊州塞初張達敗没乃起復翁萬達代郭宗皋總督趙錦代陳燿巡撫以仇鸞為宣大總兵萬達家居未至命侍郎蘇佑攝其事佑抵鎮即上疏請益兵食未報而俺荅狼台吉復擁衆窺大同初仇鸞坐廢居京師邸以

賄嚴世蕃得總兵宣大至是惶懼無策厮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曰主勿憂吾為主解之乃為鸞持重賂賂俺荅令移冦他塞勿犯大同俺荅受貨幣遺之箭纛以為信而與之盟遂東去諜者復白敵中語欲冦宣府東遼左西兵部尚書丁汝夔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但申飭薊州撫鎮使嚴備已而警報漸甚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京營兵二萬四千騎分布宣薊諸關隘邊兵取符驗期會未即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識者知其必敗　秋

八月乙亥俺荅帥部下至古北口以數千騎攻牆都御史王汝孝悉衆出火炮矢石下攻之俺荅乃佯督兵綴薊師而別遣精騎從間道黄榆溝潰牆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冦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無筭長驅入内地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兵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敵兵慓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衍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湯搖事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名吏

民給仗聽約束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為敵用甫畢而夜半敵兵果至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忬復為疏縋城使使來京師請援京師震恐急集諸營兵城守少壯者已悉出邊堠敗喪僅餘四五萬人而老弱半之又半役總兵提督太監家不令出伍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閹又援例需價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夔乃以聞帝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提督九門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門又別遣都御史商大

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者蒼頭義軍垂四萬及坊甲保伍分置諸門睥睨間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冦騎逼通州數日前阻水未能渡王忬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都御史王儀往援　己卯咸寧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二萬入援先是冦既東行時義侯榮謂鸞曰賊騎東公宜自請入可以為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即佯奏臣偵賊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援或隨賊

搏戰或徑趨居庸為防守帝壯之詔留駐居庸闗聞警入援而俺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帝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率兵馳至陳通州河西帝大喜時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帝內視稍彊各賜璽書褒奬予金帛令躡賊而拜咸寧侯仇鸞為大將軍諸道兵悉屬焉賜襲衣玉帶上尊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得密啟奏進以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總督各路戎務衛京師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門譏察不虞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釁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奏釋故叅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效分遣京營諸將營於城內外各巷陌間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夜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都督陸炳請出太倉米減直濟流徙老弱俱報可時變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各輕騎馳至未嘗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開庾發粟則囊釜甑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都督陸炳言戶部臣失預計軍興糧餽不支士多餒死帝怒奪尚書李士翺以下諸官職戴罪辦事俺答兵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郊民扶傷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號痛之聲徹于西內帝命啟而納之是日俺答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六門外仇鸞率勤王諸兵不敢擊時時遣義榮與之通許貢市以自安辛巳至東直門執御廐內八人以去不殺縛之見俺答踞坐氊帳中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為我致書自解送歸見帝啟書多嫚語求入貢壬午帝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對於西苑出書示之曰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唯上主之帝曰正宜商議階曰冦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策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帝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

皆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將奈何帝悚然曰卿可謂遠慮階因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難信且無臨城脇貢之禮可令退出大邊外別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往返間四方援兵計皆可至我之戰守有備矣帝曰卿言是命出集廷臣議日午羣臣畢集階出俺答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否則益兵破京師羣臣相顧莫敢發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請上裁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

曰此不必問問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進者萬一許貢則彼必入城三千之衆恐烏蠻驛中莫之容也且彼肆深入內外夾攻何以禦之不幾震驚宮闕乎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迫而許之何異城下盟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難之奏入乃止是夕火光燭天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上在西內大震懼聞中官稍稍道貞吉語乃馳使名入對給筆札命疏所欲言貞吉上言陛下宜御奉

天門下詔罪己追獎故都督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給事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為城守遣官宣諭諸營兵使力戰且士不力戰以主將多冒首功令誠得首功一即予金百捐金不十萬賊且盡矣帝壯之擢貞吉為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稱詔賚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通政使樊深條禦寇七事中言仇鸞未聞一戰非士不用命即主將養寇要功乞罷遣近侍詰狀書奏上大怒黜為

民　癸未寇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保定皆震時帝久不視朝吏部尚書夏邦謨疏言人情洶洶非上躬御正朝延見廷臣不足以塞天下望振威武許之是日文武大臣具服侍命闕下晡時帝始出御奉天殿降勑切責諸大臣還宮羣臣就午門跪聽宣勑皆惴慄計有處分逡散門且下鍵矣乃勑遣官校逮繫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巡撫薊遼都御史王汝孝及薊州總兵羅希韓詣京即訊已而儀至下獄以畏懦不戰削

籍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逮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身閉閤卧城中會仇鸞引兵至敵少却鸞兵往掠食諸村落儀發兵捕執下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時巡厰御史上其狀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為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　甲午執兵部尚書丁汝夔及左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初寇逼通州汝夔聞警束手無措遣募哨敵虗實者出城不十數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敵某所城中輒震已而言不信汝夔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如故城中數震而成國公朱希忠理京營兵多役占行伍不足恐兵少見且獲罪乃東西調掣為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多出恚語而莫曉誰謂爭詈汝夔欲魚肉之語稍聞禁中時宣府延綏遼陽山西援兵悉集稟餉不能給兵饑怨望仇鸞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椎髻刼掠村落中時被逋獲或自詭為遼陽軍遼陽軍者朶顔諸部也先是有傳賊中語遼陽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鸞方被寵遇雖獲大同行掠者有司不敢置之理必以聞帝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付鸞自處鸞復置不問汝夔不得已乃下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賊大同軍既自詭為遼陽民間不知遂謂汝夔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寇薄城下汝夔益惶急恐喪師令諸將勿輕戰諸軍故恇怯不敢戰皆諉言汝夔禁不發民間益歸罪汝夔而鸞機譎謀于大學士嵩嵩謂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可隱飽將自去惟堅壁為上策鸞數稱率兵往擊賊賊實在城下顧遠屯郊坰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與否鸞得死賊首六級奪馬十餘詐謂戰得之守謙被命屯城下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賊帝聞之益謂鸞遠出禦敵而守謙畏懦不出師與汝夔并切責之諸中貴園墅在城外又多所殘毁爭泣訴帝前謂守謙汝夔貳于賊帝時從高望城外火已心恚諸治兵者聞是益奮怒不誅一大臣亡以懲乃捕汝夔下詔獄就廷訊使使自軍前逮守謙入下法司議罪以聞

命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代將守譙兵于是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少卿沈良才等論汝夔守譙罪當斬而爰書冗長錄不速竟帝坐齋宮趣獄具不得謂黯等比周將有所規免俱逮繫獄各廷杖有差汝夔守譙俱棄市流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嶺衛　謫左諭德趙貞吉荔浦縣典史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于西苑直房嵩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通政趙文華趨入顧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怒曰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佯薦貞吉出城賫銀勞軍方北騎充斥徵發旁午戶工二部官皆得罪犒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外貞吉僦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敵騎已稍遠貞吉計無所出賫勑巡城外徧給諸營而還復命嵩謂貞吉狂誕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下獄杖九十有是謫　己卯俺答引而西前後所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既滿志捆載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京師外以為疑兵諸道兵悉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

視莫敢前發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將阨險禦不得出稍棄牛羊婦女等復擁衆東南行至昌平北猝與鸞兵遇鸞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騎蹂陣而入殺傷千餘人幾獲鸞以裨將戴綸徐仁力救僅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之自以為功冠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嚴九月辛卯朔俺答悉衆出塞疲甚又顧戀輜重不能軍諸將故怯兼白羊之敗愈不敢逼徐尾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還其前後禦敵有功者大同遊擊王祿戰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匹山西遊擊柴縉戰昌平奪還男婦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聚戰海店生擒四人既而鸞報功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　遣戶部侍郎駱顒賑撫被寇諸郡縣掩骼埋胔慰集瘡痍　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鏸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咸寧侯

仇鸞入理之為製印章重其任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為鸞副邦瑞奏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牾鸞主事申旞復持法不為屈疏京營弊政乞釐革之鸞怒密陷旞出補外乃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不便皆革之　置薊遼總督大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馬政孫禬為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　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復散去以是為常如踐更卒例復選各邊鎮鋭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從咸寧侯鸞之請也兵部覆言二鎮京師之門戶禦寇者不于門戶而與之格鬭于堂奥之間鮮不危矣帝不聽弟免二鎮卒不預徵于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不任邊責恣意朘削自營人人自危矣　仇鸞請駐師宣大間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以紓華夏之氣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之命兵部會官集議兵部左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曰俺答犯順深入郊圻震驚陵寢荼毒元元罪在不赦皇上深懷大討欲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禦侮如鸞者身任其事臣等僉謀俱如鸞議即令整齊士馬臣道等之職預儲軍餉臣應奎等之職利精器械臣松等之職帝悅從之　十一月仇鸞請易置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徐珏駐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李鳳鳴成勳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于是王邦瑞上言予奪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總兵正副官皆兵部會同府部大臣集議每上一人恭候裁定所以慎重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自屬心向妄生覬覦者乎皇上聖明推心賢帥何所不可臣愚以為國家典制關係非輕聖人舉動萬世作則臣侍罪本兵不敢不言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托況朕有容咨非鸞專權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不待更易朔勞朕

心耶一籌未發而攻毀之謀國之忠固若是乎復諭廷臣曰昔吾太祖兵柄多委任諸大將未有作謗者邦瑞以敵退未受加擢故為是言是瞿鵬之怨上也夫破格舉事而盡忠者乃不能容倘敵再至其效汝夔之誤國乎邦瑞聞諭莫知所措仇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擣巢歷久不擊乃稍出近塞夜襲敵營斬老弱數級而還鸞自劾無功上不問乃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且督歷年逋賦時鸞恃寵作威福所上疏既自內批行之不下兵部議王邦瑞屢疏辯之鸞擠之遂落職去禮部尚書徐階極言北征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稍寢

谷應泰曰明制內立京營外列邊戍邊卒屯守要害蕃衛神京京營羽翼王室鎮撫中夏有事不相徵調無事不忘訓習制甚周也嘉靖時坐營大帥半出勳臣教以耳貴梏讀奢書無以勑鞮制閫魚

朝覲軍戎伍貔貅入侯門之廝養羽林組練叅中貴之蒼頭游手市閈不操寸刃削身兵籍濫食數丁于是京營一制幾同贅旒矣庚戌之事主邊兵者仇鸞主京兵者丁汝夔也逆鸞私盟俺答賄賂避兵鄭牛私犒用伐秦謀晉馬入陳故假虞道弦高肯息果如是乎汝夔選懦素不知兵驟聞邊警悉遣禁卒倉皇就道莫知適從而敵騎已蹂躪內地王師外潰于潼關烽火內達于甘泉矣然後索虎旅于空營求兵仗于武庫楚軍不戰皆化虫沙晉國先聲愈搖風鶴傳檄名募命曰義軍編列市人驅之城堡京營至此尚可問乎至于邊軍雲集九門敵騎長驅都下便當四面合擊隻輪不反而乃懷光便橋屯兵不進宏淵靈壁搖扇清涼楚兵皆屬冠軍邯鄲全恃晉鄙長戟不施長鎩不刺邊軍亦復至此國家武備真無可恃矣乃始親御午門名問百官時無樊噲僅有終生急散陳平之金

親叩亞夫之壘宋義堅不渡河魏將虛名救趙惟有亟斬丁公先除元振奈何守謙無兵而使戰仇鸞不戰而陳俘賞加元惡戮出無名當時俺答實無志中國縱掠而歸不然幸則奉天梁州變且晉愍宋欽矣前車既覆後軫方遒汝夔出京兵以防邊仇鸞名邊卒以實京揚水之卒折父以卒名當誅涇陽之兵德宗又以未雨失算殛罪酬功國是全非焦頭曲突人謀兩誤嗟乎已無澶淵之智尚思

衛霍之功上表出師鸞欲誰欺乎百官明知其詐謬為陳情以追上譴蓋世宗所惡者直言而不必其忠所喜者殺戮而不必其當朝有直言則損其明朝有殺戮則損其武究之嵩本賄敗當褫鸞已家居失職必欲强予將相之位成其亂賊之名身誅族滅為世指笑吾故曰嚴嵩仇鸞亦無死道其死也世宗殺之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俺答封貢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總督王瓊率兵禦却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阿爾倫既死二子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倫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曰俺答强

甚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統攝也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地肥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寇其後漸強盛有騎十餘萬遂雄於諸部滿官嗔等八營皆服屬之時時入寇瓊乃請修沿邊垣墉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　十月俺答寇大同掠井坪應朔

九年夏五月俺答犯寧夏時俺答與小王子吉囊諸部或合或分時時犯塞至是入寧夏六月入宣府

十年春三月入大同塞秋九月犯陝西冬十月犯大同

旋出松潘犯西川西境自是無歲不入寇前後殺略吏民剽人畜以億萬計

十九年七月俺答諸部大舉犯宣府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北部哈剌嗔糾俺答几禄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共十餘部禱旗晾馬負十日糗糒入塞比報至俺答已過聖順川抵蔚州所過盡破關隘殺人盈野總兵白爵禦之戰於水兒亭敗績總兵雲冒又敗績於連雲堡俺答留宣府境内兩月始出塞　八月朶顏革蘭台結吉囊俺答分道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初大同之變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諸部俺答擇其黠桀者多與牛羊帳幕令為僧道丐人偵諸邊或入京師凡中國虛實盡走告俺答其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署為長至是俺答率諸部入塞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勿掠我人畜我亦不闌汝俺答諸部喜與折箭而去乃竟越大同由井坪朔州抵雁門破靈武關入岢嵐興縣交城汾州文水清源諸處殺掠人畜萬計遇大同卒以所掠輜重遺之求假道焉巡撫大同史道總兵王陞若不聞宣府總兵白爵調赴應援亦觀望不戰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講告急事下兵部尚書張瓚曰寇且退矣何事張皇俺答吉囊縱掠既飽乃旋出塞　十二月俺答吉囊寇大同

二十年九月吉囊入大同塞大掠太原等處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已而吉囊出關未及塞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衆上命宣大總督樊繼祖發兵應援繼祖竟不應援俺答縱掠而去

二十一年夏六月俺答入大同大掠太原而南時吉囊掠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套中而俺答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俺答乃糾青台吉兒剌哈哈剌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等各擁衆數萬入大同塞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銛利望之若冰雪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至是經朔州破雁門關掠太原

而南京師戒嚴　秋七月廷議懸賞格斬俺答頭與千金官不次其下偏裨三百金官三級無有應者俺答乃擁衆越太原列營汾水東西掠潞安平陽諸州縣上命翟鵬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諸軍務未至諸軍連營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縱寇深入俺答大衆駐平遙介休間散騎入山落中殺掠人畜輜重迤邐就大營諸將竟無肯乘險邀擊者已而俺答大得利整衆且歸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約誓諸將躡寇力戰諸將皆

閉營不救俺答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蹙世忠圍之世忠傷矢裹創下馬步戰俺答衆亦窘會矢及火藥俱盡俺答益衆蹙之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逭耶復上馬督短兵接戰自巳至酉兵死傷殆盡諸軍卒無援者世忠力竭腦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痛世忠死亦力戰死之俺答既勝復分掠定襄五臺盂縣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殺掠人畜十餘萬乃從廣武出關安行出大

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俺答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始出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僇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詔贈世忠右都督立祠祀之

二十三年秋九月俺答入大同塞總督尚書翟鵬禦却之　冬十月俺答破宣府塞入紫荆關時以巡撫朱方請撤防秋兵太早致俺答深入翟鵬不能禦俱逮繫下獄鵬削籍方杖死闕下

二十四年加總兵咸寧侯仇鸞太子太保鸞寧夏人祖鉞以襲寘鐇功封伯已平河北盜進封侯鸞粗悍敢大言朝臣俱薦之襲封守寧夏先是吉囊寇甘肅鸞與總督侍郎張珩巡撫張錦禦却之遂上言督兵禦寇追至朶蘭地及之大戰一日凡五捷斬首百餘級及斬吉囊子狼台吉而竄其昆季厮養卒姓名於籍中稱有功疏上兵科劾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夸張往歲黑山墩之捷謂馘吉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今復以衣鎧鮮華謂

為狼台吉濫引勤王之語妄覬封侯之勳宜行勘覈帝曰勤獲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鸞宮保任一子所鎮撫

二十六年夏四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俺答請求入貢乞叅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黄汝桂奏北邊自火篩為梗貢禮寢廢迨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北邊諸部懷叵測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踵行前詐豈可輕信墮其計中蓋諸寇自庚子以來連年蹂大同深入潞澤宣府抵紫荆西掠延綏東寇遼陽塗炭我疆宇殺掠我人民凡我臣工皆思翦此以雪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外寇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乎先圖軍令重於申命乞嚴勅總督鎮巡等官加防禦上曰逆寇連歲為患詭言求貢勿得聽從其各嚴邊兵防禦如有執異處以極典

二十七年春正月俺答入河套　三月總督宣大翁萬達上言俺答復投譯書求貢帝命拒之　五月俺答寇

偏頭關七月寇大同　九月俺答入宣府塞寇居庸諸處嚴嵩言於帝曰俺答諸部以夏言曾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帝於是益怒言不可解銑與言先後皆棄市（詳議復河套）

二十八年春二月俺答大舉入寇畧大同直抵懷來指揮江瀚董暘迎擊之斬獲頗多力竭無援死之總兵周尚文帥兵萬人追至曹家庄及俺答兵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繼之俺答敗走斬首五十五獲其器鎧無算俺答兵傷痍甚衆乃馳出塞議者謂數十年間無此戰功捷聞諸臣升賞有差　八月俺答入宣府大同塞備禦官張景福百戶成策李松力戰死之

二十九年秋八月俺答越宣府走薊州塞入古北口圍順義長驅直入戊寅逼通州大掠密雲三河昌平諸處辛巳進犯京師壬午俺答求入貢命廷臣集議之癸未俺答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遂東去京師解嚴（詳庚戌之變）

三十年春三月與俺答通馬市初咸寧侯仇鸞倡大舉北伐之議内實畏怯乃密遣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剌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聞帝命羣臣集議鸞力主之羣臣弗敢異上從之乃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力言不可略曰互市市馬者和親别名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曰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

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天下豪杰日夜磨礪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和欵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豪杰效用之心其不可四庚戌之變頗講兵事無故言和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臣私通外寇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其不可六伏莽之羌在在有之往者壓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惛而議和啓内地不靖之漸其不可七俺答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有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其不可八俺答狡詐出没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彼負約不至未可知也或因互市而伏兵若吐番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矣而駕諉他部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

俺答狡詐之謀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策其不可十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内寛民以修武備夫俺答至無厭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互市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彼亦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

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寇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彼旣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匪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為陛下主其事者盍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慴俺答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皆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績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連閱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為是鸞憤然曰豎子目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搆之而帝意遂中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獄具謫狄道典史

夏四月宣大馬市成史道主市事每一馬償幣若干俺答驅馬至城下計直取償事竣俺答貢良馬九乞再為市仇鸞請勅厚賚之賜衣幣甚渥遣官宣諭朝廷恩威仍勅嚴飭部落勿得生事開邊釁　秋七月俺答獻叛人蕭芹等初華人蕭芹張扳隆王得道喬源丘富等六十餘人潛出塞降俺答俺答任用之丘富每教以火食屋居俺答竟不敢屋居也為築板升處之至是馬市通俺答頗利之芹等弗肯請仍謀入塞剽掠俺答不悅仇鸞遣時義啗俺答以利諷令縛獻芹等俺答以為然遂擒芹及扳隆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納譯書於總督史道所道以聞其丘富喬源等三十五人俱走免芹等伏誅詔進仇鸞史道官爵餘各陞賞有差　十二月俺答寇大同初史道主宣大市事俺答以羸馬多索價直弗予輒大譁入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併所得羸馬掠之去俺答衆日往來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

士不敢拒各邊垣及諸營堡俱壞戍卒盡撤俺答遊騎可長驅至城下矣史道上言俺答無馬者許以牛羊入市酬粟豆科道交章阻之俺答又請開市於遼東巡撫遼東許宗魯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俺答知市利不博是月三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數日之內俺答三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勅邊臣多方備禦仍遣使俺答宣示恩威令其約束部落勿啓邊釁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求請倘若服從與通市如故若面從心違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兵部尚書趙錦言自古禦寇之道戰守為上羈縻終非長策乃開市甫畢而旋三入寇防微杜漸誠宜審處上命督臣偵探備禦并嚴私通之禁

三十一年春正月俺答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俺答敢於歲初擁衆入犯可見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各邊臣合兵征勦仍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

釀成大患帝曰俺答非時擾攘邊兵不能防禦皆因平日專恃馬市全不設備故爾今後一意戰守如仍前觀望重懲不貸　二月俺答復入大同塞時仇鸞佩大將軍印偃蹇畏懦不敢發兵征進又恃通市亦不嚴飭邊將防禦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縱聲言馬市既通無虞戍守恣意朘剋巡撫都御史何思亦以通市故即有警輒匿不以聞有拒殺零騎者抵死以故俺答衆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以貢市為名往來官寺有司稟餼惟謹稍拂意輒大鬨甚至直入堡城奸辱婦女莫敢誰何至是俺答衆萬餘入塞直抵懷仁大掠徐仁等各擁兵觀望不擊遊擊劉潭陰遣人結俺答嚮路獨中軍指揮王恭率所部禦之戰於管家堡力屈死之俺答得利遁去代府饒陽王上言其事上命逮徐仁劉潭等詣京即訊議處何思削籍王恭贈都督僉事任一子祠祀　三月罷馬市時邊防久廢言官屢以為言仇鸞亦慮禍及密疏請止乃罷市召史道還帝命復言開馬市者論死著

為令於是兵部上言往歲宣大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兵赴援奔命罷勞餽饟繁費數年以來費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從之初總督翁萬達修築宣大邊垣千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為俺答衆所毀兵部請勅邊臣修補給事中李幼滋上言敵壘早小宜於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房廬以棲火器俱從之　夏四月大將軍仇

鸞帥師出塞襲俺答於威寧海敗績而還　朶顏三衛導俺答衆數萬由遼東前屯衛撤去邊垣七十餘里掠至寧遠備禦官王相力戰死之詔贈相都督同知時俺答數寇遼薊皆朶顏導之為患益劇　秋七月俺答寇薊州塞先是遼東報至仇鸞請行邊已而中止至是薊州報愈急鸞當出禦適疽發背不能出師然顧戀大將軍印不肯辭又無有敢言易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大將軍病不能禦敵而印在大將軍所諸

偏裨令不行請暫假大將軍印自將兵禦之帝謂本兵不可出師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錦乃夜馳至鸞第收鸞印綬以總兵陳時代鸞佩大將軍印鸞聞大恚疾益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發命都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得其諸奸事欲即發尚恐無案驗會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八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出塞炳知之使關吏及邏者執之

以聞詔下獄炳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諸亂政狀帝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其屍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等皆斬籍其家下詔布告天下俺答聞之引去趙錦亦以初附鸞謫戍於是帝諭更戎政悉改鸞措置約束　冬十月宣大總督蘇祐與巡撫侯鉞總兵吳瑛奉詔出師北伐鉞率數萬人出塞襲擊俺答幕俺答知之會兵逆擊殺把總劉欽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瑛等急斂衆歸塞內巡按御史蔡朴上言其狀因

劾祐鉞詔不問仍命卹劉欽等

三十二年閏三月俺答寇大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詔逮巡撫侯鉞為民予都卹典　夏四月巡撫宣府都御史劉璽上言修築邊垣須用磚灰以圖永久山西一鎮須用六十餘萬請給發御史秦朴亦言土沙易圮費當不貲俱下兵部議尚書聶豹言奏乞之數六十餘萬則經營必須十年財力既不辦況曠日持久無救目前可姑為旦夕防禦之計日後别圖永世之利從之　冬十月朵顏糾俺答率衆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達京師帝繼庚戌事憂日旰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總督薊遼侍郎楊博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甚力俺答百道攻塞垣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帝大悅即軍中賜博衣一襲發帑金萬兩犒將士博承命宣朝廷盛德諸將士人人喜勇氣益倍與俺答守八日俺答不得利乃引退猶徘徊數舍外不即去博募敢死士持火械夜數入其營擾之寇衆倉皇宵遁去

三十三年秋七月俺答衆數萬入大同塞官軍敗績逮總督尚書蘇祐巡撫齊宗道於獄　十二月俺答寇大同總督侍郎許論巡撫都御史王忬徵兵擊走之

三十六年秋八月俺答衆二十萬入雁門塞破應州四十餘堡總督楊順縱兵殺避難兵民上首功以自解已而辛愛妾桃松寨私部目懼誅來降順上其狀以為功辛愛俺答子士馬雄諸部且入寇順懼上言俺答叵測欲脅朝廷歸之敵故薄順等無能且黠甚詐言以叛人丘富來易順信其言予之辛愛戮桃松寨丘富竟不可得順懼罪賂巡按御史路楷隱其事給事中吳時來聞之上言桃松寨來降不過寇中一亡婦耳苟明於啟釁之媒拒之勿納可也始則張皇已功既而輕墮敵計乃行賂按臣相為欺蔽然則朝廷邊餉之用秖借順等潤家之資耳疏入上怒逮順楷下獄削籍以兵部尚書許論比順楷亦罷之

三十七年春正月俺答圍大同右衛不克　四月命兵

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時右衛圍久不解議者以為非博往不可遂有是命仍虛部中位以待之博乃徵諸鎮兵聲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數十下俺答聞博至乃引去守將尚表拒守四閱月誓志勵衆死守不屈博上其功優叙之王德戰死奏立祠加卹參將周現潛通俺答奏褫之自是邊人俱砥礪思自奮博因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為烽堠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功帝大悅加博太子太保

四十五年春正月俺答寇宣府塞西陽河先是朶顔革蘭台影克每歲引小王子諸部寇薊遼四十二年由牆子嶺直犯通州京師震動而宣大諸邊頗安靖至是復入寇宣府旋引去

穆宗隆慶元年夏五月俺答犯大同參將劉國引兵禦却之　九月俺答子黄台吉擁衆窺伺陵後南山上命總督劉燾率兵防護陵寢俺答寇山西石州陷之殺知州王亮采留壁石州剽掠交汾等處山西騷動會有薊鎮之警京師戒嚴上命羣臣議防禦策大學士徐階條十三事時俺答入邊已二十餘日勢甚横已而潦連旬馬多死皆杖馬箠徒步歸所剽獲不能盡載往往遺於道甚衆十餘日始盡出邊而官軍無一人邀擊者大同總兵申維岳孫吳等覘俺答既去汾石始約兵進戰及俺答出岢嵐東北孫吳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維岳等終不敢戰而還十四日俺答始悉去諸將乃稍稍出獲奸細明海等及他老幼疲弱掩襲得之以為功諸將獨方

振一與俺答遇九月逐俺答於嵐縣稍稱敢戰而已事聞詔奪督撫鎮諸臣官聽勘而逮諸將至京鞫之議功罪賞罰有差時邊臣巽愞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寇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二年夏五月兵部言山西一鎮舊以大同為藩籬警備差少自嘉靖壬寅失事之後大同棄牆不守遂與俺答為隣三關邊隘皆俺答必犯之地矣然鎮臣尚在内地俺答必糾合諸部乃敢深入故在關内則憂大舉傍老

一帶逼近寇巢居常則有遊騎出入之苦遇冬則有套騎履冰之備故在關外則處零寇令寧武在忻代偏岢之中既以總兵駐師便於東西策應而關外一帶宜增設防禦請發太僕金益募軍買馬以備之上令施行

四年冬十月癸卯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之子也幼孤育於俺答妻一刻哈屯所命僕阿力哥之妻乳焉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娶壻比吉女為之婦不相能復聘兎撦金的之女適俺答長女啞不害有所生三娘子者貌甚豔麗已受襖兒都司聘俺答奪取之襖兒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兎撦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為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諱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

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為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為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為指揮使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遂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俺答頗銜之乃留崇德隨遣騎覘之則那吉方蟒衣貂帽馳馬從容歸報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臾無間言　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許之先是山西妖人呂明鎮以白蓮妖術謀不軌全與丘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

谷王之屬叛歸俺答駐邊外古豐州地名曰板升已而我百户張彦文遊擊家丁劉天祺邊民馬西川等二十八人悉往從之衆至數萬因尊俺答為帝富把邊死全等治第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至是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受其獻悉送闕下誅之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絶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攜其妻以歸崇古以款俺答功加少保尚書巡撫方逢年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遴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五人

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為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為都督等官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貢請封王崇古疑吉囊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蓋吉囊者俺答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答親弟也吉囊死子四長曰吉能皆為俺答姪而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部又多其支屬俺答於諸部為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内附

始可假以王封得比三衛例崇古以此脅俺答俺答以土蠻故主力不能致為辭而崇古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蠻善且内親黄台吉會黄台吉使來乃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與俺答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搆之私至是俺答始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請通貢開市以息邊釁詔下羣臣建議定國公文壁吏部侍郎張羅等二十二人為可英國公溶户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為不可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為封貢便互市不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上卒如崇古議封俺答王號貢期聽於三四月後一行互市之數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諸物不得闌出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緞八表裏　五月總督王崇古為俺答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入京比於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疋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觔煉鐵五觔尚未可為兵器洛鍋生粗每十觔煉鐵三觔宜可給與以做易新四請撫賞部中

親屬布叚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市　六月順義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來獻上嘉其誠順賞白金三十兩彩幣四表裏恰台吉等各十兩一表裏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疏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屬部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又言黃台吉嚮化不醇他日必為邊患大學士高

拱言嘉靖十九年北寇求貢當事憚於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肝腦塗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錫之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閒暇積我金修我險練我士整我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皆得次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興問罪之師進退各有餘地苟見一時遂爾偷怠良時不再得邊備寖弛難振矣上嘉納施行

六年九月俺答貢馬二百五十疋時穆宗已崩神宗即位　十月授俺答兒子永邵卜大成都督同知　十二月遣俺答舊使火力赤奴諜赤北還嘉靖間奉使六人以俺答內犯下獄二十年餘多物故至是釋之

神宗萬曆元年三月頒順義王俺答番經并給鍍金銀印

二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子賓兎求河西互市邀索刀仗朝議絕之兵部言以一部啓各鎮拒絕之心非計也宜諭俺答令其子改圖遂令督撫臣諭之

三年夏四月賓兎駐牧西海役屬兒革白利等番屢擾邊境詔陝西總督諭俺答嚴戢賓兎俺答言賓兎因甘肅不許開市苦寧遠途遠巡撫甘肅都御史侯東萊上言賓兎屢侵諸番以報其掠馬因圖請市河西彫敝開市為難苟可安邊何惜甘肅一垣而不以縻之也上從之遂立大市於甘州小市於莊浪　十月俺答乞佛像蟒段且城市成求賜名賜城名福化量給其請　是年黃台吉改貢市於新平堡

四年十二月銀定台吉所屬嘗盜邊絕其貢俺答聞之從彼法罰羊千馬二百駝二詔宥之已服罪馬駝等不必進

五年二月順義王俺答執叛盟獻鶴等四人上賜俺答幣諭叛者如法　三月俺答請開市茶馬又求都督金印朝議以請屬部並無金印宜諭遣上從之　九月俺答上書甘肅巡撫復求茶市初西番韃藏請納馬保塞建議勿受巡茶御史李時成上言韃藏生西番中俗極

遠未嘗通貢市一朝率衆來降彼實畏我威靈第以洮西極邊地臾得此族不益厚固藩籬耶矧令急須馬何為拒之上從之俺答以番人入漢久且慢我遣大都巴石兒啓幕府請得比番開茶市廷議且許之李時成復奏言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帶抵嘉峪金城綿亘數千里番族星羅西寇之不敢長驅而南以番為之蔽也顧番人須茶最急一日無茶則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懸於中國俾世受約束藩我西土脫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於俺答彼此合一其遺患可勝道哉上是之兵部謂茶市不可許但俺答稱迎佛僧寺必須用茶量給數十篦示恩報可俺答復求開洮州茶市進馬五百疋諭止之

七年秋俺答請寺額詔名其寺曰弘慈

八年秋八月加順義王俺答次子不他失驃騎將軍常漢我不良台吉等百戶

九年秋八月順義王俺答上表貢馬　十二月順義王

俺答死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百疋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黃台吉上謝表貢馬黃台吉者俺答長子也嘉靖時有精騎萬餘庶弟曰青台吉精騎半之俺答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俺答予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黃台吉日夜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及俺答歸款益老而厭兵且佞佛聽番僧言戒殺掠而朝廷威信亦足以服之以故十餘年終保塞不敢南犯先是王崇古入為大司馬

繼崇古者方逢時吳兌代為總督各部俱貢市無失期而三娘子切切慕華不時欵塞常詣兌兌兒女畜之情甚暱餽三娘子致手書索金珠翠鈿兌隨市給與以敦和好部落中間有梗化者三娘子時時報聞督府得預為備

十年總督鄭洛遣通事馬應時佯為趣貢事陰以詗之三娘子遣兒骨赤請寛假辭以無嗣王表文空其印

十一年閏二月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黃台吉先配五蘭比妓後受西僧給納婦一百八人以象數珠俺荅死黃台吉將收三娘子三娘子嫌其老病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此黃台吉何用乃命人說三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婦耳於是三娘子逼於利害乃歸之黃台吉襲封僅四年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

十四年二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荅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

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己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荅用事臣恰台吉勿從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為妻三娘子名哈屯別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至是黃台吉死扯力克當嗣督臣鄭洛復諭扯力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與娘子聚則封不亟聚封別有屬也扯力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合婚其部洛牙荅漢盜我助馬堡洪肯盜我偏頭關三娘子俱罰治如法

十五年秋七月封扯力克為順義王三娘子為忠順夫人

十八年大學士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封欵十九年順義王扯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人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為都督史二即撦力克兒安兔壻也仍寛假其罪分列於龍門滴水崖史二亦欵服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

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收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輦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使分爾我逃責於己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臣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責於同心上是之

四十一年春二月扯力克既没卜失兎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於是總督涂宗濬以爵禮請詔卜失兎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益授都綱遣官賫封勅至邊各散去不受御史李若星撫諭卜失兎抗旨回巢踰年告款塞上乃始受封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競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吳　鐈
謄録監生臣邵士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江陵柄政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秋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

穆宗隆慶元年二月加恩侍從藩邸諸臣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四月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二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保　八月居正上疏陳大本急務六事一曰省議論凡事不貴無用之虛詞務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不為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一曰振紀綱近年以來綱紀不肅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

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一歸公道而不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勿紛更於浮議一曰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格廢不行至十餘年未竟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勅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奏報違者查參一曰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責

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勑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一曰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乞勑内外諸司悉心清理一曰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位雖缺而糧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冒占隨宜募補從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以撫養戰鬭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臣考前代及吾祖宗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師内外守備單弱伏乞勑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農隙之時恭請大閱以試將帥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謀銷未萌之患疏入上曰

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悃所司詳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為八則疏上上允行之兵部覆飭武備事宜一議兵一議將一議團練鄉兵一議守城堡一議整飭京營又奏大閱之禮宣宗英宗嘗行之恭請親臨較閱如閣臣所奏上曰大閱既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其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舉行餘悉如議戸部議固邦本言財用之當清理者有十宜嚴法整飭上一一允行之　十二月廢遼王大學

士張居正故隷遼王尺籍至憲㸅頗驕酗多所凌轢居正銜之而又羡其府第壯麗會告王謀反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案驗無謀反狀僅坐以淫酗憲㸅錮高牆廢其府居正攘以為第後復恚朝選不附反律謀殺朝選

三年九月上大閱於京營教塲勅諭戎政官及諸吏卒先是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非今時所急不必御煩聖駕居正力持其說上遂行之

四年十二月大學士張居正秩滿進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進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

六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　五月上不豫己酉大漸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皇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上困甚太監馮保宣顧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先帝付託東宮幼冲以屬卿等宜協輔遵守祖制則社稷功也拱等泣拜而出翼日上崩　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歲時太監馮保方居中用事矯傳大行遺

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廷臣聞之俱駭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內臣還報保失色謀逐拱拱與居正俱負氣不相下居正乃結保自固時臺諫交劾保必欲斥之而高拱自以與居正及高儀同與憑几每慷慨收宮府權曰老臣謬膺托孤不敢不竭股肱凡內降命敕府部章奏自合公聽並觀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折衷之以復百官總已之義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正陰洩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既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諸大臣於會極門促居正至拱以為且逐保也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

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即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為異聞拱去居正為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未幾亦卒以病死居正裒然首輔矣　辛酉上御平臺召張居正慰勞之曰皇考屢稱先生忠臣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隨賜酒饌銀幣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卧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召羣臣廷飭之百寮惕然

八月張居正請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御文華殿日講以為常　十一月太監崔敏請買金珠寶石居正上言前六月間奉命停止今忽有此舉是前詔不信也乞暫停之以甦民力因封還敏疏遂報罷　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見捧冊進

喜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因即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一日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言皇上當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早講求也上稱善　甲戌張居正奏請明年正月上旬即御殿日講但先帝喪未期勿設宴并免元夕燈火上曰已早停止每侍聖母膳甚簡素遇節日具果宴不設樂居正稱善尋諭光祿御免節間供應七百餘金戊寅張居正上言制勅宜尚簡嚴近來過為誇侈臣謏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

神宗萬歷元年春正月辛卯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張居正知經筵事上甚敬禮居正每日御經筵居正以詩書入在文華殿後張小幄造膝密語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隆冬進講以氈片鋪地　庚子早朝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偽作宦者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馮保立鞫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陳内監洪已逺洪錮禁獄令大臣供之矣先是大臣為戚帥三屯營南兵不遂流落都下為人巧捷便佞一中貴暱之至是令稱拱使改籍武進縣即令廝卒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劔劔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入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鞫保令辛儒屏語大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顧先首免罪即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搒掠死矣因使儒畀大臣金美飲食之儒日與大臣狎欵即令誣拱家人為同謀獄具保飛發五校械拱僕而居正前疏傳中外口語籍籍謂且逺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尚書楊博博曰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鋭恃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赤不懌會大理少卿李幼孜

者居正鄉人亦輿疾告居正曰公柰何為此惡名汙青史矣居正强應曰吾為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為居正禁科道官不得有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擬旨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輿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媚人耳大獄將起公柰何以已告為解即共過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即疏處之耳守禮曰守禮敢附亂臣黨耶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廠中寧有良心倘株連者衆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不承博與守禮因歷數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為殷鑒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内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手書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為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先政府耶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

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第何以善後博曰相公患不任耳任則何難善後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即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而希孝懼與其兄成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誰畫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詣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冢宰大中丞希孝泣謁博博曰欲借公全朝廷宰相體耳何忍以身家陷公顧亦何難公第使善詞校尉入獄訊刀劍口語所從來雜高家僕稠衆中令别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辨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詞校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来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尉即告大臣入宫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紿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當實言適高家僕逮至希孝雜諸校中令指目大臣不辨也及會審風霾大晦尋雨雹不止東廠理刑白一清者謂保初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相國顧命大臣本

無影響強我誣之我輩皆有身家異日寧免誅僇耶皆曰馮公已為具詞固有陰持之者奈何一清曰東廠機密重情安得送閣改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再問爾言高相國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國希孝復詰其蟒袴刀劍曰馮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汚獄使耶遂罷保密飲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内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内監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為有此隨顧保曰高鬍子是正直人張居正故懷忮刻必殺之我輩内官何須助彼保大沮而内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拱被居正齮齕杜門屏居任宦中州者不敢過新鄭率枉道他去　六月張居正上言稽勑章奏隨事考成有遷延隱蔽者即舉劾上從之　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張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賢臣為寶珠玉何

益居正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宮人好冶粧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居正曰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上又曰秦始皇銷兵挺可傷人何銷兵為居正曰人君布德修政以結民心為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於戍卒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真能勝天也

二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上引見廉能官倣祖宗午朝之儀從之甲午上御皇極門引見朝覲清廉卓異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賜金幣幷宴　張居正進講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温故而知新臣今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删定大學一册虞書一册通鑑四册進呈睿覽雖淺近之言然亦行遠登高之一助　四川西南都蠻平初隆慶時都蠻作亂張居正薦曾省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略而四川總兵劉顯以在閩事被彈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

忌倘蜀事不效當幷閩事遠治之於是顯奮不顧身受省吾方畧以平蠻自效凡六越月諸寨悉平俘蠻長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　上御文華殿講畢問建文果出亡否張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緇雲遊題詩於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上太息命録詩進居正曰此亡國之事不足觀也請録皇陵碑及高皇御製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謨之盛明日輔臣進皇陵碑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碑讀之數過不覺感傷欲泣居正曰祖宗當日艱難盖以天心為心故能創制顯庸皇上以聖祖之心為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聖祖微時事及即位勤儉上愴然曰朕敢不黽勉法祖然尚賴先生輔導也　秋九月辛巳刑部請録囚慈聖太后欲停之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皇帝即位以來停刑者再矣稂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良民上為請太后從之　十二月壬子張居正率大臣上御屏屏繪天下疆域及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

於文華殿後時加省覽　閏十二月丁亥上御書弼予一人永保天命賜張居正明日居正侍進諫曰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賢主皆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一藝漢成帝知音律能吹簫度曲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皆能文善書畫無救於亂亡則君德之大豈沾沾一藝哉他日上日講畢問居正元夕煙火鰲山祖制乎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時多諫阻今新政宜裁上曰然居正曰明年雖禫繼此當大婚又皇弟潞王出閣諸公主釐降所費甚煩宜預節省上曰朕極知民窮居正請減元日賜賚上大然之上又嘗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寧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起還宮白慈聖即日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宴而罷

三年夏五月大學士張居正上言近郡縣入學太濫宜勅學臣量加裁省并勅吏部凡所在督學臣非方正勿遣　遼東告警上深以為憂張居正對曰暑月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既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稱諸部解散無警居正因上疏論邊事曰昨遼東撫臣張學顏報稱寇衆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大寧皇上面諭臣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繼光報稱寇久解散臣又使人於宣府密偵西人青把都動靜則把都在巢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虛聲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訛言倉皇失措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猶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於

上以憂四方豈僅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之事耶乞傳諭兵部詰以寇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并請賑各邊饑卒俱從之　八月張居正請增閣臣許之即日進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為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十一月張居正上郊祀圖考為書三冊首叙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次列儀注樂章大意遵高皇定制歲一合祀奉二祖並配上褒答之

四年春正月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張瀚為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遠戍之時議籍籍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為解免杖奪職為民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　三月戊戌上御文華殿言及唐玄宗於勤政樓宴安禄山上曰樓名勤政而佚樂何也張四維曰玄宗開元之治有三代風至天寶荒佚乃致播遷居正曰無論往代我世宗皇帝初年西苑建無逸殿省耕勸農末年崇尚玄修不復臨幸治平之業亦寖故大寶箴云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上嘉納之　五月辛酉上視朝張居正等請覽奏章時閱聖祖所親批疏稿為法上曰

然居正因簡內閣所藏聖祖手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旨并帖共七十道上之　秋七月丁酉張居正上言致治之道莫要於安民安民之法莫重於守令守土牧民者削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以逭罪責其實心愛民者未嘗概見明春外計考察舉錯乃向背所係惟以安靜宜民為最虛文矯飾雖浮譽素隆當列下考居正又請行考成法有司以徵解為殿最於是

奉行者督責小民不勝扑楚相率為怨言然賦以時起居正上言近者仰賴皇上愛人節用京通儲粟足支八年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宜將明年漕糧量折十三足國裕民一舉兼得上從之時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　冬十月丙子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仍加伯爵敕曰先生親受先朝顧命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實賴匡弼精忠大勳言不能殫惟我祖宗列聖祐爾子孫與國咸休欽哉居正固辭伯爵許之　山東撫按劾昌

邑知縣孫鳴鳳貪賄上怒甚欲遣逮張居正曰貪人固當盡治但故事俱下臺訊上曰然鳴鳳之婁乃出進士乎居正曰此人惟恃進士故爾恣肆若乙科明經當有畏忌今後用人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上深然之　十二月上御文華殿舉袍示輔臣曰此何色也居正以為青上曰紫也久而色渝居正曰紫易渝昔皇祖不尚袨服御衣敝甚始易享國長久未必不由此願皇上以皇祖為法節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其煖者輕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時左右亦言民窮至鬻妻子應上供上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午上御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言殿之東堂祀伏羲以下數聖君皇上所當法也法古聖惟在省覽章奏日閱一二講明國事則他年躬攬萬幾無難矣上嘉納之　五月戊申諭修慈慶慈寧兩宮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歷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　嶺西

羅旁平羅旁據山海間鷲江急峽巖壑險絶諸猺窟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甫一定之世宗朝諸猺轉相寇掠不可撲滅督撫殷正茂既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旁當誅建議不能決居正毅然言當誅舉兵部尚書凌雲翼請賜璽書屬之討賊雲翼瀕行居正謂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令兩廣諸猺雖所在都有然柔閒竊發要當審所緩急耳雲翼既至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衣山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

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有差　先是四方多草竊有司秘不以聞張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報決有司凜凜盜亦衰止　閏八月丁亥上視朝張居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皇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慎一日非有他事及風雨不得輟上深然之　九月上諭停刑益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

天意以行事若稟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寃蓄憤聖主明王不為一泄彼以其怨恨寃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從之　己卯張居正父喪訃至上以手諭宣慰視粥止哭絡繹道路又與三宮賻贈甚厚然亦無意留之所善同年李幼孜等倡奪情之說於是居正惑之乃外乞守制示意馮保使勉留焉冬十月居正再上疏乞終制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造朝許之居正既父喪奪情吉服視事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因星變陳言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大宗伯馬自強曲為營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為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公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

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斑斑者何下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追琢琢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鐐鎖且禁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戍為更慘毒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匀

衛　罷吏部尚書張瀚先是瀚為南京工部尚書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居正言上越次用之居正以為德希瀚報奪情議起遂邀中旨屬瀚留居正居正亦自為牘風之使留已瀚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居正乃令所善客説瀚瀚不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尚書容晤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於是有詔切責瀚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爭惴慄各倡保留之議瀚拊膺太息曰三

綱淪矣居正益怒嗾臺省劾之以為昏耄勒令致仕　丙午上戒諭羣臣曰奸邪小人窺朕沖年忌憚元輔乃借綱常之說肆為誣論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茲已薄處如或黨奸懷邪必罪不宥時言奪情者得罪都人士皆憤怒作謗書懸長安門謂居正且反上聞之故宣諭於朝謗議稍息已而召居正於平臺慰諭甚至即日入直初居正喪次凡閣中事令吏賫奏就擬處分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稱先生皆盡古師臣之禮　十

一月癸丑朔以星變考察羣臣始張居正自矯飾雖或任情而英敏善斷中外羣譽之居正亦自負不世出迨劉臺論居正得罪志意漸恣至是益知天下不見與思威權刦之矣　令天下度田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後漸減歲久滋偽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張居正請料田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其撓法者下詔切責之

六年春正月將舉大婚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

給事中李淶疏言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命上不允以聖母諭諭居正遂從吉　三月甲寅張居正乞歸治葬許之辭朝上召見於平臺勞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事至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皇上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上亦為之哽咽墮淚曰先生雖行國事尚宜留心乃賜銀印曰帝賚忠良令得密封言事進辭兩宮各賜贐金慰諭有加　庚辰遼東再奏大捷上

歸功張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召趣還朝居正以母老俟秋上道命錦衣歸馳趣之　六月乙未張居正還朝上召見於文華西室問沿途所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

十二月命纂宗藩要例書頒示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頗加損抑至是居正等念諸藩裁削非天子親親意乃略舉事例未當者十一條請敕禮官集議著為令諸藩於是感激親上而厚薄親疎有體矣

七年二月上患疹慈聖太后命僧於戒壇設法度衆張居正上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衆數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為福哉事遂寢　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淮淮勢不敵淮揚成為巨浸直逼泗州患近陵寢上以問張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即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竣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鞫治之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踰年而堤成轉漕無患　三月上疹愈徵光祿寺十萬金張居正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可為寒心此後望力加樽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屢有宣進居正上戶部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為出因

言萬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四百四十九萬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前此不可不留心也王制量入為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況財用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自足上嘉納之　夏四月上以內庫缺錢賞賚不足命部鑄大錢以進張居正上言先朝鑄錢呈式非供上用也萬曆二年進錢一

千萬其後歲半之已非本意若闕錢鑄進是以外府之儲取供內府大失舊制矣上從之乃罷鑄錢　癸卯張居正上肅雝殿箴命書於御屏　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為寧遠伯張居正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為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厲將士之法也已而成梁使使餽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卻不受　七月甲子給事顧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災請罷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張居正居正奏民

重困宜召還孫隆上曰彼織幣且完當俟來春耳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寛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也上從之時給事中李淶請卹江南水災并言四事上怒其譏訕居正曰水災請卹亦言官之常雖或觸忤恐傷聖度上意乃解　冬十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張居正奏言臣諭邊臣如敵騎入勿輕戰堅壁清野無所掠彼將自阻請令夢龍駐永平戚繼光駐一片石伺

間邀擊上善之既而土蠻以四萬騎犯前屯梁夢龍李成梁率兵禦卻之　十二月張居正服闋召見於平臺

八年春正月己未先是永豐梁汝元聚徒講學吉水羅巽亦與之游汝元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言逐之居正微聞其語授指有司捕治之已湖廣貴州界獲妖人曾光竄入汝元巽姓名云謀不軌汝元巽俱先死湖廣守臣具爰書下法司訊之并會光亦非真也第據律論罪　三月大學士張居正具疏乞休再上上慰留懇

切最後手書傳慈聖口諭張先生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卻再審處讓後人非晚也居正因復就職　甲子賜進士張懋修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兄敬修亦成進士得禮部主事俱居正子　八月戊子刑部侍郎劉一儒移書張居正曰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鰓鰓奉職治功既精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

綜覈既詳弊端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敦厚之體也昔皋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王論治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居正得書不懌　十一月戊寅上以夜宴惑於内侍孫海客等撻二内使幾斃慈聖太后聞之切責上令取霍光傳入覽上悔悟降孫海客等明日上諭閣臣朕在冲年自多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為堯舜之君張居正因奏諸内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謟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玩好以定心志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上深嘉納之

十二月甲辰張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録分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宫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

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卻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仍勅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諸司章奏切要者即講畢面裁時上留意翰墨居正以為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九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令翰林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夏四月辛亥上御文華殿張居正以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傷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皆起於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居正極言今有司貿職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竟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怨民宜重處之居正曰以後犯者當如聖諭又曰江南北旱河南風災畿内不雨勢將蹋賑惟皇上量入為出加

意樽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若施舍緇黄不如予吾赤子也上曰然今宮費俱節賞賚不溢居正曰皇上謂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明年即為例非祖制也臣不敢遠引如皇祖用度最繁然内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百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之惟皇上省察上是之 十一月張居正一品考滿賜金幣及酒菓甚厚手勅褒諭有精忠大勲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加上柱國太師支伯爵俸居正固辭允之

十年二月丁酉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為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即今歲所欠又為將來帶徵矣況徵輸額緒繁多年分淆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溪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夫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

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歷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下中外大悅 三月丁卯張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從之六月甲午居正以疾再乞休不允上以細務委張四維大事即居正家平章以遼左大捷斬速把亥功進張居正太師 甲辰上遣司禮太監賚手勅諭張居正曰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當一一為朕言之居正力疾疏謝并上密奏薦禮部尚書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明日上即命二人入閣丙午大學士張居正卒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幣賜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謚文忠居正性深沈機警多智數為史官時嘗潛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者剖晰之遇人多所諮詢及攬大政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里荒外

讋服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惜其褊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久直信任奸佞好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而中允高啓愚至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當時目為勸進居正卒餘威尚在言官奏事尚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己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奪并籍其家子孫皆不保云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時比之霍氏之驂乘　御史郭維賢疏薦吳中行等降調然上意已漸移御史楊寅秋劾王國光罷之發馮保南京閒住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用汲余懋學朱鴻謨趙應元傅應禎趙世卿鄒元

標俱復官會潞王昏禮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為言上曰辦此不難年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耳太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保黠猾盡竊而逃自此內中張先生張太岳稱謂絕以為諱而籍沒之舉亦胎於此十二年上從遼府次妃王氏奏請籍沒張居正家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荆州騷動上曰遼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著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仍准王歸葬原封抱養子述壐准依親居住給與庶糧二百石本折中半支王氏從厚撥徽府例贍養張居正誣衊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私佔廢遼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斲棺戮尸念効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脩張順張書俱令煙瘴地面充軍

谷應泰曰聞之虞書良弼義取恊恭秦誓介臣都無他技蓋下吏奉職乃在才具而端揆裁物則在度量卿貳奔走不越章程而宰相坐論必資道術

也矧承平之相與叔制異沖人之相與長君異周公以惇大告成王韓琦以才偏貶公著凡以養蒙作聖不專在於宣之綜覈明之察察耳世稱張居正相業譽者或許其幹畧毀者僅惡其專恣然予以皆非事實真知居正者也考居正大節特傾危陗刻忘生背死之徒耳而其他緣飾以儒術眩曜以智數譬之黄子艾牆高基下陽處父華而不實求其論思密勿之地表帥百寮之間此實難矣方大穆宗憑几顧帝沖齡居正拱儀同受顧命而內臣馮保竊叢於側斯時逐刁之議未行弔讓之謀潛固責交附璫漏言市重彼商鞅之因景監相如之籍繆賢揆之結主固如是乎卒之會極傳宣新鄭被斥而馮保以快巳之怨者即以酬次輔之恩居正以去保之疾者還以固綸扉之寵鬻權夺眈若互市然及乎九齡遠引頤浩外徙始乃宮府交通更唱迭和馮倚執政則言路無憂張恃中涓即

主恩罔替以故扇殿清暑鋪氊禦寒居正所蒙壹皆媚璫之力也至於犯蹕具獄詞連拱奴謀發宰臣風生內侍旹非天變見於上公議格於下則上官黠詐立碎奉車易之飛文赤誅魏氏居正之包藏禍心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餘矣若夫父喪奪情太阿不釋李幼孜倡之於外馮保應之於內而居正貌乞持服心冀慰留無魯伯禽之東郊不啓蹈翟方進之脫衰視事語云求忠於孝又云移孝作忠居正其無人心者乎何相倍之戾也矧乃三月歸葬六月還朝宰我之意惟在短喪曾瞞之心恐失兵柄而且吳中行趙用賢俱以星變陳言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各以忘親入告乃復横被鎖鐐咸加杖戍又且論死劉臺瘐斃士期錫爵以刎頸驚奔張瀚以拊膺被斥雖王巨君之芟除忤恨梁將軍之收拷太史滛刑以逞不是過也又況懋修敬修非列巍科則躋清秩是豈向歆之學冠於

漢廷抑亦京條之派相援宋室乎蓋至身死踰年遼妃訴闕而東園祕器甫賜泉門緹騎金吾旋圍府第匪漢元虧師傅之恩亦田蚡貽滅族之釁也乃論者以居正之為相也進四書經解而聖學修明進皇陵碑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林入直而清讌無荒請宮費裁省而國用以裕任曾省吾劉顯而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邊陲坐拓厥罪雖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時似姚崇褊

儌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鷙則類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長轡獲騁則吏道雜而多端治術漉而不醇斯豈貞觀之房杜而元祐之司馬乎更可異者自居正以錢穀為考成而神宗中葉大啓礦稅居正以名法為科條而神宗末造叢脞萬幾嗚呼手實之禍萌自催科申商之後流為清靜則猶居正之貽患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援朝鮮

神宗萬歷二十年五月倭酋平秀吉寇朝鮮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僕也始以魚販臥樹下有山城州倭渠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獵遇吉欲殺之吉善辨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信長賜與田地於是為信長畫策遂奪

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參謀阿奇支刺殺吉乃統信長兵誅阿奇支遂居關白之位因號關白以誘劫降六十六州朝鮮金山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戶往來互市通婚姻時朝鮮王李昖湎於酒弛備吉乃分遣其渠行長清正等率舟師數百艘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分陷豐德諸郡時朝鮮承平久怯不習戰皆望風潰朝鮮王倉卒棄王京令次子暉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界是時倭已入王

京毀墳墓刼王子陪臣剽府庫蕩然一空八道幾盡沒旦暮且渡鴨綠請援之使絡繹於路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潘諭其王以匡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已擐甲至賊抵平壤朝鮮君臣勢益急出避愛州　七月遊擊史儒等師至平壤不諳地利且霖雨馬奔逸不止儒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江援之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以宋應昌為經畧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贊畫軍前　八月倭入豐德等郡我兵稍集而行長等頗習兵詐謂不敢與中國抗以緩我師兵部尚書石星亦謂諸將未得利計無所出議遣人探之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據王京分其將行長等各發兵守要害為聲援惟敬至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肩輿迎之時平秀吉廢山城君自號大閤王惟敬至執禮甚卑行長詭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既還奏廷議以倭

多變詐未可信我師利速戰乃趣應昌等統兵進擊而石星頗惑之以惟敬緩急可任題假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　八月布衣程鵬舉請發暹羅兵自海道擣其巢穴時以為奇策又朝議調播州楊應龍援朝鮮　十二月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犒慰且重懸賞格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縻倭西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乃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世爵將右楊元將中軍趨遼陽至是如松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如松大會將吏叱惟敬憸邪當斬參軍李應試請間曰籍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標營二十五日誓師東渡如松將諸鎮士馬四萬餘東由石門度鳳凰山馬皆汗血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峯出沒雲海監軍劉黃裳慷慨誓曰此汝曹封侯地也

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初沈惟敬三入平壤約以正月七日李提督齎封典過肅寧館至是初四日我師抵肅寧行長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遊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鬬僅獲三人餘走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曰此必通事兩誤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六日抵平壤行長迓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惟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却之如松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詭麗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砲矢如雨軍稍却如松手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梯鉤而上殺數人不退倭悉力拒守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甲倭急分兵拒堵如松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亦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時吳惟忠中鉛洞胸猶奮呼督戰而如松坐騎斃於砲易馬馳墮塹鼻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舞於堞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提兵渡大同江遁還龍山是役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餘死於火及從城東跳溺無算裨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潛伏江東僻路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進復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平歸平壤惟咸鏡道為清正拒守聞開城破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咸鏡忠清為之犄角頗據天險而援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七十里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去王京三十里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斃倭猝至圍之數重將士殊死戰自巳至午壺中矢且盡金甲酋前搏李將軍甚急裨將李有聲以身蔽如松刃數倭竟

中鈎墮為倭支解李如栢李寧乃益遮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墮馬會楊元援兵至砍重圍入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失過橋者盡死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陷畦氷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山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　三月經畧宋應昌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上益發帑金二十萬佐軍興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言關白揚帆入犯李如松分留李寧等駐開城楊元等軍平壤扼大

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將銳卒東西策應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粟數十萬從間道縱火盡焚之倭乏食　東師議款初我師捷平壤鋒甚銳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及碧蹄之敗久頓師絕域氣益索經畧宋應昌急圖成功於是惟敬之款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因而封貢之議起經畧既得請於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

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於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如松及應昌整衆入城所餘米四萬餘芻豆稱是如松以兵臨漢江尾倭後欲乘惰歸擊之而倭步步為營用分番迭休法以退別將劉綎帥兵五千趨尚州鳥嶺鳥嶺廣亘七十餘里懸崖鑱削中通一道如線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為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

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棄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讎為屬國勤數道之師力爭平壤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振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兵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應昌復疏稱釜山雖瀕海南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考輿圖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西北長

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益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國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絶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為屬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於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禪守藤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如松計全羅沃饒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鎮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我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已露宜節制征勦遼東都御史趙燿亦報款貢不可輕受　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我師久暴露聞撤勢難久羈宋應昌乃請戍全羅慶尚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丘而兵部尚書石星一意主款謂留兵轉餉非策應昌師老無成功亦願弛責然策倭多詐恐兵撤變生已而命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竣役乃并撤吳惟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　諭朝鮮世子臨海君琿居全慶督師以顧養謙總督遼左　九月兵部主事曾偉芳言倭款亦去不款亦去款亦來不款亦來益關白大衆已還行長留待知我兵未撤不能以一矢相加遺也欲歸報關白捲土重來則風帆不利正苦冬寒故曰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倭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款冀來年不攻則速之款者速之來耳故曰款亦來不款亦來為今日計宜令朝鮮自為守弔死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强章下部　十月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許之因疏請封貢上命九卿科道會議時御史楊紹程奏臣攷之太祖

時屢却倭貢慮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為厲階耶今關白謬為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釁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弑主簒國正天討之所必加彼國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刧於威而未敢動耳我中國以禮義統禦百蠻而顧令此簒逆之輩叨天朝之名號耶宜急止封議勑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關白可計日而敗也是時廷臣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趙完璧王德完逯中立徐觀瀾顧龍陳維芝唐一鵬等交章止封而薊遼都御史韓取善亦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兵部尚書石星恐不能羈縻關白甚張皇終主封貢不已

二十二年八月總督顧養謙奏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九月朝鮮國王李昖疏請許貢保國上乃切責羣臣阻撓封貢追褫御史郭實等詔小西飛入朝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倭使抵京石星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闕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上復諭於左闕語加周複大畧如樞部意　十二月封議定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時禮部議日本舊有王未知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授都督僉事適諜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石星遂謂封事必可成矣

二十三年春正月遼東都御史李化龍疏倭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諭燕將計間之時封使已發竟不從

二十四年春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懐觀望至是始抵

釜山而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取阿里馬女與倭合李宗城紈袴子經行之營所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儀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儀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訴其左右以倭將行刺宗城懼棄璽書夜遁比明失路自縊於樹追者解之

遂奔慶州副使楊方亨聞於朝上震怒逮問宗城議戰守會方亨復揭倭情無變正使自為奸人誤耳上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副之廷臣交章請罷封上切責下御史曹學程於理立限渡海於是惟敬益舞智揣摩玩大司馬股掌矣　三月工部郎中岳元聲叅石星力主封事有三辱四恥五恨五難疏入謫為民　九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款使者備至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陪臣李德馨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為賀秀吉怒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今留石曼子兵於彼候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翼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為飾說云

二十五年春正月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國就盟罷兵不許　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禮又徵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等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石星前後手書進呈御覽上大怒命逮石星惟敬

按問以兵部尚書邢玠總督薊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僉都御史楊鎬駐天津申警備楊汝南丁應泰贊畫軍前　五月邢玠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寄水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東發所統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閑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併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兵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到乘倭未備竟掩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玠以為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　大學士張位請屯田開城平壤以資軍興朝鮮恐中國吞併以磽确為辭議遂寢　六月倭數千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安窟放丸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經畧邢玠陽為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倭嚮導始絕　七月倭奪梁山三浪遂入慶州侵閑山夜襲閑山島統制元均風靡遂失閑山要害閑山島在朝鮮

西海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至而我水兵三千甫抵旅順閑山破經畧檄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清正圍南原乘夜猝攻守將楊元聞倭至驚起帳中乘城跣足而遁遼人衛楊元西奔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要而全州去南原僅百里相犄角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州民爭棄城走麻貴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為鳥嶺忠州西隘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為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麻貴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

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因請使李大諫於行長馮仲纓於清正玠從之　下石星於法司併沈惟敬俱坐大辟　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俟處分之實行長正成亦尤清正輕舉乃退屯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亦退屯慶尚離王京四百里貞明反至中途為人所刺死麻貴遂報青山稷山大捷蕭應宮具揭上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山稷山並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宮恇怯不親解惟敬並逮　十一月總督邢玠徵兵大集上發帑金犒軍併賜玠尚方劍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玠大會諸將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經理楊鎬同麻貴率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復遣中協屯宜城東援慶州西扼全羅以餘兵會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幟詐攻順天等處以牽

制行長東援　十二月會慶州麻貴遣黃應暘賄清正約和而率大兵奄至其營時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俱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由彥陽通釜山貴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重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兵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二十三日乃進攻蔚山游擊擺寨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於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出方力攻山寨時裨將陳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砍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至其第三柵垂拔楊鎬遽令國器竊割倭級戰稍解國器復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收軍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拔島山視蔚山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戰縛也鎬等以為然分兵圍十日夜倭用砲者從隙發多命中彈皆碎鐵為

之中多疊傷然倭亦饑甚瞰我師稍怠偽約降緩攻而冀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不敢輕進乃選鋭卒三千虛張幟蔽江上朝鮮將李德馨詭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無統御皆潰清正縱兵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貴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露布言蔚山大捷諸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鎬大怒駁正止稱百餘人贊畫丁應泰聞蔚山之敗慚恍詣鎬問後計鎬示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怒驗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附勢煽禍飾罪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鎬駁改陣亡兵馬卷冊封進上覽之震怒欲付法輔臣趙志臯力救乃罷鎬聽勘因遣給事中徐觀瀾查勘東征軍務上怒張位以其客揭薦鎬削籍為民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楊鎬經理遼左

二十六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以前役之水兵無功乃益

募江南水兵精講海運為持久計　二月都督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邢玠分兵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勦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釜山為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北恃晉江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玠懲島山之失特於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尋報遼陽警李如松敗沒詔李如梅還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　九月東征將士分道進兵劉綎進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為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綎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部將詐為綎而綎詐為卒執壺觴侍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即放炮圍倭盡殲之翼日行長果率五十騎

來偽綎麾折迎於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觴者曰此人殊有福綎驚愕置壺觴出司旗鼓者遽傳砲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鴈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游擊王之翰急率黔苗兵來援倭已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宴綎亦遣官謝謂昨登席放砲敬客禮也悞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遺綎以巾幗綎進攻城奪其橋斬首九十二陳璘舟師協堵擊毀倭船百餘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綎不利退璘亦棄舟走麻貴至尉山據險劄其糧稻頗

有斬獲倭偽退誘之貴入其空壘伏兵起旗幟蔽空遂敗董一元進取晉州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州老營鏖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歿於陣前逼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十月董一元遣步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繼之游擊藍方威攻其東北水門自辰至未彭信古用火橫擊寨門碎城垜數處步兵競前拔柵忽營中橫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毃固城援倭亦至郝三聘馬呈文率騎兵先走遂大潰奔還晉州勘科徐觀瀾奏四路喪敗言下部斬馬呈文郝三聘以狥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於御屏沈一貫一會玉熙宮宦侍演東征劇熒惑聖聽上為之震顏復召一貫入閣　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俱有歸意十一月十七夜清正發舟先

走麻貴遂入島山酉浦劉綎攻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陳璘統蒼唬船邀擊之得級二百二十四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衡鋒歿於陣子龍驍將也諸倭揚帆盡歸經畧萬世德自六月受命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邢玠奏捷督學御史李堯民知之因告廟獻俘上言諸臣欺誤狀上艴然抵疏於几而罷丁應泰亦再疏賂倭賣國上念將士久勞苦仍發帑金十萬兩犒師特諭優叙勘科徐觀瀾抗疏論

沈一貫蕭大亨邢玠萬世德黨和賣國疏至京戶部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造冊身歷釜山尉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獲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亨危之一貫簡觀瀾前疏有抱病語票准回籍調理改命給事中楊應文代完勘事

二十七年四月征倭告捷上御門受俘梟磔平秀政平正成傳首九邊　總督邢玠蔭贊畫主事丁應泰落職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擒斬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晉邢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世襲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董一元復職再敘稷尉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楊鎬以原官敘用御史陳效病死蔭一子錦衣棄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棄市

谷應泰曰關白本薩摩州人倭部之稍黠者耳非有奇才異能武勇絕藝特以李昖縱酒朝鮮備弛

遂狡焉啟疆思有吞噬之舉方其陷王京劫世子剽府庫毀墳墓八道盡沒進窺鴨綠勢岌岌矣而請援之使絡繹於路救邢救衛春秋之義也況乎勢拱神京地牽關海薊遼之外藩東江之咽嗌一或失守重險撤焉非如應龍之反播州猓玀之陷西川荒徼羌兵有傷國體而已然予以援之之法有三命武健之將選精銳之師出其不意急擊勿失如陳湯甘延壽之於康居策之上也其或因糧於敵分兵斷道坐而困之窮蹙自斃如趙充國之於金城策之次也又或始則震以兵威繼則結以恩義開誠布信堅明約束如諸葛武侯之於孟獲策之又次也乃勦既不足以樹威而撫又不能以著信臨事周張首尾衡決不可謂非行間之乏謀而中樞之失算矣方李如松平壤大捷李如柏進拓開城四道復平三倭生縶廓清之功可旦夕竢而乃碧蹄輕進兵氣破傷功虧一簣良足悼也又

若麻貴尉山之捷三協度師勢相犄角砍栅拔寨鋒鋭莫當而割級之令解散軍威僉都之肉豈足食乎況於沈惟敬以市井而銜皇命李宗城以淫貪而充正使以至風月候節之紿壺觴好會之詐邪玠飛捷之書楊鎬冒功之舉罔上行私損威失重煌煌天朝舉動如此毋怪荒裔之不賓也向非關白毋以惡病亡諸倭揚帆解散則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糜金數千鎰善後之策茫無津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而乃貪天之功倖邀爵賞衣緋橫玉任子贈官不亦恧乎乃馬棟丁應泰之疏能直伸於關白未死之前而李堯民之章反見抵於關白已死之後者葢以用兵之初神宗怒白甚鋭怒則望其速濟故必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憂白漸深憂則幸其成功故不欲明其僞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封爵而所遭逢異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邵士洙
謄録監生臣潘奕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至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哱拜

萬歷二十年二月寧夏哱拜亂拜故韃靼種也嘉靖中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來投守備鄭印隸麾下驍勇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拜妻施氏孕將產拜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入施脇下不見拜急手劍之驚覺遂產子狼貌梟啼名曰承恩萬歷十七年拜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十九年洮河告警上遣科臣巡九邊尚寶丞周弘禴以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併拜義子哱雲等拜雖請老居恒多畜蒼頭軍聲稱報國會經畧鄭洛檄夏鎮調發巡撫党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恐不能獨將乃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馬羸者不與

易有餘馬亦不給拜拜怏怏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驄還取徑塞外戎騎辟易不敢逼遂有輕中外心恣睢驕横党馨每裁抑之且欲覈拜冒糧罪而承恩以强娶民女為妾笞之二十哱雲文秀又以陞授事怨馨會鎮戍請冬衣布花月糧久勿給坐營江廷輔請給前銀以安衆心馨曰此有挾而求漸不可長彼不畏族乎軍鋒劉東暘拔撫署前鹿角作忿狀拜嗾之曰若等任為之遂羣哄不可制東暘者靖鹵衛人素梟桀有

異志於是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為衆所輕見衆驚懾不能彈壓衆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党馨急匿水洞索得刲至書院同繼芳僇之時二月十八日事也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刲張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抵鎮賊并刼之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部寵諭降二十三日哱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自中衛互市歸合叛卒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二十五日索勑印維忠與之自縊死東暘遂自稱總兵聽拜主謀據城刑牲而盟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雲左右叅將挾慶王代請貰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東暘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與套騎馳潼關也承恩狥玉泉營遊擊傅垣拒守千戶陳繼武執垣降狥中衛狥廣武叅將熊國臣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狥平鹵叅將蕭如薫堅守不

下如薫妻楊氏總督尚書兆之女也謂如薫曰若為忠臣妾何難為忠臣婦盡出簪珥勞軍士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克賊又率兵過河欲取靈州齎金帛誘套部著力兎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倡獗全陝震動

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學曾檄攝總兵進勦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别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總督駐下馬關徵調時靈州裨將

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與賊應叅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却之昫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赴逆謀始折翼日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昫乃分遣渡河收復營堡廣武偽遊擊張天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棗園堡靖虜叅將吳繼祖擣中衛擒賊黨王虎石空寺堡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套部千騎薄邵剛堡千總汪汝漢發三矢殺三人乃解去進復玉泉營凡先後收還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套部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迎之二十五日著力兎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騎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奉河東西地圖套人聲言已與哱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易服合兵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哱雲引著力兎攻平虜堡叅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之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敖霸套部遁出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駐玉泉被困急李昫馳赴之圍亦解昫會原任總

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翼日抵鎮城下時總兵已擢董一奎李蕡副之官兵抵城下賊東北二門各出精騎二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河溺死賊無算延綏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殺入北門招榆林諸師兵為後繼不至被殺通亦傷頷榆林遊擊俞尚德戰死翼日許朝土文秀脇慶王至東城上樓乞暫罷兵願縛首惡獻劉川白金等謾語支吾顧揆詰勑城下示無所畏拜妻施氏時諫不聽又瞿珮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悖德不祥奈何自取奇禍承恩推跌去之登南城遥謂都司李鯤曰吾父出萬死為國捍邊蒙恩至上將撫臣朘削激變自取滅亡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事不察反以為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戢亂者吾寧保此完城結塞北自全耳會官軍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日夜促芻餉調延綏莊浪兵乃以二十一日進攻復抵城下塹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承恩與東暘

勒精騎潛伏從延渠掠我糧餉二百餘車先是衆議以李蕢非衛邊才乃調麻貴自戍所代之貴素以勇聞且多蒼頭軍至是軍亦至二十九日夜貴等乘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豫治滚木礧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賊日恣淫虐城中婦女寶貨已經搜括尚根索不已死者甚衆至迫脇慶府甚急妃方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窖中以被服置井上環哭賊見信為溺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比發窖妃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招劉許陰授意殺哱拜父子立功贖罪無不應者督府然其謀遣家丁葉得新往見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間暴其謀執得新折脛下獄　命李如松總寧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其軍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進狼而國楨力保如松忠勇可任故有是命巡撫寧夏已推朱正色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協力赴之　五月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

降以張傑嘗總寧夏兵與拜交善追入城招安傑單騎往切責之許朝乃述葉得新用閒謀殺語傑未信即舁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賊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磔汝何喋喋為朝怒攢刀殺之傑亦被繫時頓兵數月未能即下乃重懸賞格購哱拜等上特賜總督魏學曾劍違者立斬　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携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浙江千人糗糧自辦詔嘉其忠調赴寧夏於是分為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策應二十日並逼城下哱拜自北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套部麻貴率衆將馬孔英先登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先是拜與套部深相結日夜從著力兔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得出套部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麕集軍聲大振賊嬰城自守國楨樹受降旗于城南賊因索面陳歸順許之

東暘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鮮次刃芒曜目城上皆控弦注矢以待國楨策騎直前朝大驚不覺膝之屈也然賊寔給我無降意自此盡力攻城矣二十五日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塡集登城為砲石擊却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上南城翼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入城皆為砲箭擊却我兵會食賊即縋下奪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咸欽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譙樓火蚤發南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外兵行未中道欽復亟跳城下呼救而賊早覺已盡縛趙承光咸欽等殲之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以外兵整不敢出自是城中糧且盡銳氣益喪矣

七月給事中許子偉劾總督尚書魏學曾惑于招撫罷秩命葉夢熊代之賜劍如故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僉事隨府乘間同家人抱關防從城躍下傷肱不能起賊復縋執繫獄翌日定

議水攻寧夏城西北卑下且與金波三塔諸湖之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花渠形如釜底遂遶城築隄十七日隄成長千七百丈決水以灌先是哱拜遣養子克力蓋往著力兔求援松詗知狀命裨將李寧追斬之并其從騎二十九級獲符令箭居有頃套部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先使土昧緝紏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檄麻貴偵擊以牽打正別遣董一元乘虛出塞擣其穴麻貴進戰石溝旁敵稍却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遣遊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一元報擣土昧巢斬獲三千餘級套部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直前扼之衆寡不敵被圍十餘匝子敬力戰死然套部竟以擣巢解散賊援絶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小舟挖堤洩水官兵擒斬十六級生得一人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疋民食樹皮死亡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

丈都司吳世顯叅將來保所守堤亦各崩二十丈水頓減總督斬吳世顯以狥來保用靈州功免仍恣力補堤賊數出兵來擾多被斬獲城中饑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饑民故為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賊不報時套部數闌入堡來救二十一日着力兔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總兵李如松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黄硤口擊之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行至張亮堡遇敵搏戰自卯

至巳敵銳甚如松劍斬縮朒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亦至張左右翼夾擊李寧手殪二人敵遂却追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我師捕斬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級示賊賊為之奪氣　九月三日叅將楊文提浙兵至已苗兵莊浪兵俱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葉夢熊布告軍中有能先登以城下者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薛永壽等約内應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趍北關鏖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銳

卒掩南關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梅國楨呼諸將曰老將軍登城矣餘何怯也遂畢登夢熊入城勞苦百姓承恩等見南關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夢熊陽許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時承恩雖求撫堇門斷塹守益固有賣油李登者跛而眇負罌木歌于市曰癰之不決而狃于痛危巢不覆而令梟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三劄縛木渡東門見承恩曰監軍以哱氏有安塞功令與鼠輩

駢首并誅深用惜之軍中非乏所使以登殘民不駭視有密記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則殺劉許自贖即不聽願死麾下毋留登承恩猶豫許之登趨而出間道詣東暘朝亦各致劄曰將軍故漢臣而首亂在哱氏何横身與人嬰禍鎮卒幾何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驅乳雀而鬬羣鶻所恃不過套援將軍不記演武臺上彼親土哱目中豈有將軍哉所為貴智者以能度時審勢轉禍為福也東暘朝亦心動自是互相猜疑十六日圍愈迫東

賜頓足歎曰遂至此耶佯為風疾殺士文秀曰好頭顱毋令他人砍之先是鎮民郭坤有妾美坤死賊黨周國柱以繭帨一雙聘焉許朝亦往議妾曰受周家聘矣朝以問柱曰誠有之朝怒其不相讓銜之會承恩聞李登之說方惶惑召所親石棟問計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雖東暘臣然與朝有隙盍呼之國柱至承恩與謀欲召東暘朝飲醉誅之國柱曰兩家前後皆戈鉞之士以一制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乘間取東暘

也承恩然之遲明承恩過呼朝時朝正坐考訊承恩急呼曰將軍何暇問此有密事登樓議之麾衆下曰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乎吾將與將軍斷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世富大宣遽曰外營礮向樓無宜久駐此承恩疾下朝跛後從大宣掖之梯半世富抽佩劍砍之首隕梯下因縛其從騎盡斬之國柱見塵遝起有兵劍聲知事濟乃披鎧登樓佯謂東暘曰官軍已入南城矣東暘驚起憑軒望國柱自後斬之不死走入廁房支户國柱引足破户梟其首出衆譁曰國柱柰何殺將軍柱叱曰若不避死走官軍盡斬汝誅一逆賊何譁也衆盡散承恩既殺東暘朝及文秀懸首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時哱氏尚擁蒼頭軍總督葉夢熊在靈州聞之亟令詰旦不滅哱氏者服尚方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監軍梅國楨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急提兵圍哱拜家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趍出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

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養子哱洪大土文德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等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上御門受賀已檻輿致承恩獻俘　十一月詔磔哱承恩哱承寵哱洪大土文德等俱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裔君長下詔慰慶王復寧夏田租王妃方氏不屈死特賜褒異

大賞寧夏功臣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蔭世官武臣李如松功第一加宫保蕭如薰次之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恩有差如薰妻楊氏守平鹵有功制勑旌賞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給事中曹太咸劾穆來輔隨府依違緹騎逮治遣戍邊魏學曾以原官致仕

谷應泰曰哱拜以嘉靖中亡抵朔方屢立戰功萬歷中備位副將其子承恩襲爵乃拜雖請老而多蓄蒼頭軍聲言報國益不無異志焉方其矍鑠請纓挾其子從三千人而西也毋亦覘諸鎮之虛實結套部為腹心潛伏陰謀待時而動豈真有廉頗之壯志文淵之據鞍哉乃以不給壯馬侵尅月糧為党馨罪此特哱氏之權譎借為兵端者耳以故劉東暘之變則拜蹤之哱雲文秀之怨則拜陰中之揣拜之意不過恃套為長城緩則倚之為外援急則引之為內助夫是以立於有勝而無敗敢於倡亂而輕於為叛逆也若然則善勦者不當勦拜而當勦套不在挫套拜之鋒銳而在隔套拜之聲援套絕則拜者孤雛腐鼠取之如寄者耳想其初拜套聲言聯為一家即可驗其情狀而東暘之恐喝則曰與套馳潼關著力兔之入寇則曰畀以花馬池克力蓋之求援則能遠致莊克賴如是即拜之恃套相倚為命者也善乎葉夢熊為師而五路分兵扼守寧夏拜不得出城套不敢渡河而哱氏之計窮蹙極矣迨至打正鶻奔賀蘭遠遁拜雖游魂可坐而縛也尤有幸者文秀見殺於東暘東暘業誅于國柱許朝隕命于承恩始則虎狼之殘物以類聚繼而昆虫之嗑還相為攻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比神宗受賀承恩俘馘雖師武諸臣協謀有力而葉夢熊聲請討賊自辦糗糧梅國楨仗劍從軍力保李氏蕭如薰之妻楊氏簪珥犒軍羣婦壘守則尤犖犖者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楊應龍

神宗萬歷十七年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反按播州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陷播太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畧將軍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中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鏗內附改播州宣慰司使隸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東南附江為池蒙茸鑱削居然奧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為目把嘉靖初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奏索水烟

天旺地聽還瑩烈即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從征喇麻諸番九絲臓乃楊柳溝等多卻敵先登斬獲無算先後賜金幣萬歷十二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竊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給漸驕蹇輕縱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閹寺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姦淫出之已飲田氏兄所秉醉封及取張并其母首屠其家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益結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刼掠於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疏請發兵勦之而蜀中士大夫率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十百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行西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二十年十二月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

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征倭報效詔可釋之兵已啟行尋報罷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王繼光乃一意主勦

二十一年春正月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叅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各道並進時軍至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其黨穆炤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都司王之翰軍覆殺傷大半會繼光論罷即撤兵

委棄輜重畧盡黔師協勦亦無功會以譚希思為四川巡撫與總兵劉承嗣會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時王繼光既罷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亦上書自白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令戴罪立功尋劉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久不決應龍還其黨攜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詣綦江縣

二十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車駕郎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賛畫軍前

二十三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乘傳至蜀察永寧酉陽暨馬千斛皆應龍姻婣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檄曉譬應龍大畧稱引哱劉事謂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吾不而欺也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貰罪疆臣亦奉札至播招龍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為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　四月

重慶太守王士琦奉總督邢玠檄詣綦江縣趨應龍安穩聽勘士琦屬綦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致脯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以安穩多仇民伏兵伺殺往有明鑑誠恐中計故不敢出使君幸枉車騎臨眂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曩奏勘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

及罰金獻廷中得自比安國亨國亨者曩亦被訐懼罪不出界故應龍引之太守為請總督乃遣贊畫張國璽劉一相及道府詣安穩應龍因服蒲服郊迎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其族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天子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總督議設撫彝同知治松坎從之論功加邢玠右都御史還朝以重慶太守王士琦為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益怙終不悛而次子可棟羈死重慶則心益痛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備立巡警搜戮軍民劫掠屯堡殆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沒其家以養苗由是諸苗人願為之出死力矣

二十四年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承雲搶礫其屍已又掠大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堂二司偏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遣弟兆龍引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熹家勢復大熾

二十五年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十二月楊應龍臨合江索其讐袁子升縋城下臠割之 石砫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母覃與應龍私覃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於是聘應龍次女為聲援

二十六年十一月兵備副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詗原奏讐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夫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請于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人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人扼安穩

二十七年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勦楊應龍龍遣子朝棟弟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囤誘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於是江東之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之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進勦調東征諸將南征劉綎督川兵先發麻貴陳璘董一元相繼回兵　五月總督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　六月楊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赶水猶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二十一日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遊擊房嘉寵誤爇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帥師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嘉寵乃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

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資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而下水為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擅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總督郭子章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軍聲漸振賊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竟反徒以安忍倡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冀我如往事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民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為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上聞破綦江追褫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緹騎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言進勦總督益調各路兵專俟大舉　十月命總督李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人皆疑之於是總督延入卧內

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為比綎大慟願誓死報効總督乃騰書于朝遂委綎專制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　十一月楊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黄平龍泉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出掠興隆鎮遠總督議置勁兵萬餘據要害通楚黔道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命僉都御史江鐸巡撫偏沅監總兵陳璘之師

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臺謁走思南鷄鴿溪土官安民志率步卒五百拒守死之吏目劉玉鎣偕妻子並死于賊副總兵陳良玭託守偏橋不之援石砫宣撫司馬千乘軍鄧坎賊乘夜掩襲我軍堅壁詰旦奮擊連破金竹青岡觜虎跳關等七寨酉陽宣撫司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初賊既下龍泉方移兵攻婺州聞敗撤兵迴　徵兵大集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各

土司亦用命總督李化龍分兵八路川師分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叅將麻鎮等隸叅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叅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叅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叅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叅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隴澄知州岑紹勲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叅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内為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其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會文武于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

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番真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為期移鎮重慶節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不可信也先是蜀王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十五日劉綎進兵綦江連戰破三峒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摘木山羊簡臺三峒素號奇險賊首穆炤等盤據綎力戰克之三月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銳我師

夾擊綎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幾為我獲初綦江諸苗自分屠城慘戮罪不赦又懼龍悍綎威名冀首挫其鋒屬朝棟悉勁兵間道相角曰兩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餘無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落益為守禦計諸軍分道並捷南川則酉陽石砫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克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克烏江關翌日克河渡關陳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連敗乃

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西瀧澄會哨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參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士奇白明達指揮楊續芝等死之事聞逮總兵童元鎮下于理時有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眼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戮其使擊斬偽將楊惟棟等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以示不背二十九日劉綎戰九盤入婁山關關為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

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綎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合連破龍爪海雲險囤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師師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囤死守

每路挨降文綏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毋為所紿虞綎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綎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刼之賊詭令婦人于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囤以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珠驍勇善戰既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海龍囤下五月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蹙知兵在頸矣會總督李化龍聞父喪詔以縗墨視師化龍跣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囤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率勁兵壁其間餘併力攻後囤時天苦雨將士馳淖中苦戰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應龍益迫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徬徨長歎泣語妻子曰吾不能復顧若矣詰朝我師遂登囤破大城入應

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急負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播賊平總督露布以聞劉將軍綎為軍功冠　十二月獻俘闕下剉楊應龍尸磔楊朝棟兆龍等于市分播地為二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

谷應泰曰楊應龍播州土司官也其地屬漢牂牁郡唐乾符中楊端應募長子孫焉歷宋元皆授世官明室因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然其賓叛不一荒忽無常亦土司之風類然也應龍之初從征喇麻進貢大木亦嘗效忠順膺賞賚矣乃以嬖小妻田雌鳳屠妻張氏之家而何恩宋世臣連章告變黃牛白泥諸司久為仇讎于凡七姓諸豪咸喜龍之得罪不欲其就徵對簿而五司遺種九股頑苗及輕剽好作亂之徒又鼓動其間同惡相

濟龍雖狼子野心亦所謂生長蠻鄉無與為善者也所幸援兵大集調度多方督臣李化龍發蹤之才總戎劉綎軍功之冠于時八路分兵四月告捷卒之應龍戮尸朝棟棄市威震遐荒功業爛焉然而重慶之會登壇誓師海龍之圍尅期並到兵法曰兵貴有謀又曰以多算勝固先定其規模非漫嘗于一擊也若應龍者倔強偏陲不知漢大宗祠蕩滅取世戮笑尤足為憑險負固之戒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礦稅之弊

神宗萬歷二年二月太監張誠等求領真定木稅工部執論不許

七年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王道成請撤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大學士張居正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寛一分則受一分之恵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撤之便上從之　十一月命浙直織造添織之萬三千張居正言添織之費不下四五十萬金在庫藏則竭在小民則疲浙直水災蒙恩蠲濟方撤織監又復加派非聖意所以愛養元元也上命減其半

八年九月太監王効稱缺歲額銀硃等料戶部尚書張學顏奏登極一詔盡損不急之務宜量停罷上從之

十年四月順天府尹張國彥請豁房稅不報

十一年正月戸部請停買金珠不報

十二年六月四川巡撫雒遵奏採木之害　八月房山人史錦請開礦命下撫按

十四年四月南京工部尚書陰武卿乞減免織造燒造甆器停解花梨杉楠不聽　九月戸部侍郎張國彦言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甆器公主之廣求珠寶得無與漢文百金之費相類乎不聽

十六年十一月遣内臣禱祠五臺山還奏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奸民張守清擅其利一日上視朝畢召大學士申時行等于皇極殿語及之時行等請勅部行撫按查問禁戢上是之命逮守清伏法閉塞礦洞

十八年九月易州民周言請開礦玉田豐潤民復以請部未報上遣文書官至閣速之輔臣因言開礦之害御史邵以仁亦力言其不可

二十四年六月府軍前衛副千戸仲春請開礦助大工

從之命戸部錦衣衛各一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紹工楊應文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不聽　七月錦衣衛百戸陸松鴻臚寺隨堂官許龍順天府教授馮時行經歷趙鳳等各言開礦助大工從之　戸部尚書楊俊民言真保薊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山龍脈上謂距陵遠且皇祖嘗開之不聽　命戸部郎中戴紹科錦衣僉書楊宗吾開礦汝南　八月詹事府録事曾長慶錦衣衛百戸吳應麒請山西夏邑開礦府軍後衛指揮王中允請青沂等開礦從之　招礦盜開採仍編富民為礦頭從太監王虎請也　錦衣衛百戸汪文通言沂州礦指揮郝承爵言費縣礦指揮劉鑑言棲霞招遠等礦指揮馬清言文登縣礦千戸趙良將言沂水蒙陰臨朐礦命太監陳增同府軍指揮曾守約開採　九月巡撫山西魏允貞請停開礦不報太監王虎論保定巡撫李盛春

阻撓開採下旨切責　十一月戶部郎中戴紹科進礦砂銀自後進者踵至　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　輔臣沈一貫言留守中衛王一清請稅煤炭為民害不報先是奸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旨下戶部議尚書林材執奏且上言山冶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囮寇之藪也遂幡然從之逐君錫令勿潛住生奸計至是新建張位秉政以為利出于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上遂從其言

二十五年春正月御史況上進給事中楊應文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死者被野吏胥假公行私毒流百姓不報戶科程紹言開礦事變多端疏凡五上俱不報　二月給督徵天津等處店租內官關防　三月浙江巡按王業弘言礦稅不便者六乞停罷不報　四月刑部侍郎呂坤言洮蘭之絨山西之紬浙直之段絹積于無用若服有定期歲用千匹而江南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饑渴瘴疫死者亡論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遭險蹉跌死嘗百人倘減其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豈開礦之初意哉誠勑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不報　九月太監陳增劾福山知縣韋

國賢阻撓開採逮下獄巡撫萬象春奪俸　山西巡撫魏允貞奏言巨璫出領礦稅為民蠹齒猰貐而礦為尤甚璫亦反噬以激上怒允貞又上書言朝廷得失譏切宰臣不能輔導致使刑餘之人播惡上切責之

二十六年六月命內監李敬採珠廣東　七月神武衛千戶朱仁等奏湖口船稅可萬餘金鴻臚寺主簿田應璧言兩淮沒官餘鹽命內監李道督稅湖口魯保經理淮鹽俱許節制有司戶科給事中包見捷上言開礦之害

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閭閻搥擊入山者十二載虎狼出押者半天下科臣趙完璧郝敬道臣許聞造姚思仁交章言之不報　奪保定巡撫李盛春等俸以天津店稅銀解進遲延故罰　八月太常寺少卿傳好禮言近郊假官抽稅不報越三日好禮伏文華門求面對上怒降廣昌典史大理寺卿吳定疏救削籍而假官二十八人下鎮撫司　惜薪司柴炭歲兵工二部二十餘萬至是求益給事賈維春言歲進物料上用

什之二三餘盡入溪壑今復求益不已豈真為國家計盈縮哉不報　九月益都知縣吳宗堯奏礦務太監陳增罔上營私益都有鉛砂無銀礦增强之入銀業非法矣夏强採者代納稍緩逮及吏民陛下所得十一而增私槖十九山東巡撫尹應元条增罪狀二十餘條忤旨奪俸宗堯下鎮撫司削籍　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

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寀榷京口供用庫官晉祿榷儀真　二月百戶張宗仁請復浙江市舶命太監劉成榷稅浙江　千戶陳保請榷珠命內監李鳳採珠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設福建市舶司　命御馬監高寀兼礦務　命內監楊榮開採雲南陳奉徵荊州店稅陳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帶徵蘇杭等處稅課魯坤帶徵河南孫朝帶徵山西時奸弁馬綱等望風言利皆朝奏夕遣　湖口稅監李道条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債侵國稅命緹騎逮下理寶秀至任纔十六日初任大理廉平有聲至是忤道被逮妻陳氏自縊檻

車旁　內監丘乘雲徵稅四川兼礦務梁永徵稅陝西各以原奏千戶翟應泰樂綱等往御馬監潘相督理江西瓷廠前珠池太監李敬兼廣東礦稅輔臣沈一貫言中使衙門皆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須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每家十口為率則萬人矣萬人日給千金歲須四十餘萬及得纔數萬徒斂怨耳今分遣二十處歲糜八百萬聖恩偶未之及也乞盡撤之不報尋諸省皆併

稅予礦使　三月內監王忠徵稅容雲張燁徵稅盧溝橋　太監陳增馬堂爭稅命堂稅臨清增稅東昌　命錦衣衛千户韋夢麟同御馬監奉御陳奉徵收湖廣等處店稅徵銀六萬有奇上以湖廣荊州原有韋效忠店房曾經遼藩竊據後張居正私意革免命撫按奏明巡撫支可大奏湖楚內錯江湖故稱澤國物產非有練纊綺繡之奇也厥貢非有璆琳琅玕之珍也比歲採木重役楚林竭澤十室九空舊有各項稅課如荊州遼府張居正居房已經沒入變價解京盡屬民間之業今僅于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有稅課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稅內以給解京濟邊之用外以充宗藩吉凶之資大之供官軍俸錢科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劄公費工食衣糧之數紀載甚明今若併前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乏絕矣若迫于用詘復議加派則下民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至其在民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算及廬舍米麥菽粟饔飧也而稅雞

豚肉食也而稅耕牛騾驢一畜產也而稅摟括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縣之內一歲之中驛遞錢糧動益千計雖欲不擾地方不可得矣楚故獷悍又以橫政驅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不報　户科給事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左阽危礦市為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韙之謫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百姓變毆稅使馬堂幾死見捷言若左券　歙縣監生吳養晦投稅監魯保言大父守禮逋鹽課工十五萬乞追入給占産從之　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請罷礦使不報　大學士趙志皐病篤特疏請停礦稅不報　四月河南礦監魯坤言礦砂贏縮不一請均派官民從之　十月南京守備太監郝隆劉朝用採寧國池州等礦　户科給事李應策姚文蔚以播警乞停中官礦稅不報　八月錦衣衛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礦洞丹砂命陳奉開採逮荊州府推官華鈺黃州府經歷車任重降荊州知

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荆門知州高則巽各一級以稅監陳奉誣劾也初奉由武昌抵荆州商民鼓譟者數千人飛磚擊石勢莫可禦道府諸臣身犯其衝彈力防護獨華鈺以公事至夷陵奉疑之又惡其禁革差官冠帶阻截司役書算故受誣尤烈又稅課襄陽商人聚徒鼓譟知府李商耕治其叅隨開鎮荆門增設稅課而荆門故非巨鎮往來商船頗少誣知州高則巽阻撓俱降調　雲南稅監李榮虐諸生見

詬榮劾巡撫陳用賓命下諸生于理　九月戶部進大珠龍涎香　十月驍騎衛百戶請徵湖廣郡縣積貯羨銀又興國州人漆有光報徐鼎等掘古墓得黃金巨萬命陳奉同撫按查解　十二月命應天府取帘屏龍旂龍簾諸上供物府丞徐申上疏言費將巨萬獘不可言必不得已請增爐鼓鑄以濟急報可　武功衛百戶韓應桂奏土民夏國瑚報湖廣京山具有真礦鉛砂大青等物是時興國麻城開採止

得鉛砂得不償失即陳奉亦經營勞瘁苦于奉行巡撫支可大疏叅應桂欺罔請置法上免其罪撤回雲南道御史葉永盛奏差璫播虐請誅首禍不報

二十八年春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陳稅監陳奉之毒撫按不敢理民情益憤　貴州巡按宋興祖請停採木專力討播　逮西安府同知宋言稅監梁永劾其激衆倡亂也　二月己卯命太監暨祿兼徵鳳陽安慶徽盧常鎮稅前止徵應天太平寧國淮揚至是從

羽林千戶王承德金吾百戶王鎮請也　南京守備太監邢隆稅沿江洲田　辛巳內監魯坤開彰德衛輝懷慶開封等礦洞以武驤衛百戶張欽請也　戊子錦衣衛百戶王體仁奏徵長江船稅從之　三月戊申四川貢扇不至左布政使程正誼等五人俱降調　庚戌兩淮鹽務少監魯保叅稅監陳增委官程守訓假武英殿中書舍人恣虐不報　廣洋衛鎮撫戴君恩奏廣東遺鹽及名馬天鵝絨鎮伏西錦珠寶皆土產上即命徵收

總督戴耀極言之不聽　四月甲申雲南礦稅寳井內監楊榮叅雲南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等　乙酉珠池市舶稅務內監李鳳激變新會縣因叅鄉官吳應鴻等命逮治　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礦稅曰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陛下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某官阻撓礦稅拏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祿理鹽揚州則魯保蘆政沿江則邢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中書程守訓尤為無忌假旨詐財動以萬數昨運同陶允明自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

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不報辛未三才復奏數月以來章奏但繫礦稅即束高閣臣前疏非泛常國脉民命之所關天心祖德之所在也人主能為萬姓之主然後奔走禦侮若休戚不關威力是憑刼奪之已耳斬刈之已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產掘人之墓即在敵國讐人猶所不忍況吾衽席之赤子哉窮困無聊遂生窺竊如徐州趙古元之類是已夫天下非小弱也草澤之人至廣且衆也欲為古元者何限獨以朝廷處置得宜欲乘之而無釁故俛首降心從教從令耳今乃驅之使亂臣懼萬姓不肯為朝廷屈也　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問六安州礦有無狀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髙皇帝恐人盜採有傷皇陵來脉故六安衛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詔止之　六月戊戌礦監趙欽劾富平知縣王正志逮訊　七月稅監王虎劾通州同知邵光庭

香河知縣焦光卿降調戊申稅監陳奉許江防叅政沈孟化蘄州知州鄭夢禎降調戊午巡按御史王立賢奏稅監陳奉貪暴激變不報時陳奉道承天之金花灘勒居民黄金拷及婦人并拘鍾祥知縣鄒堯弼遠近大震　八月把總韓應龍奏四川成都龍安產鹽茶重慶馬湖產名木命内監丘乘雲往徵　十二月辛丑湖廣稅監陳奉遣荆州衛王指揮開礦穀城不獲責貸主簿脅庫金若干邑人大懼羣擊之指揮走免餘俱溺江中

二十九年二月天津稅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方物禮部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真偽不可知且所貢天主女圖旣屬不經而囊有神仙骨等物夫仙則飛昇安得有骨韓愈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宜量給冠帶令還勿潛住京師不報　己丑武昌兵備馮應京叅陳奉大逆十罪逮至京下司理削籍奉欲開礦青山棗陽知縣王之翰以近顯陵拒之因誣及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俱削籍逮下獄之翰尋斃　三月武昌民變逐陳奉奉列兵殺二人匿楚府中命甲騎三百餘射死數人傷二十餘人奉踰月不敢出衆執奉左右六人投之江奉自焚公署門事聞謫知府王禹聲知縣鄒堯弼為民沈一貫論陳奉激變不報　四月督理直隸儀真等稅御馬監暨祿言臣徵廬鳳徽安遣稅并沿江船稅各撫按皆云重疊不敷題請寛處臣未敢憑二項共二十萬金今徵不滿萬始信撫按為可據而原奏人無憑也乞彰念民瘼以實徵解上毋拘原奏人揣摩之數上從之

時榷使奇暴獨暨祿請寛卹凡五上　六月己巳太監孫隆採稅浙直駐蘇州激變市人殺其叅隨黄建節等數人撫按詰亂民有葛成獨引服不及其餘下獄論死　直隸巡按御史劉曰梧行部徽州見程守訓豎坊曰特旨下書咸有一德即收之守訓訐奏曰梧短不報　七月陝西撫按奏歲貢羊絨四千匹奉命改織盤陵又降柘黄暗花二則每疋長五丈八尺日織一寸七分半年得匹豈能如額乞悉改織不報　九月起禮部尚書

沈鯉大學士入閣辦事鯉陛見具疏望上以賢致治又極陳礦稅之害尋值長至節上使太監陳矩宴之語及開礦事鯉言洩山川靈氣傷陵脉關係聖躬與聖子神孫不細上領之　禮部侍郎郭正域上言世宗朝罷内臣鎮守及珠池貢物擾驛遞濫奏帶開銀塲者按問讁戍不貸備在實録實訓幸罷諸中使以杜亂萌不報

十月以内監魯保司兩淮鹽政兼浙直織造請專勑與關防禮部侍郎郭正域持不可往白内閣朱賡曰勑去

矣勑中多勸戒語正域曰今文武臣奉勑者孰無勸戒能一一奉行否何望于閹退而具疏力爭關防得無給

三十年二月己卯上偶不豫急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勉輔太子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為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始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約即日奉行且頒天下刑部謂弛獄須再請亡何而旨格矣

　饒州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舍人激之相誣劾通判陳奇遠下獄三月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激變滇人不勝憤火廠房殺委官張安民撫按以聞上怒持其章不下大學士沈鯉揭言定亂宜速久且生變又具列榮罪狀得毋株及五月戊辰太監劉成徵稅蘇松常鎮激變江西稅監潘相掠諸生及輔國將軍謀圯各宗大閧抉門入相走免誣劾上饒知縣李鴻報怨鴻除名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稅之害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

鳳釀禍欲剸刃其腹矣陜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刦燬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佘東翥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　應天大風拔富家樹成穴魯保誣以盜礦府尹徐申力白富家冤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保不能奪　九月揚州富民吳時脩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弟各中書舍人

三十一年九月雲南稅監楊榮責麗江土官木增退地

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上言麗江古荒服也木氏世知府守石門以絶西域守鐵橋以斷土番不宜自撤其藩貽誤封疆不報

三十二年三月都御史温造言礦税毒虐乞逮廣東税使李鳳撤陜西税使梁永雲南税使楊榮不報　八月丙午武驤百戸陳起鳳請採大木以覬利除名盡逐其黨時大雨都城奔壞戸部尚書趙世卿言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可畏礦税貂璫掘墳墓奸子女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今將索元元于枯魚之肆矣不報　九月戊申翰林簡討蔡毅中上皇明祖訓節畧内閣礦税者為註疏二十二卷不報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廣東撫按戴燿林秉漢奏税監李鳳憾潮州推官姚會嘉遮辱于廣州不報　二月丙午巡按廣西楊芳國言税監沈永壽以土產金銀鉛錫派有司包解永康思恩等州原無礦洞亦派多金宜免不報　八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

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専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繹騷而繹騷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疏留中十二月壬寅詔罷採礦以税務歸有司釋礦税在獄承天諸生沈幾等十二人

三十四年春正月癸巳逮咸陽知縣宋時隆下獄時命停礦税監梁永堅執咸陽潼關委官不宜罷益樹黨布虐巡撫顧其志捕惡黨置之法永大恨之永又檄時隆取絨氊千五百時隆不予遂誣時隆封税關臣揭沮不報　二月己未南京内官監丞徐壽偽造印牒稱中旨徵南工部杉枋三千部報詳詐窮下守備太監劉朝用訊之　三月己巳朔大學士沈鯉朱賡言秦人恨梁永甚宜撤不報乙亥江西礦務太監潘相以停税移景德鎮請專陶從之丁丑仍以江西湖口税務歸税監李道己卯雲南礦務太監楊榮被殺榮久于滇恣行威福杖

甃數千人榜掠指揮樊高明等盡捕六衛官人人自危指揮賀世勳韓光大遂倡衆焚其署徒黨輜重皆燼事聞上怒不食曰榮不足惜何紀綱頓至此罪其首事罷中使不遣以稅課歸四川稅使丘乘雲世勳下獄死光大戍邊　五月巡撫鳳陽李三才言恩詔中格流傳二説一新政原非聖意故旋開旋閉一沈一貫恐沈鯉朱賡妨位恥事不出己計傾左右致善事不終上怒奪俸三月一貫奏辯不問

三十五年七月壬辰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初巡按陝西御史王基洪劾稅監梁永陳兵殺傷吏民巡撫顧其志奏至平甚上疑之梁永遂訐奏咸陽知縣滿朝薦承御史意伏兵渭南刦貢上怒命逮朝薦廷臣論救不聽時緹騎止灞上宗室士民毋慮數萬人圍永署朝薦間道就檻車藍田知縣王邦才亦發奸剔蠹與永相左并為永誣逮至是中旨撤永還　十一月巡撫福建徐學聚戶科給事中江灝劾稅監高寀不法不報初寀肆虐閩中舊撫表一驥捕其爪牙置之法寀造樓船艅艎治戎器招集亡命徵集百貨將出與諸番市閩人集其門詬之寀所殺傷百餘人焚民居無算一驥力戢之乃定已又招紅裔入市殺僇商漁漸窺內地故學聚奏之

三十六年五月甲寅遼東稅監高淮激變錦州淮恃寵恣橫吏民小拂意父子老弱係累相屬于道徵稅私賦倍之每開市奪其善馬駑者強勒堡軍以重價購償自疏調度兵將詡其功伐總督蹇達劾奏內臣不得豫政

典兵不報至是索賄錦州軍戶軍戶殺其使激衆千人圍之淮倉皇逃入山海關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戎政尚書李化龍力言遼東重困危在旦夕皆高淮擾民激變以滋禍患上命撤淮還京

四十一年六月閉廣東珠池自萬歷三十二年停採至是金吾右衛指揮倪英上章請開刑科給事中郭尚賓論開採之害不報

四十二年二月命各省稅課減三分之一

四十三年八月命內官呂貴暫提督浙江織造江西稅監潘相檄催福建廣東稅課閣臣言之不聽　九月丁丑江西湖口稅廨火太學士吳道南請罷湖口商稅不報

四十四年四月丙午雷火焚通州稅監張燁樓居御史金汝諧以聞請罷稅使不報　八月萬壽節加稅監河南胡濱江西潘相通灣張燁天津馬堂四川丘乘雲南京劉朝用歲祿賜呂貴飛魚服

四十七年五月吏部候選儒士蔣定國奏採山西夏縣等礦疏不由通政司通政使姚思仁糾之時遼東三路敗兵餉告急欽人曹致廉等奏乞同內監搜江南富家借餉數百萬思仁復疏爭之

四十八年七月上崩遺詔罷一切礦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建言廢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奉皇太子令旨盡行停止稅監張燁馬堂胡濱潘相丘乘雲等撤還京

谷應泰曰聞之銀鏤金品列之禹貢廾人璣貝載在周禮國有常經非可以無藝征之也況王者藏富于閭閻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欲者仁義難施黷貨者亂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謹也神宗奕葉昇平邊圉封貢海內乂安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憂不繫于慮日中之昃弗虞于懷遂賢士大夫親宦官宮妾女謁苞苴陰性吝嗇孳孳所談利之所萌耳逮至萬歷二十四年張位主謀仲

春建策而礦稅始起于是命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寀領福建楊榮辦雲南丘乘雲駐四川李敬攝廣東郝隆劉朝用采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璫襍出諸道紛然而民生其間富者編為礦頭貧者驅之壁采繹騷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榷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

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襍稅莫不設璫分職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驅駝馬雖漢室牢盆桑孔秉傳熙豐手寔鷄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至乃國法恣睢人懷痛憤反爾之誠覆舟之禍亦間有之以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宮不省疏入留中其始因礦稅而設璫者繼則璫熒而託命在礦稅其始因璫媚而迎合在礦稅者繼則璫肥而交結在宮闈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稅歸有司礦使停罷輪臺之悔不亦晚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革七年之後珠池復開比之衛武飲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抑何習與性成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潘奕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六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東林黨議

神宗萬歴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于庭臺省交讁而吏部曲為解僅議一職方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尚書孫鑨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為罪且既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於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為上以不引罪奪俸三月考功郎中趙南星鎸三秩調外淳熙等並罷劉道隆以不指名亦奪俸鑨乞休不許鑨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

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為專權則無往非耑矣以留二京職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為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留先白閣臣鑨及南星力矯之王錫爵不悅鑨既被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賈巖國子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啟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敷教俱謫外甲子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籍十七年四歷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尚書惟張瀚嚴清選郎惟孫鑨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吶吶濫觴於楊巍而掃地於劉希孟謝廷寀今復借拾遺熒惑聖怒即去時之故智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為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為不結黨上怒降泰來癸未左都御史李世達請宥泰來等不聽南星淳熙于庭黄各削籍

四月辛丑吏部尚書孫鑨罷　九月吏部右侍郎趙用賢罷先是用賢為檢討生女三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奪情削籍之佳為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為禮因反幣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他娶不相及也用賢負氣節素不為王錫爵所善鎮訟之罷用賢之佳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非是行人高攀龍申救得罪諸臣語侵閣臣指應宿為諂諛應宿遂訐攀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顧憲成等錫爵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近李禎曾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媢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為聖德累不小丙申都察

院左都御史孫丕揚覈楊應宿激而嫚罵高攀龍疏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揭陽縣典史仍諭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兵實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令後務持平覈實

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年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不允之　閣臣王家屏以諫冊儲罷歸至是上諭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上上覽不懌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吏部尚書陳有年爭之以為冢宰總憲廷推自有故事王家屏為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貫陳于陛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陬逯中立先後疏救上益怒憲成削籍謫明陬中立按察司知事甲午禮部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

為請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所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憲成既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鬻爵下廷議尚書孫丕揚代時馨辨丙戌時馨削籍時馨貪黷初知新喻調嘉魚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為敝衣冠從鄒元標講學歷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曰戎政兵部左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宰不得遂同諭

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李三才授趙文炳冀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甲午逮故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蔣時馨既斥孫丕揚為蒙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此呂訪單貪婪贓跡雖建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對簿之日承服硃砂床具等㬎㬎丕揚遂與思孝交惡矣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屬負國丕揚乞休不允十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時吏部尚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上言權官坐諜鷹犬效力義難再留以位黨丁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大臣體宜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朱賡兼東閣大學士值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朱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曷少需之先發立老成者賡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請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鯉求去益力上私語曰沈尚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章下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甍遺腹宮人胡氏孳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綍奴產子壽兒及

弟如言妾子尤金梅所出並入宮長為華奎次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寢華奎既嗣楚華壁封宣化王華越素强禦忤王越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越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為身臨蓐時抱妃兄王如言子為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綍舍人王玉子為華壁皆出於妻恭人王氏口王氏如言女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

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正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發而又發於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華越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於何服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閣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護衛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永清給事姚文蔚刺及沈一貫九月已巳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皐各劾郭正域夢皐并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為真而正域罷去尋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塇等請復勘假王不聽時稟楚事皆朱賡二沈引嫌不出　十一月妖書事起沈

一貫疑郭正域為之錢夢皐遂直指正域且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例轉內監賈忠貞語丕揚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起而佐之後歸獄皦生光得解（詳爭國本）

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疏上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疏上留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中旨留被察給事中錢夢皐御史錢一鯨等復論京察科道不稱職者甚衆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無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萬歷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九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參衆矢公而聖諭嚴切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南京總督糧儲尚書王基以拾遺自辨上特留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皐復論楚事請削前侍郎郭正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純黨庇工科給事中鍾兆斗例轉亦誣奏純純乞休大理少卿徐宗濬吏科都給事中

侯慶遠御史孔貞一等皆論夢臯違禁妄辨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亦言之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貫偏置私人蒙上箝下錢夢臯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夢臯皆疏辨夢臯謂元珍為温純鷹犬降一級調極邊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温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各論王基錢夢臯鍾兆斗必不可留沈一貫結近侍陽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沈一貫欺罔誤國于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純致仕錢夢臯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龐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戸部尚書王基免時有布衣在一貫坐夢臯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黄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噱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並致仕一貫連歲乞

休疏八十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于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譏鯉為咀呪上命取觀之曰此非咀呪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其心得無恙及放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半之出都日猶有譏其衣紅袍閲邊者中官陳矩為解乃已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鐫三級調外

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諭朱賡召舊輔王錫爵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為工賢否溷淆引張禹胡廣為戒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為輦金輿援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　秋七月總督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於皇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錮

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為甚恭政姜士昌賫表入京奏劾遺奸録遺逸遺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賡又曰古今稱康相必稱唐楊綰杜黄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疏辨降士昌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定州判加謫士昌興安典史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賡李廷機大罪十有二指一貫賡廷機為過去現在未來三身布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　九月先是王錫爵辭名手疏言皇上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嚣臣謂君父至尊必自立於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盡除關稅召還内差散内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天下必歡呼踴躍以頌聖徳留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為先庶官以科道為急科道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留不肖以塞賢者之塗孰若稍疏通簡新進以決僨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也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鉤得之泄言於衆謂錫爵以臺省為禽獸于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賡密揭擅權亂政不報　起孫丕揚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為南京光禄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士晉劾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為輔臣爪牙心腹亟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給事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賡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賡奸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賡卒于官賡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賡卒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歷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

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

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奏辨繼芳為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賔尹營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即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為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啣之因嗾繼芳摭元翰　夏四月吏科糾擅去諸臣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詆至不可問　戶科給事中劉文炳請召鄒元標不

報　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今圖總憲四岳薦鯀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在衡交章為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為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璫橫甚獨能捕其爪牙以尺箠斃大盜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憲成信之亦為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絀之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學力行為古醇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寀

爭之紛如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　三月吏部尚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都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關劾寶坻知縣王淑汴吏部右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御史史記事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時在今考察先一日而卒之明時撓察之疏杳乎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下大勢趨附秦人

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于是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挽察論聚奎丕揚奏叅聚奎并以湯賓尹等七人訪單送內閣閣臣葉向高疏如丕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尋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命秦聚奎閒住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大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　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學東林遥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　翰林院修撰韓敬疾去敬先師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拔為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横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攻賓尹因及敬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禄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事中亓詩教言今日之爭始于門戶門戶始于東林東林倡於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揺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縦朝權顧憲成而在寧願見之哉末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史劉廷元叅李三才佔厰盗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史劉光復給事中宫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亮嗣往勘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於理三才尋削籍

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寀職為民賓子傅陸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既去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浚佐之之寀初爭梃擊為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汚子傅大受有清操持論與之寀合亦被逐時上於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于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為亓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為宫應震吳亮嗣浙為劉廷元姚宗文勢張

甚湯賓尹輩陰為之主賓尹負才名而淫污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韓浚以問鄉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寀論甚正何為重處之浚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主事鄒之麟奪職閑住之麟負才名附給事中亓詩教韓浚求轉吏部不得遂訐奏詩教浚又擅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閣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禮科都給事中亓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具如延登指各歸責於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辯俱不報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方從哲獨相七年上喜其無能而安之山東趙煥為冢宰詩教又從哲門人故其勢尤張已而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為選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既被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

尹嘉賓鍾惺皆有才名俱改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衆共擯趙興邦為兵垣仍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遽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嘉遇攻興邦而亓趙之勢衰時廷議所喧持者唯禁道學一事吏治邊防俱置不理

泰昌元年即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起鄒元標為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尚書周嘉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于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壬戌以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仍諭内閣特召舊輔葉向高初光宗踐祚踰月崩未及用向高等熹宗既即位乃遣行人徵之　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叅大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寀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宫二案臺省交章論之至

是歸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詳三案）　御史馬逢臯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即功功在安社稷罪在攻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人進矣　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治亂由於議論之公私皇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之時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斥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臯康丕揚為之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為之首壬子癸丑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擯考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日試以為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為阱時則有亓詩敎趙興邦為之首有如今日三洛並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為先事之慮者以用人言之如所引董應舉

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如必借此相引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於月旦窮兇之醜類尚留春夢於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宮言之如方震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既明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几筵欲掃疑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臣請約言之銓除在真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毋輕出言以佐鬬國家要以邊事為首務毋自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為大本毋徒為將順之節　三月起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寀刑部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地以陵工成命敘錄魏進忠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震暘倪思輝朱欽相等先後糾之降調有差（詳魏忠賢亂政）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為太常寺卿　三月

禮科惠世揚疏參輔臣沈㴶借募兵之名為護身之術陰使其黨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有違祖制不聽御史侯震暘亦以劾㴶調外六月刑部尚書王紀奏劾輔臣沈㴶巧能移人主之視聽力足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黨誅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又曰臣指其蔡京而㴶不肯受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一讀之則㴶之為京隱括于此矣上以煩言責之㴶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為民　八月以楊漣為太常寺少卿　兵科給事朱童蒙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醵金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荅之工科給事郭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其狂悖奪俸于是元標從吾五疏乞休元標即移家出城遂予告馳驛去　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留中庶吉士鄭鄤疏促之俱降調（詳魏忠賢亂政）　太僕少卿滿朝荐上言國事顛倒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

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疏入除籍為民　十一月以趙南星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微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進忠之語中旨切責　冬十月以楊漣為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勳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勳事寡也然今日之稽勳皆儲為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格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同邑同司之例為言上從之于是南星調職方司郎中鄒維璉為稽勳主外察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皆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事求去維璉亦不敢履任刑科傅櫆疏侵之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櫆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

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交通故内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詔下文言於獄嚴訊之光斗上疏自理大略謂槐之意不利於稽勛有鄒維璉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故欲一網去之且指其冐東厰理刑傅繼教為兄弟布置窟穴大中亦上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相繼為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骨疏曰臣十八疏乞歸皇上謂時艱主憂臣即去何安顧臣罪戾多矣即如科臣傅櫆所論汪文言實臣具題

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耿耿愚忠竊謂言官之訐奏釁不可開駕帖之拏人漸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寛其他于以釋宫府之嫌消縉紳之禍上慰諭留之已而大中既涖任復傳旨詰責大中櫆情事未明何得赴任櫆乃上言明旨不宜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七月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動即掣肘楊漣二十四罪疏上忠賢恨刺骨御史林汝翥忤璫羣璫圍向高第索之向高知時不可為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後得請　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汚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廵按淮陽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餽遺攀龍因回道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璫義子起用　冬十月朔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大中糾其無禮指稱惟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深御之上疏自辨御史李應昇復疏糾之

謂廣微不可見乃父於地下廣微見疏恚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為諫官得罪閣臣去　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亦調外時推山西廵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静有為欲以處之言於員外夏嘉遇嘉遇述其意於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先是應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遂會推馬陳九

疇有私恨遂論應祥昏耄大中以門墻私之互相奏辨有旨會勘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實上中旨以比周切責之降大中等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力救不聽引疾歸巳而刑部尚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庭都御史楊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鄒維璉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尤望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而天語頻煩責以朋比彼此之互異既章水火之情形立見虞廷黜陟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為殷鑒疏入降調　十二月起徐兆魁為吏部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李春曄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理寺丞霍維華郭興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夢環追論復逮汪文言自是羅織靡巳楊漣魏大中相繼斃于獄（詳魏忠賢亂政）御史李蕃疏劾輔臣朱國禎時韓爌既去魏廣微未得為首輔嗾蕃劾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燬天下書院　殺熊廷弼初

楊左事起以移宮為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也巳復改為封疆周朝瑞曾疏薦廷弼而顧大章與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羣入移宮于是一網盡矣（詳魏忠賢亂政）

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賢客氏其黨相繼伏法（詳魏忠賢亂政）　冬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上言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每欲因事起釁憂不在小乞勅下廠衛嚴緝禁之上曰羣臣流品先帝澄汰巳分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毋事揣摩形影以滋爭競　十一月戶部員外王守履劾崔呈秀薦舊輔韓爌上以韓爌清忠有執下所司知之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臣入都邸抄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虛中言之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

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己寧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寛之曰無可奈何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綸酌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報復臣竊以為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己即可化牛李為同心況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與楊維垣互出疏相往復上是其言時元璐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常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

五月御史袁弘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閒住無虛日最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謂水火玄黃是書為祟今毀矣水火玄黃息耶戰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燬以后鴻訓又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僉書張道濬亦訐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不止御史史𡑍高捷相繼彈鴻訓鴻訓尋以事罷歸　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温體仁訐謙益天啟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上召廷臣及體仁謙益於文華殿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劾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衆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為皇上慎用

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上叱之下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爲民下千秋于刑部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傳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適滋上疑耳於是黨同

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爲枚卜定於此日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湧泉而謙益出不意頗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　召廷臣于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誣論又出御史任贊化叅體仁疏其語褻上不懌謫贊化于外御史吳甡言因溫體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斥任贊化班行無色乞召還言官不聽

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籍輿援思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年例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疏入命指實具奏永光有清執東林以其異己給事中張國維御史毛羽健等交劾之俱不問至是震孟再糾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謫外初

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御史史𡎺力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儒溫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任又上英察不能遽起大獄也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時大學士韓爌亦被劾歸　二月給事中葛應斗糾御史袁弘勳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通賂竊權命下理弘勳受叅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囑於兵部尚書梁廷棟吏部尚書王永光弘勳道濬皆永光所任也俱論戍刑科給

事中吳執御論永光誨貪崇墨永光罷　五月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儒即過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不甚怒也于是聞者謂體仁質直而延儒虛偽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士升為龍錫門生聞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五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周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上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于理坐上書不以實律杖為城旦

六年三月刑科都給事中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事云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即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義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此固通國所共聞也且引刑科給事李世祺為証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不問戶科給事中朱文

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六月大學士周延儒罷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儒力援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於是陳贊化屢糾延儒即義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凡與延儒為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詘延儒放歸

七年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水旱洊臻盜賊滿路爕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率妄調外

八月甲戌召廷臣于平臺問誰堪冢宰總憲者令各給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衆不同上許之勛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

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勲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温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乙亥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為左都御史

八年夏六月刑部主事吳江給事中何楷宋學顯御史張纘曾各劾大學士温體仁并及王應熊初流盜陷中都廵撫楊一鵬廵按吳振纓被劾而振纓體仁鄉人曲庇之時何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劑其間得解

秋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既而以疾告不允温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府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孟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温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鄤當遷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陞疏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譽卿擊璫有直聲沉淪謫垣十年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　逮庶吉士鄭鄤鄤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鄤薄於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烝妾震孟既忤體仁體仁併恨鄭鄤即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

九年二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以論宗秩事下獄（詳崇禎治亂）　廵按蘇松常鎮御史王一鶚奏薦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　夏四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初温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為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

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為証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并欲去士升因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化訐奏士升弟士晉即擬嚴旨仍囑林釪毋泄言欲借弟以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　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入前大學士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温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輙道詬之德移獄刑部戍延綏　秋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免元璐與同邑左庶子丁進不合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奏也　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世濟以邉才薦故兵部尚書霍維華上謂維華逆案世濟蒙蔽下刑部獄明年正月霍維華戍沒

十年春正月常熟章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疏上温體仁修郄逮之下刑部獄幾殆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其寃發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尋得釋　二月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咸守官奉公自書卷外

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寃命并孫振逮訊　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獘皆原於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元珙因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禄寺録事溥采為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鄉風不為政府所悦故朝論多竒及之時蘇州推官周之夔亦訐奏溥等樹黨挾持　夏四月兵科給事中宋學顯貴州道御史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叅議撫寧侯朱國弼劾温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逐學顯盛美上不聽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邉　六月大學士温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事諸臣攻者無虚日體仁與舉朝為仇其庇私黨排異己未嘗有跡但因事圖之使若發自上者而主柄陰為所假上竟不之疑　八月以薛國觀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十月定東宮官屬右諭徳項煜編修楊

廷麟讓左諭德黄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偏上疏有不如鄭鄤之語寢之刑科給事中馮元飆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已而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謫外（詳崇禎治）亂

十一年八月南京戸科給事中張焜芳論前廵鹽兩淮御史史𡋯侵帑三十餘萬命逮𡋯下刑部先是廵鹽御史張錫命憂去遺課二十一萬𡋯攝事盡入其家簡討楊士聰攻之𡋯誘索錫命時錫命前卒子沆奏辨大學士錢士升擬旨罪𡋯王應熊曰史太僕大有才未易攖也擬上上果不聽至是𡋯復奏辨又發張焜芳朋黨狀焜芳奪官

十二年六月以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為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右汪承詔張緒論楊四重為試監察御史吳昌時等並各部主事昌時首選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所為恨之　八月故

庶吉士鄭鄤磔于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訐奏鄤不孝瀆倫與温體仁疏合法司定罪擬辟上命加等鄤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黄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鄤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鄤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十三年夏四月廵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布政司都事黄道周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狥私俱逮下理廷杖論戍戸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上言黄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　六月大學士

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諭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陰事以及于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十二月國觀奏辨不聽命入京即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誣劾出於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　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

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贄於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幾而王陛彥果劾臣矣一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豈不異哉上令丁煌指証下倪襄於獄既而奕琛亦劾張溥并及故禮部侍郎錢謙益　八月辛亥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誅中書舍人王陛彥各籍其家初國觀以王陛彥通賂免官命伺其邸則王陛彥至執下獄陛彥為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即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於東廠僉云昌時實啟其機　十二月甲子戍黃道周解學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

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傾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傳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十五年夏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鋮為營救得起用　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

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赦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

十六年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為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石麒遂薦於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　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藎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為驅除地也　夏四月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劾吳昌時奈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參之

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以薦吳昌時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絅復劾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

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綸交劾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于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徵延儒聽勘延儒先薦大學士王應熊途中密語令先抵京上遣緹騎趨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尋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已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鬭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其既閹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戢心抑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禽獮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虛公百爾臣工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

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箝鞬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穽正人其正人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宵人正人皆以不敢言黨而黨愈熾黨愈熾而國是不可問矣究之指以朋比斥為偽學黨逐禁錮殆無虛日予以世患無真品望不患無真經濟耳所謂道德事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槩乎未有睹也嗟乎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爭國本

神宗萬歷十年八月丙申皇元子生頒詔赦天下

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為貴妃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于茲矣即今麟趾螽斯

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上曰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　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上言貴妃雖賢所生為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祧顧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謫應麟廣昌典史璟亦調外上諭閣臣曰降處非為冊封惡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以私意壞公論耶刑部主事孫如法上言恭妃誕育元嗣五年未聞有進封之典貴妃鄭氏一生子即有皇貴妃之封貴妃能得之於皇子初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不能無疑也上怒謫潮陽典史御史孫維城楊紹程請定儲位俱奪俸　禮部侍郎沈鯉奏宜並封恭妃王氏上諭待元子冊立行　皇貴妃鄭氏父鄭承憲為其父請卹典援中宮永年伯王偉例禮部疏駁上命予墳

價五百兩

十五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王三餘御史何倬鍾化民王慎德各奏建儲不報輔臣請建儲封王令候旨行

十六年六月山西道御史陳登雲請冊立東宮且罪鄭承憲驕橫之狀不報

十八年春正月朔上御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於西室以冊立東宮係宗社計請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

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出輔臣復請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上頷之時行等出上遽令司禮監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來與先生一見輔臣還至宮門内有頃皇長子皇三子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長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向明正立輔臣等注視良久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表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讀書且云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遂手引皇長子至膝前撫摩歎息輔臣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出　十月吏部尚書宋纁禮部尚書于慎行率羣臣合疏請册立東宮上怒下旨奪俸輔臣申時行引疾乞休王家屏居中調之上意稍解以鄭國泰請册立疏示羣臣傳諭建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立廷臣無復奏擾如有復請直踰十五歲

十九年冬十月閣部大臣合疏請建東宮先是建儲事既奉上旨申時行與同官約遵守稍需一歲每諸司接見亦以此告之故辛卯歲自春及秋曾無言及者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備東宮儀仗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乃曰小臣尚以建儲請吾輩不一言可乎倉卒具疏首列時行名以上時行聞之大愕別具揭云臣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皆留中而是疏與諸疏同發禮科羅大紘遂上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位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上怒杖正賓削大紘籍

十二月輔臣王家屏乞明春建儲以塞道路揣摩之口銷墻幃牽制之私不報

二十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給事鍾羽正舒弘緒陳尚象李固策丁懋遜吴之佳楊其休葉初春御史錢一本鄧德泳賈名儒陳禹謨主事董嗣成文章申

故削籍降調有差科臣孟養浩疏最後上加杖一百家屏三疏乞歸許之吏部主事顧憲成章嘉禎等廷推家屏忠愛不宜廢置請召還上怒憲成削籍嘉禎謫羅定州州判　十一月禮部尚書李長春屢請冊立疏十有四不報尋罷去

二十一年春正月輔臣王錫爵歸省還朝密疏請建東宮曰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為小臣激聒所阻皇上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覺寂然蓋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上報云朕雖有今春冊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為子與其曠日遲久待將

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諭並擬傅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皇上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服人心上竟用前諭工部郎中岳元聲謂科臣張貞觀史孟麟曰此舉何如貞觀曰此乃錫爵密進者元聲復詰禮部郎中陳大來家兵科給事許弘綱禮部郎中于孔兼皆在弘綱以屬元聲元聲曰我方論錫爵若言謂有成心反敗乃事其以元聲為後勁可也弘綱不允元聲遂歸草疏適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陛至遂聯名上大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青年莊皇帝不設為未然事以誤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光禄丞朱維京疏繼上曰皇上念及中宮良厚顧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恐中宮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札咨之錫爵錫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敕難以厭中外之人心光禄少卿徐傑署丞王學曾郎中陳泰來于孔兼疏繼上上怒如

堅維京謫戍傑學曾等為民而元聲允成納陛得寛旨然並封旨竟如故元聲與允成納陛泰來孔兼暨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面詰錫爵於朝房錫爵色甚厲元聲曰閣下奈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為儲宮待嫡之例鳳儀語稍遜元聲厲聲呵之曰曾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霽衆欲出元聲曰大事未定奈何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迫告之皇上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為首杖戍惟命

錫爵唯唯庶吉士李騰芳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為杞憂以公苦心疑為集菀此皆妄也但聞古賢豪將與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晦其迹於一時而終可皎然於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為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訖爽然曰諸公罵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筆跡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留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為元帥而咏摘瓜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為太子則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諫為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

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錫爵不覺泣下翌日上疏自劾三誤不允

二月輔臣王錫爵復疏冊立上命三皇子俱停封錫爵復疏爭之畧曰皇上旋止封王之命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聖王從善轉圜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既改於今年則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究及宮闈之隱

情慮及千萬世之流禍復曰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傅從來所未聞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上不允尋降陳泰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於外削禮科張貞觀籍為民　八月王錫爵以星變言天以皇上為子皇上以太子為子天子之象帝星太子之象前星方今禳彗第一議莫如冊立上慰答之　十一月上御煖閣召輔臣王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聽講尋又傳諭皇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

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皇上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晦矣　十二月輔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上報云東宮與王衮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冠禮將何從宜暫着常服出講

二十二年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禮部侍郎馮琦進儀注上以未冊立免侍衛儀仗

二十六年五月吏科給事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玉衡削籍謫戍先是庚寅山西按察使呂坤輯閨範圖誌鄭國泰重刻之增刋后妃首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科臣戴士衡指其書上言謂呂坤逢迎掖庭菀枯之形已分語侵貴妃樊玉衡前疏皇長子冊立中亦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語貴妃聞之泣訴于上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為一書內刺張養蒙劉道

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等名曰憂危竑議者戚黨疑其書出士衡手張位教之鄭承恩遂上疏力辯并奏士衡假造偽書中傷善類目為二衡以激聖怒欲併殺張位上怒甚二臣謫戍

六月御史趙之翰以憂危竑議為戴士衡偽造主於張位預謀者徐作劉楚先劉應秋楊廷蘭萬建崑也中旨禮部右侍郎劉楚先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罷國子祭酒劉應秋降調吏科左給事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

俱謫典史張位先以密薦楊鎬東征失利罷去命值赦不宥

二十八年春正月禮部尚書余繼登請先皇長子冊立而後冠禮可致祝婚禮可致醮大學士沈一貫請皇長子冠婚不報　三月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等乞行皇長子三禮不報己巳移皇長子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有期羣臣不得瀆擾　夏四月刑部主事謝廷讚請冊立謫貴州布政司照磨戊寅沈一貫密揭請撰勅上報

曰謝廷讚狂妄少待之俾天下臣民曉然知出自朕心　秋七月癸卯諭皇長子清弱大禮稍俟之百官毋沽名煩聒　冬十月乙酉諭內閣來春冊儲庚子工科都給事王德完言臣入京數月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阽危不保臣竊謂不然第臣得風聞言事若如所傳則宗社隱憂臣羨袁盎却坐之事祈皇上眷顧中宮止輦虛受臣死且不朽上震怒下錦衣衛獄訊其由吏部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論救俱切責之　十一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部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有背恐釀無窮之禍不報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嚴寒皇長子喋甚講官郭正域大言天寒如此殿下當珍重唱班役取火禦寒時中官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亦不罪

二十九年五月丙午戚臣鄭國泰請冊儲冠婚奪俸戊申禮科右給事楊天民王士昌等請立儲俱謫貴州典

史御史周盤等疏救奪俸　八月甲午沈一貫上言詩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繼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則願其子孫之多又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願酬淑媛而生賢子孫也斯干之篇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美新宮也繼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當生聖子神孫無窮也今稱觴萬壽兩宮落成在廷同祝而啟天之祥實自聖心始皇上大婚及時故得聖子早今皇長子大禮

必備其儀推念真情不如早諧伉儷之為適皇上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飴弄曾孫之為樂乞今年先皇長子大禮明春後遞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上心動諭侯即日行之　冬十月乙亥上以典禮未備欲改期冊立沈一貫封還聖諭力言不可十五日己卯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暨冊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上特諭在籍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知之壬辰皇太子加冠福瑞

諸王俱冠

三十年春正月丁巳增東宮官屬己未福王暫講武英殿西廡二月丙子冊皇太子妃郭氏上引疾免賀

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有蜚語曰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寓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賡賡者更也內外官附賡者文則戎政尚書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志武則錦衣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王承恩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為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規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閒自宮門迄於衢巷皆遍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大學士朱賡得於私宅以聞請緝其人乞歸不允上大怒令廠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跡之偵校塞路購賞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或曰妖書似出清流之口將以傾沈一貫者

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忌一貫已喬應甲項應祥各回奏奸書誣人無自名理不問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豎以慰安太子語諭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正域輔臣沈鯉門生也鯉素踽踽尤負望供天啟聖聰牌於閣入則禮之時閒告密鯉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皇也一貫大不懌正域放歸待凍潞河之楊村閒問不絕一貫益側目十二月壬午給事錢夢皐直指正域併及沈鯉

御史康丕揚佐之初僑醫吳江沈令譽多貴遊丕揚巡城跡捕之捜得楚王揭華越副封及刑部主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以玉立起官士騏與正域左右之又前漢中府同知荊門胡化首渠縣訓導阮明卿撰妖書康問無據而明卿為夢皐姻故夢皐首攻正域疏中稱沈令譽郭氏之食客胡化同鄉之年友當亟訊奸黨治正域罪次輔沈鯉屢為奸人緩頰舉朝曰大變彼曰小事舉朝曰當捕彼曰可容所上揭有震動人心虧損聖德等語回互隱伏意欲何為疏入中外大駭于是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媼十三人巡捕都督陳汝忠又獲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康丕揚捕僧達觀琴士鍾澄百戸劉相等同沈令譽下詔獄考訊無所得邏校且環逼鯉邸迫脅不堪皇太子遣閣人語閣臣曰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會都察院温純上書訟之唐文獻陶望齡先後詣沈一貫為解陳矩亦力持之鯉得安王士騏于玉立以詞連落職錦衣

都督王之禎千戸王名世等首錦衣都督周嘉慶下東廠會鞫闔門搒掠嘉慶亦不承吏部尚書李戴為嘉慶外父拷掠時不忍搒視起入中堂上聞而惡之罷戴歸命錦衣嚴鞫妖書沈一貫朱賡請寛疑獄沈鯉亦上章引咎且乞歸不聽最後錦衣百戸崔德緝順天黠生皦生光并其子其篇婦趙氏陳氏鞫之生光性險賊善脅人金坐譴戍大同赦歸終不悛猶脅鄭國泰家方廷訊時丕揚等皆欲坐郭正域御史牛應元指天為誓沈裕厲聲折生光從重論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生光自誣服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刑部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禮部侍郎李廷機趙世卿告輔臣賡謂即此可以具獄賡以語一貫事得稍解三十二年夏四月乙酉提督東廠司禮太監陳矩上妖書獄移皦生光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矩素清直妖書事保全善類為多壬寅皦生光磔于市妻子戍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不甚憐

之或謂妖書出武英殿中書舍人永嘉趙士禎後士禎疾篤自言之肉碎落如礫

三十九年九月己酉皇貴妃王氏薨妃雖生皇太子失寵目眚比疾篤太子始知之亟至宮門尚閉抉鑰而入妃手太子衣而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太子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

四十年冬十月閣臣葉向高請福王之國報明年春舉行

四十一年春正月禮部請東宮開講福王就國不報四月兵部尚書王象乾復請之上曰親王之國祖制在春令踰期矣其明年春舉行五月辛未葉向高言福王之國奉旨明春舉行頃復以莊田四萬頃責撫按如田頃足而後行則之國何日聖諭明春舉行亦寧可必哉福王奏稱祖制謂祖訓有之乎會典有之乎累朝之功令有之乎王所引祖制抑何指也如援景府則自景府而前莊田並未出數千頃外獨景府踰制皇祖一時失聽至今追咎王奈何尤而效之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分為可久鄭莊愛太叔段為請大邑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臣不勝忠愛之念不得不明言之　六月己丑錦衣衛百戶王曰乾訐奏奸人孔學與皇貴妃宮中內侍姜麗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詔詛呪皇太子刊木像聖母皇上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語通政使具叅疏與曰乾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曰乾孔學皆京師無賴譸張至此此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見皇上第靜俟勿為所動動則滋擾上初覽曰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解遂不問東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深然之尋御史以他事叅曰乾下之獄踰年而挺擊之獄興（詳三案）

四十二年三月丙子福王常洵之國

四十三年二月南京御史汪有功言福府內侍李進忠

擅祭告孝陵不報　秋七月太常寺少卿史孟麟請册立皇太孫謫兩淮鹽運判官

四十四年八月壬寅皇太子出閣講學葢曠期十二年

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后賢而多病國本之論起上堅操立嫡不立長之語羣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貴妃即可爲國母舉朝皇皇及上年高后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至是崩中宮虚位數月貴妃竟不進位　上不豫右諭德張鼐上言皇上起居静攝皇太子執禮之暇時覲左右皇長孫少成之器娛樂庭除既足寛懷亦稱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背嚴父孤單惟兒孫繞膝可開眉宇雖天子不同民間而骨肉應無二理

七月時上寢疾久皇太子希得召見御史左光斗等詣方從哲請候安從哲曰上諱疾即入門左右不敢傳兵科給事中楊漣曰昔宋文潞公問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令誡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内臣知大臣在門且公當宿閣中從哲曰非故事曰潞公不詗史志聰于此何時尚問故事二十一日丙申上疾大漸召輔臣方從哲等入弘德殿尋出日巳旰皇太子尚徬徨寢門外不得入漣光斗遣人語東宮内侍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太子當力請入侍以備非常即夜毋輕出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即日上崩遺命封貴妃鄭氏爲皇后

泰昌元年即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光宗既踐祚遵遺命封皇貴妃命禮部查例行尚書孫如游爭之曰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詔於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

史冊傳之後禩將為盛代典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中庸稱達孝為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為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為孝臣不敢奉命從之

谷應泰曰光宗本恭妃所產神皇之元子也恭妃無寵擅寵者鄭貴妃耳乃自萬歷十四年輔臣申時行以建儲為請至二十九年而儲位始定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命若斯之難也語云貴夫人愛孺子又云母愛者子抱其時枯菀之勢既形金玦之寒斯劇羽翼孝愚者少樹功舒王者多而青宮一席尚忍言哉乃首以爭國本獲譴者禮垣羅大紘中書黃正賓也又給事李獻可尚書李長春輩或杖或戍一鳴輒斥甚至九臣面詰政府十四官同時降削而神宗動加激擾之名冀箝天下之口不特不欲建儲也因儲禮之不舉而婚冠愆期曠不豫教其後乃令三王並封又欲二王並講女戎伏妖蓋若是其忍乎夫易稱長子主器記美一人

元良重光重潤自古榮之而神宗乃以正天倫之語為不入耳之言深相怨毒酷罰示威則有物以蔽之也究之前星之耀漸朗摘瓜之謀不行論者以諸臣靜聽則蚤且觀成予則以諸臣力爭故久而克定也方鄭妃盛年神宗固嘗許以立愛矣而言者紛紜格不得發始則譴諍臣以快宮闈終亦未必不援朝論以謝嬖倖始則欲以神器之重酬晏私之愛究亦不能以房闥之昵廢天下之公如是則王家屏之封還御批李騰芳之上書執政斷當以口舌爭之者也已而妖書反間詛呪橫行緹校勾攝紛然四出與漢治巫蠱何異嗚呼王之禎猶江充也四明猶公孫賀也即不株累東宮而含沙射人寧有幸乎幸生光誣服得弛羅織設事更蔓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都人士寧得安枕卧耶比太子既建而禁不出閣者又十二年至史孟麟請冊皇太孫猶加降謫焉蓋神宗怒未息已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王　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六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三案

神宗萬歷四十三年五月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備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呶呶稱喫齋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者乙卯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强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憤于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寃從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紿曰爾無憑據如何進爾拿槓子一條來便可當作寃狀等語差日夜氣忿失志顛狂遂于五

月初四日手拿棗木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其年壯力强非風顛人初招告狀著死撞進復招打死罷臣問實招與飯不招當餓死即置飯差前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麾吏書令去止留二役扶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你先衝一遭撞著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阻我我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小爺福大又招有柏木棍琉璃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啖

之以飲食始欲默欲語中多疑似願皇上縛兇犯于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立見矣辛酉戸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爲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姑試之於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驍桀用其死力於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為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匿於何所變豈無因釁甚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凶人於朝市以謝天下疏中有姦戚二字上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爲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顛始末諸臣據為口實以風顛二字定為鐵案矣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楨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

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内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龎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龎保處送炭龎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宮中撞一個打一個打小爺喫也有着也有劉成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為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

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龎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張差持挺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討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宮闈百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疏留中閣臣促之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奉襄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

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風顛奸徒張差持挺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驚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已傳内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連日覽卿等所奏姦宄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戚知州同文以上壬中上再諭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語多涉戚臣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復奏陸大受疏内雖有身犯姦晚克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之果

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内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龎保劉成立送法司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

護稍有疎虞即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舉一惟熒惑聖聽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遁或陰斃張差使口滅則疑復生疑將成實事惟有審處以消後禍不報癸酉駕幸慈寧宮召見百官從御史劉光復請也輔臣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先後至内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時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俯石闌百官復至御前叩頭上連呼曰前來羣臣稍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練袍皇太

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癲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禎所問招情止將本内有名人犯張差龎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御史劉光復跪於班後大言曰皇上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其意固將順也上不甚悉詰問是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猶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仍申前說上色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應者遂令中涓縛之挺杖交下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候旨方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解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已至

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内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上因謂羣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又述東宮言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上屢顧閽者令續到官皆放進無阻以故後來者踵趾相錯班行稍右與

帝座遠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問曰爾等俱見否衆俯伏謝乃命諸臣同出甲戌決張差于市乙亥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于文華門前鞫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語俱轉展不招方審問東宫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宫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癲誤入宫闈打倒内寺罪所不赦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宫反覆察詳保成身係内官雖欲謀害本宫於保成何益此必保成素曾凌虐於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宫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舉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况姓名不同當以讐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本宫陰隲亦全矣六月戊子刑部審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從律論應流李自强李萬倉應笞從之尋斃龐保劉成于内庭王之寀為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所糾部處閑住中旨特黜為民補何士晉於外著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部侍郎張問達俸既而釋光復于獄

熹宗天啟元年閏二月御史魏光緒上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先皇帝以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瓜抱空蔓奸人構煽每思為所欲為海内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輙以東林淮上為阱驅除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張差挺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即撲滅而招據黄花山團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内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栢木棍之凶器打死小爺之逆詞洞心駴目此時稍有人心謂宜請劍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宫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揑風癲以為張本司官望風承旨曲意偏護改黨内為敎内都頭為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首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獨死竟付之不問也主事王之寀懼為赤族之誅明言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己巧借察典追奪誥命主事李俸聲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

疏告變張廷卒以憂死而大受又以大計黜去嗟嗟逆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借風癲漏獄詞者有罪抒公憤捐身命者何罪是非不兩立之寀非則張差是矣之寀當罪則張差當賞矣况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先帝請下法司者先帝皇祖曾不以先帝之請為非而為之決張差殲奸監凡十年不御之朝堂一旦召見羣臣面行撫慰然則皇祖之於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風癲二字無所歸著故寧寬賊徒而罪之寀耳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建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蹤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皇上立賜擢用以為忘身殉國之勸若傍撓有人終從禁錮亦須明白此案於天地間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巖穴無恨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日業已棄擲而今日乃欲以腐鼠嚇之乎嗟嗟之寀本無罪而諸臣强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臣强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則為今之臣必當何如而後可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質之上可其奏

二年二月刑部主事王之寀上言乙卯之變先帝安危在於呼吸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忌憚遂欲睥睨神器化家為國國泰雖死法應開棺斲尸僇其族赭其宫以為人臣大逆不道之戒總之用藥之方即通問之術通問之術即梃擊之謀向使張差事發窮究根株今日之盧受崔文昇敢復爾哉長安公論有曰風癲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牒牒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藥惨於差之棍是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亂賊接踵而皇上孤立於朝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風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風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頌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癲後寬奸究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

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指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敎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敎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敎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有人心者以堂官對衆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疏入上不問

五月御史馬逢皐給事中張鵬雲交章劾劉廷元吏部尚書張問達覆奏廷元倡論保奸降調

五年春正月御史楊維垣劾張差一案王之寀倖功躐蹐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又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閒以理喻未聞以勢激也投鼠者既不忌器則騎虎者豈復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是先帝之危不危於張差之一挺而危於之寀之一激也即碎之寀之骨豈足贖哉疏入削之寀籍　五月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挺擊始末疏入起用王之寀逮訊追贓之寀竟以重譴死

夏允彝曰挺擊之事王之寀所詢張差其言甚悉刑部各司官會鞫時亦多相合於是舉朝喧然以為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於上上命自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辨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上亦掩泣為斃二璫以解而攻東林者言上於貴妃盛時曾許以立愛晚而媿言之不符也因勸貴妃廣修佛事且助其費上發銀十萬建祠二璫以為磚瓦甚多不若置窑自造利甚奢居民多鬻薪於璫者張

差賣田貿薪亦往市於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土人於璫璫復嚴責差差以產破薪焚訟又不勝憤憤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事亦不可知然東宮雖侍衛蕭條何至使外人闌入乎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若必誅外戚廢親藩度能得之於神宗乎從古有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何者光宗固

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乃彼劉廷元韓浚輩必斥逐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與

神宗萬歴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踐祚先是七月光宗遵遺命封皇貴妃鄭氏為皇后命禮部查例鄭貴妃進美女四人乙卯上不豫名醫官陳璽等胗視丁巳上力疾御門視事聖容頓減巳未内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牀褥間辛酉上不視朝輔臣方從哲等赴宫門候安有數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頭目眩暈身體罷軟不能動履之旨乙丑鄭養性請收還皇貴妃封后成命允之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非方之故給事中楊漣上言賊臣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毁之餘一日萬幾於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然則流言藉藉所謂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之奸冀掩外庭攻摘也

如文昇者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齏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丁卯傳錦衣官宣兵科楊漣并召輔臣方從哲劉一璟韓爌英國公張維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黄嘉善黄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御史顧慥等時廷臣疑上且杖漣既入上目視漣久之各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辛未再召見羣臣於乾清宫上御東煖閣倚榻憑几皇長子侍立上命諸臣前連諭曰朕見卿等甚喜從哲等請皇長子移宫上曰令他别處去不得請慎醫藥上曰十餘日不進矣久之又諭冊封李選侍諸臣退二十九日甲戌上再召諸臣等於乾清宫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以冊儲原吉期宜改近丞竣吉典以慰聖懷上因顧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

則自指曰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趣和藥進上飲湯輒喘藥進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宫門外候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訊之可灼具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亟問復

何狀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内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矣時九月乙亥朔也中外藉藉以李可灼悞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症幾何不速之逝乎然醫有不精猶可藉口臣獨恨其膽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荐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善而荐之不可言也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蠭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往歲張差之變操梃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祇以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寸斬文昇以謝九廟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國憲而

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復置不問奸人得志何所憚而不為也從哲擬旨下司禮監於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

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劾奏輔臣方從哲言鄭貴妃包藏禍心先帝隱忍而不敢言封后之舉滿朝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是猶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以因緣近侍之故欺抗先聖母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李進忠

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封妃不得佔居乾清是視登極為兒戲而天子不如宮嬪也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廷臣交章言之從哲何心必加曲庇律之趙盾許世子何辭弑君之罪無君當誅者三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請究醫藥奸黨

熹宗天啟元年春正月御史焦源溥請誅崔文昇

十月丁卯御史傅宗龍馬逢皐李希孔交章請誅崔文昇

二年夏四月光禄少卿高攀龍上言崔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死況至尊乎陛下不即誅僇僅止斥逐今文昇復潛任京師意欲何為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主謀受鄭氏人不可掩也文昇素為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拷訊其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不聽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皇考賓天雖係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太醫院官呈方簡明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支辯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實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可忍乎臣謂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藥兩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為后者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祖英明不聞有楚歌楚舞唏噓之態即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徼幸而突傳此旨觀禮部疏云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

立皇后貽社稷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一也又有議上尊謚稱恭皇帝夫宋之恭端將亡哀王晉王降宋隋主降唐周主降宋俱為恭帝皇祖四十八年平倭平播平寧夏豈無他懿美可稱而比降王遺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詛咒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二也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事即劉遜李進忠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者以為從哲實教之從哲即未肯承然以顧

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任婦寺之縱橫忍沖主之杌桯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反覺勇往直前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其拳援也毋畏忌諱忌諱其布置也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赦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即以重典治臣亦所甘受矣

奉旨會議具奏左都御史鄒元標上言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恃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舟過南中諸士縉爭言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无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聞諸臣曰說到先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

人之疑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催戰將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方盡致淪沒試問誰秉國鈞而使先帝震驚使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羣陰密布臣投林一世恥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陛下隆禮舊輔未必能毅然立斷諸輔

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政所以益之也臣讀學士公鼒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為小人不言東宮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録真史筆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臣不知忌諱為先帝討為陛下萬壽無疆討為天下萬世君臣討為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討疏入方從哲上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時九卿科道會奏久延給事中魏大中速之曰禮臣孫慎行痛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皇上命諸臣據實回報何以迄今未奏也蓋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心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梃不中而圖所以中者百端至藏酖毒於女謁侯元精耗損憊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先帝彌留而不起矣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先帝之賊也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

賊者誰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賜奬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為委之於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之賢良數十日深山窮谷所謳吟之堯舜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闖入慈慶非張差之意固鄭國泰之意也投劑益疾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者何以不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意而從哲已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叅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之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時先後彈者主事王之宷劉宗周給事中周

布令彭汝南傅櫆御史吳甡薛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溫臯謨江日彩張慎言會議駁正者尚書王紀汪應蛟王永光侍郎楊東明陳大道李宗延張經世陳邦瞻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于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昶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太常少卿高攀龍給事中劉弘化霍守典御史蔣允儀劉薇李玄等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畧曰禮臣孫慎行首論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皇考宣名於乾清宮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宣臣等進宮內跪御榻前諭臣等輔皇上為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何在可灼至視疾進紅丸少頃又進一丸至中間聖體服藥後微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末臣等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視皇考之疾急遽倉皇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忍輕言但以我皇考之身可灼輕進嘗試從哲未能力止九卿與輔臣并候於宮門內亦未能力止諸臣均有罪焉至於可灼之處分中外共痛之憾之乃臺臣王安舜上疏力爭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輕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於辨疏後自請削奪以釋中外之疑臣等謂應如輔臣之請為法任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至於選侍欲垂簾聽政吏部九卿公疏請移宮科道專疏請移宮皇上允其奏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不毅然為諸臣倡也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乾清何地令其竊靈威福又將如我皇上登極還宮何哉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醫者也一旦以紅丸進希圖非望之福而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勅行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當皇考哀感傷寒之時進大黃涼藥可灼輕進紅丸不加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速文昇於法司從重究擬以三尺除二惡肅綱紀而洩公憤庶中外之心可以釋輔臣

之心可以明議上李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是時與從哲合者刑部尚書黃克纘詹事公鼐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十月李可灼遣戍

五年四月免李可灼戍　十一月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倡不嘗藥之説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并侵及葉向高張問達命宣付史館

懷宗崇禎元年三月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初魏忠賢擅權復以文昇督漕運至是敗

谷應泰曰光宗方諒闇鞫凶哀勞毀瘁而宮中巧相蠱惑更進女尤於是罷免常朝輭脚致疾一月之內玉几再憑梓宮兩哭嗚呼斯亦皇家之不幸也考其時提督御藥房橫加攻泄者內侍崔文昇也洎乎疾漸彌留氣息纔屬而玉椀初調金甌不御者李可灼也然而光宗之疾無文昇或猶可以倖生而郄可灼亦難免於必死者蓋文昇之調護在初而可灼之救援已劇也善乎吳甡之言曰文昇故用泄藥可灼誤進紅丸故以藥之補泄相較則大黃之尅過於紅鉛而以事之早晚相衡則文昇之辜浮於可灼此時為政府者宜援憲宗栁泌之事純皇李孜省之獄論坐文昇薄譴可灼伸嗣主之呼號慰域中之哀痛則其法平矣而奈何文昇保全可灼蒙賚掩罪為功一至此乎夫庸醫殺人律應永錮拙工誤治俗奮老拳何嘗疑其别有主使內叢酖毒而情有所激法不得貸獨奈何宮車晚出銀幣蚤膺崇德報功義於胡有執筆者不學無術甚愚鮮量矣宜諸臣之起而攻之也夫諸臣以攀髯之忠矢批鱗之奏小雅傷時幾於誹怨嬰兒哭母失其常聲過於騷激無足怪者至若以文昇可灼之不慎而即比之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煮餅則深文周內不無傷於好盡矣語云吾黨兩分其過可也

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乙卯上不豫傳諭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先帝旨委托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其封為皇貴妃欽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乙丑主事孫朝肅徐世儀御史鄭宗周上書輔臣方從哲請冊立皇太子且移居慈慶宮庚午上召閣部九卿至榻前諭曰選侍數產不育止存一女隨傳皇長子出見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撫育傳皇五子出見辛未上召諸臣於乾清宮又諭速封選侍禮

臣孫如游奏臣部前奉聖諭上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謚加封郭元妃王才人為皇后皆未告竣宜俟四大禮舉行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功則選侍之封惟恐不早即從該監之請未為不可上命如前期甲戌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語未既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呫呫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九月乙亥朔上崩給事中楊漣語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托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安危疑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為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閹豎挺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意欲何為閹者郤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為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羣臣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喝諸

臣曰汝輩挾之何往漣叱之共擁皇長子登輿至文華殿皇長子西向坐羣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漣語中官曰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諸臣有議即日正位者今中官再傳不允眾皆朝服待命少卿徐

養量御史左光斗晤漣不宜阻今日即位漣恐語錦衣帥駱思恭嚴緹騎內外防護丙子尚書周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宮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即貴妃之請許於先皇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奉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上諭移宮已有吉冊封事既云尊卑難稱著禮部再議給事中暴謙貞抄參曰大寶將登上有百靈呵護下有羣工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為且聞選侍非忠誠愛國者萬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

則滋蔓難圖慎終慮始事屬可已抄出寢之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皇長子同宮王安忿然宣言且逮楊左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李娘娘怒甚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漣叱曰誤矣幸遇我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移宮異日封號自在且皇長子年長矣若屬得無懼乎進忠默然去科道惠世揚張潑從東宮門來駭傳今日選侍垂簾逮光斗漣曰無之

己卯選侍尚無移宮意楊漣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謂選侍外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欲先撥別宮而還之然後奉駕還宮蓋祖宗之宗社為重宮幃之恩寵為輕此臣等之私願也今登極已在明日矣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禮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為名病體之所以沉錮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安得不為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以負先帝憑几輔

殿下之託亦在今日疏上漣復往趨方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漣曰天子無復反東宮禮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内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怒曰國家事大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聲徹大内皇長子使人諭漣出命司禮監按盜藏諸侍收李進忠劉遜等選侍移居仁壽殿己亥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至德曰孝先帝命諸臣輔皇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先帝之於鄭貴妃三十餘年天下側目之隙但以篤念皇祖渙然冰釋何不輔皇上取法而乃作法於涼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夙有舊恨此亦婦人女子之常態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產有幼女歔欷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伏願閣下委曲調護令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慮意外辛丑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自當存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是於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何方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正劉遜李進忠法其餘槩從寬政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疏入上傳諭内閣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劉遜等命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選侍於噦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御可傳示遵行輔臣方從哲讀諭驚愕具揭封進言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庭上再諭發抄南京御史王允臣糾從哲曰陛下移宮後發一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輙自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

十月丁卯噦鸞宮災上諭選侍皇妹俱無恙

十一月丁亥給事中周朝瑞以賈繼春之揭謂其喜樹

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主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選侍以安之即移宫原是正理豈必移時驅逐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於解怨平爭者繼春又揭職非操戈乃止戈也聖德無損為臣子者

同心為國有何不解之怨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之費詞乎　刑部尚書黄克纘執奏鄭穏山劉尚禮姜昇劉遜四人罪名當從末減不允克纘執奏如初因言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迹似涉於忘父之過必委曲周旋使渾然無跡方為大孝因力求罷　十二月乙卯都給事楊漣疏曰前選侍移宫一事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今不一昭明將以今日之疑端成他時之實事臣蒙先帝名見目擊當日情形敢不一語憶先帝憑几之言間及選侍而再四叮嚀則曰輔皇上要緊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夫君臣正相引痛之時忍於要挾求封一旦事權在握豈僅僅虛名足稱其意此八月二十九日事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急召諸臣而龍馭上賓矣此時主君為重宜急於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宫門内使乃有持挺不容入者臣冒犯忿詈與爭此初一日卯刻入宫事也諸臣哭臨畢請

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不敢當者三諸臣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呼嵩叩頭禮已而大小臣工共祈皇上即日登極上傳諭卜期而諸臣皇皇深以未登極為危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在旁窺伺誰為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事也爾時諸臣議皇上宜歸何宫臣思選侍推挽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結交之貴寵乃云從來沖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

不得如不可託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而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事也御極卜期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請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請蓋因皇上一正九五斷無避宮而又不可同居至初五日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位叅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嬪自有定分即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假令登極之後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天子居青宮非理歸乾清不得尚得朝廷尊而體統正乎此初五日午刻

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事也至本日移宮臣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淨先帝之社稷付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忽有蜚語有倡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治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夙夜憂時之士悞收為一時感慨嘆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璫此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乘間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只在法司得其平耳於選侍恩禮何與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帝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

此為愉快耶況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妹無恙之旨方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帝之唏歔海涵天蓋盡仁無已伏乞皇上採臣戇言更於皇弟皇妹時勤召見諭安不妨曲及李選侍者酌加恩數遵愛先帝之子女當亦聖母所共喜者疏上下旨褒諭又特諭廷臣曰朕冲齡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

不得不再伸諭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後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來牽朕衣御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禮監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梓宮於仁壽殿選侍差人傳朕

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飲食衣服皆皇祖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毆崩聖母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尊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以仰體朕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時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上言皇上嗣位以來宮禁肅清乃以形跡影響之疑互相紛辨致壓聖懷伏讀聖諭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景象悽惋危衷宛然在目諸臣從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為多事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恐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也御史王業浩上言先帝毓德青宮止孝止慈何以一女子之微致生枝節如聖諭派與照管并毆崩聖母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先帝御家之盛德不

無少損且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普天率土俱有同仇之義而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日之肅清既未得為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為仁之至外廷臣工比肩事主至今目之曰安社稷安選侍臣恐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奏留中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臣不過發明移宮始末使了然在人耳目而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之苦心反為夸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

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呼嵩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捧皇上左右手者張維賢劉一燝也臣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慙畢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豈可貪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清肅社稷有何楻杌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三也臣引分自思俯全臣節惟有決去一著而已臣蹇窮骯髒之人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真覺俯仰皆寬即不幸先犬馬塡溝壑持此二字以報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臣亦可瞑目安寢矣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又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

熹宗天啟元年春二月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旨切責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祇因痛切先帝急欲劾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

曲為保全而小臣之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揭回話上以其疏中無雉經入井二語著再回話夏四月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云繼春席藁待罪懇請優容仍下旨切責落職永不叙用四年夏四月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遺命封李選侍為妃下旨切責先是光宗青宮舊監王安強直不阿選侍魏忠賢既矯殺之乃盡反其所為會楊漣上疏發忠賢二十四罪忠賢益憤六月遂矯上命復議封選侍禮臣林克俞奏止之不聽竟封李氏為康妃　十二月召還御史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夏允彝曰庚申一月之內連遭大喪中外洶洶楊漣率衆排闥見東宮即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自待左光斗遽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持論自正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差亦過當楊左即拉閣臣揭請即日移宮選侍頗覺皇遽御史賈繼春遂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盡言

其非然宮之應移自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為功他人亦何可訐之為罪也楊與賈互相譏諷賈以楊必將與大璫共受封拜譏之楊遂掛冠歸中旨切責賈賈倉皇自辨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言至平且確乃賈終黜為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冤彌甚即賈亦心憐之總之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

調停卒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大謬乎

五年夏四月給事中霍維華上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畧曰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臣謂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移宮者所以重選侍之罪而張擁戴之功神祖冊立東宮稍遲諸臣羣起而爭之然篤愛震器始終不渝偶果如奸邪所稱廢立巫蠱之謀則九閽邃密乃藉一風癲之張差有是理乎非神祖

先帝慈孝無間王之寀陸大受同惡相濟開釁骨月矣神祖升遐先帝哀毀遽發夙疾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豈臣子所忍言孫慎行借題紅丸誣先帝為受鴆加從哲以弑逆鄒元標鍾羽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壞生平伏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典成起乙卯止辛酉魏忠賢矯宸翰并之

懐宗崇禎元年五月侍講倪元璐上言主梃擊者力護

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幾而魏忠賢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而已假閹豎之權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

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托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為例當毀三臣謂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則非至三案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爭三案諸臣品原三等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曄等不足問矣最上如黄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為異本末炳然然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數人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者雖非盡有執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日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斧鑕先懸姜逢元閣筆一嘆朝聞夕逐楊世英吳士元余煌等備極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有刪其已甚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決不下一不道無將等字以傳會爰書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若復彈章一加萬節俱喪此臣之所謂累也願勅部立將要典鋟毀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謡新騰選佛之說毋形奏牘則廓然蕩平上從之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奢安

熹宗天啟元年九月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叛奢氏猓玀種也洪武中歸附命為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至奢崇周無子奢崇明以族人得立崇明性陰鷙佯為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漸狎之子奢寅有逆志負進倮招納亡命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樊虎以兵至重慶四川巡撫徐可求點核汰其老弱餱餉復弗繼龍等遂鼓衆反龍走馬舞槊直刺可求可求死遂一擁而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兵黃守魁王守忠參將萬金王登爵等皆死之原任鞏昌同知董盡倫聞變帥衆入城殺賊遇伏死募兵科臣明時舉臺臣李達通判王天運俱負傷踰墻遁時土兵數千列江岸城內砲震城外應之賊遂據重慶分兵一扼夔州水口一踞綦江遵義一踞瀘州一截川西棧道全蜀震動　奢崇明陷遵義時遵義道臣李仙品參將萬金督兵援遼俱赴重慶城中守備空虛奢崇明同其子寅帥衆奄至遵義署府通判袁任先期委城遁賊乘勢焚刼納溪瀘州江安等城興文永川長寧榮昌隆昌璧山皆空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悉力捍禦破走之陷興文知縣張振徳不屈率妻子赴火死　石砫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為宣撫司良玉兄秦邦屏邦翰援遼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藺賊厚遺秦氏求其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侄秦翼明等捲甲疾趨潛度重慶營于南坪關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焼其船以阻賊汛舟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多張旗幟護守忠州等地方以為犄角之勢移文夔州設兵防瞿塘為上下

聲援十月賊逼成都時瀘叙諸郡邑瓦解木椑龍泉諸隘口俱失賊乘勢向成都指揮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鎧帥衆拒之邦太先至資陽遇賊不戰降冉世洪等至九泉賊駐兵山上據高臨下衆寡不敵我兵陷陣世洪安世英俱死之張鎧走免賊兵進薄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城内僅有鎮遠營七百人調到松潘茂州龍安兵一千五百餘人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登陴而守初燮元方以輯瑞就道蜀王出國門與百姓遮留之燮元慷慨自誓賊薄城燮元使土司坤汝常乘賊指揮常恭等火砲助之賊稍卻斬賊先鋒一人次日賊數千人障革裹竹牌進矢石不得近燮元命架七星砲火箭火磚衝擊之殺數百人至暮賊擁鈎梯數千攀城欲上燮元戒士卒第放砲礌石亡譁遲明賊積屍陵城下時冬濠水涸賊帥降民持篾束薪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蓽形類行屋以避銃石伏弩仰射城中垂簾蔽矢石燮元夜縋壯士持芻塗膏殺守者縱火火舉

山隤賊大阻燮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濠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緝獲城中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陴上賊又于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等燮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將燒樓而還當是時諸道援兵相繼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復安岳縣二十八日復樂至縣與賊戰於倒流鎮石橋永清鋪俱有斬獲各路兵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潰敗去秦良玉兵三千亦至然賊兵亦日益增無退意賊圍城八十餘日歲且盡城中人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發諸人塚墓城上望見皆泣會有俘民脫歸者言賊旦夕須旱船一決勝負

二年春正月賊數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簟茀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旂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老幼婦女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駮石不可駮石者巨

木為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舟不得近變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砲擊斗中其當軛者牛驚返走乘勢縱擊敗之然城中亦力竭矣裨將劉養鯤言有諸生范祖文鄒蔚陷賊中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効用變元即遣之譚復往至則與乾象俱來變元方臥戍樓呼與飲乾象衷甲佩刀變元不之疑就榻呼同臥酣寢達旦乾象感激誓以死報許之縋而出後賊營舉動纖悉無不知者乾象之力也踰數

日又使牙將周斯盛詐降誘其來設伏待之崇明果自至甫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大譟崇明走伏起獲其從騎數人崇明跳身免乃謀遠遁變元偵知造木牌數百面投錦江順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賊夜半果逸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營走乾象等皆來歸成都圍凡百有二日而解賊渡瀘歸重慶事聞以變元為巡撫　三月羅乾象復江安四月官兵復新都初奢賊據新都繕城積粟為守計

因克安岳攻保寧聲言直取潼關人心震動安綿副使劉芬謙湖廣監軍楊述程合兵攻之兵至牛頭鎮賊以騎數千步萬人來援秦良玉譚大孝等夾擊敗之遂復新都賊退入蘭州復遵義府時有湄潭叛民王倫引賊焚掠湄潭為川貴險要都司陳一龍追至水西境降之諸軍進駐遵義時惟重慶尚為賊巢五月諸軍進逼重慶初奢崇明父子據瀘汭倚樊龍為聲援龍盤踞重慶已九閱月重慶古渝州地也三面臨江春水泛漲一望瀰漫不可渡其出入必經之要道惟佛圖關至二郎關

一路賊自通遠門城濠至二郎關連營十有七宿精兵數萬監軍副使丘志充楊述程總兵杜文煥帥兵進攻之再戰幾入其壘翌日文煥帥叅將楊克順等直抵賊營石砫宣撫官秦民屏率部兵遶出其後賊驚敗遂連復佛圖二郎二關殺賊三千餘人積屍深溝兩岸俱平乘勝進逼重慶二十七日以計擒賊首樊龍張彤何若海等十一人遂克之　六月川師復瀘州　七月遵義

復陷　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邦彥安堯臣別枝也安堯臣冐隴姓并隴地受撫得襲兄彊臣世職堯臣死妻奢社輝子安位幼邦彥挾之反時四十八馬頭與頭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萬典等蠭起和之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没於畢節叅將尹啟易等自烏撒奔回霑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彝衛亦為賊黨李賢所破賊圍普安安南雲南都司李天常帥兵四千救之賊將羅應奎偽降誘至疊水鋪伏發全軍皆没於是交水曲靖武定尋甸嵩明之間騷然苦兵矣賊分遣王倫石勝俸下窺安襲偏橋以斷我軍倫等楊應龍餘孽也洪邊土司宋萬化糾苗仲九股據龍里邦彥自統蜀賊苗仲數萬進圍貴州自二月初九日薄城下造雲梯梸滚廂築墩臺百計攻城撫臣李橒按臣史永安悉力御之賊沿山紮營四面伏路把截以斷城中出入盡掘環城墳墓殺掠甚慘置木柵壘戶墻烏雀不能飛渡鎮將張彥芳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不得進　貴州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與賊戰於江門白杵營死之　安邦彥破烏撒衛指揮管良相死之先是水西未叛良相語李橒曰奢氏反安必繼之黔中無兵餉猝然有變計將安出宜招兵萬人積二年穀用許成名將之以觀其變橒以力不能止後良相以祖母病乞假去泣而曰烏撒孤城且與安敖良相仇水西有難禍必首及良相隻身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圖長策保此一方橒亦泣良相去甫一月而難起烏撒首被賊破良相自縊死　巡按都御史王三善進兵平越時平越所陳兵止萬餘人副總兵徐時逢叅將范仲仁不相能仲仁先進遇賊於瓮城河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敗諸將馬一龍白自強等殲焉各處聲援俱絕貴陽圍益困城東隅有山岡與城齊賊踞其上作廂樓官兵設計燒之火三晝夜不絕城中糧久乏將士病不能戰巡按史永安上疏詆王三善大聲疾呼十一月三善大會將士議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至吾輩死法死敵等死耳尚何俟耶命道臣何天

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人從都勻進為左部三善自將二萬與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十二月抵新添啣枚疾走二日進母猪洞三日次新安是夜賊報至營中驚擾議退兵三善曰退即虀粉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四日命劉超為前部抵龍頭營三善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衆股栗欲止三善曰前驅當賊必無退者吾當為後勁遂策馬而前未一里劉超捷音至超兵遇先却超下馬斬二人持刀斷賊一標賊首阿成驍勇善戰超與部兵張良儁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適大兵至大呼齊進奪龍里賊衆復大集大戰却之五日住龍里城衆議去省會不遠賊必重兵堵截宜少休息三善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六日遂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亦知新撫自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紿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遂遁去賊相率退屯龍洞我師奪高寨七里冲乘勝進兵畢節鋪賊步騎如雲孫

元謨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兵如墻而進賊大敗其渠安邦俊被銃死棄輜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會城撫臣李標按臣史永安學臣劉玄錫死守者幾十月旦夕城且陷忽見賊兵奔潰如蟻喊聲雷震俄頃五騎衝鋒至城下云新撫至矣軍民大悅慶更生是時三善同將卒披氈單騎冐矢石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標等迎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帥也不可即安遂營於南門外坡上大雪次日移營宅溪賊聞遠遁陸廣河外三善遣使諭奢社輝母子縛安邦彥降不報越數日左右兩部兵至又十日而楚粵蜀之兵亦至三善怒其後期且憂乏食欲謝遣之將校皆曰數千里赴援不可却也三善念衆多倉儲空虛欲因糧於敵又諸軍視賊過易十二月三十日前鋒楊明楷率兵渡河札營三十里外一軍屯陸廣向大方奢社輝一屯鴨池向安邦彥巢穴

三年春正月賊復糾藺賊與雲南安効良等帥衆數萬

并力攻陸廣楊明楷奮勇接戰蒙兵先潰衆遂亂溺水死者數千明楷陷賊中賊乘勝赴鴨池我兵退屯威清三善收兵入城土司苗仲見我軍不利復肆劫掠自龍里至瓮城屍横四十餘里

夏四月川師復遵義時賊首尤朝柄楊維新鄭應顯據遵義副將秦衍祚侯良柱督兵二千攻之誘戰於九接灘以銃斃其渠挾賽復追敗賊於南城外羅鋼渡遂克之

賊安鑾帥妻子部衆降安鑾為奢寅右臂監軍道趙邦清密遣賊黨了相喻文富招之鑾心動顧以妾石氏子安在嵩在符國楨營未敢發十四日官兵抵羅付大河口擊奢寅敗之鑾見寅敗乃密約副總兵侯良柱助兵挾取妻子良柱分遣羅安良進陶公灘以牽賊自帥親兵七百人同鑾部兵夜經三寨抵賊巢銃砲震天賊倉卒不知我兵多少符國楨先走鑾率妻子及部兵數千自拔來歸

川師復永寧先是川撫朱燮元會衆議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於是列營納谿陽為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首攻麻唐坎觀音庵青山崖天蓬洞等處乘霧奪險而入與石砫兵會進攻永寧遇賊於土地坎奢寅親率兵搏戰我兵奮勇擊敗之追至老君營涼傘鋪盡燒賊營寅身被二鎗樊虎亦創死復敗賊於横山八甲青崗坪等處直抵城下一鼓拔之生擒周邦泰等降賊二萬踰城溺水死者無計奢崇明父子列營江岸上官兵隔水而壘降者日至賊復遁

安邦彥知我兵潰肩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欲犯貴州使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巖斷我糧道宋萬化督洪邊兵苗仲為左翼吳楚漢結八姑蕩平八莊苗仲為右翼自統水西兵約共犯會城王三善遣遊擊祁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兵下龍里一鼓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何中尉敗逃深箐龍里路通遣參將王建中劉志敏宋廸屈朝先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餘級王元佐等兵繼進焚賊寨四十八莊李阿二中神鎗逃歸水西定番路

通謀報賊方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進犯會城三善夜遣王建中祁繼祖等兵一萬五千進勦八姑蕩焚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無算焚其積聚數萬賊糧絶謀遂寢宋萬化遣人詐降覘動静三善佯許之而調監軍楊世賞督劉志敏祁繼祖等捲甲赴之賊倉皇出戰遂被擒并其妻子及偽軍師劉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邦彥倚之至是奪氣四路既通秦民屏兵至平越復還守龍里諸苗叛者相繼降三善給黄旗使各竪寨中邦彥望見之不敢復出但於鴨池陸廣諸要路掘坑塹修補水西屯兵為自守計　五月川兵發永寧進追奢崇明連克紅崖天台二寨賊數千人迎降遂安撫紅潦四十八砦時總兵盧世卿擒偽御史汪澤遠偽叅謀文道南副將秦翼明擒偽監軍夏奇雲偽給事中孔聞過等并偽印十餘鎧仗如山又獲安兵田進忠云奢賊計窮將美女黄金降水西借兵安邦彥遣兵十六七營已過河到獅子山目把曾仲英領兵六營尚駐赤水

河謀分兵一由鎮雄兵三營乘永寧之後一由普安入新寨攻永寧之前十三日羅乾象督兵破藺州焚其九鳳樓掃其巢奢賊狼狽走　雲南六佐縣營長安應龍合霑益賊首補鮓為亂圍羅平廵撫閔洪學攻羅平克之移兵覆其巢俘其妻子應龍逃普安復入烏撒已安効良乞降責其縛補鮓應龍以誘之効良縛應龍以獻　水西藺賊合兵窺遵永時藺賊奢崇明奢寅戰屢敗窮蹙投水西安邦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寧官兵合長納兩路敗之於芝麻塘賊遁入青山　六月貴州總兵魯欽等三路進兵直入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紅崖者天台水脚婁石牛酸草等七囤素稱天險官兵未有至者總兵張彥芳擊賊於羊耳亦敗之追至鴨池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十餘七月大兵戰勝深入大壩洪紅烏岡賊所借烏芸等部苗望風奔潰三善按轡直入大方降者千計救出田景猷劉志敏楊明楷等奢社輝安位焚大方老巢竄火灼堡安邦彥

逃入織金　川兵入龍場陣獲奢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蔡金貴李廷王承恩張尚極等　安位母子遣漢把劉光祚赴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授賊黨袁紹等狀令擒奢寅父子自贖遣之回巢紹等至省羈留未發而撫按會議亦勒限安位母子縛解安邦彥奢寅然後請旨治罪大抵三善以元凶未窮當用勦為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三善駐大方日久邦彥日夜聚兵自益令其黨陳其愚詐降其愚者目把中大猾也三善輕信之多與參贊軍務由是邦彥纖悉盡知

四年春正月王三善自大方還貴州陳其愚相繼隨行忽傳其愚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墮地三善知有變將師印付家人囑令護持先去即抽襪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其愚下馬奪其刀擁見諸苗蜂擁而至三善罵賊不屈賊割其首去副將秦民屏亦死之秦佐明祚明突圍出賊勢復張事聞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既而監軍御史傅宗龍獲陳其愚誅之其

愚狡凶多計數邦彥倚為耳目至是伏誅　秋七月總理魯欽劉超克巖頭寨破平茶乘勝深入至織金敗績

五年春雲南巡撫閔洪學復霑益水西蘭烏霑三逆合兵數萬窺霑益敗走之四川烏撒土目安効良水西賊安邦彥肺腑之親也其順逆惟水西是視水蘭相繼叛滇撫閔洪學以兵力不繼羈縻之令其擒賊自贖効良亦佯為恭順擒安應龍以獻而所遺獻功之人領文還中途被刼効良又見黔師出陸廣滇師入霑益隱然有撫背扼吭之勢水烏益成騎虎矣至是遂乘截黔之餘焰南向入滇合蘭水烏霑安南諸部三十九營直抵霑益衆十倍於我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等督率將士奮勇血戰對壘城下者五日夜屢出奇兵破走之

六年春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殺賊酋奢寅來降苗老虎隨侍奢寅有年着巴乃寅騎引馮卒李老松乃寅看茶卒與寅同居聶舌堪上寅妻在箐林山上相去二三里奢崇明居克仲堪相距三百餘里寅子阿甫年七歲一女

嫁芒部時水西約二月三路興兵一攻雲南一攻遵義奢寅專攻永寧寅素性凶淫附近彝人妻女有姿色者强奸之富於財者勒索其鏹不遂輒死以此部下多往鎮雄芒部逃生其麾下人阿引等故嘗受撫臣朱燮元金錢令圖寅與總兵李維新歃血密謀舉事寅微覺縛阿引拷掠之以利刃穿其左足一晝夜阿引至死不承乃釋之阿引因勾合苗老虎李明山等同謀適奢寅與其下痛飲酣歌登床而寢老虎佯與寅蓋絮見寅睡方鼾持刀砍其胸寅大呼李明山復助砍身死腸出明山刀折偽總兵等闌入苗老虎走直往箐中擒寅妻妻已聞變逃矣賊黨追苗老虎等甚急至一碗水遇官兵乃降　二月安邦彥率衆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總理魯欽力禦之抵暮賊兵益衆而我兵因數月無餉乘夜皆潰魯欽自刎死賊燒刼麻姑孫官堡苗仲復助逆貴州三十里之外樵蘇不行城中大震巡撫王瑊巡按傅宗龍先遣王國禎等攻河沙壩玀鬼盡俘之廣順定

沓青巖白納一帶苗蠻為之奪氣繼遣張雲鵬逆邦彥於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甚衆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道路復通　總督朱燮元以父喪歸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中調度控制五省　夏黔兵攻匀哈長田一帶諸苗黔中四面苗仲而最狡悍者無如匀哈安邦彥初叛圍龍里新添皆藉其衆至是數出没刼掠清平新添地方餉道為梗平越知府會同都司張雲鵬率兵攻擺沙大寨擺沙居寨之中距平越百餘里乘夜由間道掩襲破之賊遁入箐其中米積如山次日捜百里大山移營牛塲箐保文鸞攻甕岳等寨復攻都匀城西南仲賊八路會兵入箐各有斬獲復攻江時戶西高平養古數十寨斬首二千餘級掃蕩二百餘里

七年叅將楊明輝奉命宣諭安位令擒獻首惡為安邦彥所殺

懷宗崇禎元年秋七月詔起朱燮元仍總督貴湖雲川

廣五省軍務

二年夏六月初大方東倚播北倚藺相為犄角後播藺既平賊惟恃烏撒為援而畢節為四裔交通處先是王三善由貴陽陸廣入大方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皆玀鬼巢窟前可衝我後可包我左右可衝擊我三善卒以失地利陷天啟間燮元建議滇兵出霑益遏安効良應援而別布天生橋尋甸等以絕其走蜀兵臨畢節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而別出龍場巖後以奪其險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徑趨彥巢而陸廣鴨池擣其虛粤西出泗城分兵策應然後帥大軍由遵義鼓行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總督閔夢得繼之亦以貴州抵大方路險而賊惟恃畢節一路外通用兵宜從永寧始自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宜結營於此漸進漸逼四十里為白巖六十里為層臺又六十里為畢節畢節至大方不及六十里賊必併力來禦須以重兵扼之斷其四走之路然後遵義貴陽

尅期並進亦不果用至是燮元再涖黔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永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帥大軍駐陸廣逼大方　八月奢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四裔大長老歹費小阿烏繼阿鮓怯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犯赤水諜知之燮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等皆被創漢兵斬其首獻燮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許其歸附而位豎子不能自決其羣下復謀合潰兵拒我燮元乃大會諸將曰水西多山險叢箐篁蠻煙棘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當與諸君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使賊乏糧將自斃於是焚蒙翳剔巖穴截溪流發勁卒馳驍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賊益不能測凡百餘日所得首功萬餘級生口數萬每得嚮道輒發窖粟就食而賊饑甚劉養鯤遣其

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與約四事一貶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等驛路安位皆受命遂率土目納欵燮元為奏請詔許之乃條陳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煩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

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為折衝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儆我便七從兵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各樂其業便九上可其奏

九年朱燮元遣兵誅擺金雨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勢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以便往來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亂燮元奉命移兵討平之名聲伏誅

十年水西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欲乘其弊郡縣之燮元上書諫乃止燮元遂傳檄土目諭以威德諸部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名將吏議以為衆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為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

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悉用漢法可為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谷應泰曰天啟中奢崇明以猓玀種據重慶安邦彥以水西酋反貴州蓋苗俗叛服不常乃其天性

而兩家者又倚為唇齒時通姻婭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乃謀亂之初則奢先而安繼窮追之日則奢敗而安亡覆轍相尋合若符契小醜墜宗於人何尤焉以予觀奢崇明陰鷙有謀其子寅招納亡命一舉而全蜀震動剽銳莫當宜非邦彥所敢望也然而邦彥之師尚堪持久而崇明之衆旋即挫衂又往往降於水西投於安部者則以安之地大而力盛也奢酋竊發止蜀道一隅而安酋轉戰西通巴僰南壓滇黔又合烏霑安南諸部落綿亘長驅動搖數省此之不戢真江楚之深憂也以故恢蕩之功亦以平安為首平奢次之平奢者秦良玉之夜襲兩河杜文煥之佛圖奪壘盧元卿之紅崖積仗其功不可泯也平安者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祚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其功更不可泯也乃崇明邦彥同時陣殲奢寅淫縱內自相圖既平五洞叛猓又

開清平四衛新設亭障增置游徼者凡一千六百餘里雖漢之樓船十道西通冉駹其盛不能及也然其時發蹤指示出奇無窮多出於督臣朱燮元之方畧論者以固守成都蕩滅羣妖招降安位為燮元功不世出而不知善後撫綏分裂其地使南人不復反者皆燮元之長算也善乎燮元之疏曰今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臣咸俾世守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昔主父偃令宗室得分王子弟而藩服益削則知衆建土司而少其力者其真馭遠之良規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喻泰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　七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徐鴻儒（附王好賢　于宏志）

熹宗天啟二年夏五月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鴻儒鉅野人遷鄆城萬歷末以白蓮教惑衆黨數千人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妖狐斷尾令藏之招人入聞異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遺貲巨萬子好賢藉其資以結客有異志景州于弘志以棒箠會聚惡少年好賢與通密約鴻儒于八月望日三方同起而鴻儒以他事相激先發在卞家屯刑牲誓衆令衆至梁山泊寄家口然後起兵往圍魏家庄又二千餘人圍梁家樓據為巢去縣二十里官兵不敢前又攻鉅野縣其黨楊子雨李泰等被擒又曹州擒張世佩其身旁匿紙人數千號四大金剛亦鴻儒黨也鴻儒攻鄆城知縣余子翼逃遂據城曹濮騷動兗西道閻調羹以聞巡撫都御史趙彥總河侍

郎陳道亨巡撫都御史王一中合兵捕之其時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衆劉應選白仙台等助賊蜂起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　夏六月徐鴻儒陷鄒縣署印通判鄭一傑挈家出走進陷滕縣知縣姚之胤逃遂踞二城時括遼餉殆盡至是徵兵無餉可給止練鄉勇責有司捕治魯王捐貲保城上賜璽書褒之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賊盤踞巢穴動以數萬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千餘級砲擊死者六七百人又焚武安集賊巢近邊旁小寨俱燬之賊勢窮蹙奔梁家樓都司楊國盛與賊對壘斬首千級其東南東北之賊充塞道路官軍攻擊賊不能支復斬首二千餘級賊欲窺伺兖府官軍尾其後襲之連戰皆捷遂復鄆城鉅野　秋七月録叙山東平妖將士楊國盛廖棟等功績巡撫趙彥奏妖賊聚衆日多官兵策應日難乞暫留秋班邊軍隨營勦賊可省招募之費從之　賊攻夏鎮至彭家口掠糧船四十餘艘阻絶運河侍郎陳道亨告急上命兵部議添兵防守時沙溝營把總姚文慶等集軍壯鄉勇擒賊十一人殺五十餘人奪回漕艘淮兵又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山東一日二報捷賊奔滕縣與鄒縣賊會合攻曲阜領馬步萬餘擁至城下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極力捍禦殺賊甚衆賊不能陷旋以援至拔營而去復封官營都司楊國盛大敗遊擊張榜等皆死之營内糧草火砲器刃俱被刼賊僭稱大成興勝元年巢有十數兵十餘萬欲先取兖州次取濟南聲勢甚銳陳道亨疏請登萊兵防兖恐糧餉有失也　景州妖賊屯阜城武邑殺人祭旗聲言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官兵往捕之賊首于宏志立馬仗弓飛舞而來官兵斬之于馬下餘賊披靡四散又擒妖民田付民等于是賊衆牛朝利等退據白家屯掘深濠伐木為寨以固守　艾山賊趙大奉劉永明為王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十八宿聚黨二萬餘人合鄒滕賊共十七枝官兵攻破之獲永明臨刑猶稱寡人云　賊攻兖州先是趙彥親至

兖州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總兵楊肇基至演武場閱兵賊衆進逼城下肇基迎敵都司楊國盛廖棟分擊殺賊千餘人賊回滕縣　九月賊流刼金山口徐州震動官軍復錫山賊始懼偽都督侯五偽總兵魏七等據城乞降去其幟而鴻儒同黨高尚賓歐陽德鄧九敘許道清等三百餘人復力守官兵分攻之趙彥下令鴻儒不出即四面焚攻賊因縛鴻儒出降三道臣入城安撫軍民復滕城十月安揷鄉民共二萬七千餘人收騾馬千匹神槍八百杆大砲二百六斧九十九餘弓刀亡筭十二月獻山東俘徐鴻儒等磔于市加趙彥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屬甚衆更遲數日孰敢攖其鋒者而好賢見鴻儒敗走薊州又挈家二十餘人南走至揚州事露就擒吏科給事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筞并請存恤修復孟氏墓廟上從之命官致祭

四年八月鄒縣賊餘黨因旱災復聚于泗州數百人刦

掠兖州知府曹文衡鄒縣知縣郭人吉署泗水縣事同知張景親詣其地安撫李守己等二十餘人許為鄉里凌偪願就招撫編入保甲始安

谷應泰曰慨自周之成康刑措不用漢之文景斷獄四百海内乂安何其盛也其他致治之主非有外患則有内憂若夫火坑之寇旋即刈除飛燕之兵逾時解散此亂之小者也然而疥癬致患蜂蠆有毒兩葉不去斧柯是尋有國者可不慎乎明室數傳中外多盜憲武世神反者數起雖常命張敞于京兆遣虞詡于朝歌而沸釜游魚相隨斬馘然弄兵者疇非赤子蠶食者皆吾腹心止渴而進鴆酒救疾而吞烏喙萑苻屢殄明祚不得長矣比及熹宗東省又起鄆人徐鴻儒倡亂號白蓮教應之者深州王好賢號聞香教景州于宏志號棒棰會艾山劉永明號安民王而其餘四大金剛二十八宿莫不三方並起尅日興師猶之樊崇鼓亂而下

江新市亙有聲援張角煽妖而小方大方各推渠帥雖賊徒之故智亦奔命之深憂也然聞之孽不自生釁由人作考其時閹璫擅政必外吏撟虔苞苴在官必朘削在下俗敝則輕于為非民貧則去而為盜固然其無足怪而論者又云蓮社以梵教而惑妖狐以吹火而興經營廿年盜亦有道豈足盡信哉乃若魯藩捐貲保城趙彥盡力擒捕而廖棟破之于武安楊國棟殲之于鉅鹿夏鎮告捷運艘復通滕縣既恢鴻儒遂磔彼諸臣者雖非龔遂之平渤海亂絲徐理抑亦廣漢之治三輔枹鼓不鳴矣然而荓蜂不懲亂令亟行黃巾既叛仍行鉤黨之誅河朔初平更遣括田之使從此鴻蜚滿野萇楚無家政散民流積薪蘊火人以為潢池雲擾禍烈于懷宗予以為東陵伏莽釁叢于熹廟也後三年而餘孽聚泗州又七年而李自成起米脂明竟以亡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魏忠賢亂政

熹宗天啓元年秋八月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肅寧人也少黠慧無籍好酒善啗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顧猜狠自用喜事尚諛嘗與年少賭博不勝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萬歷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熹宗為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宴游甚得皇太孫歡心孝和王后太孫生母也忠賢夤入宮辦膳其介紹引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日譽忠賢安善視之朝初與太孫乳媼客氏私即所稱為對食者然朝以侍安又承事太孫多不暇忠賢乘間亦通焉客氏者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嫠

生子國興光宗踐阼冊太孫為東宮忠賢得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升遐東宮暫居慈慶給諫楊漣疏叅及忠賢忠賢無措泣求魏朝於王安力營救之遂與李選侍宮中李進忠為一人外廷不知也忠賢深德朝結為兄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上即位數月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於乾清宮煖閣醉詈而囂聲達御前時上已寢漏將丙夜俱跪御榻前聽上令客氏久厭朝儇薄而喜忠賢憨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自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初帝之立也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奏之帝會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客氏帝乃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安鞫問安詰責令其自新忠賢得釋客氏夤緣復入宮將甘心於安焉時安奉旨掌司禮監辭未赴王體乾即欲起攘之因忠賢以危言動客氏曰爾我比西李何如勢在騎虎無貽後悔西李者李選侍也忠賢遂嗾給事霍維華劾之又令劉朝田詔等

上疏辨寃客氏從中附和之於是矯旨革安職而以體
乾掌司禮監忠賢必欲殺安遂以劉朝提督南海子而
降安為南海淨軍勒令自裁方光宗居青宮時憂讒畏
譏幾三十年安左右勤勞靡敢怠玩光宗頗任用之安
素剛不肎頤使於李選侍劉朝李進忠皆選侍私人故
以移宮恨安至是安既死而忠賢益無所憚矣忠賢閹
文義乃取舊司禮監李永貞入備贊畫李實李明道崔
文昇各司監局探上意為奸忠賢自掌東廠客氏封奉
聖夫人　命奉聖夫人客氏如皇祖戴聖夫人例加其
子侯國興錦衣衛指揮使御史劉蘭上言皇上初登寶
位客氏保護是賴今釐降之儀肇舉關雎之慶方新恩
禮所加權勢歸之初上大婚禮成魏忠賢廕姪二人給
事中程注周之綱亦奏祖制非軍功不襲國典不當濫
予俱不聽　九月上以客氏保護聖躬命戶部擇田二
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魏忠賢侍衛有功命工部于
陵工成叙録御史王心一奏云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
香火陵工既成强入忠賢之勤勞於禮為不順於事為
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上怒責之　冬十月降吏科
給事中侯震暘於外初客氏已出宮復召入震暘奏曰
皇上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
再入不可言也中涓羣小煬竈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
李閏之奸趙嬈寵而媾曹節王甫之禍可為寒心上怒
降之時倪思蕙朱欽相馬鳴起王心一相繼疏劾皆降
謫吏部尚書周嘉謨論救不報　刑科給事中孫杰疏
糾周嘉謨劉一燝謂統均仰輔臣之權輔臣奉王安之
意中旨錯出致悞封疆嘉謨免一燝尋亦回籍
二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疏糾大學士沈㴶使
其門客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頓使聖明之
朝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包藏禍心上
慰留㴶而謫世揚於外初㴶籍内監劉榮得通於忠賢
内操之議皆自㴶導之未幾刑部尚書王紀亦劾㴶與
客魏交通彼此攻訐忠賢矯旨削紀籍　夏五月御史

周宗建上言近日朝廷處分章奏外庭嘖嘖咸謂與受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忠賢者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揣其志慮有何嘉謀又曰耳目嚬笑之暇漸與相親宮廷禮法之事漸與相近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奏入咸為宗建危之　秋八月兵科給事中朱童蒙疏糾鄒元標馮從吾醵金講學比之妖賊元標等致仕歸　冬十月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中云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疏入忤魏忠賢不下庶吉士鄭鄤復疏促之曰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圜之義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藏伏與援之奸本朝故事惟武宗及神宗末年有之權璫煬竈相顧太息無可如何矣忠賢深惡之承上觀劇摘震孟疏中傀儡登場語激怒上時太僕寺卿滿朝薦亦言之力俱謫歸

十二月命劣轉科臣霍維華孫杰優陞京堂顧秉謙魏廣微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秋八月內官張守仁等索冬衣譁於工部堂上尚書鍾羽正致仕歸　詔開內操鉦鼓之聲喧闐宮禁或云皇子生震死焉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宋師襄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等語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標萬人衷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炸傷進手上幾危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再拜投繯而絕裕妃張氏方娠膺冊封禮客氏譖於上絕飲食閉襪道中偶天雨匍匐掬簷溜數口而絕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人嘗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為上言之乃矯旨革封絕飲食成妃故鑒裕妃饑死密儲食物壁間數日不死魏客怒少解斥為宮人遷於乾西所皇后張氏素精明魏客憚之后方娠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宮人

奉御無狀隕馬又於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四年春二月加錦衣衛田爾耕太子太保以其緝捕有功也爾耕尚書田樂之孫以軍功補廕錦衣附魏忠賢遂得美擢　三月刑科傳櫆疏叅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詞引故内臣王安及中書汪文言廕魏忠賢弟姪一人錦衣百戸　五月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内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責無他委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内批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忠賢急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一月賔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

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顧於護黨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交詆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㴶交搆陷之削籍去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黜陪貳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横謀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

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己囑其私比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宫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宫四十年操心慮患所以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讐王安而實敢

於讐先帝之老僕與皇上老犬馬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僣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勑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大罪十三也因立枷之法以示威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宫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持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窑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置囹阱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於壁宫泮藻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

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傳單忽傳詰責及科臣覆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非常不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野子傅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為之投罟設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

如近日之逮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而傳應星等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於興同文之獄刋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内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宄之人識者每為寒心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盖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盖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

凡此逆跡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即或内廷奸狀敗露又賴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邪故掖廷之内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皇上而止知有忠賢宫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靈尚尊於忠賢耶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為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之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素固結忠賢附為同姓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微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厰疏先下備極温諭次日乃下連疏切責不少貸先是連疏成意欲於午朝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計繕寫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則機洩且害成也遂

循例封進故忠賢得以彌縫漣愈憤激冀補牘以伺對仗忠賢聞之阻遏上不御朝者三日至四日乃出御皇極門刀劍倍於往時侍班官僚更為嚴謹左班諸臣不許擅出奏事而諸臣公憤愈甚繼漣上疏者揔至給事陳良訓魏大中許譽卿劉茂傳櫆陳熙昌周之綱杜三英楊夢衮顧其仁胡永順朱大興陳奇瑜熊奮渭李精白孫絡沆陳維新楊維新御史袁化中周宗建劉芳劉廷佐李應昇房壯麗劉璟胡良機喻思洵林汝翥胡士

奇謝奇舉洪如鐘黃尊素梁元柱李光春張鑛翟學程劉之待周汝弼李喬崙劉其忠宋政南科道徐憲卿趙應期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等卿寺朱欽相胡世賞吏部郎中鄒維漣撫寧侯朱國弼等不下百餘疏先後申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俱不聽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已引疾杜門不與公事及見楊漣參疏忽奮擊扼腕曰國家安危誠在此舉吾備位大臣不言誰為言者即日出署合部院九卿諸大臣公疏以上凡千言指陳剴切疏入嚴旨切責道亨嘆曰此何時尚可在公卿間耶乃具疏力辭而去　屯田司郎中萬燝先授營繕司主事管寶源局疏請内監廢銅忤忠賢意至是燝復上疏曰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夫以忠賢珠玉盈笥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以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握定者其設心以為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

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矯旨杖燝於午門外羣閹至燝寓捽之而出辱毆於道燝幾危及至闕受杖忠賢命立斃之先是御史林汝翥葉向高鄉人也忠賢欲借之以傾向高會翥巡城有火者曹大傳國與扶人命劫財鬭於塗汝翥欲叅之皆願受杖免叅翥信其無他也即杖之數日後萬燝禍作忽中旨逮汝翥廷杖汝翥懼出亡羣閹疑向高匿之百餘人直入其寓辱及婦女嫚罵坐索向高奏之置不問至七月林汝翥自

詔遵化軍門獄益翥懼未受廷杖先殞命於中涓之私毆故逸出都門詔遵化撫臣獄求為代題各道潘雲翼等疏救不聽執前旨如故已而被杖創甚幾斃向高奏曰楊漣一人之言容有過激未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幾而臺省九卿復有公疏舉朝閧然即臣等亦被其指摘甚者疑其為忠賢畫策當與焦芳同傳矣臣地居密勿不敢自同於廷臣即受疑受謗情固甘之惟是皇上念忠賢則當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賢之計莫如聽其自請且歸私第遠勢避嫌以釋中外之心使天下曉然知忠賢之無他其於轉禍為福直俄頃間耳至内操一事祖宗朝所無聚數千之甲兵於宮廷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他日終屬隱憂疏上溫旨復悉數忠賢勤勞責羣臣附和　詔錦衣衛杖汪文言革為民　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初相時猶可展布自忠賢專擅同官顧秉謙魏廣微希意阿旨向高强半註籍疏三十上至是以御史林汝翥逸出羣閹圍第決意去

初廣微以己意用墨筆點縉紳一冊分差等目為邪人其人則葉向高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密達於忠賢以漸擯斥復手書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鋮等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點用至是向高去秉謙居首揆吏部謝陞起用至京見時政日非勉終一選歸且以書規廣微中旨大拂廣微之意史記事黃汝亨各有書以大義告廣微咸拒不納　八月署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博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儒孫世裕董天胤學正王永興蔣絡煃學錄聶雲翔杜士基典簿萬民懋典籍陳烈公疏劾魏忠賢上不問毅中既與璫忤四疏請告亦不許　九月左都御史高攀龍疏參貪污御史崔呈秀革職聽勘　冬十月朔有事太廟上冕而升百執事咸集大學士魏廣微不至追飲

福受胙禮且告畢踉蹌入班拜跪吏科給事魏大中劾之曰皇上升殿頒來歲之歷四方萬國誰不頫首奉行其矯命雄行獨奢安耳廣微執政重臣何以鶩馬不拜正朔也皇上於一日間行二大禮頒朔不至享廟則後至其無禮於皇上亦已甚矣廣微上疏自理且乞骸溫旨留之廣微恨大中甚御史李應昇上言閣臣魏廣微疏辨自謂罪止失儀夫行禮悞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尚可覥焉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父允貞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為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每見指摘輙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上切責之

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大學士韓爌力爭不報南星等狼狽去國　削吏部左侍郎陳于庭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籍趙南星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庭代署西臺以楊漣代署俱留中及會推冢宰連以註籍不與其所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仍以南星私人責之并責楊漣袁化中一時盡去部署皆空　降御史房可壯三級吏科許譽卿沈惟炳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各一級降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三級俱調外光前甫入署二旬因南星等後先奉旨去乃上疏曰臣若緘默不言為苟免之計是賣友也賣友之人即是欺君之人臣豈敢蹈欺君賣友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　冬十二月復逮汪文言

五年春正月起崔呈秀復為御史呈秀為高攀龍所糾乃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為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

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　罷禮部侍郎何如寵右諭德繆昌期削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籍起用阮大鋮十一人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俟汪文言逮至鞫之　削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籍工部主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鄒維漣魏大中大約誣以受熊廷弼賂以汪文言為之證　三月上視太學魏忠賢王體乾擅改儀注賜坐而大臣不得賜茶

五月上祭方澤還宮即幸西苑時日已晡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上獨與宦豎二人泛小舟蕩漾上身自刺舟一璫佐之相顧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焉上救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　詔肅寧縣建坊賜敕旌奬魏忠賢并廕其弟姪一人都督僉事　特賜璽書褒美錦衣衛都督田爾耕仍

命所司賚之羊酒建坊以示眷答至意時修舉屯政以濟軍需爾耕乃捐田上七千餘頃以佐縣官之急故下璽書美之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辭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璉鄧渼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畧曰移宮建議原為立名躐等之資整頓銓政實是偏聽招權之藉布貫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朝政請敕法司研鞫已而忠賢矯旨仍命顯純訊之於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并以求緩楊熊獄入焉初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為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賍文言蹶起曰天乎寃哉以此蠛清廉

之士有死不承　六月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官軍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呈秀引入璫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為忠賢義子閱數日即具疏劾周順昌等以逢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　秋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初獄上擬漣以移宮一案許顯純等相與謀謂不引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贓遂坐以受熊廷弼賄漣等不肯承而顯純箠楚甚酷無生理左光斗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以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耳若初鞫輒服即送法司或無死理於是靡焉承順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比時纍纍跪堦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搒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　材官蔣應陽因熊廷弼下獄代為投揭白其冤時時入監左右之魏忠賢緝獲以其所攜遼東圖畫指為妖書以獻上命寘重辟加廕忠賢以羊酒銀幣賜之　八月御史張納上書論東林書院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　副都御史楊漣卒於獄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自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裹置棺中後櫬歸無塋地置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贓　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其子學洢死之大中家徒四壁卓然以名教自持熊楊之獄大中力言宜寘重辟諫草傳布而竟誣以熊楊賄賂坐贓死方溽暑殷雷旨故遲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尸潰甚慘方被逮時其子學洢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覆巢寧有完卵耶父子俱斃無益也學洢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以救其父迨獄益危搒掠益毒度無生理欲撾登聞鼓上書自刎已而不果扶櫬歸朝夕號哭未嘗入寢室勺水不進而死　決熊廷弼於市　僉都御史左光

斗卒於獄先是楊漣疏上魏廣微惡之時有謂廣微者曰楊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也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吾為閣下足了此事矣廣微首肯遂與盟授旨於御史陳九疇發其端而旋以會推彰其事復理移宮為傷孝垂簾為阿黨定策元勲為居功及再鞫改為封疆誣以贓矯旨五日一比竟斃於獄　九月賜魏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欽賜奉聖夫人　顧大章下獄尋卒　冬

十月逮御史惠世揚夏之令於獄刑部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俱削籍中書舍人吳懷賢下獄懷賢以忠賢傾陷忠良目擊不平時閱邸報見楊漣有二十四罪疏擊節稱快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適工部吳昌期以劾忠賢還籍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為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辭多激烈凡對客及貽書親朋輙寓感憤義形於色同官傅應星入告忠賢即逮之下獄拷死籍其家妻程氏以驚死　十一月以崔呈秀為工部右侍郎歲加魏忠賢祿米一千二百石為殿工也呈秀初倚許東奐通忠賢至是殿工興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授黨人姓名如天鑒等錄忠賢奉為聖書一時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各獻訣入告而追贓嚴比等旨俱自顧秉謙出之天鑒錄首列東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

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惟炳熊奮渭侯恪等又列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珍劉廷元等同志錄者首列詞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忠易應昌張潑等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弘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烺張光前孫必顯汪如亨等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

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上皂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　揚州知府劉鐸下獄僧本福攜鐸贈三詩至京為其語多譏刺遂逮之　錦衣衛指揮僉事高守謙毆翰林丁乾學斃之乾學典試江西試策中引汪直劉瑾觸怒忠賢降級調外未及赴守謙與乾學有舊憾遂嗾忠賢使二十餘人擁入乾學寓矯稱有詔乾學俯伏就逮守謙偕諸人箠楚交下乾學創甚尋卒時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亦以試録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亦削籍　戍吏部尚書趙南星南星以忤沈一貫削籍家居三十年其入朝也大理寺卿周應秋知其柄用郊迎結歡南星益鄙之嘆曰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風至此乎見大學士魏廣微廣微父魏允貞與南星善以父執自居廣微因力排之中旨削奪巡撫山西郭尚友誣其贓追論戍振武衛子清衡戍莊浪衛南星日短衣執士伍卒於戍所六年春正月削曹欽程籍為民欽程以媚璫劾周宗建諸人稱忠賢為父躐秩太僕寺卿復與同黨不合忠賢厭薄之遂責其敗羣削籍出都門時再拜忠賢前云君臣之義已絶父子之恩難忘遂倉卒踉蹌而去　命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挺擊移宮三案編緝成書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南京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張宗衡同知孫應崑詔逮之時李實持印空疏遣人持至京奉忠賢忠賢令李朝欽李永貞屬草而命孫昇書之以上

三月御史周宗建下獄宗建屢疏劾魏客魏客恨之先是為曹欽程所誣逮至詔獄鞫時箠楚較衆更毒宗建偃卧不能出聲許顯純罵之曰此時尚能說魏公不識一丁否葢宗建前疏魏忠賢有目不識一丁語也卒斃於獄　遼人武長春往來京師魏忠賢指為間諜緝之以邀功竟磔之以獲武長春功封魏良卿肅寧伯世襲并賜養贍田七百頃忠賢用事奬勑約百道閹臣撰

勑全做曹操九錫文為之先是掌司禮秉筆者非公事不得出忠賢獨招搖畿輔以恣馳逐每先期治儲待於停驂所在數千百騎絡繹不絶民間皆焚香揷柳枝於戸又以輿夫遅駕四馬輿青蓋羽幢環遮夾擁疾於飛鳥凡朝中草疏李永貞必遣急足馳白即百里外一日常再往返也章疏至分閱者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凃文輔有關切者鈐以寸紙又揑一指甲重痕為識永貞等以次朗誦而體乾為疏其意旨焉

左諭德繆昌期下獄昌期湖廣典試策語侵魏忠賢忠賢銜之以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漣二十四罪疏昌期為之屬草忠賢深恨之昌期往告葉向高以清君側之惡向高唯唯昌期色變而出韓爌當國頗信昌期益持正議及爌去趙南星高攀龍逐楊左削奪昌期日慷慨置酒餞別忠賢愈怒使人詈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昌期請告忠賢矯旨勒閒住忠賢嘗營墳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碑昌期瞋目叱曰吾生平恥

為誄墓豈肯順璫旨耶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咥乎壽寧事可鑒也昌期大恚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忠賢聞之怒益不解至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詔獄為許顯純所斃

左都御史高攀龍卒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世儒曰事亟方啓之乃紿家人令各自寢息勿得驚恐夜半衮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早世儒瞷戸寂無人聲啓視之留詩以寓意亟走池中出尸因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忠賢復矯旨逮世儒

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順昌吳縣人時緹騎出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即以女許配其孫允柟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事劾

順昌削籍内臣李實復疏叅順昌舉龍應昇尊素宗建五人俱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横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順昌聞其逮不勝冤憤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戸求見撫牀為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顔色不變語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牓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棲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赴使署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等遮中丞愬其疏救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見議久不決手擲銀鐺於地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於是市人顔佩韋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廠耶緹騎曰旨不出東廠將誰出衆怒鬨然而登叢毆緹騎立斃一人諸司不復相顧順昌傍徨立久之無所屬

步詣府署適緹騎之逮黄尊素於浙者舟泊胥門要挾需索聞變焚其舟沉駕帖於河緹騎皆泅水遁不復往浙時有謂順昌者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全者矧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順昌嘆曰以我一人貽禍桑梓死且目不瞑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手書别親友以三月二十六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膚罵不絶口無一語哀乞好義者醵金代其納贓顯純令獄卒私殞之臨死短章祈以尸諫獄卒見而毁焉　魏良卿請第宅朝房工部議如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為第宅之價以武清伯西朝房改付從之　御史李應昇下獄忠賢擅權應昇草十六事欲上會楊漣先發遂易稿以奏忠賢切齒嗣後救萬燝有疏劾魏廣微有疏廣微見疏棄擲於地不食者二日欲廷杖之讀至異日何以見乃父於地下氣歔乃已方駕帖之至也應昇獨

立門側佇望使來一無他顧惟入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徼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令至門奮身就道登舟作賦略無抑欝之色至獄亦拷死卒之前一日寄詩別親友遺書誡其子詩有云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淒淒泣路岐寄與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聞者傷心馬 戍毛士龍削夏嘉遇姜志禮王心一劉大受等籍御史黃尊素卒於獄卒前一日獄吏告尊素曰公休矣內傳欲斃公公何語即書以寄家尊素略不及他事即於三木上賦詩是夜卒 五月王恭廠災兵部尚書王永光請寬詔獄停工作慎票旨給事中彭汝楠御史高弘圖亦言之俱削籍未幾降勅獎忠賢撲滅雷火功從尚書薛貞之請也 六月命逮吳養春等養春歙縣人家世饒富祖守禮常輸邊二十一萬養春官中書有黃山收息不貲又淮浙中鹽與從兄弟訐訟置僕吳榮於獄榮脫入京訴於東廠誣其私占黃山歷年獲租稅六十餘萬金忠賢遂矯旨逮養春至京坐養春贓六十餘萬程夢庚贓十三萬六千其山場木植估價三十餘萬命官變易之以助大工忠賢以能發奸剔弊廕錦衣衛指揮時養春等俱拷死工部遣主事呂下問至歙追產吳氏家已破其妻女俱自縊呂下問專名富家派買坐累至破家者甚多激民變下問遁回忠賢復命太僕寺丞許志吉至歙續追志吉即徽人其酷不減下問殺揚州知府劉鐸方鐸下獄時李承恩方震孺同繫獄鐸與二人相得甚洽會鐸以前詩乃歐陽暉所作事白得釋遂為承恩行金救免為張體乾所緝獲體乾心欲媚璫遂誣鐸與假官曾雲龍同謀倩道士方景陽咀呪廠臣忠賢聞之怒甚即使谷應選逮景陽至拷掠數百景陽不勝楚遂誣服然景陽實未識鐸具獄時鐸亦不復與景陽面質獄成始擬戍既擬絞忠賢矯旨從重擬是時景陽已斃於獄而刑部尚書薛貞承忠賢意竟擬斬決不待時疏上報可方貞再鞫時語鐸曰當今之時以己功名為重耳他人生死何與己事鐸曰一時功名有

限千秋清議難逃貞大恨之撲之二十未幾詔斬於西市并戮景陽屍　浙江巡撫潘汝禎議為忠賢建祠宇乞賜額從之時汝禎疏先至而巡按劉之待疏遲至一日忠賢怒削奪之　僉都御史周起元下獄拷死　九月削廣西副使曹學佺籍時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籍毀板　以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為上公加恩三等原封肅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賜鐵券世襲加吏部尚書侍郎周應秋等十八人宮保進

秩金幣有差馬嘉會崔呈秀廕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允厚薛鳳翔廕子入監徐大化孫杰升工部尚書科道郭興言加銜賜銀幣有差加恩張惟賢等七人傅應星加太子太保李承錦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四人升都督僉事各賜銀幣有差又勅賜魏忠賢庄田二千頃寧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以示酬眷至意蘇杭織造李實奏廠臣祠宇已建乞授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為祝釐崇報上允之祠建於西湖之麓居關壯繆岳武穆祠之中備極壯麗閣臣縉紳施鳳來撰記張瑞圖書丹賜額曰普德子衿微有反唇者則守祠之監叢毆之蘇州立普惠祠松江立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也淮安立瞻德祠揚州立沾恩祠者漕運郭尚友巡按宋禎模許其孝也盧溝橋立隆恩祠者工部郎中曾國禎也崇文門內立廣仁祠宣武門外立茂勲祠者順天府通判孫如洌府尹李春茂巡撫劉詔巡按卓邁戶部主事張化愚也濟寧立昭德祠

河東立褒勲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李燦然黃憲卿并漕運郭尚友也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守道周鏘也山西立報功祠者巡撫牟志夔曹爾楨巡按劉弘光也大同立嘉德祠者巡撫王點巡按張素養汪裕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按李嵩也湖廣立隆仁祠者巡撫姚宗文巡按温臯謨也四川房山立顯德祠者工部郎中加侍郎何宗聖也陝西立祝恩祠者巡撫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也徽州立崇德祠

者知府頡鵬也通州立懷仁祠者督漕内監李明道也通州昌平二鎮立崇仁彰德二祠者總督閆鳴泰也密雲立崇功祠者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也林衡署中立永愛祠者庶吉士李若琳也嘉蔬署中立洽恩祠良牧署中立存仁祠者上林監丞張永祚也福建則絶未有請江西亦最後明年六月内方題建賜隆德祠者巡撫楊廷憲巡按劉述祖也各曲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攘民田墓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饗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木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為之衣服奇麗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焉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　薊州道胡士容下獄士容任薊州督師有聲崔呈秀薦其妾弟蕭惟中宋珏等為守備私人鄭冲宇等為中軍不從且置之法欲建祠於薊州士容又勿聽遂激忠賢怒矯旨逮之許顯純拷掠最毒幾斃　大學士顧秉謙回籍

冬十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言張國紀怙惡不悛上下旨切責國紀后父也后賢明客氏忌之誣稱后非國紀女幾搖天聽忠賢嗾志選及御史梁孟環論之志選疏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尤悖逆上一日幸后宫顧見几上書一卷問后何書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上御殿搜得之懷刃上大驚送廠衛忠賢乃誣后父國紀謀立信王為不軌欲興大獄謀之王體乾曰主上凡事憒憒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亟殺之以滅口事得寢

七年春正月削禮部尚書李思誠吏部主事于志舒懷來兵備丘志充籍命錦衣衛逮志充同上林監署丞王家棟下獄家棟以太醫院醫士授署丞出入崔呈秀門時戶部主事于志舒托家棟通賄呈秀得除吏部而懷來兵備丘志充亦與棟有交囑棟營求呈秀謀升太僕寺卿棟暮夜攜賂呈秀適遇廠中偵尉獲之棟窘甚往

呈秀家叩門求解時呈秀與禮部尚書李思誠接壤而居遂誣以此所以賂思誠者忠賢疏發其事而思誠實不知也因削籍

魏忠賢欲任天下兵柄以提督忠勇營內操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守山海關又命司禮監涂文甫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原任司禮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通河道凡司道以下俱行屬吏禮李明道至淮以淮安道楊廷槐不廷跪叅論削籍

削翰林陳仁錫文震孟鄭鄤籍擬孫文豸顧同寅罪斬文豸仁錫戚也嘗作策論嘲時忠賢知之因誣文豸造妖言謗朝政置重辟所指妖言者則韓愈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也先是仁錫在講筵因王恭廠火災又見正人屠戮忠賢竭土木不休講時不避忌諱忠賢怒復以不撰寧國勅怒愈甚遂命許顯純擬文豸獄詞連仁錫等因削職追奪誥命

夏四月遵化道耿如杞下獄時劉詔巡撫順天行縣至肅寧叩首於忠賢家及謁祠見忠賢像即行五拜三叩頭因創立生祠諭意於如杞不應祠

成又欲率如杞往拜如杞半揖而出事聞忠賢怒令詔疏劾之疏連入而如杞下獄

遣三王之國忠賢包藏禍心故有是遣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許之

秋七月以邊功加恩魏忠賢三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世襲王體乾等各有差既而以厰臣安攘天下封魏鵬翼安平伯三殿告成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襲伯爵錦衣衛指揮魏明望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為東安侯時良棟僅三歲鵬翼二歲世襲賜奉聖夫人客氏金幣加恩三等廕一人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以田吉為兵部尚書霍維華總督薊遼袁崇煥不為魏忠賢所喜邊功不敘恩廕維華請以己廕讓之上下旨切責初維華內弟陸藎臣為午門璫得通於忠賢因進仙方靈露飲其法雜取秔糯諸米淘淨入木甑蒸之甑中底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米漸添漸熟水漸熟漸易不數易而瓶中之露滿矣乃米穀之

精也上飲而甘之以餘瀝分賜近侍及上不豫忠賢歸罪於此因恚維華維華又偵知上彌留遂先與忠賢貳 八月以崔呈秀為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奪情視事從來九卿未有兼官如呈秀者呈秀初以御史監工帶左都銜及晉司馬尚如故既竊兵柄復擅紀綱奪情視事不用縗墨 上不豫禮部頒爵賞列封廕羣臣謝恩之日即帝上賓之日也二十二日乙卯上崩初上病亟時召皇弟信王入諭以當為堯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為托及委用忠賢語既崩忠賢自出迎王入王危甚時羣臣俱在寓聞訃恐入朝之時有他變生死且不測厥明至殿門官者持門不得入告以宜用喪服既改服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者乃得入既哭大行皇帝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羣臣出少頃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丁巳信王即皇帝位 九月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位不許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 國子司業朱之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宜罪命下獄忠賢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其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殂 給太師寧國公魏良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鐵券 巡撫江西僉都御史楊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請建魏忠賢祠不許 冬十月巡撫登萊孫國楨報宣川之捷敘及廠臣論賞廕魏忠賢王體乾徐應元崔呈秀各錦衣衛指揮同知 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呈秀奏辯求去次日百官哭臨忽隆道閣前有數小內臣指呼兵部尚書崔家羣臣錯愕所言公當公言之豈呈秀所得私耶臣言及此不寒而栗又云祖制不許上言大臣德政何況內臣語頗侵忠賢 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略曰比來士氣漸降惟以

稱功頌德為事廠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寵踰開國爵列三等也外廷奏疏不敢名書姓盡廢君前臣名之禮薹祝遍於海內奔走狂於域中士習漸衰莫此為甚兵部主事錢元慤上言魏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羣小蟻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兎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使先帝而早知其如此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皇上念其勤勞貸之不死宜勒歸私第使國家無尾大之患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勲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兹茅土自宜褫革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煆煉騶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閑棍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畊寧國契友之門太始凡為爪牙俱宜

明暴其罪或殛或放而奸黨肅清矣貢生錢嘉徵上數忠賢之罪曰並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廠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曰蔑后皇親張國紀於御前面折逆奸遂遭羅織欲置之死賴先帝神明祇膺薄懲不然皇親危則中宫危矣曰弄兵祖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宫闈操刀禁中深可寒心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為曰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賚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曰無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襲上公之爵靦不知省曰邀邊功遼左用兵以來墮名城殺大帥而冒侯封伯曰傷民財郡縣請祠遍天下計祠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乎曰褻名器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遂登

前列疏上俱報聞太監魏忠賢有罪免寧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於鳳陽籍其家初上神明默操忠賢黨與林立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語侵忠賢而崔魏之勢衰後陸澄源錢元慤直攻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命内侍讀嘉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客魏相倚知信邸内監徐應元為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為後勁應元果為閒至是謫忠賢鳳陽司香祖陵籍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謫戍丁卯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庚午魏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宫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下魏

良卿鎮撫司獄庚辰奉聖夫人客氏有罪誅先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宫人娠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冀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下獄良卿國興俱伏誅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等永戍光先璠客氏之兄子六奇忠賢之壻也初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忠賢晤客氏必屏宫人密語移時其危中宫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造意也天啓初矯旨慰留客氏皆體乾為之客氏在宫中乘小轎内官負之如妃嬪禮儼然自視為上八母之一誕日上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賚無限中宫皇貴妃迥不及也客氏往私宅内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玉帶前驅客氏盛服倩粧乘輿由嘉德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宫前亦不下輿出西下馬門呼殿侍從之盛遠過聖駕燈炬簇擁熒然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都人士所罕見也其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各以銀幣犒答

之欽賜金幣無筭每日三時輟御前膳以賜絡繹不絕在外或往旬日忠賢促之始入出入皆以五更忠賢亦有私第與客氏居斜對不遠先是熹宗崩上准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先帝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良卿謹慎稍善言詞國興昏愚與人坐輒欠伸入夢鄉至是俱騎首受戮嬰孩赴市有肫腄未醒者天下以為慘毒之報無不快之　給事中許可徵劾崔呈秀

下吏部勘處都給事中吳鴻業論吏部尚書周應秋南京兵部右侍郎潘如禎及呈秀子倖舉呈秀歸薊州列姬妾羅諸珍異器縱飲飲一巵即擲壞之飲已自經其子鐸覆試僅搆二義削籍戍邊廷議呈秀死有餘辜命法司按律暴其罪於天下　河南道御史倪文煥吏部郎中周良材工部尚書吳淳夫吏部尚書周應秋兵部尚書田吉太僕寺卿白官始尚寶司卿魏撫民並劾免東廠太監張體乾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免　復

先帝成妃李氏裕妃張氏封號右都督張國紀爵　釋薊鎮兵備道耿如杞於獄復其官　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削籍　復撫寧侯朱國弼俸　復故太監王安官予祭塋立祠愍勞　降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涂文輔司香鳳陽　尚書楊夢袞孫杰左副都御史李夔龍免　戶部員外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為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為五彪命削爾耕籍籍其家爾耕貪婪

好羅織諸臣榜掠慘毒皆爾耕為之　御史楊維垣參太監李永貞劉若愚佐逆御史卓邁亦言永貞習於文字其惡過於忠賢遂下永貞獄戍顯陵初永貞辭任聞忠賢敗其黨徐應元王國泰俱危餽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五萬金懼泄以獻內承運庫永貞知之即遁久而獲之赴戍所　十二月監生王之鼎劾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毒害民命下志吉於理　初監生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當

魏忠賢專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祠各撰碑稱頌宜亟罷併糾督撫按之請祠者法司引卧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立極等各上疏辨言忠賢碑文使其食客游士自為之至於取旨褒賛則文書官稱上命擬票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忠賢不惟視臣等去就輕即視臣等死生亦輕不得已徘徊其門冀有毫髮之益於國則亦少盡區區之心耳鳳來疏中並引及陳平周勃狄仁傑事上優荅之 太常寺卿阮大鋮

論魏忠賢之罪且辨要典勒入臣名 釋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李承恩論減邱工部郎中萬燝定逆案先將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時呈秀已伏法夔龍淳夫文煥吉追贓遣戍爾耕顯純死應元雲鶴寰戍邊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名前兵部尚書霍維華維華辭勅命且述忤璫始末薦周道登郭鞏不允辭 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戮客氏屍尋復誅許顯純田爾耕天下快之 阮大鋮請合計先朝奸狀畧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宮之疏紛紛迎合此中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力爭汪文言等嗾臺省諌王安佐楊漣左光斗繼春削職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畧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閹效之逐戚畹撼中宮此中外謀危

母后之始時逆黨次第伏法 二月免楊漣熊廷弼等誣贓 戶部尚書曹爾楨免爾楨撫山西祠魏忠賢明年追論削籍 御史高弘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太僕寺少卿梁夢環順天巡撫劉詔媚璫俱逮之 下太監李永貞劉若愚李實於獄永貞粗通文墨為司禮監秉筆導虐李實往蘇松織造誣陷周起元周順昌等若愚博洽典故永貞每諮問之俱為言官所劾尋誅李永貞共籍銀二十七萬 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 五月

兵部推戎政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上言維華狡人璫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為救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事中三年躐致尚書無叙不及有賚必加即維華難以自解乞褫革以儆官邪遂罷維華行邊尋免官歸　太僕寺少卿楊維垣削籍御史鄧肴訐劾維垣為逆璫私人占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為功沽名反覆故有是命　光祿寺卿阮大鋮免大鋮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啓四年吏科都給事中闕宜補大鋮廷議以大鋮貪邪遂授魏大中其後左魏被陷皆大鋮意也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追論削籍　兵科給事中李魯生太僕寺少卿李蕃相繼免魯生當魏忠賢時迎合中旨倡為執中之說李蕃督學建忠賢祠至是給事中顏繼祖御史王之朝劾罷之魯生蕃故與禮科給事中李恒茂號三李謠曰官要起問三李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繼春免先是繼春首爭移宮削籍楊左去中旨復繼春官上

嗣位踰月繼春督學南畿馳疏劾忠賢怙權流毒狀累遷內臺至是劉新垗劾其變詐明年削籍　編修倪元璐追論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媚璫奪恩蔭廣微尋削籍上曰故輔魏廣微持國柄授逆璫毒遍海內實為禍首其以先朝焦芳例除名為民以為人臣附奸不忠之戒　六月前吏部尚書周應秋戶部尚書黃運泰兵部尚書閻鳴泰太僕寺卿郭興治御史卓邁並削籍南京兵部尚書范濟世免以言官劾其媚璫也大學士楊景辰新被命亦以豫修要典罷誅前提督巡捕營張體乾谷應選　八月前兵部尚書邵輔忠戶部尚書李精白黃憲卿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削籍孔嘉微時故怨族人及登第因許奏黃山之案傾陷數百家　九月協理京營兵部尚書呂純如免

二年春正月名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定逆案諭以首開諂附傾陷擁戴及頌美不置并雖未頌祠而陰行

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狥初逆璫既伏法上欲因臺諫言定逆案大學士韓爌錢龍錫不欲廣搜禁錮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大不悅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輕則削籍閣臣又以數十人進上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為題皆書列入又曰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且內臣同惡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閣臣指黃袱所封章疏累累示閣臣曰此皆璫實跡也宜一

一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司輔導于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王永光問之以吏部止諳考功不習刑名對乃召喬允升曹于汴參定之二月壬子召廷臣於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曰二臣無實事上曰瑞圖善書為璫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繼春欲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間有可取上曰唯反覆故為小人於是發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案列無遺三月辛未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謀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結交近侍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結交內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內侍末等俱配贖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閒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谷應泰曰魏忠賢者河間惡少肅寧醜類摴蒱坐困腐身自媒斯固以刀鋸之皃殘輿鼎俎之拾瀋者也遂乃潛事皇孫惟供刀匕玄宗藩邸力士傾心肅帝東宮輔國稱職攀鱗附翼有自來爾乃熹宗之初御忠賢輒伺嚬笑欲攬太阿而乳媪客氏又以妖倖毀政之姿為洽比對食之舉於是勢同邅附情昵晏私王聖寵而京閏媢孽趙嬈尊而甫節媾禍女子小人朋滛於國矣乃王安者名在閹

餘職邀顧命郭躭清謹不事威權呂强剛直終陷刑戮葢自安死而忠賢愈肆滔天益無顧忌謟奉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此左悺有回天之名令孜有阿父之號也乃若釁夥開宗社毒流縉紳誣織封疆飛文宮禁威明豈貸羣羌乃輸左校張儉詎危社稷更煩北寺耶洎乎文言寃獄偏染清流楊漣左光斗等並繫鋃鐺魏大中周順昌等同嬰桎梏正如朱並所告二十四人李膺所坐六百餘士雖夕陽亭下震酖何辭首陽山前滂屍不愧而田爾耕三木横加許顯純五毒備至乳虎乍逢盡灑萇弘之血蒼鷹所擊皆含杜伯之寃是則拊髀之憤原不馮生而破柱之風猶能為厲矣倘非金閶告變佩韋倡怒殺詒使於肩上沉駕帖於河中則懸金之募沉命還多瓜蔓之抄囊頭未已也又若中外戚屬濫賜褒封呈秀淳夫具邀顯秩五人同貴首自單超二子為侯咸尊馬惠而伯榮出入宮掖張

朔貪横野王又有光和太尉承望內官延光司空偏徵親故此所謂蹶馬番徒倡予和汝者也尤可異者祠宇徧天下俎豆及學宮賢非荀勗乃祀安陽學異荆公敢配孔子頌功德者四十萬人趨勢利者鴻都門下也至操兵禁禦將衷甲於桃園蓄孕閨房欲繼牛於典午又且遣王郡國遠徙扶蘇危后中宮謀誅伏氏取代之規誠難掩覆矣而況大行當凴几之日多官邀横拜之恩弓裘不御鬼蜮仍多城社已摧狐鼠猶據所幸者武陽色變易與北軍猶豫無成而信邸英開神明獨運雲龍初入方深斷仗之憂江陵收璽漸除徐傳之黨迨至卓臍燃京莽頭傳究而人心始快國紀肅焉嗚呼自予考之神光二廟朝議紛爭玄黃溷淆朋徒互揣至此則鈎黨同文得禍斯酷矣然封諝事發始知顧及之賢蔡京事敗益信元祐之正身雖蕩滅名義所從判爾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王泰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崇禎治亂

熹宗天啟七年八月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栗上召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信王出上崩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當是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久之見一奄攜劒過取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之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歡聲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毋賀朝時忽天鳴　九月諭停刑　十一月魏忠賢客氏伏誅罷各道鎮守內臣戶部郎中劉應遇上言天下六大苦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贓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廷臣被刧上然之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釋其家

屬魏崔黨次第伏誅時魏璫甚熾帝不動聲色逐元凶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宗社再安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　工部尚書楊夢寰請停開納事例　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組綉之工重困此一方民其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十二月復故建文臣練子寧官　南京御史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恥以清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命吏部嚴加清汰凡會典額外官添註添設者有闕勿推補文臣非列卿武臣非勳爵總兵非實有戰功者不得加保傅銜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煙心動疑之出步階墄間乃定詢內官此自何至曰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悮也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禁衣飾僭及婦女金冠袍帶等從御史梁天奇之言也　命司禮監斥賣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榜曰策勳府　二月以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

三月以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　五月上召廷臣于平臺諭輔臣來宗道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會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家禎引罪論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語未詳命中官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次日復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官輔臣劉鴻訓言吏調甚速宜行久任之法責實效又云海內罷于賦役朕甚憫之夫吏調速則民滋擾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言官薦舉人才市私恩坐之遼黔兵興催科日益加其有司私徵者撫按禁飭毋貸　六月上召廷臣于平臺以插漢故發帑十萬給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弊令自宣讀至闕門虛冒上善之復示諸臣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勛戒以訓練已命

翰林官凡值召對入侍記注　戶科給事中黃承昊上言祖宗朝邊餉止四十九萬三千八十八兩神宗時至二百八十五萬五千九百餘先帝時至三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餘其他京支雜項萬歷間歲放不過三十四萬一千六百餘邇來至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餘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三十萬即登其數已為不足而重以逋負實計歲入僅二百萬耳戍卒安得無脫巾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敕各邊督撫清覈歷年增餉至京支雜項亦令各衙門自加嚴汰又先臣葉淇變鹽法改折色以至邊粟踊貴必復祖制開中輸邊之法西北多曠土責有司開荒以足軍餉上納之召廷臣于平臺以御史吳玉錢糧積弊疏宣示閣臣問何不指名也玉對曰此夙弊非獨一人一事無可指名出黃承昊疏問戶部侍郎王家禎何濫增至此曰皇祖入數多出數少故太倉粟紅朽內帑又無算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讀至鹽法閣臣請復祖制關屯種引上

然之出宣府巡撫李養沖疏云旗尉往來如織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賂之愁物力之難勝上不懌兵部尚書王在晉曰大同焚掠宜以按臣劾不煩旗尉上曰疆事仗一喇嘛僧講款諸文武何為敵不輕中國耶諸臣退時大同以挿漢講款不設備故上責之　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上言皇上召對平臺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為納賄之魁今言蠹民者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號為開市臣兩月來辭金五百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乞大為懲創逮其已甚者使諸臣視錢為污懼錢為禍庶幾不愛錢之風可覩也上召廷臣于平臺命一良誦前奏嘉獎之擢一良右僉都御史　八月諭曰

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拂予自今非盛暑祁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章奏丁未上御文華殿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　十月己丑召廷臣于平臺以錦州軍譁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前寧遠譁錦州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雖予之當益求經久之策上稱善又責科道官言事失實即召對商確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　十一月辛未召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錡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孔昭于文華殿問京營整理何若各有所對上以守錡總督京營　十二月己丑大學士韓爌入朝

二年夏四月時秦晉饑盜起朝臣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　六月御史李長春論周延儒有私不聽　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

陛下勵精求治召對文華殿躬勤細務朝令夕考庶幾太平立至然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夫近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邊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矣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掊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贓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于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　十一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言皇上急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于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初未并四岳殛之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

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晰其認罪之心而槩以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糧欺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由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今諸臣怵于叅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征餘征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如此則諸臣可幸無罪而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姦宄不可入而謂大小臣工不圖報為安攘者未之有也　十二月進禮部侍郎周延儒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三年春正月甲申召户兵工各科于會極門令註銷案牘各委給事中一人清理六曹勒期奏報　前尚寶司卿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致寇爌致仕歸　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廕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　六月進禮部尚書温體仁東閣大學士

四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理財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餘不罷者捐助搜括二者猶難為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不聽　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于平臺問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閩相連海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問江西布政使何應瑞爾省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尚未報耳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爾楚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禦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軍狃撫為安賊又因撫益恣故數年未息耳上問實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練鄉兵築城要地多設火器以戰為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楊公翰貢鴻洙以收稅耗重宜斥有司鴻洙曰近奉上命已革去矣問廣東布政陳應元焦元

溥曰爾省所負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問其數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宣大重鎮急需其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氛若何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曰山陝界河倏去倏來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失于內應問導賊何人乎喬林曰大抵出于饑民問陝西叅政劉嘉遇對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撫撫之曰今方用撫上曰前

王子順既降何又殺之曰彼撫仍掠宜其僇也近寇何如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巖宜川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時問禮已除南贛巡撫上曰南贛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四省當行保甲練兵伍庶足弭賊上曰此須實效空言何為問海寇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為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李守俊靖江王府爭繼何也對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履祥

早沒王請立履祐為世子而履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矣是以爭問四川布政華敦復鄉紳挾御史何也以逋賦對上曰守臣何不彈壓對曰遠方有司多科責故不能耳時雲南布政婁九德被劾問貴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對曰督撫臣責安位以四事一擒奢崇明一獻樊虎奢寅妻馬人子阿甫一送賊巡撫王三善人一責削地故議未決對畢名各官諭之正己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不則罰隨之各退謝名左都御史閔

洪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洪圖諭洪學曰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為乃退　四月上念旱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于獄　五月吳執御上言昨見計臣疏稱歲額四百萬今加至七百萬闕額尚百六十萬則餉猶未裕也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前年遵永之變袁崇煥王元雅

皆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而吏應張星王象虞左應選各以一邑固守于嬰城之際由此言之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可知已臣妄謂沿邊諸邑宜敕吏部選補賢能畀以本地錢糧訓練土著此法一行餉不取償于司農兵不借援于戍卒計無便于此上以錢糧留本地則國課何從出不聽　八月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奏章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

可以罪案也皇上習見延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遂爾推誠抑知延儒特借此以行其私乎上切責之執御劾疏凡三上俱留中　十一月中允倪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黃道周抗疏獲譴臣恐海內士大夫之氣化為繞柔前府尹劉宗周清恬耿介道周既蹇諤承貶宗周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為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時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　十二月時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于是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熊開元鄭友玄俱謫吏科都給事顏繼祖上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專于催科此法制一變也　禮部侍郎羅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閣溫體仁裁其半以所引京營大閱語也喻義執不可體仁上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命下部議聖聰天亶何俟喻義多言遂放歸

五年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刺溫體仁閔洪學上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失謂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奪允誠俸體仁上疏自理　十二月詔停開納例

六年二月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耑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知推垂為法　冬十月論因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榷溫體仁竟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上頗心惻體仁不為

救人皆寃之

七年春正月刑科給事李世祺劾大學士温體仁吳宗達謫于外復罪考選郎中吳鳴虞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紲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為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為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發金五萬賑之免淅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　六月江西饑逋賦益多觀政進士陸運昌上撫字八條上可其奏下户部議　冬十月上數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官尚書韓日纘姜逢元等毋忌諱少詹事文震孟講春秋上論仲子歸賵云此見當時朝政有闕所以當講自今進講當以此類推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敵交繕京邑優守兵靖降戎益軍餉儲邊才奠輦轂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

正根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勵名節明駕馭疏入上令確奏伐交實計其撫降戎儲邊才留秦晉餉館監教習俱下部其制虛八策多係奉旨不必繼陳既而元璐再陳間敵之術且請盡撤監視内臣以重邊疆不報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謂大學士温體仁體仁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勲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八年春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盛再劾温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劾温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内臣上切責之　議湖廣加派　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秩其遷除如常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驟藩規溷銓政上以其沮詔問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巳而涖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二月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下罪己之詔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興言蠲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少寬之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如絹布絲綿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于下誠益于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扳贓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寃號四徵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于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上是之

補給事中劉含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逋八十九萬命趣之　夏四月予故遼東總兵寧遠伯李成梁祭塟　五月諭戶部暫開援納濟軍需　秋七月進文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忤溫體仁罷歸

丙子召廷臣于中左門試時政邊才論又出各疏命翰林官擬上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知府各舉州縣官一人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者議處失舉連坐

冬十月乙巳上罪己避殿徹樂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彫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媿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今調勍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為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十二月城鳳陽初潁州賊

將趨鳳陽巡撫楊一鵬請移鎮太學士王應熊擬旨止之賊陷鳳陽焚皇陵幽宮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尋以獾穴為解又因而秘之至是城始成

吏部尚書謝陞奏起廢張士範等一百六人不果用先是寛恤條欵議及罪譴諸臣奉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旨未下而陞為冢宰銳意欲疏起用大學士錢士升語陞曰公意大善盍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起廢方有次第陞守前說不聽疏上臚列無有遺者上怒切責遂下選郎

于獄而事不可為矣至是復以一百六人上溫體仁力沮之事遂中止

九年春正月以劉宗周為工部右侍郎

淮安武舉陳啟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停科目以詘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官行取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錢糧蘇累困之民而且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其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上異其言特授吏科給事中命遇事直陳毋隱啟新本庸人時政府覘知上意必有闊門特達之典故令啟新上書跪正陽門曹化淳實聞之于內立致省垣將借以搏擊善類迨啟新既得進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故政府恨之不見信任

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甚盛心也而施為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邉疆賊臣以五年為期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

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耳目叅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厰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廉之情遠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叅核之法惟重征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至難也得一文震孟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戇下詔獄矣而于是市井雜流者乃得操其訛說投閒抵隙以希進用而國

事尚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幾于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輕言改作以寬大養人材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慎宗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甯責撫鎮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帯辦事黄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皇上天縱聖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臣竊痛之疏入不報　國子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黄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小人干進薄孔孟為粃糠綱簪纓為桃李吳鯤化部民也忝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得乎上是之　夏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捜括巨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自流寇蔓延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懲吏治之貪殘擢陳啟新置省闥豈真謂其言遂為確論哉毋亦借此以勵搢紳動其愧懼耳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為縉紳豪右

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載在史冊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于此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其萬計者不勝枚舉臣江南人也以江南論之數畝以對大數以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他郡可知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

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温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容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士升遂乞罷許之初士升以助體仁幾見擯公論至是復為體仁所搆去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乎輔臣以執爭去也此舉差强人意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為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為尸禄保

寵習為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之疑皇上者不少矣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維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豈可言哉癸巳上名廷臣及御史詹爾選于武英殿上怒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不為詘問如何為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復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臣亦可留為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頸繫直廬下都察院論罪　大學士温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關寧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赧稱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市心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為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為言乎不聽宗周尋罷歸　令有司務

修練儲備毋科擾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筴放榜後騎射　刑部尚書馮英以藐玩下法司擬罪英自赴獄左侍郎朱大啟以聞上令出私邸待罪　重慶翟昌進白兎斥之　秋七月都城戒嚴名廷臣于平臺問方略時斗米三百錢上憂之户部尚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為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為便　冬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

上言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紬繆未雨而禍亂一至于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朝政日隳邊政日壞今日之禍實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二州八縣生靈塗炭極矣廷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死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之或戍或去豈昔之為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與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至於

近日刑政最舛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營求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特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於是不能為首揆温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惟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退小人急罷三協通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備職業不再以人國為僥倖體仁桑榆之收庶幾在此疏入不報　禁文武輿蓋器飾之僭　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國用　十一月蠲山東五年前逋租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上切責之以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嘗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尚書謝陞罷

十年春正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上加派輸納事例　二月遣廷臣趨各省逋賦　夏四月諭百官求直言刑科給事中李如爍上言寇盜馮陵以來天下財賦之區已空其半而又遇此亢旱吳楚齊豫之間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盡空矣臣謂斂怨于和皆財用為之也國朝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掊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斥令下明詔求直言儻赦其前愆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俱泯默未有聞也此瞻彼顧結黨狥私蓋自八九年拂戾于和之事始于宮隣成于金虎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爍于獄　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强曾何益理亂之數臣願陛下訓練軍士以固疆圉選舉賢能以任州縣而最切者尤在起批鱗强項之臣雄應詔直言之士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為皎日祥雲則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何必敝敝于兵刑錢穀之下哉上不擇切責之　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啟新及元輔溫體仁舁棺自隨上怒廷杖戍遼西楊嗣昌上均輸事例　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圜扉之內候訊追比纍纍趾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藉周延儒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皆先後牴牾罷自佐政以來邊徼潢池之警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　八月上登正陽門閱城徧視雉堞樓櫓成國公朱純臣以京營兵屯宣武門外上善之召登西南城樓賜之爵閱外城以南城薄詔加築命內官監太監丁紹呂馬光忻總理分任濬大

濠于五里外壞塚墓無筭工未竟而止東西北無城不之問　十二月罷禮部尚書姜逢元兵部尚書王業浩先是陳啟新疏論考選又進吏部訪冊而逢元業浩獨圜多上嫌其濫啟新遂叅知縣尹民興等俱降調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　翰林簡討郭之祥請進士二甲以下盡任知縣推官不歷州縣毋補部曹不歷部曹毋改翰林科道　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覬得巡撫

且欲薦故丹徒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尋被逮

丙午上御經筵畢召詹事府翰林院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少詹事黃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既復班又詢之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諳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勦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狥雖清何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竟欲折漕一年誤矣編修楊廷麟曰自温體仁薦唐世濟王應熊薦王繼章今二臣皆敗而薦者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上默然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廡道周等退各補奏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得釋三

俊為司寇敝衣一篋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　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五人為班遞進問兵食計知縣曾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即有勦餉練餉之加　夏四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夜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政事

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致昔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冠後宮常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馬援以椒房不與焉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以名和治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工科都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先省刑今爰書之牘極矣部司議宥止于重辟數人而未折之案先後纍纍誰復過而問馬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建武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宣慰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意所指斥矣嗣昌上

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先是嗣昌因講筵誦孟子善戰服上刑語上非之至是乃借月食火星以為可化災為祥冀以動上意然考之漢書建武二十三年三月月食火星二十五年匈奴部人始立呼韓邪單于內附則與明年無與永平二年少府陰就子豐坐自殺陵鄉侯梁松坐誹謗下獄死而圖畫雲臺則三年事與日食火星亦無涉嗣昌不自知其說之謬也時戶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禮科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謟　六月兵部尚書楊嗣昌改禮部兼東閣大學士仍署兵部　十月命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時嗣昌母服纔五月工科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并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

不祥之人上不懌乙巳召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絕望鄤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鄤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為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秖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修職業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都給事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嗣昌俱謫調有差　十一月括廢銅鑄錢

十二年二月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緘默溺職上切責之左僉都御史李先春議當奪俸上不懌謫聚奎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以不能駁正奪俸并罷先春先春前河南布政使以編脩林增志薦入遂追責增志增志亦引罪　三月乙酉召參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即足餉也

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曰諸臣條陳盡之矣在得其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上曰各處災傷奈何曰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又曰臣見州縣殘破急宜下寛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二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四月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内廷建設齋醮禮科給事中張埰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劉允誠馳驅西域可為鑒戒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京師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尚絅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為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濵孰若移而用之于巖疆使敵騎不得躪入哉不聽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　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禁有司收賦耗羨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　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絶田助餉

七月辛未戒中外官饋遺請託　九月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五禹州等十州縣十之二光州等八州縣十年之五去年之二時中外交訌上念窮民罹災己卯庚辰之間蠲貸屢年而有司骫法侵蠹如故　十月彗星見諭停刑　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錢鈔從之

十三年春閏正月紀録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謐多逋賦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賦奪官浙江永康知縣朱露上言有司科罰攫取撫按不以聞上命申飭各官授露吏科給事中改名統鎮　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饑發帑金八千賑真定　諭户部以保定永清等郡縣芻糧給畿南饑民抵秋以償發帑金六千賑山東　二月令會試貢士先廷對日校射　風霾亢旱下詔求直言　三月免畿郡十一年料匠等銀賑京城貧民各錢二百户科給事中左懋第上言去歲彗見下詔停刑而彗即消何今日之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

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實此時得毋實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也今兵汰而餉猶未減恐貪者藉以飽其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宜一一得其實停刑可以消彗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已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免兩河積逋其災甚者緩征之免八年九年十之三宿州沐陽通州等州縣災免逋賦有差　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上名貢士四十八人于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得拔第一　夏四月命撫按薦舉分治兵治餉失實者坐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貢遂命貢士并歲貢士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為例令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才　五月減商州湖

廣田租上以兩京及山東西河南陝西各處告饑命地方有司設法賑濟招徠流徙撫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　名九卿科道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對上是之　截漕米萬石賑山東免霍泰潛山七年以上逋稅之五近年之三　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　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饑民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饑民　九月免汝州十年前田租隴西五縣逋賦折徵江南絹布等歲課諭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玩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限刑部五月具獄命有司察難民瘞暴骸　諭吏部推侍郎巡撫併及資深翰林著為令　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已論辟忽內臣本清啣命馳免因釋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責下錦衣衛獄葢上以囚或有聲冤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也　冬十月命抵通州漕米每石帶練米八升以山東河南饑

十五年為始餘從明年　出帑金萬兩市舊綿衣二萬給京師貧民　户部尚書李侍問請損交際裁工食為卹窮之計從之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諭刑部繫囚早結毋延斃

十四年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入朝時薛國觀有罪尋賜死國觀性褊刻自僉憲驟登政府温體仁實薦之上常憂用匱國觀對以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

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為言遂容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夭折且盡上大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　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諮訪徵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

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媿謝　蠲各省直十二年以前蠟茶等稅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左侍郎惠世揚請免十二年以前贓罰谿罪　夏四月禮科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為務天下俱壞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　周延儒奏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為令　免四川貢扇三年　諭釋輕繫　六月

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

進蔣德璟黃景昉吳甡東閣大學士且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詡狗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並與推舉此豈大臣之道辛酉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饌上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隳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

臣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于理日宣等戍邉可壯等削籍初大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為試御史及考核托副都御史房可壯為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北演從容陳云枚卜大典皆二人主持上怒故有是譴　御史吴履中上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臨御之初天下未大壞也温體仁託嚴正之義行娟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醲成禍源體仁之罪也專任楊嗣昌特欵撫加練餉致民怨天怒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楊嗣昌之罪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售其奸欺輙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是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因時制宜內治闕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寇盜起今者敵起于外而政治愈棼寇起于內而賦歛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八月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書范景文改刑部尚書進劉宗周左都御史　蠲濟南兖州東昌濮州逋租　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逭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初周延儒為營解甚力因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邉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　十月賜貧民米布　十一月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讀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立焚錦衣刑具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係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為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為常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賍之律為回道考察第一義上是

之　召考選官時敏等面問兵食即註官俱補給事中初敏令固始縣轉主事因禮部主事吳昌時逼周延儒自奏固始禦寇求考選得首對上面註御史敏出語人曰安能以獸補向人乎是夕延儒揭入改給事中　周延儒薦大學士王應熊延儒知外漸有異議故以自代益資其強狠為援也上從之命召應熊已而延儒敗上知其非入朝陛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發帑金十萬資餉　閏十一月詔曰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宵旰靡寧皆朕不德所致也自今日始朕敬于宮中默告上帝戴罪視事以贖罪戾惟二祖舊制每日朝畢勳戚文武諸司等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候召　下禮科給事中姜埰于理先是上戒諭言官又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言皇上修省罪己又致誡言官唯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

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閉天聽誰為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　甲子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禦敵及用督撫之宜左都御史劉宗周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劉宗周進曰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輙依為勁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為中國之長技命宗周退羣臣以次對上色解宗周又進請釋姜埰熊開元云厰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東厰錦衣衛俱為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副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責宗周免冠謝徐起退先是行人右司副熊開元求獨對召入德政殿請屏閣臣周延儒求退不許開元所奏大抵摘延儒之失命補牘明日奏劾延儒以釋纍囚蠲宿逋起廢籍奉行德意自謂有裨于聖德有功于人才孰敢起而攻之顧皇上徧名羣臣問延儒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

賢否于是察吏安民誅凶除暴天下之治端在于此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于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上怒下鎮撫司詰主使周廷儒引退手敕慰留初開元出朝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沮之雖補牘未敢盡在獄列欵具奏鎮撫司格不以聞尋廷杖姜埰熊開元仍下鎮撫司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吏部尚書鄭三俊刑部尚書徐石麒各疏救不聽貢士祝淵奏寛宗周下淵于刑部獄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埰開元不聽徐石麒罷以埰開元竟具獄不廷訊也開元至十七年始釋獄埰戍邊

刑科給事中陳燕翼上言兵餉匱乏朝廷無剛正之臣利口獲進陛下設廠衛即因廠衛為介紹托近侍即因近侍為援引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而此輩平日所輦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載而偵代者即陛下之餉也陛下深居法宮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幾挽積習而強國本

十六年三月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　夏四月釋輕繫　五月己亥召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欷歔泣下標又曰須嚴邊防天下以邊疆為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更莫若修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

標又言車戰墾田上善之標四月己卯受事辛卯陛見賜金幣至是復召益上閔饑民欲得其詳也　五月進修撰魏藻德為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閱京營刀甲車矛於觀德殿命勳武臣子習騎射　六月戊辰召廷臣及桐城諸生蔣臣于中左門臣前保舉戶部尚書倪元璐薦為戶部司務其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賣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吏科

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詔除河南五年被陷地方稅糧其省直殘破州縣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雜賦俱蠲免　己卯名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演祚入朝先是總督范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演祚面奏之上命逮訊七月己亥名演祚及志完面質於中左門問志完兵淫掠又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因名問演祚云爾所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即命逮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莊副總兵賈芳名等禦敵乘大風却之上斥其妄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　以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　發帑金四十萬貯富新倉出陳納新毋得輕重　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時京師自春徂秋大疫死亡畧盡又出金二萬下巡城御史收殯　八月諭入覲官薦將才令兵部彙上并廷臣所舉堪督撫總副者時所用多夸誕雖三尺不貸而嗜進不已　九月諭廷臣凡失事定罪戰守定賞俱限十日奏餘犯矜疑可速結毋淹留朕久服澣衣減膳各衙門裁節事宜各條對　擢山東漕儲副使方岳貢為左副都御史岳貢上言四事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于荒殘儲將才于部伍上是之尋進岳貢東閣大學士　冬十月諭有司贖鍰其留額積穀外俱充餉括民間廢銅鑄錢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免懷來桐城田租十一月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　十二月誅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以事連前大學士周延儒賜死

谷應泰曰嗚呼自古未有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馴致敗亡幾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者則以化導鮮術貪濁之風成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見于上夫是以欲安而得危圖

治而得亂也考之懷宗以漢昭嗣服之年膺唐堯繼見之歷手剪貂璫人賡玉燭咸五登三將在是矣而無如神祖倦勤王綱解紐熹宗拱手魁柄潛移譬之漢遭靈帝以還周自赧王之後斯真儒生流涕而指陳聖哲馳騖而不足矣然而懷宗之圖治與其所以致亂揆之事實葢亦各不相掩焉方其大東罷貢便殿停香記注重珥言之臣寒暑御文華之講進監司而問民疾苦重宰執而尊禮賔

師以至素服論囚蠲逋弭亂罪已則輟減音樂賑饑則屢發帑金于凡愛民勤政發奸摘伏此則懷宗之圖治也及其禦寇警則軍興費煩急征徭則閭閻告病以至破資格而官方愈亂禁苞苴而文網愈密惡私交而下滋告訐尚名實而吏多苛察于凡舉措聽熒貞邪淆混此則懷宗之致亂也然其時亦未嘗無深識之士不二心之臣强項批鱗呼號入告如弭亂有近功之慮匡時多救過之憂批龍鱗則制實八策攀殿檻則應詔一言而究之賈生慟哭無救突薪索靖啣悲自然荆棘無他九關之虎豹格于中間而文具之積弊澤不下究也

雖然吾有疑焉周藉舊基天命未改秦得中主二世不亡以懷宗之殫慮竭精勤求民瘼英察類漢明猜忌則優于唐德綜覈近孝宣偏聽則異于宋神斯固治世足以奮烈而亂世足以救亡者獨奈何皇輿掃跡天祿隕墜相報葢若斯之酷耶是豈

災精害氣必難返于夷庚抑亦榮公賄風定欲推其傾軫也語云始于宮隣成于金虎懷宗之遇則然而議者欲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則皆吠聲之論矣余無取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庻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　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修明歷法

太祖吳元年冬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上戊申大統歷

洪武元年冬十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隷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一十四人修定歷數

二年夏四月徵元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歷法占天象

三年六月改司天監為欽天監設欽天監官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歷曰回回歷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耑科肄焉五官正理歷法造歷歲造

大統歷御覽月令歷六壬遁甲歷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歷凡歷註上御歷三十事民歷三十二事壬遁歷六十七事靈臺郎辦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

十五年命大學士吳伯宗等譯回回歷經緯度天文諸書

十七年冬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歷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歷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歷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歷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歷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算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報可擢統為監正

二十年冬十一月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

二十六年秋七月欽天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歷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歷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歷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歷元實於舊法無爽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為歷元而造歷依授時法推算如初

英宗正統十四年造己巳大統歷冬夏二至晝夜六十一刻行之而疎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歷唐三百年更七造歷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歷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歷理數極精古今歷無過之者乃天生傑出之智豫國家歷數無疆之用也

憲宗成化十七年秋八月真定教諭俞正己言歷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歷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于歷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下之常度本歷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歷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

冊上進請勑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歷頒布天下疏下部尚書周洪謨掌欽天監事童軒與正己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己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歷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己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錦衣衛執治之

孝宗弘治十一年訪世業疇人并諸能通歷象遁甲卜筮者

武宗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歷元

十五年冬十月禮部主事鄭善夫奏曰今歲及去年三次月食臣皆同欽天監官登臺觀驗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多不合占步益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天誠亦未易歲差之法晉虞喜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

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密矣今據法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故二至之時只爭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而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朓朒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宜定也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闇虛大月入闇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

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足者也若皆半秒積以歲月則纏離朓朒皆不合矣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歷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占天之書國法所禁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明理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歷元可更也不報

世宗嘉靖三年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歷明時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每朔弦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無以該治生靈而世亂矣夫歷數之典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期于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歷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于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

于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歷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迕恭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歷固有待于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太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為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許臣暫住朝叅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錄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歷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三者無一蚤夜皇皇罔知所措乞敕禮部延訪有能知歷理如揚雄精歷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不報

神宗萬歷二十三年秋九月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歷畧曰高皇帝革命之時元歷未久氣朔未差故仍舊貫不必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似應修治後漢志所謂三百年斗歷改憲者宜在此時仰惟列聖御極以來未嘗以歷為年號至我皇上始以萬歷為元而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正三百年適當斗歷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而歷元應在是矣繼述之盛舉寧不可待于今日乎前代人君或有新歷考成則改年號以歷為名以紀之以為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聖上預以萬歷為元此乃先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歷以應之為聖壽萬萬歲之嘉徵乃俟之久而未見焉此愚臣日夜之所惓惓也於是採衆說之所長輯為一書名曰律歷融通其學大旨出于許

衡而與衡歷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晉志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夫黃鍾乃律歷本原而舊歷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

爻象為首此與舊歷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躔所在宿次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十度左右唐一行大衍歷議曰劉焯推堯時日在虛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劆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冬至昴尚未中蓋堯時日在女虛間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軌漏使然也元人歷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歷考之乃在牛宿二度是與虞劆同大統歷考之乃在危宿一度是與劉焯同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說合而與舊歷不同二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授時歷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歷推之得壬辰後左傳三日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歷不同

三也授時歷以至元十八年為元大統歷以洪武十七年為元新法則以萬歷九年為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見歷議新法比諸授時庶幾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者章下禮部覆言歷名沿襲已久未敢輕議至于歲差之法當為考正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曰騐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騐以刻漏斯亦僃得之矣夫天體至廣歷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一度為百分一分為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應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輪轂外廣而中漸以狹至于輻輳之處間不容髮矣夫渾儀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于臬表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與今之談歷者或得其算而無測驗之具即有具而置非其地高下迥絕則亦無准宜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即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歷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于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二日之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此以歷家雖有成法猶以測驗為准為今之計直令星歷之官再加詳推以求歲差之故亟為更正嘗聞前禮官鄭繼之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于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于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于半秒難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歷家肯綮要在得精思善算而又知歷理者以職其事誠博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而其本又在我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之極光調玉燭默運璇璣正歷數以永大統之傳是在今日誠千載一時也載堉議遂格不行

二十四年河南按察司僉事邢雲路奏窺天之器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二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半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

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為細故且歷法疎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盖日食八分以下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固歷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

月也若或值元日于子半則當退履端于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亦言國朝歷元聖祖崇諭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揆之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度餘奚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直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

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應應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歷理微秒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于窺管測表歐陽修所謂事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玄解得羲和氏之歷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為數無差則太初歷宜即定於漢而後之為三統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蓍策為術無差則大衍歷亦當即定于唐而後之為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盖陰陽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陷不止則躔離之謬分

至之忒積此焉窮雲路持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歷書一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於是欽天監正張應侯等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既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齊七政而釐百工哉理應俯從雲路所請即行考求磨算漸次修改但歷數本極玄微修改非可易議盖更歷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算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歷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秒之差

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疎也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蓋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微得其概即令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衍成法而已若欲斟酌損益緣舊為新必得精諳歷理者為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算累歲較析毫芒然後可為準信裁定規制伏乞即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仍博訪通曉歷法之士悉送本官委用務親自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月中星躔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隨錄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歷實惟新其於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留中未行

四十一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歷法畧言邇年臺諫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

龐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所未及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經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都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有南景亦有周圍圓景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為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經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于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

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

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為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于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提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歷志諸書皆未能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為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疎密較者哉觀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

其皮膚又況現在臺諫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迹斷者寧可與之同日而論也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龐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伏乞勅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龐迪我等所有歷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禆補也

懷宗崇禎二年九月癸卯開設歷局命吏部左侍郎徐光啟督修歷法先是五月乙酉朔日食時刻不驗上切

青欽天監官五官夏官正戈豐年等奏言大統歷乃國初監正元統所定其實即元太史郭守敬所造授時歷也二百六十年來歷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嘗增損非惟不敢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矣切詳歷始于唐堯至今四千年其法從粗入精從疎入密漢唐以來有差至二日一日者後有差一二時者至于守敬授時之法古今稱為極密然中間刻數依其本法尚不能無差此其立法固然非職所能更改豈惟職等即守敬以

至元十八年成歷越十八年為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載在律歷志可考也是時守敬方以昭文殿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亦未能有所增改良以心思技術已盡於此不能復有進步矣於是禮部覆言歷法大典唐虞以來咸所隆重故無百年不改之歷我高皇帝神聖自天深明象緯而一時歷官如元統李德芳輩才力有限不能出守敬之上因循至今後來耑官修正則有童軒樂頀華湘等著書考

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等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周濂周相等是皆明知守敬舊法本末盡善抑亦年遠數嬴即守敬而在亦須重改故也況歷法一志歷代以來載之國史若史記漢書晉唐書宋元史尤為精備後之作者禀為成式因以增修我國家事度越前代而獨此一事畧無更定如萬歷間纂修國史擬將元史舊志謄録成書豈所以昭聖朝之令典哉已而光啓上歷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

以正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

之差以推步淩犯其七推變黄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黄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視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

人龍華民鄧玉函同襄歷事疏奏報可故有是命

三年夏五月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秋七月徵西洋陪臣羅雅谷供事歷局

四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徐光啓進日躔歷指一卷測天約説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

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徐光啓豫定月食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同地緯度算其日分多少用地經度算其加時早晏月食分數寰宇皆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葢食在早獨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密也唐書載北極出地自林邑十七度至蔚州四十度元人設四海測驗二十七所庶幾知詳求經緯之法矣臣特從輿地圖約畧推步開載各省令食初

虧度分葢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詳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虚亦十五分止耳而臣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葢闇虚體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體不能全入闇虚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于二道之交故月入闇虚一十五分方為食既更進一十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為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歷推十八分四十七秒畧同此法也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光啓復

上測候四說其畧曰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為限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不在日中即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為顯証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悮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溺於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午正為黃道之中限乎臣今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成監官已經謄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該監諸臣所最苦者從來議歷之人詆為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法耶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於前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蓋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立法若前無緒業即守敬不能驟得之況諸臣乎此足以明疎失之非辜四也有此四者即分數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顯驗故敢冒昧上聞

六年冬十月以山東布政司右參政李天經督修歷法時徐光啟以病辭歷務逾月卒所著崇禎歷書幾百卷

七年春正月乙巳督修歷法山東右叅政李天經疏言

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於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於是月前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歷家於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回回歷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經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歷算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二日未正一刻一十分相距兩日臣於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脗合新歷隨取輔臣徐光啟從前測景簿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證蓋太陽行黃道中線迤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迤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三十度有奇夫過赤道三十三度為真至則兩道相交於一線詎不為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為然謹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　蒲城布衣魏文魁上言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酉曉刻月食今歷官所訂乃二月十五日壬申夜也八月應乙卯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望為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訛謬尚可言哉奏上命文魁入京測驗　秋七月甲辰李天經上歷元二十七卷星屏一　冬十一月日晷星晷儀器告成上命太監盧維寧魏征至局驗之先是西儒羅雅谷湯若望在歷局造測儀六式一曰象限懸儀二曰平面懸儀三曰象限立運儀四曰象限座正儀五曰象限大儀六曰三直游儀復有弩儀弧矢儀紀限儀諸器不槩錄

谷應泰曰古今改歷者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秦凡六改由漢初訖漢末凡五改由曹魏訖隋凡十三改由唐訖周凡十六改由宋初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訖元凡三改其間傑然名家者漢大初

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最密明太祖吳元年太史令劉基率其屬進戊申大統歷已而欽天監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歷元大約錫名雖殊立成罔異與授時都無增損良以才非守敬草故滋難也自時厥後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已鄭善夫周濂周相諸人耑官修治則有童軒樂頀華湘諸人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諸人志切持籌事同築室

言人人殊旋復報罷迄于萬歷西儒來賓繼軌迭至一時象緯歷算之説迥出尋常嘿與天會李之藻既推轂于定陵徐光啟復連茹于懷廟開局京圻允稱甚盛其法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八秒六十四微為平行歲實小餘而以均數加減之則為定冬至由是太陽有平行實行而三百六十五度之盈縮因之太陰有自行次輪又次輪而朔望之遲疾因之交食有時差里差視差而食時之刻數分秒方位因之有所為根數者猶授時氣應也引數者猶授時盈縮歷遲疾限也均數者猶授時加減差也黄道東行一分四十三秒餘者猶授時歲差一分五十秒也至如午中分黄赤之辨分至有贏縮之殊而隨動自動疾動遲動不同則交道之廣狹生焉闡微析幽思出象表雖使揚子談玄洛下握筭無以及此衆言淆亂迄未通頒適我

皇南嚮之辰詔司天西歷之布法象維新璣衡愈密豈非

宏制尚闕于垂成而大典終歸于有待哉唐子盛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宦侍誤國

熹宗天啓七年秋八月懷宗踐祚冬十月魏忠賢伏誅南京守備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太監孟進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並免　上御日講畢召閣臣入便殿出薊遼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自云贅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乎其盡撤各邊內臣十一月戊辰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諸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機宜俱聽經督節制無復委任不專以藉其口凡爾諸臣宜體此意先是自萬歷以來礦稅既行騷然苦之既而魏忠賢擅權敲骨剝髓天下重足而立上即位首罷之朝野翕然望至治焉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　二月諭戒廷臣結交近侍

二年夏四月以內官監太監曹化淳提督南京織造秋七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南下始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太監馮元昇覈軍訖始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軍　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三年春二月司禮太監曹化淳等各廕錦衣衛指揮僉事

四年秋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　冬十月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詔西協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初上既罷諸內臣外事俱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

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崇禎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内臣眎行營自是御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體加于庶司羣相壅蔽矣　罷工部郎中孫肇興肇興監督盔甲廠以帑詘疏劾張彝憲上怒落職

五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内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為侍郎也貳尚書非貳内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内外平上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　秋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冬十二月南京禮部主事周鑣上言内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盧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

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投閒矣王弘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王弘祖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未能屈指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内侍之温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褻天言祇狥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繼咸疏救之不聽　以司禮監右少監劉勞譽提督九門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合進俱納于御馬監實責金貿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却之

六年春正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坤疏劾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不宜侵輔臣上召廷臣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内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内臣豈處分各官皆為内臣耶對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為法度惜非為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

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誣巧傾也因詰志道者再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　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　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　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

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勦汾陽知縣費甲鑄以逼迫苦供億墜井死　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寧張國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　秋七月敘內臣守萊州功徐時得翟升各廕錦衣衛正千户　命湖廣守備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

七年春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鰲獻上太平十二策內撤監視因求罷不允貶鰲獻于外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山西提

學僉事袁繼咸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賫冊之令皇上從之特在剔釐奸弊非欲羣臣詘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為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先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所為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既張彝憲

亦奏辯謂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為安事創彝憲即長揖秪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夏五月陝西按察司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

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　六月叙禁旅功廕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户袁禮楊進朝盧志德各百户賜衣幣以擊盜屢捷也　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内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俟漕竣即回監供職惟關寧密邇外境高起潛兼監兩鎮暨内臣提督如故　秋七月發帑金蟒叚給監軍太監高起潛賞功　九月司禮監太監張從仁改内官監提督九門　冬十月命兵部同内中軍張元亨崔良用往西寧監眎及茶馬御史易壯馬　總理户工二部司禮太監張彝憲改司禮監提督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邉臣之情歸命軍容無事稟成為恭寇

至推委百出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持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即撤今行之無績益宜撤不聽　十二月以乾清宫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戎政撤南京守備太監胡承詔張應朝以司禮太監梁洪泰内官太監張應乾協同守備

八年夏四月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逋八十九萬命趣之　冬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所正千户世襲

九年夏六月命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録囚　秋七月我

大清兵至居庸遣内中軍李國輔守紫荆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勇衛營太監孫維武劉元斌以六千五百人防馬水沿河　兵部尚書張鳳翼督援兵出師以監視關寧太監高起潛為總監南援薊州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為提督同山海總兵

張時傑屬起潛給起潛金三萬賞功牌千購賞格　以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為副提督巡城閱軍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總督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為分守太監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勳分守　以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　以司禮太監盧維寧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州內中軍太監

孫茂霖分守　八月命科道各官分地督運從太監張彝憲之言也名廷臣于平臺及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初光宸叅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叙內臣功為借援又請罷內臣督兵上勿善也是日上怒甚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謫　九月我

大清兵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　司禮監太監孫象賢調南京同張彝憲守備　冬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言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叅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時各進馬也　叙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廕指揮僉事各世襲賜金幣初化淳為京營提督收用降丁及守昌平俱散去至有叩京師城下者皆稱京營兵莫能辨　十一月叙禁旅功太監劉元斌廕錦衣衛百戶　命御馬太監陳貴總監大同山西朱文炳分守御馬太監王夢弼分守宣府昌平鄭良輔協理　名兵部左侍郎王業浩司禮太監曹

化淳于平臺　十二月曹化雨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十年春正月常熟張從儒訐錢謙益溫體仁修郄下之獄謙益嘗為王安作祠記太監曹化淳者故王安門下也謙益得免體仁尋致仕還（詳東林黨議）　以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副之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分守津通臨德總理太監楊顯名叅前巡鹽御史張養高欽舜各侵税額詔逮之時養先卒下撫按

錄其家　夏四月命南京守備太監孫象賢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清覈兵馬械杖　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于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于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時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以飾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上方倚任中官不察也　秋七月工部員外郎方壐謫外壐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感激聖恩苟知報答何論內外每見廷臣處地懸絕不若宫庭昵御効忠倍易凡此內臣微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鰓鰓過計也刑科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三級謫外　冬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孫茂霖分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十一年春正月任丘清苑淶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有司不法上內訪逮入責撫按不先劾為溺職近畿如此遠地可知命部院申飭　二月丙申城盧溝名拱極城太監督役掠塗人受工民力為憊　冬十月以御馬太監邉永清分守薊鎮西協

十二年春正月叙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蔭錦衣衛百户　二月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賦税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張榮提督九門王裕民總

督京營戒午門端門諸内臣延接朝士　九月以内官監太監杜秩亨提督九門

十三年春三月詔撤各鎮内監還京　夏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先是上召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浹沾背於是專偵其陰事而國觀亦褊忮坐通賄敗（詳東林黨議）

十四年夏四月召大學士周延儒入朝　秋八月辛酉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正一真人張應京請扈從臨雍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于太學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寧釋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　冬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内閣通内侍于是侍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　十二月諭停内操勅内臣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毋干外政并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十五年春正月罷提督京營内臣　御史楊伯顒上言臣讀敕諭申結交内侍之律因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

事之令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甚者誘人作奸挾仇首告矣夫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噬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於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條例東廠寬而刑罰可以漸省抑臣復有請焉如臣子獲罪但勅撫按檻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若緹騎一遣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斂餽為害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擾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王承恩提督勇衛營　冬十月誅司禮太監劉元斌初元斌監軍河南羣盜在陝洛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論功及論辟未得旨即奏辯上怒并誅太監王裕民

十六年夏五月以内官監太監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練兵　秋七月戒廷臣私謁内侍果有事朝房商之　八月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備

南京　冬十二月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訌竟無能為上畫一策其罷内監撤廠衛内臣日夜文致之故延儒始終皆以璫敗初延儒受主眷深諸璫稍稍乘間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不為慮迨視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信之矣吴昌時事發聖怒遂不可回矣

十七年春二月李自成自山西趨真定保定命太監高起潛等分據要害　三月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迎降入居庸關太監杜之秩迎降　以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名前太監曹化淳等分守諸門丙午賊騎薄彰義門太監杜勳縋城上入見大内張皇賊勢語守璫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是夕太監曹化淳開門降上死社稷内臣從死者惟王承恩一人

谷應泰曰嘗聞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而腐身熏子動相銜達金貂左璫口含天憲者所由來漸矣然秦以趙高敗漢唐以宦侍亡太祖鑒之凡内豎不令讀書取備掖庭給灑掃而已及乎中葉寵用刑餘英憲武熹亂者四世比至懷宗沖齡踐祚睿謀天縱手剪凶璫雖李閏有侍安之功曹騰叅建桓之策而卒之張達坐收甘露無變不動色而去大奸斯已奇矣且其初年江南織造即便撤還塞北監軍悉皆免罷仍諭内臣受命始出禁門廷臣在官勿交近侍于時嚬笑不假狐鼠無竊宫中府中肅清極矣詎意渭水陳兵甘泉舉火而問錢穀則大僚不對咨廟算則肉食寡謀秦既無人王真孤立乃始叅任貂璫往來給使勞軍轉餉偵刺行間蓋亦有所不得已也自是之後曹化淳等以錦衣蒙廕而張彝憲總理戶工唐文征親督京營高起潛監視錦寧張其鑑盤驗收放内外各司必兼貂貴緣邊諸鎮復設中涓語云西頭勢重南衙樞機權過宰相良不誣矣其後高弘圖熊開元次第投劾倪元璐袁繼咸先後上言侯覽用事而朱穆

發疽朝恩即席而魯公爭坐國體旣傷宜士大夫之所鄙也然而英主在御太阿未落非有王振土木之罪汪直西廠之酷劉瑾不軌之謀魏忠賢閹奸之狀而潛窺意旨馴致敗亡者無他陽授以國柄者猶摘龍之珠而陰寄以耳目者直竊叢之神也總之懷宗怒在門户故必用甫節以伺膺滂而懷宗疑在蒙蔽又必用弘石以發楊賈卒之中常子弟悉合黄巾涼州議郎責輸貨賄而天下事不可為矣以平論之崇禎初造人望太平假令推誠置腹則煬竈可除任賢去邪則小羣可渙與其詗之于閹人孰若信之于正士回天獨坐固無事此曹也獨柰何輔國就誅元振更用左悺既殺張讓復然眉睫之喻乃為識者所悼惜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　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中原羣盜

崇禎元年延安饑十一月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附之白水盜王二等復合徒衆刦掠蒲城韓城間時承平久狃被兵人無固志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宴庸而耄惡聞盜杖各縣報者曰此饑氓徐自定耳于是有司不以聞盜偵知之益恣刦宜君縣獄北合嘉胤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二年正月壬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撫標止步兵三百人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報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等處流賊恣掠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秦置盜刦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

治有先事隄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己巳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執游擊李英　二月陝西兵備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川兵敗賊畧陽守備黃元極擊賊馬蹶被殺猶手刃賊不置賊走漢陰應遇遣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並自殺漢南盜平　三月丙子流盜掠真寧寧州安化三水　四月甲午固原賊犯耀州督糧參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圍賊于雲陽幾覆之賊乘夜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　劉應遇以千人偪漢中賊于五丁峽寧羌知州陳元瓚失防盜遁　巡按陝西御史吳煥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狃于積弛束手無措則舉而委之邊兵至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為盜又委之內地總之兩撫欺飾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西安延安諸邑皆被盜矣盜發于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釀之

也　十一月京師戒嚴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杞以兵入衛譁于涿大掠良鄉如杞逮論死西兵皆沿邊勁卒潰而失次竄走剽掠山東　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青澗等縣起前總兵杜文煥勦之　三年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掠綏德衆三四千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斬首三千級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賊走西川官兵追擊降三百餘人餘大奔苗美叔苗登霧嘯聚于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先是萬歷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為常崇禎二年秦大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延綏巡撫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勤王兩軍復以稽餉而譁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間倡饑民為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釐汰裁餉至數十萬乘障兵咸譟而下又以給事中劉懋請裁定驛跕即給郵乘傳有額毋濫用縣官錢歲省費無筭謂蘇民力也而河北游民向籍食驛糈用是益無賴歲不登無所得食所在潰兵煽之

而全陝無寧土矣　命洪承疇以都御史巡撫延綏王嘉胤陷府谷他賊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四月賊王子順苗美陷蒲縣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鄰陝河最狹賊自神木渡河陷蒲已分三部東犯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賊首自號橫天一字王　五月賊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康　六月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洪承疇與杜文煥圍之賊夜刦營官兵擊敗之　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蹙賊于延川賊求撫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俱降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其淫掠如故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于此矣　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為鄉導土寇倚邊賊為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其數不

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刦涇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勦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所斬獲皆饑民也而真賊飽掠以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刦掠名降而實非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斗粟金三錢營卒乏食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彼官且柰兵民何哉且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納賊之一金至于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柰何民不驅為盜乎若營兵曠伍半役于司道半折于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操練以備實用也　山西流賊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七月御史黃道直言盜起于饑請發餉銀易米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洛宜陸路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　八月王嘉胤勾西人入犯佯乞降仍奪路走黃甫川復引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犇潰　十月王嘉胤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復陷府谷大盜李老柴于鄜雒

間糾三千餘人攻合水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六百餘級又敗之寧州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于河曲發西洋砲砲炸兵自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　十二月乙巳盜神一元破寧塞據之殺叅將陳三槐圍靖邊副使李右梓固守賊勾西人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遂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神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　癸未山西賊犯平陽　庚寅王嘉胤渡河掠菜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卻之　己亥命御史吳甡賫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彼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即或脅從儻入賊黨若肯歸正即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　上召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于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之事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近聞漸已渡河河曲尚阻須大

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對曰山陝隔河倏去倏來故河曲獨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大抵饑民為之內應令不早圖有誤國事上問陝西叅政劉嘉遇以流寇對曰流寇因兵餉不足故難勦耳且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之又問近寇所在對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上凝思久之命退　寧武總兵孫顯祖言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勦日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或調邊騎夾勦命下所督便宜專制總督張宗衡以兵餉並乏竟不行　二月壬子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圍出復糾賊數萬犯寧夏都指揮王英兵潰諸道將棄城南犇戊午一魁至慶陽破東關游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　戊辰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即援宜君賊趙和尚等南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各賊分犯不知其數　壬申神一魁陷合水　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解時議招

一魁散其黨　癸未賊帥孫繼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之設御座于固原城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矣　甲午陝盜劉五可天飛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蘆保嶺衆各萬餘分犯平涼固原耀州涇陽三原盜混天猴薄寧州分犯環縣　賊陷武安走平涼詐稱官兵襲陷華亭時大盜王老虎闖莊浪曹文詔王性善西勦諸賊乘虛四犯　楊鶴給降人牒令各還鄉簡其豪千餘人以參將吳宏器領之駐寧塞而宜君雒川盜又蠭起矣　副總兵曹文詔擊賊于栗園大敗之　四月己未神一魁降于楊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又止廵撫練國事北征宜雒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其脇從饑民各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　省臣劾宣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恇怯玩寇上切責雲中等平盜自贖時言官交論鶴鶴疏引咎　曹文詔

等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千　丁卯延綏廵撫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　庚午賊陷始興　御史吳甡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委同知趙鶴年分賑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　降盜不沾泥擁衆脇糧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三千人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連戰賊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官兵屯西川雙湖峪其間窑寨六十有四皆險絶盡為賊藪承疇乃令在在設防堵截不沾泥懇率百騎逃闕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手殺賊目雙翅虎縛獻紫金龍以自贖　五月乙亥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闖王虎金翅鵬乞降金翅鵬即王子順姪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其衆二萬　陝西都司曹變蛟追寧塞遺賊于唐毛山賊大潰四戰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而寧塞之逸賊稍殺矣　御史吳甡至榆林鎮以晉

兵過糴斗米銀六錢草根木皮俱盡人至相食甡因奏榆林為西北雄鎮宿將勁兵出馬非他鎮比雜販牟利商民欣赴初無損于晉若以防河為名而絶秦人之命恐誤國不在此也　延安賊趙四兒以萬餘人掠韓城郃陽靈州叅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斬三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時榆林連旱四年延安饑民甚衆西安大旱巡撫練國事吏請發帑賑濟不報趙四兒尋降　初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駐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上謂賊勢獗甚招撫為非殺之良是命吳甡覈奏　丁酉延綏榆林大雨始有禾　庚子盜滿天星降于楊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即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畔去　壬寅賊萬人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部降丁內應城陷　六月癸卯曹文詔擊斬王嘉胤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

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　辛酉鄜州賊混天猴張孟金謀襲靖邊張應昌邀之于真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萬餘人自甘泉犯合水洪承疇率兵追擊敗之甘泉山中混天猴等乞降　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列三營于太平原楊鶴王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　癸未逮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之丁亥曹文詔等諸將擊賊連敗之賊奔東北是役也合督撫四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潛遁山谷延安慶陽千里內暫安焉　甲午賊趙四兒六千餘人東渡山西總督洪承疇等兵從之賊入沁水縣縣東北有竇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墻為堡甚堅至是賊犯竇莊五典已沒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去霍氏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

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為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竝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辛丑陝西賊陷中部王承恩擊斬千七百級　八月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斬其餘黨五百餘人西路漸平　先是廵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御史吳甡確查報聞甡上言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蠭起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安邊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餘黨郝臨菴劉六等衆不下數萬掠環縣真寧閻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青澗脇從甚衆幾于無民流刦延南點燈子衆號數萬自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被毒甚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等降于榆林

餘賊遂徙而北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刦掠于是有官賊之謡而人致恨于招撫之失事矣點燈子衆五六千在青澗旋撫旋叛慶陽郝臨菴劉六等亦曾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贜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資之說有自來矣為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為也　山西賊陷隰州蒲州命許鼎臣廵撫山西洪承疇駐慶陽報乏餉已承疇兵大敗趙四兒于山西桑落鎮　九月山西賊入河北犯濟源　神一魁復叛據寧塞刦守將吳宏器范禮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　盜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五部恣掠宜雒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土人強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大胤落職　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張福臻廵撫延綏　黃友才復叛而遁追斬千

一百級　洪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即點燈子也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蝎子塊與紫金梁等共數十部自賊據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冬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　陝西賊陷宜川　十一月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誘譚雄等五人斬之　癸丑陝賊不沾泥張存孟等陷安定甲子王承恩克安塞斬五百餘

級即進勦安定賊潛走綏德　降丁混天猴句盜陷甘泉刦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備兵河西張允登戰死洪承疇聞之遣王承恩分勦以甘泉鄜延咽喉而自以四百人赴之賊勢日熾承疇日不暇給矣　寧武總兵孫顯祖敗賊蝎子塊于萬泉　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備兵僉事郭景嵩死之　己丑諸降盜復叛攻綏德　上憂延綏賊蔓以山陝督撫請餉疏切責戶兵二部兵部尚書熊明遇請措二十萬金接濟

秦中　甲午孫顯祖于河津聞喜等處與賊六戰俱捷五年正月延綏賊偽為米商入宜君遂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寧大掠四出山西巡按御史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隣為壑給事中裴君賜晉人也上言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勦撫蓋當事之無定見如此　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勦費并以勸農從之　先是寧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檄固

原備兵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等緝奸殺賊塘馬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食乏互相猜疑洪承疇從鄜州間道疾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犇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筭而寧塞之寇盡矣惟混天猴等尚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為用兵來第一　戊午洪承疇等擊敗

賊于揌安堡賊雖犇竄尚破華亭擾莊浪而官兵追捕皆破膽潛匿先是延西諸寇承疇偕文詔先後清蕩而鐵角城乃邊盜藪郝臨庵可天飛為官軍所敗獨行狼跳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為持久計聞他盜盡平甚懼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自西瀆捷後軍聲大振曹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甲子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奏曰三秦為海內

上游延安慶陽為關中藩屏榆林又為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饑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盜為饑民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鶩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勅所司亟措餉二十萬給民牛種為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　張應昌等擊黃友才斬之　二月寧塞逋寇復熾　庚寅盜夜入鄜州備兵僉事郭應響死之　三月壬戌陝西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麟赴任七日城陷逮至竟坐棄市人皆冤之　四月湖廣流盜自興國入江西泰和吉安等處　七月山西賊陷大寧　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洪承疇令脅從者免殺降四千餘人散者亦數千人餘賊散匿山谷　山西巡

撫宋統殷擊賊于長子賊犇沁水庚辰賊首紫金梁老回回八金剛以三萬衆圍竇莊時張道濬得罪家居率其族禦之賊多死聞秦師且至懼欲乞撫紫金梁呼于壁下道濬登陴見之紫金梁免胄前曰我王自用也誤從王嘉胤故至此此來乞降耳俄老回回亦至道濬諭之曰急還所俘散若徒衆吾為請于撫軍貸爾死賊乃還所掠拔營而西入陽城界道濬以賊情告于統殷曰賊狡未可信因遣使往覘賊諸賊咸就約惟八大王闖

塌天五營不受命紫金梁歸欵未決諸軍乘賊不備輕騎襲賊營賊怒南犯濟源陷温縣　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脩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陟輝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燝殺賊自贖賊既盡嚮河北山西巡撫宋統殷備兵兾北王肇生率軍次陵川扼賊北歸賊北走遇官軍賊死鬬互相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西山頭賊緣窮谷而登大譟官軍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

督張宗衡將兵至高平統殷肇生以師畢會大破賊于桑子鎮賊復入沁水　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人援懷慶　癸未王承恩敗安塞遺賊于西川胡堡賊目喬六自斬其魁以黨降餘遁延綏稍寧　十一月罷山西巡撫宋統殷以許鼎臣代之　十二月張宗衡許鼎臣同逐賊臨縣賊轉入盤磨山山方六百里賊閻正虎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邢湍川上天龍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紫金梁以秦豫毛兵俱集澤潞東南

遂乘虛從沁州而北入榆次又入壽陽距太原不五十里許鼎臣撤師北歸時賊首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婦搆小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歸廷議方督進討諸將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始爲請于朝混天王唯唯泣涕而去亂世王與破甲錐合謀圖紫金梁賊分爲三陷霍垣曲長子諸縣壬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是月趙和尚等賊斬其魁霍維端以降諸將分領八營還宜君

六年正月丁酉賊闌入畿南西山距順德百里時大隊在山西分爲二一北向西犯平縣窺固關一南向河北懷衛之間盡遭蹂躪矣　丁未左良玉敗賊于涉縣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熾謀渡河南犯　癸丑進曹文詔都督同知文詔連敗賊于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　二月許鼎臣曹文詔屯平定張應昌屯汾州駐太原東西以禦寇　賊據林縣山中饑民相望而起左良玉敗績于武安河南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賊

益熾左良玉勢孤乃請鄧玘兵相援備兵井陘副使寇從化撤守備李定王國璽逐賊畿輔陷賊伏中兵敗死亡畧盡賊長驅保定備兵副使盧象昇禦卻之　曹文詔敗賊于榆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紫金梁老回回從榆次敗北犇　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没　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石砫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馬鳳儀敗没　丙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張道濬設伏于三纏凹賊至伏起擊之斬其魁生擒賊首滿天星闖王賊大奔巡撫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　四月丙寅山西賊陷平順　乙酉曹文詔敗賊于陽城斬千餘級　河南西路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没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賊使入撫臣不得無罪　五月癸巳山西巡撫鼎臣以流寇恣掠請蠲積逋并豫免數年額賦不許　己酉上以剿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

玘軍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庚申曹文詔夜襲賊于偏店賊亡走墜山谷者亡算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沙河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　河北賊陷涉縣　六月乙丑川兵潰于林縣毛兵殺傷甚衆潞王告急乞濟師　丙寅河北賊圍湯陰林輝涉安諸邑别賊自陽城垣曲來合于濟源　山西賊陷和順　辛巳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盡奔太行山　上念中州寇盜蔓延命總兵倪寵王樸分將京營兵監以內監楊進朝盧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健丁三百馳赴中州夾剿　七月乙未賊毛彰德汾州張應昌進剿汾陽知縣費甲鏸以逼迫苦供億投井死　丙申山西賊陷樂平　河北賊攻彰德左良玉禦卻之　辛丑山西賊陷永和旋陷沁水賊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陷之　八月丁亥陝西賊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分守固原叅政陸夢龍戰于綏德城下死之　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

賊首張有義即一盞燈也　十月丁卯山西河北諸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而南犯閿鄉陷澠池分入河南湖廣漢中興平　畿内賊至寧晉掠南宫甚慘尋走五臺山山周數百里賊據顯通寺其中薪儲皆具險阻足守官軍不敢擊　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氏徧掠汝州淅川内鄉光化均州戊寅犯南陽　庚辰湖廣賊假進香客陷鄖西　癸未湖廣賊陷上津丙戌陝賊陷鎮安　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畿輔河南至數

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獨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黄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佚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是年陝西山西大饑

七年正月壬辰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王之臣即豹五通天柱孝義土賊也而嵐岢大盜高加計號顯道神尤横會大旱饑民投賊者逾衆　畿輔兵漸集賊西竄　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而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四五千人入郢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陵　辛丑陝賊陷洵陽逼興安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興安賊連陷紫陽平利白河道臣王在臺固守興安洪承疇赴援城得全時練國事移兵商雒賊南破鳳縣入四川癸丑陷遷安　乙

卯楚賊陷房縣保康　南京兵部尚書吕維祺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宜以宿壽襄葉為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勅淮撫楊一鵬急宜預備防賊東犯

二月壬戌蜀賊陷興山壬申入瞿塘陷夔州一宿去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為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僉擬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詔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

湖廣四川軍務貽賊所向隨方勦撫奇瑜檄諸將會兵于陝州　三月己丑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上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饑黎一難民宜分別勦撫上善之下總督奇瑜　乙巳川兵敗賊于巴州　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　四月丙辰逮撫治鄖陽蔣允儀以失陷鄖西諸邑也　川賊渡利州河扎陽平白水等關分四路土人力拒之賊走奉節　楚賊在房縣婦倍于男總兵張全昌連擊敗之　甲戌發帑金

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饑陝西時山西永寧州民蘇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　川賊三萬人返屯鄖陽之黃龍灘分三道一均州趨河南一鄖陽趨淅川一趨商洛盧氏張應昌兵敗于均州　丁丑川賊復入陝陷兩當己卯陷鳳縣先是三邊總督洪承疇因插漢犯甘肅即漢中北行至棧道青橋驛聞州賊數萬營寧羌乃返至沔州援之賊由陽平關過河奔鞏昌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盛須益邊兵乃檄副將賀人龍劉成功等兵三千赴藍

田夾擊及兩當鳳縣連陷賊分道一向邊方一向漢中知府斷棧道守雞頭關賊不得前間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郤之賊走石泉漢陰又别部賊二萬由鳳縣趨寶鷄汧陽求撫承疇姑慰諭焉時撫治鄖陽盧象昇總督陳奇瑜以數省兵力萃于楚楚賊盡西奔漢中而川巴通江入西鄉者復二三千凡名賊盡歸漢中興平兩接于商雒癸未賊復謀入川阻大江入西安之終南五月陝別賊陷文縣文縣去歲大旱入秋早霜冬無雪今春

不雨斗米銀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一畧鄜延一掠延慶官軍迫之賊皆傍終南山竄入商雒羣盜畢集深入大峪承疇會師進逐之遂東走網峪川復入大山遠竄　己亥賊復出再陷鳳縣漢南招撫之賊一出棧道西陷麟游永壽東陷同安庚子賊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州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　巡撫陝西練國事奏今日最難有五曰缺兵大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調甘肅自寧夏甘肅再喪師今防插漢尚不

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以勦賊而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二曰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留新餉即使支盡不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安出三曰缺官荒盜頻仍有叅罰戴罪有追贓客死有失城就逮道府且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故缺官宜急補而叅罰亦宜少減也曰宗禄秦俗嚚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長曰驛地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令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逋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洪承疇進師岐山駐三原賊十餘萬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從耀州奔同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鞏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千人副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千專賑盜所向為援勦　六月丙寅總督奇瑜鄖撫象昇勦竹山竹谿各山寇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奇瑜復敗賊于硤石斬七百餘人淬死五千餘人墮崖死者二千餘人

七月陝西降盜陷隴州　己丑洪承疇奏言入陝猖獗之賊大抵可十四五萬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四馳特其勢衆旁伏遞進則勦賊之難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運則糧芻之難賊入山負嵎官兵相持一日即坐誤一日則時日之難且請鹽課銀三十萬加曹變蛟秩皷其敵愾從之　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藉口奉督撫檄安揷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啟須縋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為辭劾地方官紳撓撫局以激上怒命緹騎逮寳鷄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　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無計登陴固守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賊至濠畔語一日夜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鄠盩厔密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盩厔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國事遣官招之諭殺渠自贖予

上賞項之一賊斬國棟以獻賊人人自疑互戕千餘人餘仍入南山　乙未洪承疇進次華州各賊聞之自朝邑折而北犇澄城郃陽　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犇云犯西安洪承疇馳一日夜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賊賊颺至西安東境官軍以力疲未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間道走渭華遏其前而自率兵至潼關紅鄉溝追賊游擊李效祖柘永鎮力戰賊郤不能出關因登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勦之丙午賊覘知官兵意夜走商雒初老回回等萬餘先踞商雒山中令又益盜萬餘其地山谷險阻承疇牽諸將共兵三千人赴潼關大峪口截其出仍備閿鄉靈寶諸處　總兵尤世威兵潰于雒南羣賊越盧氏犇永寧先是守隘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疲痢不任戰左良玉兵自内鄉赴援盧氏　慶陽賊南下烽火徹三原涇陽耀州富平　八月上憂寇詔發各鎮兵四萬五千竝赴河南時豫賊衝突禹許長葛間凡十三營大營在永寧盧氏約九月向山東誘官軍東出謀襲汴梁　陝賊復陷隴州屯州城浹月叅將賀人龍等援隴州賊圍之羣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為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馘報捷賊勢不減　總督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餘俱延安民竝令還鄉先是賊為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饑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諸盜未大創本無降意徒以饑疲困于地險不得逞姑從欵以紓我師奇瑜撤所過郡邑為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出險數萬衆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可遏矣　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郤之　閏八月乙酉陝賊陷靈臺辛卯陷崇信白水丙辰陷涇州　河南大旱　壬寅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則盩厔寶雞衆殆二十萬始

悔其見愚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　九月賊二十餘營西至函谷關東至河陽連屯百餘里別賊萬餘連營雒南閿鄉　癸亥陝賊陷扶風　庚午命吳甡巡撫山西

甲戌豫賊東至于蘄水大隊盡入黃州廣濟　兵部檄河南兵入同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興平山西兵入韓城蒲州　丁丑陝賊分三部一由鳳縣攻漢中一出畧陽由陽平關入梓潼劍州犯蜀一由寧羌犯廣元　辛巳洪承疇遣副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

人龍圍始解　十月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耑主招降謂盜已革心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甡言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況邊地窮荒無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　癸巳河南盜掃地王等趨江北自英霍分掠潛山太湖宿松別部陷陳州靈寶

己酉楚賊自京山間道趨顯陵明日遁入山中時大寇仍聚秦中老回回屯武功　辛亥河南賊陷盧氏　上以秦寇猖獗壬子逮巡撫練國事命李喬巡撫陝西

官軍三敗賊于華陰南原之間斬首千二百級　十一月總督奇瑜請各撫鎮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局大潰賊氛日熾故有是請欲分委其過也　壬戌江北賊陷英山焚霍山　庚辰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勘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先是西寧殺將領承疇還

軍定亂賊遂分陷關隴西寧既定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賊聞承疇將至悉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宛雒閒左良玉軍澠池總兵陳永福合鄧玘軍南陽頗有斬獲而山西防河之戍多逃自靈邱廣昌徑走五臺陝西鄜陽各處告警賊游兵東下常德

八年正月丁巳河南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十萬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一自武關嚮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河南北諸

盜復分為三一走伊汝陷滎汜焚掠無遺東剽及鄭州復分道犯商雒一自葉蔡南圍汝寧一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與汝寧合十五營衆數十萬並入襄陽境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澠陳治邦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堵南陽賊勢日衆兵力日分賊二三十萬大小七十二營蜂屯伊嵩宛雒之間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所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决裂也　河南逸賊復入漢中陷寧羌轉入臨鞏　庚申江北賊陷霍邱　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共七萬二千餉九十三萬六千并發內庫銀二十萬齎赴督臣軍前更命尚書承疇統率大兵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勦除期以六月掃蕩廓清立頒上賞如仍留餘孽督撫諸臣立寘重典其進止一聽督臣檄不中制承疇率軍赴河南　陝西賊陷靈臺　河南賊分三道一趨六安

一趨鳳陽一趨潁亳　壬戌陷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　丙寅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為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相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賊渠張蓋鼓吹坐堂上杖容暄于堂下殺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死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于槊燔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戊辰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彝以筵蓐卜于神祠不利刳神像而去賊拔營南下沿途殺掠無遺趨廬州　丁卯命洪承疇趣東馳勦寇　甲戌鳳陽賊陷巢縣已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諸縣是日圍六合聚穉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

以為笑樂又裸婦人數千詈于城下少有媿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去　出帑金二十萬助勦餉發太僕金十萬輸西安其湖廣餉十九萬資鎮筸等兵鹽課十萬貯淮揚以防寇逸初兵部會戶部調南北主客兵七萬馬一萬五千每兵日銀三分米一升五合馬日草一束銀二分豆三升銀二分計五閱月約十一萬金云　戊寅江北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偽許之夜襲城城陷己卯陷無為州　洪承疇抵河南河南諸盜知承疇

至又入潼關承疇遣副總兵來胤昌以千二百人往戍西安令總兵秦翼明游來朝間道向山東趨徐州捍江北逸寇　庚辰江北賊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不利賊渠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腰夜走潛太諸邑諸邑多山氓習獵射虎豹藥弩窩弓甚設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西向麻城抵漢口　二月癸未江北賊陷潛山乙酉陷羅田　命總兵曹文詔勦寇陳許時湖廣扼賊賊仍走太湖攻陷之而河南賊迫于諸路兵其在南陽者

過應隨駐棗陽在汝寧者則入黃州而鳳潁賊入英霍蘄黃一帶擾殆遍其在嵩盧靈陝諸寇密邇潼關雒南者又折入秦中約六七萬西安諸縣並遭蹂躪有四大營北渡渭突剽郃耀間其山西寇則在平陽汾州諸縣並野掠而土寇助之　癸未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始以皇陵之變疏聞是日上當御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俱素服從事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乙未命侍郎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協勦承疇請四川撫鎮俱移夔門達州進援襄漢湖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鄖撫移駐鄖襄漕督移駐潁亳進援汝寧歸德山東撫臣移鎮曹濮進援江北江南山西撫臣移蒲州進援靈陝陝西撫臣移商州調度興安漢中河南撫臣移汝南南陽間保定撫鎮移駐邯鄲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　三月癸丑湖廣賊陷麻城　丙辰省臣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　庚申蘄黃大盜

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民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倡亂十二年陷十州縣其子日啖人心髮雙目俱赤　先是鳳陽賊犇蘄黄洪承疇次汝寧慮其再入江北令鄧玘扼之令曹文詔邀之應隨間又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率兵分駐信陽泌陽恐其入豫也　壬戌漢中賊陷寧羌　丙子總兵鄧玘為叛卒殺于樊城玘無紀律所將蜀兵好淫掠俄騎營畔玘避樓墜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卒未動洪承疇命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分領之　是月給事中常自裕言皇上赫然震怒調兵七萬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刦四日而馬爌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頴亳安廬之賊迓斾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至賀人龍等各處淫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唯皇上嚴飭之以伸軍法

四月乙酉承疇次汝州以各寇之復入秦也率諸將自汝入秦檄曹文詔以師會丙午承疇次靈寶文詔自南陽至以商雒為賊藪漢中興平其寄境也令文詔出閿鄉直擣商雒自馳興安遏其犇軼　五月甲寅曹文詔夜至五峪寇伏險以誘文詔擊敗之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老回回等拒官兵營五十里賀人龍南入子午谷奪其南徑劉成功及游擊王永祥往東南遏其北走夜渡河走鄠縣承疇亦渡河追之丙辰至王渠鎮寇方下南山恣掠賀人龍遽擊走之追至大泥峪寇舍騎登山丁巳官兵至鄠縣之秦王嶺值寇張全昌擊敗之自是商雒之寇迯終南山中餘寇西奔興平盖冬春之間寇奔豫奔楚奔江北其勢多而且散至是寇又悉萃于秦矣　六月壬午下河南巡撫元默于獄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官議罪以庸懦玩寇也以甘學濶巡撫陝西　乙酉秦賊揺天動襲陷西和　丙午總兵曹文詔至婁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鬬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　秦賊在晉者巡撫吳甡會兵逐之走河南惟顯道神活地草鄉里人三營留晉甡方謀合兵勦滅會西人入塞斂兵防河賊復熾　七月

癸亥秦賊陷澄城　八月壬午陷咸陽　丁酉商雒寇復入河南犯盧氏　癸卯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隷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便宜行事耑制中原洪承疇勦寇西北象昇勦寇東南如寇入秦象昇進兵合擊　十月壬辰老回回襲陷陝州　乙巳上下詔罪己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除典禮外惟以青衣從事以示與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　先是賊翻山鷂降于承疇賊首闖王退屯乾州承疇令

降賊翻山鷂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疇追擊敗之闖王率大隊自盩厔武功分道渡河　十一月辛酉河南賊焚闖廂而西老回回犯南鄧　秦賊一字王等部衆二十萬撞天王統十七萬自潼關出犯閿鄉靈寶大隊東行塵埃漲天濶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左良玉與總兵祖寛兩軍相隔東西七十里遥望山頭不敢邀擊賊抄掠諸路截燒糧草諸軍乏食秦賊屯于郿州綿亘百里　已未祖寛破賊整齊王于九嵩賊潰

而為二東走偃鞏南走汝州丙辰羣賊大會于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里祖寛分兵襲擊之斬首千餘級羣賊敗衂東南犇光固入霍邱進逼鳳陽淮督朱大典率兵趨壽州　十二月乙酉賊闖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舁大礟二十座攻城然二礟城拉然崩頹城中頃刻火作賊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漢中羣賊會于漢南戊戌雅黎叅將羅于莘連擊敗之窮追賊于子午谷奪其所掠子女二千口賊犇饒風關　庚子江北賊陷巢縣

含山遂襲陷和州

九年正月丁未總理盧象昇師次于鳳陽諸道兵畢會　壬子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營數十萬攻滁州環山為營包絡原隰百餘里行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輣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頭火輪巨礟相續發訇轟毀諸山出賊不意縱將士奪其雲梯燔之賊衂者衆歛兵稍退夜復進攻掘為支河洩濠以涸之賊騎黑牛渡河城上連礟擊

之賊死益衆　癸丑賊退掠邰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盡斷其頭孕者則剖其腹環嚮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血穢淋漓以厭諸礮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噪呼向城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喑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命取民間圊牏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礮礮皆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甲寅盧象昇合諸道兵馳援滁州祖寬以關遼勁卒為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為後勁躬率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昧爽至城下賊以雲梯魚麗肉薄攻城已墮西北兩關羊馬墻賊多空營出掠塵起大兵至賊不虞也祖寬躍馬而進賊羣起接戰諸將竝至戰于城東五里橋官軍踴躍爭奮賊大潰象昇麾諸軍追之逐北五十里積屍相撐枕獲其器械甚衆斬級一千二百朱大典遣副將楊世恩復截之于定遠斬六百餘級其東犇者劉良佐扼之于廣武賊遂西突池河乙卯賊自池河别道出東岡守禦劉光輝等以五百人守東岡賊萬衆竝至

孤軍格鬬光輝等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没賊襲其甲裳旂幟渡河守者不覺也既畢渡賊乃奪路而走江浦提督總兵杜宏域自浦口馳追之不及　丙辰滁州潰奔諸賊西向鳳陽犯園陵漕撫朱大典總兵楊御蕃列營陵墻守甚嚴賊不敢攻遂西渡河焚抄懷遠　丁巳粟陽土賊廖三袁世儒李玉石以牛酒迎河南大賊張樂高譙連夥入營　癸亥江北賊紫薇星陷懷遠甲子朱大典兵至懷遠賊焚廬舍北渡己丑陷靈壁進逼泗州副將祖大樂敗賊于永城斬賊首混天王奪驢馬萬頭　鄖襄賊焚穀城士民空城走　戊辰江北賊陷蕭縣　己巳陝西賊陷麟遊　滁陽敗北之賊祖大樂再破之于永城精鋭散亾大半東奔宿州突入沛縣焚僇婦豎不遺盡掠丁壯入營中　壬申河南别賊陷閿鄉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冣强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報斬獲不過别營小隊耳于闖勢曾無損也今秦賊在宜君鄜州

不過闖將當責成秦撫豫賊在河南汝州者止老回回數賊當專責豫撫兩督理兩臣宜令崇圖闖王在承疇以王承恩孫顯祖等邊兵川兵二萬出關由汝魯疾趨光固遏其後在象昇以祖大樂祖寬等關兵篁兵二萬由息頴奔英六截其前淮撫朱大典提督楊御蕃等屯于盧霍防其東突應撫張國維以許自强等屯于潛太防其入安慶楚撫王夢尹以秦翼明等屯于麻黃防其南衝唐鄧隨棗之間則責鄖撫宋祖舜若獵獸合圍則賊自無所逃賊渠殲而餘賊自成破竹矣　闖王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一字王曹操掃地王五營由歸德趨開封至石家樓辛未祖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于雪園既戰官軍佯敗賊爭先馳逐大樂鳴鼓舉麾東西兩翼突出攻賊賊驚大亂官兵三面奮擊斬首一千四百餘級　鄖襄賊分為二一往均州一入四川　乙亥羣賊大會于蘭陽盧象昇駐師壽州　二

月丙子賊陷潛山己卯陷太湖　鄖襄賊犯竹山竹山自崇禎七年為賊屠陷八年十月知縣黃應鵬僅棲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遂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為賊有食盡焚縣治而去為空城矣　山西饑人相食　甘肅總兵柳紹宗敗賊過天星于西寧州過天星合九條龍等八營西掠蘭河南擾會寧洪承疇檄左光先與紹宗合兵擊之絕其西奔賊復自萬安走鹽池兩軍力戰破之賊窮蹙請降陝西巡撫甘學濶受其降安插其部數萬人于延安尋延河刦掠如故　三月丙午山西賊陷和順　兵部奏賊在秦豫山中聞其向來糧餉多由淅川水運以通荊襄貿販可艘而致之宜遣將往淅川斷寇報可　丁未賊九條龍張胖子從南漳柳池陷穀城官山逼保康二千里焚掠靡遺庚戌陷竹溪房縣知保康城空不入總理盧象昇率諸將追賊至穀城丁巳賊走鄖州官軍三道並進大霧賊迷道不知兵至倉猝接戰奔山官軍逐之賊顛而墜者無算

殺賊將黑煞神飛山虎追犇數十里屍塡溝壍時河南巡撫亦討內鄉淅川餘寇祖寬李重鎮兵由荆門達荆州防其奔軼會秦翼明楊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江北賊略盡河南賊少大寇俱遁秦楚萬山之中象昇言秦豫楚大山綿亘千里賊出沒無端若奮勦窮追何地可歇凡崇岡峻嶺密箐深林扳木懸崖日行三四十里馬不能進人苦于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色糧無從運車驢無所施勢必以人負米二斗隨兵來往

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贍十日而二斗之糧盡毋論此十日內遇賊勝負而以千兵入須千人肩運萬兵入須萬人肩運即賊不出而俱歸于盡矣　唐王聿鍵奏南陽洊饑有母烹其女者　癸亥陜西巡撫甘學闊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　乙丑賊闖王蝎子塊自興安入漢中　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　四月以苗胙土撫治鄖陽　免上津等十五州縣田租　辛丑總理盧象昇會師次于洛陽　五月癸丑下詔大赦山陜脅從羣盜令地方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　是月陜賊過天星復叛于延安謀渡河入山西李自成老回回混十萬等數部自楚豫入商南雒南大嶺　總兵秦翼明擊賊南漳山中敗之　總兵俞沖霄擊賊安定恃捷輕進敗沒　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賫詔招撫羣盜　六月乙酉洪承疇上言秦中兵今實數共騎步一萬三千有奇見選川兵五千有奇俱步卒專藍田商雒等處堵勦秦豫接界之寇先是闖

將李自成衆約三四萬混天王衆約二萬過天星滿天星衆約二三萬歷次勦散混天王逃延綏定邊勢孤復合闖將過天星滿天星等令奔延綏等處猶可督責收拾闖塌天闖王蝎子塊俱出鄖襄已犇興安漢中進則入三秦退可犯楚豫亟宜合兵湊餉力圖協勦　七月癸丑陜西賊陷成縣　壬戌巡撫陜西孫傳庭擊賊于盩厔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于市蝎子塊走河西　八月庚辰老回回焚開封西

闖時羣盜出没豫楚間屢衂散而復合　九月京師戒嚴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癸亥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初象昇方追賊至鄖西聞警以師入衛遂有改督之命時闖王已誅蝎子塊已為象昇追逐入秦河南少寧自羣盜擾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鷄犬無聲闤市盡空荒村深谷殘黎多夜伏豐草深林中採野穗以食田壠間亂木枒搓皆成拱矣虎狼千百成羣沓非人境賊既無可掠而象昇合大軍于中原羅而蹙

之羣盜盡入楚疆悉鋭以相持及是象昇既以闖遼之兵北去老回回等盤踞鄖襄間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蘄黄六合懷寧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于儀揚矣

壬戌寇至尉氏甲子至登封至汝南于是寇復入河南矣　己巳以兵部侍郎王家禎巡撫河南總理直隷川湖山陝軍務　十月甲申河南賊陷襄城　漢南賊陷褒城　十二月以鄖襄賊逞罷撫治都御史苗胙土以陳良訓代之

十年正月丙午老回回等趨桐城　丁未總兵秦翼明逐賊于麻城黄岡間敗之老回回所部整齊王八大王九營潰而為四一支走羅田一支走團風鎮一支向蘄水一支趨岐亭闖塌天等諸賊分兩路至江北一自桐城犯廬江舒城一由光固踰霍山六安東行各分為數十股分擾江北戊午淮撫朱大典馳赴之時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横西安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

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其餘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亦自光固而南會之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甲子别賊自穎亳趨滁州營火夜燭數十里羣賊會之至池河禮醮于大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山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擔而立　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闖塌天于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葱新來虎賊至英山分營山險伐竹為筏謀渡江潛竄大山中張國維

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發憚入山險屯于舒城逾月擁降丁萬人軍中婦豎數千為營環數十里所至焚刦壯丁衣緋橫行邨集為虛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譟而西歸給事中凌義渠劾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殺賊自贖　乙酉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　閏四月壬寅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理直隸山陝川湖軍務

督勦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命　大旱羣盜盤踞江北老回回等八營謀避暑六安乃散入潛山太湖諸嶺蔭林樾以息馬時出抄略因分屯醉石嶺諸路離安慶四十里而軍　河南巡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　廷議大發兵討臣苦于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為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等語　五月鄖襄賊犯蘄州焚荆王墳園　七月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　丁亥江北賊陷六合遂圍天長　八月戊申賊突入鳳陽掠械器而出渡河分往河南泗州　十月陝賊過天星同李自成入蜀混天王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二賊于廣元斬首千級　十一月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勦寇之期令秦撫斷商南雒南鄖撫斷鄖襄楚撫斷常德黄州安慶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應撫截潛山太和江西撫截黄梅廣濟東撫截徐宿晉撫截陝州靈

寶保定撫扼渡延津一帶總理熊文燦提邊兵太監劉元斌提禁旅豫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兵合勦中原從之　癸巳江北賊陷靈壁　十二月禁軍大集于襄陽賊盡走鄖西　乙巳以戴東旻為都御史撫治鄖陽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勦河南寇

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　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欲薦故丹徒縣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不足恃

盛稱文吏原有奇才可以禦寇故有是命　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言臣任清澗知縣于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胤破河曲據其城曹文詔等奪門砍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寧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

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犇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牽掣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闕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撫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若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番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敘縱一股則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四月丙申奪總督洪承疇尚書爵仍以侍郎總督總兵左光先曹變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　六月逮湖廣巡撫余應桂以方孔炤代之

八月總督洪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畧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癸卯江北賊陷睢寧　曹操會羣盜過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革里眼于陝州遂南走內鄉淅川犯襄陽　九月庚申熊文燦次于襄陽甲子遣副將龍在田邀擊革里眼射塌天于雙溝大破之老回回等俱東奔棗陽諸軍追逐數十里斬首六千級奪其牛馬騾萬頭羣盜披靡四逸曹操獨留內淅山中勢孤守險自保文燦檄良玉洪範進兵淅川

掊安羣賊　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于陝西召洪承疇于三邊于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曹操聞之謂為勦己也率九營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為言于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俱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曹操于迎恩官署授操為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　庚戌以丁啟睿為都御史巡撫陝西　羅汝才既撫分屯羣賊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為官并不願食餉願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為羈縻檄汝才解散脅從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為聲援　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曹操過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臣襄陽之捷回草東逸曹操就撫分揷其衆于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説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將俟民間田熟

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荊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鄖地四面合圍有釜魚穽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渠魁授首脅從盡散此實蕩平之機也　十二月改洪承疇薊遼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聰辭上不許尋逮傳庭繫獄

十二年正月癸未巡撫河南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　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　老回回既東奔請降于監軍孔貞會未決革裡眼射塌天等東走合于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　三月羣盜集于固始東北阻河河上之兵嚴守不得渡羣盜乃趨六安息馬茶山以避夏　庚午逮河南總兵張任學　左良玉大敗河南賊于內鄉上聞其步兵淫掠責之　四月戊子撫治鄖陽戴東旻免以王鰲永代之　辛卯左良玉再破射塌天老回回改世

王于河南之鎮城射塌天乞撫連營百里奪民二麥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之不聽　戊申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會兵壓賊壘賊倉卒接戰諸大軍擊之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險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之　庚戌射塌天李萬慶率其衆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良玉言于文燦文燦署國能為守備其黨散去七千餘人賊渡淮走光山或走黃州境革裏眼走商城　六月張獻忠復叛于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七月二賊合于房縣左良玉追及之大敗而還良玉失其符印事聞革文燦任仍視事降良玉職戴罪殺賊　安慶巡撫史可法以憂歸　初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僨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上甚慰勞之　八月壬戌命大學士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　九月丁卯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

賜詩勒詩于各文廟嗣昌南征會兵十萬本折色銀二百餘萬兩　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　丙子拜左良玉為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為請于上故有是命　老回回革裡眼左金王南營四股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寨突犯安慶桐城諸路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賊每避兩軍賊多購蘄黃人為間或攜藥囊著蔡為醫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為乞丐戲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毒流四境　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

十三年正月乙丑逮湖廣巡撫方孔照命宋一鶴代之　閏正月督師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軍前監紀從之　二月甲子給楊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騮馬一棗騮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陽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　辛未羅汝才掠

信陽尋陷光州　三月丙申嗣昌次荆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隷之更以戲下騎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隷馬以副將猛如虎將之　四月罷鄖撫王鼇永以袁繼咸代之　五月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　癸未賊陷大昌犯夔州石硅女師秦良玉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合兵以舟師由巫山上三峽賊十三哨過夔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為殿官軍遥望不敢擊賊循河而行欲渡川西元吉左良玉川撫邵捷春俱會于夔州副將賀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思得總兵號名以統轄之捷春為請于嗣昌初嗣昌以良玉兵强足破賊表佩平賊將軍印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度嗣昌乃密疏于朝請以人龍易之後不果人龍始怨　羅過諸賊自夔州山後抄掠官軍分扼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于莘擊過天星于鄭家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羣盗既困謀奪兴山西走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將張應元汪雲鳳會陝西副

將賀人龍李國奇之師赴之賊以奇兵攻兴山寨人龍等諸軍奮呼齊進入賊陣斷賊為二賊皆騎陷泥淖不得馳川兵跳澗谷類猿猱賊潰自相騰踐斬首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奪甲仗馬騾無算賊退屯羊橋四出抄掠石硅兵邀之于馬家寨復斬首七百又追破之留馬埡斬賊首東山虎　庚子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山頭張幕魚鱗相掩疊諸軍分道並進南山賊拔寨起先走北山賊馳而下逆擊官軍諸軍薄之賊不能當退守山巔不動官軍仍分兵疾走繞山後前後齊登賊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下馬人曳草履一量緣山逐賊自龍溪追犇四十里斬首千一百餘級賊走營仙寺嶺癸卯諸將會秦楚蜀兵擊賊于嶺上諸軍雲合賊營大亂斬首千級秦兵奪羅汝才大旗擒其老營隊副塌天賊突圍遁走七箐坎入于乾溪　丙午羅過諸賊犯夔州下關城羅汝才老而猾多機詐過天星多擁徒衆二賊以智力相倚至是屢戰不利謀歸楚以瞿塘水漲

不得渡反走下關城巡撫捷春檄總兵嘉棟副將應元雲鳳以楚兵自夔州出雲陽邀其前監軍元吉督人龍等將秦師間道疾走夾山以截之夔府山溪險隘七賊連營數萬林樾不能勝營帳酷暑炎歊毒人馬矢熏達數十里蚊蚋嗜草間人馬俱病羅過分道西行汝才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鷂五營走雲陽夾山壩過天星關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期同會于開寧戊申人龍等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銳為殿以挑官軍潛以老

營先走人龍擊破殿後兵長驅擣其中堅賊逾山人龍亦逾山夜抵馬溺溪壓城壘而軍　是月江北賊陷羅田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肆毒姦宄出沒尤善偵走如官軍在汝潁襄德彼奪鳳陽臨淮一日一夜兼程行數百里光州固始為吳楚往來之要地宜設一道臣于此此亦扼吭之計也然賊分則寡合則衆晝則賊騎相顧夜則賊營遠哨且賊日馳二百里醞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卒勇敢啣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竊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六月辛亥昧爽賀人龍等諸將薄賊營賊奔已疲秦師三道俱進大譟騰而上賊驚潰秦蜀軍爭逐之斬首千二百俘六百人赦其俘一桿鎗自來虎伍林三人隸為軍鋒壬子秦軍躡賊而前度賊必設伏以邀我遣都司李仲興高光榮勒輕騎先往人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已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數重二

將戰方酣人龍國奇麾兵並進譟而揚塵聲動山谷圍中奮呼以應之賊圍開四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虎十六人羅汝才精騎二千餘二日之內俘其部曲四十人斬馘無算精銳殆盡狼籍東走與四營合保其婦豎共萬人走大寧之小嶺諸將扼之于夔東己卯過天星關索走開縣屯南壩知羅汝才東竄而楚蜀兵漸逼因北走丁巳鄭嘉棟率諸將連營躡賊及之于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于臨江斬首三百餘張應元窮追

至寶山遇賊百餘騎擊殺二十騎餘騎皆大呼釋甲渠托天王常國安請降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抓地虎馳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為言乃降也抓地虎反命庚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逐之邀止百餘騎來者七十五騎皆闖西健兒常為楚師軍鋒辛酉過天星西走諸軍拔營逐之至新寧西闖外賊騎三千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陣亂馬竄禾中泥驚踶相騰踐官軍儳而射之追奔二十里血流稻畦泥徧赤酷日炎赫刀甲皆生烟諸軍以泥滑不得馳歛兵壁于風烈鋪諸軍共獲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錘金狗兒奪馬騾三百過闞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進逼之丁卯常國安前驅遇賊川楚兵並進斬首二百餘奪其營賊奔袁壩驛設伏溝澗中營大出林間如星者二十里明日應元等前驅搏戰令常國安高守達繞谷中擣其脇賊伏發戰方接國安突出四圍奮呼賊驚墜山澗共斬首九百獲甲仗

弓矢無算生擒滚地狼等一十七人降其曾隊可天虎等四十人庚午賊自袁壩東奔開縣至高城諸將分營出戰嘉棟將中軍副將羅于莘將左軍降將楊旭一隻虎將右軍戰于城下賊敗走大昌

七月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鷟連營踞大寧監軍元吉在夔遣守備劉正國及羅營降丁伍林入其營招之汝才疑以香油坪之役殺我楊羅二將或不赦携正國東走聲言詣夷陵乞撫于督師先是汝才與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常懼為所并至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于嗣昌汝才殺伍林劉國正東走巫山左良玉兵分屯興房二竹間汝才屢敗黨羽多降勢益孤而張獻忠時在巴巫與良玉相持謀西走汝才遂合于獻忠謀渡川西走

過天星素與獻忠有郤前在新寧諸將招之過天星對常安國曰作賊非本懷諸將驟攻之狼狽東走聞羅張既合益懷不竝立之勢决計歸命左良玉乘勝移師擊之過天星惠登相乞降嗣昌令良玉撫其衆七千人簡

其精鋭隷良玉軍中安其老弱于鄖西以降將掃地王李靖王隷監軍元吉登相清澗人　八月癸丑元吉遣降丁入羅汝才營嗣昌復命降將金翅鵬所部飛上天入其營招之汝才逡巡未決時張羅新合獻忠懇汝才之再降也曰説汝才毋為官軍所獲且曰閣部已俘過天星闞下矣元吉請檄左良玉携惠登相至陳前招汝才汝才必聽嗣昌不從汝才降意遂絶　饑民復相煽為盜嘯聚太行山所在蠭起應之　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突霍太閤上命太監劉元斌監禁軍六千馳赴河南江北合皖豫兵討之禁軍擊破賊于霍山賊竄走尋陷麻城黄梅　是月發倉賑河東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饑民　給事中戴明説上言荒極盜起蠢動疊告畿輔淮陽陝西中州所在不一皆緣撫按有司素不休養饑荒不卹招徠無策迨盜起議勦死于鋒鏑者此百姓也用兵加餉死于追呼者此百姓也今乞責成撫按諸臣以卹荒弭盜為第一事上是之　九月上諭河

南巡撫誅勦以平賊為功不必屢報捷級無裨掃蕩　丁亥河南郟縣盜李際遇申請邦任辰張鼎衆至五萬總兵王繼禹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二千餘級追至尉氏　己丑嗣昌屯巫山先是闖索敗伏深箐中聞過天星降益懼嗣昌遣人招之闖索見諸降將効力軍前遂來歸與其黨王光恩謁嗣昌于巫山舟次率其副楊光甫等數人頓首涕泣請死罪嗣昌撫慰之給以銀幣光恩延安人光甫鄖陽人所部六千殺傷散亡已去其半存者三千乃簡其精鋭赴軍前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整十萬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闞索惟汝才合于獻忠其八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以聞叙賚文武將吏有差　回左革諸賊走英霍逼鳳陽　是月秦師大破賊于函谷斬首數千誅蝎子瑰餘賊分竄延安慶陽　十月嗣昌在夔州令楚將王允成楊文富自巴巫趨當陽東勦　回革趨楚撫軍宋一鶴赴蘄黄協勦命諸將分屯襄鄖承天諸扼要　降

將掃地王張一川擊獻賊于梓潼陷陳被擒賊剮之監軍元吉命卹其妻子于夷陵　十一月陞陝撫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　河南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李建武擊河北賊于菜園斬首一千三百餘級　十二月楚豫皖兵大集回革懼而乞招撫丙辰監軍員外郎楊卓然入二賊營議之　是冬闖賊困于崤函蝎子塊既死羣賊滿天星張妙手邢家米及闖賊部將大天王鎮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梁星相繼請降闖賊潰圍而出　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河南土寇並起自真定至河上道路梗塞開州人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一營時中自號小袁營以别之諸賊各有衆數萬惟時中最桀黠羣賊相繼敗死時中走河南

十四年正月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東平東阿張秋肥城所在皆賊兖州二十州縣一時嘯聚響應惟濟寧滋陽無盜京畿道梗省直餉銀數百萬俱阻于兖州東平州吏胥倡亂迎賊入城擄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兖州檄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　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邱知縣蘇茂柏擊破之　二月丁卯河南土賊陷新野　張獻忠羅汝才俱自川入楚惟搖天動留川東萬元吉留秦蜀兵千八百屯白帝神女之間絕其入楚路　戊午河南土寇瓦鑵子一斗穀諸盜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封　山東土賊留東阿汶上時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横又旱荒大饑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絶　草左諸賊因張羅遠竄豫皖之兵四集急而歸款楊卓然議插之潛太間二盜實無降意借款以緩師而公行肆掠卓然每左右之以塞人責及闖獻陷襄雒草左遂承機復熾倚山剽攻詔朱大典進總督節制諸路鎮撫兵進英霍以討之　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于山東以防盜　丙寅河南土賊孟三陷河陰據之

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斬孟三　三月革山東巡撫王國寶職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勦曹濮賊　是春招安內邛山西餘冦　革左賊五營聞獻忠東來走麻城以勾之湖廣巡撫宋一鶴聞之渡江進兵屯蘄州擒賊諜焚舟斷渡　五月設徐臨通漕四鎮以護漕以東冦熾故也　河南土冦袁時中聚衆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自宿亳入蒙城土礦羣盗蟻附之丁丑朱大典率諸軍擊敗之率衆保險潛棄牲畜宵遁丁酉總兵劉

良佐簡驍騎自義門追擊五十里賊竄逸深林良佐分輕兵追捕明日及賊大隊賊方扼險拒守官軍以火砲奮擊之賊大犇自義門至界捕二百里尸撑交横棄仗滿阡陌賊或自經林間或自刎餘或降或逸去二十萬衆鳥獸散時中以數百騎宵遁北渡河走入河南所獲仗甲弓矢山積　泰安土冦十餘萬掠寧陽曲阜兖州所至燔屋廬掠婦女賊蒙婦女以甲冑執刀仗僞為男子守營賊則四出焚掠聞青州兵至遂走邳州焚其南郭至沙溝屠僇嬰穉不遺　庚子犯徐州北關焚之抄刼至揚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入東平州豐縣土冦十餘萬圍縣城徐州賊合之攻城愈急東平賊首李青山屯于梁山　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多饑盜　庚戌革左諸賊陷宿松英山朱大典駐師壽州造長槍三千長丈二尺鳥銃三千大閱諸軍數萬人刻期入山搜勦賊方分掠諸縣聞之盡合營屯潛山　七月庚辰革左陷潛山遂圍麻城督師丁啓睿大

破賊于麻城斬千二百級賊解圍去　九月羅汝才自南陽趨鄧淅以合于闖賊時獻忠大敗于南陽其衆散盡闖賊踞河雒有衆五十萬故汝才往附之　張獻忠敗犇命于回革左諸軍同入霍山扼險拒守　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與總兵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于鳳陽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晝閉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　張獻忠糾合回革左諸賊自霍太北行會闖賊於河南

十一月襄城守將李萬慶沒于賊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闖賊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　十二月傳制朱大典受命督賊專辦五營縱賊流毒全無一効其革職聽勘以高斗光提督鳳陽兼督皖楚豫會勦

十五年正月丙子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饑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給事范淑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拒之俘青山　辛巳左革陷潛山壬午陷巢縣二月左革陷全椒　三月丙子革左老回回五股合步騎數萬趨壽州復以兵合獻忠攻六安袁時中亦會之時中旋合于闖　五月丙子革賊陷無為州士民投河自沉者亡筭　潁州參將李栩大破左金王于壽州癸巳左金王合回革連營趨潁州以報壽州之役也李栩偵知之分布步兵伏城東南二十里栩以騎兵迎擊戰于城南樊家店伏兵繞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六月革左諸賊復入六安英霍諸山中倚林攖度夏秋奔復出歲以為常安廬州縣殘破者半官吏咸携印篆艤舟理事城中荆榛塞路人烟久斷革里眼入舒城屯於板山　癸丑詔逮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斗光入京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　七月甲戌革賊毀廬州城　八月回革左連營光山羅山一軍掠信陽一軍出麻城仍與獻忠合軍　保鎮遊擊趙崇新與賊袁時中講撫于夏邑為賊所紿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其投誠自新時中出不備突入蕭縣執知縣以去　九月

老回回分兵犯蕪湖掠桐安革左犯潁州旋北合于闖賊　十月戊午誅監軍太監劉元斌以征勦縱軍焚掠也　十一月袁時中會合于闖賊　閏十一月李自成令其渠賀一龍趙德安以窺黃麻一龍至黃阪阻水不前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先見羅汝才自成大恨之始忌汝才　河南土寇蜂起大者李好孫學禮李際遇衆各數萬小者亦數千　十二月袁時中東犯鳳皖

十六年正月左良玉率衆二十萬避賊東下沿江縱掠江南北流土寇降将叛兵白貴小秦王托塔王劉公子混江龍管泰山等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振南都留守諸軍盡列于沿江兩岸不問為兵為賊進兵擊之斬千人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羣寇始盡散　二月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州殺岷王時湖南諸蠻獠皆伺隙土寇勾引攻掠盡歸于闖賊

三月癸卯闖賊襲殺草里眼左金王并其衆時羣賊俱歸闖賊聽約束無敢異同惟草里眼恃其衆意不相下闖賊置酒宴左草殺之席上草里眼名賀一龍　闖賊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闖賊　四月甲子朔闖賊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譁闖賊以大隊兵脇之七日始定所部多散亡降于秦督孫傳庭汝才延安人賊中號為曹操以其多智而狡也初隷賊首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每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

四汝才戰士四五萬戰馬萬餘騎馬騾厮養不下四五十萬闖兵長于攻羅兵長于戰相倚為用汝才老而猾嗜聲色每破城邑擇子女之美者數十人後房數百女樂數部所至華侈珍食山積酣燕歌舞闖賊每嗛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玄珪為謀主每事取決焉闖賊并殺珪　五月闖賊攻袁時中殺之初時中困于陳蔡間闖賊過而招之許配以女遂為闖前鋒時中畏闖之强非心服也時中叛而他徙有衆數萬擾潁亳時通款于巡按蘇京然終無降意也扶溝諸生以闖賊命招時中時中執送于京斬之復擒闖賊遊騎送于京闖賊大怒以兵二萬攻時中殺之小袁營遂滅于是秦中蠭起之賊大半降于官軍其强者俱為闖賊所併至是而盡惟老回回遂為闖賊所部老回回名馬守應自後止闖獻兩大賊陸沉中原矣

谷應泰曰天禍人國延安盜起揭竿響應所在縱橫亦猶樊崇弄兵于莒而逄安徐宣引衆相附韓

拔陵聚黨于沃野而二夏豳涼叛者蠭發此雖同惡相濟實繁有徒良亦鋌而走險短于撫御也方饑民王嘉胤之倡亂也自成輩從之而白水王二邊盜苗美等往往合潰兵以應假令汲黯發河内之粟秀實定郭晞之軍則解甲歸農賣刀買犢匪異人任也奈何應變乖方蔓延莫制嘉胤擒斬之後分顛道神活地草等為三十六營而滿天星侵軼商雒過天星盤據汧隴獨行狼屠毒漢南蝎子塊焚掠河西中原版圖蹂躪盡矣比之芑蘖不剪流為臃腫疥癬不治結為大疽以至匠石輟斧而蹻蹶扁鵲望色而却走嗟乎豈不晚哉乃羣盜之最可恨者窮則乞降勝即狂逞此則投誠彼即負固以故羅汝才之入巴蜀也八部投戈李自成之困崤函也九軍歸命及乎孫傳庭盩厔之戰擒闖王以獻俘劉良佐左良玉義門之戰破賊兵二十餘萬此何異李固之入荊州度尚之臨艾縣而乃

摧陷雖多廓清難奏者則以分閫之事權不一前門拒虎而後門進狼行間之欵附非真豺聲已成而鷹眼不化也至于十五年之後衰時中既滅老回回并營而弱者半降于官軍强者悉隸于闖部究至公私塗炭宗社淪胥論者咸謂自成之罪上通于天而予未嘗不嘆息痛恨于羣盜也譬猶蠹木焉獻忠啄之自成殊之實羣盜攢穴之譬猶逐鹿焉獻忠掎之自成攫之實羣盜聚踣之蓋自成者鴟張之孽而羣盜者蟻附之妖自成者肘腋之憂而羣盜者腹心之疾矣若夫懷宗減膳撤懸則奉天之德音也常自裕合圍獵獸則楊侃之奇策也奈軍士曾無激勸韜鈐絶不奉行卒之周鼎既遷庭堅不祀豈罪巳之詔聽者充耳而決勝之條談者掛壁歟嗚呼秦祚之亡關外俱為賊藪隋國之末山東悉屬寇壤懷宗志在蕩平而禍同瓦裂以彼羣狐聚涸蜂蠆有毒也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毛大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鄭芝龍受撫

熹宗天啓七年六月海冦鄭芝龍等犯閩山銅山中左等處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芝龍父紹祖爲泉州庫吏蔡善繼爲泉州知府府治後衙與庫隔一街相望芝龍時十歲戲投石子誤中善繼額善繼擒治之見其姿容秀麗笑曰法當貴而封遂釋之不數年芝龍與其弟芝虎流入海島顔振泉黨中爲盜後振泉死衆盜無所統欲推擇一人爲長不能定因共禱於天貯米一斛以劒插米中使各當劒拜拜而劒躍動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龍再拜劒躍出於地衆咸異之推爲魁縱橫海上官兵莫能抗始議招撫以蔡善繼嘗有恩於芝龍因量移泉州道以書招之芝龍感恩爲約降及善繼受降之日坐戟門令芝龍兄弟囚首自縛請命芝龍素德

善繼屈意下之而芝虎一軍皆譁竟叛去六年春遂據海島截商粟閩中洊饑望海米不至於是求食者多往投之七月刼商民船勢浸大其黨謀攻廣東海豐嵌頭村以為穴芝龍乃入閩泊於漳浦之白鎮時六年十二月也巡撫朱一馮遣都司洪先春率舟師擊之而以把總許心素陳文廉爲策應鏖戰一日勝負未决會海潮夜生心素文廉船漂泊失道賊暗渡上山詐爲鄉兵出先春後先春腹背受敵遂大敗身被數刃然芝龍故有求撫之意欲微達於我兵乃舍先春不追獲盧遊擊不殺又自舊鎮進至中左所督帥俞咨皐戰敗縱之走中左人開城門求不殺芝龍約束麾下竟不侵擾警報至泉州知府王猷知其詳乃曰芝龍之勢如此而不追不殺不焚掠似有歸罪之萌今勦難猝滅撫或可行不若遣人往諭退舟海外仍許立功贖罪有功之日優以爵秩興泉道鄧良知從之遣人諭意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工科給事顏繼祖劾福建總兵

俞咨皐下獄初巡撫朱欽相招撫海寇楊六楊七等鄭芝龍求返內地楊六紿其金不為通遂流刼海上繼祖上言海盜鄭芝龍生長於泉聚徒數萬刼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總兵俞咨皐招撫之議實飽賊囊舊撫朱欽相聽其収海盜楊六楊七以爲用夫撫寇之後必散於原籍而咨皐招之海即置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歲中左所之變楊六楊七杳然無踪咨皐始縮舌無辭故閩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逮咨皐下於理　三月禁漳泉人販海芝龍縱掠福建浙江海上　六月兵部議招海盜鄭芝龍九月鄭芝龍降於巡撫熊文燦工科給事顏繼祖言芝龍既降當責其報效從之

二年春二月海盜李魁奇伏誅魁奇本鄭芝龍同黨芝龍忌之擊斬粵中　夏四月廣東副總兵陳廷對約鄭芝龍勦盜芝龍戰不利歸閩不數日寇大至犯中左所近港芝龍又敗寇夜薄中左所

四年春正月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於平臺問福建布

政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御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兵狃撫爲安賊又因撫益恣致數年未息上曰前撫李魁奇何又殺之暘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即撫終不爲我用令鍾斌雖撫亦反側不可保也上問實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團練鄉兵多設火器以守為戰勦之不難上問巡撫熊文燦暘曰文燦才膽俱優但視賊太易故前有吉了之敗祺曰鍾斌與鄭芝龍勢不兩立七月間斌擾福州撫臣計誘往泉州前聞撫臣同芝龍討賊僇其兄賊遁去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對曰廣東海寇俱自福建至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爲害

五年冬十一月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遊擊鄭芝龍擊走之

六年夏六月海盜劉香老犯長樂

七年夏四月海盜劉香老犯海豐十三月總督兩廣熊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時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

承祖叅將夏之本張一傑往謝道山招劉香老被執上以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尚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命巡按御史確覈以聞已令文燦戴罪自效

八年夏四月福建遊擊鄭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張一傑脫歸八月香老家屬六十餘人部屬千餘人至黃華降於温處叅軍

十三年秋八月加福建叅將鄭芝龍署總兵芝龍既俘劉香老海氛頗息又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

十六年冬十一月設南贛兵三千以副總兵鄭鴻達統之

十七年春正月前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薦副總兵鄭鴻達緩急可用詔益南贛兵二千命鴻達鎮守踰年鴻達以舟師守鎮江我

大清兵南下遺歸鄭芝龍降

谷應泰曰海上亡賴奸民多相聚為盜自擅不討之日久矣益以魚鹽蜃蛤商舶往來剽掠其間者累千金利則乘潮上下不利則嘯聚島中儼然以夜郎扶餘自大東南邊徼益騷然苦之矣泉州人鄭芝龍莞庫之子也年未弱冠為海寇顏振泉所掠振泉愛芝龍狀貌因有寵泉死衆推為魁然而龍特饒智數桀黠喜持兩端其他無絶殊者方其侵暴外洋也輸金於楊六緩追於洪先春黄巾未破於曹公赤眉約降於光武其持兩端者一也及其受撫内地也私鬬則勇於魁奇公戰則怯於廷對殺陳餘於泜水縱匡術於石頭其持兩端者二也又若擁兵閩越援立外藩定策功高闔門横玉而乃陰懷首鼠百計沮軍滹沱既未合兵東吳豈能遽下居異人為奇貨以澶淵為孤注其持兩端者三也又若闔門既下釋甲入臣居第京師招摇海

上曾無麟閣之功但比遼東之豕隗囂侍子而身反於外延之在臺而子更舉兵其持兩端者四也夫奉先之失在於去就輕脱故依建陽則背建陽依董卓則背董卓牢之之敗在於天性反覆故附王恭則反王恭附元顯則反元顯今芝龍以盜賊之雄挾遨遊之智而鷹眼不化狼心已成身在樊籠之中志在江湖之上一旦緩急可得信乎然予又怪崇禎之初芝龍既撫鋭意行金織皮丹珀來自賈胡明珠文犀至皆無兩是以薦剡頻上爵秩屢貤坐斡海王奄有數郡人但知元龜象齒都自淮來而不知寶玉大弓原從魯竊若能却盜泉之水則不至奪君子之器矣說在孔子之對康子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張獻忠之亂

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胤作亂延安人張獻忠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旁掠延安諸郡邑

四年張獻忠率衆二千人就撫於三邊總督洪承疇

五年獻忠復叛隨賊首高迎祥紫金梁等轉寇山西諸郡縣

七年羣賊轉寇河南張獻忠犯信陽鄧州遁入應山洪承疇率諸將逐賊於河南獻忠西奔商雒遁盩鄠間與延安賊李自成陷澄城寇平凉邠州旋與羣賊出潼關寇嵩汝

八年正月諸賊盡集宛雒張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二月與老回回西走商州復至秦中　十一月獻忠與羣賊自潼關出犯閿鄉靈寶東行庚申總兵祖寛大破獻忠於姑家廟　十二月獻忠合諸賊圍廬州分道陷巢縣含山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九年正月張獻忠合羣賊圍滁州總理盧象昇大敗之賊竄河南

十年羣盜久擾河南無可掠悉入楚寇蘄黃間官軍敗獻忠於黃岡獻忠復入江北東掠至儀真揚州告急獻忠尋西走入楚

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請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爲盜洪範捕獲獻忠異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於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效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請置家口於鄖西文燦爲請於朝詔貸其罪立功自贖獻忠乃率部曲數千居白沙界山獻忠狡而多計羣盜每以爲的其降也自言能制鄖襄荆承數百里内外無一賊文燦每曲徇其請益驕不奉法屢檄從征不應獻忠又求襄陽一郡以屯

其軍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遷延不能應十月獻忠聲言寄家口於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於四郊　十一月羅汝才亦就撫文燦安其衆於房竹閒與民錯壤而處遙與獻忠爲聲援奪民禾而食不奉縣官法鄖楚偏沅諸撫咸以爲憂文燦剛而愎又新有功而驕皆不聽鄖襄人惴惴恐禍至無日矣

十二年五月張獻忠叛於穀城初賊首高迎祥既誅李自成困川西羣盜失勢獻忠連敗精銳俱盡始乞撫以緩誅初無降意及據穀城潛勾諸賊爲犄角遂復思叛去舉人王秉貞爲之謀主至是遂殺穀城知縣阮之鈿以叛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獻忠脅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於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　七月熊文燦檄諸將進兵穀城獻忠焚穀城西走與羅汝才合左良玉追賊於房縣西賊設伏羅睺山良玉兵度隘入伏中賊四合圍之突圍戰敗績一軍盡沒良玉失其符印僅收殘兵數百走回房縣事聞文燦良玉俱革職殺賊自贖　九月

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十月至襄陽逮熊文燦論死

十三年二月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瑙山斬首萬級獻忠精銳俱盡止驍騎千餘自隨遁走興歸山中尋自鹽井竄興房界上左良玉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賊伏深箐中重賄山民市鹽芻米酪山中人安之反爲賊耳目陰輸兵情於賊獻忠得以休夏收散亡養夷傷羣盜往往歸之兵復振時羅汝才過天星七股賊盡入蜀　六月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入巫山隘聞川兵躡之並入深谷中掩息旂鼓轉入而西不知所往都司曹進功率兵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還　七月獻忠既西羅汝才屢爲官軍所敗勢孤率黨走合於獻忠共謀渡川西諸將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張奏凱等會師擊之應元雲鳳營於夔之土地嶺待賀人龍兵三檄不至初督師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難制而人龍屢破賊有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以良玉瑪瑙山捷度未可動復

奏留良玉佩印如故别加人龍總鎮銜須後命人龍初聞大將之拜踴躍動三軍既報寢乃鞅鞅良玉知其故意亦恨當獻忠之遁伏輿歸也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觖望遂逡巡不復深入致獻忠復熾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人龍屯開縣每以餉乏為辭頓兵不進癸亥人龍兵譟而西歸己巳官軍敗績於土地嶺時張應元汪雲鳳所將楚兵五千皆新募未經行陣待人龍兵久不至獻忠知官軍無後

繼悉鋭來攻應元雲鳳簡鋭千人搏戰晨至日中未決賊分兵繞後山而下突入營中守營新兵皆譁賊乘之前後合圍二將連兵死戰應元中流矢奮擊突圍出賊方渡巴霧河應元馳赴河上然礮擊殺一賊帥衣緋者賊不得渡雲鳳苦戰久得脱渴飲水斗餘臥血凝臆而死兵多潰亡　九月獻忠汝才陷大昌庚寅屯夔城山背賊行營輜重婦女甚衆而諸軍多觀望不前但尾賊後所至關隘防兵多遠遁賊長驅直過二賊合兵趨達州謀西渡　丙午賊渡河遂入巴西督師嗣昌命監軍萬元吉監諸軍西行尾擊賊　十月壬戌獻忠汝才陷劍州甲子過劍閣趨廣元直走陽平關從間道別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守陽平甚嚴賀人龍李國奇復整兵而東賊乃踰昭化走西川丙寅川兵追賊於劍州敗績賊擒四將以去官軍轉戰於綿州逐北至城下賊渡綿河而西　十一月庚辰督師監軍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以總兵

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爲副總統癸未發保寧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元吉督諸軍自間道趨射洪扼蓬溪以待之癸卯賊屯安岳知大兵且至宵遁走內江乙巳猛如虎至安岳選驍騎逐賊元吉與應元屯於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　十二月己酉賊走瀘州賀人龍等以兵躡之辛亥賊陷瀘州瀘州三隅皆陡絶臨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絶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擣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處賊北竄永州逆而擊之可以盡

殲也乙卯元吉兵至立石站賊營先移渡南溪官軍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復至綿河十四年正月丁丑獻忠汝才入巴州己卯走達州甲申賊渡達河而東往新開焚燬驛道人烟斷絶者七百里初賊南竄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距賊遠令他逸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己丑猛如虎率諸將及賊於開縣日暮雨作諸將

咸以人馬乏請詰朝戰叅將劉士傑曰自瀘州逐賊馳騖四旬僅而及之惟敵是求今遇賊不戰縱敵失賊誰執其咎乎請爲諸君先揮戈而進如虎亦率親兵從之士傑奮勇前搏賊陣連勝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左軍皆前却不進因以精鋭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及游擊郭開如虎子猛先捷皆戰死前軍已覆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伏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大昌監軍元吉赴開縣収合殘兵祭陣亡諸將哀動

三軍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諸將扼歸路之謀矣初賊之西渡達河也嗣昌策其必入秦令左良玉自興歸趣漢中及賊東走嗣昌復檄良玉自夷陵進勦使者憚行中道反命曰平賊已入漢中矣既慮其言不售也更使人紿良玉曰賊向漢中矣良玉不至嗣昌之使十九返良玉曰向依督師令瑪瑙山安得功乎遂撤興房兵趨漢中賊下夔門無一人攔截者賊既度巫山晝夜疾走興房山中　二月獻忠汝才走當陽鄖撫

袁繼咸悉兵扼賊於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己酉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啓關賊既入即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起而應之縱火光燭天賊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庚戌昧爽賊盡入城知府王承曾突圍走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鄺曰廣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巵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

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饑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爲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畜之許州爲獻忠襲取良玉在鄖厝家口貲蓄於襄陽至是復盡爲獻忠有良玉聞之同鄖撫袁繼咸發兵馳援已不及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己未陷當陽郟縣乙丑陷光州新野　三月丙子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縊於軍時李自成已陷河南福王遇害嗣昌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度不免遂自盡監軍元吉部署行營命猛如虎駐蘄黃防獻忠東逞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鄖撫袁繼咸入京　四月獻忠焚掠襄陽既空聞左右漸逼以兵三萬犯應山知縣章曰煇擊却之北至隨州掠汝寧縣難民逸歸見獻忠面帶刀瘢二箭創一方今羣盜備乾糒爲半月糧往攻固始陷光州漸逼麻城　革左諸賊在皖桐聞獻忠東來

自潛太至麻城勾合之將謀渡江巡撫宋一鶴擒賊諜焚其舟　庚午獻忠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死之合戶被殺吏民屠僇不遺血流成溝澮　六月左良玉敗獻忠於南陽之西山獻忠西走與汝才合兵攻南陽晝夜穴城知府顏日愉力拒之賊去陷信陽獲左兵旂幟令羣盜襲以入泌陽陷之癸亥走隨州　七月丁丑獻忠圍鄖陽鄖兵禦之多殺傷己卯獻忠宵遁　總兵黃得功戲下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陷鄖西　羅汝才忤於獻忠北走合自成左良玉敗之於鄧州再敗之於淅川　辛卯鄖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以所擒鄖兵人斷一手縱歸以辱官軍督師丁啓睿與左良玉俱屯南陽頓兵不進獻忠既拔鄖西馬騾器甲搶獲甚盛羣盜蟻附之衆至數十萬獻忠屢勝而驕八月東掠信陽左良玉營多降將家在鄖襄多被獻忠殺掠人思致死於賊良玉乃自南陽引兵逆擊獻忠於信陽斬其首將沙賊大破之奪其馬萬餘降衆數萬獻忠負重創易服

夜遁竄入山中良玉軍聲大振降附日衆遣諸將分道窮搜獻忠戊午獻忠収餘衆數千反走向鄖陽驟遇官軍不戰而潰棄馬騾二千尚有衆二千趨南陽負創不能馳保其婦豎日行三十里部曲日逃十六七僅隨數百人辛未良玉自鄖北發獻忠已過南陽追之不及監軍御史汪承詔劾將士觀望縱賊　羅汝才既北合李自成自成踞河雒有衆五十萬獻忠衆散且盡九月因汝才以奔自成初獻忠與自成並起延西以狡詐相雄長自陷襄陽嗣昌縊死自以威名遠出自成右及敗來歸僅從數百騎自成方強欲屈之獻忠不為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知之陰選良馬五百騎資獻忠令他徙獻忠乃晝夜東馳與回革諸賊合入霍山扼險拒守督師啓睿以兵赴商城旋北行討李賊獻忠得逸山中　十月張獻忠合六營賊復出攻舒城

十五年二月乙卯張獻忠陷亳州亳州官吏先已棄城走賊按兵入城　三月獻忠合回革諸賊復攻舒城

四月壬寅舒城陷時舒城無令參將孔廷訓以兵千人同編修胡守恒率民共守七閱月廷訓降於賊勾賊攻城守恒倡舒人死守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恒督軍民補塞之賊射書脅降守恒燔其書於城上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屯舒城改曰得勝州令降將孔廷訓攻霍山　河南賊袁時中以兵會獻忠乙巳獻忠合諸賊陷六安　五月甲戌張獻忠襲破廬州先是獻忠遣英霍遊民陽為貿易者潛入廬州城適督學御史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負書卷衣青衿雜諸生應試者旅寓城中甲戌夜漏三下獻忠擐甲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應之城陷學使者及備兵副使蔡如蘅俱走知府鄭履祥死之廬州城池高深賊屢攻不能克至是一夕而陷獻忠歛兵退屯巢湖畧含山巢縣　六月辛亥獻忠襲陷廬江焚僇一空還兵舒城　八月辛丑獻忠分三軍一軍上六安一軍趨廬州一軍往廬江三河掠雙橋巨舟二百艘復大治舟艦於

巢湖習水師因大會羣賊合水陸五十六營集於皖口

壬子獻忠復陷六安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兵救六安營於夾山嶺再戰敗績得功歸定遠獻忠再陷六安挫得功良佐兵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偽寶選自宮男子偽署總兵以下官

九月黃得功復以大兵逐之己卯賊悉走潛山命賊將一堵墻為殿營於山上步騎九十哨分營為四前阻大溝後枕山險為持久計得功良佐捲甲疾趨夜半緣

山後譟而升賊驚起失措且前阻大溝不能成列官軍奮擊賊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一堵墻伏林中焚殺之塡屍溢溪壑臭達百里奪馬騾數萬賊腹心謀士婦豎俱盡　十月丙午劉良佐再破獻忠於安慶奪馬騾五千救回難民萬餘獻忠引兵西走蘄水　十一月獻忠西入楚劉良佐旋師淮安黃得功旋師定遠　十三月獻忠復東去陷桐城屠之初獻忠西遁諸軍俱勦袁時中於潁故獻忠乘虛突出丙戌陷無為州遂陷黃梅壬辰陷太湖

十六年正月辛酉張獻忠以二百人夜襲陷蘄州明日令薦紳孝廉文學各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遂屠蘄州留婦女毀城稍不力即被殺執守道仁和許文岐獻忠曾販杭州識文岐頗禮之文岐陰謀圖賊乃被殺時楚兵盡隨良玉東下蘄黃一帶惟土兵三百人守蘄水獻忠乘虛充斥三月丁酉陷蘄水屠之　甲寅左良玉引兵自池口西上屯安慶　丙辰獻忠自蘄水疾

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執副使樊維城欲降之罵賊不屈賊刺之洞胸死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麻城諸生周文江倡亂迎降獻忠獻忠大喜偽授文江知州賊尋陷羅田　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獻忠西向武昌武昌武備積弛闖獻交窺江漢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絀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長史貸金數十萬以贍軍王不應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議捐貲募兵僉謂宜募土著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之

為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　獻忠沿江而上悉師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撤江上兵嬰城守叅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壬戌楚府新募兵為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腋死大學士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家衣冠北面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逢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壬子始出葬長史徐學顏與賊格鬭斷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楚宗多從賊者賊執楚王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賊以箯輿籠王沈之西湖屠僇士民數萬投屍於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戲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遺民數百多刖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楚王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為進士授郡縣官　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得書而懼多賚金寶報使於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恨之　六月丙戌諭平賊將軍左良玉專勦張獻忠毋老師糜餉　七月辛亥方國安合左營副將徐懋德馬士秀等步騎二萬從蘄州而上夜擊賊於大冶斬首千級前鋒既勝左鎮諸軍並進獻忠聞之戊午以四賊帥守武昌為浮橋於金口悉衆西渡屯舟師於湖中謀向岳　八月丙寅方國安等進兵黃州斬偽知府癸亥諸將進次陽邏堡距武昌三舍監紀知縣吳敏師聯絡蘄黃四十八寨義勇數萬人與師會總兵常安國以舟師先進轉戰金沙州奪賊舟百艘賊騎反走焚城下諸舟嬰城自保安國等

退屯漢口　丙寅諸軍齊壓武昌而軍賊出戰大敗退入官軍逐之遂入城賊開門西走諸將縱兵屠僇萬計遂復漢陽并諸屬縣　張獻忠陷咸寧蒲圻距岳州二百里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以兵二萬守城陵磯盡移岳州居民他避令軍士詐為居民開門迎賊賊入城伏發賊盡殲留四賊賊劓一耳貫箭縱回以辱賊獻忠怒益兵進攻乾德虛立營壘道傍林中植旗幟伏大砲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延燒積薪砲大發殺賊數百賊益怒水陸並進乾德設戰艦中流向賊營度矢石可及即止不進賊連弩射良久乾德度賊矢竭且盡水陸奮擊大敗之三戰三捷獻忠乃悉衆二十萬圍岳州百道俱攻力屈城陷乾德希貴俱走長沙戊辰賊前鋒至湘陰湘陰民俱空城走獻忠分軍為二一軍下長沙一軍上荆州獻忠欲北渡卜於洞庭湖神不吉三卜神終不許庚辰獻忠歛舟湘潭數千艘將北渡忽大風起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投屍江中焚其舟火延四十里江水夜明如晝遂陸行向長沙甲申至城下長沙人民先已走李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丙戌長沙陷總兵尹先民何一德降賊巡撫王聚奎單騎走江夏推官蔡道憲死之先是武昌陷聚奎南奔長沙道憲請還屯岳州謂岳與長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奎屯岳數日仍南徙驅萬人入長沙所過如洗慘甚於賊尋遁入湘潭及賊至城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知爾名可速降毋自苦也道憲挽強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城陷執道憲百計誘降不屈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時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主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併殺之內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於是四卒解衣裹骸葬之南郭畢四卒自經死獻忠既陷長沙設立偽官大書偽榜馳檄遠近降賊將先民一德願效前驅進取江西獻忠

悦偽封世襲伯　庚寅賊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九月獻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長沙搆造宮殿遣兵南追三王至永州巡按湖南御史劉熙祚督水師衛之遣兵護三王南行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死守奸人内應開門迎賊熙祚被賊執賊欲脅降之不屈囚之永陽驛中閉目絕食題絕命詞於壁賊再三諭降之臨以白刃熙祚大罵不已遂遇害於是全楚皆陷　戊戌官軍入岳州初獻忠陷岳州置偽官守之悉率羣賊南畧地官軍進復之偽官俱伏誅　獻忠屯衡州復分軍為三一軍往永州一軍入廣西全州一軍犯江西袁州獻忠歸長沙開科取士　丙辰賊前鋒至袁州獻忠至萍鄉知縣棄城走萍鄉士民牛酒遠迎賊路相屬戊子賊陷萍鄉盡焚公廨屋廬空其城獻忠歸長沙分兵狥攸縣分宜　十月甲子賊陷萬載於是瑞安臨江新喻分宜之人俱空　獻忠遣别將趨連州南贛兵備副使王孫蘭駐韶州兵不滿百聞之遽自經知府踰城遁韶民盡

逃　袁州迎降於賊賊陷袁州左良玉以副總兵吴學禮援袁州次於分宜　甲戌進圍袁州偽將丘仰寰拒守都司高山奮身先登斬賊二千四百奪馬六百擒斬丘仰寰遂復袁州時江西袁州吉安臨江人民多徙山谷官兵淫殺獻俘三郡民所在屯結以拒官軍江西巡撫郭都賢檄徹兵回九江招土著戍三郡官兵既撤賊自長沙突至吉安丁丑備兵副使岳虞巒方閲軍於郊俄報賊至皆潰虞巒走戊寅吉安陷諸縣同日而陷賊設偽官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賊將張其在發偽檄馳下袁州兵民皆傾城先竄賊復入袁州　獻忠在長沙增兵為九營四營皆老卒五營皆新附左良玉令馬進忠諸將馳兵赴袁州馬士秀以步兵上臨湘岳州令惠登相規復襄陽劉洪起規復南陽　乙酉獻忠遣賊將馬賜下臨湘取米及釜方國安遣兵進扼於蒲圻　十一月壬辰江督吕大器兵復吉安　癸巳獻忠遣四賊將下岳州沿江設伏藏輕舟於汊港以巨艦

載輜重順流下副將王世泰楊文富以兵三千邀擊之賊逆流陽走以誘官軍官軍爭利泝流上盡奪其資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四出圍之夾岸賊兵邀擊官軍殺溺無算方國安等諸將合兵救之僅奪回文富世泰喪師二千舟二百艘岳州軍民空城走賊疾趨復陷之　壬寅詔承天太監何志孔勞良玉軍以恢楚有功加良玉少師蔭一子吏士各陞秩大賚各軍詔良玉移鎮武昌良玉令馬士秀趨長沙擣賊後令馬進忠等趨

袁吉迎擊其前甲寅馬士秀等復臨湘賊奔岳州諸將追至岳州賊將混天龍步騎數千拒南岸以輕舟數十順流下邀官軍士秀三分其軍以殿後者交射南岸賊乘風直上繞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盡奪其舟南岸賊疾入城士秀麾諸軍登岸四面乘城鱗次入賊突門復走長沙斬首四千餘級遂復岳州　乙卯馬進忠等進兵分宜賊盡竄袁州丙辰進趨袁州賊開門西走諸軍逐之三十里復袁州盡誅諸偽官斬首三千級奪賊馬五百弓矢數萬　十二月張獻忠遣兵陷建昌又陷撫州南豐　獻忠遣人通好於老回回時老回回為李自成據荊州獻忠與修舊好合兵李自成既入關獻忠並橫荊岳間　丁亥獻忠前鋒艾四轉戰至蒲圻馬進忠禦之再戰敗績

十七年正月張獻忠自岳陽渡江虛設偽官於江南大隊俱往江北遂棄長沙造浮橋於三江口以一軍過荊州盡棄舟楫步騎數十萬入夔州　二月方國安馬進

忠復長沙左良玉遣兵追賊於沙陽　六月張獻忠陷涪州瀘州蜀王告急請濟師於南都左良玉兵屯德安獻忠順流陷佛圖關遂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瑞王闔宮被難舊撫陳士奇死之賊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剺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為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　八月張獻忠進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巡撫龍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獻忠大索全

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挾筆握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蜀民全蜀數千里蕭條絶無人跡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並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遂廵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於蜀中

谷應泰曰昔者周書越人閔不畏死三輔縱横持斧而出以至鄭苦崔苻之警楚定僕區之法草竊奸宄自古患之矣然未有自秦冠晉豫由豫入楚蜀轉掠江右旋犯粵西二十餘年之間取肝並膳流血成渠里落蕭條宗社顛覆若張獻忠之甚者也考獻忠與李自成因饑煽亂並起延安孫恩甫叛盧循即興仙芝既起黄巢來附同惡相濟若連矢然天禍人國以有此孽耳其時掩捕渠魁賑卹餘黨用張京兆之鳴鼓兼汲長孺之發粟平定安集一長吏事也奈何燎原莫撲滋蔓難圖嘯聚爲羣旁抄郡邑楊太作而湖湘悉陷黄巾起而山左不平使天子有西顧之憂蒼生有喋血之患者揆厥亂源誰執其咎哉然而獻忠無他技巧止以陰謀多智豪暴嗜殺可乘之敝正自不少耳方夫賊師屢挫其弱可擒賊氣方張其驕可掩賊黨内携其釁可間也假令良玉太平之捷精鋭俱盡得功潛山之捷屍填溝壑便當乘勝追奔不令逸去即子儀克新店而收東京懷仙克河陽而滅朝義故曰其弱可擒也又若襄陽初陷獻忠横恣六安再下獻忠改元若能轉敗爲功出彼不意即元濟氣盛而李愬夜襲淮蔡潁川甫陷而長源規取范陽故曰其驕可掩也又若南陽之敗自成蓄謀以圖漢陽之取自成懸金以購若能用謀出奇兩虎自鬬即呂布交跡於袁術慶緒授首於思明故曰其釁可間也乃諸臣計不出此而天與不取地險坐失遠棄漢川近防江夏纔屯石站已渡南溪以至

萬元吉才同崔浩不竟其用李乾德孔希貴智埒淮陰勢絀而走賀逢聖蔡道憲忠比睢陽力盡而死比至歲月遷延四分五裂師老財匱而天下之大勢去矣然予以元和討賊全倚裴度建興恢復獨任武侯而楊嗣昌者白面書生不嫺將畧寇氛剽銳即非郗愔之移疾大藩蹀躙便同孟昶之仰藥雖復引而自裁亦云無媿而應元士傑尚昧發蹤如虎人龍終乖駕馭辟之次律陳濤之敗中軍

石頭之衄爲法受惡亦所不得辭也論者又以獻猶據蜀闖則犯闕按法行誅薄乎減等而不知獻亂以來材賦絀於吳楚士馬斃於荆襄民命塗於中野夫是以瓦解土崩一蹷而壞譬猶人之死也獻縶其手而後闖刺其心獻搤其胸而後闖扼其吭則獻之與闖厥罪維均也窮奇檮杌又可以九品差次乎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于世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李自成之亂

懷宗崇禎元年延安大饑不沾泥楊六郎王嘉胤等率衆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為盜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為驛書往投馬已而叅政洪承疇擊賊破之不沾泥等相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

二年冬十月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潰於涿州叛走秦晉間山谷李自成出與之合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賊中稱李自成為闖將已而官軍擊迎祥斬之羣盜推自成為王

七年總督洪承疇率總兵曹文詔等先後勦諸賊斬獲甚衆羣賊悉奔入商雒興平大山中衆潰散李自成與

張獻忠奔盩厔閒　六月總督陳竒瑜圍李自成於漢中車廂峽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乏芻死者過半弓矢俱脱賊大窘自成乃自縛乞降竒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自是復縱横不可制矣　秋七月李自成陷澄城圍郃陽聞洪承疇兵至觧圍去轉寇平凉邠州　八月李自成陷真寧殺知縣趙躋昌洪承疇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　十月總兵左光先擊李自成於髙陵富平閒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顧真寧知縣王家永遽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三顧逆其詐即入堡自守賊走涇原

八年羣賊盡集宛雒李自成獨留秦中其衆七八萬總督洪承疇邀擊連敗之秦中郡縣俱堅壁清野賊饑疲東西分竄退屯興平武功諸渠計窮乞撫以緩兵陰遣諸賊攻掠山谷堡塞搜掘巨室窖藏芻糧盡為賊有賊既得食復連營走漢中為西兵所挫東走邠寧環慶其衆漸散會承疇以寧夏兵變旋師邊鎮自成得收餘燼

復振突出潼關守將艾萬年等兵俱潰

九年春正月李自成出河南攻固始左良玉遇自成於閿鄉相持六日總兵陳永福援之敗之於朱仙鎮自成走登封密縣　三月李自成誘别部賊入河南當官兵而自帥麾下奔漢南循南山險阨遵商雒而行復出陝西官軍敗績於羅家山失亡士馬無算自成自鄜州至延綏　夏四月李自成欲往綏德渡河入山西定邊副將張天機力戰却之賊沿河犯朝邑將圍綏德延綏總兵俞翀霄引兵逐賊陷賊伏中翀霄被執綏延精卒盡覆賊分陷米脂延安綏德賊本延安人至是再入延安衣錦繡晝遊衒其親戚故從亂者益衆

十年春正月官軍敗績於寶鷄李自成冦涇陽三原西安大震賊勢益熾　冬十月丁酉李自成同過天星九股陷寧羌分三道入西川自成自七盤關度朝天閣戊戌至廣元壬寅陷昭化癸卯過劍閣甲辰陷劍州乙巳陷梓潼黎雅叅將羅尚文大敗賊於廣元斬首千級賊

自梓潼分為三一走潼川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青川彰明鹽亭諸縣圍綿州庚戌賊漸逼成都土冦蟻附之巡撫王維章次保寧畏賊不敢出丙辰賊焚郫縣詔革維章職以傅宗龍巡撫四川

十一年二月李自成陷瀘溪陝冦盡聚川西總督洪承疇檄川中諸道兵嚴守要害賊因乏食承疇以川師誘之陝兵設伏於梓潼自成率羣賊逐川兵川兵走伏發賊大敗斬首千餘殲之自成率殘衆數千走溪南子身入楚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騾日行六百里走商雒至淅川老回回營卧疾半年餘老回回授以數百人仍出剽掠其同自成入川諸賊仍出階文向陝西

十二年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於函谷自成衆散畧盡其部下相繼俱降自成竄漢南秦兵蹙之於北左良玉阨武關以南自成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初諸將困自成崤函諸山中斷其要害合圍甚密將坐斃之督師大學士楊嗣昌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路設伏商雒鄖均以待之可一擊而盡也自成乘隙突走諸將不能禦遂自武關逃入鄖陽息馬深山中時河南大饑饑民所在為盜自成乃自鄖均走伊雒饑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　十二月自成圍永寧雲梯肉薄攻城陷之焚殺一空殺萬安王采𨫼連破四十八寨土賊一斗穀等羣盜響應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杞縣諸生李巖為之謀主賊每以剽掠所獲散濟饑民故所至咸歸附之其勢益盛

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斬獲頗多賊引退賊以大砲環攻城城守嚴不動及昏而退總兵王紹禹兵有馳而呼於城上者外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即執副使王胤昌於城上紹禹馳觧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即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殺守陴者數人守陴者皆驚墜堞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遂入賊焚福

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繞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執副使王胤昌以下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河南方大饑通判白尚文墜城死其屍為饑民所食頃刻盡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先是自成聞福藩最富為謀已久適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招至城中禦寇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勾自成襲河南為內應故一夕而陷 丁酉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

祺維祺遇王於西關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大怖泥首乞命自成責數其失遂遇害賊置酒大會以王為葅襍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逸走遇亂兵剝之裸而奔於懷慶是時羣盜輻輳自成自稱闖王雄諸賊變聞上震怒建總兵王紹禹磔之籍其家 二月李自成搜掘河南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梱載入山以書辨邵時昌為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

開門迎官軍仙風收時昌斬之 戊午自成合羣盜圍開封開封城為宋汴京金完顏亮益加增築土堅厚五丈賊以洞車數百障壯士多具犁鋤斧钁環傅城鑿而穴之七晝夜不息鑿之深者四丈有奇巡按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賊兵砲及城中殺傷相繼軍餉告匱周王恭枵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日夜煮飯屑麥餉守陴者復懸金募死士能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民踴躍共擊賊斃者甚衆賊懼退數舍 李仙風督諸將高

謙等馳至開封陳永福背城而戰一日三捷賊退開封解嚴仙風與高名衡互相訐奏詔逮仙風仙風聞之自縊遂以高名衡巡撫河南 壬辰李自成陷歸德 四月甲子進陝督丁啓睿兵部尚書代楊嗣昌督師討賊時嗣昌討賊無功飲藥死啓睿督秦師至潼關 左良玉自襄陽進擊李自成至南陽自成北出屯於盧氏永寧寶豐舉人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降於賊自成以其女為妻金星薦卜者宋獻策善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

尺見自成獻圖讖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　五月乙亥賀人龍破李自成於靈峽山中高名衡屯開封保定總督楊文岳屯禹州左良玉屯南陽張獻忠羅汝才漸北向思合於自成猛如虎進阨德安黄州疽發背退屯承天　癸巳赦兵部尚書傅宗龍出之獄以右侍郎都御史督陜西兵討賊　羅汝才不合於張獻忠七月自内鄉淅川走鄧州與自成合營時自成有衆五十萬復得汝才軍衆益熾九月張獻忠衆散於南陽以數百騎奔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合回革　丁丑陜督傅宗龍率兵四萬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之兵會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共結浮橋渡汝合兵趨項城戊寅兩軍畢渡走龍口是日自成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將趨汝寧覘官軍至盡伏精鋭松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侯騎覘賊還報曰賊渡河向汝矣己卯宗龍文岳兩軍並進次孟家庄諸將以士馬俱疲請詰朝戰

諸軍遂弛馬甲散行墟落以求芻牧賊覘之突起林中搏官軍人龍歛兵不戰國奇迎戰不勝兩軍俱潰人龍大威北奔國奇從之賊以步兵攻二督營以火礮擊却之日暮賊引去保定兵宵潰文岳夜奔項城宗龍獨立營當賊壘壬午飛檄人龍國奇以兵還救二帥不應以兵走陳州宗龍穿塹築壕以拒賊賊亦穿壕二重以困之宗龍兵食盡乃殺馬騾以享軍馬騾復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辛卯營中火器弓矢俱盡宗龍簡卒尚有六千夜漏二下潛勒軍突賊營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散卒且戰且走壬辰至項城賊追之被執至城下賊呼於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為所紿賊唾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為賊詐城以緩死賊抽刀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斫其耳鼻死城下人龍國奇俱歸陜賊獲衣甲器械無算遂陷項城屠之分兵屠商水扶溝所在土寇蠭起騷動詔復宗

龍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戊戌督師丁啓睿自商城北發檄左良玉兵共擊李自成楊文岳招集散亡於陳州兵稍集自成汝才合兵陷葉縣殺守將劉國能初國能與自成汝才同為賊結兄弟十二年左良玉大敗國能於陳州國能率衆萬人降汝才恨之誓殺國能至是聞國能在葉乘勝拔其城執國能責其負約殺之詔贈國能左都督賊移兵陷泌陽　十月張獻忠糾回革左諸賊自霍太北行會李自成河南諸土寇以兵畢赴自成

衆逾百萬　左良玉兵至臨頴臨頴為賊守良玉攻破屠之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自成汝才圍之良玉悉兵拒守賊陷襄城　十一月陝西巡撫汪喬年率馬步三萬總兵鄭家棟牛成虎賀人龍將之趨河南先是喬年於陝西發李自成先塚得小蛇即斬蛇以徇誓師兼程進兵以輕騎萬餘抵郟縣時襄城新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士張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屯於城下自成聞之解郾城之圍來迎戰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大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自成深恨諸生遂劓刖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人九家殺守將李萬慶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萬威鎮河雒乘勝圍南陽數日城陷總兵猛如虎死之唐王遇害楊文岳屯杞縣丁啓睿屯汝寧太監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俄上命御史清軍

元斌倉皇悉沈之於河　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洧川許州長葛鄢陵鄢陵知縣劉振之力詘衣冠北向再拜自剄死自成汝才合兵陷禹州徽王遇害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於城頭擒一賊者予百金斬一首者五十金戰沒者䘏其家五十金傷者以輕重為差殺賊甚衆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屯朱仙鎮内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於賊鄧州知州劉振世死焉

十五年春正月李自成攻開封益急洞車附城鑿城塼土而空之廣數尺實以火藥燃之一烘而裂曰小放崛城縱橫數丈實火藥燃之一發震天曰大放癸未賊以精騎數千布圍於外執汴人畚土穴城為大崛十餘輩火藥數萬斤百炬齊燃賊擐甲持矛望城崩將擁入賊穴城畚其土礫於外累累成阜火藥一發崩天軼阜皆飛鳴外嚮賊之布圍於外者人馬成血糜城之未穿者堅如石猶尋丈賊駭鮮圍去南陷西華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陜西兵勦寇　三月庚午李自成羅汝才合羣盜八十萬圍陳州兵備副使關永傑率士民死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永傑力竭城陷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辛卯陷睢州陷大康遂圍歸德府歸德無兵民自為守乙未賊鱗次穴城城陷賊乘勝陷寧陵考城

夏四月孫傳庭檄召諸將於西安聽令固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各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賀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冦開縣譟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為大帥遇冦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米脂人初以諸生効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總全陜兵叛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勅傳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癸亥李自成羅汝才合羣賊復攻開封先是賊再攻不克士馬多殺傷羣賊畏葸日逃亡數千賊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五月李自成分兵陷開亳

六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賊圍開封久守臣告急詔援勦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渡河援之定國兵潰於覃懷己巳督師援勦諸軍潰於河上時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於開封朱仙

鎮與賊壘相望啓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啓睿文岳聯騎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七千兵數萬俱降賊啓睿敕書印劍俱失事聞詔逮啓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庫金一百二十餘萬復捐歲禄萬石以養兵國廩空虛宫人咸有饑色詔山東總兵劉澤清援開封澤清以朱家寨距城八里提兵五千渡河為營列水環之達於大堤築甬道以運糧則救援可濟遂往立營賊攻之三日諸兵不至澤清引兵去時羅汝才營亦食盡謀他徙自成乃分糧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隅屬之汝才汝才乃留不去開封城北十里枕黄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黄澍等城守且不支恃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潰也李自成遣兵攻陷歸徳推官王世琰死之九月河決開封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及亦

沈其卒萬人河流直衝入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高名衡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没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率宫眷及諸王露棲城上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庚寅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黄澍從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汴人之北渡者城中遺民尚餘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掠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礮擊沈其前鋒奪回子女五千人舊河故道清淺不盈尺歸徳隅斷在河北邳亳以下皆被其災汴梁佳麗甲中州大隄之上絃管紛咽羣盗心豔之前後三攻汴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懐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憤其城久不下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斷垣矗水上數堞隐見而已黄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　回革左諸賊北合於李自成　孫傳庭率兵至南陽李自成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設三覆以待牛成

虎將前軍左勷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陽北以誘賊賊奔逐入伏中成虎還兵而鬭高傑董學禮突起翼之左勷鄭嘉棟左右横擊斬首千餘級賊潰東走追之賊盡棄甲仗軍資於地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覘官軍亂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所喪馬　冬十月李自成復陷南陽屠之回兵屯開封北孫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傳庭圖功自贖自成汝才合兵趨汝寧　十一月孫傳庭治兵於登封收斬逃帥進兵汝寧賊游兵窺懷慶欲北渡劉澤清禦卻之　閏十一月己酉李自成合諸賊圍汝寧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楊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拒一晝夜川兵潰保定兵不支庚戌賊四面環攻戴扉以障矢石雲梯如墻而立城上矢石俱下賊死傷衆而攻不休一皷百道並登執文岳及分巡僉事王世琮於城頭文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

推官屢却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屠士民數萬燔燒邸舍無遺丁巳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由樻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久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衆二十萬其餽於官者僅二萬五千餘俱因糧村落襄人不聊生　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四十萬由唐縣而西良玉結營襄陽近郊大造戰艦於樊將避賊入郢襄人怨其淫掠縱火焚之良玉怒掠荆襄巨估舟載軍資婦女其中而身率諸軍營樊城高阜賊勢既盛襄民咸焚香牛酒以迎戊辰賊以數萬騎至樊城良玉乘高飛礮擊殺賊千餘騎賊從間道至白馬渡臨江欲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良玉拔營而南賊亦不敢逼自成切齒於良玉每戰必力良玉懼不敢復與爭鋒故恒避之鄖撫王永祚跳城走己巳襄陽陷賊分兵陷夷陵宜城荆門向荆州良玉全師出漢口遂下武昌次於金沙洲賊逼荆州甲戌偏沅巡撫陳睿謨棄荆州奉惠王走湘潭自成遣賊將馬守應據

夷陵以犯澧賀一龍趨德安窺黃麻辛巳自成至荆州士民開門迎之賊入荆州荆州諸縣土寇蠭起

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圍承天知府開門迎賊巡撫宋一鶴時守城下城巷戰將士勸之走一鶴不聽揮刀擊殺賊數人死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無赦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賊改承天府曰揚武州遂犯顯陵巡按李振聲守陵迎降賊賊列

之上班振聲自以與賊同姓肩輿出入營中揚揚自得自成坐陵殿大會羣賊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亦降於自成自稱天文禮樂兵法地理俱該洽請賊發顯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分兵陷潛江京山諸縣遣賊將攻德安乙巳陷雲夢丙午陷孝感丁未自成汝才至黃陂知縣懷印走賊設偽令黃陂士民殺偽官賊怒反兵攻黃陂屠之夷城垣為平地戊申陷景陵賊別將陷德安自成馳檄黃州指斥乘輿偽託仁義以誘遠近黃州守將王允成棄城順流東下掠江上客舟大擾江南北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賊大隊逼漢陽左良玉自金沙渚東下九江遂至於蕪湖　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既而連陷荆襄鄖郢席捲河南有衆百萬始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羣賊俱奉其號令推自成為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汝才曰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自成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陷郡縣俱改易名號

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武官有權將軍等九品文官有太師六政府諸品封崇王由櫍為襄陽伯邵陵王在鉞保寧王紹炟肅寧王術授俱降賊改封伯偽吏政府侍郎喻上猷薦列荆州紳士賊下檄徵之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偽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墻死楊永裕又勸進牛金星不可乃止　二月庚午李自成遣賊陷麻城城空無人賊屯德安自成分兵為四老回回守承天羅汝才守襄陽草裏眼往黃州自將其一癸

未自成攻郟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一晝夜殺傷甚衆賊百道環攻一鼓而拔縱兵大殺李貞大聲叱賊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妄殺何為罵賊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懸於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之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剮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三月乙未澧州土賊勾李自成陷常德常德富強甲湖南生齒百萬積粟支十年巡撫陳睿謨遇賊於郟先奔士民無固志賊遂陷之自是辰岳諸府相繼俱陷而雲貴路梗矣

丁酉命大學士吳甡出督師給五萬金旌功以大理評事萬元吉為職方員外郎仍充督師軍前贊畫兵部尚書張國維請隨輔臣躬率六軍討賊優詔答之　癸卯李自成襲殺草裏眼左金王并其衆　甲寅左良玉引兵自池口西上屯安慶傳制襄承失守明法具在左良玉憫其久勞行間責令圖功自贖方國安陳可立草職充為事官殺賊　夏四月李自成殺羅汝才并其衆降將惠登相王光恩在鄖陽陰使人招汝才所部多犇降之自成怒攻鄖陽登相光恩屢敗之自成遂築長圍以困鄖丁酉陷保康知縣石維壇死之辛丑自成遣賊將以兵十萬至禹州守將楊芬張朗先期具禮迎賊賊授偽官之任　甲申下詔厲將士討賊告諭天下　五月河南所在擒斬偽官　李自成在襄陽所造宮殿皆傾塌遂屯移鄧州益兵攻鄖陽王光恩禦之賊屢戰不利孫傳庭復遣高傑以兵援鄖陽擊賊敗之賊退屯襄陽拘鐵工晝夜造鐵鈎釘各萬餘謀向潼關踰越山險

戊申上諭輔臣甡奉命督師討賊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遷延不進將出都門籌畫不固若在行間何以制勝還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詔趣孫傳庭作速勦寇　丙辰李自成攻袁時中殺之并其衆　巡撫河南秦所式上言中州大勢闖曹蹂躪五郡八十餘城盡為瓦礫及草左諸賊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郡此流寇之大畧也自永城以至靈閿自宛汝以抵河岍方千里之内皆土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棲山結寨日事焚

掠此土賊之大畧也辦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千陳永福餘兵不及四千合卜從善三千人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畧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沒河北強半蒿萊額賦五十萬昨年完不及二十萬撫鎮闕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大畧也轉餉必須民自經寇十餘載人烟幾斷守城修河轉運至於稚子荷旗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畧也撫民必須官按除目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官或年餘不赴或土圍寄命此官吏之大畧也敗壞已

極惟願皇上速發內帑亟鍊精銳佐以土寨開荒選牧庶有濟乎時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鷄犬無音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欷歔泣下標又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善之　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藩實棄城走乞敕諭各藩并覈王永祚等棄城之罪上不問　六月丁丑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世襲錦衣指揮餘各有差

進孫傳庭兵部尚書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勳寇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督師七省之印　李自成大造戰艦於荊襄遣老回回攻常德自成謀自王於荊其親信大帥二十九人分守所陷郡邑自成自隨騎兵五營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劉宗敏總步白旺總騎每屯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徼晝夜更番餘營以次休息警候嚴密人不得逃逸逸者追獲必磔之營兵不

許多攜輜重兵民攜妻孥生子棄之不令舉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咸掠為養子為奴隸故每破一邑衆輒增數萬每一精兵則蓄役人二十餘其馱載馬騾不與焉衆實五六萬且百萬也雖拔城邑不聽屋居寢處布幕彌望若穹廬其甲縫緜帛數十重有至百者輕而韌矢鏃鉛丸不能入每戰一騎兵必二三馬數易騎終日馳驟而馬不疲嚴寒則掠茵薦布地以籍馬足或刳人腹為馬槽實以芻椒飼之飲馬則牽人貫耳流血雜水

中馬習見之遇人則嘶鳴思飲噉馬行兵倏忽雖左右不知所往雖再鳴並起蓐食韝馬以俟百萬之衆惟自成馬首是瞻席卷而趨遇大川則囊土壅上流雖淮泗諸水亂流而渡百萬合營不攜糧隨掠而食飽則棄餘有斷食斷鹽數月者臨陣鐵騎三重反顧則殺之戰不勝馬兵陽北官軍乘之步兵拒戰馬兵繞而合圍無不勝矣以牛金星為謀主日講經一章史一通每有謀畫集衆計之自成不言可否陰用其長者人多不測也其

攻城分晝夜為三番以鐵騎布圍步兵內薄向城人戴鐵冑蒙鐵衣攜椎斧鑿城得一甎甓即還易人以進穴城可容一人則一人匿之畚土以出以次相繼遂穿空旁側迤四五步留一土柱巨絙繫之去城十百丈牽絙倒柱而城崩矣望風降者不焚殺守一二日殺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則必屠矣殺人數萬聚屍為燎名曰打亮城將陷以兵周布濠外縋城者殺之故城陷必無噍類掠馬騾為上功次軍仗次幣帛衣服次珍寶其金銀恒散棄之或以代鉛置礮中屠城則夷其城垣令後莫與為守立投順牌四凡破城四向負牌至村落降者即負牌過別村否則加兵牌所至日處千里性慘酷斷耳剔目截指折足剖心鑢體日以為常談笑對之其兄從秦軍來自成獲而殺之性又澹泊食無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嫗不蓄奴僕無子以李雙喜為養子嗜殺更酷於自成自成在襄陽以搆殿鑄錢皆不成斬一謀士令術士問紫姑卜之不吉因立李雙喜為太子改名洪基以

厭之鑄洪基年為錢又不成七月聞秦督兵將至留毛賊守襄陽家口自成率精銳往河南　庚子督師孫傳庭發兵潼關分道進討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洛陽之下池塞檄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寧夾擊賊大營移宛向雒詔薊遼總兵白廣恩四川總兵秦翼明入衛土漢官兵陝西三鎮兵俱隨督師進討傳庭以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命秦翼明出商雒為犄角總兵王定官撫民

率綏夏二鎮兵為後勁八月辛未傳庭師次閿鄉自成盡發荆襄諸賊俱會於河南步賊沿河列守自汜水至滎澤伐竹木結筏人佩三葫蘆將渡河先驅千餘賊北渡總兵劉弘起以兵逐之復渡南岸丁丑牛成虎率諸將前驅遇賊於洛陽擊破之再敗之河岸追奔至汝州成虎以孤軍無繼退屯澠池九月己亥傳庭次汝州偽都尉四天王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并兵守寶豐傳庭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下壬寅自成以輕兵來援

戰於城東白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戰却之癸卯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偽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滿營痛哭誓殺官兵壬寅傳庭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饑或勸傳庭旋師就運傳庭曰軍已行即還亦饑奚濟乎要

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傳庭復郟縣縣俱窮民集騾羊二百餘頭刻分臠食盡不足給己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傳庭軍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軍前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賊披靡賊營逃亡者相屬時傳庭前鋒盡收革左故部皆致死於賊而高傑統諸降賊備悉賊中曲折自成遣其弟一隻虎逆戰三戰三北自成奔襄城諸軍進逼之自成屢敗而懼挑土築墻自守已食匱賊有饑色

初自成在河南以河雒荆襄四戰之地且荒

蕪赤地千里關中其故鄉也士馬強甲天下據之可以霸乃謀西向憚潼關天險將從淅川間道入陝如不能則從楚豫下淮安金陵可襲而有也既至陝州屢敗盡發河上屯守諸賊以迎官軍驅所掠難民為前鋒以誘敵官軍屢勝輕敵日馳逐數百里河南所在皆荒諸軍既深入饋餉不繼丙子自成書巨牌行至官軍刻期會戰時襄洛豪傑並起各保寨以逐賊大者萬人少者數千若毛顯文劉弘起沈萬登皆起布衣為將領潛山宋

正奇集鄉兵數萬扼險隘賊不敢下承天方國安以兵復承天老回回屯爽陵官軍擊敗之諸縣多恢復　大雨連旬傳庭軍之餉壬子兵譟於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大至傳庭問計於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師困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為營以薄賊易耳傳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先去賊前鋒名三堵墻一紅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來薄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陷泥淖死者數千人高傑立嶺上望曰不可支矣麾衆退諸軍盡西走賊驅大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至於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數萬傳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渡垣曲走河北初賊驅難民誘官兵斬獲皆良民也傳庭不知其詐奏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識者憂之至是果敗賊別將克汝州殺僇過當戊午自成向潼關白廣恩擊破之孫傳庭亦回軍潼關衆尚四萬　十月辛酉

朔副總兵沈萬登復汝寧萬登汝寧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偽授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副總兵是日偽將軍馬尚志蒞任萬登潛遣諜入城因擁衆入誅尚志并諸偽官　壬戌一隻虎陷閿鄉即自成弟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丙寅賊以纛紿守關者乘間突入潼關陷李自成間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潰賊既入關西行一隻虎陷華陰傳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傳庭沒於陣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賊屠渭南陷華州戊辰陷商州商雒道黃世清不屈死之賊屠商州乙丑陷臨潼關中人心所在瓦解陝西巡撫馮師孔知寇棘急入西安收保俄賊至辛未師孔督兵出戰陣陷被執不屈死之西安陷按察使黃炯自盡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炯自經死紳士死者甚衆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磔死磁州道副使祝萬齡至學宮拜先聖從容自經死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

死宣撫焦源清參政田時震俱不受偽職死御史王道純大罵賊不屈死觧元脩增光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山東監軍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都司吏丘從周罵賊死餘吏民皆相率降於賊總兵白廣恩逃而追獲降之初自成剽掠十餘年既席捲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既入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王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擁貲千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為賊有賊分兵狥諸縣皆陷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初自成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

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畧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為全策賊從其計先是賊好殺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堵輙相誑惑人無鬭志自成遂改西安府為長安榜掠巨室助餉　辛未進白廣恩盪寇將軍勦賊時上信廣恩尚未知其降賊也　李自成分兵畧鄜延中部知縣華堞知城小不支先令妻妾自縊一妾年少遣之其妾亦垂泣投繯華堞遂經死　官兵進勦汝寧一路偽官土寇俱盡河南稍寧　庚寅上始聞潼關失守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收拾邊兵相機勦寇應桂聞命飲泣陛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濟上默然發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進

十一月總兵王定高傑自渭南敗各帥所部奔延安

自成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自往塞上甲午高傑聞賊至以兵渡河而東入山西王定弃榆林自成陷延安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脂祭墓以五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親攻鳳翔陷之屠其城壬寅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以大冠繼之備兵副使都任及故總兵王世顯侯世禄侯拱極尤世威惠顯等欽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推世威為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偽守說三日不聽賊怒乙未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賊死屍山積更發大砲擊之賊稍郤丙午賊攻寧夏鎮兵逆戰三敗之殺賊精銳數千自成歸西安益發賊往寧夏關中諸賊聞寧夏之敗數萬東奔商雒出潼關復散入河南壬子自成復往攻寧夏丁巳李自成陷榆林榆林被圍諸將力戰殺賊賊死者萬人賊攻益力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遂陷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總兵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許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榆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絶軍士饑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子婦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榆林既屠賊搗寧夏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自成攻慶陽城中堅守四日力不支城陷備兵副使段復興董琬鄉紳太常少卿麻禧死之屠慶陽執韓王時賊遣偽王往關東靈閿諸路大張偽榜移檄河南郡縣河南西境賊皆設偽官官兵守懷慶府　十二月李自成遣賊入漢中不克高傑在絳州聞李自成將東渡分道東走戊辰至蒲州李自成前鋒渡河入山西巡撫蔡懋德先屯平陽至是以歲暮還太原庚辰賊至河津陷平陽知府張嶙然走太原吏民皆降賊殺西河王等三百人高傑聞平陽陷擁兵東下澤州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欵賊遣偽牌徧行山西其辭甚悖　李自成遣賊陷甘州先是鳳翔蘭州開門

迎賊賊渡河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乘夜雪登城巡撫甘肅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殺甘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衛尚堅守不下至明年二月詐降殺偽官賀錦等

十七年春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自成久覬尊號懼張獻忠老回回相結為患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以報之自成喜遂僭號牛金星為丞相更定六政府尚書等偽官　三月乙巳李自成自山西抵京師環攻九門丁未京城陷帝后崩丙辰遼東總兵平西伯吳三桂聞京師陷帝后殉難遂縞素發哀乞師於我

大清討賊薄山海關傳檄遠近李自成聞之大驚脅三桂父襄作書招三桂令舊將唐通遺三桂書勸降且言東宮無恙三桂不答上書其父略曰父既不能為忠臣桂亦安能為孝子桂與父訣請自今日雖寘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書至自成益懼三桂頓兵山海關以

忠義激將吏規取京師唐通不能禦三桂殺賊騎殆盡初三桂諭其下曰吾不忠不孝何顏立天地間欲自刎其下皆曰將軍何至此吾輩當死戰遂大破賊己巳京城外徧張吳三桂檄共約士民縞素復仇一時都人皆密製素幘庚午李自成率兵六萬東行劉宗敏李過等從之挾太子永王定王吳襄自隨太子二王玄幘綠衣各一兵抱之馬上都人擁觀多隕涕甲戌李自成向永平丁丑吳三桂大破賊於關門賊初掠京師精銳不過數萬所至虛聲脅下未嘗經大敵既飽掠思歸聞邊兵勁無不寒心自成知成敗決於一戰益驅賊連營並進三桂悉銳出戰無不一當百奮擊殺賊數千人賊亦賈勇疊進自成挾太子登高岡立馬觀戰賊衆三面圍三桂兵三桂兵東西馳突賊散而復合我

大清兵至繞出三桂右所向披靡莫當自成策馬走諸賊遂大潰自蹂踐死者數萬人諸軍分道乘之殺其大帥五人奪輜重無算自成以數千騎急走永平戊寅自

成遣使赴軍中議和三桂曰歸我太子二王速離京城
使鍾簴如故而後罷兵自成請旋師如三桂言求和三
桂許之自成拔營而西己卯三桂追賊於永平又破之
賊奔竄還京師毀京城外民居數萬間并夷牛馬墻稍
遲者殺之凡數萬人三桂兵壓城自成合兵一十八營
以拒戰三桂進攻之連拔其八營斬首二萬自成殺吳
襄首以高竿懸城上盡殺襄家三十八口三桂披髮墜
鞍哭於地三軍感憤怒拔刀砍地誓殺賊　丙戌李自
成自稱帝即位於武英殿偽磁侯劉宗敏扶創出平立
不拜曰爾固我等夷也偽官皆拜宗敏不得已再拜而
退丁亥昧爽李自成出齊化門西走先運薪木積宮内
縱火發砲擊毀諸宮殿又燒九門雉樓火光燭天先是
三桂知賊將西走設疑兵於西山容取酒罌數千實以
石灰夜埋齊化門道上上覆浮土賊萬馬並驅而出踐
罌皆穿馬足驚踣後騎相壓奔石灰迷目不可眎疑兵
遠譟以驚之賊陣大亂三桂望城中火作知賊走繞城

而西追奔三十里賊馬騾俱重載日行數十里追兵至
盡棄其輜重婦女自盧溝至固安百里盔甲衣服盈路
賊兵散去者又數萬三桂徐収所棄已逾數百萬賊既
得脫西走三桂復率大兵追賊至保定賊還兵而鬭奮
擊破之又追破之於定州北奪其婦女二千獲輜重無
算招降潰賊萬餘人自成屯眞定既屢敗憤極復勒精
騎擊三桂三桂兵張兩翼以進擊斬其大將三人首萬
級自成大敗還眞定並發兵攻三桂三桂接戰自晨至
晡未決三桂分兵疊戰自成漸引却自成中流矢墜馬
掖兩騎馳還營即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以兵
逐之及關而止遂還軍京師　李自成自井陘西行至
平陽分兵守山西諸隘並發關中兵西攻漢中陷之
李自成復遣兵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降賊叛將馬科
至四川略保寧一路　吳三桂追賊入山西時西部復
攻臨洮甘肅以牽之自成數戰不勝遂棄山西走西安
大清兵西伐李自成合賊數十萬悉銳迎戰鐵騎衝

堅而入賊披靡斬首數萬劉宗敏田見秀等俱死賊衆大潰棄西安走商雒丙子自成棄陜以兵出潼關分軍為八營三道俱下南畧地至襄鄖我

大清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李自成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陽部賊亡大半然尚擁衆十餘萬乏食遣賊將四出抄掠黔陽四境鷄犬皆盡川湖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於羅公山倚險築塹為久屯計勢彌蹙食盡逃者益衆自成自將輕騎抄掠何騰蛟伏兵邀之大敗殺傷幾盡自成以數十騎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築堡自守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麾左右格鬬皆陷於淖衆擊之人馬俱斃村民不知為自成也截其首獻騰蛟騐之左顱傷鏃始知為自成李過聞自成死勒兵隨赴僅奪其屍滅一村而還結草為首以衮冕葬之羅公山下賊諸將奉李過為首改名李繡渡湖入險山中後改名李赤心羣盜俱散亡

谷應泰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曰積貯者

天下之大命也史稱關中大祲而三輔冦盜縱横周官荒政十二而興大役以業貧民至若青徐歲饑樊崇以起長垣歲凶仙芝作亂盖揭竿之變往往由於請磬之匱也況乃汰郵驛減冗卒使亡賴奸人無所得衣食則益煽而為亂走死地如鶩耳崇禎之初鋭意恭儉東南織文西北游徼竝行裁罷而李自成以驛胥失職值饑民不沾泥等倡亂延安因往從之又與耿如杞潰兵相合旬月之間衆至萬餘推為闖將盖潰兵得饑民則嚮道既精饑民得潰兵則壁壘益厚又況延綏地連邊鎮俗嫺弓馬民多獷悍秦長西陲雄制列國唐起靈武終復兩京揆之自成起事雖屬毛賊實則勁旅也此時明察之官剽鋭之將便當厚集衆師一鼓擒滅比之唐周上書馬元車裂宗賢諜亂鷹揚捕斬斯為得之而乃養癰坐大馴致蔓延此豈非計之失耶雖然自成之起延安也自秦入豫由蜀蹦楚

轉寇關東僭號襄鄧十餘年之間曹文詔敗之於商雒陳奇瑜敗之於漢中左光先敗之於富平左良玉敗之於武關賀人龍破之於靈陝孫傳庭敗之於襄城亦未嘗不自服乞降投繯引決而究至狼奔豕突死灰復燃者則以號令乖方韜鈐不飭中朝無良平之謀而行間無李郭之將也乃者車廂峽之困自成觧甲矣而更給票免死與平武功之捷自成計阻矣而乃緩兵待撫崤函合圍之舉自成坐斃矣而云圍師必缺又且得臣之猛按劍行誅節度之師同日奔潰以至嗣昌仰藥於前傳庭陣亡於後而天下事不可為矣自成乃更北攻寧夏略定三邊東搗居庸長驅京邑洎乎祿山陷都惟事聲色黃巢入篡大掠貲財突令言於宜春坐朱泚於北闕遂使銅駝榛莽鍾簴灰銷自古潢池之禍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嗟乎彼自成者非有殊才絕力不過狡黠善騎射耳而謀主牛金星顧

君恩輩則井窺之智也孽黨劉宗敏白旺等則瘈犬之猛也柰何千丈之隄潰於蟻穴天府之險蹈於困獸哉以予論之假令貸賄屏絕則將必盡材文法便宜則權不中制而又有武侯以興復自任晋公以討賊自効者即寇雖鴟張不難一舉而撲滅之也然則顛覆之禍固當責之廟筭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于世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甲申之變

懷宗崇禎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鳳陽地震　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賊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絳州一路俱陷自成偽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予十金代投以為詐斬之上憂寇臨朝而歎曰卿等能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頗知寇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又曰進士石嶐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上欲用石嶐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癸丑夜星入月中占云星

入月中國破君亡乙卯上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行遣將禮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臨軒授建泰節劍備法駕警蹕御正陽門賜宴餞之命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賛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憂之授進士凌駉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赦李政修罪隨輔臣軍前效用以郭中杰為副總兵充督輔中軍旗鼓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進士程源私於監軍凌駉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為矣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建泰家且破因遲行日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行至廣宗紳衿城守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笞知縣張弘基是日即移兵出城初建泰承上寵命恃有家財可佐軍需已聞家破進退失措遂巡畿內而已　二月朔上平旦視朝忽得偽封啟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舘暫繳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問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懷慶不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自成至太原太原無重兵為守山西巡撫蔡懋德遣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歿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皆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為扼腕蔡懋德知事必不支寫遺表令監紀賈士璋間道奏京師中軍盛應時見之退歸先殺其妻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城懋德應時策馬赴敵死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咸死之賊屍之於城　李自成至黎城他將陷臨晉上

下罪已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託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咎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

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詔下賊前鋒已至大安驛議京師城守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遂攻代州五臺官吏迎降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賊合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寧武關賊陷懷慶抵固關分趨眞定保定督輔李建泰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命跡訪諸王遣內宮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維寧監天津通德臨清方正化監眞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柄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兵部言各處物力不繼

而事權紛拏反使督撫藉口上不聽　眞定兵叛降賊知府丘茂華聞徵先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伺標登城畫守禦刲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檄屬縣叛待冦賊數騎入城収帑籍近京三百里寂然無言者　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往天津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寧魏藻德辭新街允之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則潜遁遂止藻德等不遣　詔徵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於文華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前總督陜西余應桂奏賊衆號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河南左良玉關東吳三桂并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清王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丘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賢金守亮等合之調赴軍前會師眞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　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賜金幣始上憂秦冦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　冦薄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為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别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遂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别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鬬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罵賊賊

於市磔焉遂屠寧武嬰穉不遺李自成既殺遇吉嘆曰
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　冦犯大同兵民皆
欲降命守城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
糧儲户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闔
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六日殺
代府宗室殆盡留偽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僇凶暴閱
兩月陽和軍民約鎮城軍民内應殺天琳　三月己丑
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譏察奸宄申嚴保甲巷設邏卒
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不許召
兵部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川諸
生張鏻於中左門鏻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耆
臣輔之　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胤偵冦所向庚
寅召文武大臣科道於中極殿問今日方畧奏對可三
十餘人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
練兵加餉習聞也是日命内監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
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

楨提督城守守西直門各門勳臣一卿亞二諭文武各
官輸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
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辛卯督師大學士李建泰上書
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壬辰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
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
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先奉太子撫
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
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
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
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
伯黄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劉澤清實陞一級劉良佐周
遇吉高傑馬岳馬科姜宣孔希貴黄蜚葛汝芝高第許
定國王承胤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卞
從吉楊御蕃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
李希沆分别應加實署始棄寧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

兵入衛又名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已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　賊犯保定大學士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毓峒從子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間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衆觧戎衣自匿振孫衣裲襠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姪也賊支觧之毓

峒子塈婦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於井張抱孫於懷同下侍婢四人亦從下　乙未命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勦　李自成宿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騶郊迎三十里軍民聚譟籍籍巡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不

得已乃自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於賊鄉紳張羅彥自殺　上按籍勳戚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為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三奎漫詞以對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中宮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王永祚曹化淳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獻萬

金諸内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雕鏤玩好諸物陳於市以求售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魏藻德首輸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名入訴清苦百官共議捐助勉諭至再最後每省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先後共二十萬時諭上等三萬金皆無應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孥使無内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或謂從逆官吏

多非其心請赦河南北所俘偽官以携賊黨　丙申大風霾晝晦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俱聽便宜行事賊警益逼有勸上南遷者上怒曰卿等平日耑營門户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冦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　庚子上召對惟問兵餉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議增兵外城則内闕增兵内城則外闕

襄城伯李國楨在事亦不敢抗王承恩　辛丑分營都門設大砲上又召對羣臣問禦冦方畧諸臣皆嗖喑不能對廷臣舉兵部職方司員外萬元吉知兵筭任司馬給九門守者人百錢召前太監曹化淳可守城　南京孝陵夜哭　癸卯風晦冦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譙偽死私遁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偽權將

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　甲辰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鑅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鑅拔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檄至京師先是上知冦檄益急下吳麟徵請徙寧遠疏飛檄趣三桂入關三桂徙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太監高起潛棄關走西山賊分兵掠通州糧儲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

國琦對中旨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秘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為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内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竒京營兵疫其精鋭又太監選去登陴羸弱五六萬人内閹數千人守陴不充無炊具市飯為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觧體而賊自破中原旋収秦晉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擅闤飾為大賈列肆於都門更遣奸黨挾貲充

衙門掾史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迤平則門而西營兵屯近郊者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賊候騎也時人心洶洶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數十騎擁護出得勝門矣守門皆內官為政卿貳勳戚不得上乙巳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啟無敢詰問勳戚大臣惟坐視而已　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尋拭去漏下已刻急足叩城下曰遠塵衝天冠深矣守城內臣使騎探之報曰哨騎也不為意日且午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大呼開門守卒亟發砲斃二十騎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至方報過盧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為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京軍五月無餉一時驅守率多不至每堞一人多不及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下汗浹霑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內臣叩之曰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上召入因命內臣俱守城譁曰諸文武何為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或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己巳歲所派數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銀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丙午冦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焰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礮乃發賊驅居民負木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盡傳城陷闔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塡西直門因單騎馳入西安門吏部侍郎沈惟炳守門曰內守有宦寺百官不得入奈何麟徵排門而入太監王德化語麟徵曰守城人少奈何請增益之麟徵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止之曰兵

部調度兵餉已足公何事張皇耶藻德且出閣上方休公安從入麟徵流涕固請得以非時見藻德挽之出是日封劉澤清東平伯時左諭德楊士聰衛胤文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閣揭上得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欲登城中貴拒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秦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與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為質請公上勳曰我

杜勳無所畏何質為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為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勳語守璫王則堯褚憲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勳固從賊為逆也兵部尚書張縉彥奏曰時勢如此危急臣屢至城閱欲

覘城上守禦輒為監視抑沮今聞曹化淳王化成縋賊杜勳上城未知何意恐有奸宄不測章上上手書遣縉彥上城按之至城內監沮之如故示以上傳始登問杜勳安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聞無容致詰又曰尚有秦晉二王在城下亦欲通語縉彥曰秦晉二王既降冠如何可上化淳拂衣去因閱城上守卒寥寥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云賊勢如此監視將營兵調去李襄城處尚有十之四家彥所守兩堵僅一卒語未竟城下坎

墻聲急太監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化淳化成飲酒自若縉彥馳至內閣約同奏至宮門傳止之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罷已召王承恩亟飭內員備親征申刻彰義門啟蓋太監曹化淳獻城開門也賊恣殺掠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上亟名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

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閹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荅曰大營兵敗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佪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沃數觥嘆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為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

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上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鎗雜內豎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閽人辭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堅不可啟天且曙矣帝御

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硃諭也不知內臣持硃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須臾城陷賊先入東直門殺守門御史王章守卒蟻潰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塞巷大呼民間速獻騾馬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內臣前導兵部侍郎王家彥自經於民舍大學士魏藻德等未聞變猶傳單醵金方岳貢范景文方傳導至西長安門亟還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俱門書順民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上之出至南

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公第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肩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辱且至國丈府中避之乃負之出午刻李自成氊笠縹衣乘烏駮馬偽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等五騎從之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擐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

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汚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一二百人自成自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手發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門自成顧盼自得復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而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司禮視印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因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

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偽尚璽卿黎其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自成登皇極殿據黼座牛金星檄名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於朝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自成同偽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費氏

年十六投眢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賊攜出費氏復紿曰我實天潢之胄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命收葬之　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辛亥改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黝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靴

后袍帶亦如之

谷應泰曰粵稽懷宗以戊辰即位而李自成諸賊即以是歲起延安禍本相尋若與俱始焉自兹以後懷宗未明求衣徵兵檄餉日以討賊為事而自成葦蹶而復振有同鳥獸之散忽若鳶烏之聚遂使民勞板蕩將賈妖氛蓋至十七年之久而黃巢直逼闌門赤眉大入内地雖有智者又安所謀禦敵哉乃若正旦風霾孝陵夜哭恒星入月帝曜下

移則天變見矣又若僭號咸陽畧據太原突入居庸驟窺畿輔則地險失矣更若勤王之檄徵者未赴罪已之詔聞者不感飾賈吏於輦下而機務盡輸誘撥馬於營中而偵刺鮮實則人事去矣當此之時苟且以自救恐恥以圖存者止三策耳余應桂請會師眞保吳麟徵請徙帥入衛范景文李邦華請遷國南京此其可行者也然而發言盈廷是用不集者智絀於晚圖而事乖於窘步也卒之北門鎖鑰盡授貂閹東閣鼎鉉徒聞肉食帑之瓊林之聚兵多祈父之呼奪禁門而不啟幸戚里而却返斯時虞淵日墜空想揮戈周鼎天移誰能沒水蓋至後宮賜盡三王出奔國破家亡既血飛於繡襪生人死別又腸斷於桓山豈非涉亂世而多艱生皇家而不幸者乎更可哀者酌卮内殿望火南宮殺身取義寧從青蓋之占披髮投繯不入景陽之井然且朕屍可裂民命毋殘恨結幽泉言存衣

帶語云國君死社稷又云亡國正其終宜乎蓐螻之暬御誓欲前驅而芟舍之大夫相從地下也然而致禍有由因衰激極彼周業衰於幽厲不在罳狐漢道替於桓靈豈關蜀郡故明不亡於武皇者以孝宗之蘊澤厚而明無救於懷帝者以熹廟之留毒長也乃論者又以善善惡惡郭公致亂知人則哲帝堯所難即懷宗遺詔亦以諸臣誤國理或有然爾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甲申殉難

懷宗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賊李自成陷京師帝崩於煤山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死之初賊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為嘆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樹功伐雖死奚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翌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乃賦詩二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

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為別酹漢壽亭侯像前遂投繯題几案云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語家人曰若即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屍乃縊死三日後賊突入見之顏色如生賊驚避他去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歎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可無憾已矣勢不可為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詞於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死乃更飲藥而卒

大理寺卿淩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評騭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向南拜訖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

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犯都城奉命守德勝門城陷家彥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僕収其遺骸歸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賊犯都城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其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蹌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止留一婢在側章明視妻縊取筆作詩已復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縊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

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蚤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

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二妾言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並入室自縊世奇亦遂縊家人救之復蘇告曰聞聖駕已南幸矣可為從亡計世奇不應睹二妾已死笑曰若年少遂能死乎乃朝服捧勅北面再拜取冠帶焚之於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囑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復南向拜母端坐引帛力自縊死

左中允劉理順賊入城理順題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軍奉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

太常少卿吳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勢急同守者相繼避去麟徵遺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

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丁未城陷徒步歸賊已據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時傳天子蒙塵有勸公南歸不應同官来招之降賊怒揮之户外遂自經家人救之甦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訣麟徵許之先是祝孝廉淵以奏保劉宗周被逮留京師淵晨至麟徵酌酒慷慨與别曰自我登第時夢見隱士劉宗周題文信國零丁洋詩二語於壁數實為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為相對泣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籍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淵為視含殮乃去

右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慟絕歸寓遺書訣父有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矢之來生復作詩一首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

簡討汪偉先是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偉恇懅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共死丁未城陷偉趨吳給事甘来所約同殉難歸與妻耿氏呼酒命酌偉大書前人語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為兩繯於梁間偉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繯正左右序而死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執甘來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城陷傳聞聖駕南出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却之有勸甘來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弟簡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遜國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起斟鄩於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絶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章賊犯京師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同巡城至阜成門賊緣堞而上從人駭走賊持刀問曰降乎章叱之曰不降賊以刀築其膝仆地遂遇害章子之拭後亦死難於閩甚烈與章同

監察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為繯於梁欲自盡妾時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為賊辱不如無子也妾請先死以絶君念遂入投繯良謨別作一繯與之同盡

監察御史陳純德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至易水試士未竟聞都城賊警即戒裝入都不數日城陷自縊死之

四川道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賊謀殺之城陷賊獲譔譔瞑目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衚衕

太僕寺丞申佳胤聞城陷投井死

吏部員外郎許直都城陷時傳先帝從齊化門出有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直唯之既而出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比聞帝崩號慟幾絶有客從旁慰解勸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吾無憂也是夜為書報其父作詩六章起拜闕已復拜父畢自縊死之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

兵部郎中成德賊報急即致書同年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君常忠孝夙稟諒有同心也及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德以雞酒哭奠梓宮前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為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郎金鉉賊攻城急鉉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耶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鉉慟哭即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陷鉉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齧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濘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亦投井死鉉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錝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而死

光禄寺署丞于騰蛟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

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皆自盡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咸投御河死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經死又菜傭湯之瓊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襄城伯李國楨賊李自成舁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堦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以天子禮藁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後寢前自縊死之

新樂侯劉文炳賊破外城帝名文炳同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於崇文門突圍出不得乃回宮文炳嘆曰身為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名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

耀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火燃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

駙馬都督鞏永固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矢鎧仗大書於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安公主先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於柩命外舉火遂自刎從之

太傅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

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聞變自縊死

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即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

錦衣衛千户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十七人皆自殺屍狼籍於路

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太監王承恩從帝於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自縊於亭下與大行相望

百户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户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百户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户自經

長洲生員許琰聞京師之變悲號欲絕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谷應泰曰聞之君臣大義有死無二忠孝大節有死無隕以故須漕碎體弘演納肝蕩陰被矢侍中濺血莫不氣激傾輈志堅化碧皜皜乎與秋日嚴霜比潔也然而為之君者或智昏菽麥恩同草芥有若東昏在齊屠肉沽酒孫皓居吳燒鋸截項而且軹道牽羊冀存末裔東堂索審猶丐餘生甚乃騎導劉聰之畋身墜景陽之井莫不義辱宗社形污囚繫然為之臣者猶尚奮臂不顧蹈難如歸辛賔之死抱而不解吉朗之亡哭而彌詈嗚呼主辱

臣死無所逃也死乎懷宗宵旰臨朝唏嘘畢命公主揕胸后妃並縊引經死社稷遺詔愛百姓自古亡國正終未有若斯之烈者以故鼎湖弓墜到處攀髯望帝魂歸自然啼血雖穆滿之一軍皆化田橫之五百從死傳美殺身成仁易稱致命遂志蓋亦未為過也考其時闔門同死者中允劉理順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鞏永固金吾高文采是也父與子俱死者少司寇孟兆祥儒生張世禧是也母與妻子俱死者樞部郎成德金鉉是也妻妾從死者大學士范景文左諭德馬世奇簡討汪偉御史陳良謨勛丞于騰蛟是也獨身效死者大司農倪元璐中丞施邦曜廷尉凌義渠少司馬王家彥太常卿吳麟徵庶子周鳳翔給諫吳甘來御史王章陳純德吏部郎許直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百户王某知事陳貞達經歷張應選毛維張是也聞難餓死者長洲諸生許琰是也凡此諸臣者無論道術素許至性勃發位列三階榮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從良以衣帶夙銘馮生者固少宮車晏駕蘄蟻者益多耳若乃袁景倩之父子並殲石頭江萬里之夫妻同趨止水甚者一門伏劍闔室自焚雖祖宗豢養之恩亦懷帝拊循之效也論者又以生多誤國死未酬君夫文山開閫宋室無功張巡嚼齒睢陽不守而諸人乃以刀筆之深文詆箕尾之毅魄含血噴人適以自污其口矣又若李國楨斬衰送葬絕命陵前王承恩扶服煤山雉經亭下以至萊傭湯之瓊慟哭梓宮觸石而死抑何盡節之多也嗚呼石窌河西盡有吾君之痛風車雲馬猶聞殺賊之聲予蓋讀懷帝之君臣而嘆其亡國之正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十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于世第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

47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